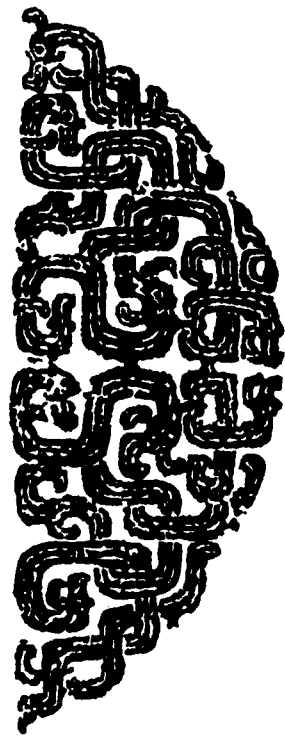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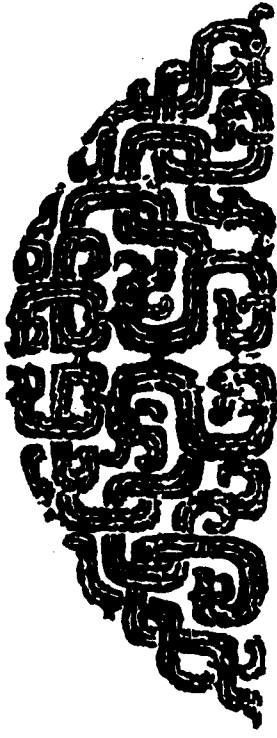


乾隆鎮江府志(二)



(清)

高得貴

修

(清)

張九徵等纂  
朱霖等增纂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三

國系

劉宋崛起實基京口少帝文帝又皆生長此間故元嘉之詔念大業攸始惓惓桑梓德意綢繆雖餘分閭統亦有足紀但其詳載在南史僅錄創造之初事關京口者以便觀覽長沙臨川系屬同產皆得以次附列焉志國系

宋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先世為彭城人晉東遷劉氏移居丹徒之京口里以晉哀帝興寧元年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盡明及長雄傑有大度不事廉隅小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一

節奉繼母以孝聞家素貧時人莫知惟瑯琊王謚知之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謚代之償聞伐荻江上新洲有大蛇數丈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耳曰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大叱之皆散走遂收藥反傳金瘡無不立驗隆安三年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與數十人覘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恩遁入海四年恩後入會稽裕每戰陷陣賊遂退五年恩出海鹽又擊破之恩浮海至

丹徒裕兼行與俱至奔擊大破之晉帝以為下邳大守元興元年桓元東下裕時參劉牢之軍請擊之不許乃遣于敬宣詣元請和裕與何無忌固諫不從元克建鄴牢之竟縊死於新洲裕與何無忌還京口元篡位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元私謂修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元妻劉氏亦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修尋還京口裕託疾不與修偕行乃與何無忌同船還建興復計及第道規劉毅孟昶植憑之等密謀起兵二月乙卯裕託游獵與無忌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二 詔服稱詔居前衆馳入即斬修以徇

義軍初克

京城修司馬刁宏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并被密詔誅逆黨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宏等信之而退毅等至裕命收宏等誅之元聞義兵起懼謂所親曰劉裕一世之雄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為盟主裕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辜叟善相術桓修命相裕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

可言祿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請祿祿遂用焉桓氏滅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裕固讓旋鎮丹徒嗣是滅南燕慕容超滅盧循誅劉毅伐蜀滅譙縱伐關洛禽姚泓進爵爲王代晉國號宋事詳南宋史在位三年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帝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耕耨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官見之有愬色

少帝義符小字車兵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於京口時武帝年踰四十未有子及義符生甚悅拜豫章公世子膂力絕人善騎射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武帝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受禪立爲太子永初三年五月武帝崩乃卽帝位文帝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二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少帝廢徐羨之傅亮以禎符所集迎卽位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丙子宴丹徒官帝卿父老咸與焉獨丹徒租布原五歲刑以下每詔發念丹徒爲桑梓恩卹倍厚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武帝克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母後以軍功封新喻縣男從武帝征廣西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拜司空徐兗二州

刺史加都督鎮京口武帝受禪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武帝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武帝以揚州根本非道憐所了竟不授永初三年薨葬禮依晉安平王子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輜輳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子義欣嗣封謚曰成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世居京口儻有大志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四

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桓謙寇江陵道規率諸將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與書告以虛實道規皆焚燒衆大安徐道覆奄至人情大震江漢士庶感其焚書恩無復二志竟破道覆義熙八年薨贈司徒謚曰烈武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封元嘉中詔同道憐劉穆之檀道濟等並勒功配享義慶謚曰康營浦縣侯劉遵考謚元高祖之從弟

桂陽縣侯劉義融謚恭義欣之弟

新喻縣男劉義宗字伯攸謚惠義融之弟

興安縣侯劉義實謚肅義宗之弟

營道縣侯劉義恭謚僖義實之弟

鍾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五

國系第

齊梁代禪同屬蘭陵按齊書載高帝居晉陵武進

梁史載武帝為南蘭陵人在晉宋時以武進分屬

東海而以曲阿延陵屬晉陵梁時改曲阿武進為

蘭陵當時武進曲阿或並屬或同名時分時合大

抵二而一矣今丹陽東鄉猶有蕭家港相傳為齊

梁祖父故居而諸陵並在邑治尤章章可考非若

孫文臺由富春起家不可混入丹陽比也顧文臺

薨後傳言還葬曲阿伯符遷母及弟居之此宜云

流寓不可列土著也舊邑志傳帝王并及大帝則

鍾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六

失之証府志不入齊梁又失之畧茲特詳補其世

次焉至本紀繁衍載在南史者義從節取無用泛

陳要於毘陵志中不能無互見者矣

齊太祖高皇帝蕭道成字紹伯小諱闕將漢相國蕭何

二十四代孫晉元康初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

令整過江居武進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

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泰始中除桂陽王昇平二

年都督南都充青冀等十六州諸軍事三年進位相國

封齊王尋受宋禪改昇平三年為建安元年在位四年

壽五十四

世祖武帝蹟字宣遠太祖長子小字龍兒太祖受禪為  
皇太子建元四年即位改元永明在位十一年年五十

四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太子薨立為太孫  
居東宮永明十一年即位改元隆昌一年謀誅西昌侯  
鸞尋被弑年二十一

海陵恭王昭文字文惠太子第二子鬱林王廢西昌侯  
鸞議定為帝尋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依東

海王故事謚曰恭年十五

高宗明帝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少孤太祖撫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七

思過諸子建元元年封西昌侯海陵王立封宣城公尋

晉為王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為第三子即位改元

建武四年又改永泰二年殂年四十七

東昏侯寶卷字智藏本名明賢高宗第二子永泰元年

即位改元永元在位三年被弑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建元元年封隨郡王永

元元年改封南康二年梁王蕭衍舉義上表勸進宣德

太后令進封宣城王三年即帝位于江陵改元中興在

位二年禪位于梁明年薨追尊為齊和帝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仕宋至安定太守建元二年

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子鈞繼道度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季伯太祖次兄宋世為奉朝請卒建

元元年追加封謚子遙光嗣

高帝十九男武帝豫章王暕謚文獻臨川獻王映長沙

威王晃武陵昭王暉安成恭王暠鄱陽王鏐晉熙王鈇

桂陽王鐸始興王鑑宜都王鏗衡陽王鈞江夏王鋒河

東王鎰南平王銳第九十三四十七皇子早亡衡陽

王出繼元王後

武帝二十三男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建元十一年薨

竟陵王子良廬陵王子卿魚腹侯子響安陸王子敬建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八

安王子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隨郡王子隆西陽

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陽王子貞臨賀王

子岳西陽王子文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

建南郡王子夏第六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建武

中子珉繼元王後

文惠太子四男鬱林王昭業海陵恭王昭文巴陵王昭

秀桂陽王昭粲

明帝十一男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元都陽王寶寅和

帝巴陵王寶義晉熙王寶嵩廬陵王寶源邵陵王寶攸

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梁高祖武帝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與齊同承淮陰令整父順之為齊高帝始族弟中興元年授中書監都督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尋晉位梁王二年受齊禪改元天監十八年改普通七年又改大通二年又曰中大通六年又改大同十一年又曰中大同一年又改太清三年侯景犯順攻陷宮城帝以所求不供受憤寢疾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

太宗簡文帝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立為皇太子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九

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帝崩即皇帝位改元大寶二年侯景廢帝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使王偉飲帝壽酒帝知見殺乃盡酣既醉而寢遂以上囊遂崩年四十九明年王僧辨平侯景元帝追尊為簡文帝廟號太宗

世祖元帝緯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大寶二年王僧辨等奉表勸進明年始即帝位于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在位三年魏師尅城徵兵四方未至帝在幽逼梁王督遣尚書傅準進土囊殞之年四十七敬皇帝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太清二年

封梁興侯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承聖四年齊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司徒陳霸先黜蕭明而奉帝焉改元紹泰在位二年禪于陳奉帝為江陰王薨于外邸

武帝八男昭明太子統大通三年薨簡文帝廬陵王續元帝豫章王綜南康王績邵陵王綸武陵王紀

簡文帝二十子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潯陽王大心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瀏陽王大雅新興王大莊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盛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綏建

王大摯臨川王大欵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圖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史不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十

元帝諸子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畧愍懷太子方矩敬皇帝餘不傳

武帝受禪尊皇考順之為文皇帝文帝十男長沙王宣武王懿永陽王敷武帝衡陽王暢桂陽王融臨川王

宏南平王偉安成王秀始興王憺鄱陽王恢吳平侯景字子照武帝從父弟天監初追諡文宣

名宦上

刺守叅佐宰貳教職軍鎮志詳矣然舉其姓氏未舉其功德事蹟也輯名宦志備詳之其豐功大猷彪炳天壤者為紀實以垂後世即為吾民興一利與以一節之善著者亦臚列弗遺不止學官所祀名宦諸人已也至於史有本傳第即其事關京口者節取志之吾民以嚮其利為有德俎豆勿替誦述更勿數焉志名宦

吳

孫韶字公禮吳人伯父河孫策用為將軍屯京城初孫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又十

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嫻覽戴負殺河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孫權聞亂從椒邱還過之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

孫桓河之子也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力備遂敗桓斬上堯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嘆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

徐州刺史

謝元字幼度少為叔父安器重由建武將軍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符堅入寇元為前鋒都督徐兗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鎮淮陰遇疾上疏求解職召還京口療疾累疏乞間

司馬恬字元瑜忠正有幹局孝武帝時以為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居京口面目驚人沉毅多計畫以勇應募叅謝元軍事領精銳為前鋒號北府兵敵人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十

畏之王恭鎮京口引為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晉陵太守代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之晉陵軍事鎮京口孫恩攻陷會稽牢之東討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眾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率眾鼓譟登山祿率眾奔擊大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乃走郁州又為牢之子敬宣劉裕等所破後為征東將軍會稽太守卒歸葬丹徒

沈警字世明吳興人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引為叅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應之復謝去于穆夫恭

命爲主簿謂警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

殷仲堪陳郡人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謝方明初任著作郎從兄景仁舉爲劉裕中兵主簿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項之轉從事中郎劉道憐鎮京口方明爲長史府內眾事皆諮決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人桓修刺徐州齡石爲撫軍叅軍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七

裕克京城以爲建武叅軍補徐州主簿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裕甚親委之

宋

劉義康義符弟永初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六年又加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前後在藩多有善政

陸仲元永初二年長沙王道憐鎮京口時爲司馬道憐入朝留仲元居守刁逵于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

仲元擊斬之

張岱字景山永弟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久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後爲吳興太守召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

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泰始中晉平王休佑刺南徐求上佐文季轉驃騎長史領南東海太守休佑被殺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時人義之王敬則反前鋒奄至曲阿詔左典盛劉山陽胡松築壘于曲阿長岡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急攻與盛山陽二壘軍各死戰敬則大敗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七

劉景素渾從子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歲饑散秩粟俸帛繼民之乏蠲理冤疑民甚德之

沈嘖之爲丹徒令以廉自守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鎮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之嘖之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嘖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以郭彥文辭連繫州



獄淹獄中上書得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  
府主簿及景素鎮京口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  
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  
諷焉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瀟人建平王景素刺南徐昌寓為  
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

王思遠瑯琊臨沂人建平王景素刺南徐辟為州主簿  
漢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  
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十四

軍明憲法解鍾律又特善算常造指南車又造欵器千  
里船等器

李安民蘭陵承人元徽中建平王景素作難蕭道成使  
安民防之安民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

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廻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  
流涕斬於軍門厚為歛祭軍府皆震服

蕭疑字宜儼高帝子建元元年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  
齊

徐二州諸軍事後刺荆湘再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為治寬厚得朝野歡心歷任太子太傅大司馬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竟陵王子良為南徐兗州雲  
為主簿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  
曰聞雲誦事汝政當流之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  
書存者百餘紙帝索視言皆切至咨嗟良久

周洽汝南人廉約無私為曲阿令遷都水使者卒無以  
殯吏人為買棺器

江祀字景昌祐弟建武中晉安王刺南徐祀為鎮北長  
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有 宜尼廟久廢不修祀  
更開掃構立

印仲孚字公信吳興人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復見印生建武中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  
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瀆

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  
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

謝朓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少好學有美名建武四年以  
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

部郎

到洽字茂洽少知名年十八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是  
時謝朓領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文章盛於一時見  
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

兼資文武

蕭秀字彥達武帝弟永元中為晉熙王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中興二年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京口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活甚多

梁

蕭嶺武帝子天監十年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時年甚幼王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嶺見輒詰之即首服眾咸歎其聰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六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普通中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浹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嘗於齊中別設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座人莫得與焉

蕭綸績第中大同元年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時候景叛逆綸率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其議眾軍奄至大破景斬首千餘級

蕭子雲字景喬齊太祖孫豫章文獻王嶷子也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天監初降爵為子以晉代章

無全書弱冠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年三十起家為秘書郎累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叅軍大通元年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為吏部俄為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

大中正頃之復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救使子雲撰定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庶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七

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作亂子雲東奔晉陵餒卒於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次子特字世達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王勣字公齊瑯琊臨沂人為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勣將隨之藩張績典選舉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平奏為太子洗馬後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勣隨例迎候救勣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勣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固

無全書弱冠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年三十起家為秘書郎累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叅軍大通元年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為吏部俄為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救使子雲撰定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庶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

詩帝甚嘉之

蕭洽字宏稱惠基子天監初為南徐州治中從事既近  
畿重鎮吏士數十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清身奉  
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生平  
好學工文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濠字士洋河南人為曲阿令再為延陵令清謹可紀  
蕭眎素由丹陽尹丞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從事性靜  
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居職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  
簡素

蕭淡藻太清二年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淡藻遣長子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太

或率兵入援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或勸奔江  
北淡藻曰吾國之股肱既不能誅賊當同死朝廷安能  
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薨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由尚書儀曹郎出為遂昌  
曲阿令著美績後人立廟祀之

陳曇朗霸先弟有膽力善綏御霸先誅王僧辯留曇朗  
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  
年霸先自往京口迎曇朗還使為質于齊後遇害謚曰  
壯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侯景陷臺城景歷在城中

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已而獲免因客  
游京口侯景平陳霸先鎮京口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授  
北府中記室參軍入陳領記室景遷秘書監封侯

徐嗣徽承聖元年為南徐州刺史侯景敗至京口壺豆  
洲為羊鴟所殺嗣徽斬偽尚書右僕射索超世以鹽納  
景腹中送其尸于建康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初陳霸先鎮京口除安都  
蘭陵太守使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襲王僧辯紹泰元  
年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  
徐州刺史及霸先即位為司空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五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以討王琳留異功加征北大將軍  
吏民詣闕表請立石頌功詔許之

陳

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年十三從姑夫蔡路養單騎出  
戰軍中莫有當者路養敗歸於侯安都隨安都在京口  
安都凡征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居多後王立由驃騎大  
將軍為南徐州刺史子世廉敢勇有父風父死於隋終  
身不執刀斧有騎士陳智深者以功為巴陵內史為收  
屍手自殯殮焉

唐

謝元超武德二年爲潤州刺史重開南北謝塘以溉民田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年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官給事中來俊臣構狄仁傑等將抵死嶠覆其獄列其枉狀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李思文爲潤州刺史從子敬業兵起以間道聞思文固守踰月

劉延嗣徐州彭城人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城不守所負多矣詎敢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黨魏思温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

尹元貞文明中任曲阿令徐敬業起兵攻陷潤州元貞率兵赴援戰敗被擒不屈死之事平贈潤州刺史謚曰莊

畢構字隆擇河南堰師人神龍中爲中書舍人五王之削武氏岑義爲表語甚激切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旣得志出構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從衛同陝三州刺史

岑義字伯華鄧州棘陽人文本孫舉進士中宗時由彬

州司戶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林爲溧水令皆有治績義尤以文著名用薦爲汜水令累官戶部尚書進侍中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并州文水人武后時畏禍隱嵩山累詔不應中宗立爲修文館學士嘗因詩規戒明皇時以上書極諫謫蘇州參軍徙金壇令旣謫而名益起裴寬絳州聞喜人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休日

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判官妻以女後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

李元紘字世綱京兆萬年人由好時令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位至宰相

李濬開元中初置諸道選能吏以濬爲潤州刺史兼江南道按察使一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去職有遺愛尋遷號潞二州刺史

劉彥回開元中自侍御史左遷金壇令以直受貶終守清節琴樽自娛吏民畏愛之

陸象先蘇州吳人爲潤州刺史李德裕甚稱之曰以世

二千石象先量納百川

唐若山開元中爲潤州刺史頗有惠政遠近稱之好方術同賓僚游金山中流通去遺疏留郡中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李嶠稱其有王佐才由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

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淹貫經術天寶末調丹陽主簿秩滿屏居不仕爲春秋考三家短長

殿損之華州華陰人歷太原上谷弋陽餘杭四郡太守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遷丹陽郡太守數郡風俗雖異治效如一

閻敬之爲丹陽郡太守承王璘反進至當塗吳郡太守兼江東採訪使李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敬之將兵拒

之景曜以其衆降敬之及璘戰於伊婁埭死之

韋儼上元元年以節度觀察副使領潤州刺史時劉展叛儼同江淮都統李烜浙西節度使石令儀屯京口展

引兵入廣陵烜關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于白沙設疑兵瓜洲張火鼓譟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烜悉銳兵守京口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犯昇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使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

西趨下蜀自將三千人軍于瓜洲濟江展將步騎萬餘

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不得渡還軍瓜洲而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遂敗初展陷潤州以其將誰繹爲潤州刺史展敗走澤死

村佑字若卿京兆萬年人以蔭補濟南叅軍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

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挈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叅軍元甫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

郎中

韋損永泰元年以銀青光祿大夫領潤州刺史吏人畏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服上無貪尅下無冤情留意民事丹陽縣練塘被百姓築堤橫截以利害白本道觀察使韋元甫率徒鬪之民

刻石頌德

李令從永泰元年任延陵令能愛人

杜孟寅京兆萬年人永泰元年任曲阿令在任能秉清

白累官侍御史

丁某餘杭人尉曲阿用文義緣飾吏道聲稱籍甚

樊潛以射策高等補丹陽尉課最爲優

蕭定字梅臣歷袁信等五州刺史遷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大憲中有司差天下刺史當

最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益爲第一其勸桑  
稼均賦稅勞來游口更在益復右

馬炫字弱翁汝州郟城人建中初由神功帥宣武署節  
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黜陟使柳載表其清白拜右  
庶子

韓滉字太沖長安人建中二年爲潤州刺史遷浙江東  
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充鎮海軍節度使時李希  
烈反滉乃閉關梁修塢壁起建鄴抵京峴樓雉相望以  
爲朝廷有永嘉南狩之事造樓船戰艦三千柁以舟師  
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時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西

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之會希烈陷汴州滉  
擇銳卒今裨將王栖曜李長榮栢良器進討遂不敢東  
至於緩輶百姓均租調不逾年境內稱治時淮汴震駭  
而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居多貞元元年加檢校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浙西節度團練  
觀察使治所由滉自蘇徙潤

王栖曜濮陽人爲浙西都知兵馬使李希烈陷汴韓滉  
選擇銳卒今栖曜李長榮栢良器進討次睢陽賊已攻  
寧陵栖曜將良弩數千夜入寧陵良器擇弩手善游者  
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矢及希烈坐

惺驚曰潤州弩手至矣遂不敢東

李長榮事載王栖曜傳

栢良器字公亮魏州人事載王栖曜傳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德宗時進給事中浙西觀察  
使闕李泌擬用緯帝不許對曰浙西賦役尤盛緯清而  
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緯由是刺潤初州縣有韓  
滉特罰錢米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  
疏願蠲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  
鹽鐵轉運使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淡吏督察其  
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五

李若初貞元十四年自越州刺史遷潤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浙江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天下錢少  
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  
萬貨十五年卒於官

李紳字公垂晤子元和進士節度使李錡愛其才辟  
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  
會使者召錡錡稱疾脇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  
紳作疏紳伴柿栗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錡怒罵對曰  
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因囚紳獄中錡誅乃  
免召右拾遺位至宰相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元和中並爲鎮海軍兵馬使刺  
史李錡恃恩驕恣憲宗卽位之二年諸道嘔強者入朝  
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署判官王滂爲  
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滂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  
以給冬衣日殺滂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  
諭又錡食之遂稱兵出五劍分授管內鎮將遣子良奉  
仙少卿領兵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効順志而錡甥  
衙將裴行立同謀効順旣受命出乃廻戈趣城執錡于  
幕送京師斬闕下子良等皆選擢封王公行立沁州刺  
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韓皋字仲閏澆子策賢良方正異等元和中由鄂岳節  
沔觀察遷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西觀察使治以簡  
儉所至有績復入爲戶部尚書

閻濟美貞元中由婺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徙潤州刺史  
浙西觀察使爲治簡易未嘗增常賦

薛莘實積元孫元和中由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  
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廉風俗守法度  
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因賜朱  
服然後易去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所得俸祿悉  
分散親屬故人

黃易直字宗懸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元和十  
四年由宜歛觀察使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長慶二  
年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淹積不能前激衆謀亂易直知  
之械送獄其黨數千群譴入獄篡取之易直立賞格誅  
亂者一級與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悉斬之  
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

李德裕字文饒趙州贊皇人長慶二年由御史中丞授  
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兼浙西道  
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和三年入爲兵部侍郎以李  
蟾留後八年再出爲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  
軍節度蘇常杭潤州觀察等使九年入爲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開成元年復爲檢校戶部尚書浙西觀察使二  
年遷淮南節度使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領府庫  
資軍貲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贖兵雖儉而  
均故士無怨再期財賦復集在鎮諭孝慈止誑誘過會  
僭絕妖妄停貢物民被其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杜顛字勝之佑孫舉進士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  
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顛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  
下愛我皆如顛無有今日召爲咸陽尉直史館  
崔郾字廣略貝州武城人長慶中觀察浙西有善政不

藏貴財周卹貧乏遷檢校禮部尚書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大中中為浙西觀察時南方

存饑有詔弛權酒茗官用告乏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

徙充海節度使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杜陵人第進士咸通五年由門下

侍郎兵部尚書為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潤州刺史

鎮海軍節度使八年入守尚書左僕射九年罷相以檢

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常杭等州觀察

使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在鎮視事有常處非日入未

始就內寢坐必欽社常若對大賓時賊龐勛據徐泗大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无

擾淮南審權遣浙西軍破之仍檢校司空入為尚書僕

射

項斯會昌中進士尉丹徒楊敬之甚愛重之

翟行約咸通中任都頭將甲士平龐勛有功

趙翼咸通中押衙將甲士平龐勛有功

高駢字千里乾符四年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

節度使時王仙芝陷荆襄徒黨皆郿人僖宗以高駢前

鎮郿軍民畏服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駢遣將分

兵窮討降其驍將畢師鐸秦彥李罕之許勅數十人賊

走嶺表加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俄

徙淮南節度副大使

南唐

林仁肇建陽人少為閩裨將沉毅果敢軍中謂之林虎

子仕南唐為潤州刺史因家於潤常密陳取宋之策宋

忌之懸仁肇畫像引江南使者觀之又指空館曰將以

待仁肇也使者歸白南唐主遂鳩殺之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自晉安遠節度使奔吳以為天

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

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出府門斬馬步使傳

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无

呂延貞昇元中為丹陽令兼點檢館驛迎送公事重開

練湖作斗門以通漕注有奏狀又自作銘序以述其事

殷崇義貴池人文章名世朝廷制誥皆出其手以平章

事出領為潤州節度使撫軍治民眾情胥悅復入為宰

相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上書後至陳京口至澗壁要衝之

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數十事召募便習舟楫水道

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千人立為偏裨督習水戰節以

金鼓麾以旗幟迴船轉戈動如節制累於海門遮護越

人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以功拜上柱國凌波將軍都



虞侯潤州節度使時宋帥圍金陵後王遣絳出援丹陽絳出舟師突圍出至京口舍舟登岸麾兵三戰越人三

北

劉蒙正字頤正宋州寧陵人王師征江南命乘傳軍中承事南唐盧絳以舟師拔潤州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一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脇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等部送闕下尋知潤州軍州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舉進士太平興國中選知常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初開至潤招誘群盜以俸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民失所則為盜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推以赤心夫豈不懷未半歲境內輯寧

劉師道字損之開封東明人擢進士為京東轉運使咸平中范正辭薦其才堪長民徙知潤州敏于吏事治有能聲吏民畏愛之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尺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死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進士甲科乾興中以光祿卿知潤州練習民事有善政及民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初讀書丹徒龍華寺舉進士第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景祐三年官吏部員外郎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夷簡不悅又論建都與夷簡左侍御史韓瀆希古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遂落職士大夫論薦者不已仲淹在饒州歲餘徙知潤州親學校請賜閒田具經史傳疏諸子書聘處士李覲以教士子政尚寬厚累官叅知政事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在經略西夏為多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李覲字泰伯南城人辯博能文親老以教授自給學者常數十百人寶元二年范仲淹為守聘使講說以教養

郡弟子皇祐初薦為試太學助教向約通判潤州為郡守范仲淹所知後仲淹離潤約知絳州薦約操守堪充清要任使

許渤潤州觀察推官范仲淹舉渤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于議論改簽書陝府判官

吳中復字仲庶濮陽人慶曆二年知金壇縣事登第時仁宗賜群進士詩卒章有清修字因築清修亭于聽事

西以自勵後爲御史彈劾無所避斥梁適復唐介皆其力焉

陳知奇字虞卿慶曆四年任丹徒令其爲政主於惠民而民亦愛之

劉立之字斯立吉州臨江人知潤州有能政

沈周字望之錢塘人守潤爲治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

王琪字君玉成都華陽人起進士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臨事精敏有訟立決民甚懷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皇祐中由御史出守潤州郡有民出外數日忽有人報菓園井中有屍其妻驚往視之號哭曰此吾夫也遂以聞官昇令其親屬隣里就井驗之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昇曰皆不能辨何以獨婦人知之收付所司鞫問果姦夫殺之而婦人預謀昇後爲名臣

董鑄字希淵至和二年辟雍高第五年爲鎮江教授京口雅多士鑄不嗇其有無以告人方數十里士歡趨之孫立節字介夫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出爲鎮江軍書記蘇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立節於京

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立節曰是抗丞相不爲條例司者

程珣字伯溫河南人再調潤州觀察支使侍禁曹元哲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州守畏逼視珣右之珣弗爲撓潤

當衝途州事頗劇多賴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諭薦者改大理寺丞

王安禮字和甫臨川人熙寧八年以直集賢院知潤州當官持正遇事立斷下不敢欺

陸安民爲丹徒丞常以愛民爲念

鞠真卿字顏叔元豐中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輸錢於所仇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毆者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元豐中守潤州歲凶躬爲民發廩施藥

曾攸字彥和元豐中任教授又監潤州倉曹采諸家之集始自東漢終於南唐得歌詩賦贊五百餘篇爲丹陽

類稿十卷

曾某元豐中令金壇奏聞夾苧干瀆以興水利民便之王濱熙寧間任丹徒主簿有文行

強翊字君翔晉陵人元豐五年釋褐除河南審尉調金

壇簿時申國公章惇少與翊善惇居潤翊任屬邑不通一書不投一調及惇以宰相起知交讓翊失策翊怡然自若也引年致仕

王觀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早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觀受檄覆按歎曰早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贖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耶行數日盡除之後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元祐三年坐論胡宗愈出知潤州入拜刑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復知潤州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五

葛繁處州麗水人朝請大夫知潤州爲人務作利益人事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調丹徒尉有文學蔡京雅知之既拜相亟召用旬歲間歷清要遂入翰林爲學士時年方壯文華清麗一時欽重

蘇京字世美泉州人以父頌蔭爲承務郎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後通判沂州

虞奕龍圖閣學士宣和中知鎮江軍府事愛民好士往見丹徒處士李迥時論美之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徙

滁州又徙鎮江有治跡德惠及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若人建炎四年劉光世以德爲都統制德力捍江上諸將待以自強收真揚數郡

胡唐老字俊明崇寧中登進士第建炎中進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使叅謀官知鎮江兼浙西安撫使杜充

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堡頽圯兵不滿千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

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脇之唐老怒罵遂遇害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政和五年進士紹興七年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五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兼浙西路安撫使金人將入寇與求奏請命將分屯江岸遣岳飛自上流取道乘虛擊之高宗曰當如此措置

劉寧止字無虞湖州歸安人登宣和進士甲科建炎初爲浙西轉運判官苗劉之變自毘陵馳詣京口見呂頤

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需佐勤王以功進直龍圖閣轉秘閣修撰知鎮江軍府兼沿江安撫寧止言京

口控扼大江爲浙江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

戶部侍郎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高宗建炎二年金兀朮將入寇以世忠爲制置使守鎮江十一月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三年高宗親閱水軍於鎮江登雲門外九月遣世忠控守圖山四年四月兀朮由廣德破臨安世忠自秀州移師鎮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以邀其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遣偏將將三百卒伏金山龍王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舟望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人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云卽兀朮也旣而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美

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金人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辣在濰州乃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爲兀朮聲援世忠奏提高宗曰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輩皆屢獲捷若自此訓卒練甲極力措置今冬再來似有可勝之理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黃物諭中外時金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朮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兀朮語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先是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鉞

鐵相連爲長纆貫一大鈞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金人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則曳一舟而入兀朮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足相全也兀朮旣爲世忠所困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或教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傷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成次早舟出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筵海舟往來如飛兀朮謂諸將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美

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筵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果不能動以火箭射其筵篷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奔還鎮江兀朮乃得絕江而遁十月金人又與劉豫南侵世忠自承州移軍鎮江旣而往濟師大敗金人于大儀十一月樞密張浚來視師長驅臨江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世忠遣使請兀朮約戰且

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木遂宵遁

張涉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紹興四年知樞密院視師鎮江時捷懶兀木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氣勇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蘇構字季升以父任轉武功節度推官為丹陽丞會令闕行令事二年如實為令者縣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麗人貢吏因緣措取百里騷動攜為區處使者至而民不知擾歲饑乞米賑濟朝夕臨視恐有不均鄰邑就食者甚眾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趙彥滄紹興三年任丹陽縣丞建常平倉為民利

章復紹興七年知丹陽縣事後陞僉書丞廉明惠愛士民歌頌之蘇養直贈詩云絃歌武城宰遺芳歎漢官莫懷千載憂且畢今日歡亭午百吏散曲肱謝喧煩况看古錦句落筆酬江山

劉子羽字彥修建州崇安人紹興十一年知鎮江軍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紹興中以顯謨閣學士知鎮江軍府建炎之亂鎮江歲輸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

計倉粟存者尚負數萬扁輪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藻適至命破鑄給之曰官軍張頤代哺米在廩中而不與之食群黔餓餓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藻除官觀

蘇忠規京會孫紹興十八年知丹陽多偉績不忝其祖王勝紹興中任鎮江都統制時鎮江多盜勝以諸軍部分伺察於是奸偷屏跡居人安堵

劉小彥字彥輔密州人徙家金壇紹興中添差通判鎮江時倉廩空虛軍無見糧交相攘奪大帥劉光世不能禁公彥進足食足兵之計光世即檄公彥權府事調度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三

給足軍民安妥制置使仇愈奏除真州

鄭作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九年知鎮江軍府丹陽縣濬濬練湖占民田數十頃未嘗豁除二稅作肅奏蠲之

成閔紹興三十一年為鎮江都統制同楊存中邵宏淵諸軍聚京口臨江按試金人相顧駭愕

張子蓋字德高鳳翔府成紀人紹興三十二年為鎮江都統制破金人於海州

蔡洸字子平興化仙游人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軍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

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洗日吾  
不忍獲罪百姓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  
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  
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丁輪丁各異請為一體不  
得自為同異所輪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  
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之

熊克字子復建安人乾道八年任鎮江府教授集開寶  
以來詩文二十卷又補丹陽類藁所遺八十餘篇為京  
口集

姚仲文會稽人淳熙五年任丹陽尉扶姦剔隱盜無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罕

耿秉字直之淳熙十年以承議郎直龍圖閣知鎮江軍  
疏事時三縣合催畸零稅總為錢三千餘貫被擾者數  
萬家秉下令蠲之代以公帑之贏去後民猶思之嘗上  
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  
令百姓灌田對曰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故不許孝宗  
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

汪綱字仲舉黟人淳熙十四年任鎮江司戶叅軍馬大  
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歷知金壇平陽  
等六縣所至有聲理宗時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綱學有

原本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  
神明銳遇事立決尤長於論事所著有恕齋集  
張杓字定叟浚子以父恩授承奉郎知臨安移知鎮江  
尋改明州淳熙十三年仍知鎮江治才敏給遇事能隨  
宜應變召為戶部侍郎

陳居仁字安行明州人紹興中進士歷煥章閣待制知  
建康鎮江大旱移居仁守之請以緡錢四十萬給兵食  
不報為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糴  
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仁  
區畫有方所存活數十萬計因饑治古海鯨界港為石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罕

礎丹徒境上蓄洩以時通濟漕運  
江寓任金壇尉位雖卑有愛民之心  
李余紹熙二年知金壇縣事廉能愛民重建 文廟請  
前襄陽司理叅軍路芾王教事人始知正學之有歸焉  
孔元忠字復君至聖裔長洲人由進士慶元五年令金  
壇金壇俗素質厚元忠一以誠意相待自矢廉明問遺  
至者卻之仕至太府丞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王七世孫嘉泰元年知金壇縣事  
年饑為書白郡及部使者聞於朝詔免中下戶負相錢  
九千餘緡米麥半之民咸頌焉

朱處大婺州人嘉泰二年令丹陽清廉明敏卒於官  
趙師畢通議大夫嘉定元年知鎮江軍府奏減麥折民  
德之

杜範黃巖人舉進士嘉定元年任金壇尉明述利害令  
行而民不病時有令譽

傅伯成字景初登進士第嘉定三年以中奉大夫寶謨  
閣待制知鎮江軍府全活饑民痊藏野亭不可勝數制  
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于圖山砦伯成謂虛此實彼利  
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  
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星

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  
闕致仕

董槐字廷直濠州定遠人宣教郎鎮江觀察推官尋又  
爲通判會李全叛涉淮臨大江槐將兵濟江而西全乃  
遁去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慶元二年進士嘉泰  
二年調金壇縣丞攝丹陽令嘉定十四年進直龍圖閣  
知鎮江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再知鎮江  
善湘前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以黃金沉之江使探  
得者輒與之於是水藝極精練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

多槩船五百艘無問風勢逆順疾捷如飛赤馬白錫二  
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舟之式大小凡六七種依八陣  
爲法時出新意每一蒐閱衝艦參錯舳艫連貫雜以浮  
水諸軍履波濤爲部伍角伎奏樂如陟康莊  
王暨宣教即嘉定六年令金壇鄉飲酒禮廢於紹興癸  
酉自暨爲宰始復

朱天錫修職郎嘉定九年令丹陽勞心撫字而民不擾  
尤篤意學校民皆感化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鎮江都統制趙勝辟爲計議官時  
李全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于行霆慨然曰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星

豈臣子辭難之日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  
次第出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皆利賊氣爲攝  
王萬字處一濠州人端平二年通判鎮江時金初滅當  
路多知萬人豪谷問者有午鄭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  
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  
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  
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  
務因條具沿邊事宜累遷至知平江府太常少卿致仕  
徐拱辰端平二年知金壇縣事重建縣學增兩廡兩祠  
兩堂四齋有惠政民愛之

施忻嘉熙二年令丹陽白府撤丹陽酒稅務

孫子秀字元實浙江餘姚人紹定五年登進士淳祐四年知金壇縣事在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使訟者自齋牒詣里正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諸豪黠有犯痛繩之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新茅山書院以待遠方游學之士遷慶元府通判仕至太常少卿兼右司諫知臨安府

王埜字子文蘇州人嘉定十二年進士淳祐六年知鎮

江軍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星

以守江尤重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使

胡孟高寶祐元年知丹陽縣事政尚和平建學宮任滿

居丹陽

趙必棣景定三年知丹陽縣事建議欲趁水涸雇募人

夫復湖上流民所侵地修築岸墾民得其利

王孝忠為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揚貴反

孝忠率眾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宋信降賊孝忠

孤軍力不敵死之

汪立信饒州浮梁人家宴甚會歲大稔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容黃應炎王之應炎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供帳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盡少下之是年詔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咸淳三年以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後為沿江招討大使死義于高郵伯顏入建康厚恤其家其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

陶居仁太平蕪湖人鎮江錄事叅軍北兵攻郡守臣洪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星

起畏道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降居仁曰吾固知歷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耶得以死報朝廷復何憾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歎息之為棺斂使人護以還家逆流數百里不時頃至鄉人為立祠

李成大字實夫南康建昌人文定公迪從子通直郎德

祐二年知金壇縣會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

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

吳川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撓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

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復何憾卒遇害事



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諡忠節官其二子

陳昭字光伯常州人登進士第為丹徒尉徙常州通判元兵破城死之

元

張晉亨至元中從伯顏南征以總管戍鎮江兼與民政以鎮靜為務戰焦山瓜洲皆有功

張炤太中大夫至元十五年任鎮江府總管莅政有方吏民畏服以治最稱

艾去病字安叟金壇人為西津巡檢掩骼埋胔以千數計道傷病餓者給以粥藥全活甚眾遷金壇尉歷金壇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吳

溧陽武康王簿除承事郎衢州路龍游縣丞卒

阿老瓦丁回回人敦武校尉大德二年任金壇縣達魯花赤修學建縣治為政有方民咸愛之

曹元用字子貞濟南人任鎮江路學正學問該博翰林承旨聞復于四方士少許可而獨大奇元用薦為國史院編修

黃中承事郎大德八年任金壇縣尹邑有公田無徵之稅萬三百石中抱檄申省叩頭以死自誓卒為奏免邑

嘗大水圩田盡沒民告舊准與豁免刻石水寸為限置

思湖北今石柱尚存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郝彬薦為淮海書院山長天性孝廉親族貧乏者周恤恐後歷宦三十餘年儉屋以居臨終無餘賞惟書數千卷而已

完顏至大中任丹陽縣達魯花赤經理田地造文書辨科舉士民稱之

太平也里可溫人皇慶元年以成議大夫為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在郡均月課革海漕吏姦復豪貴所占學田

段庭珪字君璋濟寧人皇慶二年為鎮江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首敢強猾禁諱訐奏免新增夏稅鈔二百八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吳

七定秋糧米三萬七千有奇大德丙午後郡頻歲灾疫民匠流徙庭珪勸募復業去任郡人懷之

阿思蘭也奴號澹齋畏吾兒人承務郎皇慶二年任金壇縣達魯花赤廉能愛民縣有拋荒田糧四十餘石民無從辦嘗建言免豁累獲罪久之陞福建宣慰司副使

簽都元帥府事後家金壇

沈德華松江人將仕郎泰定二年任鎮江府路知事天

應已巳大旱郡民飢疫德華陳救荒之策言今司縣申至飢民四十萬三千五百口命懸旦暮有甚焚溺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民既危亾而居官守者豈可全身自保

坐視而不加之意耶擬將所撥松江赤秬米四萬石擇其甚貧驗口賑濟為便省府從其請遂以八千賑濟餘復平糶民賴以生

薩都刺字天錫燕山人丁卯進士天曆元年任錄事司達魯花赤始至設闔闡制權衡俾市物者各得其平已巳歲大稔白太守盡發倉廩以濟所全活八十餘萬民人張成等四家逼近官廩太守議徙居他所都刺憫其貧不能徙以白金壺質緡錢呼四家與之使各僦屋以遷太守聞之媿而止有卜媪者素悍一日訟其子都刺盡誠開諭卒化媪為慈母而子為孝子太守有幸奴橫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三

哭

甚與民爭妓誣民詈太守太守怒甚欲置民罪都刺又白太守太守謝過俗尚巫以禍福惑愚民都刺捕治之巫遂寢都刺擅高才工詩于京口山水多留題詠阿赤河西人承務郎天曆元年任金壇縣達魯花赤嘗賣馬助米以食貧民檀議至正中任金壇尹有惠政民愛慕之重建學校其功居多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四

名宦下

明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明太祖收為子初冒朱姓賜名文英年十八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載威惠大著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名曰英數遷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心膂之託九年命乘傳由陝西巡行諸路事有不便者輒更置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一

副寧河王征西番耀兵至崑崙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眾還封西平侯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率所部登賀蘭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覆其全部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傅友德藍玉下雲南至白石江英以奇兵出賊後擊之直抵雲南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年四十八薨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繆大亨定遠人元癸巳至正十三年起義兵以萬餘眾屯橫澗山花雲夜襲破之大亨遂率眾降丁酉至元十

六年時明太祖用龍鳳號是爲三年冬十一月明太祖  
閱軍江上命鎮江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降其  
將張明鑑累從征伐有功授同僉書行樞密院事駐鎮  
江卒葬郡中明太祖征淮浙過鎮江遣侍臣詣墓所祭  
以牲醴自爲文告之曰繆將軍生平端直在諸將中吾  
未嘗有所督過今亡矣惜哉

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歸明太祖立功滁泗和陽建康  
鎮江陞元帥守鎮江浚滙築城甃以磚石克揚州改守  
揚州又改守空輿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  
空孫率衆驟至再成擊敗走死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二

私粟民間號若糧民苦莫敢誰何再成白胡恭政盡罷  
若糧壬寅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叛再成方與客飲聞  
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三十人迎賊揮劍斬斷數槩兵不  
繼賊刺再成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進侑享太  
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陳璽鳳陽人明太祖初起璽卽從軍身經大小百餘戰  
遍體背刀瘡箭瘢爲狀再成副將取鎮江璽功居多  
楊遵字宗道福建浦城人洪武初守鎮江廉公有爲善  
拊御未幾流離復業自廢具舉性好學工詩善書在郡  
多所題署文章政事一時稱之

安民善洪武元年知金壇縣招徠流離勸課農桑民安  
其業

孔克忠山東曲阜人洪武元年任金壇主簿廉約有才  
幹生擒空輿溧陽界劇盜魏辛七等百餘人解部戮之  
以殄民患陞泗州知州

白謙字仲光洪武初知丹陽縣招徠移民多懷之

蔡原臣洪武三年任金壇知縣縣當兵燹之後署廨頽  
廢原臣廉能潔已爲政有方吏治聿新重建祠宇壇壝  
修葺學校百廢具興

費昌齡金壇人洪武三年開設學校金壇知縣蔡原臣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舉爲教諭典袁補闕人始知學

楊勉平陽府人洪武間知丹陽縣公勤有爲興學校勸  
農桑平賦役聲蹟甚著

徐諡字及卿洪武中守鎮江賄賂不行政理甚著入覲  
治績推循良第一特被嘉獎

胡孟通丹徒知縣洪武十八年六月與縣丞郭伯高以  
事當同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訴其撫民有方特命釋  
之仍遣使來勞以酒

孫時山東鄆城人洪武三十一年知金壇縣均賦稅  
奸弊繁已愛民大有惠政保舉赴京民不忍其去遮道

攀轅累官太常寺卿

王秉彝河南人知丹徒縣公廉愛民嚴而不刻科差獄訟莫不各當其平民咸德之陞本府同知

李思進河南懷慶人洪武中丞金壇有惠政嘗以事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白其枉特命釋之令復任仍勞以酒

薛巖字孔瞻河南閔鄉人守鎮江性沉毅剛果在郡有冰蘖聲一時豪強為之屏跡先是郡當要衝民多困於轉運巖為置牌約甲乙更代由是民不勞而事集朝廷聞其能徵拜大理卿父老數百人乞留不能得建文時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四

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巖賚至北平又修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巖令密散北平諸將士巖見文帝曰上言殿下巨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左右請殺巖文帝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

劉辰字伯循金華人洪武三十四年以監察御史出守鎮江嚴辦有聲號清白吏與廢剔蠹民畏愛之境內聞墮廢壞者悉修復以便民宗忠簡公墓蕪穢不治墓田為守僧所侵皆復其故未幾召修國史遷江西左叅收入為刑部侍郎

董復昌江西鄱陽人洪武三十四年知丹陽縣修築練

湖置斗門人感其惠

顧信宛平人丹陽縣丞公廉愛民興舉廢墜嘗修築練湖隄防以時蓄洩民甚利之

紀綱字廷幹丹徒諸生有才略文帝渡江擢本縣丞羅觀字彥賓江西南昌人初為丹徒令治稱最永樂初擢守本郡聲績益著居郡甚久威惠孚洽遠邇悅服時學宮及城隍祠頽圯悉加完葺郡志散佚纂輯梓行

王貫萊州人永樂初同知鎮江廉儉博學同僚師事之潘孚浙江黃巖人永樂中知丹陽縣廉謹有為沈用行字有恆番縣人永樂中為推官斷獄平允得民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奕壽字宗仁四川成都人知丹徒縣有才調恤民下士秩滿家於郡中

袁庸字宗常直隸滿城人貢士由海門知縣改任丹徒督民開墾野無荒田有蝗入境庸禱曰今無狀責在我民何罪焉蝗悉飛去時閩寇起軍餉夫役一呼而集民不知擾以憂去卒葬丹徒

包達字兼善浙江安吉州人宣德八年知丹陽縣政尚寬恕民不忍欺

劉訓字忠言湖廣麻城人正統四年進士知金壇縣繁已愛民好賢禮士修舉廢墜務為久遠之計建預備倉

數十楹積穀備荒修縣治建明倫堂及應祀諸壇遺祠廟列植松栢以廣其蔭每親行郊野勸課農桑視其勤惰以行賞罰給諸生王豪錢澍資遣之游學卒登上第性儉素琴書外無長物暇卽躬治蔬圃下至吏舍皆績麻以自給巡撫周文襄公忱爲僉魚菜戶各一輪供以助其廉三年考績冢宰王忠肅公翺特疏薦其治行爲天下第一擢監察御史陞山西左叅政

蔣忠宇尚功浙江錢塘人進士正統中知丹徒縣有才幹九長於撫字輕徭薄斂民甚安之于時閩浙有警邑當要衝軍需劬午忠與太守張巖協力籌應措置有方鎮江府志

民賴安堵徙嘉定陞常州府知府

陳諡浙江仁和人正德中知丹陽縣廉正疾惡權豪莫敢犯大興湖利惜未久去官

呂衡山東費縣人正統九年知丹陽縣性剛正尤留心學校

李應台浙江餘姚人正統中任金壇教諭博通古今能詩文作新士類爲師儒冠

張巖字廷瞻浙江上虞人景泰中由御史出守性剛果綽有幹局先是郡麗譙爲戎司所據昏曉失度巖奏隸有司郡學在城南隅隘陋不稱奏請遷學報可迺度地

于日精山營建方半以憂去後學成人文蔚興至今德之

達永定字叔向處州人景泰中任鎮江府學教授典教數郡士林傾慕卒葬丹徒子孫因占籍焉

林鶚字一鶚浙江黃巖人辛丑進士拜監察御史英宗復辟命擢前日諫官得大體者俾知大郡鶚得鎮江名

見論以進用之意至郡爲政簡肅吏民畏服尤以變風俗爲首務立清風大節祠于郡學祀范希文陳少陽陸

君實三賢復訪境內先賢之後遣人鄉塾教養之鎮江濱河經孟漬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

鎮江府志

通丹陽以避之鶚以道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言于上請按京口肺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

肺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大吏從其言民果稱便鶚在郡五年隨方緩輻治化爲一時稱首諸當道以

鶚才優治劇請易守蘇州民不忍其去累官北京刑部侍郎

姚堂字彥容浙江慈谿人已未進士天順六年由蘇州知府改任鎮江至郡政尚平易尤崇風化嘗集郡中先哲最著者彙具行履爲潤州先賢錄以勵流俗方自蘇被調時童謠有雙木撐篙不如姚之句一日坐廳事有

蘇人士投以野人懷惠圖列詩文其上不言姓氏遷廣西叅政

陳智湖廣應城人成化初為金壇簿廉潔無欲以當道索賄賂遂棄官去百姓涕泣送之

劉觀山東平度州人舉人成化三年知金壇縣廉靜公恕誠于愛民甚有惠政食朝夕惟藿粥妻每歎曰此好

清官飯即觀笑而諭之每遇旱禱雨輒應中夜聞雷則披衣起拜凡民間利病率為興革之嘗題壁曰私意半

毫無地入公心一片有天知陞晉州知州  
毛瑄字廷美湖廣華容人舉人成化中任鎮江府通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八  
性廉潔愛民如子每按獄見民有犯辟者輒動色咨憫

至累日不憚時太守黎福治郡有聲瑄與推官歐陽伸同心佐理威化大治遷蘇州府同知

歐陽伸字永直廣西馬平人舉人成化中任鎮江府推官性簡恪廉潔無私讞獄平允羣盜出沒江上副使嚴

經遭剽劫家人遇害巡吏挾私誣富民若干人繫獄伸歎曰為民父母忍坐視無辜逮死耶遂建白當道率民

兵數十人跟捕至常州孟瀆河盜窮謀入海伸遣吏馳白太倉州巡海將官併力掩捕果獲真盜百人置之法富民得釋以憂去

楊峻字惟高江西進賢人成化四年知丹徒縣材識淵

瞻精于吏事為政平恕浚恤民隱屬歲旱躬荷械禱雨

徒步至金山請于龍神夜齋宿城隍祠下撰罪已文告神已而大雨遠近霑足歲是以登峻外嚴內寬優禮良

善惟豪黠不少假吏民讐服闔郡稱治擢御史累官布政使光祿寺卿

鄭琳字元珍莆田人成化中由舉人任丹徒訓導精于書笏通各經橫經高講士類賴以啓發者甚衆

張希字士賢江西人成化中由舉人任丹徒訓導教法嚴明士類悅服有藻鑑識大學士靳貴于諸生中決其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九  
為遠大之器遷國子監丞

葛謙浙江慈谿人成化中由舉人任金壇教諭剛方嚴肅學政為之一振

史素山西霍州人成化十年守郡高才博識愛民節用尤嚴祀典郡中壇壝蕪穢銳意修築躬親督視一切處

官事如家  
楊璉字用璋河南祥符人進士成化中知丹徒縣性慎密溫厚留心民事政平訟理境中大水壞民隄防憂形

于色竭力蠲賑時中貴以事構巡撫大臣辭連及璉毅然不為動執政廉其能得直擢御史

黎福字天與江西樂平人丙戌進士成化十二年以監察御史出守鎮江才猷超卓操履修潔政尚簡肅令行禁止遇早滂禱輒有應嘗農月稍早夜分雨注喜甚起出聽事鳴鼓集吏士出諸坐事輕繫者若干人悉散歸農衆懽呼而出會巡撫某坐誣被逮詞連及福怡然不爲動卽自出繫獄家人就省絕不見執政素聞其賢卒爲直之福在郡久威化益著訟獄清簡或執書燕坐門庭寂然累官南京刑部侍郎

孫絃字文冕浙江鄞縣人進士成化十五年任鎮江推官持法平恕律身清苦勤於政事雖案牘繁劇悉親書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十

之吏無所容其奸退食則閉閣靜坐門庭寂然無敢私謁雅嗜文史嘗討論不置擢御史

魯義字時空遼東人進士成化十五年知金壇縣以抑奸頑扶良善爲己任尋以憂去弗竟所施

熊佑字良佐山東博興人已丑進士成化十六年守鎮江歲大稔奏蠲通稅出官儲平糶煮糜食餓人所全活者萬餘口修練湖石堰以便蓄洩鑿鮑村陳瀆等港以殺丁角延陵諸水開爛泥洪以溉吳家沙田若干頃屬三邑徭戶親加編審較常明悉人不得上下其手與學校舉孝廉範銅爲祭器以嚴廟享三原王端毅公巡撫

江南薦佑有公輔才累官湖廣四川布政使

張宗字繼祖陝西高陵人監生成化十七年任丹徒主簿司馬政廉介自守撫按使者交薦之擢縣丞宗曰吾與糜祿以榮身執若保全名節以樂吾天乎遂致仕先是令楊璉甚重之璉先以憂去宗歸道出璉璉曰是吾僚清簿也令二子拜見之

張賓字廷賓山東單縣人成化乙未進士以睢寧知縣起復十七年改金壇知睢寧時歲大水發廩賑饑或勸其待報賓曰穀爲民積今爲民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曰若爲民吾其殃民者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卽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驗實以九分災上賓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辜矣尚安言賦坐謾報全荒罰穀賓不爲懾又力求發粟賑貸教民捕魚雜販以爲食設粥于城隍廟以食老羸之不能行者向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爰書囚輒不服囚請于直指願下金壇知縣治死不恨直指曰金壇非我屬也汝亦何驗以知其令賢囚曰清耳吾聞清者鬼神憚之何情不得詎肯見枉而不吾直耶直指爲轉白下其事金壇果得直擢御史累官光祿卿

王和字以節直隸遷安人進士成化二十一年知金壇

端莊持重務存大體不可干以私擢御史

晁盡孝字克仁宏治中知丹徒縣廉靜平恕剗剔弊端雖點吏不能少逞雅多疾設一榻于堂後臥而治之無弗治也未久以疾調靖江既去民益懷之

郭浹字崇仁湖廣興國州人宏治癸丑進士初知靖江縣以才堪治劇改任丹徒多善政

李咨字汝弼直隸故城人進士宏治五年令丹徒寬雅尚文不事苛察一日有母告其子不孝請實諸死咨委曲論遣之母子感化而去民有犯細故輒貫之至豪橫蹀法及奸吏舞文者痛治之弗貸每有事一以便民為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務擢御史二子並舉進士

張居仁字元之浙江新昌人宏治六年任金壇教諭課業講經鼓舞後進以憂去

胡怡字允序浙江山陰人宏治己未進士授鎮江府推官蓄心獄訟遇事詳審刑不輕試而多得其實有兄弟競財積年不決怡曉以義訟遂息句容令嘗被誣怡為直其冤令德之密懷金以謝正色拒之令愧而去專精易學郡士從游者數十人啓誘弗倦多所成就當道屢旌其能卒貧無以為殮僚屬為經理其喪郡人大學士

斬賁銘其墓

劉銓字世衡浙江慈谿人宏治中任丹徒訓導博見聞

重行檢母年踰八十卒于官舍銓哀毀骨立甲者愴感

高鑑字克明河南太康人成化戊戌進士宏治七年由

兵部主事任鎮江同知鑑博綜衆藝尤長于詩詩語豪

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同知鎮江時往賓日本使

臣使臣以詩上鑑和章立就使臣俛首歎服曰此中國

詩人也居官公廉敏幹然用刑頗嚴

高謙字天益直隸灤州人癸丑進士宏治八年知丹陽

縣公廉仁恕功德在人久而不忘

龍章廣西人宏治中知丹陽縣以廉著陞通判行篋蕭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一

然張朝用四川魯州人貢士宏治十一年任鎮江通判性

資鯁介偶與大吏一言不合單騎即行時論避之

陳用明福建福清人宏治十二年任金壇湖溪巡檢公

餘率民築隄以備旱澇旁置榆柳以防衝決民享其利

任滿器物悉封貯以待來者陞黃梅主簿

葉鎮福建松溪人宏治十三年任丹陽教諭淳篤剛方

訓迪有法

武思明字克誠山西陵川人壬戌進士宏治十五年知

金壇潔已愛民衣食供奉蕭然如寒士屏囑從時從匹



馬而出友賢好士汲汲如不及蒞事精敏奸胥皆接迹遁去以疾卒于官士民哀慕之

陳良心長興人宏治間以乙榜進士任丹陽教諭博學好古善啓迪卒于官諸生悲痛如喪父母

戴泰字嶽宗湖廣襄陽人舉人宏治中任金壇教諭質任自然布衣蔬食澹如也教人作文先以正心爲本後學多稱之以老乞歸送者流涕

趙助浙江山陰人宏治中任金壇訓導持已端謹人莫敢干以私尤不喜浮靡以疾終于官士論惜之

郭桂陝西咸寧人宏治庚戌進士任鎮江府同知蒞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十五  
精敏決斷如流

張璐廣東人宏治中任丹徒教諭規條整飭誨迪諄至不束帶不見諸生嘗行射禮一發中的學使者凌嘉之曰吾固知爲有德者也于射徵之矣陞教授

閻玘綏德州人監生宏治十七年任丹陽丞有惠政卒於官民畱衣冠葬之

張芮字文卿山西安邑人成化戊戌進士正德三年由翰林侍讀謫鎮江同知初芮見劉瑾長揖不拜瑾惡之遂坐謫

羅循字遵善江西吉水人宏治己未進士正德六年由

兵部郎中出守是時天下盜賊竄起松江爲甚有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彌亂擢知鎮江府飢饉凋敝之後廩

無餘粟藏無餘錢廨無完舍百務俱弛循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夙弊積贖金甃垣壁備弓弩明年巨

寇劉七等自金陵流入境中郭外居民皆奔入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循曰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

也乃斧鎖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上諸山以小舟載砲石發諸洲蘆葦中爲疑兵循躬自乘城鳴砲

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鉦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四將軍將北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十五

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犒賞諸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伏謂諸司致供餼受

命今日昃始入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爲白已而狼山秦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尋以才堪保障調淮安

周霖陝西乾州人宏治丙辰進士正德六年以御史左遷丹陽知縣賞善罰惡令行禁止流賊過江竭力保障

不致流徙十一年遷郡守

林魁字廷元福建龍溪人宏治壬戌進士正德七年由戶部郎中擢守鎮江剛正清介不可干以私楊斯二家

子弟足跡不敢入其門桂萼令丹徒才氣橫溢魁稍裁抑之迹若相忤而事實相成三年考績擢山西督學副使萼製文手書贈行敘其相與以異而同之意待士以禮然不輕以禮假人有學職於魁為先輩謁見尊以賓席端坐抗禮有新甲科直以晚進待之去郡士民請立生祠不許有詩文八冊歸田錄二冊在郡齊舊刊郡志人物卷多所是正

董相河南嵩縣人辛未進士正德七年知金壇金壇地僻民淳前此多以寬簡為治官民相親法網疎濶相至始振風采鋤治豪強境內肅然會劉天和以御史謫丞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七

金壇相能虛已與之同心共濟擢御史劉代其任至今邑人稱良吏者首董劉云

劉天和字養和前尹訓孫正德戊辰進士以御史巡按陝西劾內臣不法謫丞金壇十年安於吏事留心民瘼若忘其為遷謫者治行稱最陞本縣知縣清節夙成風裁素著性沉毅多大略笑不改容事無鉅細皆有條法計定而後舉舉無不效縣築土城始於前令董相六門兩關皆就於天和堅固可守修金壇志屬王孝廉臬采逸事遺書訪先正劉漫塘墓復龍山書院及建昌都圩三關設釐弊冊置義塚邑人至今頌之累官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祖孫並祀名宦時人以為美談

易朝儉監生正德中任丹陽簿仁恕公廉淡知民瘼在任十年始終如一民思之不忘

桂萼字子實江西安仁人少與兄華齊名登辛未進士

正德九年知丹徒縣民間利病詢訪不遺下賤所言而

善溫言降體如待賓友以是無隱不知知無不為除姦

革弊必信必果豪右斂迹胥吏至不敢出府門林魁賢

太守也抑其過不以為病已後在要路數薦其賢人兩

高之萼以議大禮進官至大學士

申理陝西鎮原人辛未進士正德十年知丹陽縣鋤強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七

扶弱歲歎多方賑恆擢給事中

曾才冠字元卿江西泰和人正德十一年任金壇教諭

老成持重士論與鄉評並推之

于旺由吏員正德七年為金壇典史以清謹著考滿邑

中贈之詞有三載官囊如鐵冷誰信起家刀筆之語董

劉二尹甚敬重之陞主簿

朱方浙江永康人甲戌進士正德十三年知丹陽縣歲

饑賑濟有方嘗修縣志

張惟恕河南上蔡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年知丹陽

縣鋤強剔弊作興學校時加考閱人才自是始盛為丹

陽良吏之首擢御史

趙鏜湖廣江陵人占籍京師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三年知金壇縣初至年未三十吏欲以事試之漫以新舊之積錯置請判署鏜一覽即得其要剖決如流擢主事改御史官至叅政

劉儲秀陝西咸寧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四年知鎮江府磊落大度外寬內明人人得輸其情而姦民黠吏不能售其欺某年境內秋成僅及六分百姓知有賢使君在上暇菽飲水急公恐後以是知仁政樂於豐年也累官兵部尚書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六

張鳳紳字文彩雲南寧州人辛巳進士嘉靖五年知丹陽縣公明節儉愛民如子重建縣堂更新學宮皆取贖錢為之官不費而民不擾百姓至今頌之擢御史

劉可字以中河南羅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八年知鎮江府嚴於律已寬於撫民尤加意勸學造士時有宰相家居者豪奴犯法執而治之荷校以飭其餘累官山西布政司左布政

陳表字獻忠湖廣安鄉人進士嘉靖八年知丹陽縣善撫字緩催科邑當衝要節省供億清介自勵民思慕之擢御史

王子僉廣西人舉人任金壇訓導好學勤慎甚有師模諸生咸尊信之陞國子監博士

梁瑾山西臨汾人貢士嘉靖八年任金壇簿居官清苦治園蔬自給別馬政毒民諸弊時鹽寇騰江上張甚奉檄進勦力戰勝賊手殪數人幾獲其魁忽暴風覆舟被害人以為生勵清勤死忠國事舉祀名宦給事中王暉為作悼文

張棐字體周直隸邯鄲人壬辰進士嘉靖十二年知金壇敦厚不欺平易近民擢御史

來汝賢字子禹浙江蕭山人壬辰進士嘉靖十三年自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九

永新調繁知丹陽縣行所無事民甚安之作與士類所賞拔悉為名士

張堯年字紹中浙江慈谿人乙未進士嘉靖十五年繼張棐知金壇勤慎詳明不繁不激初至人有二張之稱然邯鄲渾厚慈谿精明下車人憚其風采既習而人安焉後擢給事中官至山東左布政使其時同邑陳頤正令金壇官庫被劫罄俸入不足償堯年貸之歸還其券曰君能為廉吏吾獨不能為義士耶

湯慶都督僉事嘉靖十九年任賊王良等猖熾慶募徐邱等處鹽徒壯健調選揚州運司專解鹽銀長箭手及

江海習水船隻部署精明長短相衛多遣間諜直抵賊巢一鼓擒勦以功陞都督同知後以爭執體統去

周寧字彥清福建莆田人進上嘉靖十九年知丹陽縣

溫良豈弟興利除害蠲復陪糧一事尤賴其力大學士

徐階最稱之不久而卒士民奔號留衣冠葬之

葉照字以明江西南昌人戊戌進士嘉靖十九年任鎮

江府推官持身清慎蒞政勤敏陞主事

林華字廷彬福建莆田人壬辰進士嘉靖二十一年知

鎮江府直已守道愛民如子蓋其在窮約時即以不忘

溝壑自矢嘗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絺衣覆草取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子

溫讀書達旦其勵志如此故在官孜孜以及物為事尤

加意造士日坐忠愛堂視事之暇即召諸生以次質疑

問難所發明皆切問近思之學著有忠愛堂口義士多

宗之瀨江有洲田民間相爭至持刃鬪殺華曰此水面

浮生耳私之一已則爭曷若公之使其爭自息遂請於

大吏立為公庄收其租抵府縣班坊之費武進唐順之

為之記江都卞氏有諸生素稔於要路犯重罪當抵營

解百端撫按檄華訊之堅執不回問擬如律會有詔赦

未完賊贖謂罪人本身也華廉知本人已完所逋皆保

家積猶侵盜入已說云民欠令悉追之姦民因而造謫

謂擅徵赦宥錢糧將致激變大吏據以劾奏遂逮問士

民送者頃刻萬人官校相顧動色曰此可謂激變矣至

京下獄驗問無實釋之歸以壽終貧無餘貲莆田知縣

丹陽賀邦泰助之始克具棺以葬倭犯莆城不入其家

計聞京口士民縞衣為位哭奠之引送遺像祠於北固

山之海岳菴後其子至潤潤人資之甚厚至今猶思慕

之

茅坤字順甫浙江歸安人戊戌進士以文章名嘉靖二

十二年知丹徒縣會歲祲多方賑卹民賴以生事載姜

實記中陞吏部稽勳主事後至大名道副使年逾九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子

子孫多聞人

萬善江西臨川人甲辰進士嘉靖二十五年知丹徒縣

性淳厚愛民每訊訟必開誠勸諭不輕用刑罰訟者多

感悟自咎而止以憂去

黃拙字文輝江西豐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本年知丹陽

縣為人忠信慈祥薄賦輕徭嚴出納懲侵剋省夫役裁

支應陞大理寺評事行李蕭然

申价字公甫直隸永平人甲辰進士嘉靖二十九年由

禮科給事中守鎮江以清峻著聲陞河南按察副使

苟穎字希顏四川閬中人庚戌進士嘉靖三十年知金

壇縣捐美鑲脩學奉令丈田履畝勤慎人不敢欺會內  
召擢御史去未究所行至今惜之

劉寬江西鄱陽人選貢丞金壇居官雅飭有儒者風陞  
南樂知縣

利宸廣東英德人任丹陽簿守法愛民

史宏連福建晉江人嘉靖中任金壇訓導老年師範模

其子朝賓從子朝富朝宜皆以其家學貴顯以紹箕裘

王世福字西岡山東人嘉靖三十一年任金壇訓導持

身謹飭勵志清修廩耗贊儀一槩辭却時有目以矯激

者遂投致仕牒求去士論高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吳一澗字汝觀江西南昌人庚戌進士嘉靖四十一年

由兵部郎中守鎮江寬惠愛民惜去之速

秦淦字懋晴浙江慈谿人癸丑進士嘉靖四十二年由

工部郎中守鎮江平易近民陞貴州提學副使

鮑良規浙江象山人嘉靖四十二年任金壇教諭剛直

自信不苟不阿恒面折人過舊例糧耗一百二十石盡

推與諸生之食餼者陞王府教授

李學道字汝致浙江東陽人壬戌進士嘉靖四十三年

知丹陽縣老成練達文學政事俱優以憂去後擢御史

陳順正字觀甫浙江慈谿人壬戌進士嘉靖四十二年

知金壇清慎愛民表裏一致盜劫宦家因及縣庫雖傾

俸以償終以失事調知上蔡士論咸惜之官至按察副

使

胡維新字文化浙江餘姚人嘉靖己未進士隆慶四年

由御史守鎮江興學造士陞行太僕寺少卿

程拱宸字仲星福建莆田人戊辰進士隆慶二年任鎮

江府推官喜文學有吏才陞戶部主事

孫珮字伯玉山山東青州左衛人戊辰進士隆慶三年知

丹陽縣恬靜廉潔陞主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林應雷字宗復福建閩縣人嘉靖丙辰進士隆慶五年

守鎮江居官廉靖真誠陞運使

徐一櫛字汝材浙江西安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元年

知丹徒縣慈祥豁朗決斷如流在縣數年百利俱興擢

吏部稽勲司主事

尹良任字志伊湖廣漢川人隆慶辛未進士萬曆元年

知丹陽縣有治煩理劇之才田賦力役著為定式人莫

能欺豪右不敢犯擢御史民為立祠

劉美字實甫四川成都人甲戌進士萬曆四年由洋縣

調金壇和易清真士民愛之重文學優廩餼濟田之淤

澱者賦役為之一清修縣志陞戶部主事

張賜湖廣江陵人萬曆中任金壇教諭與時相同族里絕口不道謙恭端恪卓有師範陞資縣知縣

朱先字後之蘇州衛指揮使萬曆四年任把總七年陞

劉河遊擊將軍操江都御史胡橫疏留以新銜仍管圖

山營事九年陞廣西潯梧叅將歷官都督僉事鎮守福

建廣東總兵官致仕先操履潔白紀律嚴明往任此者

禪江上勞苦顧城居自佚而先獨守汛地寢臥怒濤之

上終其任江洋無警

王事聖江西南康人貢士萬曆八年知鎮江府廉峻明

確流僧汪源洪等妖言惑眾既擒詞連數百人當事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張其事以為功事聖力持之但論誅首惡餘皆不問

甘士价字維藩江西信豐人丁丑進士萬曆九年知丹

陽縣擢御史巡按蘇松鋤奸剔弊法在必行有正風化

之功累遷大理卿

包朝湖廣江夏人萬曆中任丹陽典史發覺汪源洪謀

叛事有功

許宏綱字張之浙江東陽人庚辰進士萬曆十年由績

溪調金壇多善政立法不煩而處紛應劇剖斷如流滅

賦役與之盡一無所偏私喜與民休息張太守祥鸞稱

其蔽政如洗惠澤如流椽守空舍如貧家里絕追呼如

吳壘蓋近代所僅見云奏最擢刑科給事中宏綱亦最愛邑人淳厚嘗語所知曰吾沒世猶不忘壇民也任至

宮保工部尚書

項應祥字汝和浙江遂昌人丁丑進士萬曆十二年知

丹陽以廉明著調華亭舉卓異第一名入為給事中疏

論翼儲及請冠婚章凡七上天下想望風采遷太常卿

轉右通政巡撫應天

曹一鵬字子運直隸任丘人丁丑進士萬曆十三年由

御史出守鎮江清靜收愛民甚空之俄得疾不欲以後

事累鎮江人尤惜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范世美字敬之江西高安人甲戌進士萬曆十六年知

鎮江府清儉簡靜出於天性一物無所取於民不屑屑

以理訟為事而曲直分明三邑喜訟之風為之一變及

入覲以廉吏褒異擢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浙江

陳文龍廣西陸川人萬曆十六年任金壇教諭陞辰州

府教授為人端厚士子懷之

馬邦良字君遂浙江富陽人萬曆丙戌進士本年任丹

徒知縣清節惠政並著擢禮科給事中

魏學禮字季則吳縣人以歲貢授鎮江訓導才名籍甚

其詩與劉鳳合刻曰比玉集後擢國子監學正詒刻十

三經註疏委以校警陞廣平府同知

梁銓字叔衡浙江仁和人癸未進士萬曆十九年知金壇縣邑中經費出納多淆雜虧缺銓取他所奇贏補其最急可緩者俟之弗以煩民每歲漕羨例以三之二給軍耗餘充縣公費悉除之著為令城西濠一帶久成衝道時海上有警鳩士民濬令濠廣自是城守有備邑人德之擢御史

李東明江西臨川人萬曆十九年任丹徒訓導端恪儉讓有古長者之風陞太和教諭

曠鳴鸞字聲和江西人令丹陽居官惟以地方利害為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念慈祥樂易百姓愛戴之嘗據堪輿家云以丹陽運河至毘陵水直瀉弗利遂建議開築轉河

孫惟份浙江臨海人選貢萬曆二十年任丹陽丞存心長厚決事廉平卒於官

王應麟字仁卿福建龍溪人庚辰進士萬曆二十一年知鎮江府居官廉惠從訓導李天培議修郡學清學宮

基址於對山植樹三千餘株又延聘鄉先生諸名士纂修郡志

龐時雍字景和山東汶上人壬辰進士萬曆二十一年知丹徒縣性嚴介果於有為治邑事如家事四郊立義

塚修學校搜放古蹟設館聘名士纂修郡志公餘輒造館咨考文譚從容夜分弗輟也陞兵部主事性至孝道聞母喪徒跣號呼抵家居喪盡禮癸卯主廣東試尋劾時相沈一貫罷職士論聽之歿與丹徒華鉦同贈官

許國誠字孟葵福建晉江人萬曆二十二年知鎮江府居官廉儉家人無羅綺之飾日用薪蔬蕭然一如韋布重士恤民里閭中從無胥役之擾

康邦濟河南太康人解元歷官行人撫交趾陞鎮江知府早禱雨輒應有虎患檄於神虎自投河後卒於官

李奇玉字元美少精易學師高忠憲由舉人署教丹徒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正已率士天啓間成進士歸養親宗禎時歷官汝寧知府禦寇有功乞休易注成甲申聞京師信痛哭而卒

陸夢祖字啓述浙江山陰人由進士知丹徒縣繼隴時雍後力反嚴酷以平易為治事上官獨不諂一時稱為強項擢御史巡按福建丰裁赫然歷官應天府尹

賀仲軾字景瞻河南獲嘉人萬曆庚戌進士知醴泉青浦歷官刑部郎崇禎癸亥守鎮江時丹陽姜志禮忤璫

在籍有部劄下府提勘仲軾竟不奉檄其守正不阿如此擢西寧副使為魏黨劾罷癸酉起備兵武德以毋喪

歸李自成寇京師河北望風降仲軾揮涕太息時提著

或手指書案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偽官至仲軾將罵賊死或說以走闕下與京師圖存以仲軾以路梗不能達徒死賊手無濟奮然携家人巨栢莊祖居具衣冠拜闕及先塋題壁曰勿承父訓忠孝傳家自先典膳公來世受國恩今百七十餘年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對吾祖父况河北千里名區可無一狗義之臣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不忍手刃之願從死者共彰大義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孤臣賀仲軾書書畢登樓取酒與弟姪輩訣復手書今日方知賀景瞻趣弟姪下樓闔戶縊梁上北向妻西向妾以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次東向死之日晝忽晦烈風折木歷三日夜顏色如生賊見驚駭羅拜去所著有春秋歸義二十二卷

黃子淳號帶溪山東曲阜人以明經除鎮江府教授時魏璫勢跋生祠遍海內子淳逆知必及京口預集諸生勉以忠義誠勿建言倡始諸生奉教事遂得寢他如捐俸修學清豪強佔地賄助貧儒婚喪祭必齋宿課士維勤在任六載未嘗濫受一贊多士誦德不衰祀名宦

周廷鑑字芮公福建晉江人乙丑進士天啓七年任鎮江府推官年甫逾冠清姿介氣言笑不苟至郡即誓於神曰異日持地方一錢歸者有如日在官八載胥吏屏

跡不敢吐一語署丹徒縣事盡革火耗宿弊一清庚午分校南閩 癸酉復分校山東所得多知名士行取吏部文選司主事既去郡人爲立生祠俎豆至今勿絕

柯友桂字儂若江西彭澤人崇禎辛未進士本年知金壇縣性機警敦節儉初至衣布衣入縣時謁見者千餘人一覽其姓名終不忘人疑爲有刺摺可稽也及聽訟詰一民曰吾蒞任僅三月耳某日汝以某事訐某人某日又以某事右某人今已三上訟庭矣其人詭應曰第二次乃某兄非某友桂呵之曰爾日汝兄亦在此但汝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无

兄面黃而鬚衣藍跪於東其言云何汝晚兄後其言云何今敢欺我杖之民乃駭服又覽詞必名問其訟師名氏其後見詞輒知某訟師所爲嘗有一事而三易詞者友桂名訟師杖之自是訟者衰止嘗以公務入郡離邑十餘日訟詞壅滯歸而名數百人面決之耳聽手揮目覽口酬片刻而畢三號於衆曰若有負屈者更自申衆無言乃退素能用鈞鉅法發人隱伏以是奸人齷陰曲巷中夜問室皆若有令在其旁無一敢妄動者然性仁慈故人見德不見怨雅好文藝所識拔皆名士以忤邑紳某爲所中謫徽州府知事攀號者數萬人尋陞潛山



知縣潘介英霍兩山中爲流賊出沒之處桂用幹略自顯賊中如白曹操潘山鶴者皆能一一得其狀貌與所善用軍器各出奇兵制之賊以爲神相戒無犯潛撫軍上其功超遷安廬兵備僉事悉力支拄崇禎末陞湖廣屯田水利鹽法叅議

印司奇字雪浪湖廣桃源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南兵部員外郎擢知鎮江府時前守奇心膂於左右擇肥而食士民重足浙學使黎元寬被逮過京口羣入其舟掠之守故縱弗戢也司奇在部日悉其狀甫下車慨然矢澄清之志嚴絕奸吏一切舞文亂法者斂迹莫敢逞片言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折獄洞悉隱微常以暮夜鞠訟庭燃雙燭胥吏立廊廡及階下寂無人聲民望之如神一見輒吐其隱鄰郡有疑獄往往來質成上下數百里咸稱頌之郡試童子有備兵副使曾某以書役子囑司奇閱其文無足錄竟擯去副使某銜焉同司李某問於巡撫都御史張某疏列其事詔逮問時郡諸生哭聖廟民悉閉市奔走呼號詣諸臺使者請代白弗得諸生葛麟等數十人偕郡民百餘人徒步走闕下疏鳴其冤又格不報司奇移居外舍遠近爭担薪負粟持雞豚蔬果以給其需去之日焚香塞道司奇頷而言曰以是罷官又何尤乎比抵都投匭

自白列撫按道廳明比誣陷狀甚悉章下所司會有甲申三月之變事申格巡撫某入南爲兵部尚書內愧司奇謀於冢宰張捷起常鎮道副使以慰郡人時乙酉四月也未及履任衆咸惜之司奇矯潔自好慕古強項吏意不可一世故多所齟齬獨能以法束胥吏一無假借至今歷四十年誦述之不衰

吳有涯字茂申吳江人天啓丁卯舉人崇禎十四年任金壇教諭有宿名爲教不煩衡文重古學諸生貧者不受脯更助之陞浙江平陽知縣

莫之光廣西平樂人舉人崇禎四年任鎮江府同知署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丹徒縣事清靜不擾尤能培植士氣一時翕然稱之杜繩甲字皖實四川富順人舉人崇禎十五年任鎮江府同知手裁嚴殺人莫敢干以私濱江宿盜多遁邏卒爲耳目繩甲出不意操小舟身入順江洲擒盜於隊內並其夥黨立成獄正法江洋以清陞安慶府知府國朝

蔣文運字懸扈丁丑進士直隸人以都察院經歷改鎮江府同知時軍府初定民心驚疑文運清潔自持愛民禮士諷伏駐防大帥上下帖然陞廬州府知府張承恩字洪宇昌平州人材力驍勇順治乙酉以副將

佐守鎮江時疆宇初定反側四起承恩單騎往長蕩湖招撫賊首康三錫又先後提師出勦九里祠談村溧陽高淳梁村廣德州等處誅賊首趙王臣蔣正新生擒葛謝一岑史等二十餘人招撫賊首三百餘人地方寧謐有無辜株連者盡釋不問丁亥奉命援閩已丑春恢復羅源寧德福安三縣自是浙閩道始通辛卯春勦平建寧劇寇壬辰勦江西大角農巨寇生擒偽平江伯張自盛解崇安圍及恢復惠安保泉州城厥功尤鉅乙未賜世職廕薊州衛丙申授隨征福建左路總兵官勦舟山直搗賊巢守海澄增築樓堞製炮車賊不敢犯己亥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寇陷鎮江承恩家僑寄京口母夫人王殉難聞於朝特予祭葬示優卹焉尋調補寧紹台等處總兵官辛丑以都督同知充溫州總兵官乙巳五月卒朝廷軫念勞臣諭改衛入籍鎮江賜卹如例子隆九襲拜他刺布勒哈番於鎮江衛支俸未幾卒次子昌九廕正六品官兼襲拜他刺布勒哈番塗廓字容宇遼東人讀書負氣節善騎射順治初由生員擢知鎮江府時江南初下山濤負固方在用兵兼以浙閩兩粵大師絡繹取道京口城中兵民雜居廓振紀綱撫凋敝招流亡嚴輯悍兵不得滋害數持折總兵官

犒軍之費率舟秣馬之役措給有方客兵亦憚服民賴以安先是守鎮江者數抑辱諸生廓至新學宮謁廟說書延問民間疾苦有宜興革者輒施行之居一年以廉幹擢磁州叅政磁多山寇官兵懼不敢往廓慷慨率壯丁百餘人馳擊之賊眾驚潰追殺數千級一日夜馳二百里越磁境深入賊營矢盡無援遂遇害已而得其屍神色凜凜如生廓為政務持大端不為煩苛用刑平允然法立必行不少撓以殺賊死聞於朝賜葬廕一子應泰累官至江西按察使

許宸字菊谿河南內鄉人順治二年由進士知丹陽縣時江南初定大將軍征閩越餒發不時宸多方應變而民不擾居官清謹公退之暇焚香賦詩為各流所重歷任江南按察使

卷之三十四

三

石廷柱滿洲人為國朝元勳舊臣入關與西征功最多歲乙未朝廷念京口重地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八旗總固山額真頭等伯拜鎮海大將軍駐鎮江上至則緩又百姓嚴飭兵伍未嘗有隻騎入城騷肆市肆民間稱之為石佛先是甲午歲張名振三寇京口勢甚張重鎮既設威望赫然寇聞風遠遁駐鎮二載召還京師閱數歲計聞朝廷震悼優賜祭葬諡曰忠勇

高來鳳字梧陽陝西西安人丙子舉鄉試由國學助教歷戶部郎中出守鎮江爲治清介寧謚不矜嶄刻峭絕之行而人皆憚之聽訟委細曲折雖婦人孺子皆妮妮叶所欲言卒得其平以去郡間巷凌暴多亡賴子來鳳至禽一二輩痛掠之遂廓然一變歲乙未京口初設重兵時民未與兵習有鄉民誤傷營兵馬者民懼無生理來鳳廉知其誤白於固山額真釋不問又有舉發僞用固山額真印者白其枉得釋馭胥吏嚴重有體自來鳳去官後郡胥吏驕橫無忌鮮衣怒馬恣行閭里風俗幾潰人益想念來鳳不置也臨洮張晉乙未冬來令丹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工詩文有治行來鳳以吏事董率潔已奉公相倚如左右手丙申夏來鳳去官士民持瓣香擁馬前數千人晉牽裾泣別如父子有觀者爲流涕不止改任順德亦以善政著聞易簣口預定時刻無疾而逝

朱臣宇來賓蘇州太倉人以歲貢授丹徒縣學訓導月會課諸生具酒餼論文評題無不得當學廟將傾圮請於令張晉上督學使者鳩工修築凡數月朝夕勞瘁竟以是獲疾卒諸生多爲詩哭之

羅明昇南陽人由神木道中軍守備遷鎮江巡江營都同以勇著嘗歎息不獲遇戰陣爲憾舊營將給兵餉多

滅寇明昇獨盡紛之順治己亥寇犯鎮江明昇分守談家洲洲介大江中阻南岸一二里北與瓜洲對寇先陷瓜洲城明昇勢孤時暑甚畏甲不解十餘日寇衆登洲明昇奮身爭先短兵截戰寇多披靡久之南岸絕援遂陷陣爲寇所害有家丁趙狗兒義不肯背主去亦賈勇血戰以死備兵參議胡直爲文致祭書其事於石表江上

胡延年字蒼恒河南光州人由選貢順治二年任金壇知縣至之日會湖寇薄城焚縣治掠紳民邑丞殲焉延年乃星馳赴郡以劉良佐兵至未及城三里城被寇圍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大城北關延年自臨陣殺賊城賴以全良佐兵駐演武場擒斬餘孽將盡有逸去者聚茅山之青龍洞不數日復集攻西城延年開門却之縛其巨魁立梟以殉賊復遁入湖挾故副將康二錫率所部歸寇患乃息共爲治主嚴斷世豪右族無敢犯者

朝廷旌其功賜以袍帽爰修城闔建縣治興文教與諸士杯酒論詩文所拔皆名宿撫按交薦陞工部主事士民攀轅臥轍如失父母歷員外郎陞保定知府遷洮岷道歸而杜門康熙初年壇民猶有至中州叩謁者周維新遼東人順治己亥以副都統駐鎮江廉靜和易

鎮撫兵民禮敬士大夫歷八載卒於官鎮人懷其德不

管効忠字懷赤遠東人少事

太宗皇帝出入帷幄小心持重積有戰功為勲舊所推服順治十三年提督江南漢兵駐防京口愛民禮士境內不知有兵已亥寇犯京口衆逾十萬効忠以千五百人竭力捍禦相持二十日以無援退守江寧及恢復京口多方護持閩郡士女得免俘戮歸旗後計至江南百姓為位而哭比於羊公墮淚碑云

吳之鏞字穎修河南彰德人已丑進士知丹陽縣居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有惠政去任後萬民歌思之建亭惠山之阜臨練湖上名吳公臺

胡賈字葆林杭州仁和人己丑進士翰林編修轉常鎮道叅議清修峻節動以古人為師屬吏無敢以一扇贊者其於賦稅獄訟綜核詳晰老吏為之歛手在任五年雖贖鍰一無所取衙署靜若僧舍惟時聞讀書聲而已順治己亥歲賊陷鎮江官兵復城後賈治獄極平允朝廷命大將軍帥禁旅來鎮守茲土安插兵民更有方百姓賴之奉

特旨內召鴻臚寺卿

趙介字于石山西高平人壬辰進士順治十年任金壇知縣居官尚慈愛催科不舉重刑勸化慰勞民咸德之罔敢逋欠有奸胥趙某袁某舞文猾法則立斃杖下衆復懼其威黨棍思欲中之會漕使者覈糧潛以糠粃和入至掛吏議鑄級去官怡然自若也去之日囊橐蕭然鄉民爭以隻雞斗粟追隨餽遺不絕道路者百餘里賀應旌字懷菴廣平肥鄉舉人順治十五年授丹陽知縣值海逆破鎮江陽當近屬應旌嚴為守備力請巡撫將國柱駐防城下身獨起臥軍前悉力籌畫城賴以完所全活甚衆吏民至今頌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王用六字六符孟津人由貢士辛丹陽順治十七年功令紳衿逋賦者悉令奏銷用六檢諸生賦不及額者計數百金悉捐俸償之以全完報部明年江南因奏銷黜革至一萬三千人丹陽獨免士民感其德建坊通衢以誌不忘

程康莊字坦如山西武鄉人由選貢生授鎮江通判康莊家世貴盛年少知名遍交東林復社諸名賢山西己卯鄉試闈中同考相要約有能得程生卷者當贖十萬錢置酒為賀然康莊卒數奇未得遇乖老俸得通判鎮江時鎮江新設軍鎮通判職當贊理將軍幕府謂之理

事廉康莊雖垂老然辨治吏事如精彙少年軍府之暇四方名流相過從置酒高會吟嘯於金焦北固八公黃鶴之間時王祭酒士正爲揚州推官吳總制與祚知無錫縣倡導風雅俱能大致天下之客而京口之館舍賓至如歸與兩地相望論者比之爲三君焉官鎮江凡十年陞安慶同知諳知耀州卒康莊與吳同知洪同佐郡洪擇客嚴康莊交客廣愛兼人兩是之康莊爲古文詞古健有法尤長於碑版之體有崑崙集行世

吳洪字伯其河南睢州人順治戊戌進士授廣西潯州推官陞鎮江同知洪工詩五古宗選體律宗盛唐高自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標置於時流少所許可非其意所傾向輒不屑與衡論詩文四方鉅公貴客高軒過從或向洪抗談今古洪第張兩目視之撚鬚獨笑而已

洪性冥通善悟精象緯及音律之學著選詩定論不規規論詩曲證遠引及百氏讀者輒怖其言爲灑灑無極也

尋罷官以去

不二年卒有兩蕉齋集行世

王之鼎字公定瀋陽人世襲伯提督江南通省軍務暇

松江輯兵愛民接士大夫以禮於康熙十二年以鎮海將軍鎮守江南沿江沿海地方駐鎮江時城內外兩設軍府四方方大用兵之鼎集郡父老宜諭

朝廷威德亂不日當定父老毋恐民心大安所統屬八旗官兵無一人不稟奉約束禁出入平市易四民悉安其業康熙十四年調補福建以定海將軍提督水師尋出征四川慷慨討賊奮不顧身於永寧殉難事聞命內大臣迎柩予祭葬恩卹甚備

石珍字璿公大將軍忠勇公廷柱子安南將軍華善弟也廷柱於順治間鎮鎮江鎮民戴之爲之建祠以祀華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三

善於康熙十三年鎮鎮江鎮民又戴之乃生而爲之祠珍由湖廣驛傳道陞江鎮道參議下車見兩祠歸然知遺愛在人益思踵先世之惠政而光大之會郡大旱奉檄間河珍念民力疲做不堪大役乃虔禱於江神江湖驟漲連道以通募粟大賑饑所全活以十數萬計自奉簡約一薪一蔬不取之民間江鎮爲南北孔道兵民雜處白晝有攫民財物於市者珍擒其魁榜掠之道路肅然他若新學宮倡建鐘鼓樓施藥育嬰善政甚多於康熙十九年卒於官兩郡薦紳士民聞訃奔赴痛哭建祠祀之

溧陽縣

縣令

潘元卓名乾楚太傅潘崇之裔漢光和間授溧陽長校  
官碑略曰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矜孤願老重義輕利  
省無正穉不責自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推泮宮之  
教反失俗之禮備修學宮宗懿昭德三復遺文想見  
循吏之概矣

鄭威愍公名驥宋元符中令溧陽時歲饑民逃漕司按  
籍追逋賦公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公曰著  
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逋多民貧賦愈不辨使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罕

者不能屈時詔自建康鑿漕渠道由太湖通江將破  
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夫役費鉅萬公條析利  
病獲寢建炎初除直秘閣知同州金人奄至鄰援四  
絕或觀之逃厲聲曰吾職守土有死而已城陷赴井  
死贈樞密院直學士予今蓋

楊忠襄公名邦乂政和中攝知溧陽事二聖北轅盜賊  
蜂起公副民為兵五里一埃桴鼓相聞遠近畢集未  
幾郡兵叛有射士數百往戍他所乘亂劫舊縣巡檢

為魁而趨溧陽邑人震恐時有販私茗者曰趙明遠  
獄公召論之曰爾爾簡記所交多里中豪能糾集殺

賊乎將賞爾罪且官爾明請遣往眾疑之公曰無慮  
第觀吾殄賊明日明得眾如千人賊就擒悉斬於市  
以二渠報府將奏功公誓曰殺人利賞非吾志也邑  
人德之肖像祀焉尋命為真建炎三年通判建康府  
金人來寇知府陳邦光迎降公力拒不從自書其襦  
曰寧為趙氏鬼勿作他邦臣瞋目大罵不絕口遂遇  
害事聞贈直秘閣即死所立廟賜額精忠初有勸公  
以去者厲聲曰我通守也如去城誰與守雖然我仲  
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乃命姪孺文御母奔溧陽而  
屬以子焉剛紹皆其裔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罕

潘公宦蹟以校官碑而顯尚矣晉阮思曠劉宋羊玄  
保唐李侔諸君子志中皆無特傳而略書其蹟於題  
名之下豈以諸君子已傳於前之國史此故可略而  
不傳耶威愍忠襄秉節殉難宋史亦已傳之矣乃其  
盡去逋賦之籍與使者爭力寢鑿渠之夫為疲民請  
洵足為後世幸邑者法至如賈私販之奸民即以殄  
乘亂之逆賊尤見應變之奇抑亦會其時之可為哉

王錫瑄識

李脩撰名衡博學能文搢筆立就初授吳江簿有部使  
者怙勢作威侵尅小民不忍以敲朴迎合拂衣而歸

既而知溧陽事以誠化民刻期征二稅民輸恐後不煩督促歷任四年獄無重囚金人犯淮上盜賊雲起溧獨晏然歷知溫台麥三州累官侍御史脩撰

陸山陰名子適讀書好古其家學也嘉定間知溧陽力興學校人文丕變鉤暴植良威惠兼濟革積年差役和買之弊除妖巫淫祠煽惑之奸有白雲教者橫據民業悉奪歸其主縣境肅然官署學舍郵傳橋梁罔不煥焉釐繕以稱循良非誣也至創建楊忠襄之祠刻傳渭南公之集均出忠孝至情洵非俗吏之所及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望

蒲文淵名里翰其先西域人宋末祖魯尼氏飄海而南寓廣東至文淵登進士至正中知溧陽州下車不謁淫祠識者是之逾年建尊經閣及采藻皆春亭於學宮政教大行自書座右銘曰敬以持身廉以報國儉以濟貧勤以補拙在任三年陞雲南廉訪司僉事頗行民避道攀轅不能留乃共立碑於儒學及城隍廟以志去思

盧允迪名何生洪武中知溧陽時訟獄繁興公疏達民隱不浹旬而囹圄幾空縣逋賦以萬計乃諭民出粟相周因籍田之蕪者俾為世業而二稅悉清一日有

錦衣官舍三人借端索賂擾民密以聞於上遂棄市在任四年屢被傾擠邑民數千人詣闕伸其枉上嘉賢勞賜以尊酒遣還任以疾終於官至今民思慕之而崇祀未與猶為缺典也

鄔新昌名瑀起家掾吏授溧陽丞振肅紀綱不以丞自抑去蠹除弊賦役以平秩滿邑民詣闕保留坐陞知縣政事益勵於前強者化而弱者植胥吏無勾攝之煩四境獲安又三載以疾卒民立祠於城隍廟後隆慶三年公五世孫鄔璉任應天府尹知縣鄉學柱重立祠於接官亭右迄今尚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望

符新喻名觀宏治三年知溧陽法古為治敦俗重禮濬築陂淪以備旱澇鋤豪寮獄平反死罪者數人均徭役置義阡葺學宮修邑志祠名宦鄉賢祀貞女烈婦皆崇尚風化之先務也在任六年陞去民立去思之碑後嘉靖中知縣鄭一龍舉人名宦其文曰於戲吏有智上官可欺而不可以悅民心於永久惟公之在溧術下民可悅而不可以悅民心於永久惟公之在溧也六年耳其去溧也將六十年矣以六年之政而六十年之後有餘思不亦異於前所云者耶龍等後公將六十年而亦吏於茲上察遺愛之猶存幸典型之

不遠乃從父老之議而共祀公於名宦蓋上以遵國典下以若民願孰不為吏孰不為民凡我有位法戒在前人符官至叅議鄭官至苑馬卿亦從祀焉

沈光祿名鍊一字子剛嘉靖中尹溧陽以搏擊豪強保衛赤子為急用是伉倨忤御史凡事與御史爭可否忌者乘釁以調用去後遷錦衣衛經歷疏詆分宜相廷杖削職徙保安權黨楊順路楷誣以怨誣殺之隆慶初詔贈光祿寺少卿事詳國史

李吏部名光祖萬厯間任溧豈弟樂易與民相忘溧民健於訟本業荒廢故多逋賦公至訟無留獄獄無留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四

民焉教民築圩捍水催輸先予以期民懷其德罔或後先賢徐文英洪武時所稱窮御史者湮沒二百年為表之於學宮其擊奸戢暴則又斷斷如也歷仕八載式歌且舞之餘幾於淳悶云陞南京吏部主事卒於官溧人聞之皆為墮淚有祠見前卷

徐侍御名縉芳繼李公治溧政先撫字造梁設闢以通永利可百年無弊尤善文章工書法嗜好古賢耻同俗吏懷伍相國之風而建祠以祀焉更能加意學宮

搆桀閣折環水以挹淵秀在任六年考選御史民為立祠見建置下按舊志祀名宦者十八人循卓如盧南豐風雅如徐縉芳均當補入祀典

者也  
并列之

張冀州名雲路順治九年以同知攝縣事時溧民最苦漕兌有贈米淋尖飾颺踢斛諸名色贈費踰額甚多民兌米幾以二石輸一石里正以此破家公至一繩以法軍旗有敢額外需索一文一勺者立置重典弁丁凜遵無敢犯歲大歉民賴公獲生全心感之遂共建生祠於學宮啟聖祠後將以頌祝無疆豈意公來時拂守道某意乃以科歛立祠揭叅竟律以絞嗚呼可悲也已然仁聲弗替至今言及其事者無不流涕碑尚存學宮亦可與羊公墮淚碑其垂不朽矣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

楊南城名應標行已廉潔治尚寬簡不事嚴威而吏畏民懷奸蠹遠遁溧大治其一勺不泮出於至性非噉噉以干譽者辛亥春以盜案左謫實鄰邑事也公亦不之辯閩邑紳士耆老爭奔赴督撫請留公聞之謂溧人曰若等意誠厚顧疏入必有費將出之已耶則橐如懸磬將取之民耶則若等留我何為竟拂衣去去之日攀轅卧轍者塞於路車不得前溧邑數十年來所僅觀云

裴蘆院名表性清剛軫念民瘼真有已溺已饑之意甫下車即獲巨蠹斃之杖下奸弊除剔殆盡籍其黨十



餘人詳憲皆真重典歷任三載兩大旱一大水饑饉  
游臻流離餓殍充塞道路公爲民請命泣陳督撫奏  
請額稅什之三秋暹得緩徵一歲民賴以安復於各  
鄉設糜粥悉心賑濟所全活以數萬計庚申秋督撫  
交章薦奉 旨行取民泣送之

署縣事同知朱石門名雯甲辰名進士由內翰出佐郡  
來攝深篆先是公署府暨攝甸容深木皆有廉惠聲  
督撫交重之以深吏刁滑而民苦荒療非公不能甦  
此羸者民也命公泄邑公首汰冗役減耗贈却餽遺  
日用以現銀平買催征用淡單里正不苦敲扑詞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哭

用木皂兩造不煩差擾至監兌漕務軍弁素畏其精  
公也五米五銀外不敢索絲毫凡軍需朝覲諸費及  
置義阡以收掩枯骨皆捐俸爲之六閱月而深大治  
深之人感德無窮焉

按前志署事不書此獨書之者以種種善政可法  
可傳雖口碑載道終不若梨棗之永久也  
何惟深字雪堂廣東南海人由孝廉於康熙二十四年  
宰深風流儒雅性復耿介簿書聽斷之暇卽延士人  
論文講藝人亦不敢干以私選有醉餘齋時文家絃  
戶誦奉爲標榜一時文教大興士習丕振

再德四川廣元人繼何惟深治深爲政明敏存心惠愛  
里排之弊雖已禁革而餘波未淨累及淳良公徹底  
掃除陋規無一復存乃按區設櫃櫃設一數書匠無  
敢欺牟收漕令民自執擔概以禮貌接士以務本訓  
民在任一載民皆化之時有爲之謠曰瀨月明冉公  
堂上懸高鏡瀨水清冉公唯取一勺飲可以想見其  
人矣

嚴師曾江西南城人治行廉潔布衣蔬食一塵不染署  
中惟二三僮僕以司洒掃公則坐臥後堂重門洞開  
俾外無壅蔽苞苴請託自爾無敢相蒙里民相爭許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哭

卽引至案前訓以親睦愷切詳勉發於至誠人皆感  
服多有懷牒不終訟而去者解任後出公屨囊無長  
物竹筭數具猶是攜來舊物人服其清介稱爲嚴夫  
子云

武二酉號兼山治深三年清廉自矢漕務積弊如痼官  
吏皆視爲利藪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公加意釐剔夙  
弊一清正供而外勿浮顆粒捐修文昌閣開濬泮池  
其餘興廢舉墜頗不勝書沒於深百姓焚香羅拜有

泣下不止者公聞之同安人康熙辛酉舉人

邵錫光浙江仁和人進士初溧奸人四出結黨橫行下

車即廉得之欲繩以法黨人謀所以觇廉公乃煽惑

愚民乘天旱鼓噪罷農擲裝笠公堂倏忽山積喧沸

闕查公撫慰乃靖知縣非民起急索為首置獄而黨

匪益不自安橫謀愈熾訛言孔與村市驚怖群奔四

竄公密陳狀首獲巨魁和從之徒次第就縛散醜類

而拔根株民始得夜卧帖席蒞任四載奸胥訟棍打

降惡少屏跡改行深自是稱易治尤為百年來鉏強

大手以他事降調去官至祿勸州知州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哭

主簿

劉學士名穎紹興末以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丞相沒

守建康金兵窺江初退府索民租之未入者孔急公

入白丞相曰民病甚宜先撫摩請因以逋賦賜民不

指喜即為奏免由是知其賢遣子杖與游講明理學

公嘗言士以不辱身為重在從班日與韓侂胄有舊

及韓用事遂謝絕之累官刑部侍郎以寶謨閣直學

士致仕

王主簿侃剛毅敢為宣德間有賊陸鬻子等集汶港口

劫財殺人道路巨塞公同其子達率眾逐之賊勢臨

張眾潰公矢盡被執達奮身往救俱遇害事聞發兵

勦滅而恤典未加汜今三百餘年猶有缺望焉

縣尉

孟貞曜先生名郊貞元中以家貧受溧陽尉迎母奉養

作遊子吟以自悲縣南有故平陵城幽邃岑寂氣候

古澹可喜因日乘驢往坐積水傍吟到日西始還令

不佳所為白府以假尉分其半俸郊以窮去詳陸龜

蒙文中韓愈薦士詩云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遠蓋

先生登第之四年方調縣尉云

陳仲恩名景周故相蕭國陳公之孫中嘉定十三年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哭

士授迪功郎溧陽尉溧陽地曠事繁巡徼之吏倍於

他縣民負氣喜鬪獄多滯囚君謂察獄在初而初情

惟尉能得故職所當親雖猥不憚言有可證雖微必

察邑是以無冤民尉廳舊有題名記君更新之其友

漫塘劉宰并以文敘其政明令嚴公且清也嗚呼盡

之矣

莫武功名謙之初為僧德祐初科合義士捍禦鄉閭詔

授溧陽尉尋與元兵戰歿於陣贈武功大夫時有萬

安僧者亦起義書義旗曰降魔有詩云時危聊作將

事定復為僧與莫同戰歿噫誰謂異教中無丈夫哉

按宋德祐元年元兵破建康諸縣俱降惟溧陽各鄉  
居民守義不服結寨以自固如寨山寨週城寨韓城  
港寨義巷寨義宜寨義城寨戈旗寨舊縣寨岳山寨  
上旗圩寨凡數十處時徐莊榮率新野千戶陳翼統  
兵招撫各寨死戰力屈被害至今鄉村有以義名者  
有以宋為姓者好義之堅若此夫非趙莫諸公有以  
與之

校官

林教授名夢正一號古泉先生中書省以著述薦補溧  
陽州校官適張三舍之亂賊魁被獲先生問曰爾何  
許人應云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  
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罵曰爾祖父世為國家  
臣子而爾忍偽耶既而寇勢復張竟奪張三舍去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辛

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所搜得獻之賊  
曰前日罵我者非爾耶降我則俾爾為帥同享富貴  
先生笑曰爾偽也我何為降再三說之終不屈縛於  
樹不解衣冠而殺之未幾同知保壽督義兵來賊就  
殲於州南樹下見先生之屍買棺殮葬之時元祚已  
盡未加褒卹鬻門一祀少尉忠魂矣事詳孔克齊壬  
辰紀變陶九成稷耕錄

秦侍郎名約或云崇明人洪武初應召試慎獨箴拜禮  
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徵詣京疏陳乞復書院書堂  
義學例當復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曰學

代郡邑三年造冊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  
因其年老難任繁劇試五百里內授以儒官得溧陽  
教諭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沈薦公宿學遺老合在館  
閣不報既以老乞歸崑山田里

周宜丹徒人是時溧隸江寧公由明經司訓執已造士  
謙厚和平胸無城府行無畦徑入其齋者如坐春風  
使人躁心自泯嘗語人曰某職訓導今弟子員無肄  
業官庠者惟有端坐寒氈以禮法自治使一已無過  
舉庶可風示士人而已與教諭梁成祐寅公相濟梁  
亦師表有術重公宏雅課士論文交為啟迪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四

壬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五

名臣上

郡邑人才漢以往多缺書迨六朝稱盛時以中原喪亂避地江南流寓茲土因之注籍舊志固列在郡人已至蕭氏諸人史繫蘭陵蘭陵今隸武進夫晉分丹徒曲阿為武進梁又改曲阿武進為蘭陵姑仍舊志以書可也自是以齊代有偉人雖德行文章事功節義建豎各殊總以名臣志之然或散見儒林孝義各傳援名核實事以類分後有覽焉而興者可知所審處已志名臣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漢

包咸見儒林

左恢曲阿人官至尚書左丞京師稱其清高後遷會稽太守子忠為邑令所至有異政

吳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嘉禾三年改丹徒為武進以文學入為秘

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皓更營新宮制

度宏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

嚴上疏諫引賈誼抱火積薪之喻反復千餘言不納遷

東觀令領石國史上表辭讓皓詔答勉修職時倉廩無

儲世俗滋侈數上疏言天下未平百姓不瞻空一民生

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

事非救乏之上務也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

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其領右國史時韋昭領左國史

皓欲為父和作紀昭以文皇未登帝位當立傳不當為

紀又所在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言此家人筐篚中物

耳皓不悅後因事收昭付獄覈連疏救之曰昭自少勤

學淡綜墳籍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中少能過之又

吳書當垂千載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昭亦漢之

史遷也乞赦一等罪使成書傳之百世皓不聽許遂誅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昭

昭天冊元年覈以微譴免數歲卒

殷禮字德嗣吳郡雲陽人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

吏起微賤顧邵拔而友之為立聲譽年十九守吳縣丞

吳王權召除郎中與張溫同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曰

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德嗣秀才今

之儔盼也遷零陵太守卒官子基官至無難督以才學

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基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

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

元吳郡太守

韋昭見儒林

韋昭見儒林

晉

劉悛字真長沛國相人與毋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不之識惟王導浹器之後稍知名累薦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悛雅善言理又能知人嘗言桓溫於帝勿使居形勝宜常抑之又屢言於人溫終專制朝廷竟如其言卒於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悛四世孫宏之官給事中宏之子惠治書侍御史六世孫璉璉璉並有操行仕不甚顯七世孫毅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等為寧海令累遷至吏部尚書國子祭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徐逸見儒林

徐廣見儒林

沈林子字敬士吳興人少有大度數歲隨父穆夫在京

口王綦見而奇之後盡室移居京口劉裕分宅給焉從

裕克京城封漢壽縣伯終輔國將軍

劉牢之見名宦

劉敬宣字萬壽夔父牢之封官至左衛將軍散騎常侍

使持節督北青州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屢有戰功為其

參軍司馬道賜所害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

律無事不善

何無忌東海郊人居京口州辟從事轉太常博士同劉裕起義京口無忌服傳詔服居前馳入城斬桓修復京師侍衛安帝封安城郡開國公初桓元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曰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見憚如此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賊將盧循遣別師順流而下無忌率舟師拒之敗績眾奔散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辭色不撓遂握節死之諡曰忠肅子助官至侍中封安成公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四

為世所稱從兄子詔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辟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難墨經而出裕以為建武將軍裕之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華叟見憑之驚曰君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空濠藏以避之及桓元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世居京口初辟瑯琊府主簿劉

裕克京城從何無忌求主簿無忌進穆之即名見謂曰  
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喻  
者即於座中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倉卒立定遷尚  
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時晉綱寬弛威  
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凌縱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  
不盈旬日而風俗頓改以平桓元功封西華縣五等子  
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苟令君之舉善然  
不舉不善尋加建威將軍諸葛長民伏誅進前將軍裕  
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  
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裕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穆之  
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義熙十三年  
卒裕在長安聞問驚慟以根本虛馳還既受禪每歎憶  
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孫瑀字茂琳頗有時望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居京口少有大志剛猛沉斷碎  
從事從劉裕誅桓元有匡復功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  
初興墨經從事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詔  
不許封南平郡開國公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荆  
州刺史都督諸軍事貳於裕爲裕所殺兄邁字伯羣有

才幹爲竟陵太守封東安侯爲桓元所害模以毅敗奔  
襄陽魯宗之斬以送裕從弟藩充州刺史毅刺荆州請  
藩爲副貳入朝裕亦收藩賜死

劉簡之彭城人世居京口有志幹初爲劉裕所知辟通  
直常侍少府太尉諮議參軍赴義封晉安縣五等侯弟  
謙之見儒林虔之江夏相子道產見宋名臣

孟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移家京口昶矜嚴有志局少  
爲王恭所知預義旗之勳遷丹陽尹尚書僕射子靈休  
官秘書監封臨汝公

孟懷玉平昌安邱人也世居京口劉裕東伐孫恩以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六

建武司馬預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  
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  
縣男位江州刺史

孟龍符懷玉弟驍果有膽氣早爲劉裕所知以軍功封  
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  
州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

男

臧燾見儒林

宋

劉粹字道中沛郡蕭人也家世京口初辟州從事武帝

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  
參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為  
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晦與粹善以粹子  
曠之為參軍帝甚疑之王宏曰粹無私不必憂也及受  
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  
何承天見儒林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  
以和謹稱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  
建武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  
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七

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  
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長安平以為  
琅瑯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  
護軍將軍文帝即位進封武威郡公司空鎮尋陽以  
威名太盛被誅道濟見收引飲一斛脫憤投地曰乃壞  
汝萬里長城子植給事黃門侍郎案司徒從事中郎隰  
太子舍人承伯秘書郎孫儒奉朝請  
向靖字奉仁河內山陽人居京口從劉裕平京城封山  
陽縣五等侯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高祖受命  
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立身儉約

不營屋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植柳邵柳  
始興太守南昌相邵歷宣城義興太守

劉秀之字道寶穆之從子少孤貧與羣兒戲前渚遇大  
蛇羣兒驚呼秀之獨不動何承天雅器重之妻以女景  
平中除駙馬都尉元嘉中令建康有政聲令襄陽修復  
廢堰培良田數千頃既都督漢川時飢饉秀之躬自儉  
約先是漢川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遷益  
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梁益豐富  
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蓄聚秀之蕭然也南進王義宣據  
荊州為逆遣徵兵於秀之斬其使以功封康樂侯徙丹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八

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宴聽事柱有一  
穿穆之謂子弟汝等以栗擲柱入穿者後當得此郡獨  
秀之人焉其言遂驗後加都督卒贈司空諡忠成  
劉琨之裕族弟營浦侯遵考子碎竟陵王誕司空主簿  
誕作亂以琨之為中兵參軍不就死之追贈黃門郎  
徐豁之子也有父風以孝聞元嘉初為尚書左丞山  
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  
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  
劉康祖彭城莒人也世居京口康祖膂力絕人每犯法  
輒越屋踰墻郡縣莫能禽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

云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父虔之封拜員外郎後爲參軍被委任折節自修元嘉中魏太武圍汝南文帝遣康祖總制爲前驅攻破魏軍其年秋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僅八千人死於戰謚曰壯

劉道產簡之子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彝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卒官謚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喪還諸蠻皆縗經號哭追送至沔口長子延孫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九

劉延孫道產子辟徐州主簿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南徐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不得居之延孫與宋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不應有此授以帝畏忌竟陵王誕不欲使居京口故遷之廣陵而以南徐州授延孫與之合族及誕方命遣使邀延孫延孫斬其首送京邑復遣兵渡江受沈慶之節度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謚文穆

蕭道度南蘭陵人其先爲東海蘭陵人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四世而有道成又一世而有衍禪代爲帝事在國史不載道度道成長兄也與道成俱

受學雷次宗父承之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承之征伐仕至安定太守

蕭思話南蘭陵人襲父源之爵封陽縣侯歷官左衛將軍南徐州大中正尚書僕射丹陽尹徐江等州刺史卒謚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持凡歷州十二仗節監都督九焉愛才好士人多歸之子惠開襲封陽縣侯耿介峻異爲御史中丞百僚畏憚之惠明亦有時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吳興太守惠基別有傳

齊

蕭惠基思話子善隸書及奕碁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十

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闈非公事不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輒賞悅不能已初思話先於曲阿



起宅有開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  
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子洽見名宦

蕭赤斧南蘭陵人竟陵王反廣陵赤斧隸沈慶之攻戰  
有功封永安亭侯出補晉陵丹陽錢唐諸令遷正員郎

治政爲百姓所安蕭道成輔政用爲輔國將軍遷黃門  
郎淮陵太守冠軍將軍寧蠻校尉持節督雍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  
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卒

年五十六家無儲積子頴胄有父風起家秘書郎歷侍  
中中書令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好文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弟頴達好勇使氣官至左衛將軍世祖登烽火樓詔群  
臣賦詩胄詩合旨世祖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

蕭景先南蘭陵人少遭父喪有至性世祖徵爲侍中尋  
兼領軍將軍進爵侯遷丹陽尹荒人恒天生引蠻寇入

掠詔討之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  
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而卒景先器懷開亮幹

局通敏義兼勲戚誠著葬險帝發悼歎  
蕭景字子昭南蘭陵人八歲隨父在東陽父遇害居喪

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建武中辟晉安王國左常  
侍遷永寧令政爲百城最太守范述會居郡號廉平雅

服景爲政乃勝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以疾去官永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高祖踐祚

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在州清恪有威下不敢欺會  
年荒計口賑恤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使持節都督郢

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  
魏卽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謚曰忠弟昂字子

明初景再爲南兖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  
昂弟昱字子真治晉陵亦有惠政

臧嚴字彥威薰元孫幼有孝性居父憂以哀毀聞孤貧  
勤學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十二

辟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歷官義陽武寧郡守郡介  
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

入境群蠻悅服有文集十卷  
劉璉字子璩懷六世孫居京口拜中兵記室參軍大司

馬軍事璉方軌正直嘗爲武陵王暕參軍暕自割鵝炙  
璉曰此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不敢安席因

起請退與友人同舟友留目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  
復同坐兄璉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

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耳其立操如此  
梁

蕭琤見儒林

徐勉見儒林

蕭介字茂鏡思話孫惠禧子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辟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關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十三

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于家子允引俱別見

蕭眎素見名宦

蕭洽見名宦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世居京口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性疆直後隨豫章王鎮彭城城失守革為魏人所執魏刺史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待接革稱脚疾不拜令

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樸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至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放還帝大宴舉酒勸革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除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郡境殷廣詞訟日數百革判辯無滯人安吏畏卒謚疆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有集五卷行敏弟德藻別有傳

劉勰見儒林

臧盾字宣卿壽會孫左民尚書潭之孫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太守盾辟尚書中兵郎累官至散騎常侍中領軍出為吳郡太守以疾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疾愈復為領軍將軍卒贈侍中謚忠為人敏贍有風力長于撥繁職事甚理幼從徵士諸葛璩受五經璩曰此生王佐才也子長博字孟博桂陽內史仲博蘭陵令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司農卿子操尚書三公郎

陳

蕭濟字孝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預平侯景之亂以功封松陽縣侯歷守數郡皆著聲績人陳為五兵尚

書為揚州時高祖嘗取州曹事省覽謂人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意精練繁劇乃至於此終祠部尚書加給事中

江德藻華子行敏弟也好學美風儀性至孝友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仕梁為尚書比部郎陳武帝受禪為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者北征道里記三卷遷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永宰縣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于官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蕭乾字思暢蘭陵人性恬簡善諫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生十五舉明經釋褐東中郎相東王法曹叅軍累官超授五兵尚書嘗使說熊曇朗等皆效順款附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士卒時閩中守宰並為寶應迫脇受其畧置乾獨不屈徙避之寶應平世祖甚嘉之卒謚靜子

蕭允字叔佐介子少知名風神姿遠通達有識鑒動合規矩辟邵陵王法曹叅軍累遷至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出為會稽郡丞拜光祿大夫鄱陽王

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敘意隋師濟江允遷長安卒

蕭引字叔休允之弟官至吏部侍郎中庶子當歐陽紇反都人士皆惶駭惟引恬然謂友人曰管幼安袁耀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從弟彤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子德言見儒林

唐

馬懷素字惟白丹徒人家貧苦學博通經史調露二年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瞻科補郡尉積勞遷左臺監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御史太僕崔貞慎以餞魏元忠張易之上變貞慎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部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別之人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飲昧執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權貴不能撓歷任修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篤學不廢為侍讀肩輿以進每宴見帝自送迎事以師禮詔勺校秘書請採續王儉七志郎拜秘書監領其事卒帝舉哀於外

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

桓彥範字士則丹陽人宏文館學士法嗣之孫少府丞  
思敏之子以門蔭授官狄仁傑見而器之擢監察御史  
為司刑少卿時張易之昌宗見太后寢疾引用黨援陰  
為備許州人楊元嗣告術士李宏泰言昌宗有天子相  
御史中丞宋璟鞠之請收付獄治罪彥範上疏言昌宗  
不當更與宏泰往還事發則云先以奏陳不發則俟時  
為逆此而可舍誰為可刑弗納其為左臺中丞薦陽嶠  
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  
擇人豈必待其所欲神龍元年太后疾甚張東之崔元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七

暉敬暉與彥範謀誅張易之等謂見太子密陳其策帥  
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  
仙官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故對曰  
張易之昌宗謀反奉太子命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  
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  
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  
思李氏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子即位以彥範  
為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皇后于預朝政彥範  
上表切諫帝不省納後武三思為帝畫策加特進封扶  
陽王尋罷其政武三思矯殺之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謚

曰忠烈開元中詔配享中宗廟庭

蕭穎士見儒林

施敬本丹陽人開元中為四門助教明皇將封禪詔所  
在有司講求典儀敬本歷陳古制言盥洗乃鬱人之事  
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最為得體上詔中書令張說引  
敬本熟悉其議後遷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踰年遷右  
補闕秘書郎卒

權臯字士繇畧陽人徙居潤州之丹徒天寶中舉進士  
第為臨清尉安祿山表為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  
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六

福昌尉仲暮妻臯女弟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陽  
瘖直視暮而瞑暮為哭歛之臯逸去自無知者吏以詔  
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  
於淇門奉之南奔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詞北方既渡江  
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屬高適表試大理評  
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賜士大夫臯又詭姓名以  
免帝嘉之除監察御史母喪去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  
詔令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遵欲按  
之謀於臯臯掩面泣曰令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按之  
遵悟謝過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

居舍人固辭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  
郎召不就自中原喪亂士人率渡江李華柳識韓洄王  
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嘗評臯可爲宰相華亦以爲  
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大厯元年卒殯丹徒洄等制服  
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復贈太子少保  
子德輿

權德輿字載之父臯居丹徒德輿徙居曲阿練湖因家  
焉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學稱杜佑  
裴胄等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  
關東淮浙大水德輿建言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十九

勞徠問民所疾苦蠲其租入從之裴延齡判度支德輿  
疏斥其奸不報屢遷中書舍人獨直兩省上書請循舊  
例分曹相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耳  
知禮部貢舉拜侍郎凡三歲所得士相繼爲公卿憲宗  
元和初歷兵部侍郎由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王鏐由河中入朝求兼宰相德輿奏宰相非  
可序進帝乃止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列聖皆尚  
仁厚時帝頗事苛急故對以此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  
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務察察名久之以檢  
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出爲山南西道節

度使後二年以病徵還卒於道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德輿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  
嘗一日去書爲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  
者銘記多出其手雖動止無外飾而醞藉風流自然可  
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矜儀子璩

權據字大奎曲阿人德輿子也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  
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薦爲中書舍人時  
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連章劾之斥訓傾覆  
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  
解貶閩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二十

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戴叔倫字幼公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  
鹽鐵表王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切之曰歸我  
金帛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曹王臯  
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  
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水溉田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  
餉歲廣獄無繫囚期年賜詔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齊  
映劉滋執政叔倫以屯難未靖所急者兵食其責在州  
縣官而所司銓掇狗情殊非爲官擇人之道映等重之  
遷容官經略使德威著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所至

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賜之代還卒于道

丁珍字德祥金壇人弱冠為揚行密討黃巢以勇應募戰功多為都押衙擒孫儒以功遷都知兵馬使行密性猜恐珍不自安謝病歸平生不殖貨不嗜酒不掩人善生於亂世而得明哲保身之義歷五代至宋乾德初年九十一卒

宋

刁衍字元賓其先上蔡人父彥能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使賜田京口因占藉家焉衍用彥能蔭仕為秘書郎集賢校理從李煜入宋授太常寺太祝出知桐廬縣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書諫淫刑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言五事歷知委光廬潁諸州輒有政績終兵部郎中有集二十卷子湛澁涓皆登進士第湛三司度支判官混屯田員外涓太常博士諸孫彞總綬維紡繹約曾孫珏璠珉琦並仕于朝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文仕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蓄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漢器重之從李煜歸宋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等書召對便殿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充秘閣校理為太宗所賞嘗獻事類賦百篇累遷起居

舍人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國家之急務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畫本路圖上之從之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有與淑同宗而死者惟二稚女在淑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多其義淑純靜好古善筆札工篆隸有集十卷又撰說文五義三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秘閣閒談五卷子安節讓彞遵路皆進士及第

吳遵路字安道淑子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秘閣校理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章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饑民賴以濟權開封府推官累遷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事嘗於真秦楚州高郵軍署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常平倉儲畜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元昊反建議復民兵受詔料揀河東鄉民可為兵者諸路視以為法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轉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遵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

蔬食終制性坦雅寡言笑善筆札其為政簡易不為聲  
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  
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賜其家子瑛見高隱

刁湛見孝義

刁約字景純衍諸孫天聖八年進士寶元中為館閣校  
理後直史館嘗使契丹改判度支院治平中出知揚州  
浩然有山林之志乃挂冠而歸作藏春塢日遊其間以  
壽終一時名卿如蘇軾輩皆與之善敬事之呼為十八  
丈蓋高流也

邵必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召充直講選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五

為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  
就進集賢校禮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  
禮壇下必言周官太宗伯凡王之禱祠肆儀為位鄭康  
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  
敬乃徙於尚書省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久之知  
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  
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郡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  
聚會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  
起居注知制誥雒州種木道上契丹軌伐去又數漁界  
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之契丹屈服還編仁宗

御集成選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  
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邵允字與宗丹陽人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見  
者偉之范仲淹薦舉茂才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  
政殿獨允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元昊叛允言  
用兵在於擇將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授穎州團練  
推官人為國子監直講館閣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  
樂一月允屢疏罷之進集賢校禮仁宗繼嗣未立允言  
此係社稷安危因集兩漢以來帝系承襲者與亾論十  
卷上之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五

起居注言治國先齊家穎王且授室願採用古婚禮公  
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以知制誥兼知諫  
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進樞密  
直學士知開封府夏王諒祚死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  
允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乃止踰年以資政殿學士知越  
州歷鄭鄆毫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卽其鄉賜  
以居宅謚安簡

陳汝真字公武泉州晉江人徙居丹徒登寶元元年進  
士知海州時歲飢不俟報發廩賑為監司所奏真請以  
身坐毋及僚屬朝廷嘉之置不問毋憂去官歎曰仕本

為養養不及矣何以仕為遂終身不仕子龍輔別有傳  
張備字大方金壇人登進士終屯田郎中號廉能吏子  
君奭字鳴道從胡瑗學屢薦不第以特科調淮陽尉石  
球令朝奉郎致仕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年十二辭親從師於江西五年始  
歸時學者方尚雕琢獨為古文數十篇登進士第調嘉  
興主簿上虞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修呂公著  
趙槩所知治平中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  
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  
合卽謝不往在三館不少貶以干進累上書陳時政因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及大臣皆時人難言者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  
編修起居注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  
常寺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  
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陪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  
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  
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  
部尚書轉戶部復為兵部元祐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  
丞三年遷左丞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  
確貶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政殿學  
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塚

出賜錢給鄰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酌醉名為吏  
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  
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  
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  
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  
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  
者其王存乎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父紳葬潤州因徙居之第進  
士知江寧承李氏後賦稅圖籍皆無藝高下出吏手頌  
因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得其詳及定戶籍民駭懼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不敢隱遂刻剔夙弊謫南京畱守推官畱守歐陽修委  
以政一經閱覽則不復省杜衍家居見頌淡器之自瘞  
生平所設施出處悉語頌故頌後歷政類衍云同知太  
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  
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以有土者乃為  
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田則無爵是有廟止於其躬子  
孫無爵祭乃廢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  
差等錫以土田然後立廟制可遷集賢院校理頌在館  
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妻子衣食  
常不給而處之晏如仁宗建山陵有司以難致物屬諸



郡頌以遺詔務從儉約爭之英宗時名提點開封府遷  
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驛舍火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  
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還入奏稱善命爲淮南轉運使  
召起居注權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  
州張仲宜坐枉法法官例杖脊黥頌奏請免神宗令  
免杖而黥之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宜五品官貨死  
而黥使伍徒隸雖其人無可矜所重汗辱衣冠耳遂免  
杖黥流海外因爲定法大臣薦秀州官李定詔擢太子  
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頌與宋敏求李大防後先皆封  
還執奏不已遂並落知制誥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吳  
越饑選知杭州民有哀訴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囚繫  
無以償頌釋使營生期以歲月足償果如期不敢負轉  
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與論歷家節侯還奏神宗嘉之修  
契丹通好書成帝甚喜賜名魯衛信錄除吏部侍郎遷  
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  
七年拜右僕射兼侍中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  
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淡戒疆場之臣徵功生  
事告老以中太乙官居京口徽宗立進太子太休爵累  
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卒贈司空魏國公頌器局宏遠

不與人校長短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  
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  
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有子十人嘉京攜最知名  
嘉字景謨游上庠知富陽縣蘇軾稱其吏事古循吏無  
過以黨籍終宗正丞京攜見名宦孫師德字仁仲以父  
任入官歷許幕會孫忠規見名宦焰見高隱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登皇祐元年進士授項城合通州  
通判所至有聲時以辭章相尚闢獨究心六經義有未  
安必求其是而論說多所開發與蘇洵同修禮書有太  
常因革禮一百卷歐陽修甚稱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顧方丹陽人登皇祐進士爲明州象山令始至召父老  
詢民間利病勉善戒惡建學以教其子弟親爲講說踰  
年民大化服方病邑人禱於神者千人弗痊斃股以進  
者十三人竟不起百里內號泣思慕爲之立祠

陳廓字彥明金壇人亢之子年十七登熙寧九年進士  
歷句容簿長社令後爲廣東轉運判官同列多以獻羨  
財進用廓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民可剝民以爲己利  
乎奏罷除所興錢監移廣東提刑復除廣西未行卒有  
詩文三十卷鄒浩稱其與弟彥通文高學博趨操堅正  
盛年顯用天下之士咸稱焉

蔡肇見儒林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登元豐八年進士授武進簿移已  
陵令政聲流聞歷監察御史宗正少卿改太常官時詔  
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猷  
言今既奉安奏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差通判南安軍  
逾年復職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召還既對  
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  
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此  
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倡和畧無所可否非論  
道獻替之體內侍省不隸臺察素元豐官制楊戩不當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元

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宐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  
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  
奸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下  
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  
未召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表起居太  
上皇帝於淮陰且奏黜童貫宜詔趣起貶所奉太上還  
京徙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丁權金壇人祔六世孫登元祐三年進士為福州司理  
叅軍有大獄累歲不能決權明其冤調宣州維州都漕

改秩兗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乞外除淮東提舉學事  
知汀州卒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其祖避地江南因家於潤母  
劉夢天大雷電光燭身翌日澤生登元祐六年進士第  
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衢  
州龍游令晉州趙城令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  
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靖康元  
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議者謂  
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  
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即日單騎就道磁經敵騎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辛

躡民逃徙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為固守  
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  
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帝嘉之除河北  
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謂勸王勿行王  
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時康王  
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  
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賈蠟封欽  
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是欲欺我師爾君  
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

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二年正月澤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  
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屢敗金兵又移書北道總督王承  
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  
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  
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王卽位於南京澤入見涕  
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  
流涕帝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  
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諫阻言當躬冒矢石爲  
諸將先捐軀以報國恩帝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贊  
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在金將粘罕唱據西  
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闕中立郭俊民領兵趨  
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  
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  
而俊民與金使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罪斬之謂使  
者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  
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金人復入滑澤遣張撝往  
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  
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知滑  
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王策於河上策本故  
遼臣也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言金人既辱吾主又滅  
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問金之虛實盡得其詳  
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  
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  
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  
京城自去年秋至於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  
下之民何所依戴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  
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雙

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能殲敵我死無恨衆皆涕泣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年七十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歸葬京口教授方符衷其文集藏於學宮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累官兵部郎中孫嗣尹朝散大夫會孫如圭提轄端平監有中明州通判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甲科宣和中爲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監察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坐貶知桂陽軍改海州建炎間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餽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力爭不可以龍圖閣侍制知溫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命擬稿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名爲禮部尚書遷吏部總修七司敕令紹興中以論奏切直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又與兄子典祖同上封事侵在位者俱罷卒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奉其母居鎮江趙萬

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毋出避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無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靜智先生集及詩註二十卷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叅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帝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所檢討官兼宗正稍遷禮部員外郎請知欽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監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宋自建隆已來典禮歐陽修嘗哀集爲書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論德採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歷知汝州湖州鄧州俱有政績忤朱勳劾歸建炎中復知湖州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十四年卒謚文康子立方孫邨

張慙字誠伯河間樂壽人家於金壇紹聖末登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大元帥募兵勤王慙飛輓運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聞旬得民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

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懿初聞二帝北行三  
上戩勸進又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  
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  
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莫不思  
報國仇請依唐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  
伍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詔集爲  
書行之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懿善理財論錢穀利害  
翁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  
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高宗每念之巡幸次鎮江  
語守臣錢伯言曰張懿在朕無此行也又諭宰相呂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浩等曰張懿古之遺直陳東死忠可念二人皆葬鄆境  
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子瑜及孫仕皆  
不達  
翟汝文字公異父思自開封徙丹陽歷官御史起居郎  
歷知越州應天府汝文登元符元年進士第以親老十  
年不仕居喪廬墓服闋大臣薦爲議禮局編修官除秘  
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諫沮責監宿州稅久之召  
除著作郎屢遷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  
游出知襄州移知濟州陳川召入修哲宗國史遷給事  
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

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內侍梁師成強  
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諫宰相黜之  
出守宣州名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欽宗卽位  
名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  
紹興元年名爲翰林學士同提舉修政局尋叅知政事  
與秦檜不合罷去初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  
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以故  
不合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所著有東漢  
通史五十卷圖學五卷廣聞二卷人物志五卷文集三  
十卷行於世卒諡忠惠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三  
張綱字彥智金壇人以父子方蔭政和中爲丹陽令官  
至寶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  
路兵馬鈐轄節制管軍馬金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建炎三年守揚州時金帥撻懶遣太乙孛董提兵南寇  
援兀朮軍進圍揚州朝廷恐綱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  
綱堅守不動後城潰及妻子皆死之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入太學徽宗政和四年釋褐貢士  
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  
小人溷淆風俗侈靡宜以祖宗躬行之教爲法稱旨與  
蔡京不合出主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

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言不可不報及金渝盟命綱分守四登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秩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耶卒不自言出為兩浙提刑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曹官以小過違忤釘手於門詔綱乘傳窮究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叱進階下按問罪立具名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遷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者為令除給事中宗室令應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命遂寢進徽猷閣待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七

制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名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權吏部尚書紹興二十六年八月除叅知政事高宗懲檜苛政頻諭輔臣寬恤民力綱乃摘利民八十字標以大指乞鑿板宣布中外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詔存問賜羊酒年八十四卒謚文簡綱內行尤篤事親孝祖母在乞以妻恩回授得郊恩皆官其叔父及羣從侄母喪貸貧民數千斛焚其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膏自

云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人以爲不負其言所著華陽集四十五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洲唱和集八卷許賜字升卿丹徒人由政和四年釋褐貢士歷福州閩海尉知紹興蕭山縣入爲大理寺正兼工部郎中權大理少卿秦檜下岳飛於大理欲文致以反賜不可出知南劍州卒于蒼舒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朱勗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初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金人迫京師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思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

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  
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  
乎邦彥等執議割地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  
邦彥等能使金人不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  
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復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  
付紳師道以問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偏問諸國人  
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  
旨慰諭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  
人出衆鬱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  
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  
用楊時爲祭酒令東還學衆然後定吳敏欲彌謗議奏  
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力辭以歸旣歸復預鄉薦高  
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  
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  
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  
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  
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  
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遠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

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名東議事東  
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  
曰我死而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  
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  
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  
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  
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二越三年高宗感  
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遺腹子嗣宗幼官有服親一人  
澈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  
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卑

賜田十頃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  
登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駐揚州庶事草創選  
人引見自興祖始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  
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宜以藝祖爲法遷駕部  
郎官應詔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忌出知廣德  
軍爲陂塘六百餘所新學舍定從祀曾子而下七十有  
一人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知真州請復民租  
者再流民復業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州民賴之徒知饒  
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檜檜與祖嘗作

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檢以爲議已貶韶州卒後詔復其官贈直敷文閣所著有春秋本旨周易通義各二十卷古易考義論語說各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贊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註楚辭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杜詩辨證年譜各一卷關里彙一卷黃庭內外經注一卷

洪造字彥襲典祖兄弟同登第授歙州黟縣尉方臘陷郡縣造據狹原嶺拒戰使家人間道奉親以歸而身當其衝時祁門尉王季淵拒安坑嶺敗走造獨引所部與賊相持會假守不察以安坑失守爲造罪遂繫之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聖

入城首取造擊殺之曰爾復能拒戰否聞者泣下賊平弟連訴於朝璽書褒之特贈通直郎與一子將仕郎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由郡學貢京師試上舍第一登第歷分寧簿晉陵丞當塗令臧和買布絹之十六聽訟歛決姓名狀貌一見輒不忌戚以爲神明御史劉大中上其政詔增秩歷知廣德軍饒州江州常州陞本路轉運副使鎮江諸邑秋稅布豆折估歲增命定其直自潤至杭往來苦征稅鵬舉奏非州縣而征商者皆罷紹興十九年陞淮東漕使秦檜死朝廷懲言路壅塞之弊召鵬舉於外爲殿中侍御史白上黜檜姻黨劾左朝散大

夫王暉爲檜親知勒建昌軍居任直徽猷閣呂愿中食虎附檜謫封州安置極論董德元附檜爲非罷其資政學士釋趙鼎子汾及王之奇李孟堅等累官御史中丞恭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封丹陽郡開國侯紹興庚辰知貢舉一洗徇私之弊時號得人卒年七十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敏肅孫邦彥宋彥

褚籍字彥文金壇人廷堅子歷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秩知青陽縣先是賦稅特重幾兩倍隣邑籍奏免四之一後或申其說遂再蠲之邑人浚德焉湯東野丹陽人初試工部知建康府時戍兵剽掠人莫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聖

能禦東野峻法繩之民恃以安靖康中遷知平江建興三年三月扈從都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太子請隆祐太后臨朝收元明受赦書至平江東野與督府張浚知其有變合謀秘不發密約呂頤浩告劉光世韓世忠統諸道兵勤王四月帝復位苗傅伏誅論弭亂功起拜工部侍郎歷任浙西制置使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發運使淮東安撫使陞工部尚書何公務字子忠朱紹典中累官至康州防禦使精醫學高宗疾徵入侍藥疾愈授德壽宮太醫院使時秦檜執政遂謝官隱居京口卒賜葬鳳皇山胡銓誌其墓子朝



在襲官太醫院使

湯東輔以兄東野奏補將仕郎從呂頤浩勸王改秩平江府管內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從張浚收州賊賊

方進秩平江府僉判通判真州分差行在糧料院

王烜字晦叔其先衡州人會祖介徙居丹徒烜以父植

任歷監務監倉改宣議郎知盱眙軍天長縣議論英發

襟度超器人以此孔北海稱正平之流

王彥融字炎炳樞密副使韶之元孫後為金壇人父宋

以林靈素譜死靖康初彥融時年十九徒步走京師上

書訟寬召對命官紹興初授廬州錄事參軍以平湖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聖

群盜改官又以平武岡盜進秩知平江長洲縣歷官通

判無為軍知郴州楚州遷淮南轉運判官屬疾山間起

知雅州卒子萬全字必勝一字通一以父蔭授高郵尉

終知辰州居官有廉聲子遇登紹興進士第通字文伯

蔭調衢州江山王簿累官至常州守所至以公廉稱逮

字浩翁以父恩授建康府椿積庫累遷大理丞右曹郎

官出知寧國府家有產業盡分族人至飯不足當路諸

公為捐俸架屋萬全弟萬樞字贊元以父任為崑山尉

歷崇德丞改秩知來安縣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終知

吉州所至以治行著典國人畫像事之弟萬寶拙于生

計諸皆仰給厥其女如已女撫孤甥咸有成立子逢遜

選遂逢遂舉進士遜字志叔以父任調宣城尉終和州

通判選字無擇知嘉定遂別有傳

吳交如字亨會金壇人紹興中登進士為烏程尉再中

法科人為大理評事累遷大理卿明年獄空置書嘉獎

性樂易重義疎財人稱長者

袁孚字仲誠金壇人省試第二登進士為詞賦首選累

官監察御史右正言坐論德壽宮私酤事出知温州遷

江東提刑

張大允字德誠丹徒人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海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聖

簿知建平縣揚州簽判兼宗丞好學篤行恬於勢利鄉

人以善人君子稱之

張處厚字進道丹陽人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知建康

寧國賴廬諸州奏疏甚多精確中事機奉祠家居號樂

閒居士藏書至數萬卷

辛次膺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力學

善詩文登進士孝宗朝累官御史中丞叅知政事立朝

蹇諤為政貴清淨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

史正志字志道江都人居丹陽登進士歷歙縣尉累遷

至吏刑兵部侍郎知建康靖江寧國贛州廬州朝議大

夫文安縣男居官奏疏甚多議論精確切中事機家居藏書數萬卷

湯邦彥字德美鵬舉孫中博學宏詞科自負功名議論英發累官樞密院編修左司諫兼侍講淳熙二年建言落觀文殿大學士蔣芾王炎節度使張悅職請分揚廬荆南襄陽金州興元興州爲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治兵以恢復中原書朝上夕報可孝宗嘗賜手書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終始不移慨然請使金以變受書禮爲已任金不從坐貶南歸所著有頤堂文集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聖

趙善擇字守道宋宗室寓居金壇乾道二年登進士第任平江司戶湖州錄事參軍三歲晝夜寢處獄庭未嘗歸私室非休沐不出謁竟以是得疾卒善擇自少莊重靜慈執親喪足不出一室妻疾立戶外使人問狀而已子崇志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陽人登淳熙八年進士第歷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疎直不宥唯阿取容早挂冠歸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登光宗紹熙元年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爲盛宰令保伍互糾察往往收業爲農歲早

賑荒多所全活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

篋藏至簿趙師秀唱酬詩而已調真州司法時朝旨下州責現任人狀供不讀周惇頤程顥程頤等書方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亦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教我也爲請之州斬首以徇毀其廟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濫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司倉幹官告歸嘉定四年召命且再下不起理宗初卽位以爲籍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並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聖

年陞直寶謨閣奉祀如故未幾遷太常寺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望闕遙拜祇受太常恩命勉就道至吳門拜疏竟歸時相收召譽望一時畧盡所不能致者宰及崔與之耳帝問侍御中王遂且俾宣諭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與宰一來也召奏事卒不起自號漫塘病叟年七十四卒葬之日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朝廷嘉其節謚曰文清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飼餓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蕭粟衣廣藥餌棺衾之須靡調

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  
塚皆汲汲經理如已事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  
損賞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  
藉稱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凡  
可以白於有司利鄉人者無不為也家居三十年平生  
無他嗜好惟嗜讀書蒙齋袁甫表其墓謂其德慮周密  
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  
衝千里去今餘四百年雖市童野叟皆知姓號焉所著  
有漫塘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行於世

錢弼字舜俞金壇人少儻欲以功名自見刻意舉子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七

業既壯熟兵家韜鈴書視歲運吉凶占王客勝負紹興  
辛巳逆亮犯淮士民震恐弼昌言曰是德光稔惡之日  
壬午其有帝祀之禍乎明年亮果遇害淳熙甲午金欲  
淪平以汎使先道路詔詢時使相曹勛頗參國論私從  
弼問卜弼言歲運不相尅制敵必不能加我且今年凶  
運在冀州之分明年福德至吳楚與謝元破符堅之歲  
同敵或與師我受其福既而金使來果無他弼先以鄉  
舉試禮部又兩以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薦皆報罷慶  
元巳未以累舉恩授迪功郎鄂州蒲圻縣西尉未上卒  
弼輕財重義勇于為人疎于謀已聞人過面折無所避

學者嚴事之南遊至海北盡兩淮遇古今勝蹟山川形  
勝及昔人戰爭之地輒徘徊不能去子純亦四舉於鄉  
卒

趙時侃字和仲秦魏王九世孫金壇人性警敏書過目  
輒成誦湯邦彥評其文異日必當金聲玉振始以單恩  
尉武進繼以慶元二年登第宰句容即抗疏乞通下情  
及論備邊實政在擇將材重帥聞皆嘉納通判常州臨  
安府守滁州帥婺州所至有聲終工部侍郎右文殿修  
撰事親孝執喪至毀事君忠退不忘君博聞強記明習  
故典所著有容齋筆錄粹益錄拙逸手編共一百三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哭

王遂字穎叔真西山易之曰去非金壇人彥融孫萬樞  
子遂之季弟也登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司差幹辦諸司  
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  
安集之以遂知邵武軍兼招捕司叅議官道遇避地之  
人即遺金為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瘡痍剪平凶孽  
民恃以安改知安豐軍遷國子太常主簿拜監察御史  
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正風俗息奔競劾史嵩之以  
小黠為大智近功為遠略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  
猶且惑焉人對言帝智仁勇而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

拜殿中侍御史疏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三凶之罪乞正

其刑又請于並准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

在朝廷者五定規模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

邊關者六恤歸附精間謀節財用練土兵擇將才討軍

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修國

史實錄院修撰權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送寧府

廷煥章閣待制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華文閣

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

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以龍圖

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諡正肅遂嘗與同里劉宰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兇

從黃直卿遊其學蓋有所自其官臺諫直聲凜凜時號

小元祐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

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

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

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

所載蓋格言也遂刻自砥礪所著有諸經講義奏議實

齋文集

丁宗魏字景舒金壇人登嘉定四年進士第授蘭谿尉

揚子縣令金人進攻儀真人情洶洶欲渡江以避宗魏

獨不肯曰守禦之臣職死封疆敵至而遁孰為之守卒

不聽累官至朝奉大夫知廣德軍

陳景周字仲思應祥子秀國公升之之族其先自建安

徙丹徒登嘉定十三年進士景周人物秀整意氣軒朗

繩已嚴而待人恕再舉於鄉廷對擢乙科授迪功郎深

陽尉溧陽邑大事繁風俗剽悍多重碎滯囚景周謂察

獄在初而初情惟尉能得之務察極微隱職所當親雖

狼狽不憚也故獄成不可變而邑無冤民

田文虎字炳叔寶慶二年進士自儀真徙京口仕至樞

密院檢詳出知常州居官極廉介自奉苦淡妻子惟衣

布死之日家無餘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辛

范炎字黃中其先祖邦彥邢州唐山人徙居潤以祖恩

授新澄主簿德安司理改通直郎知晉陵縣治績上最

真德秀帥湖南辟主管機宜文字年四十乞歸養母父

如山字南伯張杖帥湖南辟江陵公安令再調辰州瀘

溪子寬字仲容以蔭歷嘉興司戶壽春司理收秩知餘

杭縣

王巳字君文關中人居京口淳祐中登第由淮東制置

機宜除京官時姦相丁大全忌之乃棄官杜門不出者

十年復為樞密院編修以招撫討平衢州洞首就領州

事遷兵部員外郎准西總領言足兵裕民數事皆當時

急務遷右司郎中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廷芝鎮淮南聞其名碎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權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之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空申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空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空中議不合空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謂空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空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

笏立如治朝武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服拭淚示盡泚左右無不悲慟者王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空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秀夫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五

四 高桂字德芳其先祥符人祖父時徙居丹徒桂登嘉熙二年進士除廬江主簿辟兩淮制置司叅謀官遷高郵知府後扈從之海上進樞密使與陸秀夫同死於海茅湘字清叔丹徒人進士舜子也少慷慨有大志與陸秀夫善時以需才亟秀夫薦之朝從海上張世傑立益王驟擢湘兵部侍郎端宗崩與秀夫等共立衛王是為帝昺由瀾州遷新會之厓山祥興二年春張宏範襲厓山世傑軍潰厓山破湘遂從秀夫負帝蹈海死先是元年六月有大星南流隕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至是帝蹈

海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秀夫在海上日記二帝及侍從諸臣事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若後死幸傳之厓山破光薦懷書返廬陵已而卒書迺遂不見於世故海上事莫能詳元祠祀秀夫厓山獨以相配至史立忠義傳秀夫傳未僅繫劉鼎孫一人而湘竟失錄萬姓統譜著其略世因知湘與樞密使高桂從秀夫蹈海事

元

羅璧字仲玉丹徒人父大義為宋將璧年十三從朱禎孫入蜀禎孫移荆湖璧從之至江陵右丞阿里海牙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垂

軍下江陵授璧宣武將軍管軍千戶隸丞相阿朮麾下招收淮軍討欽寇有功領本州安撫事至元五年從元帥張宏範定廣南賜金符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海盜屏絕徙鎮上海督造海舟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為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湯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路河決水

溢幾及倉壁樹柵率所部奮土築堤捍之陞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請兩淮荒間之田給貧民耕墾三年而後量收其入從之歲得粟數十萬斛陞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大德元年除饒州路總管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山海獠蠻不沾王化負固反側乃誘致諸洞蠻酋長假以官位曉以禍福由是咸率眾以歸除都水監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年六十六諡桓敏子坤載以父任授廣東鹽課提舉知餘姚蘭溪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垂

青陽夢炎丹徒人世治春秋學夢炎宋末選補太學生登進士第授官時李壇以淮北地歸宋封齊郡王夢炎奉使至壇兵已敗冒鋒鏑致命而還累遷淮東湖北提刑知澧峽州常德府權荆湖制置司事咸淳中忤時相意去官不復仕其守常德時出家財使貧民以物來貨不取其息在澧州買田十頃歲收所入半價賑糶以惠民下號義濟莊歲凶不取其值仍以所積貸給之元主聞其名召見賜第晨夕獻替官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子翼字君輔工古文不仕與俞希魯謝震顛觀號稱京口四傑

辛仲實字仲和彭德人居丹徒至元中辟以行省掾從  
平江南有功累遷至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使佩虎  
符歷太平路嘉興路總管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  
林桂發字德馨其先錢塘人徙京口為太學生與葉李  
等八十三人伏闕上書言賈似道誤國害民之罪咸淳  
甲戌附正奏進士出身宋亡應召授鎮江路儒學教授  
終淮東道儒學副提舉

俞庸字時中德鄰子初為明道書院山長大德中以地  
震陳格天心名和氣九策萬餘言答刺罕丞相嘉之試  
補戶部令史遷尚服院掾史除從事郎吏部考功主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臺

再遷尚服院都事性倜儻善議論達時務有復辨事若  
干卷藏於家

喜同守鄧州與賊戰死之子山砥行力學工詩任集賢  
學士

何水字思潔丹徒人至順庚午進士河南洛陽知縣以  
廉惠著精醫學時災疫盛行水施藥活數萬人至元間  
伯顏罷科舉元政亂天變屢見水知天下將多故遂致  
仕歸累徵不出

王昌字榮之益都人初為鎮江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因  
注籍居焉辟通政掾史授通州倉監支納歷池州建德

杭州餘杭縣尹經理田土前官增賦十之二昌到任力  
辨於行省仍復其故民立石頌德遷徽州路推官再遷  
承直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卒於官

堵簡字無傲金壇人閩之孫學詩於虞學士集補陝西  
省宣使舉監修國史掾史調承事郎江浙行省檢校官  
張士誠陷松江平章慶童擊之署簡為檢校官部從以  
行為賊所執簡不屈遂遇害有葉萬戶為輿尸歸葬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五

臺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六

名臣下

明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京口明師將下鎮江太祖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人城當為吾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至鎮江求得之還報太祖喜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時太祖駐富民王綵幣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既而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一

大小皆與謀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從龍嘗薦元明道書院山長陳遇學識不羣太祖因以書聘之既見與語大悅諸計畫多秘密不傳

滕毅字仲宏丹徒人吳元年與臨川楊訓文同徵從事徐相國幕下授起居注命輯古無道之君如桀紂秦隋事以進曰往昔人君善惡皆朕龜鑑也洪武元年初設六部首擢吏部尚書召見面諭盡職九月叅政江西有詩稿行世

鄭亨金壇人從高帝起義兵取和州敗陳友諒於鄱陽湖征張士誠於蘇州授陸安衛千戶陞大興左衛指揮

從取居庸關克漢州真定永平大寧濟南東阿東平靈璧等處多有功洪武三十五年封武安侯永樂初克總兵官守大司法令嚴明士卒樂為之用寇不敢入犯子孫世襲

東清丹徒人洪武初由人材知萬載縣性廉介儉以自奉民逋租自鬻衣以償事載江西通志

史遷字良臣金壇人篤學慎行元末隱居教授洪武初累徵起知蒲城遷忻州守改嚴州所至以治稱工於詩文有青金集行世

李遜字伯謙丹徒人洪武中舉孝廉知四川重慶府為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二 政剛明吏民畏憚之

王豫字用悅丹徒人以貢入太學任大名府推官擢御史風裁疑峻得激揚體遷浙江巡海副使便宜行事斬失律者數人聲譽赫然進雲南左布政使德威並著卒於官

郭任丹徒人用薦入官廉慎有吏才仕至戶部侍郎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成廣西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張德字仲敬丹徒人父善甫以詩名德少負忠義建文



元年以薦詔試禮部授右軍都督府斷事上治安五策  
曰守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冬使寧夏歸  
獻三邊地圖是時諸王盛強朝廷以爲憂大臣建削弱  
之議德抗疏言古者封建所以藩王室也卽地踰古制  
空制之以禮不可以細人告變輒動搖宗室疏入不報  
德見兵部齊尚書泰曰燕王推畧頗類太祖其地遼金  
元常用之今以一軍屯永平一軍屯保定徵燕之護衛  
戍守遼陽順命則已不則移師蹙之一北平焉能抗天  
下若待其先發河北震動諸藩應之南北自此裂矣泰  
深然之亾何燕師起德復上書言漢吳王濞之禍成於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鼂錯後用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以爭之七國雖平  
漢益重困唐昭宗誅李茂貞杜讓能以天子近臣仇人  
刺刃而莫禁今治兵無鼂錯之才料事無讓能之智徒  
使國家踵漢唐之禍而諸侯有吳岐之謀此微臣所日  
夜腐心而泣血也盛庸師出改德戶科源士使犒師至  
東昌勉將士以忠義士皆感泣効死居數日與北兵遇  
奮勇擊殺會大風揚沙日中青光如翳師亂北兵乘之  
德馬蹶被執識之者曰此張斷事也見王王曰是言遵  
祖訓安宗藩者耶趣釋之德曠目攘臂言曰天子應安  
宗藩宗藩反欲危天子縱令事成異日何以見高皇帝

於宗廟王怒劍斷其臂左右亦交下德至死不仆軍中  
成異之爲排牆覆其尸而去時年四十一無子侄孟岳  
具衣冠墓之建文帝詔議贈諡未行文皇卽位誅逆黨  
德以陣死不入籍族得全家人避禍隱其事不傳越二  
百七十年其族孫九徵悉其死事狀嘗屬南昌王猷定  
爲傳

賀純字仲賢丹陽人驍雄有將畧太祖起淮甸丹陽尹  
白謙舉克萬戶府百戶積功授承信校尉世襲管軍百  
戶靖難兵入時純已老聞變起被甲策馬往金川門厲  
聲迎詬被害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四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以明經貢太學太祖見而奇之擢  
刑部郎中知杭州府靖難兵起自免歸都指揮賀驢兒  
執謙赴闕謂其既知天命有歸托疾不朝請誅之成祖  
釋不問尋擢大理少卿永樂己丑車駕幸北京侍仁宗  
監國以謙有大臣體特奏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尋轉  
左副都御史甲辰改大理卿有犯罪不至死者所司准  
榜例以死論謙上言法既定斷罪當一以法帝曰虞謙  
言是從之天津倉火焚糧數十萬計御史按視謂主者  
侵盜多故縱火以自蓋論死者百餘人坐流配者衆至  
七百謙白其寃得減其爲都御史巡視淮揚徐州旱災

請發粟三十餘萬石賑民又請令官為民贖還所賣甲女皆從之車駕北征督運于蘇松兩浙諸郡以丁糧多寡分為四等定輸之遠近民甚便之成祖謂官吏多為民害分命大臣巡撫天下謙受詔往浙江考察廉貪上書言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歷事三朝與三楊蹇夏齊名卒於官賜祭葬生平工詩書所著有玉雪齋集于顧能世其家

胡淵字本心金壇人遠於文學以人材薦任湖廣按察司僉事

譚廣丹徒人以開國功授燕山百戶從靖難起兵首縛

陳榮等三十名又戰敗尚書齊泰兵又白溝真定夾河

所至有功陞指揮使又戰敗都督韓觀兵陞大寧都指揮使再從出塞有功陞都督鎮宣府正統六年封永寧

伯食祿千石九年卒在鎮二十年勤儉忠勇威行邊塞恩結人心明年子亨襲指揮使屢疏求嗣伯爵以非世券不許

徐銘字懋功丹徒人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有蹇諤風永樂間遷揚州知府陞見以鄰封辭成祖優諭之未幾召

拜兵部侍郎後陞山西右布政使尋改左布政使劉鎮字靜修金壇人繹曾孫洪武己卯舉人永樂二年

授山東滋陽縣知縣廉勤正直愛民如子任滿邑民赴闕請留詔許復任尋陞都督府都事以內艱去滋陽民再赴闕奏請帝問何以得民民對曰愛民不愛錢遂命復為滋陽令前後歷任二十七年進階食五品俸卒於

官徐瑋字克中金壇人登永樂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

祖欲遷都北平上疏極言不便下獄死王振字起宗金壇人性孝友貢入太學後舉孝廉授監

察御史永樂間奉命巡歷福建陝西等處所至平反宿

冤釐諸奸弊時交趾向化朝廷選廷臣有碩望者鎮撫

之振以御史行每乘傳歷險阻管理劬劇隨空撫輯繫

髮為白眾謂不堪振曰馬伏波年七十且自示嬰樂矧

分內事奚敢辭規畫無遺策居交趾十三載甚帖服焉

出入內臺凡三十年擢行清介終始一節遷知溫州府

致仕蕭然如寒士以書史自娛卒所著有竹雪齋稿藏於家沈固字仲威丹陽人洪武二十七年初製大誥選能謀

誦者固年九歲應詔試第一賜鈔還弱冠領鄉薦永樂九年授沂州同知沂西舊有銀鑛罷役久有請開之者固曰此奸人熒惑聖聽也不力爭之必為民害乃疏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六

故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新坑則民勞費重且有無不可知勿開便上從之徵入爲戶部郎旋參山東政洪熙卽位命監武安侯鄭將軍事出守太同英宗二年詔固同征西將軍方正游擊將軍楊洪護送朝貢使臣出關邀擊塞外未服者大獲而還詔鑄總督邊備印卽軍中賜之命兼理兵食諸務固感上知遇思自効屢陳邊計曰臣在邊年久頗知大同地利如青林馬頭山等處土沃而多水草洪武永樂間俱有居民屯種畝收穀至二三石邇者近邊守將各思遠禍不許民耕臣請以諸屯所步兵於所近沃野開耕作息以時乘間講武秋成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爲歛發而出納之足國裕民莫便於此時廷議出塞窮追恐墮敵計戒諸將不使出軍固疏言是徒使勇者喪氣怯者得以飾辭也不若令諸將相機而行或乘彼不虞直擣巢穴時令間謀密探賊踪縱少得利軍威亦振及總兵朱冕等會兵出擊固又言我軍奉勅盡行設爲彼誘牽制我軍襲我孤城非萬全計請自今出戰居守各從便固老於兵間深知進退相機規畫知無不言封事凡數十上輒得優旨施行七年拜戶部侍郎秩二品仍守大同十四年也先淪盟大入諸路皆敗績固所居守獨完帝親征車駕駐大同三日固欲口陳方畧爲中

官王振所格遂北狩也先復驅乘輿入關固率守將廣寧伯劉安等出朝伏地號哭帝命括官庫金帛犒也先或難之固曰主辱臣死義也倘得餌敵以免君難何惜於是盡出所有以獻景泰初朝臣發其事忌固者欲因此中之會叙戰守功獨多寢不問徵入爲左都御史上章乞歸固自洪熙元年出鎮大同至是二十七年親督諸將與敵大小十餘戰未嘗敗興屯振旅全師而還英宗復辟降手敕徵之入覲便殿卽日拜戶部尚書四年上疏引年乞骸骨賞賚殊厚詔大官賜宴公卿祖帳都門外憲宗立進階榮祿大夫年八十一卒賜塋石羊村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八

高遷字景升金壇人性冲雅美風姿以永樂辛卯舉人爲光山教諭陞陞國子監學錄時遷使日本者尚書胡濙以名薦尋改行人賜一品服以行使還以不辱命擢翰林院編修賜龍鳳硯龍涎墨倭扇題御詩其上以榮之曰秋水芙蓉巧剪裁輕輕搖動彩雲開金鸞殿上隨朝罷帶得天香滿袖回正統中宦官王振用事殺侍講劉球遷疏救不聽乃托疾致仕所著有菊庵文集卒祀鄉賢

儲懋字世績丹陽人永樂甲午領鄉薦爲禮經冠會試中乙榜爲台州訓導扶滿擢吏科給事中英宗初立詔

選經明行修者克經筵官懋膺首選改翰林修撰修宣宗實錄書成進侍講福建用兵命懋以戶部侍郎督餉便宐行事至則通曉有司毋急歛困民困則亂滋起多方規畫軍事以濟景泰二年改禮部侍郎奉勅迎上皇詣龍虎臺朝見上皇手賜以酒丁內艱告歸命奪情屢乞終制不許會南京戶部尚書缺臺臣言留都根本重地請擇德望之臣補之遂陞懋戶部尚書而懋疾已劇卒於京邸

盛祥字天瑞丹徒人洪武十六年舉進士授藩府奉祀大見信任祥亦知無不言多所裨益左遷泉州府照磨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九

刑部尚書魏源侍郎何文淵交薦知道州以儒雅飾吏事有惠政境多虎齋宿爲文禱於鼻亭翌日二虎渡河去一虎自斃於祠下由是患息及卒百姓素服哭拜州門外祀於寇萊公祠所著有寅清集十卷逆耳集若干

卷

唐誠字養真丹徒人洪武己卯舉人授山東德州學正上言漢府事有骨肉相殘古今極惡之語宣宗怒下法司論死籍其家子侄俱幼稚沒入大內爲閹寺後俱被寵遇一日宏掌臺磯殿一日慎掌內守備督師勦賊有功蔭任唐善錦衣衛左千戶管鞍轡局一日煥授內官

監監丞

王璉字伯器丹陽人博學工文詞登永樂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遷監察御史巡按浙江發奸摘伏破傷大姓極多然公廉不受請托屬吏多怨之密取御用器置其囊賄關吏發之竟如律論戍邊時同里沈尚書固鎮大同白其寃復以原官按浙至則益以法繩下遂遇鴆卒所著有貽笑集初璉之至浙也豪家殺人棄其屍園中璉廉知之微服爲農鬻糞者荷擔衝雪中撫軍適按部望見命呼之下屏人語之曰君欲何爲爲是良苦璉語之故且曰竭其園當得尸將無所逃罪其生平刻覈多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十

此類  
殷時字宏中丹陽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吏部考功郎中以清謹稱卒於官貧無以歛魏家宰驥以其漆棺遺之

胡清字士澄丹徒人以永樂庚子舉於鄉任清平訓導擢禮科都給事中遷浙江右叅政清居諫垣彈劾不避權貴在浙藩禦溫寇有功朝廷賜金帛楮幣旌之所著有滄庵集

張瑛金壇人以永樂庚子舉於鄉任浙江於潛知縣能愛民多去後思

錢阜金壇人永樂中貢士任烏城知縣廉潔無私卓有治蹟

劉忠字良弼丹徒人以永樂癸卯舉於鄉任興化府同知政多平恕人懷服之正統末朝廷命將征閩寇軍次於浦士卒買魚脯食割而蛆見咸噪曰是蠱我眾矣共執其人告帥帥色變亟令斬之忠排營門入曰非蠱也蛆也請以水滌視已乃捧之飲而盡帥悟遂不罪

錢寧字思民丹徒人以宣德丙午舉於鄉官保定府同知發奸摘伏事無留滯尤篤意庠序課其勤惰士民咸服尚書郭璉胡濙薦守河間未報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裴俊字永英丹徒人以諸生召赴文淵閣修永樂大典擢御史遷湖廣按察司僉事風裁清刻抗志有為洪熙改元按治四川葺完棧道行者便之在蜀二年居外臺七年一如貧士歸有贈之白金百兩者堅不受

湯允績字公讓中都人東甌襄武王曾孫也居丹徒號東谷尚書周忱巡撫南畿薦其才授錦衣衛百戶累官都指揮僉事克叅將守延綏寇入往禦之遂被害允績才性敏捷賦詩數十韻能立就所著有風雅遺音蛙池鼓吹五雲漫稿演雅新聲六體香奩東谷遺稿

謝珪丹徒人舉宣德壬子鄉試第一任南城教諭青州

府教授學術醇正師範嚴啓廸生徒拳拳獎掖不倦諸生思之歿而祀於學宮

王憲字廷章丹徒人以貢士任萊州府推官治獄多平反萊人德之

王豪字人傑金壇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會執政家有不法事命豪按之執政乃頂薦為僉都御史與其附已豪具以實奏畧不為諱執政怒誣以微過謫分水知縣尋復職終山西僉事

錢樹字民望金壇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歷戶兵二科給事中出知長沙府愛民禮士卓有治聲以苑馬寺卿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致仕

費寧字叔清丹徒人以貢士官晉州知州屏除豪猾善類賴之

蔣敷字宗德丹徒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廉慎有為不愧古人功業未竟而卒

胡昇字東陽丹徒人以貴州成籍中雲南鄉試第二善吟咏所著有久庵集歷官湖廣岳州府同知公廉撫字治邊微有法屢經旌薦卒于官祀名宦事載岳郡志

吳淵字文靜丹徒人以盛祥薦為諸生補太學知桂陽縣正統末貴州洞獠為變靖遠伯王驥檄淵部民兵勦

捕累攻賊巢驥壯之欲補以武職不果在官多治績嘗  
被璽書褒異以病歸卒有拙菴集

吳璠字良玉金壇人由郡掾爲樂清主簿時民之賦稅  
輦輸於軍軍貪暴民苦之璠言於朝令有司明職掌主  
收支禁軍衛之掊尅民以安悅正統間屢疏數十事皆  
切天下國家利病多見施行九載任滿民赴部乞留聞  
于朝詔許復任又九載民留益切在任二十四年以老  
乞歸越十年樂清民思之爲去思錄上浙藩曰前主簿  
某保我民如慈母之護赤子今既失之不得越境問  
安否乞官與明文通問以慰民思藩長大驚異如其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年七十九卒徐有貞爲銘其墓

甯珍字伯珍丹徒人登景泰五年進士任兵科給事中  
能直言陞浙江叅議

胡信字宗實丹徒人清子天順元年進士官戶部主事  
員外郎遷知鶴慶軍民府修崇廟學作養人才不鄙其  
民民亦翕然從化自是多有以文學進者鶴慶所轄千  
戶與土官構隙十餘年戕害甚衆成將弗能禦藩府檄  
治之乃躬詣其砦爲陳朝廷威德遂悅服信韻度清雅  
質敏貌莊爲詩文溫雅典則書法得晉人體所著有齊  
東野錄

吉惠字澤民丹徒人天順九年進士授上虞知縣遷知  
紹興府爲政嚴毅豪強屏迹雖坐是賈禍至今人猶稱  
之

靳瑜字廷璧丹徒人以太學生任溫州府經歷爲政勤  
敏民有戴姓者愚悍數犯法與捕卒相持部將怒欲以  
謀逆聞瑜力爲白之所活甚衆又嘗築海堤民獲其利  
名曰靳公堤既去溫人思之爲之立祠後以子貴貴贈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費閻字廷言丹徒人成化四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  
歷編修司業諭德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卒於官閻儀度闊偉豐頤美髯善談論耻言人過孝  
宗臨太學賜坐講經甚加褒異爲詩文清健有則所著  
有自考集貽笑集瀛州奇處錄向陽書屋稿補菴隨錄

臨雍錄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宦游不歸家于巴陵  
舉奇童克翰林院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  
黎文僖淳年十四舉順天鄉試又四年登成化壬辰進  
士除中書舍人丁父憂歸訪女兄於丹徒繼遭妻喪家  
遠不能歸遂卜墓且家焉服闋復除中書舍人愈肆志  
於學四方從游者益衆陞山西提學僉事改陝西陞副

使大興土類三邊學多土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持法嚴峻宗室及撫按無敢撓其權者一時名流如三原馬理武功康海高陵呂柟皆所造士而太原喬宇則親受業弟子也陞提督四稷館太常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壬戌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馬政明年命兼理茶馬鹽法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頃條上茶鹽監牧事宜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三邊賴之甲子兵部尚書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畧邊務勅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歲省數千金創城紅古等處以援固原築垣類河一帶以固邊防乙丑冬寇數十萬人寧夏乘勝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為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叅改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寇聞一清至竟北走在陝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寇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大要有四修濬塙墊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

千八百所自是朔方無寇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合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遶千里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甌脫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恃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牆尅期完功會逆關劉瑾意不欲靖邊又惡一清每事不先白已假內批罷之兵部疏請再遣大臣專理瑾又假批罷役怒一清不已坐以築邊太費逮至京李東陽力救之王鏊亦為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遂得免庚午安化王寘鐸反召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會寧夏遊擊將軍仇鸞先已擒賊逆瑾不欲一清還京矯命仍往寧夏安撫且奪其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告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所築邊牆自紅山橫城堅厚屹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復入城訪求各營部領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出科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六

差煩重而私役買開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採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及總兵楊英仇鉞等各退出役占軍士及所收草灘湖地又陳地方急務十數事其大者如乞旌死事都指揮楊忠李睿張欽等門閭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薦副總兵仇鉞叅將保勤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請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疏言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備缺乏正當養銳以埃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餘寇所得不賞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寇而尋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七

伏藏逃難之賊何爲又遺書當路極論其事凡一清諸所行皆與瑾意忤故瑾憾之益甚待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難旣平旋悔故矯命奪其總制先是真鑑反命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一人同行故召起一清一清中途謂永曰寧夏不足平不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甫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其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一清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上傍皆彼手曰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曰此時已有問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獨付公上意見矣言已卽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曰公班師入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柰何一清曰公言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言已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誅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及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清策上覽奏至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謀爲不軌其形已成大怒立誅瑾永乃備言出一清謀與李東陽同薦一清召入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六



清推用大將征討大學士李東陽從中贊成之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同征流賊專主招撫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力主增兵殄滅賊至鎮江貽書陸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帶西北勁兵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又言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揚通海三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兵不宐虛卒之金山之捷悉如所料甲戌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宐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疏入錢寧等劾之遂謝病乞休聽致仕己卯秋宸濠變起一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九

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患乃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調金山鎮海官軍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三吳恃以有備武宗南巡至鎮江幸其第御製詩十二章賜之時左右復有榮惑乘輿至江浙者一清杯酒勸阻次年春僅及還官遂崩世宗在藩邸與獻王嘗語之曰吾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楊一清是也嘉靖乙酉起一清于家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即疏上最忌四事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召還入閣陞見首疏切要五事深爲同列所忌時張孚敬桂萼與一清同在政府世宗所密問孚敬月以十數萼以各寵相軋所

言事不無與孚敬左以故言官孫應奎陸粲于孚敬萼多所論列下勅暴其罪狀令孚敬還家愴悟而萼亦削保傳免孚敬行至天津世宗念之亟召還孚敬疑言官爲一清所授霍韜乃疏論一清遂乞歸霍韜孚敬萼同議大禮者也初孚敬議禮一清家居遺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是乃抵牾以去去未幾朱繼宗獄起坐以受張容金削秩張容承弟也承死求一清誌墓爲作誌還其所餽事止如此乃不自辨九年八月疽發背薨一清宏偉沉毅有濟世之才尤曉暢邊事得將吏心人人樂爲効用在吏部內閣得大臣體尤明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十

於知人如薦起謝遷費宏舉王守仁於庶僚拔仇鉞於列校錄楊宏於編成以至任文定之首倡義旅喬宇之悍鎮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皆備才於無事之時應川於有事之日靖大變定大事有功社稷多矣計其生平阨於瑾齟齬于孚敬萼雖遭時建監而讒間亦居多焉嘉靖二十七年復其官贈太保謚文襄所著有鳳池西巡容臺行臺督府吏部獻納諸稿玉堂前後諸集閣中綸屏諸奏議並石淙詩文集行世

遠毅字士宏其先處州人祖永郡教授古籍爲丹徒人登成化八年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卓

有能聲以廉隅自持勇於為義兄穎亦領鄉薦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幼服父訓凝然早悟弱冠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王某長途倍尊事之吳文定寬引為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如教東官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尤宜斥遠疏入為羣姦所中謫普安州判官普安去中州萬里璣獨從一僕行泰如也吏部主事儲確薦謫籍遺才首璣謂以直言徇國棄之嶺海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風采必有可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觀章下吏部宏治初入賀吏部尚書王恕延見坐語竟日明日再欲見不赴乃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而舉恕聽其言欲引為吏部為忌者所沮轉廣信通判歷興國知州南禮部郎中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因入賀至清遠峽值山水衝急舟欲覆即闔窓與妻子俱沒翌日得屍猶衣冠端坐生平守程朱之學以儀禮久廢欲講行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蹤釋慮消方與開講為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所著有補齋集八卷大學疑義

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注四卷中庸語孟說未脫稿大學士靳貴嘗從受學尊事之終身

孫昂字愛暉金壇人登成化辛丑進士監收通州倉糧革吏胥積弊授南京戶部主事適江西諸省歲旱所司請減稅不允昂力請遂得減服官數十年手未嘗釋卷以詩文名陞郎中丁父憂卒兄子悅亦以直節著新貴字克道丹徒人舉鄉試第一會試第二廷試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遷東官講官歷左中允諭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時逆瑾吞政嘗因事諷貴密書京官殿殿以進貴不從卿之左遷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祿卿已乃復舊掌詹事府克日講官改吏部右侍郎進禮部尚書正德甲戌進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儲嗣未定貴勸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內人心俟皇子誕育仍歸藩邸蓋人所難言者幸未丁丑再主會試告歸二年卒諡文僖武宗南巡親臨其喪為文以祭之所著有誦抑齋文稿四十卷詩八卷

段敏字惟勤金壇人康年裔孫少孤貧事母以孝聞讀書能詩文登宏治三年進士知江西新城縣至今稱其廉正以治最調廬陵民感其誠懇鮮訟事歷陞戶部郎

中督九門稅鈔時逆瑾擅權變舊制議欲增欵眾莫敢言敏獨持不可瑾欲招敏出其門敏不往遷福建僉事轉浙江叅議時峒賊猖獗敏以調發餽運行至開化倉猝賊逼城同事者皆遁去敏以死自誓竭力保障設疑兵以撓之賊敗退饑疫大作敏區畫賑撫全活甚眾奉命副中執法按事江西時李夢陽以文章風節有重名積私忿陷布政使鄭岳以奸利事士大夫多持兩端敏獨平心折以大義因勞得疾卒於官年五十五敏為人溫遜冲雅嘗拱手屏氣緩步徐言不以色加人或疑爲懦然未嘗偷合苟從遇有所不可必達其志而後止居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官清謹蒞事勤恕敏歷中外幾三十年家無中人之產者南洲集藏於家祀鄉賢王濟字汝楫丹徒人宏治壬子舉於鄉初任餘干訓導有藻鑑名人爲國子助教擢監察御史疏陳馬政利弊甚悉先是江南歲以養馬解駒爲累倒死賠償至有傾家鬻子者濟請議和馬價民免賠償而馬賴實用至今便之以忌出判東平歷知開州武定擒巨盜馬彪等陞湖廣僉事分巡郴桂會苗蠻龔福全作亂設計擒斬于叅議濟侃侃有氣節遇事敢言居鄉如在位時處親族

甚有惠愛嘗置義產以贍宗人雖囊橐蕭然無憾也

李時字若時丹徒人宏治戊午舉於鄉任鎮平知縣積穀振荒全活甚眾在任九年請德安陞真定府通判前後以幹濟稱族孫鏞金字維九 國朝乙未進士由戶部郎知真定練達通敏優於吏事舉卓異與時並著湯禮敬字尚本丹陽人少貧傭書雲陽驛直指泊舟驛前夜聞讀書聲晨訊之丞曰是傭書湯禮敬也召入試以文大稱賞宏治丙辰成進士授行人賁詔使寧藩王厚遺之不受擢刑科右給事中 正德時逆瑾用事禮敬首疏劾之曰太監劉瑾等以先朝舊人經東宮任使當

卷之三十六

五

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乃敢肆其技能工巧言詞捷給凡所以蠱惑上志變移聖性者無所不爲試思此等舉動果斷自聖心耶抑此數人者誤賺而成此也方今早乾水溢民困盜起今歲幸彗飛流明年日食歲首災異之大莫甚此時往年雷震奉天殿鳴吻弄有土木之變今夏復然其應將何如哉痛哭流涕賈生尚陳于漢文之世今日時勢特甚于彼奈之何而忍緘默耶疏入謫冀州判官瑾憾言者不置榜四十人于朝堂禁錮之目曰奸黨碑禮敬名第一瑾敗屢召不起與王文成守仁善有往復論學書家居簡約坦率鄉人無少

長皆愛敬之有諫垣遺稿行世

殷鑒字文濟丹陽人宏治丙辰進士有詩名與李夢陽相唱和正德中任僉事疏請建儲語侵逆瑾下獄論成虞葵字良臣金壇人登宏治十五年進士初授建安縣知縣建有山海之利土俗習符籙至建白貢茶擾民得減十之七擒治妖巫傾其巢穴故習遂革建人德之遷安陸知州上印綬自免歸當道檄催復任以逋菴自號而不荅安貧守道子孫化之百口聚居未嘗有間言民間疾苦對官府直言族里有不平事持論無所回互年踰七十出常徒步一袍三十年不易子書篤行能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虞靖金壇人歲貢宏治中任平陽縣丞居官廉恕吏民畏愛之卒于官邑父老營墓葬衣冠刻石大書曰平陽縣丞虞公愛民父母

于湛字瑩中金壇人益子正德六年進士廷對規切時政何都御史某讀其卷曰今之劉蕡也授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時宸濠蓄逆謀湛知其將變奏記大司馬王瓊請飭兵守禦沿江諸路南顧巡撫王守仁請便宜從事濠黨有欲撓其權者湛力贊大司馬得不遙制卒成擒濠之功秩滿出為陝西參議尋遷江西嘉靖初擢貴州參政携一僕之任平蠻峒會覲歸侍父養終服起官

泰政河南值歲祲出廩粟以活飢民布政山西河南斥羨餘為公費無所私以才望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適涇水溢堤壩盡決築廣惠故渠時其蓄洩吉囊據朔方張甚與劉總制天和合兵急擊多所俘馘復陳邊計入策以為善後事宜會黃河徙徐呂二洪涸運道艱阻遷總督河道鑿野鷄岡河九十餘里以達運河因極言海運非策條奏治河七事塞白馬諸湖決口河患以平念太淑人春秋高請告終養者五年服除仍起總河陞戶部侍郎撫治邯陽擒礦徒之煽亂者宥其脅從事乞致仕歸七年而卒年七十有四贈右都御史賜祭葬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吉棠字師名丹陽人正德甲戌進士授桐廬知縣調金華擢監察御史劾奏宦官谷大用又論救大學士石珪以議大禮弗合出守南昌調慶遠慶遠蠻亦稱難治棠至召父老嚴約束課農興學一以中土法理之往例各州酋長歲餽守金萬計卽殘暴勿禁會應供賦役悉複征于民棠納其金給以契曰為若供某賦某役於是民間賦役十蠲其五先是各洞獠彘三歲當一殺嬰兒不令生聚著為令棠馳疏曰獠人卽吾人善撫之犬羊可馴胡為殺其嬰兒以干和氣從之獠人大感悅至今所

在朝祀尋授守衡州擢福建按察司副使

史鸞字和鳴丹陽人正德丁卯舉于鄉令邳縣直指發長安內閣某屬曰郎令吾門下士幸善遇之直指至邳鸞往謁已休舍矣諭之去鸞即送銅章于直指堂皇求襪被纒一擔夜去邳然直指以偃息姑令去實無意督過也詰旦命召之左右云昨令其去已委篆行矣大驚命追還鸞張目曰揮之去召之來是胥隸我也吾寧愛一官而廢廉耻耶竟棄歸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選永豐知縣遷武定知州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少從丁璣學為高第弟子平生砥勵名檢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毛

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侃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語人以父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藉草寢地夜不解衣如是者易寒暑父免獄乃止嘗出遊得商所遺金不啓囊而還之為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僮僕飯蔬羹豆榻茅以居永豐人善訟武定為山東悍州侃既素豈弟長者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為能故所設科條始若甚迂濶久之真誠溢出吏民不忍欺立木牌二于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從和者右久之民多立于右求解嘉靖戊戌章聖粹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

傲侃德州供張至則諸內閣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

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侃獨橫身當之先是侃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傍舍中及諸人索錢急侃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傍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侃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侃猶恐不塞侃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侃乃受旌年五十九卒于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歛尚書及諸僚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丹徒令茅坤為經紀葬事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毛

唐順之銘其墓

王濂字仲清金壇人孟堅從子以正德癸酉舉于鄉丙子聘脩縣志任湖州府推官學識精明才猷練達循卓之政淡為大吏所器重王泉字汝陳金壇人性剛方以正德丁卯舉于鄉聘脩縣志十二年登進士第初任兵部主事武宗欲南狩泉以職掌車駕獨具疏將上同官黃鞏見之曰此疏上必廷杖杖則為首多而以次遞減吾北人猶耐受杖可幾幸不死遂連名以上諒捕諸諫官跪午門外五日廷杖

幾死嘉靖初起兵部主事兩疏乞改南以便將毋歷陞南京吏部郎中出知東昌府平易近民理官事如家事親丈田畝清豁浮糧招撫流移復業議處接遇牌夫自此編派漸減民力以寬漕河沙淤都御史盛應期議開新河督責嚴急地方騷動臬上書切直河工中止以母老乞便養改守寧波仕終山東按察司巡海副使所至有惠政平生篤于忠孝大節澹于名利權門要路不一濡跡夏賂嚴分宜當國一同年一故知絕不通一書問居官二紀家惟舊業宗黨稱仁居嘗如對大賓坐不倚行不左右顧見有人稍失常度語之曰須是千萬人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无

中常知有我尤留心文獻披荆方茅間訪劉太常宰墓購其文集刻之所著有遲庵集卒祀鄉賢子休字申甫有文學推別有傳

金珩字起川丹徒人氣宇醇厚爲諸生時卽有用世志以貢任瑞州府訓導值歲大飢首議發粟賑之當事者以未得請不決珩毅然爭之曰待請而後賑民無噍類矣且以此獲罪不愈于立視民死乎監司義而從之全活飢民甚衆改太和俗尙風水積棺不葬且生女多不舉嘆曰此風不革世將無復人道請于部使者嚴立保伍以禁之自是風俗爲變聞有薦其可大任者卽上書

乞休不待報而歸性狷介非其義千金弗顧孝友篤至鄉黨稱之無間言

鄒紳字佩之丹徒人弱冠舉嘉靖二年進士知烏程縣值歲飢不俟監司報可輒發倉賑貸擢南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尋改禮部出知青州府旋改平陽福州所至多善政每倉庫羨餘輒藉充額賦以甦民歛擢四川按察副使奉詔平馬羅賊降其衆五千諸將請殺之母遺後憂紳曰殺降非義也赦而撫之其何憂無何謝病歸諸降者德副使舉金數萬爲壽紳曰吾義不殺降而私若輩金乎堅却之歸杜門讀書守令時以利弊請臺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手

使者按郡多先刺謁紳紳悉可否之無所顧避少從楊文襄一清游楊出入將相重紳才多所諮訪居休日角巾單衫與鄉士大夫晨夕江山間以詩文相娛樂紳所著有中憲集四卷卒年八十二家居二十有三載鄉人迄今誦之子仁卿佐卿別見

吳淮字宗海丹徒人舉嘉靖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勅清畿內勲戚食邑持法不撓部將郝通父子討擒薊寇本兵攘功淮爲白其狀出知黃州府上計考治行第一三年積穀至十餘萬後值歲大歉發穀賑貸全活甚衆部使者移檄旌于家

潘楷字式夫丹徒人以正德己卯舉于鄉知平陽縣僅半載以治獄不肯枉忤當道歸杜門終身

潘相字著夫楷弟以嘉靖戊子舉于鄉知奉新縣改新寧所在有聲考績赴京卒

李末字頴叔丹徒人時子以嘉靖甲午舉于鄉知隆平縣屢擒劇盜以廉節聞

睦瞻字子蘊丹陽人以嘉靖己丑成進士授行人屢使親藩皆却其贈擢戶科給事中旋長刑科益勵清節嘗

巡視十庫得中貴人奸弊夜昇金所免不受劾之奉勅募兵關陝上籌邊十策多見採行睦温厚謹飭恬于榮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進以母喪歸哀毀成疾遂不起家居時丹徒奸胥以糧

萬石銀六千餘兩飛派丹陽藉中四閭歲矣準借吉御史崇發其弊于當事卒獨復如故邑人德之

嚴寬字栗夫丹徒人成嘉靖十一年進士辦事戶部疏論十餘事忤執政知海寧海寧故健訟寬廉得其魁按

以法風稍變豪右負稅不以時償者輒責令自運民得免代償之苦見知銓曹欲加殊擢為忌者所沮遷南刑

部郎一時清平吏為南中稱首出知杭州府適歲大旱蔡毋閉糴括庫金開海昌河因工寓賑人得其濟麟兩

兩輒應又以杭多大忠為之法以相隔別援救使不延

燒桑田利重稅輕圩田利輕稅重兩均之大姓桑田多者皆帖服其歸也以監司誤有所聽入辭微析其事之本末監司悔之去後二十餘年郡人猶思之居鄉清厚

祖業盡與諸弟卒年八十三

茅鑿字新之丹徒人嘉靖十一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郎中平陽知府改德安陞雲南按察司副使以叅

政致仕祀德安名宦祠平陽有遺愛亭存焉

張珍字聘之丹陽人嘉靖乙未進士以工部主事罷歸家居三十年杜門課誦如諸生乙卯倭寇江南時陽無

城郭當事議板築珍捐貲為之倡倭至同郡倅劉某協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力守禦民賴以安

王瞻字輔孟金壇人自少讀書即以古人自程度刻苦力學勵行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推官治獄明恕

兩爭者皆悅服擢南京戶科給事中尚名節敢直言所陳皆沉摯忠愷如崇聖學養聖躬備邊務等疏尤為士林傳誦嚴嵩人閹三疏發其隱惡并及其子世蕃時嵩

與世蕃奸惡未著瞻先從吉安見其微欲朝廷蚤斥勿使得政故嵩尤銜之出為山東僉事益勵風裁以任滿

赴部踰限奪官舊格所無出嵩旨也平生產潔一介不取仕宦有年貲產不增于寒素病時蕭然一榻布被蔽

體邑令來問疾見而嘆服之所著有樗庵集七卷卒祀鄉賢

唐治字時雍金壇人嘉靖中貢士任涑水知縣持已廉約有惠政以直節去官士民號慟抵家五日卒典衣以治葬具

王廂字朝佇丹徒人嘉靖丁酉舉于鄉授浙江象山知縣海寇據舟山貧民皆走依之爲亂廂所招撫以數千計調湖廣益陽縣歲大水緩征平糶發粟賑濟民賴以甦卒于官主簿李孟春爲治其喪後得廂所積贖銀二百金馳吏賫送于途其妻楊使人謝曰自我兩從君子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宦游未開贖金當爲令有也不受士民祀之名宦祠鄧植字斯立金壇人好讀書每出必挾策以往嘉靖丁酉舉于鄉授嘉善知縣時倭寇偏城與長子洵美共誓死守民賴以全弟揭字章甫以貢任萬安訓導才局宏濶當路器重之卒于官洵美爲諸生嘗建社倉撫亡弟遺孤如已子

王樵字明逸金壇人臯子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使蜀使代却餽遺不受負清望冢宰欲識之終不往見遷刑部主事日讀律弗輟嘗嘆曰士大夫專以畱心秦牘爲俗吏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食官祿受成吏胥謂之風

雅可乎數以執法與分宜相嚴嵩抵牾出爲充東道僉

事值歲大祲撫臣請賑報可樵謂賑非難使民被實惠

爲難諭屬吏躬詣村落人覈之里胥奸不行活人無筭

引疾歸十四年不起萬曆初用撫按薦分巡浙西尋入

爲尚寶卿時御史劉臺極論江陵相張居正罪且不測

樵請全諫臣以安大臣居正怒以星變自陳歸里居正

敗起鴻臚寺卿謂上澆居獨斷非所以振國勢而收人

心疏請勵精聽納急宗社大計歷官太僕少卿光祿大

理卿刑部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樵素恬默

簡于酬對接大僚頻笑無所徇至與之談經學及禮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緯侯之理則媿媿不倦性不喜與人往還亦不喜爲山水遊閉門獨坐手未嘗釋卷窮經考義字比句櫛浣衣脫粟樸蕪如寒士徒步里中與負擔讓道無忤容年七十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賜祭葬嘗脩鎮江府志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編方麓居士集讀律私箋等書

唐鶴丹徒人貢生任岳州府通判以清介著名

萬木字若木丹徒人嘉靖丙午舉于鄉知左州自爲諸

生即以學行者聞有司報貧生木辭以不貧居官清謹

俸入悉以分弟生平一介不苟鄉人敬信祀鄉賢



王燧字時用丹徒人嘉靖丙午舉于鄉知醴陵縣丁憂服除補新喻改贛州府學教授復知夏津縣清介端直以古道自持家如寒素

夏儒字汝醇丹徒人嘉靖三十二年登進士朴茂孝友知鄆縣多惠政築堤黃潭決塹張村爲鄆永利倭警至部使者下議築城儒以爲擾民持不可乃稍增葺之而練卒積餉爲守備慈民皆走鄆儒開門納之賑處得所倭三至不敢犯陞戶部主事員外郎所得俸悉分族人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同兄策力學游荆川唐順之門所聞益進荆川漢期許之嘉靖三十二年會試第三人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第選庶吉上丁母憂服闋除編脩時嚴嵩當國寶與同志數人以講求身心世務相約不得一至權門嵩惡之出爲四川提學僉事轉河南叅議陞福建提學副使其兩爲提學也敦尙行誼崇雅黜浮土風文體皆爲一變在河南處伊庶人事潛消不逞洛人賴之陞南京太常少卿改右通政尋轉國子祭酒申飭監規建復積分之法期不失國初養士至意大學士高拱素嫌之因其駁查魏國公家事中以危法聽勘家居十餘年事始白薦起南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吏部陞禮部尙書以二品考滿馳封蔭子皆知制尋引年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

致仕家居置義田立義學申宗法以統理族人年八十一卒

周桂字廷直丹徒人少遇相者言骨貧賤且死戒無讀書桂曰脩身以立命骨相如我何桂門讀書題其齋曰傲命未幾補弟子員久之舉嘉靖乙卯鄉試上春官不利讀書焦山足未嘗入公府後得瘵疾夢帝謂之曰曩相者言非妄顧汝有隱德以一官酬汝今龍游有大獄命汝往折比選果得龍游令會有以姦致疑獄者直指下桂按問廉得狀活三人改贊皇龍陽凡三任吏治肅清民甚德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曹棟字隆卿丹徒人嘉靖己未進士知鄆陽縣五年以廉幹著擢兵科給事中是時大比天下士權要子弟常倖售棟奏破姑息以飭紀綱戒徇私以明臣義上嘉納之自後兩京加監臨御史二員自棟疏始也又疏言言官論事大臣體國若和羹然異同乃所以相成黨比非所以自靖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蓋指冢宰楊博也居省垣七月疏凡八上以直聲著乙丑嚴文靖訥出棟僉事湖廣棟故訥會試所舉士也極愛棟謂棟曰子遇事直言時費多側目不出當有奇禍遂出歷官浙江按察副使卒于衛之

官署素無留金棟少羅父難奮不顧身及父寃得白卒能顯名于獄訟坎壈之餘以名諫臣聞當世所著有同聲集行世

丁一中字庸卿丹陽人年十二餼學宮嘉靖中由恩貢授青田知縣有馴虎之異陞戶部主事以跬誤謫判延平歷泉州郡丞值海寇會一本之亂一中籌兵轉餉竟撲滅之陞南戶部權稅邦關特疏請正提調官制得俞旨勒石遵行轉郎中致仕一中夙有文譽屢聘同考官士多出其門性耿介曾朝服習儀外傳監司未以未易服不迎在延平建鶴鳴書院所著有鶴鳴集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賀邦泰字道卿丹陽人嘉靖己未進士為莆田令禦倭有功擢南兵部主事改北戶部出守南康改濂州又改瓊州歷遷湖廣泰政華欵胡國瑞據五開叛邦泰授計驍將孟孺破之擢江西按察使罷歸邦泰在瓊與海忠介瑞善又降海寇李茂及丁艱回茂已有功為大帥送之海上以珍貨鉅萬餽之却不受茂叩頭固請為取沉香一片留浮園中為佛像而已後以孫世壽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張祥鸞字道卿金壇人性沉靜喜讀書弱冠舉于鄉求四方名士與之遊閱二十年嘉靖己未始成進士分宜

聞其名或言一見可得美仕焉不從循例授戶部主事嘗管臨清稅務終年不得權關一錢浮沉郎署十餘歲前後老於曹事者皆服其詳練聲益著江陵當國願見之焉嘗策馬一往其門會雜沓不得見乃毀剝以去江陵憾之出為鹽運司運判陞雲南知府居一年引疾歸構別業讀書其中為詩文步趨漢唐踔厲奮發購文者戶外履常滿閒則蒔花種竹與親朋為物外之遊非公會不到官府有詩曰為赴故人花下飲兩年兩度到城中所著有華陽洞稿二十二卷行世卒祀鄉賢

陳文字美中丹徒人嘉靖甲子舉于鄉任同安知縣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徵收法著為令民得不苦于耗羨備倭有功陞鄧州知州賑荒二載全活者甚眾陞寧波府同知以佐郡不越俎攝事庭清如水復學山二萬七千餘畝歲租給諸生之貧乏者乞休歸作詩文以自適先後三任折獄稱神明能愛民禮士寧波祀名宦崇禎間督學使者允里人請祀鄉賢

阮時行字坤儀丹徒人性孝友隆慶改元舉于鄉庚辰禮闈已中式以同輔臣名撤去後易名時升謁選得上猶令卓異調泰和奉母喪歸三年攀感哀號未嘗近女色後出刺瀘州值採木使者橫行邊徼時升以一官請

命爲所中傷羈縻者五年讀易蕭寺著書成言瀘老瀘  
奔叩闕下事得白歸杜門法言端行爲黨里所矜式壽  
八十勅家人具沐浴授筆賦五言絕句四章而逝生平  
著作詩富于文文富于傳奇

荆光裕字孝啓丹陽人隆慶辛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轉郎中改吏部考功遷雲南提學副使調四川叅議  
陞廣東副使入覲畢念母老告終養歸初以忤江陵相  
外徙江陵敗淡然不復干進

劉際可字禮卿丹徒人澆沉多計畫萬厯丁丑成進士  
除戶部主事初督通州草場罷諸非制入者癸未奉命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元

視楚漕兌時楚糧多稅稗不可食際可持威若御史臺  
以義繩諸豪貴諸豪貴皆懾服大司農王某嘆異之丁  
亥持節督薊鎮糧儲故事委官多侵剝遂致缺乏際可  
躬與二三吏分給塞下事竣尚羨萬計晉山東叅議分  
守東兗在官最慎刑獄有司讞決必面折務得其情不  
得當繼以夜至爲廢食卒寧陽官舍子汝弼字思諧官  
中書舍人友于兄弟好成就後進當世稱爲賢豪長者  
莊文龍字德明金壇人萬厯癸酉舉于鄉授訓導陞南  
京國子監助教茶陵知州吏治清慎有葺學膳士築城  
清獄諸善政祀本州名宦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宗伯寶次子五歲讀書至楚國  
無以爲寶句卽輟誦歛手拱立師怪問之曰此家大人  
諱也師大奇之弱冠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司徐州倉兼  
關務疏陳四事杜畱中延忠讜舉召對行節儉語多切  
直又以風霾示警請早建儲位以蒼天戒未幾鄭承憲  
請父福墳價士昌抗疏爭之大畧謂陳昌言皇太后之  
兄數止五百三十兩鄭福皇貴妃之祖遂給五千兩奈  
何以椒房之戚加于慈闈之懿親弗納士昌年少新進  
數言事直聲震天下執政者忌之出校士泰中所獎拔  
多名士又以章句不足以廣士學脩復書院立五學會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甲

一經二史三古文詞四理學五當代典故其才傑者聽  
占二三每月六日博士集諸生以次質問一時關中遂  
多淹雅之士陞僉事備兵大名親老乞歸再丁艱制滿  
補江西驛傳道丁未入賀會大學士沈一貫罷朱廣李  
廷機繼之士昌以建言諸臣未放還抗疏爭之至有王  
安石禍人國貽譏千古語時廷機以清節受上知聞之  
憤甚疏言閣臣行所無事耳未嘗與聞吏部用人事且  
今未嘗行青苗均輸諸法也益貽葉士昌答曰閣下總  
領天下非行所無事之任今日天變人離民窮財盡仁  
賢遺棄非行所無事之時及人羽儀方新行事未誤至

反之甚易非必再行青苗均輸諸法而後同其誤國也  
廷機見書益怒降士昌三級調蒼梧分守再謫荔波尉  
卒天啓中贈太常少卿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府推官  
識決廉明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轉郎中戊子試錄疏摘

可疑者數人皆當路子神宗朝東宮年長未冊立孔兼  
抗疏爭之癸巳力排三王金封之議自是大僚暨臺省

部臣交章爭執輔臣王錫爵具疏引罪企封議遂寢會  
疏救考功郎趙南星遂摘安吉州判欣然就道尋投牒

歸杜門著書發明理學築室西郊外顏其堂曰志矩名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

其亭曰人卦亭日講肆其中與梁溪顧端文憲成高忠  
憲攀龍相應和光宗立起廢籍諸臣孔兼已卒特贈光

祿寺少卿諭祭其墓祀六賢祠所著有春曹書疏  
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明照子舉萬曆壬午鄉試明年

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巡撫魏學曾以唘部落一案廷  
議參差坐繫詔獄舉朝知其冤莫敢白者玉立歷檢塘

報得其實具爰書上之學曾寃得雪自是直聲滿朝  
擢木部郎以國本建言疏忝申相國時行與鄭戚呢相

爲表裏嬰上怒幾罹不測會皇子生邀恩免得移疾歸  
於養服闋候補原官適闕臣沈一貫以妖書傾郭江夏

正域沈歸德鯉玉立爲鯉正域至交遂奪職光宗庚申  
改元玉立以是年卒贈太僕寺少卿天啓五年當黨追

論奪誥命崇禎十五年子鑾疏請復官玉立雅負才略  
爲東林黨魁林居遙參朝議雖攻者四起終爲正大所

倚重云  
張洪典字常卿丹徒人萬曆乙酉舉于鄉知葭州諸武

崗所至民感之爲建祠立碑志不忘陞潯州府同知祀  
名宦爲人清正孝友居家好行其德崇祀鄉賢

于仕廉字元貞金壇人勿失恃備歷艱苦能以孝友自  
全萬曆乙酉舉于鄉丙戌成進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  
中管通州糧儲通故有城無隍請開河四千丈建閘節

水免車運四十里歲省帑金四千餘兩又開灣河興水  
利歲墾田二百餘畝河成陞山東登萊副使時倭寇朝

鮮漸窺內地萊與朝鮮僅隔衣帶水民惴惴震恐仕廉  
建議改築萊城撫按難之上書反復數千言始得請彈

力營築視昔倍堅峻仍轉粟海上以資援師倭不敢犯  
論者謂此舉爲中原門戶扼險其功最鉅遷叅政督餉

陝西以才幹攝五道篆承檄閱兵固原單騎往還不兩  
旬條上防邊七議以親疾乞歸養十年用薦起分巡台  
絡籍犯禁海舶五千金築海門衛城以卓異陞江西布

政使尋遷廣西歲飢預借帑金二萬兩儲粟及大飢親  
自賑之仍條議荒政刊布成書晉南京太僕寺卿開除  
陽江浦故河以紓水患歷通政使至戶部侍郎總督倉  
場錢法糾不職司官馬士英毛可教天啓初引疾歸後  
十餘年萊城被圍七月不解掘地得硝黃萬斤油砲數  
千考其封識年月則仕廉築城時瘞之以備不虞者也  
巡按謝三賓御史吳振櫻交章薦以爲有曲竇徒薪之  
功奉旨擢用而仕廉卒不起宏光南立誠意伯劉孔昭  
疏請優叙以執政馬士英脩前隙中格不行年八十六  
卒所著有職掌錄脩城通河救荒等書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建昌府推官  
歷陞登萊叅政時福王就國賜名田二萬頃跨周齊楚  
三省地上命中貴人送王之國兼檢民田志禮疏爭之  
其畧謂高皇帝迄於今封王子弟屢矣有莊田跨三省  
者乎繼此瑞王惠王桂王比例而請與之乎不與之乎  
國家長發之運千億未艾其如福王瑞王桂王惠王者  
更多也若皆比例臣恐一統輿圖分裂殆盡天子且笑  
笑獨處孤危於上也豈不殆哉疏入謫廣西僉事天啓  
中入爲尚寶鄉中州進玉璽逆璫魏忠賢欲因志禮疏  
獻之執不可忠賢怒嗾言官糾以老遂加太常少卿致

仕尋削奪崇禎初詔復原官

王肯堂字宇泰金壇人樵子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第一人三年授檢討時倭寇平秀吉破朝鮮聲  
言內犯大司馬倉皇募士肯堂謂其不選不練如驅市  
人而戰疏陳十議願解史職假御史銜練兵海上效涓  
埃之報疏畱中而忌之者衆引疾歸京察用浮踪降調  
家居十四載以祖產讓季弟僻居讀書與經生無異丙  
午用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行人司副人或謂詞林  
故物可立得肯堂曰吾非愛一官特以先恭簡公歷任  
五十載未滿秩吾母不得沾一命故隱忍就此三載贈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

母太夫人從恭簡階也遷南膳部郎壬子轉福建叅政  
乞休不允改分守寧紹台力辭免尋卒平生無甚局杯  
儲之好獨好著書于經傳多所發明凡陰陽五行歷象  
算數太乙六壬遁甲演禽相宅術數之學無不造其精  
微著有論語義府尚書要旨律例箋釋念西筆塵醫科  
證治準繩證治類方等書盛行于世書法淡人晉人堂  
室輯鬱崗齋帖數十卷手自鈎榻爲一時石刻冠年六  
十五卒時子懋鎔方九齡遺集散佚多未刻  
史懋文字崇質金壇人萬曆己卯舉于鄉官廣東興寧  
知縣陞南雄府推官所至有聲績臨川湯顯祖最稱之

祀興寧各宦

湯日望字仲瑜丹陽人萬歷中以貢為華亭訓導少警  
敏工詞章與兄日昭齊名日昭字見茲以進士官主事  
知台州府歷官四川布政有異政在官時召日望絕勿  
往分俸餉之盡散與親故暨司訓至松故尚華靡習  
治遊日望與諸生講求性命之學自是士風一變人以  
為蘇湖弟子復見也臺使者交薦之未幾卒于任日昭  
家居醇謹儉約年八十餘卒

鍾鳴陞字中散丹陽人萬歷壬辰進士授永城知縣陞  
戶部主事以爭國本事謫天啓中贈光祿寺丞鳴陞少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

負才名文章皆本六經子史惜多散佚惟制義傳世  
丁鴻陽字泰來丹陽人萬歷壬辰進士由大田知縣歷  
官吏部郎翰林翁正春直言忤旨力救之左遷臬憲備  
兵台紹卒

史彌字伯直金壇人萬歷壬辰進士授崇安知縣地宜  
蠶而不桑督以種桑其後籽軸之利比于嘉湖閩海飢  
巡撫下令閉糶減米價有司奉令者多致生變彌獨增  
價以招商米價頗平考選擢監察御史時鄭貴妃愛福  
王久不令之國言者疏數十上皆不聽彌疏謂洛陽之  
宮殿乃王世居洛陽之土田乃王世業今不早奠洪基

而久戀邸舍遷延日期恐非所安且潞府土地雖四萬  
頃而歲入租銀不過四萬兩福府土地雖止一萬二千  
二百餘頃歲供額銀已四萬六千九百餘兩計地若見  
不足計銀已見有餘近不計租銀之多寡而惟問地畝  
之多寡豈陛下之愛子反踰于愛弟耶况陛下之封潞  
王在萬歷十六年潞王之國即在十七年之三月奈何  
今日于福王之國之期宜斷而久不斷也上惻然即為  
王定行期按江西引會典請改折弓箭漆苧等價數萬  
金工匠不得耗而國收其利再按湖廣會水旱游至蝗  
蝻為災請助採木而雷權稅與蠲賑並行多所釐剔彌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

自居言路每折閣宦嘗以土棍論邢隆以招權論林茂  
以加派採青瓷器論李乘朝濬相又與同邑共事者水  
火時魏瑞方羅繼正人雖以資望內陞大僕少卿南京  
光祿寺卿旋削籍追奪誥命崇禎初詔復官起用不就  
生平性孝友澣衣粗食絕聲色之好建宗祠置義田郡  
邑有不便于民者必苦口爭無所恠里中稱為典型崇  
禎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七

華鈺字德夫丹徒人萬歷己未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  
官荆大猾劉襄以貴雄又侍湘邸姬殺人人莫敢忤  
視鈺至立禽殺之判人人悅閩人陳奉開稅荊州勢張

甚荆人洵渴皆願甘心奉凌歷長吏嘗縱奴馳太守道  
太守弟旁皇左右視鈺立禽其奴術而榜諸市荆人又  
大悅會石首令缺御史檄鈺往視令事而奉適自荆至  
沙市將開稅沙市民益不平願手斃奉奉乃恐且憾曰  
此必華推官教之趣騎抵黃州開稅團風團風民洵  
憾曰此必車經歷承華推官指教之也而湘邸以殺劉  
襄故又陰左右之送具疏自御史曹措至有司李商耕  
趙文煒高則吳等盡羅為阻撓國稅而以鈺與車任重  
為禍首逮詣闕受杖使必証曹御史鈺第大呼太祖太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將置之首甲欲先召見覲文不往乃得二甲授直隸開  
州知州居八月遭母喪服除赴闕上書數萬言痛哭論  
當世大務補汝州蠲滌煩苛以禮法繩豪右無不稟肅  
汝故無城覲文搜贖錢得七千金倡諸士民范土程工  
不暮月而城成同里華鈺以忤當被逮過汝覲文郊勞  
鈺慷慨灑酒曰德夫好為之慎無負所學德夫鈺字也  
鈺拜其言去已而覲文擢儀部員外郎奉璽書存問申  
相國時行時有泛海巨賈以違禁論繫欽萬金冀覲文  
為解立却之與巡撫指陳地方要事併官吏賢否獄獄  
無所遜告歸卒于里年僅三十七貧無以殮同年生共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八

廷諸宗藩肅以祖訓遂帖服無敢譁者方半載左遷上  
林良牧署時逆閹魏忠賢勢正熾附之者擬置祠上林  
繼良執不可尋遷順天判攝大京兆祭獻陵再遷工部  
郎董北河稱底績總河都御史請加銜俾久任是時魏  
崔惡之甚不報魏忠節大中櫬過張秋繼良爲文吊于  
河千哭甚哀魏崔探得其狀愈怒矯命以東林邪黨削  
奪歸崇禎改元起戶部郎首上賦役便民之議未幾命  
監海運新太倉核省倉儲溢額二萬出守汀州時閩寇  
鍾成旺鍾凌秀嘯聚汀之石窟巖繼良入境卽倡義勇  
擊賊一捷于寇朝再捷于綺圃賊遂遁尋晉副使分守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異

河東會執政者以異已排擠遂歸歸而郡太守印司奇  
於城南鶴林寺建天心書院朔望設坐請詣講巡撫張  
國維巡漕盧世淮皆至郡邑博士弟子員從者數百餘  
人闡明良知之學有語錄行世尤精于易著鷺湖讀易  
十二卷身忤逆閹逢黨錮于剝復遜臨之義三致意焉  
年八十一卒汀人崇祀名宦孫祖齡曾孫重光同以順  
治辛卯舉鄉薦重光壬辰進士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錢邦偉字伯英丹徒人萬曆乙酉舉于鄉令江西貴溪  
圖萊根元廳事中以自勵貴溪俗惡溺女邦偉令有兩  
女者復其徭役俗遂革刺山西遼州改補湖廣茶陵州

州有大猾劉某以資雄結旁邑妖僧善咒詛之術邦偉  
至移文捕僧與劉某俱伏法陞同知青州歷南戶部郎  
中陞知汀州府恤民愛士未一載入覲過家病卒在青  
州時署郡篆有門某坐大辟廉其寃白之其子克新後  
登第入臺視鹽兩淮令商人持金五千爲報竣却之子  
志騶庚辰進士仕至叅議及左遷運副時曾署汀州守  
事去邦偉守汀時三十六載父老思遺愛望志騶泣下  
謂見公子如見公矣

賀納賢字治原丹陽人萬曆庚子舉人由桐城教諭爲  
攸令以治行稱擢守巴州奢酋叛圍成都渝城復兵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手

巴民一日數驚納賢以鎮靜待之民得不擾又以巴州  
義勇赴援成都事平陞夔州同知入爲南戶部員外出  
守慶遠時土官相賊殺納賢以計縛其渠魁晉按察副  
使備兵桂林引年乞歸年八十五卒子有徵平涼通判  
有吏幹復徵以明經校熹宗實錄嗜學積書至數萬卷  
隍石字金卿丹陽人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陞檢討  
工古文詞操筆數千言立就洋洋纒纒不可方物時宮  
中有郭貴人者寵亞於鄭妃其母隍也以甥舅禮請通  
石不許曰六世而祖免吾家去趙州越六世矣何能序  
昭穆耶貴人尋卒詔究所賜寶履親屬有破累者人皆



服其先見有東蓀集行于世

蔡秉元字長卿金壇人萬曆丁酉舉于鄉官滄州知州為治先教而後刑日進諸生課藝多所成就後滄土之貴顯知名如戴司農明說輩皆昔受知秉元者後里居人稱長者

談自省字季曾丹徒人性孝友萬曆辛卯舉于鄉甲辰成進士授冠縣知縣歷南吏部文選郎湖廣叅政守郎襄道浙江按察使右布政江西左布政使舉卓異陞應天府府尹時逆閹魏忠賢所在建祠頌功德奄私人有以諷自省者自省正色以拒奄聞大怒嗾御史借程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祥姻姬中之遂削奪歸崇禎改元復官起用臺省薦贖數十上俱報可年八十卒于里卒之日賦詩一章有素篤道義交不敢干權貴之句江浙皆祠祀之子兆隆以貢仕國子監學錄有文行

荆之琦字鳴玉丹陽人萬曆甲辰進士授南戶部主事熹宗卽位泰昌錢格不行琦疏謂行錢非特裕鼓鑄且足以彰孝思從之琦為人謹愿而遇事踴厲風生歷任山東武德副使時山左新被蹂躪琦籌量兵務日夕不解帶聞有警率身先將吏所屬郡邑賴之以安以疲病告罷

馮曾楷字良選金壇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時年二十有六至則却州縣魏遠斷獄仁恕有異政遠

近化之陞禮部主事持節封江夏王曾楷知王實民間子重賄之不受歸朝三疏劾假子冒封宜用嚴究李宗伯廷機稱其言人所不敢言為卓卓奇男子王懼鞏金

魄中貴大求解遂畱中不報陞江西湖西道尋改陝西提學副使未任丁內艱起復中宵人忌謫瀘州知州初至謁上官於鄰郡瀘為奢寅破陷川南一帶俱成灰燼省城圍困月餘至斗米千緡折屋為炊幸援兵到圍解曾楷轉徙數百里會各道兵進勦奢會授首恢復四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補嘉定知州陞戶部員外郎尋以外艱歸遭疾卒平生孝友與物無競有所入卽分散弟族卒之日在城無寸椽僑寓蔽風雨而已

王政新字闇生丹徒人萬曆丙辰進士任福清知縣考選御史天啓中兩疏糾逆璫魏忠賢語切直中窺出巡廣西以曹學佺私史事罷歸逆璫脩怨及之也崇禎改元起原官巡山東轉江西布政司叅政未履任卒政新父任桐城學諭少與左僉都光斗稱莫逆攻璫時託其孤于友誓以死爭人以爲不媿真御史云符應乾字健甫金壇人萬曆丙午舉于鄉官零陵知縣

著惜夫借馬歌沿途咏之陞陞南康府同知主白鹿洞

教事與諸生講學著鐸講行世祀鄉賢奉祀郡學

賀世壽字函伯丹陽人初名煥以避皇子諱改名舉萬

曆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陞郎中時顧憲成高攀龍講

學東林書院當事弗善也力排擠之世壽年少負意氣

兩疏爭之語侵太宰趙煥煥不自安引去坐是鐫一級

調外光宗即位用鄒元標薦起為刑部主事調禮部儀

制司逆璫魏忠賢用事逐歸忠賢誅仍起戶部主事改

禮部選儀制司員外庚午陟光祿少卿除書出自宸翰

蓋異數也辛未陞太僕寺少卿壬申陞通政癸酉以兵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甲申晉戶部尚書致仕

歸得七星池舊址疏之號曰淨香池築室數楹旁植梅

花百本日偕賓客嘯咏其中辛卯卒所著有淨香池集

張捷字前之丹陽人萬曆癸丑進士知山陰縣六年有

惠政擢監察御史歷官吏部右侍郎署尚書事公廉不

受請謁時朝廷亦知之目為清廉太宰甲申晉吏部尚

書乙酉自經于鷄鳴山寺

史記言字司直丹徒人少失父事孀母以孝聞萬曆壬

子舉鄉試連試禮闈不第謁選知長沙縣以廉幹最擢

陝州知州時盜賊四起漫流秦晉楚豫間陝疲瘠久願

當賊衝記言捐家貲募勇敢士聘少室僧曰道清太和

者晝夜簡練鄉丁賊屯磁鍾鎮記言躬冒鋒鏑率道清

太和迎擊斬賊數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賊首老回回馬

守應與紫金梁王自用甚啣記言部十數萬眾環匝州

城城堅守三月所向所練鄉壯丁先已奉巡撫都御史檄

赴他郡矣記言督民夫固守賊解却會夜大雪守城夫

寒慄弗支賊突自靈寶來緣城西北角踰而上記言縱

火自焚僧道清太和排入挾記言出曰死爾死此中何

以自明同砍賊賊莫禦遂越城女牆而下賊數百騎追

格三人皆負重創少間記言力謝道清曰我當決死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地若客無任守責母相累也二僧因躍身越城河欄賊

賊誘記言降記言大呼罵曰逆賊今日有死知州無降

知州也身中四矢刃裂腹洶胸以死時崇禎八年乙亥

歲十月也事聞贈光祿寺少卿建坊于祭廡子元應錦

衣衛百戶僧道清太和護其喪歸丹徒道清徒手跳躍

跳躍一二丈壯卒數十人持長稍迫之道清徒手跳躍

搏撲一人奪其稍數十人盡披靡太和為道清諸子挾

二鐵錘繫鐵摺練置兩腰間發無不中同為少室僧為

師弟子居丹徒之沙渚十數年後太和返少室道清與

江洋盜遇相格殺以踏雙革鳥仆冰霜地為盜殺死

湯道衡字泰子丹陽人萬曆丙辰進士由戶部主事陞  
南昌知府以前司農事被逮南州人遮道請留者數萬  
人事聞詔釋之補歸德同知改東昌所至吏民愛之擢  
山東武德道尋督本省學政禮部考核第一陞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以軍功蔭一子世襲錦衣衛百戶母老乞  
歸卒道衡性倜儻有吏才能治繁劇其在南昌也聽事  
前為屋數楹令訟者居之一宿而決

賀懋敬字止叔丹陽人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寧陵縣務  
以德教化民臺使者有所怒屬懋敬殺之不從曰吾安  
能殺人媚人也流賊過天星兵薄城下懋敬敗之賊宵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通尋罷歸以經史自娛善楷法每一落紙人爭購得之  
清真絕俗識者比之王濛劉惔子儒脩辛未進士

倪嘉慶見釋道

鄧鉞字元餅金壇人天啓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時魏  
闡三冒鐵劄例應中書赴銀作局關寫鉞憤不往闡敗  
署科策力請擊璫諸君子誥勅凡寢閣者俱以次頒給  
癸酉主考山西擢監察御史疏言搜括加派告密之弊  
語甚切直尋命巡按浙江舟過黃家涇指水自誓行部  
首罷請準無藝之征獻獄務求明允每閱獄辭至夜  
分不眠丁一金壇大飢疏請改折秋糧從之海寧有賈

耶吳中彥武斷暴橫至生內業師于棺中前後巡方使  
者不敢問鉞假謁中彥禽其父子疏極之而鉞卒中吳  
盡歸疾發卒祀杭州名宦

孫應龍金壇人初應募總靖江水營天啓元年督運至  
天津有海寇梗運道應龍出洋手擒吳山賢等數十人  
以功陞守備汎南路送鮮運道遇寇周儒竊發騰躍賊  
艘擒得之奉命守覺華島躬哨狹至三岔河救難民一  
千有奇後以功陞都指揮僉事崇禎五年命副總兵往  
天津行勦撫事敵給以約降被執不屈死之

賀鼎字公調丹陽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尉氏永城令課  
最富授吏部永城神胡一龍素銜鼎與其姻長垣冢宰

鎮江府志

五

力沮之下遷武康令居三年為兵部耶考察軍吏黜陟  
嚴明出備兵宣府時西騎已畧滄陽將攻岔道城宣撫  
劉永祚儒而黠勒兵昌薊間以護陵為辭鼎至宣府移  
書促之還鎮不從至嚴詔切責心恨鼎又鼎以屯田致  
粟數千石詔令增秩而下其法于九塞永祚益慙恨會  
鼎欲盡廣塞下田充軍實鑄山為錢通市貨馬而市易  
經費皆致之內地徵發期會必需日時永祚竟以是陷  
鼎飛章構之遂被逮時論皆不直永祚比獄釋鼎已病  
卒于邸舍年甫四十有七鼎為人磊落有志節與人交

坦易不設畦徑至臨大事則抵掌慷慨意氣殊甚崇禎  
間大僚皆一切苟且以自便鼎獨奮然欲有為不幸為  
小人所格識者惜之鼎歿後數年上谷屯田歲益登山  
泉灌溉成腴壤矣

史績烈字武璵金壇人弼子由天啓壬戌進士授建安  
知縣寸符不付吏刻木為役令兩造自投起復山陰知  
縣瀕海民遭颶風蕩折死者十餘萬具棺衾收瘞之築  
塘壩以捍漂沒歷陞南戶部主事員外郎中黃州知府  
時流寇蹂躪黃梅廣濟間欲下黃取道渡江績烈出私  
帑五百金合紳士所捐置火器及守具築墩臺于三台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河分兵據要害日為牛酒饗士賊不得渡以謫去官不  
數日黃陷調柳州知府陞雲南曲靖副使其父弼嘗命  
之曰為政以仁恕為本嚴防左右撫恤愚民此居官良  
法也績烈謹遵之故所至有惠政云

高鳳翔字冲虛金壇人由天啓乙丑進士授公安知縣  
縣有火災城四面皆燬且偏大江患漂沒力請撫按題  
遷縣治於錦南從之崇禎元年更築至今賴其利初火  
將逼獄鳳翔慮燬諸囚欲與期而縱之僚吏言不可鳳  
翔曰吾寧夫一官以活諸人之命諸囚感泣後皆來歸  
獄陞戶部主事管寶源局歷郎中出為大名知府有惠

政康熙二年大學士成克鞏舉祀大名府名宦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泰峙子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  
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禮部精膳司主事署郎中事疏  
請卹錄建文君死難諸臣又疏三事一撤管部務內監  
張夔憲一救言官黃道周華允誠一糾登州失事孫元  
化宋光蘭又疏劾總理太監張夔憲詬辱堂官凌厲司  
屬之罪且言今日但見因內臣而罪廷臣未聞因廷臣  
而疑內臣詔革職崇禎十五年起北京禮部郎十六年  
差頒詔江南會宏光南立馬士英阮大鍼柄用大鍼名  
注逆案廢居十餘年為正人所不齒而鑣為復社黨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其唾詈大鍼尤甚以是大鍼銜鑣中書朱統纘疏攻大  
鍼又疑鑣使之伺隙中傷會寧南侯左良玉兵南下以  
清君側為名大不利于馬阮則又疑鑣與雷縉祚等召  
之遂下鑣詔獄勒令自盡鑣乃與縉祚各著絕命詞互  
書于腹慷慨自經死

史元調字鼎如金壇人維堡子性亢爽尚氣節慷慨好  
施天啓甲子舉于鄉崇禎辛未成進士觀政吏部兩抗  
疏白父冤授江陵知縣縣逼江時患衝决加脩堤岸吃  
然保障焉朔望置筭求言伸雪冤抑崇學校勒考課荆  
人至今思之楚宗盛支裔多為盜人患苦之元調擒苟

魁乾太極楚坤諸宗奪兩人沉之江惠王疏其擅殺宗室逮下獄革職歸崇禎十五年巡按汪承詔因士民呼

額疏復職不就甲申卒康熙九年祀江陵名宦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弱冠力學嗜古與名流遊處邑

初無文社有社自藩錫與張明弼始從遊者最衆貧族有鬻妻者聞哭聲即舉束廩以贈天啓辛酉試南闈夢

漢壽亭侯有為存心地好特種福田多之句是秋獲雋甲戌成進士授龍巖知縣閩粵間守令一至胥役例納

花幣藩錫至峻却之俸及期以失權貴意左調嘆其年大瘠置粥廠活飢民無算陞南兵部主事歷郎中嚴別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五 兵丁甲乙互更主將侵剋兵餉之弊崇禎十五年出為

兗州知府 本朝大兵入山東藩錫至兗僅四十餘日軍餉不繼自括其衣裘及妾環珥典數十金買牛酒勞

士時藩錫守南城總兵劉廷弼守西城廷弼不加備擁爐襲裘坐密室中縱飲自豪藩錫憤嘆曰壞我兗者必

廷弼也守八日西城破藩錫往救而萬騎擁至藩錫巷戰不勝死之妾張氏抱一子自投井死崇禎十七年二

月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吳起龍字雲卿丹徒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降

理問調應天府推官尋轉南戶部員外郎陞知福州府

閩俗有挾仇者輒服斷腸草既死其黨移屍至仇家家立破起龍至按死命反覆推驗至數十次檄有司設厲禁俗遂革閩士程坤陳聖泰之屬為仇陷起龍力爭之學使者事得白後皆顯名陞福建兵備副使年七十五卒

為樞字居所丹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行人秩滿擢戶科給事中疏言朝熱二審非止覆奏其死正欲婉求其生請自今以後每遇朝審熱審則從前月奏季奏罪不至死者務期逐一讞決有淹滯者法無赦上是之命著為令樞偉貌敢言已卯因星變上書語侵執政遭貶謫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卒 以卒 王士鏞字元治金壇人學在子年二十一崇禎辛未成

進士初授桐鄉知縣起復知金華時東林南黨互相攻擊一登仕籍各有攀援仕錄一無所附尋擢戶科給事中即劾輔臣誤國改兵科極論邊事悉中機宜平生廉慎無餘蓄自祖父授田外未增寸土晚年兀坐一室人罕得見其顏色佯狂自廢康熙丙午卒

張夬字廷夬丹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由諸暨知縣歷任濟南知府時東省殘破又值歲飢夬招來撫字甚優時望劇賊李光兆李汝樹合白蓮妖黨胡魁陽攻掠鄆縣

夫率衆殲之又定武定州之亂陞本省監兌參議罷歸  
逾年補福建副使陞本省按察使

陳德諭字心言丹陽人泰昌元年由恩貢廷試第一授  
山東德平縣令清廉不恕訟獄幾息陞雲南平麗府判  
兩署蒙化賓州事蒙化黠獠李青吾嗜劫殺人擁賞數  
百萬善餽遺郡守多爲所蔽德諭廉得其奸捕繫獄獠  
以十馬負路屬經歷某獻之德諭逆知其意與經歷語  
正色莊諭經歷唯唯終日不敢言獻路事賓州近山多  
水泉德諭于近郭開田以吳地插蒔法教之滇南至今  
多從其法土酋普名聲者蓄異志繆恭順願借阿迷川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避仇旣得城乃四出虐諸酋據以叛王師合諸酋兵十  
萬討之兵敗方伯周士昌死焉適德諭陞知是州單車  
赴治普酋意輕之德諭示以順逆利害反覆曉譬乃乞  
降然猶脩怨諸酋河底羅刁二酋日告急督撫復委德  
諭曰普酋自言非陳使君莫服我宜一往往則數語立  
解二酋德之以南金貯囊中膝行而前德諭揮却之酋  
感哭出囊中金範陳太守像世世祀焉後謝病歸家居  
以碩德爲鄉里師年八十三端坐而卒

于鉉字耳君金壇人明照孫由進士授長興知縣爲治  
務擊豪強全善類邑人御史王某中傷之謫吉安府照

磨尋陞本府推官署永新縣有惠政劉脩撰同升謂其  
三月之治有百歲之利可以愧世之視官府若傳舍雖  
專循攝者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督西城草場損已俸  
及羨餘六白金以佐公帑陞江西南饒副使時總兵左  
良玉所部橫掠江楚鉉親率士卒守禦左不能犯遷嶺  
北參政

賀懋昭字爾徹丹陽人天啓中以明經謁選授唐府長  
史唐瑞王老世子卒世孫宜嗣諸子福山安陽永壽三  
王皆就郡封福山毋嬖王憐而欲立之明法藩府舉子  
先報生禮部繼請名請婚請封世孫年三十矣未報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三

照至以角巾見照曰嗣位以適子死立孫禮也老臣當  
以去就爭之力請于王王迫于大義始如禮冊名王堯  
世孫嗣甚德照顧以諸父故抑鬱久至是以醫人侍世  
考疾無狀窮治之醫誣服詞連福山安陽照諫曰王考  
得正其終殿下得正其始奈何以考終之令德而加以  
被弑之惡名乎王素敬禮照獄稍緩然以其切直疎之  
照遂解官去王益驕恣會郎陽巡撫蔣允儀疏糾王引  
照納忠致忤以實其事允儀江南人王疑照使之因劾  
以長揖不拜失臣禮及諸所不悅者悉逮詣詔獄王竟  
杖殺福山安陽二叔而疏言殺父之仇八年方報照于

獄中上書曰此正臣七年前隱憂強諫得罪之由而陷身囹圄者也乞抄錄當日請弛福山門禁原啓并世孫管理府事手批進呈中間隱譬曲喻可以見先端王于地下可以對皇上于今日可以明福山安陽奪嫡進藥之有無又曰照于天啓五年齋憲至唐府王考尚居世位則雖欲行君臣之禮不可得也速管理府勅之事下則撫院道府無不俛首跪拜照獨何人而敢長揖禮部侍郎陳子壯亦奏曰朝廟大典偶涉玩慢止于降罰鮮有累累受法者事遂解照已先得疾死子元封貢士豐才博學有聲

真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奎

賀允選字繼登丹陽人天啓甲子舉于鄉授四川資陽令時張獻忠已躡全蜀選至嬰城固守城破闔門一十七人俱被害

史惇字子有金壇人以崇禎庚午舉于鄉庚辰特用第一授戶部山東司主事監祿木倉舊例多雜費致傾良家產惇一切禁革之歷員外郎中陞九江知府時流寇猖獗黃梅廣濟間與九江僅隔衣帶水惇嚴保甲勤哨撲賊不得渡寧南侯左良玉與賊戰于朱仙鎮大敗退王襄陽集所部順流下江西多殺掠至九江駐兵巡撫張在郡議開城拒之惇曰若如此則左疑有密旨必變

惟開城犒師以至誠感動之方可以止其殺掠乃請同推官某往見良玉良玉大喜果禁兵殺掠尋以直忤大吏歸

荆偉字元升丹陽人時流寇充斥所過無堅城詔選鄉貢之賢能者爲守令偉以對策高等授墊江縣年六十一矣或勸勿往偉毅然就道既至墊念全蜀門戶在夔州重慶而忠州兩當其衝墊江又忠州根本于是繕城隍勵兵甲爲固守計劇賊龔遂等依山爲阻數出標掠偉設奇敗之會獻賊已破楚乘勝窺蜀約遂爲內應城陷偉不屈死

真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奎

荆本澈字濂之丹陽人少從澄江繆昌期李應昇游甲子舉鄉薦時流寇雲擾中外交訖漫不經心澈獨結客養死士常曰天下方亂安用家人生產爲甲戌成進士出烏程相溫體仁門下時國事已大壞與同年負氣節者誓曰異日苟待罪言路互別邪正罔顧私恩烏程恨刺骨例三甲前選中書抑以建昌推官所屬南豐瀘溪令爲相私人澈發其陰事直指罷之相益怒噉言路誣以浮踪免官歸益感憤時事視一官泊如也烏程敗臺省交薦召用會左鎮良玉兵從楚下史閣部可法患之謀於澈澈令辨士持書往諭良玉初甚倨閱書竟俯躬

避席曰歸語荆公吾西矣朝議欲澈監軍河北閣部疏  
雷遂以職方郎監下江軍命甫下閣賊破京師計至澈  
大慟乃悉約所養死士再行召募嚙指草檄徵兵勤王  
倉卒無應遂陳兵江口爲東南保障時承天總兵劉肇  
基等引西北騎兵與京口戍兵相格鬪北兵登岸焚掠  
澈以舟師泊金山舉砲縱擊破舟殺卒陳屍門外以爲  
京觀亂兵自此不敢窺渡鎮江城得無恙甲申宏光南  
立議定亂功加兵備道仍監下江軍久之以孤軍退保  
浙東浮江沿海直達舟山而總兵黃斌卿懷二心觀望  
乘澈無備夜襲之遂被害兄本源二子沐添皆死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奎

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崇禎壬午以貢授江陰訓導  
國朝大兵入江陰厚敦坐明倫堂自到死妻王氏與其  
姊結衽投水踰月計閨女歸姜者亦痛哭自經  
潘文先字符仲丹徒人以貢授江陰訓導與馮厚敦並  
以死殉

王明汲字孟用金壇人由舉人任贛州府同知 國朝  
大兵度嶺明汲爲贛固守城破死之妾與僕亦同死  
駐明永字嵩年丹陽人舉壬午鄉試爲人磊落不修小  
節家貧性嗜酒好客意氣豁如也甲申授華亭教諭乙  
酉死于官明永工詩文善草書楷法出入鍾王

于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工部都水司主  
事陞員外郎差督儀真南河奉委開邳州以南黃河五  
十里築堤百里自直河口起工完敘陞本司郎中出知  
順德府時值地方殘破之後具疏爲民請命招撫流離  
未幾丁父憂歸起補浙江紹興府知府劉宗周倪元璐  
祁彪佳等公薦于朝報最卓異甲申三月提補本省督  
糧道改分守寧紹台道卒年八十有一

蔣拱宸字衷赤以甲戌進士知湖廣新化縣新化山邑  
無城拱宸爲建城至今號蔣公城丁丑調攸縣職藍山  
寇又爲攸築城如新化已卯以丁憂去服闋補山東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奎

都縣召入爲御史時戚畹田氏勢薰灼多占民間田產  
拱宸抗疏追理貴戚爲之歛手疏蔡宰相周延儒及其  
要人某上震怒論某棄市延儒尋亦得罪賜死

國朝

吳贊元字次修丹陽人舉崇禎庚午鄉試順治二年由  
中書舍人擢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時豫章初入版圖四  
方反側未安贊元撫輯有方威信大布遂收建饒贛  
諸郡又奏免袁瑞二郡浮糧若干兩二郡人尸祝之  
蔣超字虎臣鳴玉子金壇人年十四冠童子科乙酉舉  
手鄉丁亥成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及第授宏文院編



脩辛卯主浙江試所議拔多知名士陞脩撰歸娶未幾父鳴玉逝祖母韓尚在超里居奉韓者七年蔬食布衣讀書備極刻苦歲丁未起督北畿學政時廢八股用論策取士超以典起古學爲己任力矯比偶靡弱之習士有片語當意卽進而嘆獎激勸之與諸生語如家人父子縷縷弗輟士以此多受知感泣學田外增置孝田于凡聖廟傾圮祭器散失一一釐舉脩飭之事竣疏陳十事如復祀聖像禁有司笞辱諸生酌復進取舊額皆有關士風世道者雅好山水力請解官道匡廬溯荆襄至蜀之峩巒結廬山麓跌坐而終年五十卒之日預定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七

刻焚香賦詩神氣閒閒如釋家之所謂坐化者超性廉靜於名利無所嗜晚茹素精研釋典喜同緇流游處少起巍科同舉者多至卿相而超泊然家居者久之門生故吏有官華要建節通都者超過其境匿姓名不以一刺通也生平博學強記手錄書至數百卷指法得晉人遺意行草規撫唐宋不名一家所著有綴庵集荆其惇字勅五丹陽人順治己丑進士爲郟城令時師行絡繹他令皆檄民供餼惇獨臥大將軍幕府外曰郟獨有令令可役也大將軍偵知其廉爲結歡而去尋遇盜死初惇領鄉薦司教南陵訓子弟嚴而有恩在郟察

堤防禦屹如長城郟人植荆堤上以誌其德號荆堤云郟故濱河河決開歸徵調夫柳之費以萬計惇曰民不可重困令當之子身詣河上酌計盈縮歲省卽費無筭又郟俗好巫巫言黑龍神降聚眾具旗仗迎神喧呶驚擾惇密召首事者令解散毀其廟未幾果譁言郟民倡亂守將將勒兵捕之案驗無狀而止惇爲治寬嚴得大體多此類令卽六年績報最適遣壯丁獲解羣盜乘虛趨庫藏督廬丁出搏戰盜衆前刺之已知爲令也大悔收遁去庫藏得無失未幾盜皆獲俯首曰不意傷賢使君死固當郟人悲思之初惇之教南陵也崇文講學法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七

紀秩如弟子守其教弗替至是聞變亦悲思之以故兩邑金祀名宦惇少時家貧出繼叔父爲後數月遺腹子生乃子身出所受所分其狷潔如此所著有宛吟集尤善翰墨道勁中露風態爲世所重何應仕字鳴瑞爲諸生時與陳名夏宋之繩輩訂文社齊名壬辰以明經廷對擢第一授推官乙未改知永嘉興修築長埭爲民田利時駐防兵以勦盜掠婦女三百餘人白于帥盡釋之寇陷永嘉鄰邑鄰邑民老弱數萬投永嘉帥不內又涕泣請于帥內之多方安

厝且設糜賑焉寇逼城備糧煠庀火具躬自荷鍤修葺城垣誓以死殉指城隍廟前河曰此吾止水也去官後永嘉民圖像以祀應任性仁厚撫少弟養孤孀視猶子如子敦重族誼人稱爲長德年七十七卒子金蘭度戊進士

何金城字元長丹徒人壬午舉人授安東教諭擢西安府推官歷陞鞏昌府同知湖州府知府在西安日繼前李官恣睢之後以寬厚得民心遇屬吏惟勉以清白不苛舉細過以博名高凡斷大獄有可矜疑卽爲開釋撫按俱信其誠慈倚之如左右手先後歷任幾三十年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表

于湖州貧不能歸襖同知于琨爲歛金付少子涓始克旋里

張九徵字公選號湘曉丹徒人生負異姿自五歲受書卽強記不忘旣長該洽五經尤精于三傳隱語僻事有印軌應貫穿二十一史指畫歷代治亂得失之故如數黑白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數世及其門生如咸聞者無不歎伏年二十九舉順治乙酉鄉試第一闈曠出天下傳頌丁亥成進士已丑授行人司行人癸巳考選入吏部爲文選司主事熟諳掌故進員外郎郎中絕苞苴嚴請託黜陟稱平乙未分校禮闈所識拔俱一時知名

士尋投牒請歸養比歸而父夙儀已逝九徵性至孝至是痛不自勝旣服闋以營葬不赴補己亥六月海寇犯京口提督管効忠兵單戰潰時九徵同直御史重光方登陴誓守以待援軍而副將高謙知府載可進將圍二人以降賊九徵度事不可爲急奔赴常州謁巡撫蔣國柱極言海寇身合之衆亟願兵進討可旦夕擒也又之杭州起浙督撫協力堵剿斷賊歸路未幾賊敗果如所籌癸卯補稽勳司郎中是秋調文選凡兩典選政前後太宰多名賢銓敘官方賴九徵相濟如左右手時令甲初變吏部郎與五曹郎一體以道府推補甲辰竟以河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表

南按察司僉事出視學政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爲數十年所未有尤嚴祀典於中牟黜潘岳于鄧州進鐵尙書鉉又求鐵氏裔孫一人命奉祠祀徽各郡縣嚴捍社師增社學以教育子弟命頌小學家禮二書又捐俸命各學廣購書籍聽諸生就讀諸生有欲自購書者仍資給之比試竣公明之譽大著部科會核爲天下學政第一而忌者以學臣內陞例久未舉竟格不行僅得侯陞參議其年冬河南巡撫疏舉卓異

賜蟒服戊午春  
詔廷臣薦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吏部尚書

郝惟訥侍郎張士甄以九徵名上九徵以夙疾屢作不愈辭未赴

大約九徵生平淡

于榮利同舉者輒至卿相門生故吏多躋華宴而九徵以名吏部郎浮沉外僚泊如也晚以大臣推薦可希大用復引疾家居益發藏書數萬卷縱觀之次子玉書充纂修明史總裁間有疑義郵書請質九徵于明代人物事功推新建才略推江陵真寔經濟推王三原嘗言周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半

文襄和易近人遭時太平未免經權互用惟王端毅為無間海剛峯政績遠不逮端毅端毅雖嫉惡如仇而虛心靜氣人人樂効忠告剛峯不及也江陵為政治尙嚴密巡方審錄至以多決囚為功當國者不可雜用申韓之學如此然矯其弊而為寬縱又非治體徐華亭年四十為少宰延攬朝士衆譽翕然歸之其精神寔出前後諸公之上後惟葉福清似之時勢各殊故設施亦異而其為機警則同聞者以為篤論云為人見難必拯遇急必周三黨之戚以喪葬婚嫁告者竭力推解略無倦色貧不能就學者給修脯擇師以教之歲饑躬倡捐振雖

傾困不恤育嬰濟溺給衣施耨歲以為常有盜欲謀劫同盜者先期以告曰某曾受施衣之德不敢忘也樊掖後進如不及虛懷延引人有片長輒稱賞勿倦郡中數起大獄株連蔓引陰行拯救所全甚衆郡城內設有鎮海將軍軍府後又增設安南將軍郡民震悚九徵倡議勅建軍營萬間于北固山下兵民兩安以歲甲子七月卒年六十有八以子玉書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訃至京師

皇上命內閣學士王鴻緒至王書邸寓賜英尋諭祭備極

恩禮子六長玉裁丁未一甲第二名進士內閣史院編修前卒次即玉書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次玉禾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半

歲貢生行人司副次仕可丙辰進士次恂可戊午舉人次與可監生所著有閩遊草艾衲亭稿若干卷文陸堂文稿若干卷嘗一修丹徒縣志兩修鎮江府志一修江南通志逝之日合郡無不人人垂涕諸生數百人里民千人相約舉酒以奠更據其生平事寔請祀鄉賢張玉裁字禮存丹徒人九徵子幼敏悟九歲通五經稍長與弟玉書博綜羣籍考訂治亂成敗之蹟數十年如指掌選拔入成均益都馮公溥為大司成驚謂子今之子擯非僅以文章名世者時四方高才生雲集都門玉

裁年甫弱冠已名滿天下見者遜謝以爲不及丙午登  
賢書丁未對策 大廷指陳時弊規刺部院督撫沉痛  
愷切嚴司農正矩持其卷與諸大僚讀而嘆曰此長沙  
痛哭書也既奏擢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在  
史館介立嚴毅以天下爲己在時政有得失輒詣當軸  
者慷慨抗論不少畏避引掖後進獎借清流戶外之屨  
常滿庚戌分較禮闈焚香誓天所得皆知名夙學無一  
華介雜之引疾歸遽不起年僅三十五素羸弱茹淡素  
屏絕嗜好刻意讀書既疾猶矻矻校讐丙夜不輟賚志  
未竟海內惜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圭

李琚字玉樹丹徒人由順治乙酉武舉授福建興化左  
衛千總以勦山寇功擢福州閩安鎮水師右營守備丙  
申秋寇衆二十餘萬犯福州境琚連戰三日斬寇甚衆  
身被數十創遂歿于陣家五十餘口俱遇害康熙丙午  
朝廷允部臣請給銀二百兩營葬加贈琚都司僉書  
明年其兄璐扶柩歸 朝廷更命江南布政司發官銀  
十三兩遣致祭

于朋舉字襄于一字念劬順治己丑進士應館選授國  
史院檢討乙未同考拔議皆名宿當世節鉞大臣多出  
其門者外遷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巡睢陳轉福建左叅

政福寧道尋陞四川按察司擢山東右布政調左湖南  
所至勤敏有治績十餘年歷任四省在豫招集流亡垦  
荒田數萬頃擒鄆城劇盜略不擾民在閩定兵諱之變  
會鞠航海案赦免過半時

朝廷防海嚴鎮閩大兵月必更番巡汛兵民兩苦之力  
陳大將軍請歲每再易得休息焉在西川當殘破後一  
意撫綏雖爲法官視民如子在東省設鼓鑄法著爲令  
悉樹能聲數爲諸省督撫所器重獨湖南屢被兵燹朋  
舉至撫循備至在任兩年緣楚撫事牽連鐫級先是楚  
中有告許叛案者株連無辜幾釀大獄將去任猶痛切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圭

爲新撫陳說事遂得解凡朋舉定亂釋獄前後全活甚  
多自湖南歸年未四十家居養母不復赴補年五十六  
卒父杲字舒仲志行淳潔素嚴義方之訓朋舉居官律  
已本之父教爲多四齡失恃事繼母純孝疾革時猶強  
起數定省恐傷慈母意也所著有念庵詩集若干卷  
韓豫字如石以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知山東壽張  
縣時以賊黨牽繫者數千家豫按治無罪釋勿問金隄  
屢潰因勢疏導省工役以數萬計沮洳盡爲良田以毋  
憂去服闋補山西猗氏縣尋被薦擢吏部主事晉文選  
員文郎杜絕請謁一條銓選之弊

許熙字宇我位金壇人少食貧篤學力行以孝友稱順治戊子己丑聯捷授中書舍人陞刑部主事甲午順天鄉同考歷員外郎中任大名兵備道居官以清慎勤自勵例撫標營兵各餉皆屬支放熙字如數給之絕括扣之弊營伍咸盡守禦力會奉裁汰議熙字先期給月餉有羨餘亦並分各標因漸收其兵杖勸諭歸農人人感泣去未幾以母老乞終養歸杜門鄉居却車輿率徒步行數十里贍貧族急友難捐貲修文昌橋築南洲堤岸里人咸德之卒時年七十有一

賀王昌字君開丹陽人順治戊子舉人授五河教諭乙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未成進士知山東嶧縣嶧故贏邑又丁田荒蕪過半夫役頓加率一二畝役數夫民重困王昌招集墾闢均其賦役始休息焉因皇木夫緩謫判高唐檄署臨清篆視攝如真一切典除悉從民便州人德之遂移疾歸王昌生不肉食成名後澹約不改其常所著有祥庵集行世荆鎮字茹瀛丹陽人已卯舉于鄉順治初授長洲教諭以特薦擢肇慶推官百粵初開墾為總制駐節地司李上下相承權重于守而事倍難鎮濠已率屬隨事制宜為上臺所倚重兼攝關稅正額外悉出贏餘佐軍需拜以特荐陞台州海防台東關每苦水漲飄沒民居捐俸

築堤往來利涉尤以黃巖獨居海衝均輸營繕俾城垣圮如金湯鎮兩任危疆政績表著旋解組歸所得俸錢多分給諸昆敦本睦族宗人稱之

夏沅字臨湘以丁酉舉於鄉丁未成進士廷試二甲一名改庶吉士陞編修其制舉業為藝林傳誦沅蚤貴負文名官禁近顧恭謹自下略無尊倨之邑諸窮交故人皆樂與之親居恒練習經世之務與有所展布以早逝未竟其才人皆惜之

史逸裴字雲次金壇人乙未進士由行人陞兵部主事

以職方署武庫典京衛武試吏填偽生入冊有罪夜畀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千金求解逸裴廉得其誤却金全之人稱長者旋掌軍政昭雪叛案無辜者力請大司馬全活幾數千人由是以公直著晉督捕郎中出督河南學政逸裴為文沉澁秀刻自諸生已知名時

朝廷初復八股益以起衰為已任扶精黜浮文風丕變凡所識拔多至名公卿先是丹徒張九徵督學河南號前張後史云考最晉秩少叅家居七年補東充分巡道山左歲屢凶值軍興餉急人情譁然逸裴單車蒞任首建停征之議士民德之未幾丁母艱歸生平萬於行誼事後母至孝與兄學博逸嗣友愛靡間撫後母庶母弟

並有恩以母喪哀毀致疾年六十二卒居官尤精吏事  
凡郎署監司文移不假他手方對客諧笑而愛書立就  
靡不精確性既嗜學雖官成勿輟所著有小隱集手訂  
五經集論二十一史約凡若干卷

溧陽縣

史崇字伯勤杜陵人佐光武恢復漢業以軍功除右將

軍青冀二州刺史封溧陽侯治尚寬簡不威而化建

武末詔公侯皆就封邑子孫遂家焉卒贈司空諡曰

壯宋崇寧中知縣李巨禱雨侯祠有應上聞勅賜廟

額曰顯惠進爵靈濟公孫茅字德英襲封累官鎮西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又蓋

將軍雍州牧有治聲諡頃侯俱祀鄉賢

史務滋崇之喬也唐武后天授元年以司賓卿進拜納

言與宗秦客等並賜武姓十人分行天下多所興革

明年命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皆劉兄弟為侍御

史來子詢誣以反也務滋意欲平反俊臣奏行感與

務滋親密掩其反狀后令俊臣並推之遂自殺祀鄉

賢

李朝正字治表建炎戊辰進士知溧水有異政叅政策

夢得薦於朝高宗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績被薦往

往別除不若與之進秩因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召

對遷一官賜銀緋遣還朝正乞務所得章服封母從  
之累官平江太守朝奉大夫 按建炎十五年戶部侍郎王欽言被旨差置兩浙運界竊見戶部員外郎李朝正昨任溧水日曾措置均稅簡易不擾至今並無詞訴乞同共措置晉志云朝正知溧陽誤也

僕玉立字世南忠襄長子元延祐戊午進士至正中監

泉州昔諸路兵亂玉立築城浚河為捍禦計與提舉

項棣孫捐俸易粟以賑飢兵郡賴以安典學修廢政

績尤多泉人立祠祀之工詩在海南有題羅漢峰詩

甚嘉見名勝志

僕斯元嘉定知州洪武初起授尚寶司符寶郎再使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美

麗尋知河間府俱以才幹著入為戶部侍郎陞尚書

既改禮部奏定公侯勳階之街以年致仕祀鄉賢

王可宗洪武初知泰寧縣惠政及民蠶弊盡革考滿當

遷民詣闕懇留仍還今祀泰寧名宦弟可貞洪武中

辟為本縣訓導後徵修永樂大典陞魯府紀善晉長

史賜號正固先生

史彬字惟中永樂中由庶吉士改知樂昌縣政舉民悅

時山寇為患彬及主簿吳政討平之嘗創希聖亭講

學課士遷知鄭州致仕

史常字原亨幼善書徵充翰林院秀才預編永樂大典

尋中乙未進士累官建寧太守有廉能聲性剛簡為同官所構求其過不得乃以罰米贖獄未立案據送詣京師獲白遂拂衣終養焉曾孫日嘉字全夫由國子生為清苑丞亦有惠政今與建寧同祀鄉賢

楊剛字宗毅宣德間由歲貢授萬全都司斷事有異政擢河南道御史巡按雲貴治尚嚴明軍民相安尋授四川僉事改江西致仕孫紹字紹祖以經歷遷知高州府並著治績

繆榜字全之以進士知東陽縣蒞事剛果奸人屏跡邑有隱糧詭寄榜立法丈量以均徭役民德之擢南京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七

陝西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抗論中官蔣琮語侵汪直琮直黨也天子察其忠極琮而謫榜莒州判官下車立辨王氏疑獄有神君稱卒於官祀鄉賢

史學字文鑑成化間由進士筮仕戶曹督儲淮安陞員外監兌魯汴轉郎中總餉遼陽悉心度支軍國不置累官山東叅政適盜起跳梁河朔間東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賊至莫敢撓學方視河金河羣盜猝至乃與僉事杜旻謀曰城庫不足恃盍退保濟寧集兵觀變乎乃之濟寧調銳士與賊角多所斬獲會言者以退避勅速詔獄除名退而潛心著述有金淵節孝錄

詩文錄球溪文獻集藏於家

呂和字達道以孝廉署臨漳論改齊河訓士以誠方嚴不苟有遺以錦繡鞍馬者却不受為祭酒李時勉所重陞興濟縣令治行大著會亢旱三載力為民請命蠲賦祈必允乃止民德之考滿部民周仲祥等赴闕留任不獲陞南京禮曹尋致仕

狄冲字仲虛嘉靖癸未進士尹清江有循吏名考最為聶弁所中陞獨山州知州抵任改州治得白岳山笑曰吾為諸生夢得一玉章文曰白岳山人此遷天命之矣因以為別號會阿得獅子孔殺温酋酋告變詔命撫臣治之下獨山將窮誅冲不可乃募客往覘之

卷之三十六

七

具以情告曰日夜望外郎來為我蓑衣斗蓬何敢叛俗謂官為外郎蓑衣覆也斗蓬蓋也客還冲即御一騎挾兩老卒深入彼地眾皆羅拜道左曰外郎活我為留數日酋流言彼中殺狄外郎冲聞之馳歸事遂靖明年遷武定府同知調瑞州陞南京工部郎中卒於官檢其橐惟半月俸錢耳大司空何詔為治後事焉祀鄉賢

馬震章字國華早孤母楊氏教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受知於尚書鄭曉審錄河南恤城冤獄三百餘人尋

出知彰德府詰戎泊河皆著成績至載趙府宗室之  
譚尤見才畧陞山東副使以瘁卒

狄斯彬字文仲中從子也由進士擢御史時世宗尙禱

祠中官杜泰歲侵光祿金鉅萬彬抗論請宣武典史

萃轉南京兵部主事方日本入寇陪都震驚彬陳方

畧於大司馬江上藉無恐繼備兵荆湖間初九溪蠻

交通豪民肆剽掠彬威信並著蠻不敢譁陞本省叅

議隨告歸修家乘野史獨申已見而於歐陽巡撫書

冊之編引證尤詳徭賦爲之一清祀鄉賢

史繼志字思善以戶部主政督運江西特以木薯爲患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堯

力治其弊作改正亭以記事既轉刑部郎中爲富人

子陷大辟當事知其冤引嫌不爲白朝審日繼志請

於司寇曰殺人以自潔非法之平郎中不爲也因得

釋陞浙江副使卒有文集藏於家

鍾遐齡字子宜隆慶戊辰進士知井陘縣蘆剔精敏深

得民心尤以文章擅名分校順天主司屬之搜遺檢

獲一卷驚曰此天下士也列高薦折跡乃高邑趙南

星後果以忠直爲名臣時服其明鑒祀鄉賢

呂昌期號蘭谷舉進士疏陳祖母吳氏節孝得旨表揚

官戶曹知嚴州府歷東亮叅政所至稱廉於嚴獨派

裕儲拔士方逢年宋賢等多登鄉輔嚴人尸祝祀名  
宦山左則辦徵發與左道威惠尤著魏璫起歎曰丈  
夫焉能事奄豎乎乃歸居里恂如祀鄉賢

史宣政字正甫以舉人授浦江諭爭諸生劣行有直聲

陞南京國子監丞於禮樂多所考證遷武定知州歲

苦蝗多道瑾率詔賑恤乃躬設粥以活之轉充州府

丞治河三年無水患考最尋告歸

史繼辰字應之由庶吉士轉禮科給事中陞戶科多所

建白歷四川江西浙江監司方伯皆有治績晉太僕

寺卿未任告歸繼辰父隆字吉甫卽際從弟際富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全

天下以豪邁名於時隆獨以儉素自持有長者稱祀

鄉賢

宋胡原名拱辰一名獻崇禎朝改今名字獻孺中萬曆

癸卯鄉試六上公車不第戊辰已巳間上書言事爲

督輔孫承宗所知題授贊畫尋以戶部郎中司餉東

江兼命過海料理值劉興治叛以計撫輯屢轉爲山

東僉事召對言海上情形未幾遇甲申之變趨江南

陞太僕事卿督運乙酉歸里杜門不交一客卒年七

十六

陶八羣字衆父教授梁谿遂家晉陵甲辰成進士由大



理寺評事遷知邵武府常以法自持語人曰吾為廷  
評時每事多駁人及任邵武每事不為人所駁時以  
為確論卒於官而家無餘資子嘉祉元祐皆由進士

終縣令

見徒  
籍下

史孔吉字敬勝風規秀整試輒冠軍登萬厯庚戌進士  
授南安知縣單車就道在任鋤強撫弱威惠兼行調  
崇安政績彌著時山水為災破城垣民幾為魚孔吉  
卓立巨浪中誓以身殉怒濤遂息崇人尸祝焉內召  
除戶科給事中風采凜然陛辭一疏所推轂皆正人  
出為副憲尋有尙寶司卿之推而廷議以高攀龍黨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全

奉旨閑住始孔吉令南安奉府檄課羣士首拔洪亨  
九相國乙卯分校禮闈所得彭汝南陳士奇並稱國  
士尤擊節黃道周卷當時服其知人生平好義入學  
田以贍貧士捐祭田以給族人季子儒維邑庠生積  
學勵行克敦孝友有破產救兄等事義厚之風至今  
稱之

滕養志字以孝弱冠補弟子員邑令帥蘭引修邑誌戊  
子舉孝廉歷嘉興安溪兩學諭轉大寧令立義倉講  
六論建三石橋以利濟士民思之列名宦祠子翰芳  
興義塾於族中捐田宅於兄姊真能繼承先志者也

所著有泰來可繼等集藏於家

馬成名字駿如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嘉善知縣陞萊州  
推官轉授刑部主事遷兵部職方員外出為密雲兵  
備道尋晉山永巡撫幼穎敏讀書一目數行為諸生  
豪邁不羈視取科第若寄而才實足以副之其令嘉  
善也邑多豪猾下車懲其尤橫者境以肅然居部曹  
多所建白時溲有盜未獲撫臣張大其事請舉兵成  
名曰此一健捕役成擒耳疏止之省費不資至備兵  
密雲治績彌著巨璫斲法繩以罪不少假借軍興大  
議必先決可否中外翕然仰望是以有巡撫之命成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全

名以一書生十年間致位中丞功名赫然成矣而位  
愈高責愈重時愈艱才愈不得施卒罹於禍聞死之  
日九邊軍士多號泣者

彭适字伯韜十四補弟子員嘉靖戊午歲貢廷試第一  
授白水慶元兩縣令勸農講學巡撫李叔和以廉明  
慈惠首薦兩邑俱立祠祀之康熙戊午白水士民猶  
思其惠政舉祀名宦本邑祀鄉賢

陳獻策字明俞起家大行兩奉勅封藩餽遺悉無所受  
以祠忤魏璫旋里崇禎初拔東林幽滯特擢諫垣歷  
兵刑工三科抗疏論黔功滇功陵工河工等事剴切

詳盡累受寵錫晉都諫管節慎庫嚴核軍需圖籍一  
清侍皇儲講筵請肆赦未幾北黨復熾休致歸鼎革  
後杜門却客蕭然終老族弟名夏以少宰守制歸過  
謁因蹙額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策曰亦各行其志  
耳未幾卒弟元策仲子邁俱廩例太學生詩文聲氣  
一時推重

彭遵琦字古臣中崇禎癸酉鄉試授衢州司李多異政  
衢人德之入名宦擢臺官未任卒子新字子民以孝  
廉任臨清牧州值孔道時軍興未已遊騎絡繹身任  
供億不以累民又河流淤塞梗漕運當時趣開濬費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金

滋繁郡吏請均於里甲弗聽夫悉由僱募捐俸不足  
稱貨償之如是者三年勞瘁卒於官

陳名夏字百史少有大志善文章好交遊為諸生時已  
名重天下崇禎癸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晉  
修撰奏對稱旨改授戶兵二科都給事會流寇日逼  
甲申三月中外一時瓦解南中立國馬阮用事遺禍  
東林復社修舊怨圖報復邏者四出名夏避仇而北  
過正定督撫以聞 召見授修撰陞吏部侍郎感激  
知遇知無不言凡開國大政多發其端丙戌秋以憂  
歸明年特旨起復吏部潔已率屬革弊懲貪銓政為

之一清戊子晉尚書辛卯拜大學士

世祖推心委任名夏亦毅然以救蒼生衛斯文為已任且  
志大才高中遭變革每懷抑鬱思以身致太平為百  
世下所原亮是以一切怨懟禍患皆度外置之迺任  
專謗集卒及於難生平詩文以韓歐諸大家為宗書  
法遍二王著有石雲居集三十卷傳世子掖臣 御  
前侍衛著陽齋集鼎臣廕員外郎著耿齋集佑臣乙  
卯拔貢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金

史燧字旭初少以經術文章著名授徒里中以孝友立  
訓循循規矩從遊者甚眾登順治己丑進士授廣東  
郵政參議善籌畫裨益軍事且優卹貧士遭兵火流  
離者如程周量方柱臣皆一時名士其所屬倉巡雜  
員兩藩多侵權委署燧必嚴覈之尤嚴訐告之借營  
勢者遂為兩院所倚重肇慶軍興催糧濟急恃以無  
患師旅之後壹意軫恤在任五年未見一肩度嶺陞  
嶺南道緩徵荒留兌米稱美政焉補浙西署臬事不  
緩不苛尋任隴右轉武德首懲繹夫越站之弊已而  
以緝逃功陞惠潮道因前任輕發批廻事降級會裁  
缺歸修家譜入祭田正名稱皆務本之學出山待補  
有以暮年凡之歸而道卒著年譜一冊有云自少至

老惟二三老友門無雜賓而人或以為傲杜門蔬飯不喜燕會而人或以為簡親朋假貸力詘於心不能通緩急而人或以為吝此實錄也

潘曾璋字永生少貧苦志力學弱冠成進士授戶部郎釐剔草場積弊榷關蕪湖屏絕苞苴後陞廣東兵巡副使值時多艱解組歸里杜門課子而外無他營焉子八人孫三十餘簪纓奕葉不減萬石家風咸以為厚德之報祀鄉賢

吳穎字見末生八歲即通制藝兼工詩古文辭方孟旋先生操選政延同校讐繼登賢書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金

事歷遷郎中詔求直言穎疏稱刑獄至重律無正條者毋得刻深以意傳法其初辭具毋得株引滋蔓上嘉納命恤刑八閩五閱月未減者千餘口出知潮州多惠政會從師海上中寒疾謝病歸晚築西疇草堂日有吟咏深邑一時碑版撰記多出其手知縣王錫官署其門曰瀨江文獻所著有尊葉堂集潮州志深詩選閩史未刻者尚數十種穎性篤孝年七十居繼母張太恭人喪猶涕泣如孺慕時祀鄉賢長子嘉稷以廢入成均四子大臨由武科仕京門千總俱工詩費達字于章少奉父仲常先生家學與兄達互相師友

文章氣節卓然為諸生冠順治壬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九江時師旅騷市舶壅不行前後任皆坐困達簡科條剔奸弊調劑官商公私稱便繼權澣墅亦如之晉階郎中以卜兆請假歸葬其親哀毀廬墓時年甫及艾即賦遂初居家手一編至老不倦邑有大舉極力維挽邑人咸賴焉其他濟困扶危未嘗有德色雅量能恕人遇橫逆處之怡如也卒年七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金

三所著有硯讀堂詩文六卷子鈺字式如恪守父志出粟賑荒入田濟貧以明經考知縣謁選有日念親老不果行及邁兩喪哀痛踰禮失血成疾尋卒孫淵幸慶符陞保定同知

史鼎字枚公少能文天啓間黨人亂政客從容言場屋事父致蔭曰有子讀書令識大義忍使隸黨籍耶焚其書充順治八年恩貢令蜀之仁懷罷浮賦創學舍大兵勦水西苗邑邊西境羽書旁午鼎密為備多方調護境賴以安臺府交薦鼎曰吾老不去將負吾官致仕歸人咸服其勇退云所著有小坡仙集

史颺廷字虞賡少秉至性以孝友聞順治乙未成進士任鄖陽安陸推官改陵縣知縣釐奸剔弊皆游及裕如晉西安同知權關南河靡不稱任會吳逆平滇南

需良吏 廷議交推以二千石從征聞 命單車就  
道至則坐車帳中運籌撫輯事宜日無寧晷追功成  
而颺廷疾作遂卒於任

黃如蓮字崑瞻號幼雲幼聰慧默識即成誦八歲遍讀  
五經左國能作文有神童之目順治戊戌成進士授  
福州推官時海氛未靖汎舟邊功所解逆黨多沿海  
窮民及被擄脫歸者瑾訊得實白制府免死者數千  
百人兵士覆寇卒皆被掠少婦亟檄其夫領歸軍需  
旁午瑾不言瘁不病民事皆立辯以承審稽遲鑄級  
補天津經歷兩署肅寧惟以德化不施鉤距幾使民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六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無訟焉陞廣寧令創縣學立蜡壇清田減站惠政溥  
孚有蝗不入境之異歷刑部郎出知金華府凡登仕  
籍五十年所至民歌思之

魏麟徵字蒼石垂髫即能詩文年十一受知學使李來  
泰為諸生淹貫經史擲管數千言立就丁未成進士  
筮仕中書陞典籍辛酉分校順天所拔皆知名士同  
知山東登州登近海悉心撫輯士民尸祝舉卓異第  
一丁憂服闋擢守杭州絕苞苴釐積弊霜稜玉潔以  
誥誤罷官公卿交章薦守延安不果行改知福建邵  
武墨吏猾胥聞治杭風咸屏息改揀愛民教士多異

政公餘即吟咏所至詩皆成帙致仕歸著有四書精  
義唐詩彙選未刻石屋詩鈔二十卷已梓行世

王日曾字偉度號省齋初以進士授中書充史官分曹  
比部雪冤慎獄轉儀部分巡大名絕苞苴除墨吏風  
稜嶄然調建南撫輯土蠻川民祀焉督糧江西請歲  
免脚費銀二十餘萬部議駁詰曰曾條挾諸弊始報  
可戶尚張鵬翮題薦天下道員青廉第一陞湖南布  
政命下已卒祀江西名宦著有省齋詩文集

董粵固字班若號蛟門癸丑進士令永川蜀遭獻賊創  
殘之後民物凋耗回兼署璧山兩邑戶口僅三百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六

家賦二十餘兩列肆居者不數十人固輕徭減役召  
募流亡三年居民稍集墾闢荒萊賦亦漸加以勞瘁  
卒於官

潘麒姓字又生號虛山曾璋次子與贊善麒生學生順  
治丁酉舉人令汜水修河堤清疆界詳免瀕河虛糧  
陞泗城同知大熊山黨案械繫數千人姓坐辟巨魁  
餘皆詳釋擢守湖州吏畏民懷先是粵西計典卓異  
例止一人姓與思明丞謝某同推以謝母老子幼讓  
之既而謝病卒姓假貸經紀其喪同邑楊禹甸盡節  
南寧姓枉道求葬處載其柩歸子慮樞庚辰進士篤

厚能文季子秉衡居心仁慈制行不苟以子震洛封  
教授

楊良字兼峰號止菴辛未進士令陽春初下車歲旱良

為决疑獄禱雨立應撫盜歸農設義學除耗費治行

稱最益道高墉剝商累官為粵東害良解綬出許誓

除大弊高投以暮夜良不為動高坐是黜良亦憊矣

抵家一月卒年四十一著有止庵詩文集

史泓字紫濤庚辰進士令浙之東陽革陋規汰浮費捐

俸貨償貧民遺課創立義學振興文教士風為之不

變陞主事未任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矣

黃秉銓字士衡已丑進士靈壽知縣縣為陸隴其舊治

素稱賢令銓牧民課士一以陸為法歲旱陳災不俟

檄發即開倉貸種制府賢之雪冤獄振文教除苛稅

既罷官為民代償籽粒遺錢前陸後黃靈人方之召

杜云

史隨字士季號鷗湖鶴齡叔子年十二即善楷法能作

筆窠大字已丑成進士授廣東茂名知縣鋤強植弱

治獄稱明允地多盜販被牽引者家立破隨嚴禁力

為昭雪膺薦擢守江西瑞州勸農教士政多懋績繕

飛躍亭修桴橋率以身倡屬縣上高被災隨親勘請

謁賑士民懷之為立祠既以家門鼎盛守謙知足移  
疾歸閉門却掃與季弟燾怡怡友愛課子姪以綿世

澤年七十六

馬受會字念功號石崖廷鼎子孝友性成功苦力學已

丑成進士知象山縣修賢宮輯縣志創建丹山書院

捐俸延師教士開積淤河道地方得免旱乾設渡賑

灾平獄勸農在象十三年多善政卒於官民歌思之

呈請祀名宦政蹟載寧波府志浙江省志所著嘗瞻

齋集心遠堂文選未梓

彭邁字伯英粵東翁源簿靖盜葺城實心勤職邑有沈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卒

姓者狡而貪計害其姪幾免脫邁訊得狀情置諸法

一時有鐵主簿之稱陞奉新丞終養歸舉鄉飲大賓

潘采鼎字實夫會璋孫麒生子幼讀書即曉大義長益

寔精於文已丑成進士令江夏江邑為省下附郭人

廳事劇號難治鼎經畫悉協修學宮製祭器邑西南

故有長堤拒江濤衛民慮雖歲修無久計鼎度量形

勢收築橫堤二所綿亘數十里得免江水衝決晉兵

部郎轉戶部出知西安府修鄭白渠任未匝歲卒

潘允敏字穎少號葦村壬辰進士選庶常授編修與修  
國史出為廣南太守時烏儂與兵相格殺幾成大

獄敏穢其魁而已轉補戶部郎中己丑典試山東旋  
視學西秦疏請甘肅寧夏歲科合考廣額一百二十  
餘名課士先行後文秦士歌思之於粵西於中州一  
如在西秦焉歷事 三朝衡文四省公慎清勤始終

一節

史瑗字慕劬號玉溪五歲失恃家貧分藿切粥攻苦力  
學舉順天甲辰鄉試授中書轉刑部郎擢守思南建  
義學置義田葺中和書院與士子論文講藝時逆苗  
猖獗瑗捐俸募鄉勇團練守要害苗不敢犯尋以疾  
告歸定祠試設祠館以教子姪所著在官條議與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全

文稿並稱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六終

乾隆癸未奉

憲准 功臣館咨查陣亡官員漏造并奉 藩憲檄羅

明昇等業奉

陞撫憲陳 發學增入通志今郡志應一體補刊于後

陳梓字可材號循山丹徒縣人明崇正末任汀州歸化  
縣主簿乙酉八月廣賊鍾靈秀等犯境屯聚石珩邑宰  
令梓率民兵勦捕以廩生揭三龍佐其軍至黃陂賊伏  
突出三龍遇害梓奮力得脫獎厲居民登城固守九月  
賊傾巢至令先逸梓攝縣事獨迎戰至十八日賊勢大  
張梓創重援絕帥民兵百人家僕十人力戰死時年五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六

全

十六歲丙戌

王師至閩收歸化大圖章京編審丁田准官羈流民回籍

時梓有老僕僅存丐歸丹徒以傳其事云

羅明昇南陽人任鎮江巡江營都司順治十六年海寇  
犯鎮江明昇駐談家洲與江北瓜洲相依倚瓜洲陷明  
昇勢孤時暑盛盛甲不解者十餘日寇眾登洲明昇奮  
身陷陣遂遇害妾郭氏家丁趙狗兒等俱戰死洲人摩  
生談攻徵憐其忠藁葬之歷有靈異立祠奉祀康熙元  
年五月兵備道胡 遣官致奠作文祭之其子俊英勒  
石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駐蹕金山

欽賜奮勇致身四字匾書額其廟 命鎮海將軍馬

賁捧至洲又命水師守備潘改建廟宇五十七年七月

江水衝激迂于洲南五十九年洲坍徙於南岸觀音庵

雍正八年移建南開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延

燒廟宇

御匾亦被焚

鄒儀周字西齋福建南平人由戊子舉人順治十八年

任丹徒縣康熙初請建營房兵民不擾士民勒石焦山

紀之歸後死耿逆之難 乾隆癸未奉 憲定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奎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七

儒林

前代史傳於經學家多列儒林工詞章者別為文

苑明宋濂王禕修元史謂六經皆斯道所在而文

固所以載道者也於是合經學詞章總標之為儒

林吾郡歷代以來名卿鉅公及山林布衣之士以

經學詞章著者彬彬焉今據宋王例擇其尤卓爾

不羣足以輔教化昭來世者共計如千人統以儒

林錄之志儒林

漢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一

包咸字子良曲阿人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

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

眚賊所執十餘日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

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

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

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

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

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

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傳恩而素清苦常

特賞賜珍玩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吳

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文會稽王卽位諸葛恪薦爲大史令撰吳書景帝時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依劉向故事撰定羣書又欲延昭侍講左將軍張布沮之孫皓時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時所在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荅曰此家人筐篋間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以文皇未登帝位當立傳不當爲紀皓滋不悅皓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昭飲不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二

過二升初見禮異常爲裁減或密賜茶餅以富酒至是寵衰更見偏彊昭益憂懼求去終以嫌忿收昭付獄昭因獄吏上書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反加詰責遂誅之年已七十餘矣所著有洞記三卷官職訓及辨釋各一卷子隆亦有文學

晉

徐逸東莞姑幕人祖澄之爲州治中永嘉之亂率子弟閩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父藻都水使者徐氏世有學孝武招延儒士謝安舉逸應選補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

轉祠部郎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安王立拜驍騎將軍以父憂哀毀卒所注穀梁傳撰正五經音訓見重於時

徐廣字野民逸弟也學尤精純百家數術無不延覽謝元爲兗州辟從事歷文學祭酒義熙初詔撰車服儀注封樂成侯尚書奏請廣撰國史勅從之景遷官領史如故勒成晉紀四十六卷上之桓元逼帝出宮廣在列悲動左右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遂辭歸卒劉謙之簡之弟也兄弟世居京口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大中大夫撰晉紀二十卷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祖汪家京口官尚書郎燾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晉太元中立國學謝元舉燾爲助教議宣太后不當配食中宗從之又因太廟災議祧禮學者多是之而未及施行高祖受命拜光祿大夫子遂邃子凝之凝之子嚴

宋

何承天剡人寓丹徒聰明博學拜尚書祠部郎撰朝議刪定禮論三百卷廷有疑貳多見論議遷御史中丞子翼員外郎曾孫遜八歲賦詩范雲稱其文曰頃觀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其能舍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沈約謂遜曰每讀卿書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初與劉孝綽齊名謂之何劉

齊

王僧孺東海鄉人也世居京口家貧備書養母事齊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終南康王諮議參軍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

梁

蕭琛字彥瑜思話從孫舉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朗快有才辯善於使命卒謚平普通中嘗領南徐州大中正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四

諸文集數十萬言孫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辭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勉字修仁東海鄉人居京口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入梁遷尚書左丞掌樞憲多所糾舉時除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空及公事仕終特進右光祿大夫卒謚簡肅勉善屬文勤著述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奉勅修五禮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撰流別起居註左丞禪事選品太廟祝文二教會林共二百二十卷文集四十五卷舊楊徐首迎

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崧弟佛聰敏能屬文官太子舍人掌書記洸馬排弟岳少方正記問該博仕尚為東陽王宗師從琮入隋授陳州刺史

劉綽字彥和秀之從孫尚之子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娶依沙門處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天監初辟臨川王記室累官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昭明太子沈約等咸愛重親接之

徐陵東海鄉人世居京口始參寧蠻府軍事侯景寇京師父攜在圍城陵蔬食布衣若居憂極還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秀勢傾朝野直兵鮑僧敵假威害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五

政陵皆奏彈之朝廷肅然陵器局深遠清簡為一代文宗每一文出遠近成誦弟孝克事母至孝京邑大飢以毋不給嫁其妻於富人以充養後富人死復為夫婦史臣謂其砥身礪行養親逾禮亦參閱之志也

唐

蕭德言字文行思話元孫引子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辟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亡歸京口仕唐歷秘書著作宏文館學士奉詔哀次經史百氏帝王興衰之故晚節學愈苦詔以經授太子兼侍讀請老不許封武陽縣侯進秘書少監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卒年九

十七贈太常卿諡曰博

孫處元潤州人以學行著名開元初李濟刺潤州特加禮異累表薦之徵為左拾遺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書論時事得失彥範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

丁仙芝曲阿人開元十二年舉進士官餘杭尉居官清謹工詩

蔡希周曲阿人開元十二年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弟希寂終渭南縣尉兄弟並有特名長於吟咏

陶翰京口人開元十八年舉進士歷官禮部員外郎工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六

詩同郡殷璠評其詩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陶生實兼之既多典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體裁

蕭穎士字茂挺梁鄆陽王恢七世孫四歲屬文十歲補

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翰學開元二十

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府

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宥之

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先進器其材名播天下奉使

括遺書趙衛問淹久不報劾免客濞陽名士多執弟子

禮號蕭夫子台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

方父喪不請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

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之調廣陵叅軍事嘗

謂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

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

傳百篇書魏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陳受禪

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扶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

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

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有太原王緒者僧辨

裔孫誤承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

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明義例召乘傳詣史館而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七

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不屈愈見疾竟免官林甫死調

河南府叅軍事倭使入朝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張

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亂不

久矣即託疾遊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

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

山南節度使源洵辟掌書記洵卒承王璘召之不見與

宰相崔圓書空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李

承式遣兵救雍邱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

豈臣下盡歡時邪弗納崔圓授以揚州功曹叅軍至官

宿宿去後客死汝南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推引

數十人皆爲名士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  
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驛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  
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  
華據游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  
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子存字伯誠亮直有  
父風能文辭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據古  
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  
北部郎中張洵主財賦碎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洵不  
協存疾其奸去官卒韓愈少爲存所知過存故居而諸  
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八

包融京口人開元中歷大理司直終集賢院學士能詩  
與賀知章張旭劉昶虛皆有雋名號吳中四傑融有詩  
集行於世二子佶何

包佶字幼貞天寶六年舉進士累官鹽鐵使以國子祭  
酒知禮部貢舉封丹陽郡公弟何字幼嗣天寶七年舉  
進士爲起居舍人兄弟齊名世稱二包工詩時延陵儲  
光義曲阿丁仙芝蔡隱邱蔡希周希寂談戴丹徒右拾  
遺孫處元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皆有詩名殷  
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

皇甫冉字茂政丹陽人十歲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

第曾皆善詩天寶中相繼舉進士授無錫尉王籍爲河  
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奉使江南因省家卒曾  
字孝常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舒州其名與  
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張祐字承吉鄆州南陽人居丹陽陸龜蒙云祐作宮體  
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變建安風格諷諷怨譎時與  
六義相左右或薦之天子書奏不報性狷介不容物乃  
自劾去以曲阿地有南海遺風遂築室植樹而家焉性  
嗜水石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太和六年舉進士爲太平縣令拜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九

監察御史抱疾歸京口丁卯橋別墅再起歷睦郢二州  
刺史杜牧嘗寄之以詩甚見推重所著有丁卯集二卷  
沈彬高安人隱居丹陽喜賦詩南唐主授以校書郎懇  
求還山以尚書致仕

宋

米芾字元章其先太原人父嘗家襄陽未幾徙丹徒芾  
以所珍研山易蘇學士甘露寺地創海嶽菴淨名齋自  
爲記碎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爲文奇  
險特妙於翰墨爲人風神蕭散而好索成癖不能與人  
俯仰蘇軾自海外歸與芾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

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適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  
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今真見之  
及得寶月菴賦誦過以為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  
荅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揚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  
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為臨江太守聞有  
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為異不敢取芾命移  
置州治石至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  
聞者以為言坐是罷去子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淡得  
家法號小米官至兵部侍郎

焦干之字伯強丹徒人性嚴毅方正歐陽文忠公勉以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十

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呂正獻公通判潁州文忠適  
知州事干之客文忠所正獻招延之使教諸子時呂榮  
公希哲方十餘歲丁之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  
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伏干之方略  
降辭色故榮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嘉祐中舉行義赴  
京師館於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為國子監直講歷知  
無錫州  
陳龍輔字寶臣汝甌子嘉祐二年進士為濟州司法後  
知建昌軍秩滿遂不仕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  
可為法者總三十卷傳於家

蔡肇字天啓淵之子能文尤長於詩歌初事王安石見  
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元祐中為太學正  
通判常州名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  
為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引  
為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未幾罷為顯謨閣  
待制知明州俄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知睦州卒坐  
黨籍斥不用有丹陽集三十卷弟載字天任工詩句法  
雅健嘗為晉陵主簿宣和末以宰相薦改承事郎靖康  
中李綱碎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薦士董耘以載應詔  
屢徵皆稱疾不就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一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政和二年舉進士授太平丞諫  
興化令以平黃岡盜劉賓王功改通判邵州終秘書少  
監生平喜為詩尤工絕句有華陽居士集  
張頴字冲卿一字彊立丹徒人五魁鄉選貢太學陞上  
舍官至朝議大夫兵部員外郎有菊坡集子通適  
都郁字子文丹徒人易學純邃為鄉里師任惠州教授  
學者多宗之子潔字聖與由進士累官左朝奉大夫史  
部郎中大府少卿淮西總領世其家學有周易說義十  
四卷周易體裁十六卷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累官國子監祭酒弟璣

字少瑜紹興中與兄同登進士調信州司理不仕歸日  
抱書一卷秦熈與之同年數寄聲求見執不肯往

陳從古字晞顏金壇人廊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知

衡饒信州直秘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主管京西南路安

撫司公事力學工文嘗取易復六五義名其齋曰敦復

所著有洮湖集

湯修年字壽真丹陽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官揚州

教授有文學

霍荒字和卿丹徒人隆興元年進士歷泰興簿揚州推

官詔舉廉吏部使者以名聞改秩名嘉興縣累遷至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一

路提刑成都府路運判荒少脫場屋刻意古文尤長於

詩有集

周孚字信道自濟北徙丹徒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

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孚日往訪焉因

得盡閱天下書舉乾道二年進士終真州教授有蠹齋

集三十卷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粹於理學與弟沂同游考亭之門

其問答見文公語類官南廓簿領未赴卒

寶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志尚冲雅年五十借弟澄從學

朱子得操心之要及歸兄弟築室講道專以為己為學

者倡士友造門無虛日一夕盜入其室睥睨久之知為

從周居謂其徒毋驚此公相率去朱子歎曰忠信可行

蠻貊於此見之

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官至內翰博學善文於天文

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後子孫

家於京口

李拱字應辰金壇人巨源之族登乾道五年進士至淳

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常熟簿臨安丞鄂州咸

寧令其詞學為後來之冠

丁明字子公權子金壇人閉門讀書二十年家事坐廢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手編事類凡百卷讀史通考二十卷著直說五十篇兩

舉於鄉淳熙丁未以特恩對策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

廟轉修職郎年八十五卒生平無書不讀鄉里私謚曰

博雅先生

艾謙字益之丹徒人再舉於鄉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從

游門人多取科第稱為澹軒先生有澹軒類藁二十卷

易學理窟一卷治古事類二十五卷古文叢珍五十卷

子處洪慶遠皆三與鄉舉俱就南廓慶長為初名慶曾

並登進士

顧奎字應文丹徒人徙金壇貢入太學乾道中以特恩

授迪功郎縣尉卒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每郡博士至必執弟子禮迎致卿校以爲領袖鄉人稱老顧先生

朱叔珪字德裕丹徒人嘗請鄉舉刻意古學爲京口七原略做柳宗元晉問其他擬古詩文甚多

章瑛字子美父彘自淮徙潤瑛舉寶慶二年進士端平二年以奉議郎任潤州南廳通判累官太府少卿殿中侍御史右文殿修撰有諫疏詩文稿藏於家

呂江字子恆金壇人八歲能著文嘗詣實齋王公詢求道之旨因以近思錄爲要遊鄉校淳祐中授江東漕舉廷對人等任迪功郎主吳縣學吳士多所成就歸里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四

絕意榮進所著有山中山外吟稿蘇臺鳳臺集行於世邑學士稱爲四平先生

孫吳會字楚望淮安居京口累官至朝請郎常州守自號霽窗晚年更號牧情翁詩文豪健有煮石吟稿

宋郭字安民丹徒人四舉於鄉以特科拜官從蜀帥辟於興州卒有文行學者多出其門

胡緝字舜舉一字熙績丹陽人舉於鄉爲府學正工詩文孫尚書觀稱其非前輩所及范克信字允誠舉於鄉

特恩對策授湘潭尉廣東經略幕官與緝爲忘年交時有陸坦之字千里擢起宗字元振蔣元龍字子雲洪江

字南紀俱以累舉恩授官有差

陳應岍丹徒人六世祖大猷秀國公升之伯文也俱由建安徙丹徒升之子閱宣義郎閱躬閱大理評事大猷

曾孫禧員外郎禧子琳迪功郎琳孫應岍修身謹行好學工文爲後學師模三舉於鄉子景周登進士景周從

父岍一舉於鄉累世數人並以潤籍請舉俞德鄰字宗大寶祐中父卓爲廬江令家丹徒景定中

以書經魁鄉舉咸淳中以禮記魁浙漕元阿木丞相辟行省郎中不就行大司農江浙行省累薦皆不就德鄰

性孝友好施子學博多識人咸敬慕有佩章文集十六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五

卷輯聞四卷舉陽方回建安熊禾皆爲序引行世子四人庸與希魯康

元 蕭漢傑其先益都人居京口初以武舉登第後再以進士登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入元授溧陽路總管府

同知遷建康卒有詩文號友山集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人宋末游江南四講漕舉宋亡

不仕大德間起爲淮海書院山長因家京口有詩集十卷讀史說三卷春秋書旨要十卷藏於家

王去疾金壇人歷台杭二路儒學教授鎮江路錄事有

文學著直溪集

王壺字樂天其先汴人宋丞相溥十世孫出番陽徙京  
口往聰敏工詩文尤長於康節經世之學至大收元瀟  
陽王引見奏充說書從王使高麗還陳便利三十餘事  
時初用銅錢以才授資國院判官

郭昇字天錫丹徒人景星子氣岸雄豪累舉不第歷鄱  
江書院山長調吳江州儒學教授未赴江浙行省碎充  
掾史工書書作窠木竹石極有天趣嘗學於趙孟頫妙  
得其法曾為寫松雪集孟頫跋其後稱賞備至詩文若  
千卷多散逸子啓啓子文可以人材仕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去

高皓孫字商叟居丹徒嘗為郡學錄後謝官不仕號方  
山有屠龍集十卷

湯炳龍字子文其先實應人居京口碎慶元市舶提舉  
學問該博善談論四書五經皆有傳註尤深於易詩歌  
甚工號北村集子屋為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終都護  
府官屬

俞希魯字用中德鄰子碎從仕郎江山尹遷儒林郎松  
江府路同知學業浩博淹貫羣籍金華宋濂見其文稱  
為先輩境內碑碣多所撰述至順中嘗著郡志序事精  
密有竹素鈞元二十卷聽雨軒集二十卷

陳鈞字公秉又字太和田樂清徙金壇初任常州路胥  
陵縣丞陞奉訓大夫常州路治中林州知州不赴除浙  
西道勸農營田副使歷衢州路治中饒州路浮梁州知  
州湖南樞密提舉卒年五十七自號靜住通諸經尤長  
於易著原理原數一篇有文集藏於家

曹俞字舜咨金壇人碎建德路儒學教授長於春秋及  
史學詩文甚工有集藏於家

顧巖壽字子靜金壇人以儒進累官建康路總管府推  
官器職宏遠博通時務歷職三十年所至有聲移居丹  
徒有詩文若干卷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去

顧觀字利賓巖壽子元季為星子縣尉少工詩待宦浙  
右從趙文敏游尤見重愛一時名公鉅卿皆欲真之館  
閣道路阻絕不果名臨川危素復薦之亦不果有咨齋  
集二卷素評其詩清麗雅暢為敘之尊異甚至

明

戈鎬字仲京鎮江人元末隱居不仕洪武初徵拜禮部  
主事所著有鳳臺集

睦涪字叔度丹陽人能詩少為府吏奴受人布二疋涪  
覺賦其耳令持還之寔忠定義汰天下冗員至鎮江涪  
以詩詞甚見賞敬補涪宗人府提控案牘權藩府審理

有蚤吟集藏於家孫有鄰字德章亦以府吏任廣州吏目爲小官不自污賤家居亢直自持爲士民所畏敬張存字性中丹陽人洪武中歲貢任江西安遠縣主簿五歲能賦詩從劉文成基宋文憲濂遊其學以敬爲主有雪洞集行世

俞圭字伯鎮丹徒人希魯子洪武末由明經聘爲郡庠教授以古文世其家號三復齋老人

王猷字景暉金壇人累官陝西僉事工詩文

孫怡字文順丹徒人精象數之學

何淵字彥澄以字行丹徒人博通六經諸子史尤精於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大

醫醫不專名一科洞裏徹微於諸症悉見毫髮明永樂中以名醫徵隸太醫院時仁宗在東宮禮遇極隆後御極屢欲官之不受呼其字曰彥澄不名優以太常寺正卿祿至需藥上多用親札間識以圖書悉著日月淵前後所得積三十一紙自慶千載之遇裝潢成冊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輩跋識之藏於家又賜文馬二家人二高麗所貢輪藏藥斗一具淵以布衣近天顏遂宸翰食大官祿屢被顯賜亦近古所未有也淵志利濟一世固不拜官名其堂曰皆春梁瀟爲之記楊士奇疽發背瀟藥之而愈淵卒自親王逮名公卿詩以輓之凡數百

章而士奇爲志其墓

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耽吟咏正書札永樂中入覲獻周禮補註所著有郡志三餘集蘭室吟稿同邑南宮礪亦博學善辭賦與禮齊名

鄭霸字希山同安人居京口築居豎土山阿號雲山居士辟武學訓導都水主事多籌畫景泰初都憲王竑守

居庸用薦者擢都臺檢校置幕下贊理邊務所著有孫子本義吳子增釋行世工書真行篆隸悉臻其妙

李熹字景豫丹徒人博雅能詩書法趙文敏又善寫梅

菊得其真趣晚得一鶴每天氣清佳攜游園亭對之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九

噓有遺世志更號來鶴以壽考終於家所著有冰蘗稿琴清集

畢昇字孟輝丹徒人正統丁卯舉於鄉任金華五臺仁

和教諭遷廣信府教授嚴師範以清介自持揚善獎能

孜孜若不及一時推譽以爲學職第一提學副使夏寅賦詩美之卒門人私謚曰文介先生祀鄉賢所著有慎齋稿

丁元吉字无咎丹徒人博學尤淡於易年踰三十弟子

日益進元吉皆能達其材成就之多爲名士學者稱爲

易洞先生與嶺南陳獻章友善獻章愛敬之元吉性坦



和嘗遊遊山水間喜吟詠考古論事談養生治疾之方  
更多所裨益葬母黃山時有九鶴盤旋墓前翔雲表者  
久之元吉築廬墓傍赴葬者因名其廬爲九鶴山房云  
所著書百四十五卷文集六十四卷以子璣貴封中書  
舍人裔孫多貧乏麻城耿某來督學士民白其事給以  
衣巾俾奉祠祀令以社學餘地爲之宅舍

唐成字惟敬丹徒人詩有晚唐風書得晉人筆意善談  
論往往一座爲傾嘗構蒲竹清居著各帖古畫終日吟  
玩其中所著有天慵集二十卷京江遺響四十卷瓢稿  
十卷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子

俞桂字時芳丹徒人力學好古操履方嚴潛心於易與  
丁元吉相友善元吉之子璣倡伊洛之學桂命子燦往  
從之游嘗與元吉居壽邱山同修郡志所著有霽野漫  
稿家範族譜以子燦封奉直大夫

韋椿字大年丹徒人少穎異長益力學喜寂靜慎交游  
師其父之友丁易洞元吉兼綜六經子史尤喜讀易以  
多疾棄制舉業詩有陶韋風畫得蘇黃筆法居家厭市  
塵屏處城隅經句不出戶外嘗秋日出游愛山氣森瑟  
乃自號爲秋山居士居恒所積鬱不得自見者一發之  
於詩情致超卓而蒼削峭拔若露濯霜劍竊乎無纖塵

每登臨嘯歌清越見者皆曰秋山真秋山也宏治中郡  
守熊佑王守忠先後欲薦之朝椿泊如不屑也楊文襄  
一清新文僂貴皆嚴重之爲執友爲人能自刻勵甘益  
賤外飭而中介不與時俯仰體甚臞風度儵然遇事不  
當意雖萬夫迫脅弗爲之動無子門人編其遺稿台州  
同知俞燦授之梓題曰秋山詩集後百有十餘年談京  
兆自省更爲重梓焉所著考槃集自鳴稿答客言及史  
外別言今皆散落不傳

楊炯字季德丹徒人宏治己酉舉於鄉爲楊文襄一清  
弟子敦古博學介然特立於人慎許可爲古文詞得唐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子

宋大家之遺常蓄一鶴朝夕撫玩之一日忽詠詩曰從  
今浩典同飛越霽野林臯得幾回尋卒鶴亦死大學士  
斬貴爲誌其墓

劉輪丹徒人力學好古善賞鑒宅後築撚須亭日吟哦  
其下有撚須集揚文襄澹器重之武宗南巡文襄以能  
書薦不果用郡守林魁時造其家移坐終日有詩贈之  
曰一字懸將絕千尋勢欲摧冥搜何太苦清和許誰來  
于鑑字南金金壇人舉成化甲午舉人德性端重鄉族  
稱其孝友知萬載縣專務以德化民平生于書無所不  
讀尤究心理學著中說嘗獨坐一室靜觀氣象榜其壁

曰動直以子湛封兵部郎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祀鄉賢

朱錫丹徒人任榮府紀善嘗從王心齋良游潛心理學所著語錄多本良知之說

呂高字山甫丹徒人少聰敏從學於舅氏鄒憲副紳已丑舉進士官戶部主事居郎曹奮勵爲詩歌古文之學

監視淮南常盈倉事閒愈肆力於古進員外尋提學山東所識拔多名士如遲鳳翔石茂華楊選皆其湖南書院中所教士也已而進行太僕少卿歸嘉靖初高與晉

江王慎中毘陵唐順之富順熊過慈谿陳東南充任翰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章邱李開先平涼趙時春稱八才子高歿李開先爲立傳序其遺文哀集江峰稿行世

孫禎字志周丹陽人太學生幼聰穎異常兒及長嗜學自經史藝文至象緯堪輿之術靡不洞悉條理秀及彝

鼎書畫寓目卽辨真贋然非其好也與湛甘泉若水唐荆川順之交究心性命之學所著詩稿二卷淳化閣帖

釋文十七帖釋文及痘疹論三卷又遺稿若干卷陳徵君繼儒序而傳之稱其宏覽博物比之揚新都王太合

云

郭仁卿字汝元丹徒人少能爲駢語名日起嘉靖王子

舉於鄉時世宗好神仙分宜相嚴嵩乞仁卿作青詞幣聘者再岸然弗屑也其父副使紳教之曰長楊子虛藉

寓諷諫庸何傷尋試春官分宜親造仁卿邸舍禮爲上客仁卿製青詞每奏輒稱旨分宜深德仁卿仁卿竟引

疾久之謂吏部選受相潭令改龍陽時分宜已削官數載矣仁卿顧執禮如京師時分宜泣曰辱高謫早不悟

卒至於是在龍陽士民莫不愛敬臺使者行特奏薦忽解印綬歸

郭佐卿字汝翼丹徒人幼負異姿成童就外傳授書輒能爲詩長結駟交四方賢豪詩大進充貢上春官忽太

卷之三十七

三

息向人言年愈壯安能復旅諸生進退遂棄去稱丹徒布衣佐卿少爲貴公子喜游狹斜其父紳以憲副引疾

歸砥礪道義風化鄉人佐卿用自繩削名以益重嘗客錢塘遇道士坐石上呼佐卿語授還丹術期二十年訪

於石屋間是後佐卿多與人談長生間及兵略及期單衣芒履走錢塘赴道士約甫入僧舍忽端坐瞑逝時層

降來視復一開目生平楷書工黃庭經詩工唐律所著游草若干卷芳潤齋集若干卷王世貞汪道昆甚推服

之

曹大章字一呈金壇人邦彥子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擅才思能文章匆於大市最喧處作文歸而伸紙疾書之嘗曰使爲文而必塌壁枯坐良聞人聲彼場屋中豈能有此靜境耶著文集二十卷

何文熙字景城丹徒人天性孝友年十二由邑郡至督學凡三試皆第一下筆刻就數百言日披閱書盈四五寸游其門者率爲名士所著有左園註八卷讀史緒言二十卷以早卒未梓行子伯仁亦好古博學

吳莘字蔓之丹徒人清癯鶴立少工舉子業讀書僧寺中葦粥布衣足不窺園者十年遂窮六經子史爲古文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五

詩歌專師柳子厚以貢司訓海陽文教蔚起署邑篆期年平反數獄終始不取一贖緩御史中丞薦之莘不耐折腰蕭然徑歸築草堂於河干吟咏其中刪花種樹披玩圖書過其廬者莫不矜式有司以郡賓請仰天大笑迫之遂逃去工五七言律有遺稿行世

潘時宇一中金壇人嘉靖中任餘姚教諭致仕歸避囂於天荒之濱臨水看山吟咏自適有集藏於家

陳永年字從訓丹徒人宅後有青山數畝讀書其中傲然不可一世所交盡宇內賢豪長者游踪所至題詠爲滿人以窮愁歸之者周旋弗倦詩在中晚間字出入大

合懷素畫亦各一時

茅溱字平仲丹徒人少負奇任俠不拘繩檢性嗜學肆意古文詩歌與郭佐卿倡和酒人劍客屢相錯也挾吳姬走塞上二十年擊筑酣歌爲出塞入塞曲戚少保繼光虛左咨石盡百不失一歸來盡敬其少壯時英氣營別墅自稱日損居士所居俯清溪焚香著書晏如也所著有四友草行世有搜古篆籀審音律緝韻譜本義若干卷同郡范尚書嵩授之梓年七十六卒武進孫少宰繼皋表其墓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五

于廷燮字調陽金壇人業兄子以隆慶庚午舉於鄉沉靜好古篤志理學爲時所稱年甫壯卒崇禎十六年南京吏部尚書高宏圖以文行薦追授都察院都事

束桓字子威丹陽人隆慶戊辰貢士授寧州判州迫洞蠻桓身歷其地戒毋剽掠賊咸斂戢守將倖功請勦桓力爭於督府督府過聽前議已上聞又心折桓言別疏請罷兵而移罪有司悉左調桓亦調膠州兩視高密卽墨篆時會諸生講性命之學不迫進賦上官例取無礙錢糧桓狀言賦役有成書徵收有實冊安所得無礙者雖報可而心銜之卒罷歸時丹徒殷貢生士望居丹陽桓與士望月爲講會其學以孝悌求仁爲本敦朴存誠

爲務興起後學至老不倦學者稱懷玉先生門人任光祖最知名有希顏手抄藏於家

孫雲翼字禹見丹陽人由貢入太學萬曆辛卯舉於鄉知廣東龍川縣擢知彝陵州解綬歸三十年不謂守令左圖右書終日披誦而已生平撰述甚富嘗稽核丹陽邑志之訛爲啞絃篇文工齊梁體有清暢齋駢語鰲陽漫叟橋山梅亭四六註行世孫廣翁字景疏崇禎壬午舉人後謁選授贊皇知縣興學造士爲士林所稱

姜志魯字景尼丹陽人舉萬曆庚子鄉試少機警嗜讀書屢躋公車而聲名籍甚何棟如司李襄陽以忤璫被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姜

述下詔獄魯時計借至都不避權闖力爲救解其年竟不赴試士大夫皆高其義云所著有塔影齋集

潘槐字廷卿金壇人萬曆中貢士任廬州府訓導性好學博綜羣書於六經史傳俱有發明手錄成帙以經術受知於大吏英山令入覲檄署篆爲汰浮糧白冤獄微刁頑閱四月而頌聲大作令還以吏治不及槐左遷去

再署英會有忌之者移疾歸與諸理齋樊頤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講學於八卦亭所著有鳴志錄詩數百篇

張國華字懷禹丹徒人性直諒人有過輒面折之授經數十年及門者甚衆德業多所成就其貧不能具修脯

者反肯助之有補博士弟子者奉白金爲壽輒正色以拒以明經訓導蕪湖獎進士類清操介行極爲大吏所稱會有忌之者左遷王官遂歸卒年八十有七

張拱昌字幼文丹徒人拱極弟以貢官達州同知多惠政屏餽遺陞順寧府通判致仕歸生平端慤清嚴性孝友事叔父如父遺產悉讓仲兄著有義倉濬河二議燕游草入蜀吟歸來率筆等集年八十有八

錢應婁字慕黔丹徒人少爲諸生尚名節好持清議與弟應旂同學於顧端文之門端文淡器重之屢踏省門不第遂謝制舉業與張通判拱昌王教諭孫雲結社讀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毛

書考訂經史笏及鼎彝書畫每風日晴和則借登三山分體賦詩子侄扶几杖以待鄉人有爲不義者不敢令應婁知一時擬之管幼安王彥方焉年九十無疾而逝子邦治字孺安邑諸生能繼家學介然自守以古人爲師日課史一卷年八十四卒遺書數十積皆手自丹黃云

鄧伯羔字孺孝金壇人少卽謝去諸生隱天湖之銅馬池博學洽聞撰著甚富郡守王應麟聘修府志摺樞獨

詳巡撫某以行修學博聞於朝不赴日徜徉釣雪亭綜述文史上下古今筆無停涉有天荒館詩草二卷修宿

稿一卷臥遊集三卷藏於家其古易詮二十九卷今易詮二十四卷已行世

陳允昌字充彘丹徒人少為諸生薄制舉業早棄去從事天文地理律歷劬及太乙六壬奇門諸書崇禎中徐相國光啓推定歷用勾股測弧法主黃道緯度允昌願言法未悉合叅取劉基郭守敬一折衷於利瑪竇間以占候罔不奇驗吳相國性將出師先事向人言輔臣出師當弗及敵而還已而言果中

國朝軍未渡河輒數語人期某時渡河某時且渡江歲乙酉四月又言有黑氣壓廣陵城鎮江無憂居民出避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兵者從指授皆吉允昌處城中晏如也居數年卒生平所著天文地理圖說卦變論星辰纏次歲時占驗數學叅同辨正凡若干卷悉火去巡撫都御史張國維聘修三吳水利全書郡守以下往往師事焉

曹廷傑字去非丹徒人家貧喜讀書更喜飲酒以跛坐臥一小閣酒後榻管立草數千言家人告薪水匱絕呼唔弗顧也天啓中嘗至京師與楊忠烈漣善忠烈料逆奄二十占大罪疏草創於廷傑而削成於繆昌期後昌期陷獄廷傑遂杜門不出所署書卒不以示人

潘一桂字無隱一字木公吳江人徒京口有賦數十篇

為時所稱東遊泰山謁孔林作東游詩南陽朱邸好辭賦招賓客起高明樓擬於雁池兔園幣聘再至往授簡賦詩雍容應教有趙康王禮謝榛鄭若庸之風居一月以不能曳裾王門引疾歸取道襄陽禮元嶽經黃鶴樓浩然東歸未幾病卒年四十五天文水翔鳳以楊馬自負作金陵六賦目無千古見一桂詒賦曰我心折氣瀝矣

張明弼字公亮金壇人早負才望古文詩賦擅名一時天啓丁卯遊北雍翰林某館致之時黃道周官編修常策騎至與縱談古今叩其所得歎為絕倫崇禎癸酉登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賢書丁丑年五十四始成進士授揭陽知縣多異政有貴紳占官山行私稅者弼禽其僕立坐以法稅遂革又作三不便四大患議禁潮穀入海秩滿薦書十上鄭冢宰三俊為人言所惑竟奪一級諸大僚皆不直三俊三俊旋悔疏請擇降官有才可鼓無守可議者仍一體考選意在救揭陽也兵科韓如愈亦有疏救卒以成命難收謫浙江按察司照磨署杭州推官事監軍平許都之亂甲申陞台州府推官踰年陞戶部陝西司主事憤馬士英阮大鍼當國不赴明弼生平不問生產志機械及鹽論文則竟日夜不倦為文迅疾不加點性純孝割產

以贖同姓歷官十年猶賦屋而居年六十九卒著螢芝集二十卷免角詮十卷行世

國朝

張鳳儀字君表丹徒人少孤讓其產於兩兄高自期許慕李贊皇張乖姪之為人制舉業奇恣橫發意不可一世士尤精廿一史考證同異辨晰是非每酒酣與客劇談輒舉古人忠孝大節及成敗利鈍之故慷慨激烈如身左右其間者萬歷之季天下士習咸宗宣城鳳儀謂人才委瑣不復讀古人恢奇奧衍之書弊皆由宣城著論關之熹宗朝時事口棘黨議紛呶鳳儀每讀邸報輒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戟手唾罵已復痛哭失聲辛巳棄諸生隱於酒子九徵登第遺書都門曰入仕在自立毋輕受人恩我為諸生三十年未持一門生之刺所見有王文成高忠憲其人乎外此無可北面其負氣不下人類此及九徵以行人晉銓部兩受 詔封杜門不一面守令與韓遜部豫之父為髡亂交豫成進士歸謁呼其名而誠之豫語人曰吾交於張者三世今公選父子科名赫奕然以文章論則公慙卿卿慙長也其為時推重如此以子九徵封行人贈吏部考功郎

顧言字子訥丹徒人行嚴愨尤敦孝友居家設教嶽嶽

林講學奮焉興起歲已未執贄高忠憲之門六年不歸日侍函丈著有東林景逸高夫子語錄四百八十八條悉呈忠憲定正授梓行世時同邑有丁鴻明任光祖皆學於東林彥文尤篤信師傅不失尺寸忠憲季子世寧向人言嘗曰先君品陶諸弟子必首稱季純季純云康熙辛亥年八十有八無疾而終

顧言字子訥丹徒人行嚴愨尤敦孝友居家設教嶽嶽以師道自尊由明經授石埭訓導遷豐縣教諭嗣陞池州教授辭不赴所至訓諸生先德器士風丕變著易編合珠纂道學正宗諸書行世年七十四卒先一日命諸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孫歌南山鹿鳴詩怡然曳杖逍遙晨起端坐而逝子四長子仁以進士官御史季子智丙午舉人石埭特祀陵陽道學館豐崇祀名宦祠溧陽馬世俊為之傳

賀裳字黃公丹陽人少以諸生入太學與張西銘溥楊維斗廷樞友善年三十不知為古文詞見有為駢語乃始自愧因發所藏書讀之畏聞戶外聲至以絮室其耳十年博極羣書所著有載酒園詩話史折少賤齋集

談允謙字長益丹徒人人短小制行嚴毅喜出游工詩文詩多至數千首於明末治亂升降之故及人物臧否紀述頗詳以性儉率用殘筆敗牘故卒後多散滅失傳

所著有李賀詩註梓行山海經註三山志未梓年七十卒

潘陸字江如丹徒人一桂子也生平喜交游能爲駢語工詩尤擅長五言律有穆溪詩草行世

錢志騶字六謙丹徒人明庚辰進士歷兵部主事浙江僉事參議謫運判稍遷九江同知居官有清節生平好讀書尤工制舉業所爲文天下傳頌之晚年罷官貧約課徒數人子夜一燈伊唔不倦視諸生有加甥卞時欽

字君勅選貢生與志騶同學亦以工文著名

秦汝霖字臣溥丹徒人性疎宕不事家人生產嗜酒工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詩有奇氣所著古處堂詩集多名句可傳嘗自書斗室

云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陳檀禧字延喜汝霖所謂

酒伴也性與汝霖同所著三知堂詩集刻意宗少陵精

字學後汝霖二十餘年以酒病肺歿有杜詩註及五經

音韻四書音釋行世汝霖歿後妻卜氏食貧苦節撫二

孤明材明極皆能孝養其母門人顧心才而天遺詩百

餘首深得汝霖之傳

錢邦寅字馭少丹徒人兄邦芑字開少當明季中原羣

盜四起邦芑慷慨憂時好談兵日求天下奇士結納之

游閩粵不歸晚年著書衡山稱大錯和尚邦寅於其兄

之出也棄去諸生日以著書爲樂每登高望遠輒思其

兄哭泣彌日年七十卒門人私謚介節先生所著述有

列代徵信編明詩鈔若華堂詩稿楚游草稽古稗鈔家

課提綱共百餘卷次兄邦韶字虞少所著有太乙籤及

野史紀事諸書方邦芑遠出同時何應佑字明社負奇

氣衣冠甚偉善談論念四方多故亦仗劍出門思有所

豎立傳聞以兵歿識者惜之

賀王醇字魯縵晚稱雷平道人丹陽人父世壽兄王盛

歷東林黨籍明季時父子並躋卿貳王醇蕭然遠俗刻

苦諸生中啓無貴介子弟習東南復社聲氣與東林並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重王醇偕楊維斗廷樞張天如溥錢吉士禧楊子常龔

等十數人實倡始焉與從父裳齊名時稱兩賀少食餼

將斂貢棄去入北雍滿積分例復承父廕凡需次當得

官者三皆不就沉潛深造學日益純 本朝順治間遭

伯兄難家屬徙邊獨以黃冠免隱居教授年踰七十向

學不衰所著有桑霞草若干卷感應廣義藏於家

湯寅字谷賓丹陽人幼穎慧於書過目輒不念爲諸生

獨厭薄舉子業工詩古文尤長於律賦以及填詞詩餘

靡不精鍊高自位置少許可又負氣不苟附和落落不

諧於世願善飲每酒酣脫冠憤坦率諧謔人皆樂從湯

生游或與論文則張目視不發一語丙辰冬忽染疾旋愈戊午中秋訪友何掾程世英於京口歸一日卒卒之日有見之市中者徐步向西北行揚揚如平時過其門聞哭聲乃大驚駭著作甚多不自珍惜脫稿輒棄之子玉浮從殘帙中輯遺稿四卷屬父友賀國璘爲之序

荆廷儼字汝望丹陽人明崇禎壬午鄉試主司得其卷欣賞殊甚既定元矣顧以缺瞻一判置副榜第一本房執卷涕泣久之准恩貢甲申廷試特擢推官 本朝順治初 詔明經未補職者赴部候選以母老辭廷儼自少勤學疏釋六經旁及子史靡不該覽故其爲文也淵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涵淳注悉有本源而大旨歸於躬行家居訓率黨族動合矩矱人有過舉輒相戒曰山威長者毋使知之山威儼別字也纂格言輯要若干卷梓行以子振日封文林郎鉅鹿知縣

孫振先字玉鳴丹徒人天啓甲子舉人知清平縣請建昌經歷振先孤貧自奮于學開館于元妙觀生徒每百餘人黎明而起絃誦之聲肅然少不承則夏楚隨之爲孝廉及致政歸俱授徒爲業至今言師道之嚴者必曰孫玉鳴云門人樊星拱字水心傳其教法所造就甚衆星拱子淳清字遠寧承家學授經以行誼聞

湯格字天若金壇人格弱冠時同邑先輩負海內重名格從之游名譽漸起後同將起于雲石高東生輩與弟栻同結文社號金沙十子藝林頗傳頌其文康熙癸丑與丹徒何掾程世英丹陽湯寅同受聘纂修群志志成尋卒

潘高字孟升金壇人補諸生口吃性嗜酒揖讓於鄉校博士之前奉繩尺爲應舉之文非所好也好爲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久之以諸生應歲試六等故事凡試六等例當黜其諸生高顧樂之是日乃痛飲大醉先是高厚邢昉以詩名歲試六等昉自爲六等吟其友顧夢游方文杜濬輩和之詩成快高酒醒大呼曰吾始不欲令邢昉先生孤行於世也不數年病卒

溧陽縣

宋臣鵬字緝峯幼攻詩文不屑爲經生業萬曆初邑令帥蘭纂修縣志延之考訂以貢尹新安簡靜而廉潔當事擬諸傲遂以詩自廢載石歸里貧如諸生時後官判王藩邸亦以詩文相倡和子劼孫之繩俱有傳



湯帝賚字築夫以諸生就郡試兒試牘中私有標識乃題詩於卷而出令銜之坐黜授經里中從遊多名士若李青陳名夏才俱魁天下性高簡能安貧人以貧告輒捐橐予之卒之日深人頌德靡窮焉

費良佐字仲嘗爲諸生祭酒教授弟子多通經服古稱費氏學天啟丁卯魏闢祠徧天下深有倡議者良佐痛斥之人或爲良佐危危不爲動以子達貴贈郎中祀鄉賢

馬中任字君重從謙孫幼失怙事母以孝聞補諸生數奇不偶課諸子攻苦力學世傑以貢入太學而世俊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大魁天下 貽封如子官初中任自負甚重晚年雅慕濂溪之學於董莊栽蓮開渠以自娛書聯云忠孝一生臣子事詩書萬卷聖賢心砥行積學如中任者可以傳後矣

狄敬字文止號陶鄰少孤事母以孝聞少長卽湛深經學以先誥自期登進士擢工曹視河夏陽值山東蠢動扞禦綏輯無不得宜兵燹後早疫相仍力請蠲發全活甚衆視學湖廣學政肅清尋補潼關叅議撫兵息民懲貪剔蠹無異其在夏鎮也嘗語人曰爲政在躬行吾此心不欺而已會裁缺致仕歸擇地建祠族

中貧寒不能婚壘者厚贈之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於尚書尤得其精著尚書衍義發蔡傳之蘊學者宗之崇祀鄉賢陝西名宦

馬世俊字章民幼失恃每歲時悲涕無間八歲能詩文及爲諸生屢試第一淹貫經史博極群書海內知名七應賓興志不少挫順治丁酉登賢書辛丑膺傳第一捧官袍無與馬僕從徒步歸寓都人傳爲佳話對策稱王者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必盡捐滿漢之名俾精白一心以成至治見輔政長揖不拜知無不言其侃直如此甲辰由修撰陞侍讀分校禮閣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三

所得多名下士嘗曰史官無他職讀書卽其職朝夕一編送迎宴會多謝絕丙午夏卒朝士哀輓者三百餘人子宥扶輿歸蕭然圖書數卷而已生平詩文之餘兼工書畫賞鑒家有二石之目謂書右軍畫右丞也所著有匡菴古文詩集理學淵源錄十三經彙解李杜詩彙註二子宥容別有傳

蔣舒字若木以孝廉開戶著書手自評纂二十一史避亂兆湖常載以自隨寇至輒長跼舟中曰諸物聽公等取去幸勿殘我典籍也與陳名夏爲同門友招之入京辭曰年兄行道以濟生民弟亦明道以開來學

均之無負於師門也遂感慨以卒

史忠琇字冠卿年十六父病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侍湯  
藥數月不少懈里中以孝稱及入泮文譽鵲起屢試  
冠軍順治辛丑鄉貢授經五十一年弟子徧大江南北  
邑中馬世俊董粵固等皆及門生平風節自勵前  
朝燹廟未魏瑄祠徧海內邑中亦有承風旨議及者  
琇與同學生費良佐力斥之事遂寢明季溧邑有十  
三子文杜琇哀然稱首餘皆一時名宿而以終軍之  
年與諸公旗鼓相當者為琇之子洽間洽聞字遠生  
少負異才為督學金蘭識賞弱冠即抗顏為人師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美

孫顯亦食飢早卒

按十三子首忠琇其十二人為吳穎錢士偉唐明獻  
史燧趙綸馬世傑馬世俊費達芮城彭旭彭新史洽

陳洵字聞儒生而夙慧一目十行揀選政名噪吳下高

忠憲學龍倡東林學每會講諸生皆為邦帝兄先登  
字爾先性最曾孜孜不倦天啟甲子經房以爭元故  
抑置副車弟演字繹如姪剛字劍穎皆苦志篤學淹  
貫五經子史為沈黃山周鹿溪所器重甲申而後閉  
戶深山著述以老惜詩文散佚無攷

內城字巖尹讀書過目不忘曰誦二百餘頁與陳名夏

同受業湯帝賚陳洵之門時名夏方務博文而城志  
在立行崇禎末年入南雍遊神樂觀考圖籍辨祭器  
樂舞方期有所展布而燕臺淪陷東南新立國城獨  
叩學使者謝弟子員歸時年三十也或問之城曰一  
成一旅正廟堂薪膽之時而上則選伎徵歌下復黷  
貨樹黨四鎮不和疆場多壘功名乎哉憂方大耳由  
是學耕山中足跡不入城市惟與湯泰亨質疑考訂  
天人性命之旨闡宋儒局奧間為詩歌出入風雅所  
著有周易大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綱目分注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美

拾遺匏瓜錄等書

湯泰亨字仁只年十四應武試第一尋棄去補文庠為

學不倦化俗以淳倡學維揚門下掇巍科者不一而  
亨屢抑副車甲申後隱盤白山與芮城談易象有默  
契者詩文贈炙人口年入十五自知逝期別諸親友  
手題墓志沐浴而逝生平於歲之某月某日堅臥不  
起或叩之曰病甚某月日亦如之識者曰此二日者  
君親之子卯日也所著周易大象稿從正錄二十餘  
冊藏家  
陳抃若字曉江賦質敏異八歲日就五藝十六補弟子

員屢試棘闈不得志遂遊齊魯歷山海居庸諸關塞  
文益奇肆丁酉就試北關抑置副車歸而著書講學  
四方之士負笈從遊者數百人研窮性理尤碑精經  
世之學於天下山川形勢財賦盈虛縱橫出入皆有  
碩畫議論可措之事業慷慨樂施其餘事也所著詩  
文成帙者三百二十六卷藏於家

馬世傑字萬長與弟世俊同著名江左時稱二馬如肩  
山蘇雲間陸也順治辛卯鄉貢以耳疾淡於祿仕設  
教南山中飲酒賦詩著書鍵戶爲士林所宗所著歐  
齋集若干卷皆手自選訂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早

史夔鶴齡長子字胄司號耕蠟性孝友父沒率諸弟勤  
苦力學研心濂關爲儒宗汲引後學孳孳不倦終身  
不見疾言遠色蓋其得力於學者遠也登壬戌進士  
選庶常歷官 經筵日講掌詹學士雖居翰苑陟鄉  
班講學如諸生已卯典試兩浙獎拔多知名士都憲  
沈端慤近思侍講查嗣琛皆是科所得士工詩善書  
值 內廷侍講幄最久 朝廷大制作俱出其手受  
知 九重眷顧極隆著有扈蹕詩樟亭東祀扶胥諸  
集行世

彭會淇字四如號萊洲天資英邁讀書數行俱下詩古

文辭精麗流逸書工二王法官侍從應制屢擢第一  
任司業勤于課士分房主試矢公慎以羅寒峻陞閣  
學晉少司空襄贊機務釐剔精覈罷歸敦本睦族督  
訓子姪爲宗祭酒獎接後學一時經其造就者率多  
正人生平謙和恬退以儒雅澤躬以慎修制行陟階  
卿貳敝衣蔬食手一編晏如也丁亥

聖祖南巡迎駕江寧癸巳赴京祝 萬壽恩禮有加復官

晉爵亦足徵

聖朝優禮儒臣異數云祀鄉賢

任文偉字簡弼號新菴康熙癸卯舉人事親誠孝撫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早

幼弟皆成立婚娶後悉舉先人遺產界之六上春官  
就教梁谿課士先篤行彷彿鸞湖鹿洞首揭規條因材  
施教不肅而成士林歌思請祀錫邑名宦其學探抉  
本原從經史研切大義見諸躬行實踐植品勵節襟  
度藹如終身無跬步之失聞修守素解組後未嘗一  
入城市現請崇祀鄉賢

陳德慶字與敬獻策子幼英異工文爲陽羨盧忠烈象  
昇所器重字以女塲爲忠烈開府荆襄德慶在幕府  
多所籌畫已復從高忠憲倪文正黃石齋諸君子游  
學益精邃石齋手書緇衣儒行以贈順治丙戌登賢

書已丑計借北上中途聞父訃哀毀星奔薄暮抵江  
風在舟不得濟德慶呼天號泣刻不能待操舟而前  
風駛舟覆不死人以爲孝感云後勉絕意仕進講學  
潛修陶情泉石性好施與美田五百餘畝向皆買諸  
族人者悉還其秀無德色著有禮記摘訓二十一史  
經世編法戒錄記異編花事瑣言介雅堂集

黃夢麟字視芝號匏齋如瑾長子夙負奇慧于書無所  
不讀而專務實學沉酣六經詩法儲學古文出入韓  
歐而駢麗則六朝顏鮑亞也乙丑以第三人及第授  
編修戊辰分校禮閣稱得士纂修三朝國史一統志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里

陸中允克日講起居注官珥筆侍從屢以文學見知  
瑾時爲比部郎 御書內緞之賜父子均沾一時異  
數性孝友冲夷以假歸不復出著有尙書古文考詩  
序得失論春秋四傳考歷代樂律同異考道學源流  
考太極圖說皇極經世說十七史得失論唐詩箋俱  
在匏齋集中 以上藻志載需棟  
以下藻志載文學

周絳幼入黃山觀從道士楊用柔學老子學法名智進  
縣令以視水災至觀威儀閑雅因悟所學之非改業  
儒行更名絳攻苦力學登太平興國癸卯科進士自  
都官員外出守毘陵遊陽羨靈望洞有詩云丹泉長

活芙蓉死會買張山卜築來 一作秦虛觀  
作見藝文志

秦梓字楚材奸檜之兄檜富國梓惡其所爲乃自江寧  
徙溧陽昔有柳下司馬之目少有才名從使高麗還  
登宣和沈晦榜進士授太學錄擢樞密院編修官至  
資政殿學士贈光祿大夫觀其沉淪開署知不與檜  
同臭味矣城南有故宅址橋與井猶系以秦紹興間  
卒墓屏風山

錢周材字元英七歲善屬文學鄉試第一建炎戊申進  
士累官修撰侍講出知常州奉祠孝宗登極以舊學  
召對便殿留奉內祠後直學士院丁母憂服除屢起  
不就乾道初卒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里

潘彙征字泰初學宗濂洛諸大儒登嘉定甲戌進士廷  
對侃直劉漫塘幸稱其志行兼脩薦於朝尹崑山繁  
昌俱有治績義真志曰紹熙初授真州教授記問該  
洽以孝廉稱晚年自號鶴山叟

吳箴嘉熙元年進士爲京學教授東廳善誨人有文名  
府學廬送貢士規約碑是其手筆今尙存

嚴瑄字國珍至正間以解元成進士授分宜縣丞生有  
殊質工詩清健秀潤史侯祠獨秀山諸作見藝文志  
孔克齊字肅夫先聖五十五世孫大父宗善爲建康路

教授卒於官父文昇養於溧陽之沈氏遂家焉克齊長於文章以憲司薦授黃岡書院山長陞國史編修裔孫節明正統間之曲阜一夜咏梅花百首衍聖公異其才

楊景銘字公亮有詩名生元季絕意仕進構軒於沙漲里曰天水清意屢辟不起與鄉先生王遂嘉稱韋布交相與唱和其詩冲靜學韋蘇州有集傳於家

史敬武字彥剛元末抱道僻處以小學書教其子所著有莖議楮錢辨憂世記及上皇太子書子名制凶負大力儀觀豐偉壬辰之亂兵連溧陽乃團義勇捍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族孫仲和兄弟三人相交愛作宜樂堂以居皆前人小學之教也

蔣珙字國信工詩畫以進士尹桐鄉歷官湖廣僉事宦學之餘怡情山水筆墨甚矜惜不可多得遺祖從外家姓為楊氏至珙始復本姓蓋卽漢山亭侯蔣澄裔也

強銳字止之以詩畫名與蔣珙交最善家屢空未嘗以食于人小有得意輒寓諸筆墨清道絕塵富人子求之不易得然時以貰酒無愆也有鹿莊稿藏於家

彭若龍字伯乾登嘉靖丁酉賢書有金粟齋詩集高渾

清勁無愧古人曾孫遵亮遵琦琦子新悉舉孝廉遵亮購求近代名人集甚富披閱無虛帙惜其書散佚不存

彭九齡字伯延能詩以國子生授饒州府幕退而名其園曰歸來與劉司空麟馬太史一龍獻咏不輟晚號拙翁自傷其失明也有西巖詩草其弟九章亦以詩著

袁達字達夫幼失父母訓甚嚴弱冠入泮嘗遊學錫山母以暑月疾卒道歸則既殮矣抱恨終身閉戶讀書足不入城市郡判張高其行署其門曰儒逸子端化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由歲貢中順天鄉試積學砥行能承父訓

吳遇明字世會以文學教授里中嚴峻有傲骨嘗赴季試薦牘腐載至遇明題一詩於卷端而退詩曰百里淹留天下才春風時雨育群材滿城桃李吹噓盡可到芙蓉江上來令題之

狄頌立字永宗好吟咏尤肆力於古文辭歷任教職惟以著述為業有觀如室稿行世嘗著八耆傳叙其父同然兄弟及從兄弟行誼凡八人皆登大耋頌立亦七十八而卒同然由縣令改審理年八十一弟同默貢未仕年九十

錢自期字仲翔少負雋才戊子中乙榜遂棄諸生不復

爲攻詩擬陶靖節所交皆名流邑令數以上賓延之不赴晚號澹凡子有澹凡集未梓

虞許字兩可能文兼書畫不鑿於古而時有法外之趣邑中碑碣序傳多出其手由選貢中壬子順天鄉試授永豐縣令莽年解組歸相羊林泉天啟癸亥邑令董允升延修縣志已成未刻年六十八卒有明齊稿行世子五臣字喜哉詩亦有父風

周晏字叔夜僻處湖東覃思易學遊於金沙從王肯堂深譚各理多所契會尤爲宣城湯賓尹所推服所著易徵世傳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吳

方汝揚家貧學古達於易理喜胡雲峯之說推行成帙爲何棟如史孟麟所賞尤精字學覃思窮年所著有五音會海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爲閩崖先生

馬明錫字審卿以鴻才不第而貢任黃巖訓導教養諸生有方陞慶元令未任聞甲申閩賊之變哀慟以死

長子漸磐拮据營喪事畢亦以嘔血死同邑陳獻策護其眷屬以歸金沙許熙宇爲返其櫬焉近墓居民歲時奠一卮於墓所且爲飄白至今數十年不廢

宋之繩字其武號柴雪初從其父劫遊燕才名甚著宗禎癸未廷試第二甲中之變祝髮匿僧舍爲李賊邏

獲伺守者懈投井半日不死乃得南旋時馬阮用事避地浙西當事以逸民薦卽補侍從充日講官丁酉

於政事一時士民稱好官大僚甚重之丁未裁缺歸橐蕭然同官周其資斧以勤勞得疾抵家三月卒與

杜蛻斯先生交最久存詩六百餘首書畫皆佳爲人豪爽而清飭篤於宗族交滿天下尤獎借後進所著有柴雪詩鈔國雅集載石堂尺牘行世

吳頴字子蒼太守頴堂弟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弱冠與兄齊名入邑庠一時有二俊之目從學者衆旣而兄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吳

秀中進士

馬復字爾卓邑諸生風雅不群弱冠以文鳴爲諸先輩所推重行楷尤得晉宋人風味單詞隻字學者至今寶之

彭旭字旦兮少有奇志家素封能孜孜於學古奉母史孺人訓讀書攻苦期爲大儒弱冠補諸生爲文有大

家尺度崇禎壬午舉於鄉負重名爲人倫師表中遭悍僕之變積書萬卷與華屋俱燼遊浙東歸理故業仍教授丹陽將母色養志不少挫母喪服闋補壽州

學正勉強一行孤舟江上長首齋中儒官良苦無何  
病脾卒生平與芮城爲理學友吳頴馬世俊爲詩文  
友家變後購求遺書雖殘編斷簡皆索而補之令復  
完好其善交嗜古有如此按澤先正少司成馬孟河  
遊藝集贈吳人口近代如  
陳百史文章一大家也前志馬傳於孝友陳傳於循  
良今仍之夫亦舉其所長志之云耳

錢汝南字坦菴生六月而孤甫二週問母以父所在流  
涕不已及長爲諸生有志聖賢之學日鈔先儒言行  
錄自驗焉守身甚嚴邑令江公馮公延之皆不應孫  
仕偉字偉仲承南遺訓食貧勵學有聲黌序教授屏  
山生徒畏服至今稱善教者必曰錢氏學云

王徵字亦正少年力學文譽翕然生徒日益進三十登  
賢書學行愈篤十上公車乙未擬元爲王者所擯後  
授通州學正

史鶴齡字子脩康熙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辛亥  
聖祖肇舉經筵集廷臣試書法擢第一充日講官起居注

奏對稱旨每 召內廷作書憑几諦視嘆賞靡已以  
政 御案卷册多出其手三錫貂蟬恩賚殊渥乙卯

以母錢恭人疾請假歸省未幾避疾卒  
上聞嗟悼 詔賜諭祭

世宗憲皇帝卽位猶眷問不衰

彭仕俊字哲人弱冠食餼丙戌舉於鄉司鐸邳州戊戌  
捷南宮生平負耿介尚意氣足跡幾遍天下遇山水  
佳處輒流連不去發爲詩文解囊救乏無餘資焉爲  
文尊先生正行草在虞褚間

鍾龍斯字子猶積學敦行以古處自尙端慤醇厚接之  
者如坐春風中文如其人年十七補諸生每試輒冠  
軍崇禎間兩中副車充貢副榜作貢自此始甲申授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吳

撫州別駕未就陳名夏當國屢招不赴授經芝山四  
方從遊者甚衆教人先質後文黜恢奇馳騁而歸於  
平淡年七十猶孜孜於古名家心維手錄不倦敦倫  
睦族嘗甯己產構家廟可稱有道長者矣

李源字長公崇禎壬午舉於鄉文醇雅博占膾炙人口  
當鼎革初府縣督赴公車甘嚴源以親老不欲離膝  
下每以疾辭或中道而返朝夕吟咏爲詩人杜祝進  
吳頴所稱邑傳籍山李氏爲讀書家

史遵六字景文積學敦行規摹先哲七試於鄉不遇而  
教人多成材者居父喪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子旣貴

狗折節爲諸生及子筮仕耶陽迺養署中未數月而卒舉祀鄉賢當事署其牘曰七閩弗第詎忘鐵硯之穿三載居廬幾致墓栢之悴生旣斬沽一命歿猶矜式四方云

蔣種芳字觀明更曰又陶菘柴桑也少穎異屢試冠軍

中酉後隱於家邑令朱學博沈折簡勸芮城陳丹及

芳三人就試皆不赴歲酉芳出穀百餘石賑饑鄉人

至今頌之

周琯字霞屏順治乙未進士父爾畧庭訓極嚴琯守之

唯謹任太平教授每朔望進諸生而課之以古訓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壬

範文宗歐曾大家太平士習蒸蒸進於古在任五年

卒家無餘貲唯古書數卷而已

李時亨字行可邑庠生精濂洛學爲邑儒宗事詳深詩

選中

吳環字家樞邑諸生少警敏與弟琇受易於叔父穎遊

學當塗爲徐松濤侍御所器重嘗出其文就正邑先

輩陳名夏曰此吾邑錢希聲也兼工詩識者擬之鮑

廡家素貧數椽不蔽風雨宴如也所著歷代帝王論

類纂樂府青龍洞次韻俱成峽

楊垂菁字棧印己亥歲貢生才高學瞻睨一世善飲

醉後吟咏尤佳

史泰字扶九少擅文譽陳名夏稱其簡而有體誨迪後

進循循有規矩不媿人師順治辛卯舉鄉試第八壬

辰登第授徐溝知縣居官清慎被服如寒士以勘災

踰期謫福建副理問

彭桂字上馨承家學潛心經史漁政諸子百家詩文浩

瀚淹博伸紙立就數千言年十八始拈帖括爲諸生

家貧數竒杖策出遊當世名公鉅卿常以不得羅致

爲憾會舉鴻博桂已列薦刺以母疾辭不許陳情至

再巡撫慕天顏鑒其誠爲之疏請乃已性豪邁忼爽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壬

敦義尚節詩四卷詩餘六卷已梓行世

狄字字蒼成穎悟絕人沉酣經史年十七補縣學生康

熙已卯由拔貢登京兆賢書謁選山西徐溝縣未任

卒爲人孝友愷悌撫弟遺孤四人皆成立有邑人貧

鬻其妻字周之俸完聚著有獵古齋稿

史普字西翁號紅泉鶴齡仲子資穎悟能詩初學文語

輒驚人由副貢入太學諸名士分曹角藝詩文傳誦

輦下長洲何焯金沙王汝驥素藉甚成均視視一切

獨於普讓一頭地與兄子貽直同登庚辰進士謁選

得靜海縣厭厭煩苦謝病歸築秋樹亭自怡有紅泉稿



行世

宋粵同字奕長之繩孫讀書一目數行俱下工詩古文兼善書法畫蘭石落筆瀟灑生動慕李青蓮之為人浮白狂歌千百言刻燭可待人有得其片紙者如拱壁惜不自收據故存稿散

狄億字立人號向濤敬子幼總慧讀書過目輒不忘能書善詩弱冠名噪海內辛未成進士官翰林時高麗使者慕其名願一望見億以人臣無私交拒之示以小影使者拜題二詩嘆息而去散館改調遂乞病歸坐卧一小樓四十年當事不投一刺高材懋學惜中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五

道謝歸不究其用著有洮湖漁子集十卷

馬宥字書淵侍讀世俊長子少承家學博雅淹貫詩裏朗刻露不澤脂粉而骨格殊超古文堪與歐曾揖讓聲藉國門艱於一第時論惜之著有硯疇集溧詩選行世弟容與宥齊名有谷合集行世

史驥生字千里號薑陸八歲能詩十五為諸生七試冠其曹甲子舉京兆試以為鹿磨勘黜天下惜之喜爨振寒峻武林章藻功文集自謂得文章三昧於驥生性孝友奉母無違言腴田玩器悉以昇諸昆弟著有就齋詩稿四書文稿行世

任芝發字香山文煒子天資穎異性孝友善屬文藝林推重雍正癸卯成進士纂修會典授戶部主事氣宇寬厚立心慈祥給假歸卒於家

周以寧字安孟能詩工文設教嚴而善誘從其遊者皆能樹立掇巍科飭躬制行俱本學問困於場屋以思貢太學

陳珪字順若弱冠受知於學使李來泰數奇不偶沉酣古學詩辭自娛性行高潔一介不忘取與著有雋庵詩存辭存各若干卷

趙綸字理之邑庠生攻苦力學研窮理蘊能發先儒所未發所著述經緯緯史與史冠卿馬章民芮崑尹詩人為灑上斯文翹楚設教先本行次文藝四方學者翕然宗之興革後絕意進取年八十有一

鎮江府志

三十七

五

陳世超字射文名夏孫少穎異拔俗書畫筆意瀟灑詩法宋元合雲和陶情山水吏治無廢弛兄世襄從弟匡並以詩文著

宋涵字叔選髮歲即善制藝肆力詩古文辭探抉闢奧編紵盡天下知名士後以父年衰欲搏一第以娛親乃就童子試即采芹戊午荐徵博學鴻詞罷歸徜徉泉石舊交貴顯者不妄削牘以千人嘆為高雅

費坤字守治，讀書好古，至老不倦，行方矩步，一秉先民

範，以選貢太學。

吳繼華字在茲，勤學工文，默契良知，教人以收放心為

宗，上下古今，精闢貫串，不為穿鑿附會之談，為族祭

酒，以德義教其宗人，村無訟牒，戶無宿逋，當事稱為

義門。

湯之質字觀光，潛心經史，研厥指歸，時藝古文，推一時

宗匠，纂訂易義，學者至今奉為指南。

鍾于序字東澤，才藻文名，傾倒一時，舉已酉鄉試，教諭

績溪，課士得古人程法，邑合成懋，勳績補徐志聘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善

纂輯，著有九州史行世，終通渭令。

陳時泰字尚于乙丑，進士河南舞陽知縣，工舉業，能古

文，詩有俊拔之氣，與鍾于序同，與志事多考核功。

狄士迥字峻成，孝友剛方，沉潛善學，為文敏捷，頃刻可

數藝，十四補弟子員，性喜聚書，至老愈篤，著有毛詩

講意四書折訓，其餘手錄編纂者凡二十餘種。

狄應麓字心抑，通經史，善屬文，試冠軍，食餼讀書虹橋

書院，與諸名宿馳驅文壇，頗為當事獎賞，貢太學，著

有五經文稿。

馬麟書字洙源，沉酣古學，時藝尤推重，江左遊庠以後

試報冠軍，已酉選拔，貢成均，及門沐其教者多知名。

為人慷慨，敦氣節，貧而篤學，屢空晏如。

潘如儼字臨谷，性孝友，貧與採望，可必售，以父病不忍

離，勿與試，撫兄子及孫，暨兩幼弟，成稱友愛，詩文富

而工，見重當代，鉅公著有荃村集，侷介不欲以徑就

功名，有招之者，笑不應，未嘗一走京師，以歲貢待銓。

學博卒年七十五。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七

善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八

孝義

天生蒸民孝首百行至振起鄙儒則慕義無窮者尚焉士大夫師表名教聲流奕禩匹夫編戶之民有敦倫好義者亦炳然以傳詩曰是則是倣維則倣之矣志孝義

宋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賑貸縣為言賜詔書褒美比之漢卜式酬以縣令時東海嚴成東筦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餘斛助官賑賙由耕倡之也

齊

蕭叡明字景霽南蘭陵人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躬禱夕不假寐時嚴寒叡明下淚淚為之冰如筋叩頭出血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久後母亡不勝哀而卒明永五年詔褒贈中書郎

梁

韋鼎字超盛其先京兆杜陵人也世居京口博涉經史

侯景之亂鼎兄昂于京口力戰死鼎負屍奔走求棺無所得哀憤痛哭不輟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取以充殮時人莫不嘆敬焉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而致大加褒獎

唐

蕭世廉蘭陵人摩訶子也警俊敢勇有父風而性至孝摩訶凶終時世廉方幼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實故脫有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

周禎字國寶金壇人永徽間四境盜起禎糾合鄉人拒之賊誘以從亂禎怒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為賊耶遂于刃數十人自刎死事聞封爵立廟祀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南唐

刁彥能上蔡人居潤州少孤事母孝嘗從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當從行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道左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後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使賜田注籍京口因家焉孫湛

宋

刁湛丹徙人舉咸平三年進士累官三司度支判官封

典在具慶者恩不及父母真宗東封告成肆赦妻已喪者得叙封時湛爲太常博士而母徐已死上章謂妻以箕帚之舊尙蒙封邑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是之遂封徐高平縣太君士大夫父在而封及父母自湛始也弟湜渭皆登進士第

蔡淵字子雍丹陽人登進士乙科累官至大宗正丞歷知海州初淵家饒於財兄弟以豪奢相向淵獨擔簪以游四方寒苦如窶人人爲不堪或勸稍分兄弟之財以自給曰兄弟治產吾治書兄弟不以家事累吾吾可以身計累兄弟乎聞者愧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虞申字行父丹徒人始從鄉先生姚闢授春秋游京師謁安定胡公瑗瑗奇之舉禮部不合元祐州里舉士法郡守崔公度舉經行應選不報申生平孝友資性和厚勇於赴義異時同產負大司農錢旣析賞矣悉爲償之仲弟死嫁五女如已出撫其孤如已子張恪字季忱金壇人七歲而孤事母兄孝友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旣禫猶不御酒肉致甘露屢降白鵲來巢兄有奇疾恪割股以進遂瘳紹興中官浚漕渠兄部役以疾請未報而歸主者怒追逮甚峻恪往號泣請代主

者義而釋之兄子有緣役破家者復爲之築室以居又有坐事當沒產爲贖還之擇良田數頃爲義莊宗族之貧者日用所須與嫁娶喪葬皆取具焉建家塾延名士以訓族之子弟歲旱飢則出平糶作芟舍道傍止流孳炊粥食之日數千人赤子遺棄者悉收鞠之孕婦產子者置別室護視兵興中鄉人有二女流落他郡遣人贖歸以歸其父買妾詰所自來知爲邑士某女卽屬其妻釐裝嫁之工人竊白金事覺願償以女恪弗取併所竊釋不問政和間鄉里疏其八行曰孝友慈儉睦嫻任恤上之守令及部使者以聞于朝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四

王康字伯壽徵裔孫金壇人博學有孝行晚以廷對入等授岳州咸寧主簿未上而卒嘗論金壇水利切中時事今岳陽諸王皆其族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乃請于師束書歸養家饒衍而勇于爲義嘗開古速瀆河民便利之歲飢疫傾家儲以給藥食所活不可勝計又作萬人坑死者給衣棺收葬課子弟學甚篤多登高第鄒浩送其孫試禮部序謂金壇有君子人焉仁義之聲飛馳東南後以子孫官顯累贈朝散郎俞康直字彥之父希言始自黟縣來居潤州用從祖太

尉猷卿思補太廟齋郎主潮陽簿後通判陸州先世有田在錢塘族人擅其利康直不問會他族訟于官來歸康直以與其弟第曰吾父兄不之有吾烏乎有之亦不受卒以與族人

陳案字伯茂金壇人亢從孫歷涇縣簿平江府司理人為勅令所刪定官監登聞院兼幹辦審計司遷司農寺簿太學博士太宗正丞尚書左郎官奉祠為淮南安撫司叅議知全州事親孝事兄悌處鄉族有恩人目為古君子焉

湯宋彥字時美邦彥弟以祖鵬舉澤授湖州司戶歷知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五

餘姚通判慶元府婺州浙東安撫司叅議官再授湖北安撫司叅議階朝議大夫爵金壇縣開國男天性友悌念兄司諫邦彥以使金坐貶而卒既已析居輒推良田以益之得任子恩即以其孫幼女未行輟其子裝授之次得任子恩以與長弟之子又次與季之子

劉嗣慶字繼先弟蒙慶字茂先兄弟友愛皆以文行為鄉先生其先涿州景城人五季之亂徙居丹陽後又居金壇嗣慶且死語弟曰吾家世葬丹陽而父母葬金壇吾與若分處焉百歲松楸幸兩全也故嗣慶耐先塋而蒙慶葬金壇方山卒從其志常自號雲茅居士以身在

雲陽茅山間也子宰

蔣鈞字公乘寧國路儒學教授本丹陽洪氏子幼喪親歸桐村蔣氏嘗置田千畝為義莊以廩一族之衆隣里之貧者喪葬嫁娶亦多給之

諸葛瑱丹陽人賡之孫也執親喪哀毀絕酒肉問喪于劉宰鮮違禮焉手治墓劬瘁骨立歲飢民共伐墓木瑱不能拒抱木泣竟痛而卒人稱諸葛孝子云二子材松並登進士

朱雲章字漢卿丹徒人少力學長益貧薄開門授徒天性純孝每出市童稚騶卒無不欣敬鄉人以其文行兼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六

全祠之眾賢堂

章瑤丹徒人姪次子也母公思慕切至墓上枯竹復生時以為孝感所致

諸葛瑛字子直丹陽人屢舉于鄉晚歲以特奏名授安豐主簿江寧府糧料院居鄉倡義役息紛爭里人化之王邁字浩翁金壇人萬全季子以父恩授建康府椿積庫累遷至大理丞右曹郎官出知寧國府家有產業盡分族人至日食不給當路諸公為捐俸築室以居

湯克昭字晦叔其先梁山人靖康中避世山陽至克昭徙居京口初以淮閩辟長脩武郎吳潛守鎮江遂與備

行半途聞京口蔡福軍叛眾猶豫莫進克昭勸吳疾驅  
既至單騎先入撫諭叛卒民乃獲安累官至武翼大夫  
差知貴州改肇慶府鄉人負錢萬緡貧不能償以產歸  
之克昭曰昔以義假豈望報耶乃焚其券又買田千畝  
為義田凡同祖所出給予有差子執中字與權仕至廣  
東提刑知梅州

竇寶丹徒人以割股療親疾見旌

周伸丹徒人親病刲股療之而愈咸淳間受旌

東崇芳字德馨丹陽人德祐乙亥北兵來父國寶被俘  
崇芳詣軍門號曰父老無所用兒壯健且知書足任墜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七

使請代父大帥義之釋國寶去由崇芳軍中掌文檄久  
之憫其孝言于伯顏予以二矢縱歸子六人觀壽泰壽  
最知名泰壽杭州路儒學正兄弟置義田闢義塾以教  
養族黨邑人稱之

潘大同寓金壇德祐初元兵至縣大同偕弟大本與知  
縣事李成大率民兵巷戰皆死之

元

郭景星字元德鎮江人宋咸淳二年以鄉試待補貢太  
學生人元翰林王構編脩李謙使江南選佳士郡首以  
為薦以親老辭不行後大司農燕公補提刑趙文昌別

薦于省授淮海書院山長仕至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  
判官天性至孝母九十餘終時年已七十哀毀過禮卒  
年七十九有寓意齋文藝及集前哲嘉言若干卷子昇  
陳子方丹徒人與同邑閔仲達切同讀書長同習吏事  
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叙則子方在前仲達乃以計先  
之子方終無幾微怨嫉適故人偕子方入京達官交薦  
得僉憲浙西仲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子方來慚懼  
稱疾不出子方親詣慰之曰與君交至淡今又幸同處  
苟有未至方賴于君何稱疾為相好如初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八

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湖波方湧俄  
頃風翼帆如行平地葬後廬墓盡哀事繼母唐甚謹唐  
患癰瘰吮之而愈唐復昏兩目瑾曰暮祇之復明唐更  
病瘵伏枕十有二年藥食必先嘗暨歿哀毀過禮將葬  
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雲  
復合雨注數日不止縣上狀旌之事詳元史

徐鉦丹徒人泰定元年始冠侍父鎮往婺源經小溪口  
時流水暴漲鎮乘肩輿與夫失足墜水鉦急往投給擁  
父出駛湍中父得挽筏以升而鉦力憊且水勢湍急不  
能自奮遂溺死屍漂流四十五里至一灘始得有司以

聞旌其閭曰孝子徐氏之門事在元史

張壽字仁輔丹陽人龐眉古貌寬厚敬直五世同居奉友彌篤至元三年詔旌其門曰張氏德義之門

王元伯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

諸女婦聚一室為女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切釋啼

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甯其子衆婦共乳不問

孰為已兒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兄宜伯卒即以家事

付兄子執執辭元伯曰若宗子也宗子宜主之相讓既

久卒以付執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王有壬丹徒人少貧奉母必備甘旨元季兵起獨能自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九 全足不出戶者十餘年博學尤邃于易卒門人私謚節

孝先生

明

王萑字子輝金壇人天性孝友洪武間兄榮以人材舉

授杭州府同知佐崇山侯開溧水縣臙脂河崇山侯受

富民錢為迂其道事發伏誅榮坐當劓膝萑走京師擊

登聞鼓請以身代上義而許之旨下兄已刑矣榮卒萑

為撫其孤正統初出粟三千石助官賑飢上聞遣行人

賜勅獎勞表其門曰義門復其家子政治家勤儉嚴而

有法政子鎮輕財尚義明人之急年十六為稅長歲款

稻寡稅戶以雜穀來諸稅長怒不納鎮獨盡納之而以

家穀代輸明年歲大飢米價騰貴鎮出雜穀賣之民得

其濟而所輸亦償鄉人乃大服焉

高禮保丹徒人性篤孝曾祖母徐疾殆禮保割脇出脂

膏作粥以進徐疾尋愈事聞詔旌其門

楊椿年丹徒人割股救親疾有司主其事旌之

張恂字孔怡丹徒人累官刑部郎中於冤滯多所疏滌

少時拾遺金復還故主不受室女私奔為士林所稱重

貢原懋字世德丹陽人正統間歲飢出穀二千石以賑

貧者有司以聞賜勅獎諭又建學舍延明師以處四方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十 之士其孫明輔字淑甫亦好施尤究心濂洛之學

賀愷字伯元丹陽人為邑主辦督濬九曲河旬日竣役

值歲飢詔民出粟及格者予旌愷獨輸粟辭旌天順中

歲又飢愷輸粟益多辭旌益堅有司高其義虛賓席以

待終不赴時蝗災獨不犯愷田人以爲厚施之報孫玘

亦以輸粟及格授承事郎嘗與鄉賦一人輸賦畢有成

容詢知其鬻女也傷之還所輸令贖女而代之賦

虞書字天錫金壇人夔子讀書綜古今襟度高超不慕

仕進事親盡孝析產時讓厚取薄嘗得遺金于途俟其

人還之有盜其穀者貫不問里人稱之有詩稿藏于家

孫沐字志新丹陽人太學生同舍生鄧廷相病卒沐爲之殯歸共孤于奉新歲賜贖之人高其義

殷士望字德遠丹徒人性冥通五歲讀經史七歲能文章士無遠近爭欲識面明嘉靖末倭猝犯京口士望父被倭執士望請以身代倭兩釋之其女弟亦以孝聞有司上其事旌其廬曰麟鳳督學御史雅重士望以附學生貢入南雍從羅近溪汝芳王龍溪幾講明道學凡三爲壽州新建衢州學教官朔望會講開導難致孜孜不倦萬曆乙巳年八十一偶疾衣冠起拜二親神主正色危坐微笑而逝所居宅傍先後產二麟人咸以爲士望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士

潘霖金壇人性至孝中喪父歲時感痛不能釋家貧資館穀養母及饋于庠資給稍裕必省母所嗜而致之母壽九十九時霖已七十矣敬謹備至母終居喪執禮不少懈年八十八卒

陳守愚字子直丹徒人性至孝好施家被盜其戚梅某孔某先以帑寄守愚至是倉皇泣赴守愚檢得白金若干兩悉還之以是閭里服其義歎歲賑濟全活甚衆他如給棺焚券代贖人子女不可勝計朔望肅衣冠拜先祠涕泣歷數十年如一日邑令陳廷芝器重之人北臺

特薦將授官以親老不就退隱沙渚子明瑞字鍾南爲諸生飭廉隅敦氣誼所著詩文以被盜多散失不傳王誦丹徒人性醇直爲諸生讓貢于唐某以唐年老也後唐仕至通判謫游南雍未仕卒

史濟字啓賢金壇人性仁恕好施貧民有鬻妻者助之金獲畱嘗釋菽于淮他賈誤以百斛牙籌授濟亟還之謝以十籌不受以子維堡封承德郎順天府通判

于玉瑞字信甫金壇人孔兼仲子郡庠生手錄周程張朱諸書高忠憲攀龍以爲獨得道學之傳性至孝父歿遵遺命以布袍殮終身不衣一帛崇禎元年巡按御史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士

聞于朝年七十餘猶著述不倦

湯宗元字養初金壇人少喜讀書不求祿仕日搜討典故務以聖賢論說見之躬行性至孝念大父年高同臥起者十餘年年二十三大父沒始娶家貧博東庭供二親膳必豐腆不與諸弟較析箸時季弟未婚倍給以常給田自取其瘠嘗渡淮有誤遺金一篋者召而返之有戚爲豪家所構予之金半百事得直族人婚嫁喪葬未舉爲料量贈遺之人有所貸逾歲悉焚其券以故家殖未起視之恬如也隱于醫有盛名博施不取值與王簡討肯堂善同訂準繩令長欽其亢直就訪時務書好畫



十餘事上之邑弊頓除爲人坦易誠篤樂與人爲善每見人必以脩心窒慾之道娓娓相勸傍及政事沿革世族興替聽者感動年九十一應恩詔賜粟帛九十二卒張戶部明弼誌其墓迄今邑人猶頌其至德焉

賀學文字知本丹陽人父邦泰之官學文居家侍祖鎬力行施賑飢寒死喪之家賴以賙給者數十里族中貧不能婚者助之婚一月得十四人入大學授河南都司經歷卒以子光懋官署正進階文林郎從弟學裘亦慷慨好施

丁一敬字聚卿丹陽人舉萬曆甲午鄉試歷知崇義安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仁衡陽三縣所至有治績性廉介不受請托然多忤上官秩滿量移滄州守引疾歸性至孝侍親疾踰月不解帶居喪三年不露齒與弟一中以學行相砥礪推祖產以給幼弟士大夫交稱之

曹塾字啓倫金壇人由諸生入太學性亢爽敦本好施喜賓客與張郡守祥鷺唱和有詩集祖遺田僅百畝與兄子同居後增至二千餘畝悉與兄子均分歲飢輸粟千餘石于官以勸賑遙授鴻臚寺序班

張栢字汝憲丹徒人性仁厚樂施濟萬曆己丑郡大荒栢出粟千石爲厰于城西之四區設糜以賑疾病者給

醫藥無衣者給綿絮凡五閱月至庚寅麥熟方止所全活無算臺使者上其事于朝遙授布政司經歷孫九徵吏部郎曾孫玉裁玉書翰林院編修科第蟬連世有名德人以爲積善餘慶不爽云

程克廉字健吾丹徒人爲諸生以恂謹稱縣學後山舊有塔形家以爲不吉議遷之城外縣令龐時雍不可諸生乘其入覲徙于城南之鼎石山龐復任發其怒於張生鳳翼鳳翼喜任事徙塔諸費獨任之龐遂以得塔中舍利爲名雜入他事謂不應買楊文襄堂室徧中各院道將與大獄鳳翼危甚會巡按御史視學鳳翼囚服呼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冤龐辨折甚厲同事者咸畏懼克廉與其弟克憲從容啓云遷塔公事也生以應貢故首列名以爲有罪罪應坐生今舍生而罪張但以多財故耳象有齒以焚其身張生之謂矣如公議何直指顧道府曰此生氣和而言辨麗色沮喪事遂解克廉卒鳳翼每歲必掃其墓而哭之鳳翼字君羽高才博學自負奇偉龐令責以買楊相之堂應曰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從古如斯何必問唐憲宗贖魏徵之宅還其子孫何嘗詰責時之買者明公朱讀唐書耶龐無以難而止

程克憲字宗洛克廉弟也孝友性成爲名諸生隣人李

春台止一女賣以完官糧克憲竭貲贖歸之又有朱節  
婦女余氏素為名族武弁陸某有豪僕計誘為婚將擇  
日完配克憲以理法諭其主代還陸聘學使者錄其行  
事優獎之

張觀宸字脩羽丹徒人栢子少有名諸生間食餼補太  
學性樂施捐腴田千四百餘畝為義田計夏秋之入凡  
千二百石以贍族人暇日用經史自娛構閣南城署曰  
培風雲巒滿目日嘯吟其上與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  
儒披覽圖畫摩挲金石相善也子畿博雅有父風

段鏞字礪如金壇人性至孝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父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五

愛其兄鏐鏞乃謁學使者求讓鏐再三瀆請學使者怒  
而懲之弗恤也萬歷癸丑成進士任嘉興府推官刑多  
平反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出為永州知府得士民心  
陞廣東巡海副使致仕

鄒量金壇人萬歷末年痛父痼疾割股和藥以進父病  
得甦逾年父歿廬墓屢以縣舉給粟帛崇禎十年奉旨  
建坊

孫尚魁丹徒人節婦張氏子也孕三月父誌病卒尚魁  
自慟為遺孤不識父面每登高及風雨夜則大哭母病  
割股以進及母歿設主淨室旦晚侍食凡數十年忽一

日詣親族作別曰三日後別諸君去尚魁遺孤喜將識  
吾父于地下也踰三日果卒

殷懋充字鳴盛丹徒人世居黃墟天性孝友事伯兄曲  
盡弟道居鄉多賑貧乏有丹陽張某負人千金憤欲自  
縊懋充聞其事竟代償之崇禎元年詔優養耆老受冠  
帶年七十有五

李元炳金壇人父替以舌飴復明割股飼母母疾愈崇  
禎十一年膺獎

謝溪金壇人家貧以傭賃為生年二十八未婚母七十  
膈割左臂肉以進母病得愈崇禎十五年巡按御史題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五

孫子鯨丹徒人節婦戴氏子也生逾歲父有瑞病卒母  
誓死守節年七歲蚤知感母恩聞塾師講古孝子冬夏  
溫清以事其親者輒心動涕泣歸即做而行之長力學  
砥行鄉里以孝行舉受旌

曹宗球字汝琢金壇人編脩大章長孫初大章有子祖  
見年少而才早天以宗球繼其後受產獨厚其本生父  
都司經歷祖鶴因女兒爭產告許盡廢其遺貲疾革之  
日宗球跪牀下日兒不忍兄飽弟瘠除受祖宅一區奩  
田百畝以存當日立大宗之意其餘願悉分諸弟第六

人宗璠及子鍾浩先後成進士宗璠以明經領邑篆餘皆有聲庠序云

陳光美金壇人母虞氏病劇刲股以進遂愈伯兄無嗣次兄烈以子嗣之烈願兩析其資以一與光美不受子英畧字石書順治丁酉舉人有文名亦以刲股療母疾莊仲祥字瑞之金壇人少有至性五歲時師授書口無留滯年二十一補弟子員逾年喪母哀毀骨立父以苦學失明仲祥日侍側口誦古史數十則雖五寒凍夜無間曰老人畏夜長吾欲為大人減漏刻也晝則博束脯以佐甘旨繼母僅長仲祥二歲終時仲祥年七十有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七

居喪盡禮所生弟素驕蹇和愛之無間著有尚書筆筌崇禎甲申三月聞變大慟疽發于背誦宗忠簡臨終語而卒仲子曾有雋才餼于庠屢試高等亦懷孤憤棄青衿晦跡不出自謂守其父忠孝兩字之訓云

陳觀陽字賓之丹徒人文之孫也性至孝父肖授徒維揚宗氏逆徒宗孫達憾師課之嚴投毒飲食中肖中毒死觀陽甫十六歲誓報父仇宗宦族多藏百計展脫江都知縣姚某持之甚堅有巡按御史某謂姚曰宗于法當死但宗宦止此一孫姚曰陳生止此一父御史默然每遇審錄宗氏輒思甘心于觀陽觀陽孤身潛踪備歷

奇險凡十九年迄乙丑成進士血疏陳情孫達始伏法

改應天教授轉南國子監助教陞北京戶部主事纂脩天下賦役全書三月告成己巳守安定門救火災條上五大要轉吏部主事時李長庚為冢宰觀陽告以汲引正人預儲邊材不能用長庚去閱洪學繼之南司農鄭三俊考滿至觀陽以三俊負清望宜增秩陰子洪學不悅會兵部員外華允誠疏糾洪學洪學以觀陽同鄉同年疑與聞其事益銜之觀陽引疾歸里未幾以在考功註誤逮繫詔獄閱歲餘事白罷歸時烏程當國洪學力脩前却故也甲申交章薦起擬補原官不就年六十九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七

卒觀陽為人平易謙謹居官以古道自持在部日有某給事門揖不如例趣還改正曰毋使此禮自我與公壞也其小節不苟如此

歐陽仕振字懋德世居丹徒之巨溪里幼好奇策年十六補諸生肆力古文辭踰四十草疏十餘萬言欲伏闕上之父某慮以直買禍追及江而反崇禎丁丑詔大臣舉賢良戶部侍郎吳履中以仕振應徵至京師疏列時事如清銓曹撤廠衛厚親藩閣臣不宜麻衣當國流寇宜用合劑毋觀望養癰皆湊切時務疏上為執政所格仕振嘆曰咫尺殿陛不得建白一言我則已矣謂國事

何忿恚累日疾作歿于燕邸生平性孝友族有侮辱之者終善遇之其人愧而改行幼弟痘症頻危默禱神願自減壽以益弟神乃夢告其父幼弟復生

張崇儒字仲聘丹徒人以歲貢授吳縣訓導歷南國子監典籍擢柳州武宣縣知縣孝友端方言動依於矩矱郡人咸矜式之

何應奎字鳴素丹徒人由諸生入太學性仁恕不見喜愠之色與弟應璧友愛無間終身不析產一時闕墻者皆愧嘆以爲不可及書法道美酌用蘇米而變化之後以子金城封湖州府知府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王榮圖字介休金壇人以諸生餼于庠崇禎甲申聞變大慟不食七日歿

王明灝金壇人諸生崇禎甲申之變憤發不食歿

王希高金壇人杜門讀書不交一人聞李自成陷京師卽大慟曰吾復能以雙眼視人乎乃取扇繪付家人號泣出門其家蹤跡之不得明晨見希高端坐於居伍村之池中就視之則已歿矣

朱祚元字仁卿丹徒人性篤孝母孫疾兩刲股以進父爲亂兵所執請以身代遂並及於難

姜大鉉字開遠丹陽人太常志禮子從父宦游多所裨

益志禮嘗言吾守泉修洛陽橋轉東牟上藩田疏鉉實贊成之平居感憤時事奉父優游林泉不樂仕進晚事

繼母以孝謹自全撫庶弟大鑣尤有恩父歿或有萋菲之嫌而兄弟友愛彌篤人以爲難子彥清字允溼勤敏力學尤具幹才丁巳以歲貢廷試授訓導未赴選卒

賀恒字久中丹陽人明崇禎時父元圭官德興丞恒以諸生應試未從乙酉大江左右道梗不通悲思父母日夜涕泣忽輟乃冒鋒鏑出門誓以身殉本朝承平後父母歸里恒不知所終相傳歿於兵云

丁普春字彥博丹陽人鴻陽子弱冠出一義輒折其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壬

行天啓丁卯鄉試以爭元不得抑置副榜怡然曰吾三世以爭元被別獨父登第耳是有命在學有本原治戴記尤精輯彙要若干卷普春幼孤事嫡母至孝尤敦族誼好施予居鄉無私曲是非不相下輒就普春決之學使者徵優行博士首舉普春力辭曰故事有優必有劣生固無所優而邑士亦無劣狀願兩已之邑令曰若然則優孰如丁生者卒上其名特罷劣行以曲從其志七子皆名諸生而鄒尹尤著鄒字又孟升半日菴詩集行世尹字伊再雄贈博雅有月山遺稿藏于家

楊日進字吾往丹陽人性相易好施延名醫居善藥以  
卸貧病堯治道路賑濟鄉里時稱長者以子志遠贈右  
叅政

孫從義字仲醇丹陽人幼孤事母至孝當就試以母老  
不赴隱居課耕以供菽水性亢直好善樂施恂恂不倦  
以子允恭封兵部郎中奉直大夫

賀雲棗字紫翔丹陽人順治辛卯恩貢授絳縣令謫兩  
浙鹽幕時四川初定父允選以張獻忠之亂死于資陽  
雲舉棄官徒步入蜀求遺骸弗得慟哭空山中聞者為  
之流涕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九

周瑞金壇人素行謹飭割股療親敬事長嫂散財以贖  
貧乏順治三年巡按御史題旌

張繼昌金壇人家貧年二十八未婚傭工養父父病篤  
求醫不效剗左臂肉以進父旋愈順治六年巡按御史  
題旌

湯道立字爾卓丹陽人事親至孝家貧授徒養親親老  
臥不起必手進湯藥或時穢枕蓆皆躬自浣濯不以令  
僕婢也居喪哀毀踰禮得疾卒生平性孤介於書無所  
不窺尤粹于五經人有過輒面折之俟謝過然後已有  
不合即拂衣去為諸生五十年未嘗一識郡縣聽事所

著有堅忍齋詩集

王宗積金壇人父疾嘗藥籲天及父沒夜廬墓晝侍母  
膳風雨無間順治十二年撫按題旌

賀上林丹陽人父天叙以事忤毘陵令繫獄將殺之上  
林年甫十八謀脫父弗得聞巡撫將至涉江湖淮迎其  
舟大呼騶從呵之不得前遂投河髮沒數寸復躍起大  
呼撫軍急令救之已死檢其相衣得一紙則白父冤詞  
也撫軍按毘陵具得令不法狀釋天叙獄毘陵人立賀  
孝子祠祀之

黃洪元丹陽人父國相與同里虞庠有隙庠陰同國相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十

夜醉沉之河時洪元甫十餘歲同弟奇元日夜飲泣稍  
長各市鐵鑄一斧藏之久則更鑄凡三易斧未得間一  
日鄉里舉社會庠至洪元同奇元疾揮兩斧庠血肉如  
糜乃大笑詰官自陳兄弟爭死有司義之釋奇元繫洪  
元于獄康熙辛亥十一月事聞

詔釋之遂為僧

湯勉明字允備金壇人宗元子自幼力學於經史子集  
稗官野乘無不周覽為文章頃刻萬言宣城湯賓尹至  
金壇亟稱之為評其寒竹齋稿以行性至孝念自六齡  
背母日從青烏乞善地家貧賣一婢易妻子簪珥始獲

空事繼母恭謹繼母卒雖及祥不與都試父好奕歿于乙酉橫其柩盛藏之終身不奕張戶部明齋將修撰起各爲之記傳以傳卒年八十有二

儲穀字完秉金壇人重然諾好施予爲諸生時試澄江與友季銓隣寓夏暑銓患寒症親調藥餌銓尋卒盡出行資以殮扶其柩歸又於京口渡江見浮屍立命撈捧捐囊置棺埋之越一日而後渡父自宏易贊時命以田數十畝分給諸從子穀更廣其數授從兄弟八人田百畝無吝色捐貲助建尊經閣泮池淤塞石欄盡塌獨修葺焉費凡數百金有碑記後以直言擢邑紳怒百計中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之家遂落閉門課子子士成進士四舉鄉飲大賓終太學壽至八十有六

何金鉉字元用丹徒人事二親至孝能竭力養志父伯仁爲諸生有文名積脩脯數百金病數載卒醫藥殞殮之費獨爲經紀不肯用公物親友叩之故泣應曰二弟一妹皆幼畱爲婚嫁貲兼作他日生計不則遺母憂將無窮後二弟費父遺金殆盡無一聞言惟慰勞而已及二弟連天歿方病篤時泣禱神願減已筭以益其年卜地葬祖父母弗以委諸父諸叔父母與羣從兄弟親戚朋友推食解衣助婚姻喪葬無筭市地葬宗族戚無歸

者苦辛五十載歷歲凶亂以子身孳養數孀孤流離轉徙務置之於安全妻陳賢淑能曲體其夫子意至喪偶有勸之續娶數數辭曰我不忍負賢婦又不忍令我子受後母累遂茹素山口居從事西方氏學生平雅好讀朱子綱目時時教子萊與淙曰家世讀書我以幼多疾弗與試事汝輩讀書但期弗愧古聖賢遇之成敗利鈍吾不汝責也年六十九有微疾來問疾者聞其室中甚香端坐而卒踰時口中尚出香不絕

蕭懋光字龍生丹徒人弱冠補諸生侍父鳴美任邑令以辛勤助父成賢聲事二繼母朝夕定省奉甘旨無異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所生友愛諸弟踰于同母聞父病京邸值流寇交江冒險入都出九成一卒得躬侍父疾大司馬重其行誼題授守備辭弗受歸而杜門讀書食貧自樂妻劉氏祠部郎觀文女亦極孝諸上司歷舉賢良孝行再舉鄉飲介賓生平所著有《大易說意》、《毛詩篇次射訣》、《纂要四書說意》等書行世

程達昌字希文歙人注籍丹徒性至孝有數千金質庫在歙窺弟意欲獨有之乃請于父曰兒寓京口已置有薄產可自贖在歙質庫及田宅願全以歸弟一時宗黨稱孝友焉故明庚辰歲大饑歙人居京口西津渡者不

能舉火凡三十餘家量其家口若干每口日投粟半升濟之歲餘共捐粟二百餘石及甲申避亂欽人賴以資舟車者甚衆在欽嘗輸資數百金建石橋妻閔氏通文藝嫻經史最賢于世英四子毛詩皆開口授云

賀懋亮字寅叔丹陽人學文庶子甫生兩兄皆有室當析產仍以亮所分者屬父筦鑰閱二十年始授之孳息踰萬金緩辭曰生爲庶弱弟產業不敢與嫡長並况過之乎父喜曰是兒曉大義吾成若志遂中分所積以給兩兄生平事兄如父委曲含忍雖刻意督過輒笑慰之性坦率輕財好施家稍稍落素精六壬學決疑事多中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五

有持金錢問數者輒然曰家雖貧何至挾一技以自活卽絕口不炫其術而業益精年五十九得微疾謂所知曰我越八日當去可具衣冠爲別果以是日卒

陳斌字爾聖金壇人性至孝旣析產見兄食貧仍合爨而居隱跡鄉墅以延師訓子爲事常於崑崙橋畔築廬種瓜伏日給行旅不取值年歉盜祛其篋後於隣近見所盜物隱而不言鄉人比之王彥方云

高拱斗字北維丹徒人性孝友篤好施濟修橋梁新梵刹老子宮北固山嶺崩圮城後龍脉斷毀並培築之鐘鼓樓久傾圮拱斗獨慷慨任役竭力助千金重爲構建

值凶歲出粟助賑日經紀賑事與弟拱奎同勞逸甘苦

妻馬氏歿尚未有子拱奎數禱其兄時先舉子嘉祐遂嗣其兄爲伯母服三年喪語親知曰長子無子次子不得有子此律例也後舉次子嘉祐立爲兄後有司悉其孝義以次舉其兄弟爲賓而飲于鄉奎字五聚先兄數月卒兄時有疾爲強起治喪事竟以哀慟相繼而終

陳英畧字石書性孝友家貧力學初爲名諸生令諸弟躬耕養母自所得生徒脩脯悉奉母以給諸弟囊不畱一錢順治丁酉以尚書魁于鄉已亥公車歸值友某繫江寧獄竭力營救不得成爲經紀其喪奔走省邑問閔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五

寒暑未嘗一過家門人稱成友云英畧才名甚著所爲制舉藝雄駿深刻傳頌海內數奇不第鬱鬱發病卒士林痛惜之

李希能蘭谿人以業醫遷金壇時急人難貸而無償卽焚其券順治初劉良佐兵掠丹陽寶莊孫氏女鬻於希能詰之知已許農家令其母挈歸完聚又友人年逾四十無子有妾孕已十月被掠至雲陽而產男希能多方轉貸贖歸還之其尚義如此

孔貞起字伯起 聖裔也丹徒人父聞恒疾篤時遺言兒長勉紹家學修族譜營祖廟以洽庇其宗人貞起年

甫十三泣受命父卒哀毀成禮朝夕侍慰母奮志讀書  
母江氏苦節教子更躬勤操作業大振貞起弱冠爲諸  
生事母純孝母疾衣不解帶者月餘湯藥必親嘗捐貲  
葺家乘之在江南者建祠瞻族悉承父訓歲饑大發粟  
振施鄉隣晚舉鄉飲以吟咏自娛詩草成帙

荆啓恒字莫瞻丹陽人塾江夙節名臣偉有子十人啓  
恒居五父殉難時年甫十二日夜悲哭不絕聲垂三十  
年言及塾江事輒涕泗被面至食不下咽也乙酉江南  
初定游騎所遇苦侵掠率妻孥遁伏榛莽間俄聞兄某  
爲騎掠奮臂行妻以騎鋒難犯堅挽之睜目曰吾敢愛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夙不一赴兄難乎卒不返顧追騎力與爭奪其兄還兄  
被創甚親爲吮血購善藥傳之諸弟方幼撫愛有加稍  
長尤嚴督課以兄兼教師任十餘年悉成名諸生築別  
室墻東自號逸圃所著有舒嘯集啓恒意致磊落與人  
接溫知也遇不平則義形于色又好賑施遠邇咸依賴  
焉

何磻江都人少因喪亂母彭氏孳之徙金壇磻父雲甲  
爲江都庠生明季閣部史可法駐節維揚雲甲上書陳  
事共嬰城固守卒夙於難彭氏年二十餘欲自盡姑以  
有遺娠止之數月磻生乃携之轉徙稍長親授以毛詩

尚書歲饑彭氏以稻米食磻自殮闔室皆糗草磻抱母  
慟哭不已彭曰我自甘此勿怪也磻學成不就試耕且  
讀而已彭氏守節三十餘年年六旬卒寔於邑之東郭  
磻結茅墓側者三年風雨不歸私室母貞子孝遠近士  
大夫皆傳頌焉

戴舜年金壇人生五歲父有爲與族濟生構訟濟生擊  
殺之於途訟之官揮金賂居間者會令罷去事遂解舜  
年雖幼常見其祖母撫孤時屢以大仇未伸爲恨飲泣  
默識之越十六年年二十途遇濟生頓發忿適手執鋸  
遂自腦搏擊及肢體濟生立斃其地卽有爲夙所云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持鉏詣縣自陳狀令義之繫於獄不加以刑上臺亦義  
之僅擬杖懲立釋之事與丹陽黃洪元同

張炳祖字虎文丹陽人年二十五從父孝廉仲馨北游  
行抵濟父病熱不汗地無醫者炳祖夜告天到左股肉  
爲羹纔盡兩鬢則大汗熱解復糜其肉雜五粉糕以進  
不十日愈父先病痢四十日炳祖抱持起臥漸不能興  
以牀爲厠皆親屢滌焉旣受創則繫大帶於頸安瓦缶  
一手擎而滌之積勞成瘵扶疾歸又二年卒於家初炳  
祖妻夙依母日夕繞母側孝廉家落先意承順悉以分  
產所入供母炊爨絕私蓄處兄弟無間言家人謂炳祖



孝且友天何奪之筭則通夢曰予應成於濟得歸於母  
于天佑我也

史元衮字補如金壇人維堡子豐才博學有父風占浙  
籍為諸生鼎革時謝太性孝友嘗割股肉療母病宗  
党將上其孝行請旌力謝却之家居崇尚實行訓子尤  
有方逸孫逸堂先後登賢書中子逸繩更有文譽

毛鯤字漸遠丹徒人節婦唐氏子念母苦節竭力養志  
與兄尤友爰郡縣表宅康熙歲癸未奉 詔闡揚節孝  
江南學院張以其母及鯤節孝齊芳同旌

毛志道字正儒丹徒人孝子鯤之長子隱士一駒孫也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七

生而天性純孝康熙乙未冬鯤因被祿憂勞成疾志道  
每日至神前哭禱願減已筭以益親年如是者月餘鯤  
乃愈雍正癸卯冬鯤老病卧志道扶持擲擻三十餘晝  
夜鯤兄嘉無嗣因向謂曰志道在諸子中為最善嘗親  
者兄老乏嗣盍以此子承祧志道前未承壽嗣孩提時  
問寢視膳事伯父即如生父康熙戊子夏嘉遠遊是秋  
大水志道日禱神祠至嘉歸方止雍正戊申冬嘉患病  
一百八十三日志道早夜調養竭盡心力二親既歿殯  
殮祭墓均盡其誠迨後思繼父則每中夜哀號不時哭  
慕思生父則春露秋霜悲慟仍不忘所自出其餘則繼

志述事如創家廟葺祖塋著經緯纂譜膝與江上叢生  
城內育嬰施棺榔義會皆盡其心力焉後雖貧之至亦  
弗受親友薪米之贈且檢繼父存日有告貸未償券約  
按名分送概不求償惟常臥日精月華兩峯唯畔講學  
樂天怡然自得縣令馮詠贈額曰韜光泉石胡慎贈額  
曰經術傳家紳士歌詩成帙乾隆庚申冬奉採申送纂  
史辛酉夏遵 詔詳請旌表

溧陽縣

趙淮字元輔以從父丞相葵賜第溧陽遂家焉宋度宗

咸淳中曾知無為軍德祐乙亥元行省兵自江州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二天

行院兵自淮西來會買似道軍潰沿江守將或降或  
遁乃就家起淮為大府寺丞同臨安府判陳昭賓於  
銀樹東壩措置防拓招集義兵聚糧造艦於長蕩湖  
倚岳山置寨以扼建康東出之兵尋除江東轉運判  
官置司溧陽冬十月元兵分道進臨安別遣新野千  
戶陳翼引兵攻之淮屯兵豐登圩戰敗被執送之淮  
東行省淮口占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延及  
子孫淮今勢窮被執萬古忠義猶存刀鋸吾所不懼  
誓以一死報君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登舟  
過江見阿木不跪授以虎符不受阿木將殺之淮願

速死釋之使往揚州招降李廷芝至則大呼曰廷芝  
男子死即死耳阿术怒殺於瓜州罵不絕口其妾翠  
蓮緣雲殉焉後加謚忠愍祀名宦

錢應高登景定三年進士元陷建康趙淮被執宿其家  
翼日即北行應高追送至江口聞淮瓜州之變憤不  
食至荆溪赴水死祀鄉賢

僕列篋文質季子元至順庚午進士官潮陽尹後歸南  
昌舊寓值紅巾賊亂當事檄守城東門城陷誓不辱  
妻子十一人同日死後人徙其樓於城西北角曰僕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崇禎末江西巡按御史李嗣京乃爲立廟以祀夫忠

臣烈士爲綱常砥柱如公之峻節而梓里無表章者

崇祀典而俎豆之不有望於後起乎

雍正年 建忠義祠已詳

徐文英幼警敏尚氣節洪武丙子由明經授龍虎衛經

歷擢浙江道御史清剛自立一日入朝後期上詰之  
對曰送臣父歸里爾上問何所贈曰錢一百草屨二

兩追驗之良然見其衣肩襖裂命繡窮御史三字於

袍上旌之尋轉河南副使寮屬有過輒斥不少容後  
從英國公張輔征交趾矢竭心力適病卧營中語人

日馬革裹屍未足報國遂卒英公憐其忠令人輿觀  
歸葬焉祀鄉賢

史源字元傑以才勇授驍騎千戶永樂間從征交趾於  
月常江遇賊馬逸入陣斬馘衝突賊驚潰忽爲毒鏢  
所中屍載所乘馬歸營中殭立如生云

戴慶祖自號成趣翁由太常贊禮郎歷陞少卿正統已  
巳扈蹕北征死於土木之難朝廷嘉其忠贈嘉議大  
夫太常寺卿謚忠節遣官諭祭錄其姪昇爲都察院

照磨慶祖祀鄉賢

王亮采字仲寅事母以孝聞由鄉舉知石州嚴明有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宿逋一清北兵將寇汾州猝至石城下索金帛亮采

固守不應乃益兵攻之城破執亮采之汾抵郭門大

呼曰石州已陷我死不足以自贖城中宜堅壁以待

援兵遂遇害士民哀之立祠祀焉祀鄉賢

馬從謙字益之號竹湖嘉靖十四年進士初任工部主

事治河徐梁有聲轉禮部改尚寶丞掌制誥從世宗  
幸承天陞光祿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仍典制嘗

上好元脩齋醮日費數千緡中官杜泰怙勢侵冒鉅

萬從謙諫止齋醮并暴泰罪坐以誹謗廷杖死初謙  
憤武定侯郭勛橫將號論值母老中止除母服即劾

好死死行其志不誑也第五子有驍甫十餘晝夜哀  
毀心懷昭雪年幼未逮居家孝事母厚昆季捐金焚  
券義俠著於鄉由明經官膳丞三疏叩關為父請卹  
詔贈太常少卿賜祭葬此忠以孝顯者矣謙奏疏葉  
傳世祀鄉賢

董平唐永貞中進士累官門下中書侍郎太和末與賈  
諫等謀誅宦官甘露之變平殉其難後賜祭葬

鍾鼎字玉鉉一字節也為名諸生操選政有驚帆捷飛  
諸選膾炙人口生平著作以嶽崎磊落之才抒其悲  
憤時魏璠煽煽鼎選序中孽壁煬聽衣冠短氣及廷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中鹿馬等語指斥之弗避嘗以詩忤勢宦為所中鼎  
走京師抗疏關廷事得直

後更名

鍾離楚崎峴閩粵間盡瘁以死

楊馬甸號海鶴邑諸生客粵西得官為司農郎歲辛卯  
大兵平兩粵甸賦絕命詞衣冠赴南寧喬坂大河死

謝球字石攻僉事鼎新次子縣諸生善騎射性落拓不  
羈乙酉之變被執至溧水知縣羅某見其舉止異於

眾欲贖以金不屈死時同球奔避有世僕劉家兆者  
持短械格追騎幾脫騎集眾圍射營焉城獲赴義是  
可並傳

陳嘉猷字儀行號詡叔讀書致行期為有用之學康熙  
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宰寧鄉多惠政行取授吏  
部主事陞員外郎轉御史是時

仁皇帝春秋高國儲未建嘉猷感激知遇抱血誠忘利害  
首倡同官密疏建白留中復合疏以請

上震怒先後兩疏並下所司禍且不測既而原其忠諫戊  
忒斯絕塞萬里列風寒雪處之怡然雍正四年 賜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環以原官回籍性孝友初成進士歸仲兄株累繫獄  
嘉猷多方營救得解兄家破復禱貸還其故廬

李華字君儀父歿居喪哀毀骨立寡母有廢疾日夜扶  
侍十餘年無倦意兄弟五人同居無間言好行義於

鄉有田十餘頃遭歲水旱輒平價發廩里人多待以  
炊大觀政和間蝗數為災羣飛經華田不下人異之

以子朝正貴贈朝奉郎祀鄉賢

潘祺字長吉有氣節游太學與陳東友善東將建言於  
朝祺勉之曰祺親老憾不能與子俱性至孝父疾且  
革籲天願以身代疾果瘳人以爲孝感云登紹興壬

子進士調宣州司戶卒年止三十八里人情之

史思賢母芮氏得危疾醫罔效思賢焚香籲天欲封心

以療母橫七首於鑪祈神允計必須母子俱全有一

不免則不敢自殘懸立七首於空中以示感格如是

者累夜虔禱不已一夕夜半七首忽自立於空旋擊

自刺揣得肉物如拇許割取之熟以進母母疾愈鄉

鄰聞於縣知縣方榜旌表之按舊志載宋割股割肝

一王德先何伯四與史思賢俱在慶元嘉定之間縣

官例給米絹旌賜五人中惟弟兒年十五為尤難也

呂宣問字季羔父妾韓氏所生甫六歲而韓被出莫知

所在父卒事嫡母李甚孝既長念所生不置以池陽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當蜀道求調錄事參軍常托蜀人物色之比秩滿有

仙井兵楊俊報曰韓尚無恙時李已老宣問不忍捨

之遠涉復求改喉州推官遣迎韓于仙井蓋相失四

十餘年矣一見悲不勝吏民咸為流涕昔李八十三

韓亦七十士夫賦詩美之宣問改秩斬春縣而卒歸

葬於溧

僕文質字孟彬其先畏吾人父哈喇普花為廣東都轉

運使死王事謚忠愍文質幼慧日誦數百言重以母

教之嚴儼若成人十歲割股療母病時以父忠母節

子孝為三絕云年十六以廕監益都縣歷官廣西

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所至破賊清獄民賴以安後以

言事不報遂棄官歸移忠愍及夫人櫬改葬於溧之

沙漲里尋除吉安路總管有旨慮囚廣西還歸老溧

陽至元六年卒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五子一姪皆

成進士其第舊有五桂坊今尚存其名

史以辰永成鄉人母黃氏危病莫療夜禱願以身代封

股進隨愈洪武辛酉知縣符煥以聞詔旌其門時又

有史亞慶史佛保皆以割股旌皆永成鄉人

朱亞春惠得鄉人洪武末母沈氏病篤割肝救之耆老

錢希等白縣奏聞詔旌之明年徵授太常寺司樂官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按洪武未定令人子身體受之父母小入好奇邀賞

乃有割股封心之事倘有不虞反傷親心自後凡有

親疾務慎醫藥或情不得已亦聽為之不在

旌表之列太常之徵仰未定令甲以前乎

吳璣字士衡邑諸生以善書名永樂己丑選入太學與

脩承樂大典授平度州判官陞知縣事母至孝母疾

忽思為灸未至而終遂終身不復食鷄云

史阜字惟高事母繆氏以孝聞割股莖美特其一端母

歿廬墓三年哀毀骨立天順間邑宰員賢疏其事於

朝授承事郎阜居鄉亢直取衷無苟有司舉罷土田

推其不私云  
彭鵬字冲霄宏治乙卯貢於鄉以母老終養不仕母卒

盧墓墓祭盡禮墓前雙松連理白兔馴擾人以爲孝感先成化間貢士戴晨字寅初亦以終養不仕遙授府經歷與彭並以孝稱

狄銘慷慨好義正統六年歲稔捐米千石助賑有司以

聞旌爲義門賜羊酒給復雜徭五年子宗德捐明倫

堂後基地教諭王貫爲記景泰間歲饑德出粟一千

二百石助賑賜冠帶堂構繼述洵不愧義門矣按與

時有呂彥祥史仲仁陸旺各出米千石賑濟並進施

米三百石贈書

繆希亮字思忠御史樺子事母李至孝不樂仕進年及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艾始領鄉薦依戀膝下不欲北行母強之嘉靖己丑

既中式弗廷對而歸遂終養焉母卒稱病不復出與

唐荆川王龍溪錢緒山共以姚江之學相勗年七十

五卒太史馬一龍私謚爲貞孝先生司空劉麟表其

墓曰皇明第一高士祀鄉賢

馬一龍字應圖父性魯自給諫出知尋甸府以夷蠻誣

繫獄一龍皆爲諸生走長安上執政書辭旨懷惻執

政憫之歲戊子中式順天第一閱二十年成進士由

詞林陞南司業念母許年高請告歸龍少負才名卓

然以文章名世字學遵逸入能品建祠堂置義田一

做于古叛建尊經閣尤爲勝舉有游藝集傳世祀鄉賢按深之者魯以事母孝而不欲仕者有光祿丞陳

與暨其孫興國判慈嶺又德州知事呂鍾餘于主

簿湯有倫庫官曹璋皆捨難助而親救水方之馬太

史之宦成勇退者尤不易矣故附之

狄仕明爲諸生弟獻明萬歷壬午舉于鄉是科以關節

被詔覆試者甚衆獻明亦爲忌者所構比覆皆以弊

成或黜唯獻明仍中式忌者愈恚會獻明妾自縊忌

者嗾黨爲難直指過信之輒以上聞逮訊獻明仕明

使出亡以身赴訊直指方盛怒仕明日直指欲以三

尺爲所私殺人乎罪未得情而遽請逮何也直指語

塞怒益甚棒笞交下已瀕死矣俄殞于邸直指尋悔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獻明獄得解仕明祀鄉賢

包級字仲階本姓葛父鑲爲人所殺級年方十七與弟

綉相抱痛哭日夕誓殺讐果抉讐雙目瀝血祭父讐

家訟于官壯其孝義爲直焉

錢賓國字寅劬伯兄以逋賦繫將質已產代償之令聞

而問曰汝寒士曾與而兄析筋否曰析久矣然逋賦

者賓國之兄負逋賦名賓國之父也賓國奚忍亡父

冒此逋賦名哉令義之曰而兄逋以百計子償其半

我當爲子足之勿復過累子抑以是知子深矣後由

歲貢司鐸宣城子允燾郡諸生克承先志所受產聽

其弟費盡弗問可謂不替父風矣

狄呈祥字際泰性至孝方赴試心動馳歸父已病甚及卒毀容嘔血幾不欲生父病時思食鴨祥迺終身不食葬時以杖植墓左枯竹更生人以爲孝感生平慷慨尚義楚麻城曾鴻烈非罪繫獄祥聞其冤會麻令與恤刑於楚者皆雅重祥祥爲白其冤乃得釋初未嘗與曾相識曾後知之詣深謝而祥已逝留詩哭墓而去從祖無嗣心愛祥祥以宗子不得爲人後則以次子奉其祀有利其遺者爭之祥曰若所爭者財吾所繼者祀盡散所遺以州族而自以產給次子使主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祀子敬貴贈朝議大夫祀鄉賢

狄褒庠生呈祥子能讀書有至性母自疾篤刲股愈之學使者過庭訓旌之曰竭力回天父歿率諸弟讀書敦行年八十敦善不息舉鄉飲賓

陳子宸字日俞與弟丹皆有名諸生問並以孝稱母吳病年餘兄弟更踐掖侍廁踰之屬必親浣之母卒同廬墓里人聞其夜作兒啼聲爲感動焉父歿可將貢而設二子哀毀如其喪母時學使者過庭訓廉得其行旌曰雙孝子宸卒年四十九丹字南士甲申乙酉間謝諸生不爲年五十卒

陳真字南谷少孤事母至孝弱冠補弟子員食廩餼名

籍甚真念家貧親老乃就補光祿丞俸錢奉母不及妻子旣以母老乞歸母終服闋馬太史一龍勉之仕進真泮然出涕曰前此小就母故也馬鬣封矣祿仕何爲廬居墓側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子際亦以孝聞黃懋德字鏡宇父應麒年八十六德亦六十餘矣晨昏寢膳盥洗杖履必親執其勞母宋氏患異癩躬爲吮舐鏡天願以身代析箸時以祖宅讓季弟曰季弟幼不忍令出就別室有違父母膝下也腴產悉分諸弟而自業遠莊曰我年長素與彼個人相習也臧獲亦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三

引其老者曰我習勞無煩健僕也每遇試父授之資斧悉封籍不動歸以給諸弟焉諸所爲皆有古薛包風年二十五補弟子員悵數奇不能顯親至七十猶與棘闈弟獨早卒撫遺孤如己子執親喪足不入內室有司舉鄉飲禮者三祀鄉賢

史繼夏事母錢至孝母七十疾篤刲左股愈之明年疾又作刲右股愈之至誠格天有如是哉

董匡廷字魯直正直不阿孝友出于天性幼事祖母張瘖不能語匡廷承顏順志能曲得其歡心伯兄正廷家貧將匡廷莊田五十畝典謝姓銀百二十兩後無

以償匡廷代償之歡然無間言晚年鍵關教子義方之訓甚嚴子粵固登癸丑進士

彭禎源字培和諱曾孫才學淹博弱冠遊賢序著作爲一時所推性至孝父患疽嘗口吮瘡不解帶者逾月及歿哀毀成疾每歲忌日必哀麻哭泣以祭兩兄相繼逝經營喪塋竭盡心力撫孤姪如己子學使者舉行優旌之晚年益工於詩所著有呆菴集數十卷

費學太字公望少時以母疾刲股和藥進不使人知母歿後每言及卽流涕不已弟貧而難於嗣因割產授焉復爲之娶妾生子子長又延師教之無異已出族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堯  
未有祠乃獨蠲數百金建構其他懿行亦多類此子廣壬子拔貢

秦嘉金壇令秦澤之後熹隱弗仕歲八田租萬斛凡輸者令自行槩里人稱之曰秦自量熙寧元豐間薦饑熹作糜粥以賑又常爲待炊之家權升斗給焉全活甚衆有司聞而薦之不起祀鄉賢

錢戩居父喪有少年數輩來告曰而父在京師貸我金如干其弟令舉券以驗戩曰大人與人交信彼必不我欺也父貸金詎無左驗辭固直然非人子待親之道卒與之家爲貧無悔元夕鄰人伺隙入其室將爲

倫兒戲呼之前婉諭之曰爾良家何乃爾取金與之終不以語人後以子昔敏貴贈奉直大夫祀鄉賢昔敏始生日有鵲銜青銅五銖錢置几上里人以爲戲陰德之報年十八以明經貢辟雍復登第累官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紹興末卒贈正議大夫

趙希賢忠愍孫幼失怙恃育於仲母撫若已出長補州學生奉祀丞相祠養仲母如所生三十年無間至正戊子仲母卒年踰八十希賢與從弟善之同持喪哀毀如喪姑里中義之邑人孔克齊爲之立傳按此則父子在元已有專祠而後或廢誠錄典之當典者也今希賢墓在廣法寺南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早  
王全禮邑古縣人元末王辰兵亂張三舍破溧陽知州

遁全禮倡義團結與埭頭史敬武父子芳莊吳清兄弟相爲聲援勢大振賊逃復其城旣而賊又陷城教授林夢正死之吳清吳江逐入城戰死泰清觀前事詳孔克齊記中吳氏宜興人有急難義敬武別有傳要皆義士也

狄竭邑儒生讀書秉禮恂恂下人以市居喧卜宅林間嘗拾陳姓遺金二百錠召其人還之其人來謝無德色焉事見狄斯彬野志後萬厯間費良佐亦有還逆旅遺金事傳別見

楊進字紹貧御史剛孫父歿美產悉讓諸弟宏治甲寅歲大稔焚萬餘金之逋券捐修文廟講堂費二十千緡成化乙未以急公尚義授承事郎不就乃號耕隱以見志子謙嘉靖癸未出粟賑饑司空李上聞旌其門孫孟元亦常捐田於邑庠以贈貧士益三世好德云

彭綽字希孟早孤而能自立不畏強禦好行其德嘉靖癸未大稔設粥以食流亡坎地以葬骨骸減價以放糴寬息以出貸鄉里賴以生者甚衆年八十一卒子詡順天鄉試第五次試晉府典膳次謙成進士給事鎮江府志卷之三十八

中陳壇爲之傳

聖

狄湘字清之孝謹端方不苟言笑族黨有不平事必請質焉一言解難信如金石人比之王彥方云族叔鈿病革托以孤遺金付焉迨長倍息授之知縣沈鍊表其間曰耆厚時又有陸徵周銘周鍊皆以樸厚公直散積賑饑爲鄉閭推服

錢鐸字德振事寡母盡孝嘉靖甲申歲饑出粟千石以賑宗族食指甚繁乃叔立義莊入田二千畝贍養子姓又置義塾延名師教焉有司旌之曰義門孫新邑庠生克承先志於不墜云

大明一統志

國朝潘上達能

篤根本捐田二百畝市房一所爲義產收息以贍族姓貧乏雖無鐸之規模然亦足風世矣

彭諳字德達家貧力學嘗懸書於杼而讀焉以邑廩生授經里中所受脩脯卽推予子姓之貧者置義阡於姚山賃石舊塘以均水利年七十餘卒諳益三十時始解誦讀也中丞虞東厓傳曰性醇而貌樸言慤而行惇忘貧近於子淵好直幾乎長孺祀鄉賢

鍾昌字脩吾以和平正直爲鄉邦所重邑令符觀加敬禮焉年五十卽舉與賓筵嘗道拾遺金立召其主還之後裔蕃衍科第不絕僉謂厚德之報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八

聖

彭壽字德高性醇篤事父以孝聞待昆弟老而彌篤讓已業與兄傾私囊輸官脫其兄刑獄甲辰歲荒壽設粥以活道上之流離者辛酉大澇宜與民失金而號將自溺壽代償其數讓地與鄰居弗與較有向壽訟田產索增價者壽如其數予之無吝色且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其德化閭里有如此雖暴客聞壽名亦知感戴焉粥塘龐公榜其門曰積善之家邑令姜復作文表章之年八十一卒馬一龍爲之傳祀鄉賢

宋檄字子震以諸生教授里中爲士林推仰遜宅讓畔力學於古與子弟言必以孝友終歲館穀所入周



鄉鄰親友之困阨者年九十餘卒以盛德躋上壽祀鄉賢相傳嘉靖癸丑年督學御史趙方城先生歲試日庠中所舉行優生員即他日鄉賢之選也今教官列薦當否諸生母隱母狗前生熟不應趙降階問曰如彭生請宋生概可乎合聲應曰好好兩生皆賢而好學敦尚孝友實諸生師範也趙大悅乃手自簪花披緙緇鼓吹送之下皆一時稱快後兩先生果皆從祀云

史際字恭甫給事後子少從王守仁湛若水遊既入南雍受知於魯鐸壬辰成進士以吏部文選司主事改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既乞歸置義莊義塾脩明倫堂濬躍龍關捐田二百畝資貧士誦讀今崇祠學宮以示報也嘉靖甲午乙未海饑際發廩以濟者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聖

頽眾要捐粟墾治沙漲滄存活數千人名曰救荒滄云又太倉沿海大水運勸賑穀二萬石抵崇明嘉定等倉甲寅乙卯間倭蹂躪東南際募敢死士邀擊於邑之舊縣追禦之太湖寇為却撫按臣上其功晉尚寶卿丙辰復率家眾擣倭於平湖陸太僕少卿蔭子錦衣世襲際乃功成不居闢園圃以自老焉祀鄉賢子繼書以征倭功授錦衣衛百戶陞指揮僉事萬曆丁酉倭乞封朝議勲之繼書奏願屯田天津為犄角會倭遁功未竟

吳中信字惟誠少孤多難性近義依周人之急或轉受

其累同祖弟中懋早世撫其孤頤如已子養寡姊三十年如一日中表黃病危密以橐金相托及其未亡為之買市屋一區付焉其砥行不苟多如此以子誦貴贈朝議大夫如子官祀鄉賢

唐兆麟字爾頑弱冠補弟子員與趙綸芮城講性命之學毅然謂聖賢可學而至早失怙事祖以孝聞群從多貧約舊以田宅售于麟祖者悉召之飲還其券未三十而卒無子人皆悼之先是唐氏有名齊者字思賢性好施與歲饑捐千緡里逋同居百口有義門風卒年九十餘子孫世以文學聞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聖

周元良字近莊以父遺田三百畝并屋悉推讓其兩弟萬曆十六年歲饑捐穀百石以賑貧乏長子起龍次正龍皆諸生季蟄龍以例貢仕蜀衛經歷父子兄弟暨孫輩並舉鄉飲賓鳴揚世緒皆舉行優鳴雷世英拔例貢監鳴球友爽芬輩俱列膠庠子孫文學濟美彬彬周啓煙以選雋任靜海縣知縣其重孫也黃琮字宗玉號龍巖始祖默為溧陽教授因家焉琮子禾樂辛卯舉于鄉歷蘄開沅三州學正轉開封教授入楚豫兩試分闈于江西得劉洙洙後補南畿御史印馬至溧琮歷言其弊而學生抵償之害遂除至今

頌其功焉祀鄉賢祠幸以微隙擯其主公論憤之孫  
元昭萬歷乙卯舉人元晉順治間恩貢河清清子煜  
先俱庠生孫明偉辛卯舉人授教諭皆諤諤不  
群世稟琮之遺教云

董恩字子承嘉靖初江南大饑發粟以賑自舊縣里至  
蔡家店凡一由旬其間願立券以貸者恩當錄券盈  
五笥秋成悉召負者焚其券地方數十里賴以全活  
子夢相孫用教並以世德聞於里

彭貞治字玉臺孝弟節儉教其子遵琦姪遵亮並舉於  
鄉申酉間邑中逆僕有削鼻之變惟不敢犯貞治家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聖

其必有以感之也晚歲以家政付長子遵度度字恬  
菴醇謹有父風父子皆九旬屢舉鄉飲賓

彭遠字伯寧庠生萬歷甲辰以高第應貢舉立志終養  
遂高不仕之節生平讓園伯兄讓田仲兄鄰人侵宅  
亦不與較諸周急焚券賑荒掩骼又其餘事祀鄉賢

黃鳴珂字玉樓事嫡母以孝聞兩兄皆嫡出珂奉之惟  
謹析產時聽兩兄自擇美好兄多子貧未有室爲之

完娶族人通官稅代輸數百金課子瑾以義方旣成  
名爲理官益教戒之每出視事問有所平反則邑喜  
爲加殮一聞讞重辟則愀然不樂居鄉有爭者出一

言解紛群僛服去人咸欽其厚德云

史濟元字羽明少爲名諸生問字者屢常滿萬歷丁酉  
中乙榜入成均選授福寧州判以廉吏稱陞衛經歷  
歸仍設教秦橋寺與同輩論詩文後學講經義高僧  
道流作方外語不問家人生產鄉人或以事質成咸  
信服焉七舉鄉飲壽逾八十子顯典字肇禎明季歲  
貢授知縣亦屢舉鄉飲好施濟不較錙銖鄉里有緩  
急求無不應而於積學多聞之士尤加敬禮光風霽  
月善氣迎人終其身未嘗疾言遽色與人交始終一  
致咸稱長者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吳

彭敦歷字德甫少篤志於學寒暑無間中天啓甲子鄉  
試崇禎庚辰特賜進士授戶部主事時溧邑特用者  
二人其一則明經陸禹思也歷性尚古處有無懷葛  
天之風人有犯者不與校鼎革後杜門謝客布衣蔬  
食如諸生時爲庭訓十則課其子長嘉捷以明經任  
縣佐有循良聲

楊啓芳字簡脩庠生崇禎間遼餉告急當事槩派諸山  
塘僉議赴六院告免楊毅然任之旣行而刑科陳獻  
策已言於巡按遲大成爲之奏免啓芳歸所費七十  
餘金一文不派於各鄉

彭之儼字雲岫父早邁篤疾儼躬親湯藥十餘年無懈  
色奉母朱氏就養有方母年八十四儼亦六十二矣  
愛慕若孩提房族貧乏者推衣食周卹之業業中落  
晚年復祖業日夕吟咏與同里者舊對奕自娛若遊  
世外者子瑤能詩文吳頴品之云風高而不削氣清  
而不滓可謂定評矣

王家鼎字耳臣性寬和重然諾喜周人急貧不能償者  
即焚其券有以千金寄其家者遭兵燹為盜所劫鼎  
鬻產如數與之無悔生平尊師重傅文學宋復郊館  
於其家二十餘年敬禮如一日諸子俱底於成長曰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聖

且中癸卯副車次日會登丙午賢書歲已酉曾將赴  
公車以鼎有微恙不肯就道責以顯揚大義迫之行  
曾果登第鼎得三膺誥贈人謂積德之報云

彭銓字于衡貢生行已端雅好施與甲申乙酉間遭兵  
燹家道中落然人有所求必推與之不責其償與人  
交數十年如一日念父老杜門養親不樂仕進晚為  
宗祭酒屢舉鄉飲賓長子士振仲子德普皆廉隅自  
立人咸稱為方正君子

彭致澄字清甫年十四遊庠歷明及

國朝屢舉鄉飲伯兄致澤早卒遺孤貧無以自立澄撫之

如已子仲兄子元昉為勢弁所陷澄奮袂控當道昉  
乃得脫又姻戚負世家債三百餘金解囊代償之生  
六子元瓚歲進士志昇茲際珩俱庠生

史樹忠字魯生邑庠生至性純孝泮志力學有聲賢序  
以聖賢自期卓然不惑於流俗之見賞志以歿

董正域字殷方由邑庠入太學居鄉多厚德置義田以  
給族之貧而志學者繕脩橋梁築圩堽濬溝洫不惜  
費以成久遠之功崇禎十七年歲沴饑捐粟數百担  
以賑貧民子佩茲邑廩生讓千金之產於其兄輕財  
好施有父風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聖

陶組字遺安溧陽侯謙之後自陶庄徙居義埭慷慨好  
施嘗充里甲歲稔民貧國課無償組破產代納人尸  
祝焉子人群孫嘉祉嘉祐曾孫自悅俱成進士餘列  
賢序者纍纍其孫慶祜事祖母殷極孝家貧嘗自負  
薪米祖母有疾衣不解帶族議建祠即捐已產作基  
址為諸生數十年從未入公庭咸稱篤行

吳震來字薦聲貢生康熙年間漕糧奉

旨官收官兌部議五米五銀俾軍無需索民免贈貼各縣  
奉行深仍如故震來等躬詣漕臺條陳諸弊奉准勒  
石永禁碑在樂登倉前頗末具載碑文漕政一清邑

人永賴時同事者史孔昭狄我後鄭其生史翰

陳嵩九洪武間抗疏請築東壩澤永江左錫以官爵不

受

史康三有隱德平生未嘗欺人亦不疑人欺已宗黨鄰

里有無相通貧乏之家有待以舉火者為下庄史氏

共祖歷三百餘年子孫簪纓不絕

趙士愷家裕好施洪武間大饑捐穀千百担以賑饑民

賴以活者甚眾上其事於朝勅賜門坊今崇莊巷廢

址并礎石猶存

鍾鎮高為人狷潔非分之獲一介不取人咸高其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異

陳嵩性淳朴不尚浮華雖有犯亦不與校嘗推所有於

兩弟凡三析其私產人以長者稱之

王祐邑庠生嘉靖年間以田地山房捐學宮仍戒子孫

歲歲輸糧麥勿累師儒一時稱為義舉

鍾恒光字輔之廩生家極貧一介取與不苟幼失怙恃

泣血廬墓侍兄疾衣不解帶尤人所難者

毛景春字三全生平好施天啓甲子大水救饑焚券不

一而足

尤應魁壽九十一生平長厚兩舉鄉約正癸丑歲又為

鄉飲耆民屢被旌獎

胡一律好脩士也解衣推食自幼行之老而不倦邑令

楊旌其善行舉為鄉飲耆民

按秋續志載葛廷玉彥敬孫也性豪邁鄰里有不公

不法事輒載葛廷玉彥敬孫也性豪邁鄰里有不公

足多者又洪武時陳良九良三兄弟各捐米千担賑

饑有司欲上其事於朝請官之二人辭謝不樂仕進

王志註載狄期進為京兆幕以孝義著狄臣華舉甲

午令崇善以循吏著德母成疾卒狄文皆著述又

捐俸給獄囚冬衣與期進皆為九十亦皆有著述又

彭時勉家世故清華性特閑靜以太學為鴻臚屬員

出丞秦之三原皆能其官至近若陶元禮

之德行姚致崇之者頌皆有足錄者附補

史順震字爾長世襲錦衣衛多隱德排解紛難不矜其

功潘茂以人奴糾黨削鼻糜爛一方總兵官張爾蟠

督師至素德震以騎迎震具道潘造孽狀涕泣為一

城請命乃誅首惡數人而止張部兵擄子女數百震

復請釋歸邑得安堵以子鶴齡貴封編脩以曾孫貽

直貴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

強年字用九號健齋邑庠生温厚淹雅事母至孝兄弟

終身無間言設教稱善誘門弟子多成材者鄉黨薰

其德皆敬而愛之著有易經訂疑

任應宿字怡園敦厚寬和樂善不倦常有肆詬于前者

不與較旁觀且不平宿解之曰彼怒他人非詬我也

雅度含宏平生類如此一室匡居不問戶外事宗黨

無間言子一紳字國臣剛直公正為鄉黨所推服性

慷慨好施與窘乏者以告如所需解囊給之明季及國初縣人多起為盜吏卒搶捕濫及無辜紳大聲排解諸非盜而被繫者皆得釋宿與紳俱以蘭枝貴贈禮部尙書

狄雲鼎字符甲性至孝奉母承顏順志三十年如一日母沒喪盡禮季弟少亡乏嗣遺婦孀鼎析產與之為立嗣性恬退不樂榮進

彭紳宇錫我至性過人父歿守靈盜過不入曰此孝子廬也待從兄弟無異同懷有貧而資其棧者與之價勿取屋有產潦莫售者以已產易之有沒於遠宦者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至

往迎其喪且經理之親朋貧不能婚者賣屋鬻田以助其好義類如此讀書以明理為宗貢成均以仲子會淇貴封中憲大夫侍講學士舉鄉飲大賓祀鄉賢馬廷明字宸輔號補拙性孝居父喪哀毀墓去家數里朝夕定省無異寢門一日有異獸蹲道旁馬拜泣悲鳴而去家貧授徒聞鬻妻者罄館穀以償拾遺金俟其人還之有構讎以辱馬者終勿與校其人迺悔謝年五十貢成均以子受會貴贈文林郎著有破愁集左史發蒙唐宋類選補

馮伏授字治尙世俊曾孫母病夜禱於天祈以身代館

於江西瀘溪官舍忽欲歸至人叩之曰昨心痛家中恐有故抵家父果疾延醫調視授為嘗糞時值貧與父迫之應試中式癸巳舉人父歿以遺產讓諸弟自買宅奉母以居生養死葬授獨任之一生廉介不問戶外事邑令鄒廷模極重之曰此真不愧孝廉矣

陳懋齡字鶴臺三歲而孤母王氏青年矢志懋齡奉之至孝四五歲時母未食不敢先初就塾讀孝經卽解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文義攻苦力學弱歲補弟子員尋貢大學授定海縣丞陞興國州判署州事有惠政致仕歸養母性慈惠好施懋齡能養志陳氏故辟族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至

而居乃起層樓望有不及時舉火者輒遺之粟母卒行之不替人呼為望煙樓云祀鄉賢子于臯性醇謹官鴻臚寺丞

王鳳孫字振彩號雪圃事母史氏家貧色養中壬子舉人依戀晨昏不欲仕進遲二十六年舉人年深未考選者許入京補用母趣之行授內閣中書歷陞刑部郎中兩搥文柄三任刑曹皆冰兢自矢康熙六十年詔年踰七十歲無過失者 乾清官賜旻鳳孫與焉 賜周易折髮耕織圖告歸舉鄉飲大賓年八十

五

沈濬號異涵少失怙奉祖母與母以孝聞領順治乙酉

鄉荐時土寇未靖不敢遠違未與計偕丁亥赴都聞

母病卽返已丑試南官中乙榜選臨洮府推官以不

便迎養欲辭座主當軸趣之行不得已赴任清刑慎

罰洮民感之濬念母乞歸不得聞江南有海寇警涕

泣陳請解印綬馳歸閏三月母卒喪葬不遺餘憾服

闋以母不逮養鍵戶不出年至耄耄遇諱日猶作孺

子泣當時謂其辭官之狀比之令伯陳情表五舉鄉

飲大賓按濬摯祖母及母避亂遇賊引及號泣求代

駕類如此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垂

楊百浚性醇篤孝養父母無違言飲食必侍扶掖必親

終身如一日居喪哀慟暈絕邑令武旌以孺慕情真

彭玉書字兆五太學生孝友慈愷飭躬醇謹遇人接物

不疏不驕舉邑號稱長者父嘉捷宦崇安嬰疾與弟

玉佩剖股和藥得瘳書以子朝佐貴贈文林耶

彭世豫進士士俊孫父寶文生豫兄弟後卽出遊三十

年不歸孺隻身尋父全楚兩粵足跡殆遍烟山瘴水

蠻洞獞溪畧有影響疑似卽徃求焉兩遭肚篋一厄

沉疴露宿風餐幾剝虎口屢瀕于死卒不悔最後得

彭姓骸將異而歸忽重不能舉且聞鬼哭仍塋原處

飄泊五年俛如喪家同里陳嘉猷宦寧鄉送之還家

卒

宋貽字祐來丁酉舉人事繼母以孝聞言笑不苟篤於

行義思貢馬師轍父子相繼沒於京師貽爲棺殮買

舟送歸督建南渡橋簿正出入無私

潘天成字錫疇別號鐵廬黃墟里人年十三遭家難父

母弟妹竄跡他郡天成幾斃於仇得脫卽往尋走且

哭萬山叢篠虎嘯風悽無所怖旣而得其處已他徙

天成誓不返顧艱苦萬狀越三年遇於嶺之某里傍

觀駭嘆憫其幼且悲其苦也謀奉父母歸無資逢兩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垂

大賈解囊助之冬大雨雪谿谷間深沒蹀天成背負

母行數里置母復還抱其妹往返赤腳走雪中膚裂

血流雪盡紫旣歸豎販以養少知書出入市井不廢

吟誦父母死桐城方有懷聞其名挈之去俾盡觀于

史百家學愈進後從宜興湯默齋講心性學得與旨

晚益窘沒於金陵塋聚寶門外惠應寺側及門荆溪

諸生許重炎立碑識之且哀其行畧詩文行世妻盛

氏桐城才女能詩無出妾復天竟無後

王高齡字爾亨號深南康熙十九年歲飢捐賑邑令表

旌焉捐置義田三百三十餘畝贖族子虞能承父志

加置祠產

史再封性孝食貧訓家解館歸週周姓者驚其妻哭別封傾囊不足又假貸五金與之乃得完聚子軼郡虎臣亦樂善好施

狄樞南字曼容好學能文年十四母陳疾篤刲臂肉和藥母歿廬墓三年侍父億疾卧不帖席者數十年如一日撫幼弟三人衣食皆厚于己子曰吾子何敢與父之子等者有毛詩箋筋樵稿年四十一載省志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八

重

鎮江府志卷之三十九

高隱

吳公子季札尚已由漢迄明郡之隱君子或逖跡山澤或閉戶著書流風逸響可以廉頑立懦者代不乏人謹從荒烟茂草之餘撫拾其軼事俾後之聞者興起焉志高隱

周

吳公子季札吳王壽夢子也壽夢子四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賢壽夢欲立之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國事已除喪讓位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延陵諸樊與弟約曰今如是廷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子身於是諸樊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歷聘未反僚者長庶也即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使專諸刺王僚而自立是為  
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敢誰怨哀死事生以待天  
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闔廬  
致國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

漢

焦光字孝若或曰焦先漢末隱居京口江中之譙山結  
草為廬後野火燒其廬因露寢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爲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二

死就視如故其所隱居處遂名焦山蔡邕為之贊宋祥  
符中詔封明應公祠祀山中歲有司春秋致祭至今勒  
在祀典

晉

劉鎮之字仲德從子毅方貴顯鎮之閒居京口未嘗應  
召嘗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口未嘗敢以  
華儀入鎮之門以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子損字  
子騫為吳郡太守

宋

戴顓譙郡經人父達兄勃並隱趣有高名衡陽王義李

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鶴山山北有竹  
林精舍林澗甚美義季亟從之游顓野服不改常度為  
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  
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  
日當宴戴公山下

開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京口少篤學姿幹豐偉下  
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名士  
十餘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藉松葉枕白石而卧子不  
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於經義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  
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元嘉中除武昌國中軍將軍江夏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三

王廣陵王辟為南徐州從事西曹並不就棄絕人事守  
志閒居弟雙之卒瘞水濱康之方病往赴其喪因益病  
勞寢頓二十餘年暇日輒卧論文義泰始初徵通直郎  
又辭以疾昇明初卒

齊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置  
筵席朔望拜荐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  
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放浪茅山有終焉  
之志州舉秀才太祖為揚州徵主簿俱不就嘗以宣聖  
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初與開康之並



隱京口世號爲二隱年七十四卒

諸葛璉字幼瓊瑯陽都人世居京口璉幼事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璉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璉於明帝曰璉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也璉處身清正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璉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爲教餉穀百斛璉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怒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敞集而錄之

梁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四

陶宏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掛冠神武門外上表辭祿許之由秣陵遷句曲山居下泊官作三層樓自居最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自號華陽隱居與梁武帝爲故交及卽位嘗詔問山中何所有答以詩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往來以書尺不可屈致梁主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居京口六歲能誦孝經論語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樞講

摩老子周易同日而聽者二千人尋遇侯景之亂綸舉

兵援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都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五

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換道覺論行于世

唐 殷遙潤州人能詩隱居不仕卒王維以詩哭之

宋

侯遺字仲逸金壇人官學士嘗分俸以濟鄉隣衆德之名其里爲通德鄉後泐書院於茅山教授生徒兼飲食之饋十有餘歲仁宗賜之束帛天聖二年王隨知江寧

府奏請於三茅齋糧莊田內量給三頃充書院贖用從之

邵鍊丹陽人再舉於鄉不第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報王琪守潤以鍊守道邱園素有節行後薦之賜號冲素處士後仲淹在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於鍊求篆題畧云先生之篆高出四海或能狂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尊尚之如此

諸葛賡字君俞丹陽人五舉鄉試皆第一登慶歷二年進士由宜黃令起家以太子中書舍人致仕自號熙真子構亭曰歸休冲夷恬澹高風聞於時無疾賦詩卒學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六

士錢藻志其墓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少負俊材不事科舉工詩自號南郭子人稱南郭先生有集四十卷與王安石雅相善安石用事絕不自通孤介寡合不婚不宦古之獨行者也邵彥字君美丹陽人鄉舉第一由治平四年進士歷揚子尉下邳簿以病去官自號練塘真隱窮居二十年如一日客有勸其仕者謝曰泰而拘約而肆以此易彼所得未能償所失也

吳瑛字德仁丹陽人以父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知郴州遷虞部員外郎至京師年四十六卽上書致仕公卿大

夫相與挽留不聽家居薄田僅足自給賓客至必留飲其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叩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哲宗朝多薦之者詔赴闕堅卧不起卒年八十四張耒銘其墓曰殆古得道逍遙御風騎氣之人歟

蘇紹字元晦丹徒人頌曾孫隱居不仕築圃建堂藏修其中自號東山樵隱學淵博工詩趨礪老以遺逸薦於朝時相以爲隱晦之志素定必不肯出遂大書滄浪二字遺之有詩集藏於家

褚庭堅字季長金壇人由進士爲繁昌丞棄官歸時人高之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七

黃虎字文郁丹徒人嘗一赴鄉舉晨及棘闈有仆地而斃者自是絕意不往後烟黨有驟貴者將私奏之虎曰吾豈可因斯人而得官且反以辱吾親徙居平江扁所居曰閒止有詩文一卷

孫璽字端誠丹徒人嘗居太學人品超邁與蘇庠游工於詩不仕

蘇庠字養直丞相頌之族也父堅有詩名通判建昌軍徙居丹陽庠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安貧守道不事進取得任子思弗受以屬其子寄傲詩酒游江湖間紹

興中累詔不起有旨督促卽扁舟遠引終莫能致號後湖居士雖棄置人間事而見義勇爲本其天性其子嘗以錢數百緡買鄰人居庠歸聞鄰姓當遷而哭憮然卽焚券歸其屋不復問所酬子扶工詩嗜書酷肖其父貧甚郡太守招之語子第曰吾何以獲知斯人特以先世隱名哀吾貧而周之寧忍以吾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歛葬

李迥字叔友丹徒人高尚不出士宗仰之宣和初教授董弁白太守虞奕曰治下有隱君子盍訪之虞曰願見久矣乃携具偕董詣迥迥野服見之明日遣人持詩往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八

謝竟不一造其門

周方叔字知道高郵人博學能文隱居潤之五州山讀書自娛家貧或終日不食隣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鄉葉孫常州吳會同造其廬無以爲具乃以藜羹食客二公欣然盡歡歎息而去

翟耆年字伯壽丹陽人以父汝文任入官好古文福介不苟合自謂爲吏必以黷罷棄官歸放浪山水間著書自娛宰相范宗尹欲召之蘇庠曰翟子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張忠惠所以不能取容當世也不如遂之以成其高乃止

湯喬年字壽隆丹陽人博學工文慷慨自負爲太學前廊秦檜欲致之使學官諭意喬年罵曰是主和議者吾方爲天下讎之寧能出其門乎後以特恩對策授進功郎韶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真登進士終揚州教授亦有文學知名於時

孟逢大丹徒人弟逢原字深造並以詞賦名請業者百數每賓興門人領薦者十二三如玉龍澤陸秀夫皆其弟子時稱爲大小孟先生逢大晚以特恩補官辭疾不仕

章垚字叔哀居丹徒早從陳唯學春秋有俊聲從游者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九

踵相接隱居不仕後贈奉議郎子琰琮琬

王酉發字噩甫其先安豐人父汚徙丹徒酉發寶祐元年登進士歷金壇荆山丞知靜海縣宋亡不仕隱居黃鶴山下自號息寮子

蘇景璋字國珍自永嘉徙丹徒寶祐四年與陸秀夫同登進士累官朝奉郎太府寺丞宋亡杜門不出自號芝山逸人有文集十二卷

朱焱其先兗人孝于壽昌之後登咸淳元年進士第授進功郎臨淮縣主簿入元自淮泗遷京口隱居不仕梁棟字隆吉由湘州遷鎮江弱冠領漕薦咸淳四年登

進士第選寶應簿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府宋亡遂歸  
隱武林湖上安貧無求於人世弟柱爲茅山道流陳往  
依焉後以詩禍幾蹈不測名益著愛白下山水卜居建  
業年六十四無疾坐逝

脩謹字立道丹徒人以咸淳十年成進士官巢縣主簿  
通州教授國亡歸隱故里屢徵不出鄉人稱曰鶴山先  
生耽詩有集若干卷子敏

蔣瑱字子民世居宜興宋末徙丹徒瑱苦學韜晦不仕  
家素饒裕極孤貧多恩惠鄉人敬愛之募陳少陽之爲  
人臨終遺命塋其墓側方萬里爲誌其墓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十

文天錫字純心其先蜀之綿州人世居金壇五請鄉舉  
以特恩授寧國主簿謝不仕宋亡遂隱四平山中皓首  
窮經著述甚富

堯允恭字克遜海陵人徙居丹徒景定咸淳兩領鄉薦  
宋亡專意經傳尤邃於易深得性命之理江浙行省兩  
檄充濂溪東川書院山長皆不赴安貧樂善學者多從  
之游有詩文二十卷又集德安堂方一百卷藏於家

俞酉發字明叔丹徒人德鄰弟也咸淳中以明經由京  
庠試太學上第入元隱居不仕以詩酒自娛六經諸史  
無不涉獵有經傳補遺三十卷藏于家

張志道字潛夫金壇人弱冠有文聲通天文律歷之學

劉漫塘宰延止家塋嘉定間求直言因上封事言建儲  
遷都之策景定初特恩賜免解赴省令府起發行在托  
疾不行趙國信葵辟置幕府笑曰吾疎散不能仕但當

從公遨遊爾宋亡閉門著書家貧簞食不給處之泰然  
扁所居曰定軒所著有易傳三十卷聞見錄一卷行世  
陳膺字登父從父由海陵徙居京口舉鄉貢性剛嚴寡  
合入元隱居教授潤之學者多出其門晚年自號薌林

子詩文豪健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聶碧窓江西人工詩宋亡隱京口爲天慶觀主有哀被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十一

掠婦絕句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  
不知因色悞馬前猶自買胭脂又聞赦一律有萬口盡  
傳新詔好四朝猶念舊恩深之句

崔琴字子玉丹徒人美風儀善談論宋亡病狂携大瓢  
貯酒行市拍掌歌笑卒前十日自表石題曰醉鄉伯崔  
琴之墓

元

龔理字子中其先高郵人徙居丹徒操尚雅潔營別墅  
于塔山隱居讀書研究性道泊然不以世慮干其心詩  
文工緻有法子齋永

戈文其先彭城人世居京口從兄彝卒文悉讓其產于  
兄子一無所取屏居城南二十餘年有司屢辟不就  
青陽翼字君輔夢炎幼子工古文世以儒稱文行俱粹  
與俞希魯謝震顧覲游時稱京口四傑

謝震字起東隱居華陽工古文所著有望雲稿

吳良貴字君玉其先臨安縣人隱居京口涉獵經史精  
於醫慎言行鄉里稱之至元間嘗被蒐訪不起同鄉盛  
德榮與良貴兩世六十年同資出內多寡未嘗有彼此  
之較年九十一卒

明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五

胡仁傑字叔豪丹徒人隱居不仕宋潛溪王子克蘇平  
仲及郡守楊遵鄉賢王有壬俞希魯諸公臧與之交有  
詩文藏於家

丁熙拱字伯輝丹徒人朴茂有古風隱居教授太祖駐  
蹕北固山召見後率郡中諸儒入覲多擢用者獨熙拱  
以老疾辭歸杜門掃軌絕意仕進

潘遵字遵道丹陽人永樂中以薦為堂邑丞未期年謝  
歸築練塘書院日吟嘯其中游佳山水輒數年不返

孔承寵山東曲阜人隱金山幾二十年與太學生陳承  
年交善弟某為僧甘露寺募資建堂殿工竣餘千金已

而病將死呼承寵取之去承寵笑弗顧起謝曰若兄苟  
取此何寂寂久居為也後卒金山無子生平工詩初永  
年差五游于郭第城南勝果寺承寵卒墓其墓側歲時  
潔樽酒並奠焉

王堅字克加金壇人樵從子年十五補博士弟子縣令  
以細故譙讓諸生於市諸生皆長跽謝堅獨立無言令  
曰少年何做暨曰非傲也但不敢苟賤耳季弟壘為側  
室子父疾亟遺命若生男止授薄田十之三堅欲厚與  
恐非母意乃預為母弟贖歸腹田八十畝母念其誠出  
貲均分之庶子即孝廉廷鑰父也萬歷初屏居一室潛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五

心理學周中丞孔教薦之于朝辭不起年八十六卒易  
簣之日出諸當道饋遺百餘金諭其子曰此非汝等所  
宜有其以繼祖塋繚垣諸清操類如此

王鎔字叔聞金壇人樵從孫讀書尚志不可一世而形  
貌粥粥與人交或終日不發一語性嗜酒酒罷對燭吟  
詩下筆數千言立就得贈遺與諸弟共隨手散盡即明  
日絕糧不計也甲申貢於朝不仕居恆有沉淵立稿之  
志一夕從里人飲大醉而歸卧三日卒有詩集二十卷  
國朝

陳孚極字季元丹徒人為諸生抵掌時事毅然以古人

自負以子虹封奉直大夫濟寧州知州受封後杜門養  
重年家子爲郡守七載屢造謁不一晤時論高之

王珏字玉班官陝西蘭州州判結兩縣篆廉明有才精  
於吏事崇禎癸未年賊李自成踞陝西珏不受賊官潔  
身歸明年甲申賊陷京師珏痛哭冠麻巾衣白衣終其  
身不易棲遁林莽與錢邦寅陳世章遊世章字七襄性  
磊落工詩畫善爲恢奇潑潑之言家雖屢空意致晏然  
不少拂也

駐思永字脩年一字更壹丹陽人翰簡石次子生有異  
質十歲善屬文與兄明永並擅聲譽爲士林所重乙酉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古

明永殉難華亭遂棄去諸生孳家隱句曲山中絕跡城  
市鷓鴣冠鴨衣勵行清苦躬採拾以自給晏如也自號鬱  
麓樵專精性命之學務爲躬行居心交友一主誠敬嘗  
剖晰諸儒之說劄記之著有殆編三十餘卷詩文雜稿  
數十卷幼工篆楷墨竹老益精勁年七十二卒

楊志達字爾成丹陽人博學工文少與兄志遠同學試  
輒高等個儻負氣節意志激發明崇禎甲申聞思陵殉  
國變慟哭赴水爲漁人所援遂高臥黃連山絕意進取  
葛巾野服行吟隴畝間足跡不入城市志遠登進士歷  
官中外兄弟素友愛然各行所志不以兄貴易其操後

遷沈山結茅以居躬耕讀書學愈深粹又曠達殊俗年  
甫壯自爲生癡言人生朝露安能鬱鬱戀塵土耶年七  
十三卒於山中所著有連山集若干卷

于鐘字友石別號蟾菴原名美鍾字達夫金壇人中崇  
禎壬午科副榜左副都御史張瑋薦舉賢良不受職改  
入成均後歸隱於邑南中區別業閉戶謝客歷數十年  
癸亥冬年七十有七卒美鍾之學得於舅氏毘陵孫慎  
行卽東林如高顧諸儒每猶病其門戶太執云明三百  
年以來金沙右族之以布衣篤行稱者王雙山暨與美  
鍾兩人其最著也所著有蟾菴塗說蟾菴說餘太極圖  
鎮江府志 卷之三十九 圭  
義諸書藏于家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

仙釋

二氏之學非吾儒所能知也彼僂僂羽化者抑有其人乎吾聞其語矣而邇者則釋為盛琳宮紺宇幾遍東南莫不自謂吾龍象可接祖席也于是抗顏法座錄語錄流傳者不可勝計果爾則吾儒當庠校序之中亦當杏壇相望而濂洛關閩之席且將接跡以布矣噫是可嘆也茲謹就夙所傳者用志釋道一則以備旁考嗟乎猶龍氏竺西之教必有窮極精微者志仙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一

上古

展上公高辛時人茅山志載二茅君言展先生昔學道于伏龍地在小植李彌山相傳仙解後其軀蛻于玉晨茅北觀今觀有漢時塑像或以為真身也

漢

三茅君者周茅濠元孫長曰盈遇異人得道初元中人山為太元真君弟武威太守固上郡太守乘聞盈得道棄官從學已而皆成地仙固為定錄真君表為保命真君因名其山為三茅山云

傅先生未詳其名字隱丹徒之樵山相傳為漢有傅先

生云陶隱居真誥曰先生少好道居樵山石室中歷七載感降太極君授木鑽一令穿一石槩厚五寸許教之曰穿此槩便得道乃遂晝夜穿之更歷四十九載石穿而鑽已盡後人名其石為鑽丹石

晉

法安禪師義熙中潤州山多虎刺史王恭令鄉社立廟饗焚終不息恭聞東林遠公高弟法安有戒德延入山一夕獨坐山麓古樹下通夜禪誦及曉群虎跳躍來左右為說法授戒虎踞伏不敢動頃皆散去虎患遂息恭因建寺奉安像安指其地曰此處代有異人居此說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二

相傳鶴林有銀杏樹大數十圍即法安伏虎處也明萬曆五年樹伐于土人潘氏

王纂居馬跡山永嘉末中原大亂飢饉疫癘死者相繼纂于靜室飛章告天所救生靈夜神人告之曰子念生民吾得以盼子矣

譙姆九江人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脩至道忘其甲子者老累世見其齒髮不變容貌常少至西晉未許真君遜吳真君猛遠詣丹陽來授道法姆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嗜妙訣悉以傳付因取香茹南望擲之曰子歸譙

洛處立吾祠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彷彿丹陽壇祠乃許認茅之地也

沈建丹陽人未詳何代世為長吏而建獨好道不仕學導引服食之術延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無輕重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驅羊于主人各與藥一粒語主人曰不須飲食也去後主人飲食之皆不受三年還又各與藥飲食如故建後三百餘年不知所

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釋

寶誌公金城人姓朱少出家宋大始初事多僻異居止飲食無常度執錫杖既行街市齊建元中更多神奇所言無不驗士民敬事之武帝怒其惑眾收繫獄忽景陽山更見寶誌同七僧分三處應食因召侍尋頗敬事之祈雨雨降食魚忽活已而奏帝撰水陸儀文天監中詔誌同佑律師于金山大會寶金山開山之祖事載唐書神僧傳

佑律師姓俞世居建業生數歲入建初寺瞻禮踴躍不肯還家深精律部武帝及臨川王知祐年老有足疾輿入大內為六官講受天監四年奉召來金山證明水

陸儀文所徵祥瑞多極盛十七年年七十六而化有律學諸部行世

桓法闍字延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弟子也為梁南平王清遠館主已乃于鬱岡山右別築元洲精舍周處士宏讓題精舍壁云李基遺故鼎趙嘯絕風雲茫茫千載下更復屬夫君王僧辯使陸晃圖闍及已與周處士像于障面又飛白寫闍與僧辯書於障背以遺闍

許穆字思元一名謚丹陽人起家太學博士出為餘姚令徵為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脩真學常慕兄遠游之高執簡文晏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四

釋

許翽字道翔穆第三子清穎瑩潔特絕世倫立宅雷平山前密脩上道感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眾真酬接書疏備脩廻元飛步二景儀璫之法嘗願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平庚午詣北洞告終為四代宗師

陳

馬法先字法遠曲阿人文帝天喜元年遣中庶虞荔詣法遠營大齋三日中時行道每禮一拜鐘輒自鳴



隋

僧慧偏曲阿人在蔣州大歸善寺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任嶺南脩禪法大有悟解任棲霞時嘗往揚都謁偈法師偈異禮接之將還山偈請現神力偏即從窓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偈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大業元年終于大歸善寺初偏終日告衆僧曰吾今死去便還房內衆追之但見白骨一具踞坐牀上撼之鏘然不散

唐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五

釋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妊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妊者即梁祐律師也既弱冠專精釋典感舍利現于寶函乃聯迹終南做掌之谷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逆漏時號為白泉寺猛獸馴伏多生名花奇草隋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可習成大道宣定時有群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為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秘薛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柰然

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貞觀中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于西明寺夜行足跌有物扶持履空無害因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問何人少年曰某即毘沙天王之子那叱也擁護和尚侍久矣後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

牛頭山法融禪師潤州延陵人姓常氏年十九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躬自尋訪入山見師端坐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六

釋

自若曾無所顧與問答良久曰吾受黎大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任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元化自是法席大盛永徽中徒衆乏糧乃往丹陽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關三年邑宰蕭元善請于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講罷歸山顯慶元年元善請任建初上首智岩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于雞籠山

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人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漚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訶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二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智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人定山水瀑漲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脩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共入山尋之既見因曰郎將任邪何爲在此智巖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嘆息而去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七

釋

巖後謁融禪師融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

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

隋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汝

因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任白馬樓元兩

寺又遷石頭城千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

屈仲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

釋法敏丹陽人姓孫氏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

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

嚴涅槃二年越州四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

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

十九年任會稽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正講時有蛇懸半身於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大部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前三日三夜無故聞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于莊嚴寺聞威禪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請諸方巡禮威于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八

釋

謂之曰勿翦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鎗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之守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有何徒弟慧忠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慧忠敲禪牀有三虎哮吼出遜驚怖而退後入城居莊嚴舊寺欲于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慧忠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

群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

夜役遂不日而就由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三十四

人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鐘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

六月十五日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  
空中復聞天樂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  
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馬素禪師延陵人姓馬氏名法照字道清唐開元間潤  
州刺史肅鏡請居京口之鶴林登座說法頃霞光燭天  
林鶴翔舞忽寶花彌空而下紛繞法座衆莫辨素曰此  
天花也一日說法聽者千餘人說罷衆退惟縞衣百人  
立不去素詰之衆應曰我等仗師聖法各脫縞衣矣遂  
謝師翔空而去以天寶十一年冬夜坐滅左補闕李華  
銘其塔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九

釋

國一欽禪師剃度于鶴林寺素禪師語之曰此非汝所  
居乘流而行遇徑則止后爲徑山第一代祖

靈坦禪師太原之文水人姓武則天太后族孫也母夏  
侯氏初妊坦夢神僧授以寶鑑光瑩然曰以此寄汝善  
保護之成童博通三教諸書長爲僧大歷間來潤州之  
金山山北有龍穴吐毒氣如雲近者卽病或死坦居其  
中毒雲輒滅

元嵩丹陽人姓陶氏或問以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  
惟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始悲淩泉之有冽今痛防  
墓之未遷雖萬性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

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恩劉禹  
錫嘗送以序併爲詩贈之

惟良丹徒人劉禹錫送惟良上人詩序有曰唐繼天德  
如黃帝有外臣一行亦聖之徒與刊歷考元書成化去  
繼是丹徒惟良生而能之非自外求以乾坤之策當十  
莽之數凝神運指上感躔次絕機泯智獨以神會數起  
于復之初九音生于黃鍾之宮積微本愿與元化合李  
端盧綸俱有送惟良南歸詩見潤州類集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十

釋

自建塔雖屢經兵火不燬人多異之  
自省李德裕有懷甘露寺自省上人詩云心悟覺身勞  
雲中棄寶刀久閒生脞肉多壽長眉毫蓋自省嘗有戰  
功

裴頭陀生而胎素穎異不群唐河東裴相國休之子也  
休作文送其出家行頭陀行精煉形神清齋一食來潤  
之金山重興殿宇北巖有蟒頭陀入洞禪觀蟒遂去得  
金數鑑助修建寺成竟莫知所之宋相張商英詩半間  
石室安禪地蓋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龍歸海去巖中  
畱得老頭陀

王遠知琅琊人母嘗書寢夢靈風而娘沙門寶誌謂其

父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群書喜京口山水卜居焉好老氏學得玉笈幽文妙訣入茅山師事陶隱居唐貞觀九年刺潤州太宗在藩邸爲舊交降璽書稱之曰先生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日州大雷雨忽雲霧中見一老人大叱曰所泄書何在上帝命攝六丁追取遠知伏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秘藏元都何者輒藏箱帙遠知曰青邱元老傳授也尋奏請歸山詔封真人

魏隆字道真唐貞觀初居京口之仁靜觀修正乙法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十一

釋

行高郡守李崇德薦之朝太宗與語悅之賜號法師無何歸京口卒葬馬跡山踰數月人有遇之者啟其棺一鶴飛入雲中獨冠劍存焉咸以爲尸解而去

桓探花曲何人學仙術于本邑雲陽觀時人稱其道行開元十四年尸解碑在仙臺觀

李含光廣陵人本姓宏避高宗諱易姓初從司馬承禎于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客天寶初嘗召赴闕賜號元靜先生天寶七年乞還金壇纂修經法勅以紫陽觀居之御製詩餞別仍勅太守林洋修造觀宇

常景昭延陵人吳司空慎十六代孫精究儒術不取科

第獨慕神仙之學初度于延陵尋真觀師事包士榮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天寶中歸茅山勅建紫陽觀居焉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勅書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任世矣來何爲喜去何爲悲汝等體之母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爲三茅山十四代宗師

殿七七擅異術周寶鎮浙西時鶴林寺有杜鵑花寶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刺花可副重九宴會乎七七曰諾及九日果爛熳如春寶游賞累日花忽不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十一

釋

吳法通丹陽人有文學應舉不利入茅山脩道僖宗乾符二年遣使受大洞籙遙尊稱爲度師賜號希微先生年八十三預知世行有變潛入巖洞不知所往爲三茅山十七代宗師

宋

永明智覺延壽禪師本丹陽人後遷餘杭少誦法華初爲縣衙校多折官錢勘之止是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錢王使人探之若顏色變即斬之不變來奏臨斬顏色不變乃貸命爲剃髮受具持頭陀行嘗習定天台天柱峯下有鳥類尺鷃巢衣襪中時有紹國師北面師

事之初說法于雪竇山再移靈隱又移示明衆至二千  
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鈐準以賢首慈  
恩天台三宗五相冰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  
者于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平  
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聖賢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  
之旨爲書一百卷名曰宗鏡錄洪覺範曰予讀自行錄  
其日行事百八件計其狀貌必枯悴彫劣及見其畫像  
凜然豐碩眉目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  
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  
子之用兵左邱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釋

慈雲匡達禪師嗣清京益法

善 壽涯禪師任鶴林寺周濂溪讀書于寺側與壽涯交甚

善 瑞新禪師居金山嗣福昌善法

曇穎達觀禪師嗣谷隱聰住本州因聖後乃任金山嘉  
祐四年除夕命侍者持書別刀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  
不暇相見景純大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中夜候吏報  
潤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命搥鼓升座叙出世本末  
長謝衆僧各勤修勿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

讀景純書畢衆僧擁步上方丈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  
久乃化五年元日也

普慈院崇珍禪師嗣金山達觀穎法

懷賢圓通禪師嗣金山達觀穎法

了元佛印禪師姓林饒之浮梁人生時祥光上燭風骨  
英拔異常孩提發言成章多合經史間里稱神童少長  
才思俊邁博古今典籍爲僧嗣開先暹法雲門宗也神  
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任金山時蘇學士軾詔還嘗贈軾  
衲裙軾酬以玉帶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  
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又曰此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釋

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尤相稱乞與  
伴狂老萬回僧寶傳出洪覺範手與軾同時所載僅此  
而世傳因借師四大爲坐下轉語不得輪帶者妄也李  
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笑狀元符元年正月四  
日聽客語有會心軒渠一笑而化

祖可字正平其先泉人蘇庠之弟原名序後爲僧居丹  
徒少病癩人目爲癩可工詩有東溪集江南高僧逸民  
出語可觀多祖可化之也

應夫廣照禪師嗣天衣懷任甘露寺十四年聚徒五百  
餘人曾肇嘗銘其塔

甘露德顯禪師法雲秀之子光孝元之父傳燈不列章次

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嗣慧林本

甘露仲宜禪師與金山法慧禪師俱慧林本之副傳燈不列章次

懷深慈受禪師嗣長盧信被旨任焦山

甘露達珠禪師嗣長盧和

金山了心禪師嗣雪峰慧

克勤佛果禪師嗣五祖演晦堂嘗稱之曰臨濟一宗屬子矣後見演與語演皆不應因出不遜語忿然去演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五

釋

待爾熱病時方思我克勤至金山有寒疾因極追繹演

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愈尋歸演一見而

喜令參堂即入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請

演問道演曰提刑少年曾讀小斲詩否有兩句頗相近

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克勤

造歸侍立次問曰小斲詩提刑會否演曰他祇認得聲

克勤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又何不是頃忽

有省遷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言曰此豈不

是聲遂袖香入室呈一詩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

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演曰佛

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

者參得禪也建炎初任金山造駕幸維揚入對賜號圖

悟大師時堂上僧一十八人皆大徹因名大徹堂云

枯木法成禪師曹洞宗也與照闡提俱嗣芙蓉楷先後

得法未嘗相識照在寶峯名籍甚成金不一通書照因

遣鵬侍者巧于江浙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

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涼水光中古木清嘖

你是何人成見嘆曰今日方知此人親見先師來鵬遂

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

只作境會鵬忽有省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六

釋

或庵師體禪師嗣護國元法任焦山

別峰印禪師嗣華葦民湖州人姓李幼通六經從德山

清剃度後居金山神游水府

四世界天聖間丹陽廣福院有僧掛塔每出化緣則常

潤真揚同日皆見因號之曰四世界後有僧言四世界

日光菩薩也僧聞之即跌坐而寂

中峰明本禪師應蔣教授均之請任丹陽大同庵法語

詳見廣錄

成延招字懷玉金壇人氣稟純素不染世塵初詣紫陽

觀師王先生開寶八年平江南知昇州楊克讓請為茅

山威儀昇州道主未幾辭還紫陽舊居年七十九無疾而化號冲虛先生爲二十代宗師

張紹英丹陽人自爲道士不入城府仁宗思接方外之論英與友朱自英偕應詔朱旣治行英辭以疾明年丞相丁謂王欽若同奏于上再召後二年使車又至俱稱疾不起遣中貴人任珪賫誥于山賜號明真先生仍勅所居菴爲天聖觀年七十五日清旦沐浴更衣升壇拜于四方上下扃戶而坐弟子異之啟戶已蛻化矣陳楠京口人號靜真先生紹興間官待制一旦掛冠草衣芒屨築八卦臺于茅洞之東石室遺像至今猶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七

楊王下河北相州人氣貌雄偉紹興三十年棄官入茅山築庵騰輪峯下庵成曰吾平生未嘗求信于人惟求信于天遂名庵曰天信太宗淳化二年生孝宗淳熙五年卒壽一百八十有八

景元範字仲模號架巖金壇人學道元陽觀生平絕酒肉嘉熙間見禮于朝壬戌臘謂弟子曰恍惚中三茅君召我我將往矣且曰生爲有死爲無來亦無拘死亦常事頂門氣出而逝三日神色如生

湯志道丹陽人讀書負奇氣鬢髻跣足坐大茅頂三十年誓不山山淳祐五年秋大旱召赴闕禱雨賜號靈寶

先生實祐六年說偈有云笑入寥天一乃一笑辭世爲三十七代宗師

王志心金壇人棄家學道上清宗壇主其法者世以甲乙次時宦者董宋臣有所私挈印劍于發之赤松宮志心上書闕下暴其惡詔如舊次勅取印劍還山衆推登壇揮手謝之寒暑一衲而已每疑坐而起兩袖常拂火光咸淳中說偈解去號一空真妙先生

翟志穎字同叔丹陽人年十三入華陽洞之西便門遇道士坐石上指石壁題名謂曰汝姓名在宗師之列因顧石壁失其人後果傳印劍號觀妙先生爲四十二代宗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七

司徒師坦號空山金壇人學道于茅山崇禧觀理宗聞其名召至闕祈禱有應賜號洞微先生就茅山建壇爲民祈福屢有宣賜念不忘本乃以所得宸翰勅黃道秩繳奏乞移恩三茅君從之封太君曰聖佑二曰德佑三曰仁佑年七十六羽化

元優曇丹陽蔣氏子出家廬山東林寺後住丹陽妙果寺至大初詔罷蓮宗曇大懼曰吾承其教將三十載矣而亡于吾之世乎卽白佛發誓必復其教于是著蓮宗寶

鑑十卷通證諸方莫能易一字上書仁宗乞復其教久之仍命爲教主賜號虎溪尊者所著有參究調息空觀曰觀一相十念六三昧與寶鑑並行至順初化塔其舍利于從善村賜名覺華而勅偈俟斯爲之銘

黑漆光名法明示蹟于萊州卽墨縣荆溝村以試經得度于郡之崇福寺精練法華每游州邑聚落間遇有孕婦爲講藥草喻品其娠卽輕便至元間來鎮江有木客爲風濤所敗卽示以觀世音號俾急誦遂獲安濟居鶴

林寺值歲早籲禱不應法明甚憫之乃以積薪爲宰堵遂捐身入化火方焚隨大霆三日雨足天霽衆奔聚觀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釋

尚餘真身危坐灰燼無少損但益以光明如黑漆州牧以聞賜號黑漆光菩薩

長溪不知姓里往來金山多神跡入定天女散花出定龍子擊鉢神異在山頗多元學士虞集有詩送之歸山

雪村聚禪師金壇劉氏子博精經典至正間入句容崇明寺觀音院飛行孤高語言超邁說法講經不迷正理所著有雪村語錄歐陽懸寄以詩曰聞道淮南集任峯

黃金側布梵王宮星辰夜透欄干外花雨晨分瀑井中祖塔燈從天闕下仙巖水與海門通高人說法應無恙千里神交道未同

張留孫字師漢居京口之乾元萬壽宮封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立教大宗師尋又加志道宏教冲元仁靜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年七十四元至治元年無疾而化明年以其冠劍歸葬于龍虎山詔贈繪像趙學士孟頫奉勅贊辭命藏之萬壽宮後余以誠字孟實秘道宏通改創乾元萬壽宮蒙賜額誥封元明宏道冲應真人

張嗣直又名天雨字伯雨別號貞居吳郡人年二十棄家入道得楊許遺書入朝賜璽書授主崇禧觀著外史出世集三卷巖元會錄二卷茅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爲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釋

精詳 明 別峰長在禪師洪武初奉勅任金山嘗赴京師賀聖壽寓鷄鳴寺太祖親臨幸賜詩曰命駕鷄鳴訪老禪知師

昔日任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晚歲修持操愈堅蓮發性天香馥郁月澄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界何必

藏身北斗邊 師一號無二丹徒之朱巷人姓朱氏主甘露戒行精嚴爲法門梁棟明初謁太祖于行在以詩獻云天人西來

乘赤龍手持寶劍青芙蓉出師百萬皆英雄四方上下



雲相從新鼓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紅波平浪息  
天無風歸來奏凱登九重斯民有頌歌年豐祝聖壽比  
南山崇邦家永永垂無窮時有守戒法澄者京口吳氏  
子王金山行高能文亦以獻詩稱吉

常欽字惟心金壇王氏子生不肉食穎異過人稍長讀  
六經過目不忘爲僧任儀真天寧寺時兵後尸骨山積  
僉聚火葬之洪武初帝親選任持甘露欽至說法聽者  
千餘人一日忽歛篋中經衲諸物悉以遺其徒而書傷  
曰諸幻因緣本不有怪怪奇奇心與口只今舉似向人  
看放下依然空兩手書畢擲筆而逝其人執行峻特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釋

貌整潔爲文下筆立成詩亦清圓有損叟集若干卷行  
世一時名士如翰林張翥危素叅政滕毅暨俞希魯顧  
觀輩咸與游焉

自性字湛然別號佛朗丹陽人姓呂氏天界全室禪師  
之嗣妙喜八世孫

慧岳號東明丹陽人姓王氏年十六師禮經山崇教寺  
住持僧佛朗繼禮僧寶藏得悟永樂間入錢塘古道山  
住持爲開山第一祖正統間說偈而化

智堯丹陽包港孫氏子住牛金山絕世俗者五十餘年  
臨終說偈而逝

一宗名德乘廣陵房氏子年三十有以姦事誣之者自  
腐以明遂出而參學四方遍游天台南海少室五臺已  
而居金山大徹堂飯僧郡守秀水鍾某請住鶴林規復  
千餘年已廢古刹萬曆十七年冬合掌語衆曰今日有  
二人求見勿令人吾室老僧今日無暇矣頃果有二人  
至止之不入跪竢門外忽聞歌詩曰泥牛纔出海木馬  
又嘶風欲解箇中語山重水又重歌罷端坐而逝

江雲名鑑年七十餘書法華經一夕漏二下客至呼之  
猶書經竟未知爲夜分也因訝暗室何能書衆始知其  
自有慧光嘗語人曰吾某日當去問其去何處不言屆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釋

期竟不去又問之曰繡頭延吾耳人曰公禁足又不見  
客而繡頭久未至何知之鑑曰吾自知之第往問可也  
及問繡頭以素諷法華咒意更三載爲滿乃鑑咸前知  
焉後三載繡頭果延鑑作圓滿功德訖而鑑以無疾化  
去慈山德清爲題其遺像曰筆頭無火夜生光了了徐  
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不盡東風吹盡百花香

古松禪師山西平陽人童年入五臺山羅睺寺剃度爲  
僧得念佛三昧山多虎古松往往爲說戒命以名呼輒  
至虎竟如戒不傷人萬曆十三年來京口建淨業禪林  
時潛深谷坐樹下入定凡三十九年一日合掌舉手別

衆而逝入坐龕未建塔崇禎四年四月八日爲浴佛辰龕中忽現五色光聞于郡守程珣啟龕見跏趺坐端凝儼如生郡守捐貲飾以金迎歸舊刹 國朝順治十五年十月之二日再現寶光異香滿室三日方止任持僧普祥字慧天繼師行唱導焚修作偈頌之

達觀禪師任丹陽海會巷道行甚高姜工部紹書襪祿時其父孝廉志魯携見之達觀贈以舍利子孝廉曰幼子何知此達觀曰弟藏之後將有用崇禎丙子三義閣塔成寺僧云必置舍利子于頂鎮壓之倉卒無覓處工部出之置塔頂光芒上燭者三夜又與賀評事寬祖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釋

善出所藏丁雲鵬佛像百餘幀示之達觀各爲之贊內跋火燄觀音云火不燒火是謂眞火末署云臘月八日題時評事未生也後評事家以臘八日有火災珍玩皆燬忽從他破積中得是像展視之正臘月八日二事皆若先見

任自完一名一愚號蟾宇丹陽人茅山元符宮道士永樂間選赴文淵閣脩書宣德間授太常寺丞上清五十三代宗師提督泰嶽太和山六年表進泰嶽太和山志一十五卷仁宗御製蟾宇歌曰太初瀾瀾氣杳冥混沌摩判分清寧輕清懸像濁成形二儀塊塊萬葉生孰綱

維是道乃經二五之精妙合凝參爲三才人至靈簡中孰能尤粹精偷然物化離塵纓若人賦稟淑且清早歲學道栖巖扃葆和脩真久乃成厖室生白斯乃徵皓如蟾魄涵晶明放之六合彌光瑩歛之方寸何虧盈抗志雲霞豈慕名和光時俗匪耽榮道積厥躬聲乃閎奉祠太嶽昭虔誠祝釐祚國召嘉禎景星煌煌泰階平醴泉冷冷甘露馨有時飛鳥來瑤京校讐元文司權衡淋漓金薤昭日星獻納承恩道譽增元門光顯揚休聲願言功行如日恒峙看躡雲登蓬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釋

壽宮道士巫得真弟子幼遇異人授以法一日登廁誦咒誤召辛君辛君忽以火筆燃其頭頭爛人皆呼爲潘爛頭云冬夏一衿性嗜酒食犬肉時酣飲酒肆中醉即取錢一文或以手或以所食物就錢上書一字令小兒固握之撒手聲光逆烈如雷鳴景泰間早郡守郭濟命禱雨約時日命脩火酒及棉被黑犬道泰登壇飲酒拖犬以被覆卧烈日中斲躬也時將至烈日如故郡守命呼之起道泰覺叱曰何可呼我我兩處社令未至也惜雨弗徧兩郡耳遂握劍焚符揮叱四方陰雲驟合雷電交作郡守以下俱立雨中隸人張益益之道泰叱曰宜

將何不去有司蓋霹靂電光倏撤益空中去官民震恐  
俄頃雨霑足郡守冒雷雨病瘡藥不愈延道泰往護視  
道泰以掌撫其背即愈維揚屬邑早召道泰往禱命置  
一大黑鯉于釜中炊之火愈熾雨頃如爵衆皆望見雲  
中黑龍蜿蜒雨霖啟釜視之水寒鯉遊洋無恙也真州  
婦難產求道泰符適在肆中食犬肉即以犬骨一命握  
之令勿示人歸柳床下其人渡江語同舟人人笑曰此  
狂怪誑女也其人慚投犬骨江中霹靂震空至家兒已  
產矣問其故曰偶聞雷聲即產其人大悔益以骨擲林  
下作雷聲震產故也其神異如此人有疾病來求者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六

五游子登焦山斬莽棘築室二層曰飛雲又築禮斗壇  
丹室置藥竈旁列名書法書鼎彝間手題跋殊矯異所  
交多文人嘗冬雪掩關三四日絕食煖氣煦煦若蒸帶  
飢也然好飲酒酒後坐山巔高嘯聲動林木夜深冠芙蓉  
冠佩劍跣足禮斗壇上向北斗拜禱王世貞李攀龍  
汪道昆屠隆輩數入山訪第與其談當世事輒不平屠  
隆向京口故老言第以惡嚴相國嵩圖之而未果因遁  
跡荒山修鍊形法若數載盡散名書法書鼎彝諸玩好  
焚香枯坐無疾而逝  
問道人自名號皆曰希言不知何許人或自言家山西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六

泉溉之成稻田數十畝任觀五十餘年一日過毛百戶  
後家飯畢索湯浴三浴後移茵蔦地上坐似欲解去狀  
其徒問所欲言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齊家治  
國平天下而已遂墮跌坐不僵浹旬猶有煖氣色休休  
然汗沾鬢若瓊移龕入乾元觀萬曆戊子十月也王司  
寇世貞爲傳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客丹陽丁氏最久手持一杖披  
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爭延致之叩其由  
來不荅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  
歲矣吳郡守林世遠聞而異之召見亦默然不荅惟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吾宋人於今何有等遁去有自天台至者亦云見之或  
云在雲南騎鐵鶴上昇矣同時有步梅溪者丹陽人有  
仙術諸怪異事甚多後亦傳其仙去  
曹薰名家子少不識字好放鷹鼓刀破產結客遭家難  
愈益無賴及壯之曠野遇異人納一丸口中醉七日諸  
年少邀薰遊忽忽無意往人咸怪之後春月隨衆禮茅  
君於茅山至乾元觀松鶴寂歷但聞泉聲愀然改容曰  
此吾故宅也不復還家結茅巉巖下瞑目跌坐百日時  
關蓬頭李徵度皆來指示道書薰一日便記識不忘執  
筆作書形如鸞鳳殊有翔翥之勢有以往事問者恍隔

世矣然聞朝野不平事則鬚眉奮掀議論風起一日有  
玉立丈夫從旁叱曰狂奴尚復爾耶已忽不見迺遂自  
悔責揜關寂坐後頂門關開旬然有聲現展樓於腦中  
薰自知幻妄復鎮以混沌號混成子所著有道德陰符  
悟真參同諸經弁警歌百首皆談內丹晚年歸掃邱墓  
指塘左土曰可瘞吾骨向者結胎茅山今者遺脫爾祖  
之旁出世任世兩無負矣年九十有三端坐瞑目而逝  
子翁哭其尸張目叱之者三薰長髯人因多稱爲髯仙  
蓋與八絃道人同時云

羅維字入絃少遇異人指維有仙骨遂改號夢覺子丹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經靈文一讀輒了聞有名師千里必訪中年爲子矜已  
遂厭去芒鞋竹杖肆意冲舉城南犢牛廬秘形煉氣大  
藥遂成自後和光同塵嚼大肉飲濁酒役童妖姬過眼  
不涉性至孝幼哭二親得瘵疾暮年走若飛目有紫光  
射人註有道德經參同契悟真篇皆力掃外事以清淨  
自然爲宗人有以黃白男女請者叱曰獨不畏火鈴將  
軍耶年八十四忽一夕飲酒數升曼聲歌朝遊北海暮  
蒼梧而逝歿三日體氣温香識者以爲尸解矣

國朝

笑峰大然禪師丹徒冊田人姓倪氏宋倪文正公思之

裔也名嘉慶字篤之別號樸庵少沉默好學明天啟辛酉由江寧學鄉薦壬戌成進士癸亥除戶部主事甲子冬逆亂魏忠賢侵國政嘉慶嘆曰亂階此矣因乞催餉出都門嗣丁父艱崇禎戊辰補兵部職方右司員外郎戊寅遷車駕郎中以杖王府奸人謫浙江布政司經歷壬申擢戶部主事陞郎中會烏程相溫體仁爭枚卜傾東林緣侯司農恂定璫案分嫉嘉慶與邊餉遂令吏科宋某借察豆及借用京糧價事下嘉慶刑部七年論戊遣比戊浙范司空景文倪學士元璐交薦復官未赴甲申賊陷京師江南宏光初遂改吏部員外郎尋再改戶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科給事以言事忤馬士英出察淮揚鹽政已而愴念升沉治亂遂入棲霞山為僧參究諸宗旨得其與嗣曹洞之覺浪法更名大然號笑峰初嘉慶在戶部時裁陝西諸邊驛傳疏力爭恐滋亂弗得而流賊王嘉允李自成之禍果自是起竟以致喪亡生平在部科有諫草一卷為僧有五燈語錄數卷年七十有二  
 偶巷金壇諸生陳丹長子原名本昇年二十餘辭家從僧牧塵學道順治四年隨師應召奏對稱旨賜號偶庵任海鹽縣之金粟寺  
 權德輿有丹陽惠上人房宴別及待漏假寐夢歸江東

舊居寄惠閣梨及歸丹陽秘遂開堂呈惠公數詩又嘗贈以詩曰支郎有佳文新句凌碧雲  
 翁承贊有劔浦送僧亞齊歸潤州詩云一軸新詩劔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惜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  
 顧況有送鶴林石水上人詩僧皎然有送日曜上人還潤州詩金見潤州類集  
 羅隱有錢塘遇默師憶潤州舊游詩曰自吾識默師條忽綿歲時平生負才氣不肯空披繡歌敲玉唾壺俊擊珊瑚枝石羊妙喜街甘露平泉碑捫苔想豪傑剝蘚首  
 文詞歸來北固山水檻光參差  
 樓松子祥二上人李建勳各有詩贈之見潤州類集  
 右皆不見于僧史而見于文集莫得而詳也姑附志之  
 宗真館主曲阿徐公休善有道素德望溫真  
 崇真館主曲阿湯法宜 含真館主曲阿宏法清  
 張求館主延陵張道存 元圃館主延陵錢法慧  
 開真館主延陵王彥閔 龍阿館主曲阿陳紹先  
 方隅館主延陵鍾文胄 宗真館主延陵尹法靜  
 玉泉館主曲阿左文舉 天市館主延陵韋尼子

金剛館主延陵謝法先 黃會館主曲阿陳石鴻

興齊館主曲阿陳師度 齊鄉館主曲阿劉僧明

降真館主延陵陳耀雲 龍安館主延陵陳恬

清元館主女冠延陵潘令翹

宗靈館主女冠延陵王明珠

萬春館主女冠延陵王玉盈

太素精舍女冠曲阿張妙容

鬱單精舍女冠延陵朱靈妃

妙寂精舍女冠延陵潘妙嚮

尋真精舍女冠延陵唐僧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宗標精舍女冠曲阿陳僧淑

永福精舍女冠延陵閻邱靈桂 朝宦法身延陵曹懸明

三洞法師曲阿穀靈養 右皆見茅山志采真游篇並附志焉

溧陽縣

黃鶴真人姓淳子失其名吳赤烏年間遁跡小茅山受

葛李先生秘訣至西晉時功成果滿名登紫府一旦

乘黃鶴飛昇而去今黃山觀即其修煉得道之地

盤白真人姓李名盤桓隴西成紀人避魏武之役隱居

溧陽築室高蓬峰之西陲辟穀養素日事修煉丹成

藏之九井得玉苗芝一本類白蓮花畜一虎不血食

峰頂構亭曰會仙晉太康元年八月十五日清晨會

太極仙翁入洞天仙於亭上帝遣緋衣使者齎玉冊

詔真人補吳越仙人真人老紺髮盤頂因號盤白遂

白日冲舉簡文帝詔即真人宅造觀名曰招仙未改

泰虛迄今遺蹟猶存

幽棲伯姓字無所考梁普通二年隱於縣北三十五里

修煉功成全家四百餘指皆飛昇去後人以宅為觀

額曰幽棲云

許堅南唐人性嗜魚炙火上去鱗腸盤白山觀前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放生池堅吐所食魚入水即躍去每和衣入溪澗中

浴坐乾風日下冠服多黧氣人惡之嘗於夢中吟咏

夜宿雲泉精舍僧拈白字韻請詩熟睡良久醒即詩

之有古池香泛荷花白之句見藝文志 按宣興志云

文行於世幅巾芒屨短襦至所負布囊不輕啓堅有

通宜與冲寂觀題詩於壁時謂逆旅道人一日呼道

笑而去據此則堅亦有道之士矣

金真人溧陽城西金巷人幼愚慙不事檢束父母遺之

執灑掃於泰清觀夜夢三茅真君授以靈符密咒既

覺忘之復夢如初凡三夕乃能記憶皆禦災福民祈

麟秘文也宋理宗時錢塘江湖爲患方士多竈真人曰我能治之因抵江濱呼取鐵券以丹書符投軍中三叱之潮漸平丞相史彌遠引見帝賜以官服粟帛皆不受問所欲曰願免三茅峰稅糧耳許之賜真人

就遣還彌遠贈之以詩真人替大雪中澡浴市河不解衣或伏水上如龜狀或逾半月不語或三四日不食凡早潦禱之輒應然未嘗假靈符咒也忽一夕不知所之其徒晨視則僵臥於三清殿几上云

黎道人少落魄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遊陝夜爲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趨乃詢其自以銀盃酌飲之自是不餓飲水而已宣和中至邢之磁村聞四畔哭聲相傳野犬爲崇夜搏食孩稚黎曰吾當殺之經宿哭聲至卽持挺逐捕乃一邨媪煤面裸身化形而來解赴郡斬之崇遂絕建炎多難黎歸深結茅庵於市側遇兵厲必先知之輒別去人每視其去留以爲安否其族營庵事之縣有火災黎往救時四門各一黎人愈崇敬黎不安奄然而逝後建康有遇之者猶寄訊邑中好事者敢棺視之止存草履焉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屬唐季

喪亂貧窶備書於給事中羅隱家隱偶問名居嘆曰毘陵商家子何至於此多與僱直勤歸修學年二十五忽求出家於溫州之開元寺時文德元年也見宋高僧傳羅江東外記

散仙吳玉號心元或云江右人或云宣城廣文師段籍二真人流寓溧陽南溪陳氏延爲塾師邑令董聞之敦請禱雨立致甘霖瀨土沾濕鄰邑無流潦焉親藩以幣交吳托尸解沒後有人自西蜀來附書門下士盛乳陽陳聞儒輩有有相逢十九年之語至崇禎己卯而諸人謝世符十九之識云詳瀨水備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師正傳號幻有溧陽呂氏子年二十二依沙門樂巷第落巷沒心喪三年抵神京謁笑巖寶公高峰十世孫也以正宗付焉棲息五臺一十三載住京師二十二年神宗時受兩宮供奉適唐太常鶴徵延住龍池槌拂之下多穎脫而天童悟報恩修再傳至牧城玉林兩國師而臨濟正宗得法者萬餘人師真集禪門之大成者矣詳傳燈續錄

師慶祐號自天溧陽李氏子念一歲五臺出家後參瑞光徹禪師遂許入室當

世祖皇帝大振宗風師由五臺山入都真岡山陰兩學士

傾心禮足將列薦於朝師拂衣弗顧也視世之閉堂說法者可同日語哉詳尤侗西堂雜俎二集

海詮字道明初從蜀辨軒師於屏山親負瓦石以建寺

後遊菱山築靜室於遠遶園而棲焉遂叅上乘於諸

內典靡不澄澈寂化時異香滿院得舍利子數百顆

璇宇師南邑之燕山楊氏子壯年慕道往叅天童證諸

佛心印與石奇雪竇諸公友歸說法屏山有語錄行

世

覺彌字進石邑之雷山人往迎恩寺書法詩律嘗見稱

於陳相國後往金粟持戒律者十餘年歸而道氣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壹

人法施雲集西寺為之煥然陳抃若有助石工記

寂炎字時哲受剖石之戒得孤雲之宗與馬太史旬臣

吳太守見未倡和甚多贈云聽得潮聲不用耳晚年重聽

云心通世態只如禪知其概矣

守安中橋王氏子居夏林鍵關修道有白燕遶龕之祥

宋太僕如園稱其有儒釋不二之悟延之東寺說法

贈以御賜朝帶於今珍重焉

智頊字貫慈幼即悟道面壁空山者二十年往叅師

遂得曹洞正宗歸而冰池中有火蓮之異遂創建殿

閣鑿山引沼種竹栽花不讓桃源佳境亦可謂有功

山靈者矣

大慧禪師杲年七十三歲由金壇至溧陽訪道友劉季

高取道荆溪而歸見大慧年譜

祖傳溧陽朱氏子其徒慧鑒即其族人宋嘉定初募建

金壇之布金寺劉漫塘宰為之記曰傳一孟一衲外

無贏求鑿以應供得贏為恥唯自食其力可謂不忘

其施者歟見金壇志

正果字天然溧陽人幼禮南京鷄鳴寺古心禪師天順

四年住持句容興教寺恪守清戒遠近重之長洲戴

洲贈以詩有月明止水心源淨花落閒庭色相空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美

句見句容志又句容圖寂寺有比丘邱景倫自溧陽往

山寺事在宋紹興年知府葉夢得與裏其成今碑記尚存

湯頭陀城西人少解牛一日縛子母牛於楹將先解其

子置刃硯上入內頤出尋刃不得有孺子曰適牛母

銜一刃不知所置遍覓得諸溝湯怒將先屠之牛跪

哀鳴如訴湯悟段刃并縛縛投井中即出不知所之

年七十餘一歸溧上頭陀緇衣自號澹叅住止於杭

之招隱寺

遠夢和尚溧陽人住金陵俗名袁應魁萍遊至鳳蕩靈

巖谷削髮為僧更名圓魁不甚禮拜講解嘗靜坐一



爭冬衣一衲萬歷丙戌募建靈巖寺寺成請藏經於  
白下壬辰春一日坐元真觀中忽獨語曰印藏經自  
有時今亦已矣遂化去七日鬚髮漸生瞻禮者甚衆  
火之煙皆西向遭一傷蔀間云自古原無死無死亦  
無生作一黃梁夢亘古又亘今見金陵瑣事

碧露重慶人年二十五出家性警悟遊叅諸老宿迎鋒  
導窾罔不傾倒歲丁卯過仙人山恍如昔夢遊處遂  
結茅居焉創梵宇飾莊嚴遂成大刹已卯歲旱誦華  
嚴虔禱得雨六七寸年大稔

僧海念字德如志行堅密與碧露同叅南岳契宗旨韜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鋒歛鏐深藏不市邑西門外雙橋圮海念募積五年  
告成世壽九十有五端跌說偈而寢

溧陽縣

耕刺巫者不知姓名能以異術出鯁骨住溧之甓橋淳  
熙間長巷村王四食鷺遭鯁三日不食將死遣子詣  
巫巫取竈內灰篩舖地上炷香焚楮誦咒招神次以  
葦筒作小犁狀耕之骨深耕至再筒忽微有聲亟傾  
至水盆間乃鷺翅骨也甓橋至長巷四十里王氏子  
至家父平復已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犁而愈見夷  
堅志

陳梅湖善皇極數受知於元世祖凡遇推卜多以易數  
諷諫朝臣咸敬之官至江西宣慰司副使或問何不  
爲諸子計曰吾數非其所當傳且命貧賤令其粗知  
農事足矣

史春谷善李虛中術推人休咎至精大德間客死當塗  
旅館遺書曰溧陽史春谷數當盡於此三日後遇孔  
君仁人也願求棺殮歸果有孔文昇至感其言爲之  
棺殮以歸其先溧有張登仕自號容山居士亦能推  
陰陽休咎趙冀國公愛之故居址尚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終

方伎

人苟精一伎亦可以成名傳而失所歸或不如專攻者之為愈也傳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豈不信哉以彼既擅絕藝意必翛然有獨遠于儕俗之意高自矜許岸然能自信其所長性情日益高技乃得日益精假令亦如後世之僕僕屢市惟貨利是營自貶其藝以傭販于世而爭獻于公卿之門則其所謂天者先失其技又安得精也志方伎

宋

慈濟神濟金丹陽普寧寺僧遇神仙桑君授墨錫丹方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三十九

洞明醫道察脉如神遂以藥名天下宣政炎紹間名公以詩文褒美者甚眾其徒道淵傳其術活人亦多嘉定中志恭永全尚世其業

張元珪丹徒人建炎間任太醫院御監高宗太子有疝疾元珪藥之愈勅賜金蝦蟇一盒金帛酒菓勅曰朕置太醫院儲奇藝以壽國脉聚藥餌以拯疾厄其任匪輕非知運變權宜之士其奚以堪爾元珪業由世授術貫天人神功聖巧悉皆脩焉可宜旌嘉用彰不朽太子久患疝疾諸醫不瘥未究其源卿一雷同深識標本一藥而愈安不移時朕甚異之對以蝦蟇疝也特賜金蝦蟇

金帛酒菓以資不次之功欽哉非怪症無以顯奇効非奇効無以著神功加秩褒寵無待費辭勅書刊石以傳迄今六百載後裔世以醫著名

孫守榮一名高榮世居富春因自號富春子後徙居京口七歲病瞽遇異人授術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萬物終始盛衰一于音央之周坦未第時坐市肆厲聲誦僕守榮揖曰狀元何怒也周不荅後果廷試第一嘗寓廣陵造者如市有龔某者偶過稠人中伸一臂授之守榮執其手曰龔朝奉別十年何乃抵此眾皆驚嘆蓋一揣其骨終身不忘耳或持金玉請辨其色摩娑之頃美惡立判其神奇多類此宋史有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四

段康年父伯三從高宗南遷後屬康年曰宋室日促非可仕時也惟醫可托跡耳康年遂業醫而晦其名人有疾輒以藥濟之弗責報與漫塘劉文清公相友善賞齋王正肅公屢薦于朝勸令仕堅辭弗起

元

莊麟字文昭江東人元末移居京口書畫詩文雅與郭天錫齊名

明

馮淵字濟川鑿江人避地京口精于占筮洪武初浙省

賈白金解京經郡境爲盜劫明太祖震怒捕甚急府衛  
官巾服待罪詣淵請卜淵示所得易繇曰犬吠月滿地  
血廿八人扶棺來便是此時節使捕者黃伏京峴山松  
林中以俟夜半月色滿江村犬皆吠俄聞山巔有哭聲  
時盛暑村疇乘夜涼染絳色帛聞哭意爲竊葬人也急  
趨戶避凶煞偶觸絳盆覆地赤水橫流如血邏卒往視  
其昇棺者果二十八人遂悉就擒斧其棺白金見所著  
有海底眼索隱顧少聖有詩贈云賣卜生涯薄輕身遠  
市朝欲歸盤谷隱不受小山招

徐景賜攻書史善吟古今詩通繪事一時賢公卿皆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四十一 方

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賜以母老不仕與宋學  
士濂交甚善其鑿坡集極稱述之于其別去作畫原以  
贈焉

錢原濬字彥深號愈菴集書數千卷手錄其精要點校  
而讀之有得則標題于上旁通醫術著集善方三十六  
卷

杜堇丹徒人字懼男以畫名于世有古狂懼居青霞亭  
之號通經史及諸子集雖裨官小說罔不涉獵舉進士  
不第輒棄去爲詩文奇古通六書畫山水人物草木禽  
獸神采流動世頗重之

錢實字文善原濬曾孫號復齋詩多藻思工小楷行書  
精于醫拯危濟困恒孜孜焉所著有醫案運氣說復齋  
集

張田丹陽人工相術一日與客語鄰舍兒有還其所負  
者田反其金而速之去客怪之田曰是兒當命盡此時  
遂逆計曰不過太尉廟兒至太尉廟果蹶死晨起視鏡  
曰吾家居當及禍遂之九聖廟避之見神像急走出曰  
神禍甚于我未三日而廟焚田子故業賈將渡江興販  
田飲之酒其婦怪其珍美異平時田曰兒去當墮水死  
父子恩寧不訣別耶婦曰盍止之田曰數也可逃乎婦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四十二 方

不聽而止之未幾失足水甕中溺死其神異多此類田  
相術得之清道人約勿更他授其術不傳也

蔣曉字東明丹陽人世業醫偶見黃冠賣卜於市者自  
稱味元子從之游得其保幼一編以治疾皆奇驗有王  
生者子方週忽不乳食肌肉盡削醫以爲疴曉曰此相  
思症也衆皆嗤笑之曉令取兒平時玩弄之物悉陳于  
前有小木魚兒一見喜笑疾遂已諸攻病皆此類孫乘  
龍世其術

蔣守成字繼之丹陽人畫法吳仲圭趙千里游文徵明  
父子間煙雲竹石尤得其妙楊文襄一清雅重之欲薦

以官辭不就

釋普照萬歷末至金壇不知其所自來精于醫多秘方

治瘡瘍湯火諸患立有神效不責報于人年八十餘卒

何燮字仁源丹徒人以醫名遇人病雖貧且賤務盡心

診視不屑屑計財利何氏自宋防禦使曰公務務者謝官

隱鎮江市藥孝宗乃官其子曰柱太醫院使歷六世生

元洛陽尹曰水復謝官隱鎮江市藥水有孫曰淵字彥

澄詔徵入京師以醫事三朝咸膺殊眷燮其六世孫也

紹述家學著傷寒全生集行世年將八十無疾卒

何應璧字繼充淵七世孫性穎悟醫學書數千卷任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聖三

一叩之無不穿貫本末貧者病濟之藥更助以貲是時

鎮江醫甚盛何氏為最病者服諸醫藥弗愈持質應璧

少損益輒立愈人未病早決其生死生平孝友與兄應

奎無異產視兄子如子

章詔字廷綸丹徒人晚稱遜園居士少食貧工詩畫善

蔡邕八分體數椽近市皂帽青鞋泊如也居恒咨感怨

慕無以奉二親為憾乃去塞下十五年飛狐以北花馬

以西所至酣歌擊筑有豪客慷慨之風開府某聞其名

延為上客為塞上吟以寄意後客濟南所著又有沛園

吟前後客遊獲貲奉二親在塞上久日昵狎二姬終不

一御歸來宛轉膝下郡守霍某彙其詩刻之曰遜園集

有弟名諫字廷直擅雲林筆意隸書髣髴其兄

團禾字濟川精于醫遠近抱沉痾不起者日扣扉求治

戶外屢常滿活人以千萬計子一鳳字紹川諸子一魁

字繼川金繼其業一鳳官太醫院院判其後玉成字如

春鑑字萬春世以醫名一麟玉鉉錦皆諸生俱以文行

著聞之先本姓朱朱蒙如字聖源官團練副使因忤

賈似道棄官遂以官為氏隱鎮江誅茅以居用文史自

娛子孫終元世不干仕進

祁嗣錄字肖虛崇福觀道士精醫學針砭四方羽士來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 聖四

京口主于觀嗣錄莫不尊禮之用是多獲秘方治癰疽

諸異毒立効决死生百罔失一近世醫治癰疽多乘人

危脅其財遂以潰漫往往致殺人嗣錄既重人命不利

其財人多德之年七十五卒門人周文炳字從先得其

傳以薦舉官太醫院院判

蔡永烈字君揚幼習儒不得志遂棄去習岐黃學學成

乃矢願濟世凡奇疴危病經療治無不頓起其於傷寒

一症尤得秘傳六十餘載所生活者無筭初不計藥值

之有無年八十一無疾而終子嘉上字伯遜承父業遠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一

列女

詩首關雎禮嚴內則古君子知閨門為風教之本  
凡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  
及順從夫子之道皆有傳姆師保導率之故處常  
有淑慎之德遇變有貞白之操後世風教漸衰女  
子居室箴史不接於耳當是時有以皜皜自著者  
辟諸麟鳳芝醴鍾運間生不獲數遵潤俗舊醇茂  
閨門之際揆夫關雎內則之遺猶有存焉其女婦  
多有足傳謹採其有徵信者具載於篇至列代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妃匹體宮闈則綴諸各代之首志列女

晉

劉氏將軍建之女何無忌母也痛弟牢之為桓氏所害  
常懷報讐之志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起義劉氏窺知泣  
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鮮愧其誠又恐事會難  
遇汝能如此吾何憾哉因為言桓氏必敗義師必成之  
理後悉如其言

周氏孟昶妻也昶被毀深自惋失及劉裕建義與昶定  
謀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乃謂周曰劉邁毀我於桓公  
便是一生淪落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

相迎不晚也周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

所可諫阻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  
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為傾資產以給所需家人不知

宋

徐氏廣之姊何承天母也聰明博學承天幼受義訓學  
行故多所成就

唐

鄭太后丹陽人少時相者言此女當生天子後入掖庭  
侍懿安皇后憲宗幸焉果生宣宗宣宗立尊為皇太后

桓母桓思敏妻也子彥範謀誅張易之張昌宗以事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母母曰忠孝不兩立先國後家可也彥範意遂決

宋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育於翟氏因冒姓焉孝宗為  
普安郡王時被選入宮事藩邸王即位累遷貴妃夏后  
崩遂立為后親屬推恩者十人弟淵初授武翼郎三遷  
至保信軍節度使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后每誡之曰  
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被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後淵  
守后訓故歷事三朝以功名終光宗受禪上后尊號曰  
壽成

陳氏金壇人張綱弟緯妻也緯年十六而亡陳氏守貞

秉節禮法自閑宣和中旌表其門

梁氏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舁舁然亟走出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世忠後立列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親執桴鼓敵不得濟俘獲甚衆尋又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逃去梁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

湯氏金壇人司諫邦彥女幼孤事母孝母疾久不愈嘗

矢渡驗其疾慮不起剖股剝肝以佐藥疾遂愈歸趙丞相汝愚孫必慝必慝官度支郎中湯封宜人

蔡氏金壇人知吉州王萬樞妻也裔出莆田蔡忠惠公

其歸王也悵不逮事舅姑遇諱日齋戒奉薦莫悲戚竟日丞嘗之事雖細必親晚歲子婦滿前或請授之蔡曰惟是不可以老故懈方子遂之在娠也乳醫視之曰夫人再產皆女今亦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蔡曰男女

分定豈人力所能斥去之萬樞元配范蔡為繼室奉范之祭甚謹長女及子適逢皆范出撫之如已出萬樞有畏友曰趙善擇嘗為湖州錄事參軍清介直諒蔡嘗以

過從之疏數驗萬樞德業之進否

梁氏金壇人太常丞劉宰繼室世居處之麗水父任吏部侍郎笄而擇配貴胄爭委禽焉母吳夫人問所志皆不對細問之曰吾視諸貴豪子怙勢以凌物殖貨以自豐寧能有遠志無寧歸寒士耳侍郎聞而異之屬張敏則擇婿敏則謂無逾宰者遂以妻宰時調儀真法曹儀真俸廉皆脫粟由椽屬以上例責之倉吏俾易精鑿宰不可斗糴以奉親與家人糲食梁年去膏梁即甘之宰兄少負不羈之才投筆從軍以是獲戾於父絕不復歸納婦軍中生一女二子宰官江寧時已歸其長子至儀

真又取其次子以歸梁撫之如子衣服皆手自縫紉女

長嫁之如已女及侍郎來總軍餉兄猶未去赤籍宰父卒始奉兄嫂以歸妯娌相見衆難其處梁曰長幼有序

惟是不可亂既趨就下情誼有加宰先婦陶賢而天宰每與梁誦其人未嘗不欲歔流涕器用有存者梁謹視之忌日必躬飭祀事盛服奠饋如婦事姑云

王氏金壇人歸莊某其父某為儒林郎石城縣丞而卒

有子介卿蚤世孫天錫懦不自立王氏葬之大雲鄉堵莊之原既葬而家益貧王氏懼身沒後墳墓不保乃傾平生蠶繅紡績之贏建庵以居守者買田六十畝以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列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四

列女

之請太常丞劉宰書之石俾王氏莊氏子孫不得析而續墓得以永保焉

寶氏女丹徒人父母俱亡許嫁之人乃其家舊僕也成婚之日始識其人乃婉言拒之三日投井而死郡守義之為立石釜鬲山表其隧道

元

戈氏名蘭丹徒人吳克妻也年十九歸克至正歲丙申明兵取鎮江城破懼辱投井死時年二十一顧觀作詩四章貽其兄錦悼之

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五

列女

王莊妃丹徒人幼讀書性穎慧能詩祖甲以輸官幣孳居金陵世宗初選民間女入宮未得幸賦詩自歎有風吹金鎖夜聲多之句世宗覽其詩憐之召當御蒙寵冊為貴妃主仁壽宮事孝烈皇后崩椒寢虛位世宗意屬妃擬冊立陶仲文求賂不得風上以特尊母庸敵體遂寢然寵幸適冠內宮年未三十薨性恭儉戒于姓毋驕侈謚莊妃妃有弟四人繼繼繪繪以妃貴得一人籍錦承衛官其家以繪名上世宗於繪名加以人字曰何不繪也繪遂得補宿衛而繪尋卒

吳氏丹徒人葛彥祥妻守節洪武中旌其門

史氏金壇人萬敬妻也適敬未逾年敬以惡疾卒史氏屍側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而家人火葬其夫史躍入火中幾死葬畢自經部使者以聞詔旌其門復其家

陳氏金壇人任原妻洪武中旌其門

朱氏金壇人年二十一適農人莊秀僅六載秀卒有諷其他適者朱曰吾始歸莊氏知死莊矣終不奪志洪武中旌其門年八十五卒

王氏金壇人戴榮妻榮卒時王年二十九乃躬紡績養其遺腹子身兼教養壽九十四卒洪武中旌其門

李氏丹徒人盛德彰妻守節洪武中有司請命旌其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六

列女

復其家

潘氏丹徒人竇文彬妻守節洪武中有司請命旌其門復其家

周氏丹徒人聶寧妻寧死守節正統中旌其門

儲氏丹陽人王得妻年二十守節正統六年有司請旌表其門

歐氏丹徒人張昇妻昇死苦節景泰中旌表其門

鄧氏丹陽人沈稅妻也年十七守節景泰七年有司請旌表其門

楊氏丹徒人王某妻夫歿守節景泰中旌其門

高氏丹徒人趙銓妻戶部郎中祥母也守節成化八年聞於朝奉旨旌表其門復其家

馮氏金壇人段瑞妻年二十六而寡事舅姑曲盡禮敬撫幼孤卓有成立壽六十七朝士多作詩弔之其孫敏

幸為悼貞集

虞氏金壇人張翊妻都憲謙之第四女翊卒時虞年二十無子乃育其兄之幼子曰廣成者以承祀誓不再適

卒年八十六

孫氏金壇人蔡禎妻年二十七禎卒長子甫能匍匐幼子在遺腹中時歲甚歉朝夕不能充惟勤紡績養姑教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七

于姑卒拮据喪葬妯娌強之再適孫輒號泣攜子就外家者十數年戶部郎中吳瑛嘗過其堂扁曰節孝為之

記年七十八卒

聶氏丹徒人錢賢妻年二十二賢死守節成化十四年聞於朝奉命旌表其門年九十九卒

盛氏丹陽人儲祿妻年二十二守節宏治三年旌表其

門

法氏丹徒人道某妻守節宏治中旌表

吳氏丹徒人陳鑑妻鑑歿守節宏治中旌表

杜氏丹徒人嚴軫妻守節宏治中旌表

葉氏丹徒人周時妻守節正德中旌表

程氏丹徒人曹仁妻守節嘉靖間奉旌

孫氏丹陽人張鑾妻年二十二守節嘉靖十八年旌表其門

戴氏丹陽人諸生儲才妻也年二十一守節嘉靖二十

三年旌表其門

徐氏丹陽人睦燔妻適燔二載生子坦彌月而燔卒徐年甫十七燔母湯先已孀居父令改適泣不從奉姑孝

謹守志三十年姑亡子又亡孫袞甫數歲復同子婦曹守志又三十年年八十餘卒其家三世孤子三世寡婦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八

列女

門祚衰薄以苦節著鄉間慕敬之

茅氏丹徒人戈武妻守節嘉靖間奉旌

金氏丹徒人大學士靳貴繼室夫人貴卒奉旨旌其門王氏金壇人許文一妻也年二十夫卒撫遺腹子璠成立卒年八十有八其五世孫熙宇登順治己丑進士官

大名兵備僉事

鄧氏金壇人謝敏妻敏卒時鄧年二十有一守節年八十卒

董氏金壇人邑民張德壽先議婚會監生虞岳為義男王木求娶董不從自刎死嘉靖中御史鄧某請旌表其



門葬北城外立烈女亭於墓前以識之

虞氏金壇人王澍妻也澍亡時年二十四無子女守節六十餘年卒巡按御史舒某旌其門

張氏丹陽人丁倬妻也倬亡年十九撫遺腹子甘守窮約者四十年嘉靖四十四年旌表其門

于氏金壇人高仕妻也嫁期年即孀甘貧撫孤以壽終巡按御史郭某旌其門

朱氏丹陽人丁周妻也夫亡年二十一嗣子不能養紡績自給迫於饑寒卒無異志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同表其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九 列女

蔣氏丹陽人馬慶妻年二十五夫亡無子撫姪馬儼如已出儼蚤死遺子二人更撫育之嘉靖四十二年旌其門

潘氏丹陽人諸生周廷寶妻也守節五十餘年族里議上其節力止之壽八十卒

張氏丹徒人楊文襄公一清子紹恩妻也紹恩奉父命雲南祀祖歿黃河張年甫十九生子元尚襁褓撫其孤

痛泣流血雙目皆瞽嘉靖間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嘉其節疏聞奉旨旌表其門子元以祖蔭中書舍人陞禮部主事張封太宜人元蚤故張又撫諸孫皆承恩蔭年

九十七卒

祝氏丹徒人王潮妻守節奉旌

茅氏丹徒人談宗勝妻也無子時臥疾向宗勝語曰若能置側室我心慰矣媿灼譽真州曹倉使女甚賢慮不可屈也茅曰我病且殆曷以繼室取之曹歸談見茅乃

給之曰嫂也曹時時親奉湯藥無懈偶見宗勝持茅兩手診視出泣曰初為君長者幸有托今若是何賴乎宗

勝遂以實告曹輒驚走伏遷穉拜牀下茅亦驚起拜曰屈若此我過矣敢命為貳室乎兩人固遜久之竟以姊

妹行稱居無何茅病少間踰年曹生子恩以曾孫自省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十 列女

貴贈通奉大夫而茅與曹皆得贈太夫人初茅之父某有弟不相好見其女與曹因自感悟遂與弟相和協嘗語人曰使我兄弟式好者吾女也

趙氏丹徒人赤岸徐儼妻也儼年二十疾亡趙遺孕甫三月時呼天曰天不絕徐後生男否則當從夫地下果

生男名曰思孝年十四讀書丹陽之某家因被盜刃傷思孝頌思孝泣曰吾丹徒徐氏遺孤也盜隨取囊藥治

之立愈思孝有曾孫入太學郡邑學為諸生者六皆趙遺孕所出趙年八十旌貞節朱之蕃作貞母傳載蘭岷

集中

楊氏女丹陽人孫屋聘爲妻屋病瘵死楊白於父母奔其喪至則屋家將殮屋而浴楊亦解衣就浴畢謂其從婢曰吾已與孫郎婚矣若歸語兩老人勿以吾爲念其父母舅姑皆不許楊哭而請曰苟勿從吾言今日卽與孫郎相見矣乃許之用女紅自食者六十餘年有司上其事詔特旌其門

殷氏女丹徒人各金孝子士望女弟也家被盜盜縛其母欲加撻女哀號請身代盜曰此孝女也兩釋之嘉靖間學使者耿某以其事上於朝與兄士望同受旌額其廬曰麟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士

列女

黃氏丹徒人王恩妻也年二十八恩死遺腹生男涓甘貧守節閭矩肅然二十九年如一日且以孝敬聞於宗族嘉靖間奉旨旌表

嚴氏丹徒人錢璽妻也年二十四璽歿守節八十四卒子鷲娶金氏年二十八守節七十八卒子聚娶蕭氏年二十九守節八十六卒隆慶初巡按御史疏聞旌其門曰一門三節

李氏丹徒人邑諸生法昌妻也隆慶初昌以應闈試苦讀吐血卒李年二十二遺腹三月生子鏗家貧勤紡績撫孤鏗備歷艱苦昌兄弟數人俱無子方昌病卒時法

氏之祚幾絕李守孕中三月血以承法氏宗迄今傳數世雲仍繁盛皆李三月血嗣所衍也年八十五無疾而卒

蔣氏丹陽人姜士進妻也幼穎悟喜讀書弟文止方就外傳每夜歸輒以餅餌啖之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名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蔣號慟不欲生欲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之奔救免又不食者十二日父又啓其齒飲之藥復不死宗伯姜寶士進從父知蔣嗜讀書計惟多置古圖籍於其寢所因令輯魏晉以下諸女宗事續劉向列女傳蔣許諾然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士

人備之謹一日令於士進總帳前掘坎埋大甕貯水令滿笑謂家人曰吾將種白蓮花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余心耳於是家人以蔣不死也稍不戒已濡首於甕中死矣蔣氏有上大宗伯書辭極酸愴爲文脫稿卽燬去今所存祭哭文夢夫賦五篇皆其弟文止竊之得存者也後直指以其事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初蔣父某每以李易安朱淑真比其女蔣聞之嘆嗟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嫌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兒不肖寧可相比蓋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斬氏丹徒人姜纓妻也年二十六纓亡遺孤方在襁褓

門戶凋零以紡績爲衣食父母欲奪其志自經斷繩未死損背成痼疾萬歷間奉旨旌表

孫氏丹陽人束偉妻年二十五守節撫孤承芳萬歷九年巡按御史疏聞旌表年八十卒

王氏丹陽人宦時敏妻時敏卒年二十二家貧無子父母欲令改適誓死無他守節五十餘年萬歷十七年巡按御史荆某十八年巡按御史李某奏旌年七十七卒

王氏女金壇人許字邑民孫箴未婚而箴卒王年十七誓死守節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屢旌其門

王氏金壇人推官謙之女邑諸生虞原道妻原道爲父

訟冤杖死無子王守節不二萬歷二十三年旌其門

于氏金壇人李泉妻也年二十三夫卒姑病嘗糞祈禱卒以壽終巡按御史旌其門

邵氏婢者邵樛朽家婢也樛朽名方丹陽人家僮奴數百指婢年十六七勤謹方生子儀獨令婢襁抱之是時

大學士徐階高拱素不相下並免家居方以策干階階拒之乃走謁拱拱異而見之爲通大璫陳洪不數月拱

召以是方名傾中外大學士張居正授指於巡撫張佳允曰必殺之方好以氣凌轍人士大夫多怨之因兵搆于毘陵守捕殺之弁及其子儀迨暮捕者閉儀於內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十一

肩鎗而守之而儀甫三歲婢抱之泣方女夫沈太僕應

奎義烈士負氣有力時爲諸生自念此子死邵氏絕將往救之而郡司李某與應奎善固邀致飲之夜分而罷

毘陵距邵所居五十里應奎度遲且不救夜踰城出抵邵家夜過半門者假寐而寤應奎隙而踰牆以入及戶

婢歎息泣下曰安得沈郎來沈郎者應奎也應奎倉卒前婢見之大驚乃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子矣

此子父以生婢子朝以死無憾應奎竟匿儀去而又晨謂司李且捕者失儀所在繫婢榜掠之婢終無言怨者

又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是方愛昏也而奎所善司李

在坐大笑曰嗟乎冤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謂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亦寢婢撫其子以老

趙氏丹徒人仲愨妻也年十九愨亡家貧父母欲嫁之自刎其目以示不可奪事舅姑以孝聞萬歷二十四年奉旨旌表

魯氏鎮江衛指揮僉事某女舉人宗禮女兒也年十七適指揮僉事沈文華未二載文華卒遺孤甫週歲魯撫

至十歲孤復夭魯矢志守節本宗生一子僅六月告廟立爲子鞠育踰已出茹素奉佛撫繼孤守節三十餘年

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十四

丁氏金壇人舉人史光國妻也光國年二十五舉於鄉萬歷己丑會試卒於京師丁氏少寡無子苦節自守巡按御史徐某疏問奉旨建坊以旌

王氏金壇人順天府照磨王朝宣女儒士于天篤妻歸于未幾天篤卒卜葬有期遂絕粒觸棺死與夫同穴巡按御史旌其門

賀氏金壇人諸生史洪綸妻也年未二十夫亡事姑盡孝一日火延夫柩賀死守烈燭中忽兩火得滅有大盜經其戶曰此節烈家也相戒毋犯上官屢旌之賀辭不受曰此婦道之常可借此邀榮耶嗣巡撫周某按揚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五

列女

某疏聞畧云起史氏于危綫完清名于顛沛烈氣堪回暴客貞心宜銘旂常奉旨建坊卒年八十有二子懋文官南雄府推官

吳氏金壇人陳泰妻也年十六適泰甫二載而孀遺孤方七月家甚貧吳獨矢幽貞奉養舅姑備嘗艱苦邑令黃蘭芳以吳年踰七十於例得膺褒獎而猶泯泯窮節為司土者之恥申請題旌以為風化之助子模孫文美孫氏丹徒人何烈妻也烈亡孫年二十三守節四十五年六十八卒崇禎中巡按御史任濬疏請於朝畧曰孫氏少年即喪所天且家貧無以自贍亦苦節之不可

貞者也乃冰霜其操松栢為心事二姑以盡孝撫遺孤以成人雖詩傳所稱何以加焉特奉旨旌表子應載以名醫薦授太醫院院判

張氏丹徒人諸生笄之玠妻也年十七適之玠生子昌齡甫十日時之玠疾篤不及見其子而卒張呼天誓節每抱遺孤拜舅姑相視泣下欲絕又投淚慰姑曰姑無痛有兒如夫存也時萬歷癸卯張年二十有一勤紡績言笑不聞於戶外凡之玠手錄經史文詞皆謹藏之每啓篋笥把示孤曰汝父書汝成人讀之因悲絕至再華尚寶鈺重張節孝以弟女妻其孤卒崇禎之庚午年四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六

列女

吳氏丹徒人馮嘉兆妻也嘉兆以癩疾卒時長子泰交年八歲次泰年年七歲泰日襁褓耳吳脫簪珥俾諸子出就外傳泰交長屢試諸生高等以明經官溧水訓導泰年天啓辛酉舉于鄉舍議論敦節義不負母教泰曰諸生吳年二十七寡七十五卒

丁氏丹陽人夏尚德妻也尚德亡丁年二十四誓死守節以訓孤子迄於有成年五十餘卒

湯氏丹陽人王同寅妻也年二十八而寡誓不更適巡按御史任濬特獎其門

傅氏女金壇人許宇同邑孺子潘二郎未婚二郎溺死女斷髮誓死不二服滿日不肯易服家貧無依父母勸之別適女惟流涕不言父母未喻其意許配王二十九

聘日父速客母方治饌遂閉門自縊死巡按御史疏請建坊旌表墓在城北九雁村

鄒氏金壇人吳吉祥妻也年二十三吉祥卒邑大姓聞其有姿欲強委禽焉鄒義不改適紡績以自給撫二子成立年七十餘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七

荆氏金壇人諸生高才妻也娶未逾年才卒荆求死不得既而遺腹舉子遂一意撫孤宗戚憐其少強之改適不從有馮甲挾厚貲請婚強者愈力荆托以內室更衣取刀截髮令婢懸之閭左慟哭失聲衆駭而退撫孤成立垂六十年兄子戶部某欲聞之有司涕泣止之曰守節為死者詎為生人面目乎萬歷初以高年與頒稟帛年八十餘卒

高氏金壇人邑諸生湯一心妻一心早夭高年二十二憑棺慟絕後甦欲自經親族止之曰三歲遺孤誰其撫之况有三月孕乎乃止家被火闔宅俱竄走高獨伏棺

祝火忽大雨火息惟高居屋三楹未燬守節六十五年足不踰房闔壽八十子姪請躋堂稱觴卒不出各羅拜門外去教二子幣聘幣徵俱為諸生卒年八十有七萬歷四十一年巡按御史房某疏請建坊于周莊南巷

劉氏女金陵人誠意伯裔孫劉世美女知書好讀易許配孝廉于廷燮未嫁廷燮卒劉矢志守節默坐不出闔闕以終其身年四十八卒葬牛首烏石山禮部尚書孫文介公慎行為作傳

孫氏金壇人湖口蔣良弼妻也生子彥卿未週歲良弼卒孫時年十九守節撫孤備嘗艱苦歷十四年而終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大

彥卿為郡諸生生正學扶正學郡庠生扶舉順治戊戌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

莊氏丹陽人葛隆遇妻年十九而寡家素貧日舖糠覈也誓不更適恭敬淑慎里人稱之年八十餘卒

王氏丹陽人張一良妻也年二十七而寡內行甚著八十七終

戎氏丹陽人諸生湯三策妻端重不妄言笑事舅姑至孝舅病糜股以進三策亡年甫二十四自是蓬首垢面日紡績以課子年八十卒

吳氏女丹徒之高莊人父良貴誥封奉直大夫母胡安

八弟起龍淑女性靜慧幼稚時不喜嬉戲字金壇曹某子年十四曹夭女聞訃泣向父請一赴曹喪父許諾因赴曹憑棺哭甚哀殮已卽歸吳閉一室斷葷血禮大士像朝夕誦竺乾氏之書父母相繼歿課二弟先後成進士初女赴曹喪歸手續紡績費爲曹營墓樹松栢歲時伏臘往哭奠曹氏致之養田父弗受女曰受於義合鄉父老博士弟子員上狀臺使者疏請於朝以旌其門崇禎二年得旌曰淑貞建祠建坊遠近士大夫爲詩歌傳贊張其事松江陳繼儒題之曰貞節錄而閩蔣德璟爲序錄因名以曹貞吳云貞吳歿吳氏復有馮貞吳者繼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九

列女

以貞著里中

吳氏女中憲大夫起龍次女而曹貞吳之女姪也爲馮貞故亦稱馮貞吳幼字金壇馮心曉長子聞家人言伯姑爲曹守貞事輒曰義固當爾馮年十六天誓不再字人家人又屢述姑生平守貞五十載風雨一燈茹苦岑寂爲生人所難堪迺顧哭向父母力請曰兒獨弗伯姑若乎父母嘉其志遂終身布服長齋居伯姑貞淑祠中奉所禮大士像亦朝夕誦竺乾氏之書不少輟雖族人罕得見焉年六十足未嘗一出貞淑祠閭里中稱其爲人柔而肅不苟言笑視其伯姑無少殊

高氏金壇人諸生王金礪妻也年十六歸金甫八月金卒無孤可撫苦節六十餘年天啓甲子年八十旌其門徐氏金壇人諸生孔貞明妻年十六歸貞明三載夫卒斷髮毀容誓不再適到股救姑撫其子成立天啓五年旌其門

李氏女金壇人許諸生段應亨爲繼室未歸應亨死年十六欲奔殮父母止之次日旌許字卽段氏婦矣私藏利刃遇有阻者卽自剄父母乃聽之衰經哭成禮撫前妻子女曰我所以不死者爲此耳家無宿春織紙自給數十年天啓末巡按御史旌其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十

列女

于氏女金壇人幼端默事父母婉順許賀鼎爲繼室鼎備兵宜府以讒繫恐不測寄書與其兄華玉辭婚于憤曰女子不再字奈何以此言聞於我且難而棄之誠非人鼎父孟巖以子繫憂悸成疾無他子孫侍養于請於父曰太公老無壯子在側欲新婦何爲請歸賀氏父憐而許之時鼎在獄不知也已而獄得釋鼎已病不起計至舉家號慟于獨揮淚曰賀公調男子以讒憂死死爲國效兒女哭之何益公調者鼎字也乃請以小宗子于庭爲鼎後而發喪皆有禮以一女子持家內外斬斬也鼎父自喪鼎年八十餘臥枕席不起每呻吟輒呼新婦

于跪牀下撫其痛爲傳善藥家人竊相謂曰太公得新婦乃如女子年四十一歿歸賔二十餘年未嘗言膏沐也

嚴氏丹徒人徐時通妻也年二十七時通蚤死無子姑欲其改適嚴乃屏棄膏沐斷肉食蔬素布衣守節五十四年年八十一卒

李氏丹徒人卞應龍妻也生名族少能讀書歸卞事舅姑以孝聞應龍卒李年甫二十五子達五歲李哀呼絕食四日姻族携其孤達慰勞之勉以食家貧勤紡績朝夕訓子達及長有名諸生問巡按御史張某旌其門曰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節光日月年九十二卒

王氏丹徒人談有序妻諸生王華南女也居常華南能教其女年十八歸有序逾年生一女有序父自新家法頗嚴有序以事悚惕溺水死王襁孤女搏頰呼天達數十晝夜求有序屍不得忽夜聞人語屍在黑寡婦船下且往求果有黑寡婦者繫船河干竟得屍負歸以歛歛之日口不飲勺水姑身痛自泣曰兒歿固無恨獨恨厄兒婦婦聞因少進食其姊妹姆始憐之欲奪其志王勃變色曰我顧難一死乎所不死者恐以此女孤累堂上也迺遂截髮廢膏沐杜門理女紅居數年舅姑相繼卒

撫其夫兩幼弟曰兆騏允謙者長各授之室已而兆騏生二男子次名獻徵節婦嗣立爲己子節婦自有序歿未嘗一嬉笑至是日獨笑曰今始得報夫子於地下也獻徵郡諸生

張氏丹徒人孫誌妻孝子尚魁母也居平昌鄉孕尚魁甫三月誌逝家苦貧張矢節凜凜不可奪撫孤尚魁以十指兼教養終身屏膏沐顏色憔悴未嘗啓口而笑也守節四十年年七十卒

金氏武進人丹陽賀奕昭妻年二十五而寡以十指給薪水日得米可一升以膳其姑自碎菽麥餽餽以食生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二子年十餘始就外傳有以經史相詰者二子輒能舉其首尾師驚問何以致是則皆金居平所授也疾革時謂二子曰而母不少矣寧用過悲但願汝曹成一名儒則大孝耳

袁氏丹徒人王言妻也生子未彌月言卒時有強族欲奪其志袁避居園中守節五十餘年壽八十四迄今猶相傳其居爲王寡婦園云崇禎間巡按御史王某疏聞旌表

荆氏女名觀丹陽人荆熹女而賀賓仲之出也觀少巧惠賓仲母華絕愛憐之遂長賀氏凡絲織文綉不學而

能華奉佛觀亦好佛賓仲讀書觀亦嗜讀書一日讀白樂天廬山草堂喟然而歎願蚤依佛力盡此報身不復作兒女子刺促閨中華以爲不祥趨而掩其口燐瘞疾於毘陵觀從華往省視病稍間歸信宿而燐之計至觀蓬垢奔哭時方沍寒涕號慙塞與風雪交咽頓踊於輿中比至伏屍哭極哀已而哭聲下隊奔抑喉吭間群呼之不應就視之形神離矣觀死時年十五萬曆丙辰之二月也觀死賓仲哭之慟曰燐有女而我無甥聞者悲之賓仲名懋光任光祿署正燐官五城兵馬指揮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列女

王氏金壇人馮福謙妻太平縣令王存理女戶部馮體乾子婦也年十七歸福謙夫歿無子可撫絕水漿求死或言待汝夫弟生子嗣汝耳何以死爲時夫弟熙方四歲忍死以待舉子一飛果嗣焉撫子恩義兼至一飛長以孝聞崇禎十年巡按御史旌其門

孫氏金壇人袁文燧妻也年十六生一子夫病請以身代卒不起家甚貧紡績縫紉易升斗以養舅姑撫孤成立崇禎八年年七十三巡按御史旌其門

張氏金壇人兗州知府鄧藩錫妾崇禎十五年兗州城陷藩錫死之張攜幼子入井死

施氏年二十二歸宗有恒生子廷章甫三月有恒早亡家甚貧施日紡績奉孀姑有恒有弟婦亦以失所天就養在室筑筑三寡門戶衰落施氏抱三月孤備極茶瘁俯仰咸賴焉守節六十一載年八十六卒有司數旌之子廷章年踰六十老矣歲時薦其母生前所嗜食尚哀哀孺子慕不輟也

胡氏丹陽太學生荆泰明妻泰明磊落有大志膂力絕人任俠好騎射務爲家舉家稍稍落負責累千金驟發病卒數月子其恂始生胡氏引血自奮外禦強橫內撫其孤兒經營操作多男子所不及者其恂既受室爲諸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生則出所蓄積盡復故產業倍增益焉積勤勞五十餘年年八十壽終

周氏揚州人丹陽賀懋照妾也崇禎時懋照任唐府長史妻姜氏淑慎習靜不欲從行聘周氏代行既懋照直諫忤藩主牽連下請室以歿周氏時年甫二十餘事姜純謹或諷以年少子穉又非適配義可無守卽大慟曰無論先君不可忘其能捨夫人去乎居十年姜歿哀毀如女又四十年年七十言笑不苟媼戚雖幼穉者請見皆不許見孫曾必起立致敬焉維揚士女多習華綺取柔媚自憐周獨自靜守禮甘貧約以苦節自持



丁氏丹陽人諸生王懋俊妻二十四而寡飲水茹藥者三十六年巡鹽御史以有裨世教特獎其門

鄒氏丹陽人周宏昭妻年二十七夫死以苦節著

錢氏丹陽人諸生王駱芳妻蚤寡每哭其夫則嘔血幾絕顧視二幼子又慨然操作恭靜端淑鄉黨推為女宗

戴氏丹徒人平昌鄉孫有瑞妻孝子子鯨母也生子鯨甫逾歲有瑞病卒戴年未三十家極貧舅姑俱歿其父

以貧故勸令改適言甫脫口節婦大呼號捉刀斷髮刺面父大驚而去節婦自是誓死不歸寧守節五十餘年

年八十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王氏丹徒人李芳新妻也歸芳新甫七月芳新亡無子

族人強之改適王悲憤毀容值有司過其門遂鳴之官

以死自誓若節五十二年有司奏聞請旌

戴氏丹徒人查爾榮妻諸生戴世立姊也乙酉避亂塌

山值亂兵劫掠夫婦失散爾榮踪跡竟日不可得抵暮

於塘中得戴屍血痕淋漓身受數十創昇歸途遇所

失婢知戴被兵掠馬上過一塘忽投地取石擊頭面躍

入塘中兵怒引弓亂射之得死

錢氏丹徒人張縉妻也少敏慧適縉數載艱於子甲申

冬孕婢亦孕乙酉五月縉攜之避兵城西山中山中男

婦多被掠縉夜同妻婢走山深處風雨昏黑達旦僅走

五里至分流岡兵突至迫錢及婢以行令縉牽一犢錢

泣欲死縉慰之令勿死以孕為念錢曰君得生安慮無

婦有婦安慮不吾荷辱君又何取於此孕為遂偕婢

赴水死同錢死者有其嫂萬氏

賀氏金壇人于珣妻諸生鑄錄母順治乙酉湖寇掠金

壇城城中悉驚避令胡延年以劉良佐三千騎勦之賀

偕錄妻荆氏泊陸家莊馬口渡兵入其舟同躍水死七

日始得殞顏色如生

王氏金壇人諸生虞聲先妻也乙酉年二十避亂邑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之周公橋有強卒欲劫之行大罵不屈投於河卒怒以

利刃剔其腹中兒以死

史氏金壇人宜興諸生毛重泰妻孝廉培元女也幼聰

敏能詩文善事父母乙酉避兵太湖史不願往重泰強

之泣辭母曰吾極知此行不利但為婦以從夫為義設

有不測自保其節而已以利刃自隨及遇兵隣舟婦女

皆被掠將及舟持刃抱幼子赴水衣浮水面健卒釣之

自揮刃斷衣沒水死

張氏金壇人孫廣妻也繼姑悍謹事之乙酉劉良佐率

兵穢湖寇於北城已而騎卒四出張避林叢中軍士先

得其母索鏹無有將殺之張奔救願以身代卒縛之馬上去張曰束縛甚苦楚吾往耳惟勿繫也卒解其縛至中途經危橋從馬上躍入水三躍而死死猶立水中時年二十九

王氏金壇人江陰訓導馮厚敦妻也城陷厚敦死之王投水死

吳氏丹徒人顧世賞妻也歸世賞甫六載天啓癸亥世賞病亟頻涕視吳歎息是時吳年二十有五泣謂世賞曰我必不負夫子青天皎日實鑒此盟世賞卒兄世阜子紹弼嗣焉紹弼長爲娶婦程氏三載紹弼又病卒遺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吳

孤孫希曾歲乙酉吳孀婦與孫避亂城西石坑尋聞兵且掠至石坑界夜起投石坑水死初有以貧故諷吳改節者吳毅然曰青天皎日已盟之矣至是果不食言

李氏丹徒人諸生顧驊妻即吳氏諸子婦也居常事吳惟謹等於姑每相與談古今節烈事娓娓弗倦乙酉夏五月同避亂城西之石坑頃之兵且至遂同吳投石坑

水死兩屍糾結一處其貞魂相追隨也死年二十有五馮氏金壇人馮厚敦女適丹陽諸生姜夢熊性至孝父司教江陰城陷死之女聞涕泣不食自經死

十氏丹陽人荆濂妻也濂父大澈乙酉閩兵夜襲之死

于聞變謂夫濂曰請先殺妾濂不忍于怒曰君不自殺欲畱爲亂兵汚耶濂慟哭殺之

趙氏諸生王世春妻也乙酉江南大亂土寇四起世春父年八十不能遠出躬自侍養於家令其妻借妾尤氏避城南山莊一日寇至見尤美欲掠之去以隣村多富室意先掠金帛乃去趙謂尤曰我輩不可爲所辱幸寇暫去得緩須臾決復至必爲所掠矣遂與尤携手躍入池中僕婦趨援之尤已歿而趙得甦叱僕婦曰彼已歿我若偷生何面目見而主乎復躍入池中歿亂定世春合葬二烈婦於九華山之原

陳氏丹徒鎮胡觀龍婦也年二十餘夫歿隣里以其年少勸之改節胡正色答之然勸者益多胡慮終不能遂志一日告翁姑曰翁姑無養孰婦在反重爲翁姑憂不

如從夫地下也翁姑亦不爲意迨夜姑聞其室有聲頗怪之將旦起視見戶外橫設一几急呼之不應排戶入自縊歿矣其設几蓋爲夫位而告之也一時哀之

史氏溧陽人丹陽賀向峻妻向峻有名諸生間年少負氣節乙酉遇亂歿史氏年二十提一歲子理昭誓歿

守節理昭長督課至嚴不以一子故事姑息願論之曰第續書紹家學功名非兒事也史氏中年癯然如衰老

家貧操作彌苦宗黨欲上其事於有司大慟曰我何忍以節顯哉聞者絕憐之

國朝

王氏丹徒人夏九卿妻也父某以明經貢太學家範雍肅王年十八歸夏躬井日相夫恪事舅姑動合禮則居八年九卿病家以漸落王捐粧奩弗給繼以女紅辦藥食夜待旦親侍歷二載靡一刻間九卿卒生子尺儀甫三歲舅姑見婦少孫孤子已早歿屢勸欲絕王強起掩涕手提襁中孤告舅姑曰兒公有兒婦孫雖在孩提成立可待也玷夫辱子夙不忍為尋舅姑相繼病卒王教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七

其子砥行義卓然克自表著於世生孫沅更教之勤讀書日出就外傳暮篝燈督課誦丁未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王性淑惠嫻禮教自年十八歸夏奉其父訓事夫事舅姑兩世疾病喪葬經費以十指供之咸秩秩中矩法心與力交瘁為夏黽勉茶苦支先後四世歷六十六載而孀居五十有六年親見其孫得備位侍從之官上邀恩誥封其子如孫官郡士民上其事有司轉白臺使者得請旌年八十四卒

夏氏丹徒人節婦王氏女孫封翰林院編修夏民儀女也適同里張祖恒以勤儉相其夫順治己亥夏寇犯鎮

江夏開亂即義不受辱凜凜以死誓城陷賊逼夏大罵不從被傷數刃赴火死大母王守節五十六年故其從兒時聞大母誦說節義事甚詳一旦遇變亂遂能義不顧身以上不媿大母死年二十一歲

程氏丹徒人吳氏婦顧紹弼妻也年十七歸紹弼十九紹弼病卒程奉孀姑撫孤希曾子夜機杼一燈熒熒每與姑撫希曾頂相向泣乙酉姑既以亂死石坑水節婦以孤幼不得相從死追念慟悼終其身不葷食不帛日諄諄教希曾曰藐孤毋忘機杼未亡人毋忘石坑水也於是坎塲窮子凜然誓大義踵接姑吳氏後稱世節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七

列女

迄今四十餘年康熙壬子奉提學僉事簡上旌表  
巫氏金壇人楊永美妻年二十九夫死生二子僅逾歲家貧甘紡績撫二孤成人順治十六年巡按御史允候題旌

王氏女金壇人諸生王彥瀕女許配同里于其浩未嫁其浩卒時年十六過于成服育其夫兄子為後張戶部明弼為之傳一時文人多歌詠其事

盧氏丹徒人白沙周大順妻也年十九大順死遺孤未週歲盧截髮自誓不施膏沐孝舅姑嘗割股以瘳舅疾苦節凡四十餘年年六十六郡邑上其節孝狀於巡按

御史秦世禎以聞奉旌表建石坊於宅東祠前

周氏丹陽人葛守益妻年二十六而寡誓不更適日織  
緝以教其子康熙二年巡撫都御史韓世琦特獎其門  
子柱明以孝行舉鄉飲介賓

湯氏丹陽人賀明述妻也年二十八而寡事姑以孝聞  
姑死無子勵節愈苦歷三十六年康熙十二年巡撫都  
御史特旌其門

顏氏丹徒人諸生卞宸俞妻舉人士宏母也順治己亥  
夏寇陷鎮江城宸俞與子士宏日憂甚謀徙避之未遂  
顏迺獨慰之曰此中固有天數居一月寇敗遁去肆焚

掠火瀾漫城中外兵刃閃鑠男女呼號顏獨戒閤戶毋  
出傾之亂兵且排戶入顏時以疾卧忽躍起竟奔陞井  
宸俞與子士宏及幼子士強各倉皇亦相繼陞井賊去

盡家人搜掖出宸俞及二子皆得生而顏已死時軍弁  
括民財物入其室見之亦噴噴驚歎為烈婦宸俞工文  
藝授生徒經早夜讀書不喜治家人生產顏節儉更以

女紅助之閒居嘗語士宏曰爾能嗣若父志勤苦我復  
何虞雖環堵屢空固愉愉相和樂也至是從容以義死

越十年己酉子士宏舉於鄉

史氏金壇人諸生虞魁東妻相夫力學為春秋名家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无

列女

合三代同 共試輒高等早卒年三十矢志不二事姑盡

孝有子四人長十餘歲季二歲史苦節課督垂六十年  
二子並為諸生有聲叔子壽尤以明經高第為時所推  
云康熙丁未年九十卒

湯氏金壇人譚之彥妻湯宗元女也之彥素封不事家  
人生產三十無子為夫置妾厚待之歡若同生夫歿家  
殖中落人以守節為湯難湯曰吾猶記吾姊年十七歸

李二年夫死尚能撫一歲兒成立苦節五十年而終豈  
吾中年尚有他志耶刻苦守志三十餘年康熙丁未年  
八十七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列女  
賀氏丹陽人諸生王明鈺妻年二十八而寡無子守節  
巡撫都御史韓世琦特獎其門

丁氏丹徒人尹應經妻年十九應經歿子秉赤方襁褓  
丁誓志不二自守凜然苦志撫秉赤成立屢奉旌獎年  
五十一卒

王氏金壇人舉人史培元妻兵部主事懋錡女培元早  
卒家落王孝事舅姑嚴課四子俱為諸生仲鑑宗辛卯  
卒人年七十能預知卒期作書遺後乃瞑

于氏女金壇人于玉瑞女許嫁丹陽姜志來早卒女年  
甫十九矢節建勇貞庵祝髮奉佛終身蔬食縞衣泊如

也工科給事中李宗孔爲之傳

王氏丹徒人汪永昌妻明天啓中永昌賈於越死錢塘江渚是時王年二十五家貧甚上有孀姑遺孤方在抱供甘旨勤鞠育無不取辦於十指間苦志四十餘年如一日里人上其事守令達諸巡撫都御史得旌獎康熙八年卒年七十有五

顧氏丹徒人諸生徐行弟妻也行弟少工制舉業與顧相敬愛行弟疾且革持顧曰若奈何顧曰微孀姑卽當從君地下勉爲君奉事慈親忍有他意乎行弟歿顧年甫二十二無子女煢焉子身仰奉孀姑撫其姪兼生爲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已子行弟初受知邑令石確及歿石聞其妻自誓以節爲旌其門曰栢舟誓効至是守節四十餘年

何 丹徒人知湖州府何金城女諸生張與可妻也幼讀書輒多通曉父謫官病外署早夜侍藥食不懈私念古人有以刲股療親病乃禱於天刲股飪爲糜以進而父疾篤不及食以卒更哀毀廢食日就羸弱已而歸與可未二載竟以刲股時膺父喪過哀毀至是病莫支年二十卒

曹氏金壇人故明吏部郎王重妻重以法死曹吞金不死立判爲末食之死

戴氏丹徒人辛希夔妻年二十九希夔歿家貧戴誓死守節盡婦道姑王疾篤盡典衣飾資醫藥溽暑尚衣敗絮姑歿哀毀幾隕見者無不感動撫子三人身兼教養三子俱克成立長子鳴珮官守備戴年五十三卒

王氏丹徒人李自芳妻幼適自芳家貧甚事紡績以奉菽水舅姑久病晝夜祈禱衣不解帶歷寒暑無間自芳歿王年甫二十九凜然以節自矢苦經百折撫一子成立鄉閭共欽其節

張氏丹陽人諸生湯三重妻方伯日昭子婦三重卒張年二十五持家政訓幼子動有禮法年六十餘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列女  
賀氏名靜媛丹陽人諸生荆瀾妻幼穎異喜讀書瀾卒賀年二十四哭夫自言一日忽夢瀾謂曰能事吾母則吾死不恨以藥丸令吞之覺而目愈事姑盡孝姑卒自爲文禱於神祈速死與夫黃泉相見也聞者哀之  
李氏丹陽人陳懋勳妻年二十九守節禮部尚書王崇簡上其事 詔建節壽坊

吳氏名珏丹陽人鄒壽妻壽卒吳年十九哭之慟欲死又念姑在奈何不爲亡者償菽水之願立夫兄子爲後刺繡養姑歲饑自屑麥作粥糞米置粥中爲飯奉姑一邑稱其節孝工畫山水師董巨人物花鳥尤工

朱氏丹徒人進士范紹淳妻紹淳以法死朱繫獄服水  
腦又飲鹵汁死

范氏丹徒人舉人徐開妻開任來安學教諭以法死范  
服金屑飲鹵汁死

沈氏丹徒人舉人孫繼先妻繼先以法死沈時居金壇  
自縊死

魏氏揚州府人丹徒舉人盛士熊妻士熊以法死魏自  
縊死

王氏丹徒人諸生史廷謨妻廷謨以法死王氏倒墜入  
井以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列女

何氏丹徒人諸生尤元豹妻元豹繫獄日何先自縊不  
得死繼墜井為家人掖出執赴獄遂死於獄門外

余氏丹徒人諸生王汲妻汲以法死余自縊死

吳氏丹徒人諸生周統妻統以法死吳服金末死  
高氏丹徒人諸生周璉妻璉以法死高解赴北至儀真  
舟中飲藥死

吳氏丹徒人諸生呂太和妻太和以法死吳自縊死  
某氏郡民沈鸞妻鸞以法死某氏自縊死

吳氏丹徒人適丹陽諸生睦道顯二十五守節巡撫  
獎其門

李氏丹徒人歸莊日盛僅三月日盛天歿李年一十九  
生遺腹子以裕躬勤紡績以母兼師家無四壁有諷之  
他適者曰吾歸莊氏知汝莊氏耳甘心窮困矢志無他  
苦節五十四年壽七十三卒奉

旨建坊旌表曰霜鬪師表之門

孫氏諸生張翥妻博羅令孫應宗女也先是應宗有姊  
適韓宏典未三十孀居歷盡荼苦以撫兩孤孫心慕之  
曰凡為人婦當如是也歲已亥海寇犯京口翥挈家避

城南孫心計為人婦遇變當歿及中途遇寇孫遂抱幼  
子赴水隨從水中大呼侍婢蘭花曰亟為我抱此子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汝主付之言已復躍入水深處歿

韓氏醫生何金根妻也金根性躁易怒韓順受不與抗  
金根早亡韓年二十三遺孤方三歲矢志守節有勸之  
他適者變色起更不與語撫孤已娶婦生孫矣乃相繼

天亡僕婢亦喪盡賴伯氏郵養之妻寂孤子守節歷四  
十六年

王氏辰州通判王申女也年及笄歸高邦祚未五載邦  
祚夭歿一子松在襁褓遺娠復生極親乳哺之矢節撫

二子事後姑盡孝又事其長姪有禮人皆賢之卒年四  
十有六苦節二十四載松為郡庠生

趙氏姜廷貴妻也順治己亥夏海寇犯境遇趙逼之趙大罵賊遂自溺運河之猪婆灘以死廷貴感其節烈終身不再娶

張氏丹陽人諸生陳體新妻體新早夭遺子惠迪張氏以教以養及長亦為諸生又天婦哇氏奉孤守志備極孝養姑夙舉喪葬如禮繼嗣子撫幼女一切大事下及織屑皆一身肩之嚴整端肅家人惕惕奉法度惟謹宗黨稱女中傑焉

姜氏賀陞妻年二十八而寡諸子方幼家貧依父母以居深自歛匿家人罕睹之者十餘年膏沐不施子健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五

婦始一理髮鍵為諸生尚氣節姜氏督課極嚴有小過跪受責如嬰兒處妯娌子婦間嚴謹有家法

徐氏水志龍妻志龍游人祖父居丹陽避疾徐氏謂獲謹履閱月不倦及卒徐氏矢志同歿勺水不入口關

數日父吉先勸之徐氏曰兒年二十三未舉子家貧舅姑老勢難守節兒水志龍婦也將更事人耶父持之泣

舅姑亦環向泣恐傷尊人心強進食閱三月志龍葬投身墳中欲抱夫柩以殉不得歸而志益堅徐氏有小

姑先寡翁令與徐共起臥密防之又閱兩月聞媒灼為小姑議婚泣告父曰是不入耳之言不久污及兒矣不

夙矣待父日人各有志兒弗疑又閱月哭泣漸輟防稍稍懈會修佛事家人羣治具徐氏已投環夙警珮衣履裝束端然距夫夙凡六月衣未嘗解帶父至語其舅曰兒蓄志久果以節著其事畢矣翁無傷

張氏丹徒內閣侍郎張九徵女歸官廕生徐各貽名貽讀書太學翁憚仕宦在任張奉姑李夫人居以婦代子侍養唯謹已而各貽早卒張年二十有八辛勤守節姑僅一子慮傷其心雖慟其夫極悲楚一見姑即拭涕強慰解姑病祈天自代復割股療之四方傳誦焉

莊氏丹徒人年十九歸呂南呂未一月翁廷命病醫藥罔效婦割股作糜以救之血流漬漬遍體而顏色不少

改旬日即平復如故人謂孝感云

蔣氏丹徒張希武妻歸希武甫二年十九夫亾子方在孕舅姑憐其少欲遣之嫁蔣泣血矢志事舅姑以孝

謹稱苦節踰四十年遺腹子琦入太學始一霽顏曰可以報夫子泉下矣鄉里交口頌之無間言

于氏金壇人性至孝母病割左股為糜以進母愈及笄歸丹陽荆世祥姑孫氏病復割右股為糜以進姑亦愈

當割股時戒婢妾無使聞于姑恐病者心傷更加疾也茹素三十二載為姑延壽年五十一卒

蔡氏丹陽人周應奎妻年二十一歲夫亾日夜悲號摧毀骨立時二子從政從憲俱幼撫之成立居孀六十載足跡未嘗踰閫外壽八十一卒

顧氏池州教授顧言女也適李康國康國天亾顧年一十九有遺腹三月矢志守貞生子本荼苦鞠育補邑學生

夏氏陳太初妻也歸太初六載太初病劇泣謂夏曰自汝為吾家婦備歷艱苦吾不稱為夫甚矣又無子吾歿後汝當善擇所歸陳歛容對曰醫者言君當愈脫有不幸妾將有以自處不煩君慮也未幾太初歿陳盡醫所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有以葬其夫葬畢即日閉戶沐浴自縊歿

張氏諸生程復生妻復生以法歿張自縊以有遺孕姑救之不得歿延至京不食歿

道氏史今范妻今范以法歿道氏自縊溺水不得歿解至揚州服金屑歿

吳氏諸生趙璧珂妻也年未三十乙酉以亂避地出壁珂病歿于鴻寶甫七齡吳扶柩歸遇賊劫乃牽挽弱女釋于赴水水淺得不死抵家營葬事竭力奉翁姑甘旨歷八載相繼居翁姑喪俱盡禮女趙氏年十七歸盛大彥明年大彥亾生一子先殤趙茹素矢節奉姑盡孝養

諸生後先遞上其母女節行於有司

吳氏諸生余有進側室也年十六歸有進歷七載生一女有進歿兵火流離提携弱女避匿而家遂日貧與嫡何同心苦節三十餘年依女以居年五十六卒

尹氏王士宏妻士宏嘗燈下讀書闕歸有光所著歸烈婦傳為擊節三嘆尹詢之士宏語以故尹毅然曰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聞五載士宏卒尹無子請于族人為夫立後乃告於夫柩前曰君有子矣入夜自縊歿人以為真不愧歸烈婦云

吳氏張九一妻九一病卒吳年二十七無子上無翁姑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無伯叔並無可嗣立者止一女依第以居極貧以縫紉自活有勸之改節者曰忍饑寒節易忍恥變節難我不知再適時何處安放面孔苦節三十餘年以卒

楊氏茅士進妻有賢姊適管九敏在室時互以貞淑相勉歸士進未十年士進卒楊求自盡者三其姊歷引古賢媛能教子者相勗撫二孤之鍾之錦之鍾郡諸生

耿氏諸生程大心妻年二十有六大心病卒子夢騶方五歲有不利於孺子者耿曲為防衛家貧出就外傳百計以保無恙心血幾竭夢騶卒補諸生

管氏丹徒諸生張懋勳妻也懋勳歿時管年甫二十三



遺孤在抱族謀奪其財百計構害孤管內秉堅貞外濟以柔順百計保全得至成立待諸姪無異已子生平莊慎不輕言笑諸生上其事郡太守甚褒獎之

蔣氏丹陽人庠生何廷樞妻年二十五而寡苦節操持撫二子泰然儼然成立家漸起歷今七十有六猶操作不怠巡撫韓旌其門

邱氏丹陽楊志堅妻年二十二志堅歿絕粒誓歿已乃奮曰吾幸有子歿非吾事也時子申錫甫三歲稍長口授孝經論語諸書及爲諸生尤加嚴督嘗夜飲歸遲命跪牀下母寐熟達旦不敢起閨門之內肅如嚴君苦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五  
三十年五十七卒

陳氏丹陽黃延禧妻結褵甫三歲而孀遺腹生女家故饒舅姑憐其少意必中更也僅給糶食費無所分陳獨甘之糶斃十餘年女又歿乃坐臥小樓焚修自儆日對其夫遺像每飲食必先祭如生存然延禧兄生次子喜曰此吾夫在天之靈默佑得之者請于伯告廟立嗣撫之成立愛養一如所生孝舅姑和妯娌內外一無間言云

趙氏揚州瓜渚人年十四適丹徒余有德早夜勤女工奉姑弗少怠家居月觀下端潔美好閑處小室中足不

踰關有德嗜酒嘗與營丁宴游有出征歸者過有德家值有德母子俱外出突入見趙輒恃強逼犯急奔廚取刀自刎始回趙已歿營丁逸去呼比隣哭訴之訟之兵官顧護其出征功不論抵僅鞭責營丁有德卒不能白婦冤可恨也烈婦既歿身臥地手執刀指爪甲深陷掌內堅不可剖血流滿體越數日爲拭淨入棺面色猶如生年二十四邑諸生數十人公設祭葬之城南釜鼎山側臨大河之濱

謝氏揚州興化人避水患從夫龔行携女小字巧者移居丹徒甯關口河下業屑豆爲生是時城中外分屯卒盈萬民間無賴少年糾合嬉游憑藉放息錢網利江寧

人田五竄身行伍亦僥肆南城外與行居相望謝暨女姿數數恣戲詭謝嚴拒避之更匿其女一日行偶出田偕諸少年飲酒醉逼犯之謝未及避去大怒高發聲號呼田亦怒仆謝地跨其身拳毆之女急出救田乃起持女手戲女奮力脫走取械擊田比隣來交解田竟揚揚去有何三者久與田黨索白金二兩爲田主畫令樊某作龔行負息錢券羣過行索負恣怒毆愈甚謝與夫行仰天號呼至出血鄰並怵其威無敢一言直行者乃訴之官官弗辨券僞竟答行令償田負且救來日繫謝

同候質行歸語謝語未畢隸急擁之去謝既自恨故家子女橫受侮辱更慟夫無罪被笞念非捐身灰田惡狀不彰寃亦不能白於是篝燈持女哭女慷慨願從母灰母女哭竟夜乃以赤帶繫女臂連袂投河以灰母年三十四女甫十七謝又有身一時實殞三命隸猶責行匿妻弗出也隣述其狀行急沿河大號聲一發雙尸湧水中立行復訴之官始得並逮繫田何是時戊午之夏尸踰五日力歛無繼微穢氣士大夫爲文日往奠大河上下相往來者紛紛率維舟拜奠弗絕挽詩歌粘河上屋壁累千章巡撫都御史檄有司律田罪當斬疏聞給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罕

建坊如例先是丙辰歲邑諸生葬烈婦趙鼓吹導送過謝尸謝爲流涕向女贊羨不已至是寃白諸生又以禮葬共母女釜鼎山側與趙墓並列而樹坊表于墓前汪氏廣國女許配太學生程道翼程汪皆休寧人占藉丹徒道翼病卒女哀毀絕粒父母設百端慰之從容進曰父母必欲兒食當從兒所請先請爲比邱尼未之許又請歸程守制父母心難之然不忍再拒也姑許之始肯進薄粥一盂久之審知父母意本不之許聊甘言慰之耳至三月十二夜遂自經灰先是其父母防之甚令諸妾及侍婢環伺之未灰前數日日所進薄粥反視前

少加哭泣亦漸止父母方且私自喜遂以未及防得灰之夕疾風暴雨雷電交作烈女同寢榻者有女弟二人俟睡熟中夜方起凝妝儼然周身簪珥裳服皆程聘物也灰後足尚履地兩手端拱顏色一如生時程生之母至撫之慟哭雙目瞑復開良久曰汝姑在此汝目可瞑也手捫之方瞑居平嚴重端慎每聞節義事則稱羨不已引義堅決蓋自其性然也遠近士大夫爲詩歌傳之巡撫慕疏聞奉

旨建坊旌表

田氏丹徒凌自達妻歸凌甫二載年十九夫早卒遺腹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罕

生子泓苦節三十三年有勸其改適者輒日夜啼號惟願隨夫於地下乃截髮茹素至五十二歲而卒康熙二十一年奉

旨旌表

丁氏丹陽人舉人荆子周妻子周字希旦負才早世丁氏年二十七妾子承範甫生哭撫之曰此吾夫一綫寧以非我出爲嫌哉立雜髮自誓歷二十七年辛勤教育卽破產勿惜慈愛彌加雖怨家亦敬憚焉先是子周待選銓曹灰十五年授嘉定學博丁率其子瀝酒告墓一慟幾絕聞者悲之

劉氏故民周像妻耆老守福母康熙二十二年登百歲  
耳目聰察如常猶捺井臼率子婦以下力作隣里公舉  
言劉氏夫歿時家甚窘今孫曾衣食周給皆劉勤苦所  
成真人瑞云邑令上其事侯督撫題旌

束氏丹陽賀廷寶妻廷寶家中落年十七于歸甫一年  
姑凶殞殮如禮嫁時裝畧盡事太姑至孝又五年廷寶  
凶束氏手提兩孤泣血矢志蚤作夜思經畫井井積三  
十年業大振二子既析箸長子諸生錫祉夫婦又凶三  
孫皆幼更撫遺孤二十年以子身歷五世垂五十餘年  
深謙遠慮具丈夫榮宗族無少長皆愛敬焉年七十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聖

得微疾端袂誦佛號而卒  
鄒氏丹陽周冕妻年二十六夫凶子方在孕或勸更適  
鄒指自誓閱數月遺腹子京生慨然曰子生夫子不  
歿矣以托諸伯氏諸生鼎鼎撫孤甚有恩鄰更辛勤教  
育操作維勤歷四十三年壽六十有九京入太學事母  
以孝聞歷經撫院旌表

馬氏丹陽諸生丁煥妻年二十八夫凶事姑教子備極  
艱辛或謂若何自苦馬氏曰未凶人所以不辭勞瘁者  
冀藐孤成立且令泉下知吾心耳無何子聖時又凶婦  
湯氏年甫二十二無子刺臂血爲誓奉姑守志兩人相

依爲命繼從子錫爲夫後慈愛逾已生姑婦並以孝著  
人稱一門雙節孝云初馬氏遘危疾恍惚見舅姑與夫  
哭叩神前乞益以壽筭疾遂愈後家人失火湯氏守夫  
柩大慟願以身殉取衣絮沾水覆柩上忽風迴火滅蒼  
血誠所感云

邵氏儲天澤妻王氏儲天澤妻俱金壇人值寇兵犯其  
村妯娌並避湖濱時年俱未及三十遇寇逼痛哭大罵  
以刃加頸復逼之同赴水歿時稱雙節  
呂氏金壇貢生莊天澤妻性至孝姑患癱以口吮之不  
懈夜夢神語云汝姑筭將終上帝感汝誠孝特與延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聖

載後癱果漸瘳明年以他疾終哀毀盡禮尤好施與里  
有韓某逋官稅鬻子於旗丁以償呂傾囊給之令贖還  
年五十一卒其族左春坊莊罔生爲之傳  
楊氏金壇人李枝奇妻枝奇卒時楊年二十六閉門緝  
織足不出戶訓其遺腹子成立苦節如一日年六十三  
卒

劉氏丹徒人何金鑑妻金鑑歿劉守節以十指勤女紅  
撫二穉子成立諸生上其事督學道趙旌之曰鐵峯齊  
峙  
莊氏金壇人李佑妻年二十二佑卒子宗弼方五歲矢

志守貞言笑不苟親操井臼族戚罕識其面年五十六卒

秦氏丹徒人王應泰妻應泰早亡秦氏年少生子耀先方在孩提時矢志撫之成立事上接下自甘荼苦而動必中禮家道克振起守節將六十年孫啓芳由邑庠生入為國學生里中上其事甚悉

張氏丹徒馮世第妻世第歿張氏撫二孤甚茶苦矢志守節閭里多稱誦之

趙氏丹徒人儒家女年十五適王炯理克盡婦道事孀姑以孝著里中姑亡炯理時亦臥病歲更值饑疫趙氏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閩 出簪珥兼為稱貸殮葬成禮從夫遠走衡陽順治乙酉

夫客歿遺孤子一女一聞關數千里流離兵戈間扶柩歸又且竭力以成祭葬家貧早夜勤女紅矢歿守節自

二十五歲早寡歷三十六載飲水泣血撫其孤克成家業族里并兩學諸生上其事有司為請於

朝得奉旌表 顧氏丹陽人邑庠生顧兆蓮之女孝子朱祚元之妻也

孝子殉父歿顧氏方二十一歲遺孤迪慶生未彌月矢志守節四十餘年迪慶今為郡庠生請於太守嘉其節

題其里門曰節孝可旌

丁氏名文彬父大成鎮江丹徒人寄居常州之江陰文彬幼聰慧未嘗讀書其兄子自外塾歸間以句讀相解

說即識字曉大義癸亥年一十九以十月許字丹徒徐祇先數日祇先以痧症天歿文彬聞訃呼號死復甦者

再手製麻衣擬赴夫家誓以死殉父母苦相勸阻文彬勺水不入口晝夜慟哭聞者哀之至二十夜乘家人睡

孰自縊死懷中有數紙詞意俱同皆誓從地下等語別一紙字重疊顛倒不可讀細推之有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之句徐氏請與祇先合葬丹徒士大夫奇之歌詠其事陳之有司將以聞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閩 朝 唐氏毛一駒妻丹徒人夫負才而死年二十九家貧矢

節紡績度日教二子皆成立七十八歲故郡縣表宅紳士誦詩成帙將軍蔡序而傳之康熙四十二年奉 詔

闡揚節孝江南學院張以氏偕子鯤節孝齊芳見旌 溧陽縣

貞女 貞義女黃山里史氏吳王僚五年伍子胥奔吳乞食溧陽值女擊綿瀨上管中有飯子胥懇而乞餐飯之子

胥曰掩子壺漿毋令其露蓋是時固城平陵屬楚也

溧陽縣

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理義妾不忍也子行矣遂自沉於瀨後員以吳兵克楚還過溧陽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按戰國策范雎食於吳市考古昭關在和州合山縣地名小峴口春秋舒六皆楚地合山距舒城不遠乃吳楚接壤處過江到溧水路徑甚明而溧陽溧水原屬一邑唐李太白深陽貞義女碑姓氏里居確鑿可據無疑

史義姑父濰幼許字宜與邵一龍年十六而邵夭義姑衰經奔之父母有難色姑乃涅面為中心不改四字歸於邵事姑嫜甚謹又能以孝感令其父無子而有子父母死姑撫幼弟至成人年六十卒萬曆五年旌表其門初姑七歲時父訓以列女傳語及貞女事卒問曰箇中飯可無與否父不答然以是知其有志從弟史繼志為之傳

周貞女幼字彭允驥驥殤周哭之哀告其母曰兒生死彭婦也昨夢亡父以白骨釵令兒戴往彭氏為婦父命之矣隨母徒步至夫家將廬於墓彭族難之女曰婦豈為三年喪來哉乃構室奉木主坐臥於中者十六年哭泣久之目喪明死之前二日兩目忽有光炯炯如火星自臥榻射空中化為白氣翔騰而上云

羅貞女幼字周有瀨瀨亡羅聞訃慟哭誓不改字有逼之者乃涅面作不改二夫四字往周屬志終身有司以聞旌曰貞女又狄氏女字周顯儒周亡不改字年五十卒事同

楊孝貞姑年十五父億死明年母亦死有弟珩璣幼弱相依姑乃矢不字人刺守貞二字以示志撫弟成立弟亦事之如母終身不嫁年七十八卒嘉靖間知縣湯虺以聞歲給粟帛

唐氏女幼字蔣文粹粹於萬厯間以他事遣戍女義不更適時方十七後文粹赦還始歸年五十二矣

強氏女幼字陳鋼鋼患惡疾女隨母往視之知不起泣留侍湯藥鋼死女哀泣矢偕亡勸之立嗣全節年九十五卒

不適人及等求婚者甚眾氏堅拒父命未幾梁卿亦卒氏遂抵漂歸宋門奉孀姑張執婦道唯謹歲頻荒饔飧不給族人憫其窮而輸膳之每食必先奉姑自甘淡泊而志彌堅節彌勁也知縣裴署縣事遲皆嘉其貞旌之年六十二卒

羅氏鄭廉士聘妻年十六夫病危接待湯藥大踰月卒氏矢節靡他事孀姑歷歉歲艱苦畢嘗五十年不出閨戶雍正年間卒知縣吳學濂於乾隆四年詳憲具題候旌

呂氏幼許字馬之章年十八章死歸馬守貞知縣再何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吳 並旌

陳氏幼許字馬載珂年十九珂死守貞而死狄氏期服女許字周顯儒死歸周守志

馮氏金壇工部郎中漢輝女許字邑人陳珍年二十一未婚珍死氏吞金環父母成其志歸陳絕粒求殉大父嘉猷初從塞上還解慰強食邑宰高廷獻旌以梁貞楚節現年四十一歲

狄氏士昇女許字蔣上和未婚蔣死有孀婚者引刀自刺幾死獨居一小樓針指自給五十五歲卒於狄王明姑正全女許字金壇李忠忠遊學不歸兄欲奪其

志明姑扇戶絕粒以救甦乃不食兄粟紡績終身壽八十有一漂陽金壇兩縣俱旌

周氏狄鎮沈妻貞生以寧女素知大義年十八鎮沈病篤氏聞請于父母歸狄奉湯藥憂勞倍至未浹月夫亡哀毀呼號矢心從一奉養翁姑針指不給鬻及產喪葬一循以禮年五十卒

戴氏庠生文女許字周麟佳未嫁佳病過門不終日佳死泣養守志奉姑孝養撫伯二子如已出完娶成立繼一子為夫嗣壽六十三守貞四十三年

烈婦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吳 翠蓮綠雲趙忠愍二妾也忠愍被執時俱隨渡江元帥阿木將納之二妾紿曰妾侍趙相公有年今死未葬不能忘情願埋之當終身侍公無憾許之使數卒與至江干乃聚薪焚忠愍骨置瓦罐中二妾相抱持探小舟至急流赴水死

漂陽餓婦佚其姓名舊志云元大德丙午有漂陽士人挈妻授館於句容之潘村歲荒學徒皆散夫婦縞網給食一日夫出不返婦餓坐室中里人有慕其姿者

願為餽食將私之婦正色曰我非此輩人里人謂汝夫不還我不食汝將餓死婦曰餓死與病死等我不

忍以非禮辱我身絕其人  
不與見閉戶益厥踰日鄰  
里啟視之則餓死矣  
句容唐起巖與人言

史氏善貞父名文靖元末紅巾之亂舉室被戮善貞義  
不受辱以刀自刎不絕抱子赴水死

蔣氏女幼字邑庠生史傳心病癩父母不願娶蔣  
聞請歸侍湯藥事之甚謹未幾夫卒伏屍哭不御飲  
食越八日自經死巡按御史劉世曾刻石記其事

張氏女年十六歸邑庠生唐有望唐病篤告其母曰男  
死新婦當善遣之張在側曰此言何為及於我脫不  
諱當身殉耳唐卒誓不復生時取夫所佩刀淬之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辛

離左右獨處一室甚嚴肅適爭嗣者俄有他語張即  
引刀自刺家人奪其刀將封鷺以釋之連刺二鷺血

皆白見者心悸捧刀藏焉張乃絕食自經死屍泣者  
三日太平推官張立愛為之傳

餓婦何氏白沙嶺牧豎芮某妻也容顏修潔芮病疴瘵  
欲賣氏以自食氏曰我去誰為晨炊者得食則已母

棄我也遂攜瓶鉢乞食里中以食芮者一載芮疾稍  
稍愈復感於眾終欲鬻氏為生理資氏聞之遂經死

朱氏王天爵妻當鼎革時奉姑避兵山中與天爵相失  
姑媳匿叢窮間有介而馳者獲之朱時二十三美姿

首介者將刃其姑而挾朱以去朱抱持其姑罵介者  
不絕口遂畢命刃下姑乃得逸後天爵覓朱尸將殮

之則衷和衣皆縫紉無遺隙蓋自分以死全節已預計於避兵之初矣  
朱氏李勉德妻明末益起淫掠村落乙酉九月未被掠

盜欲汚朱不從死之其女恐及已亦投水死  
王氏余鈇妻順治元年除夕土賊肆略鄉村舉家逃避

氏獨在室賊持刃脇汚厲聲大罵不屈為亂刀斫死  
時年二十六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壬

高氏史慶龍妻當鼎革時被掠于土寇貧不能贖龍往  
覘高泣而乳其子曰我義不受辱當令君及見也以  
兒授龍沉水死

張氏朱文治妻避土寇見掠挾氏上馬回呼同避者曰  
為語夫子速索我尸於途經池畔氏乘間躍水中騎  
射中其頰復射貫耳死

烈女余氏庠生鍾女掠於土寇不從投竹墩塘死  
陳氏諸生謝球妻避兵眉樓火未燃有勸之下者氏知  
夫被執乃赴火死

王氏小字瑞馨許聘史喬棟未婚棟亡父母有別婚之  
議女經死棺迎壘史墓為立嗣史麒麟生傳記其事

楊氏蔣文亨妻有欲奸之者乘夫出持刀脅之氏奪刀

自刎奸知事洩以杵碎其頭立殞莫知誰殺也首於  
官官祈莫城隍神氏魂披髮訴于前訊奸懾服典刑  
陳氏王事均妻當鼎革時為兵所俘氏絕裾躍水中亂  
箭射死

節婦

樂氏元大德十一年以貞節旌表其門又張氏至大四  
年以貞節旌余氏皇慶二年以貞節旌

梁氏范宗敬妻河南憲使初女年二十三范卒無子守  
節不嫁明洪武間以貞節旌

王氏史子澄妻夫卒年方十八遺腹生子嵩或憐其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妻

寡勸他適王泣曰吾雖不幸幸有舅姑幸有子忍棄  
而之他乎寧死不為教子成立事舅姑葬祭如禮成

化丙午旌其門年八十三卒子嵩亦以孝稱  
霍氏王信妻年十九夫歿貧甚父母欲奪其志霍不可

撫二歲孤廷璋底於成備極苦辛迨霍老病璋割股  
以進忽思魚藕璋剖冰得藕魚旋躍出嗚呼廷璋之

孝何減休徵也

楊氏鍾氏咸歸於樂一日鑑一日鍾鍾亡楊年十八鑑  
亡鍾年二十三各撫孤不改志嘉靖中旌曰雙節

陳氏楊吳妻年二十三喪夫子煦方四歲煦娶婦王氏

七年而煦亡子坤方六歲兩孀撫一孤兒足不出閭  
門者三十年楊族尙奢坤獨奉大母及母教以儉自  
全陳七十九卒王八十四卒里中稱為雙節云

王氏楊廷茂妻夫卒時方十八姑憐其年少無子聽其  
他適王截髮自矢曰復言嫁人者有如此髮續紕奉  
姑以伯子為嗣知縣謝崑以聞詔旌之

王氏史侃妻年二十二而寡家貧事姑孝教子文奎成  
名年七十七卒知縣萊賢以聞旌曰節孝

吳氏呂商妻年二十四喪夫截髮守志姑王氏疾割股  
即愈孫昌期貴伏闕陳請奉勅建坊旌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妻  
陳氏芮夔妻無子而寡年始二十一奉姑育女守志終  
身有司以聞旌曰貞節

鍾氏呂陽妻年二十二呂亡遺子曰鍾甫三月事姑王  
氏以孝稱王為賊所縛鍾氏願以身代賊義之舍去

王病難鍾為口吮獲愈府丞徐應表其閭焉子鍾官  
德州知事念母老棄職歸養

朱氏宋叔昂妻嫁七月而宋亡時年十七厲節不更適  
與婢黃同寢食足跡未嘗出戶外相繼壽終時謂黃

亦化於其節云

陳氏王亮忠妻年二十四喪夫哭之失明撫遺孤而復

亦化於其節云



天將自沉於河犬曳其裙得不墜聞者悲其志焉

遲氏強錄妻年二十夫病將革泣語之曰汝娠幸得男名曰天成雖貧當爲我撫之錄亡四閱月果得子貧無立錐百苦備嘗以教其子蓋嘗抱孤嚙血以謝族人云年六十九卒

狄氏強梁妻年二十二而寡遺孤祚三歲或以他意誦之狄曰制命在天立命在我未亡人未知有他年八十三以節終

蔣氏湯習妻年十九而寡子有倫纔二月繼孤備欲奪其志即毀容截髮以示不貳後有倫致餘干政歸侍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畫

養六年始卒蓋孀居五十六年詔旌其門 彭氏戴觀妻年十九夫亡即爲二棺一穴將殉之爲姑所禁乃斷指自矢紡績以養姑年七十八卒有司以聞詔旌之

王氏陳際妻年二十歲喪夫子懋齡甫三歲茹荼撫孤教之成名四十九年如一日年六十九卒詔旌其門

蔣氏黃東啟妻二十而孀事姑高甚孝遺孤元昭甫二齡撫之舉孝廉闕六年元昭卒又爲撫其二子有司上其事詔旌之

周氏沈復隆妻年十九而寡生子纔二月矢節六十四

年訓孫濬成名年八十三卒詔旌之

狄氏費勉仁妻年十九于歸勉仁謁選中途遇盜淹逝狄痛哭欲絕勉承姑命撫遺孤成立茹苦五十三年卒詔旌其門

沈氏吳中懋妻年二十五而寡撫孤頡頏教之有成家最貧維績以自給年六十二卒署縣高淳令方廷涓旌之

丁氏繆士寬妻年十九而夫亡丁置一棺與夫棺並若將殉也故無敢以他語進繆氏兩世忠孝家業蕭然丁耐艱苦以自厲年八十六卒知縣李光祖旌之其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畫

孫彥卿婦王氏亦以二十而寡飲茶教子足未踰閭數十年而歿 其孫嗣元妻蔣氏二十四而寡 苦節課兒六十七而卒旌旌

潘氏彭允康妻嫁一年而彭故潘方二十無子就養母家有妹年十八亦寡乃相對泣下姊爲妹刺左臂曰中心不改妹爲姊刺亦如之每於翁嫜生辰必潔卮

上壽而返一日偶過從子婦家從子他出婦留之宿潘曰此豈未亡人宿處遽別去其自慎若此鬱鬱十七年姊妹相繼而終又彭邦靈妻王氏二十二喪夫無子亦似潘鑄中心不改四字於額守節終身

周氏錢德妻生子甫六月而夫早世家祚單微外侮存

及周茶蓼自甘上事垂白下撫黃口子汝南砥志色  
養弱冠補弟子員又數年而周逝後汝南以貢授司  
訓未仕故母氏旌典未及云

芮氏張孚妻夫死誓與節姑支同守而家甚貧芮歸寧  
有私受陳仁章之聘者芮隨支訪於官縣令李光祖  
為責仁章以全芮節孚弟即割股之張順昌故表其  
門曰節孝焉

呂氏劉士志妻年十七而于歸甫半載而獨處遺腹未  
產父母憐之俟分娩歸再字焉呂誓不歸寧事舅姑  
撫遺孤者六十歲萬曆三十四年縣令徐縉芳表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孝

芮氏王綵妻年二十夫亡舅欲奪其志芮引刀刺面血  
濡袁經守貞撫兩月遺孤稱未亡人者週一甲子生  
於宏治初卒於嘉靖末以單寒未邀墓門之獎其裔  
孫曰曾登進士始一表章焉

吳氏狄傅明妻荆溪名族也年十九歸傅明為諸生攻  
苦篤志因得羸疾終吳時方二十二歲撫一女守節  
六十年年八十一卒無子未及請旌族孫敬為聞於  
府入郡志

宋氏史秉文妻貞順而烈夫攻苦成疾剖股和劑以進  
卒不起泣血屍側越日而殞時年甫二十四知縣林

文輝聞於巡方衛旌表之

徐氏周衡妻文靖相國裔孫女年二十四衡卒奉舅姑  
事居送往鞠兒女兼義方之訓有田百畝恐為里甲  
累悉以分散人皆駭而笑未幾奏銷令嚴逋賦者不  
免褫革而其家晏如始服其明智子麟振早知名隸  
於庠

岑氏生員陳鶴慶妻鶴慶生而穎異年十二遊庠二十  
一卒遺孤培秦甫週歲岑年方二十既而舅姑相繼  
亡饑餓游臻支持門戶備嘗艱苦教子有成年六十  
六而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孝

李氏陳正蒙妻二十二歲夫亡人欲奪其志絕食誓死  
時姑年老子可採甫二齡姑諭之曰汝死奈姑孀子  
稚何乃勉食奉姑孝教子義方迄成立茶苦數十年  
姑周亦以二十七歲喪夫矢節裴令以雙節旌之

芮氏儒士任一魁妻年二十五而孀甘貧苦守撫二孤  
教子有成二子亦色養備至長之鼎以母病剖股和  
藥愈之次啟達以貢監授州佐孫登瀛以博士弟子  
入成均文譽日起皆母教所胎也康熙四年巡鹽御

史旌曰守貞教子司道各憲亦俱有旌獎  
蔣氏姜文靖妻二十二歲夫卒氏欲以身殉絕而復甦

事姑鄒氏極盡孝道崇禎三年姑患危疾氏頓天願代割股以進姑病尋愈鄉人皆羨其孝感所致云

管氏馬岫隣妻年二十二夫亡無子守志遺田五畝盡鬻之爲叔妻姒生子歲荒日啖糠粃而盡力事姑未幾叔亡姒去撫孤姪如己子年五十八而卒

彭氏生員朱韡妻遵琦女當鼎革時山谷皆兵朱及於難彭年二十有五且無子哀痛不欲生食貧守志事舅姑以孝待娣姒以禮年六十有六

曹氏呂鳴和妻年二十喪夫截髮刺面守貞五十餘年縣令李思恂申憲奉勅建坊旌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美

丁氏楊季謙妻年十七贅婿令吞纜二十日楊歸省卒於家丁匍匐奔喪日誦觀音經十年不出戶外順治

丁亥夏丁偶染疾延醫治之辭曰生平未見外人今幸死矣可令醫執手切脈耶且今兵馬倥傯倘意外之加閩中少年有求死不得者可須臾無死以不畢吾志耶竟不治疾卒

郭氏嚴應文妻年二十二而寡食貧守節至八十二歲而終子賢事母誠篤母患劇疾割股救之賢子傑亦以割股愈父病邑令邱貢瀛裴泰皆旌之節孝萃一門亦事之罕見者也

蔣氏黃汝章繼室年二十一而孀撫前室子國彥成立及見孫詢曾孫稼遊庠年八十三而卒

趙氏陳喬齡妻十八歸陳十九而寡無子父母諭令改適乃刺面終身不嫁四字事姑至孝年九十七而卒有司旌之

路氏陳嘉兆妻年十七舜廷妻朱氏年十八二夫同遊浙東不知所終傳聞二三路氏日夜者夢公趨而言別晨有是音凶可知也何愛餘生而稱未亡也哉所不即死者終鮮子女舅姑老矣每寒食及陽生節路氏哭於西朱氏哭於東哀音慄慄行路里閉爲之罷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美

社如是者二載氣漸微而沒

陳氏沈尚美妻年二十日而寡母憐其無子勸他適陳曰幼姪可撫夫祀豈遠絕乎斷髮自誓歲荒族姪濟周其貧乏苦節四十年邑侯林旌

蔡氏生員陳名楚妻奉安里人年十七歸名楚卽故相國名夏胞弟也楚得惡疾未婚蔡滌穢吮血侍湯藥者三年夫卒誓以身殉夜半投井中家人知而救之得不死自是長齋誦佛節終八十七歲嗣伯氏子鼎臣爲子初氏未識佛經隻字年至四十忽悟史漢諸子無不通曉如宿學焉

周氏州判史順紳妻幼通內則列女諸傳年十八歸紳  
事孀姑以孝聞二十五而寡矢誓守節七十年壽九  
十五歲屢值歲荒備嘗艱苦撫孤歆教之有成庠序  
稱長者孤葵貢入成均乾隆三年題旌

楊氏彭允秀妻年二十而寡敬事姑舅勤勞中饋外言  
不入內言不出教二子有成長貞治國學生次貞教  
貢生年七十六而卒

宋氏庠生狄含章妻章少而嗜學閉戶著書纂易訓及  
選宗艾制義以勞瘁成疾卒時宋僅二十餘歲苦節  
自矢教其子千之備之拱之皆有聲譽序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卒

狄氏生員芮起周妻年二十三守節壽終六十有四前  
朝署縣事許有柏舟誓節之旌起周子千總正宗妻  
狄氏年二十一守節壽終七十有三知縣徐有貞石  
可銘之旌兩世雙節又皆出於狄聞邑奇之然卒無  
嗣子之承竟匱烝嘗之享尤可悲也

張氏黃正廷妻年二十夫卒子甫彌月而姑亦孀且老  
張奉姑孝養備至撫訓孤子我宏有成順治五年闈  
學公請旌表守道鍾鼎獎云孀守芳齡事姑鞠子至  
老靡他可以風矣壽終八十有五

蔣氏呂芝瑣妻年二十五而寡舅姑相繼卒蔣撫孤處

貧殞殮如禮門祚日衰多侵侮將特立不畏人稱其  
節孝

錢氏王慶濟妻年二十四而孀守節終身

宋氏王登三妻年二十一而寡無嗣

彭氏王憲臣妻 憲臣少封股愈親彭年二十一而寡

許氏朱佳忠妻 彭氏趙元煒妻 周氏馮正倫妻

吳氏狄 燭妻 陳氏岳 球妻 邱氏姚良譽妻

姜氏狄斯櫛妻 王氏狄斯棟妻 朱氏楊尚質妻

繆氏錢應元妻 呂氏馬新銘妻 費氏王國臣妻

以上俱前志考註萬歷天 啓崇禎間有司旌表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卒

呂氏馬道隆妻年二十四而寡八十一歲卒前朝巡按徐

陳氏楊時化妻年二十四而寡八十五歲卒前朝督學

呂氏狄廷宣妻年二十四而寡守節五十五歲卒

薛氏把汝桓妻年十七歸汝桓僅兩月而寡七十七歲

史氏楊啟奕妻年二十一而寡今六十六歲縣令王控

審其年 於何年 以下俱康熙二十二年舊志所載多不

蔣氏陳 彥妻年二十守節教子聯進年六十有二

王氏徐守誠妻年二十守節截髮割面撫子尚欽向章  
周氏唐作舟妻年十八守節七十二而卒萬歷時縣旌  
彭氏史顯芳妻年二十七而寡今七十四歲縣旌

施氏把南明妻 年二十一而寡七十二卒縣旌

戴氏呂日榮妻 年十九守節今六十有八

徐氏朱含光妻 年二十守節孤苦無子立庠生朱丹臣

潘氏張志遠妻 年二十五而寡躬自自誓年六十歲

朱氏生員馬雲妻 年二十守節今六十八歲縣旌

虞氏狄德柔妻 年二十守節年六十五歲縣旌

宋氏唐 述妻 年二十守節教事舅姑立伯氏子企頌

姜氏趙元玠妻 年十七夫亡守節五十一知縣裴旌

狄氏生員王予誠妻 年二十夫亡撫八月孤守節六十

周氏蔡來章妻 年二十夫亡守節六十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空

王氏生員陳維喈妻 年二十守節教子嗣遊庠六十餘

徐氏彭士彥妻 年二十四而寡貧苦撫孤子將成復卒

蔣氏趙 焯妻 年十九守節八十四歲終萬應縣旌

徐氏史積彪妻 年二十一而寡子棟甫二步撫之有成

朱氏滕樹芳妻 年二十而寡天啓乙丑知縣董旌

司氏滕 遇妻 年十九而寡七十餘歲卒

狄氏史可傳妻 年十九而寡七十六而卒

吳氏史開陽妻 年二十七而寡六十一而卒縣旌

周氏史 耀妻 舉人豐女年二十八而寡七十二歲卒

王氏陳亞旅妻 年十七歸陳十八守節撫遺孤雅備極

史氏縣丞羅起雲妻 年二十七而寡貧苦撫孤成立知

馬氏狄文珂妻 狀元世俊胞妹年二十而寡年七十歲

任氏生員狄翬妻 年二十而寡年七十歲

王氏陳道言妻 年二十四而寡七十三歲卒署縣事分

芮氏陳錫芳妻 年二十二而寡無子苦節終身署縣事

唐氏黃文益妻 年十九而寡家貧事姑盡孝立姪非熊

李氏唐廣芳妻 年二十而寡六十四歲卒

黃氏唐作楫妻 年二十一而寡撫二歲孤終身編素五

王氏胡一沂妻 年二十六而寡邑侯裴旌七十七歲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空

彭氏楊順芳妻 年二十二而寡今七十歲縣旌

祁氏生員史性成妻 年二十六而寡六十一而卒

蔣氏生員史之才妻 年十九守節七十二而卒

潘氏管虎變妻 割股救姑又割股救夫二十歲守節

戴氏呂尚寅妻 年二十五而寡年八十六歲

金氏葛三陽妻 年二十九守節克勤婦道署縣朱旌今

呂氏陳正章妻 年十九守節遺孤一歲教之成人八十

宋氏楊尙宗妻 年十八夫亡守節教子蕃為諸生年六

蔣氏芮一 綬妻 年二十五苦志守節無子立姪太冕為

王氏生員馬世倩總室 年二十四而寡六十四歲卒

陸氏馬仲章妻 年二十夫亡守節撫孤五十四歲卒

黃氏史夏治妻結縭三載夫亡撫兩孤成立翁姑繼歿  
三喪並舉營葬盡禮雍正八年題 旌

張氏楊集文妻年二十五夫亡氏幼讀書識大體執婦  
功寡言笑守節二十七年撫孤成立乾隆三年題旌

莊氏狄惟賢妾年十七千歸二十夫亡在室事父母以  
孝聞事舅姑亦如之夫病瘵剖股和糜祈以身代孤  
未彌月以長以教有聲庠序破產營兩世表葬終身  
茹素飲茶待族人和而有禮分粟以贍貧乏施藥以  
濟疾癘守節四十八年子孫繁衍雍正十二年題旌

陳氏年十六適周在蔭二十八歲夫亡舅姑臥疾三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奩

氏侍奉不倦識大義足不出戶聲不達外守節三十  
六年教子持家皆可為法雍正五年題 旌

吳氏周掄元妻十九歲于歸二十七夫亡幼嫻內則敬  
事舅姑撫育幼孤四人烈風雷雨所居室遭壓若得  
神助竟無恙守節四十四年雍正五年題 旌

談氏監生方科俊妻年十九于歸二十三夫亡克修內  
政寡言笑姑臥疾三年扶掖無懈意撫遺孤待諸姪  
如已子守節四十五年乾隆三年題 旌

王氏年十七適彭時著二十四歲夫亡京邸聞訃即典  
釵買衣遣僕進京扶柩喪歸號泣死而復甦聞者墮

淚收養亡伯遺孫代為完室撫六歲孤克成立守節  
二十年乾隆三年題 旌

宋氏年十六適張達仁十九夫亡無出朱張兩宗俱靡  
所依獨與孀孀陳氏同居織紉自給積數金立碑石  
於父母翁姑葬處以誌其墓族義之為立後守節三  
十一年乾隆四年題 旌

史氏勅贈編修狄宸妻幼知詩書識大義在室以孝聞  
十九歲于歸姑蔣氏病失血率經跪禱七晝夜得痊  
結縭匝月宸疾氏衣不解帶未期宸亡毀不欲生因  
懷妊忍死待育以延夫嗣越兩月果生男即編修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奩

孫也甫四齡即課以經史訓以忠孝貽孫成進士官  
翰林水鏡自矢皆母教也守節六十六年乾隆四年  
題 旌

狄氏尤不憐妻二十一歲夫亡貧苦無依事兩繼姑無  
間言撫遺腹兒紡績刺繡自給能教子列膠庠不幸  
孤亡姑媳俱孀撫兩幼孫矢節三十九年現年五十  
九歲乾隆四年題 旌

子氏年十七適史才越一歲夫亡自幼端莊靜一子歸  
時舅已歿事姑家雖貧甘旨無缺夫病時產一子三  
歲而孀獨居小樓長齋禮佛早療游至間日一食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奩

孫也甫四齡即課以經史訓以忠孝貽孫成進士官  
翰林水鏡自矢皆母教也守節六十六年乾隆四年  
題 旌

狄氏尤不憐妻二十一歲夫亡貧苦無依事兩繼姑無  
間言撫遺腹兒紡績刺繡自給能教子列膠庠不幸  
孤亡姑媳俱孀撫兩幼孫矢節三十九年現年五十  
九歲乾隆四年題 旌

子氏年十七適史才越一歲夫亡自幼端莊靜一子歸  
時舅已歿事姑家雖貧甘旨無缺夫病時產一子三  
歲而孀獨居小樓長齋禮佛早療游至間日一食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奩

孫也甫四齡即課以經史訓以忠孝貽孫成進士官  
翰林水鏡自矢皆母教也守節六十六年乾隆四年  
題 旌

狄氏尤不憐妻二十一歲夫亡貧苦無依事兩繼姑無  
間言撫遺腹兒紡績刺繡自給能教子列膠庠不幸  
孤亡姑媳俱孀撫兩幼孫矢節三十九年現年五十  
九歲乾隆四年題 旌

子氏年十七適史才越一歲夫亡自幼端莊靜一子歸  
時舅已歿事姑家雖貧甘旨無缺夫病時產一子三  
歲而孀獨居小樓長齋禮佛早療游至間日一食聞

者悲之而苦節彌堅守節五十八載乾隆五年題旌  
儲氏王翼宸妻于歸後見夫赤貧即脫簪珥典衣飾置  
微產以助養親自甘粗糲勤女紅性幽淑不茹以勝  
婢請於姑為夫妾廣嗣續後與妾各生一子年二十  
六夫亡撫兩孤嗚愛如一年六十九守節四十四年  
乾隆六年題旌

潘氏狄充貴妻年十九于歸二十三歲夫歿後七日舉  
一子辛勤顧復延師訓誨弱冠即遊庠人以為苦節  
之報守節二十八載現年五十歲乾隆六年題旌

王氏唐子祥妻二十一歲夫故家貧以紡紉奉尊嫜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癸

稱其孝遺孤甫八月撫之成立艱苦備嘗守節四十  
二載存年六十二歲乾隆七年題旌

吳氏楊正厚妻年二十三夫死子生甫四月撫教備至  
子遊泮年七十九學院鄧知縣高俱給匾獎

普氏楊伯溪妻年二十二夫死撫週歲孤矢志守貞知  
縣楊給匾旌之年八十七卒

陸氏潘應宜之母年二十七夫死食貧撫孤守節五十  
三年

唐氏文燦若妻年二十五夫歿撫孤守節三十四年  
馬氏庠生唐庠妻年二十四夫亡守節五十年

史氏年二十適趙棟二十九歲夫亡矢志守節現年五  
十一歲

任氏狄民偉妻于歸未期夫亡家貧撫遺腹子成立守  
節五十四年知縣李思恒匾旌

史氏生員狄其祿妻念二歲夫亡撫二歲孤苦節五十  
一年卒

馬氏狄屹妻年二十八夫死孝事舅姑孤三歲撫以成  
立矢節三十一年卒

潘氏唐紹舜妻年二十五夫死撫孤守節三十一載現  
年五十五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癸

陸氏陳肇昌妻二十二夫亡事舅姑撫遺腹外侮叠起  
氏獨支撐備嘗荼苦守節四十二年

史氏庠生潘瑞封妻年二十九封亡茹荼矢柏惟禮自  
開足跡不出中庭親族罕見其面撫三歲孤慈嚴並  
濟教必以正康熙四十二年題旌壽七十五卒

陶氏黃明伺妻夫亡遺孤秉銓甫八齡撫教成進士欲  
為母請旌陶以養居時年三十一逾例堅不允署縣  
朱夢熊旌以松檟荻訓贈孺人

史氏姚景先妻年三十而寡夫病視湯藥目不交睫者  
數月孝養翁姑無閒言撫孤子成立知書識大義有

古賢婦畫荻風生平不苟言笑不形詬諄聞左咸奉

為母儀

任氏唐長春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三十年

王氏唐行嘉妻 二十八歲夫亡守節現年七十三歲

狄氏庠生趙元龍妻 守節五十二年

高氏呂承高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現年六十歲

陳氏庠生朱祉妻 二十二歲夫亡撫嗣子守節三十年

夏氏趙柱妻 二十一歲夫亡守節五十年

陳氏吳世澤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六十一歲

趙氏湯明珍妻 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四十八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突

繆氏陳明晉妻 十九歲夫亡守節四十年

翟氏葛邦稷妻 二十九歲夫亡現年五十二歲

章氏陸壽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三十一年

蔣氏庠生繆宇俊繼妻 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

鄭氏楊廣誠妻 二十一歲夫亡現年五十歲

陳氏呂承勳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三十六年

殷氏呂承敬妻 二十七歲夫亡現年五十五歲

狄氏陳嵩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六十八歲

芮氏陳良驥妻 二十歲夫亡守節四十三年邑令嚴張

陳氏董徽猷妻 十九歲夫亡守節五十三年總河陳

陸氏董瑜妻 二十歲夫亡守節五十年

陳氏庠生王僑妻 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四十八年

盛氏馬光祖妻 二十三歲夫亡遺孤幼孀氏恐族房爭

守節四十八年

彭氏史茂範妻 二十三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

劉氏傑天德妻 二十五歲夫亡現年五十五歲

董氏庠生戴勳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六十二年

蔣氏沈顯庭妻 二十一歲夫亡現年五十歲

費氏陳旗如妻 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二十四年

吳氏呂在益妻 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江寧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突

狄氏馬文達妻 二十四歲夫亡現年六十二歲

李氏馬汝春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六十年

尤氏陳天玉妻 十九歲夫亡現年七十七歲

馮氏王芳齡妻 二十歲夫亡守節五十三年

姚氏楊昌系妻 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五十年

黃氏楊仍晉妻 二十五歲守節六十年

史氏楊仍清妻 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五十年以上兩節

郝氏庠生陳湛勳妻 二十九歲夫亡壽九十歲守節七

李氏呂承燮妻 二十七歲夫亡現年五十九歲

宋氏呂子仁妻 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四年



蔣氏陸子英妻二十五歲守節二十九年

宋氏呂承富妻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二十五年

費氏史垂名妻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

任氏陳連勝妻二十九歲夫亡守節四十二年

張氏羅應斗妻二十歲夫亡守節三十二年

潘氏庠生羅應宿妻二十五歲夫亡無嗣守節五十六年

毛氏羅應景妻二十三歲夫亡無嗣守節二十四年

王氏羅曰唯妻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日難節

蔣氏庠生王從玉妻二十二歲夫亡壽八十二

彭氏陳謨籌妻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三十二年知縣武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年

鄒氏芮天祥妻二十三歲夫亡守節四十八年知縣武

李氏貢生宋方元妻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年

史氏呂克禮妻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二十五年

潘氏狄 溥妻 守節四十一年

周氏狄文恒妻 守節三十年

呂氏狄俊明妻 守節三十二年

莊氏狄奉明妻 守節六十七年壽九十歲

史氏狄 永妻 守節二十五年

史氏呂自誠妻 早年苦節邑令金額旌

黃氏史乾懋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六十一歲

陳氏史顯叙妻 十八歲夫亡現年五十九歲

程氏宋 沂妻 二十三歲夫亡守節 年知縣楊

儲氏王聖治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五十五年

芮氏陳茂林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三十六年

潘氏黃承明妻 二十九歲夫亡守節四十年

姚氏黃如瑛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二十六年

趙氏黃如球妻 二十九歲夫亡現年七十六歲

史氏黃帝齋妻 二十歲夫亡現年五十歲

王氏楊昌祚妻 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五十三年乾隆八

陳氏姚彩子妻 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三十三年乾隆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年

唐氏蔣用九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

黃氏周增生妻 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三十三年

唐氏黃紹聞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六十年

高氏黃夢暘妻 二十三歲夫亡守節三十三年

史氏芮應恒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三十二年

史氏舉人潘乘晉妻 二十九歲夫亡教子成名長寧引

陳氏芮文龍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

徐氏王居易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五十六年

戴氏陳鳳齡妻 二十四歲夫亡現年六十六歲

楊氏史在賓妻 二十四歲夫亡現年五十九歲

徐氏王景儒妻 二十三歲夫亡現年六十歲

湯氏施喬文妻 二十四歲夫亡守節四十六年

陳氏施安吉妻 二十一歲夫亡現年五十八歲

彭氏陳明誠妻 二十六歲夫亡現年六十二歲

錢氏楊紹祖妻 二十四歲夫亡守節四十五年

支氏趙茂安妻 二十一歲夫亡守節三十九年

儲氏王聖可妻 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

李氏徐兆龍妻 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四十五年

陳氏陶公翰妻 二十六歲夫亡現年六十五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妻

楊氏芮 籃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三十七年知縣邵學柱孀

楊氏王義侯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五十七年

潘氏王錫桓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二十二年

高氏陳嘉謨妻 二十四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

周氏馬世位妻 十九歲夫亡壽九十三歲載通志

陳氏馬 軻妻 十九歲夫亡守節六十二年

許氏馬 遵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五十四年

張氏馬 旭妻 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二十七年

潘氏馬 昶妻 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三十一年

狄氏史續魯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五十年

蔡氏陳去迷妻 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五十年

史氏陸德徵妻 二十三歲夫亡現年七十一歲

杜氏王廷選妻 二十四歲夫亡守節二十七年知縣朱姓以水霜節操

宋氏生員狄廷式妻 二十歲夫亡守節五十四年

狄氏史鴻緒妻 二十三歲夫亡現年六十歲

吳氏謝 倫妻 二十四歲夫亡壽九十四歲

史氏殷天相妻 二十四歲夫亡現年五十八歲

董氏陳盛璉繼妻 二十五歲夫亡現年六十歲

周氏史慶庚妻 二十七歲夫亡現年八十歲

呂氏虞世彥妻 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三十四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妻

呂氏虞明農妻 十九歲夫亡現年五十四歲

楊氏朱繼儒妻 二十三歲夫亡守節五十八年勤儉持家撫孤成立

唐氏蔣象乾妻 二十三歲夫亡守節 年

荆氏陳紹隆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三十五年

呂氏陸 駒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七十歲

張氏陳 坦妻 二十四歲夫亡守節四十三年

徐氏王瑞坦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七十二歲

湯氏強 妻 二十三歲夫亡守節五十年

高氏蔣佳仁妻 二十四歲夫亡現年七十三歲

杭氏施元錫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四十九年

陳氏莊仲寬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

馮氏潘 漆妻 二十七歲夫亡現年六十歲

虞氏王和聲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一年

莊氏陳正義妻 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三十七年

史氏楊順信妻 一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

朱氏陳曰經妻 穎旌 歲夫亡守節 年知縣吳

周氏趙九收妻 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四十年知縣鄂額

陳氏徐君愛妻 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六年

王氏張敬元妻 二十六歲夫亡守節四十二年

管氏蔣應望妻 二十五歲夫亡現年 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青

史氏蔣廷英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 歲

葛氏張翼拔妻 二十二歲夫亡現年五十歲

王氏宋兆祿妻 二十一歲夫亡現年五十歲

錢氏呂三俊妻 年十七而寡生子甫數月撫之成立守節四十餘年如一日

徐氏呂維政妻 早寡無子家貧矢節以女紅給養孀孤三十年

潘氏呂鳴瑛妻 二十四歲癸居守節四十四年

淑孝 宋沈孝貞女秀姑知書性孝有議婚者秀曰父母只一女嫁則承歡者誰誓不字母劉失明秀扶掖無懈色母卒以哀毀不食死葬母墓側里人爲父母疾禱輒

愈立廟祀焉今廟在惠得區河南村

虞氏太守吳穎妻年十九歸穎時家貧與弟頌析箸受田止三畝歲又不登虞以蠶鹽佐贖而以菽水承姑

歡中外無間言及穎官刑曹虞曰妾固知君之優於政也雖然慎勿徇則難於自立慎勿冗冗則難於相安故自恤刑出知潮州皆有惠聲稱賢內助年七十二歲卒封恭人

周氏唐養元妻因夫膈疾不食周亦不食夫病篤周割股和藥含哺入夫口病尋愈有司旌之

白氏狄呈祥妻康敏公昂孫女世鼎貴賤儉多不習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圭

織盡遺之事姑篤孝衣必親浣膳必親視所有一唯姑命不敢自私歿之時惟惓惓以善事大母訓諸子

媳夫前卒白義方教子尙勤儉不信禱祀輪租令其自槩好行其德以子敬貴累贈恭人

毛氏吳啟祥妻事姑謝最孝姑疾篤不起啟祥力田而貧毛封右股和糜以進謝食之甘問有餘毛復封左股繼進焉病尋愈有司旌之

芮氏父鏞患篤疾迎醫不效乃封股和藥以進尋愈踰年父卒芮建祠墓側以祀之鏞蓋捐資修葺學宮者有義稱人以女孝爲其家教云

史氏都諫陳獻策妻金沙進士弼從女性寧靜不樂華  
侈年三十二陳任大行史力疾事舅姑而家事悉委  
之側室夫亡子德慶登孝廉史終身布衣蔬食坐臥  
一小樓雖僕婢問未嘗有怒容愠色兩封孺人年八  
十無疾而逝

史氏侍讀馬世俊妻温恭柔順治家有方俊官京師卒  
史課子勤讀以母道兼父道師道焉一日城東火頃  
刻數十家史東向再拜風乃反咸謂仁慈之報

彭氏庠生馬有妻孝廉旭女性至孝幼失恃善事祖母  
于歸後姑病日夜虔禱願以身代歲丙午父官壽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美

祖母病篤代父侍湯藥三十五晝夜不少息力竭而  
死邑侯王錫珩以賢孝表墓門

狄氏王鵬孫妻曉大義動合矩度夫亡姑年老病篤兩  
割股愈之

馬氏狄紹文妻割股療姑

潘氏庠生董廷銓妻在室割股愈母子歸後翁病復割  
右股銓病禱神求代以疾卒

楊氏狄樞南妻武進諭德大鶴女知書識大義樞南卒  
翁老子幼苦節十五年未嘗食鹽豉翁遊奇疾氏露

禱七晝夜尙瘥子寬舉人

馬氏貢生史葵妻療翁救夫兩割股肉

湯氏景陽女事父母至孝母陳篤疾籲天身代割股和  
藥

史氏父九如病篤割腹取肝療父知縣鄒旌

趙氏金華知府黃如瑾妻事舅鳴珂姑潘氏至孝瑾官

天津趙留養康熙辛亥春忽夢二青衣持札請珂去

趙泣請身代青衣曰是焉可代鑿汝孝可緩爾聞十

月珂乃疾作趙親治湯藥日夕籲天迨疾革割股和

湯以進珂忽張目呼曰鑿汝孝心已緩十月期矣姑

潘不解所謂趙以夢告聞者異之累贈宜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美

狄氏知縣陳寔妻聞父字病泣禱不輟墮娠幾絕氏有  
一弟天撫其遺腹兒逾於巳子母潘病篤氏憂惶先  
母卒贈孺人

宋氏庠生黃并鶴妻在室喪母哀慟俱絕適黃嫡姑趙  
臥病兩年湯藥親嘗晝夜扶持無倦色翁如瑾宦歸

膳羞必手進常能先意承旨康熙戊子己丑歲稔饑

疫設粥濟人

史氏楊萃妻割股愈姑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一終

物產

潤為諸省孔道百貨流通舉市肆所銜鬻悉非潤產也潤外腴中祐所聚非所出其足上登天府下充民用者寥寥於樹藝五穀外始就草木鳥獸之名箋註數則附識小之義其他無可侈陳也志

穀屬

稻

有杭有稷杭之種又有大小土人謂大稻杭小稻秣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一

大稻之種十六曰香子曰鯽魚曰灰鶴曰時裡曰八月白曰蘆花白曰浪裡白曰白蓮子曰紅蓮子曰早紅芒曰晚紅芒曰青川黃曰釋川黃曰馬尾烏曰老丫烏曰下馬看今又有塊紅芒彙山黃白芒黃芒別煞天數種小稻之種有六曰白尖曰紅尖曰晚秣曰六十日日八十日曰一百日百曰種自占城來宋會要大中祥符五年遣使取占數禾給江淮兩浙分種之今又有觀音秣銀條秣二種種之種亦有九曰芒曰香曰晚曰抄社曰羊脂曰牛蠶曰虎斑曰栢枝曰長稗今又有黃皮矮箕早白中廣馬踪雀嘴稱約紅

芒麻肋早秋風堆子紅殼龍六升十二種大抵與前或各異而種同也

黃粟

唐地理志潤州土貢黃粟今無此種

麥

有大大麥之種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種早熟曰黃稈後熟小麥之種三曰赤殼曰白殼曰宣州又有蕎麥秋花冬實亦堪食早歲種之

荳

有大大小荳色有青黑黃紫褐各有鴈來青鴈來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二

癡黃半下黃鐵殼黃香珠茶褐荸薺白果牛哨庄早綿青烏荳水白荳馬鞍荳小荳亦有赤荳綠荳小黑荳白荳龍爪荳飯荳紅黑豇佛指荳十六粒荳蚕荳黑白篇荳刀荳

胡麻

俗呼脂麻亦曰油麻亦曰巨勝葉曰青蘘莖曰麻蕪有遲早二種黑白赤三色其莖皆方故亦各方莖道家有用胡麻飯即此

器用

火石

51 2822 x

出圖山潤山多土而此山獨石間有紋石如瑪瑙鑿之火出人多取以為用

石墨

茅山記費長房得壺公術寓茅山書符救人一日出山傾視水澗中其石變色因號石墨至今取以書符

茅山石

似玉

柳箕

見祥符圖經

花屬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杜鵑

在鶴林寺高丈餘相傳唐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根來種之每春末開時或窺一女子

來游花下俗傳花神也其後有殷七七者名文祥又名道筌周寶于長安中識之及寶自涇源移鎮浙西

七七亦到郡寶師敬益甚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

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乎

七七曰可乃前二日往花所其夜聞女子來曰妾為

上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不久當歸閻苑

矣晨起花漸破蓋九日盛開如春寶驚異燕賀累日

後因兵火焚寺根株不存詳見續仙傳按樂天東坡詩註并容齋隨筆所載皆云山石榴映山紅山躑躅

即此花也宋咸淳八年寺僧慶清題以躑躅補其舊

廸功郎光州司戶叅軍朱正國作記刻石未幾枯瘁

元延祐丙辰里人戈道恭家圃有此花乃移植故處

蜀郡青陽翼為記

玉藥

在昭隱山唐李衛公寄沈大夫詩云玉藥天中樹金

閨昔共窺落英閒舞雪密葉乍低帷舊賞烟霄遠前

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注此花吳人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四

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內苑沈大夫閣前有此花每

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積庭砌暇嘗邀予同賞宋蔡

寬夫詩話載此詩云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

招隱無復此花矣又按周文忠公必大玉藥辨證跋

語云唐人甚重玉藥故唐昌觀集賢院翰林院皆有

之非凡境也往有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

茶蘼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花久富成樹花苞

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出八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

心復有碧筍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鬚上散

為十餘藥猶刻玉然玉藥之名以此宋子京筆記雜

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蘂劉原甫移瓊花詩序云瓊花別號八仙花或謂李衛公所賦玉蘂卽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后土廟瓊花或云自唐所植卽衛公所謂玉蘂三公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惟劉夢得雪蕊瓊絲之句最爲中的又曾端伯高齋詩話廬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廿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瓊花爲玉蘂無疑洪景廬容齋隨筆玉蘂今瓊花又名米蘂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山巨野而唐昌所產至于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五

踐玉峰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故二公皆信之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今按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乾元萬壽宮住持余孟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于宮前花園時紫泉馬克復有詩里人糞理子中次其韻曰山水窟宅江之南搜奇抉勝味飽諸朱方招隱最超絕樹作玉蘂珠濺潭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也

玉蘭

出馬跡山紫府觀其花表裏瑩白如玉香如蘭不根而植不落而花開時多于春暮遇者以爲瑞宋淳祐

問忽開却守李迪作詩歌之見咸淳志陳輔之有玉蘭詩二首見京口集乃爲丹陽凝禧觀作茅山溪谷間有之或開于秋冬間山志謂其蘭芽刻玉氣味甚幽亦芝英之別種也

牡丹

人家園亭中多種之其品不一王彥昭鶴林故居千葉者號淺粧紅有詩見京口集

芍藥

土人謂之草牡丹府治舊有芍藥亭劉貢父芍藥譜有茅山冠子紫樓子茅山紅三種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六

山茶

紅白二種有千葉者名寶珠

海棠

鐵梗垂絲西府祝家棠凡四種又一種草本秋生名秋海棠

秋海棠

巖桂

俗名木犀紅者名丹桂有黃白二色

水木犀

叢生其花大類木犀頗香而不甚遠

臘梅

有三種圓瓣如白梅者佳尖瓣者名狗蠅為下

月季

俗名月月紅

紫薇

俗名怕痒花又名百日紅

辛夷

亦名迎春木筆猪心

薔薇

有紅紫黃白數色醉西施倚欄嬌紅木香等名籬落

間多野薔薇採其露可為粉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七

木槿

一名木蘭花種不一朝開暮落土人多以編籬一種

花瑩白中心無紫色者名薜英詩云顏如薜華是也

八仙

狀如瓊花八蝶簇一心有簇聚如碧玉者曰玉蝴蝶

玫瑰

紅白二種紅者香甚可同糖蜜製食

梔子

其花六出其實七稜草經謂之木丹方書謂之越桃釋氏謂詹菊又一種千葉者不結實

木香

黃白二色各種叢生白而紫心者尤香

金沙

花萼有大小二種大者開遲而色鮮明小者開早而

色殷重

酴醾

白及蜜色二種

錦帶

王元之易名海仙

迎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八

瑞香

類素馨晏同叔詩云淺艷伴鶯羽纖條結兔絲

蘇文忠公有刁景純家賞瑞香憶先朝侍宴詩見京

口集其花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廬山僧于石

上假寐夢中聞異香紛郁覺而逐香氣尋之得此花

素馨

故又名睡香花其大者名錦薰籠

龜山志云舊名那悉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塚上生此花因以得名閩中人以之薰香然此土之所產色黃而無香而閩中所產者則花莖稍大色白而



香但枝葉甚相類當別是一種也

罌粟

又名御米花紅白二色有雙葉單葉二種一名象穀

一名米囊張祐丹陽閒居雜題詩云碧抽書帶草紅

節米囊花

麗春

土人呼為百般嬌

山礬

一名鄭花一名七里香黃魯直山礬花詩序云江南

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九

鄭花王荆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謂

其可以染也按周益公玉蘂花辨證跋引南史劉杳

傳云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格酒而作振字昉問杳

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格音陣字嘗得醞

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為據而徇俗訛格作

鄭於是創山礬之名

玉繡毬

一帶而眾花攢聚圓白如流酥故名俞德隣佩章集

有賦楊提舉南園玉繡毬花詩

真珠

一名玉屑

木芙蓉

蘇子瞻易名拒霜有夏秋二種

蘭

山谷中多有之俗以春花者為蘭夏花者為蕙亦有

移得閩本者四時着花不同雖清芬絕塵然非古所

謂蘭也鄭漁仲云近世有一種草如茅葉而嫩其根

名土續斷其花馥郁故得蘭名誤為人所賦咏即此

菊

名品甚多大紅為上本草謂之節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十

葵

類木槿心隨日轉花覆其根種黃者子可治產難

蓀

即菖蒲也亦名荃李德裕平泉記芳蓀生茅山東溪

陶隱居稱蓀花紫色生淺水中相傳女仙人錢妙真

所種德裕寄茅山孫鍊師詩云石上溪蓀發紫茸又

有詠茅山芳蓀詩云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依

清淺水花照暉妍節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發離居

若有贈暫與幽人折茅山志菖蒲出菖蒲潭中一寸

十二節又燕洞有紫菖蒲見古今詩話

文官花

鎮江范氏所植唐時惟學士院有之胡翰有贊

水仙

本自南方來冬深始芳倘非培植之勤則不花蓋此土近淮氣候稍寒故也

玉簪

一名白鶴又一種花葉小色淺紫名紫鶴

萱草

一名鹿葱鹿食九種解毒草萱其一也又名忘憂孕婦佩其花生男又名宜男北人以爲茹名黃花菜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十一

金燈

卽山慈葦

石竹一名

凌霄

附喬木直上高數丈大紅花盛開紛如列錦花氣觸鼻易于傷人

金鳳

一名鳳仙又曰鳳兒宋慈懿李后小名鳳娘六宮避其諱呼爲好女兒花本草名急性子治產難

紫笑

舊丹徒縣圃有此花春開亭名紫香取此見咸淳志

山木瓜

劉言史有王侍御莊看山木瓜詩云裊露凝氛紫艷新千般姣娜不勝春年年此樹花開日出盡丹陽郭裡人見潤州類集

雞冠花

色有數種以其形似得名子止腸風瀉血

石菊

千層爲石竹色紅單葉似洛陽花

百合

本草云補中益氣定心志蒸煮食之和肉更佳搗粉作麪食最益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十一

柳李

卽詩之唐棣爾雅謂之柎其花或赤或白反而後合

剪春羅

高尺許花色黃其瓣類剪刀痕

剪秋紗

叢生高五六尺花緋紅亦如剪刀狀又名漢官秋

長春花

金黃色花似單瓣菊簇起如盂四季俱開

僧鞋菊

以其形似得名葉爲三極九月開花

蜜友

紅黃色千葉歐陽公牡丹記作標字

黃雀兒

土人用以編籬落花可薦茶

金梅

紫荊 山丹

地棠

結香

佛見笑

木紅花 滴滴金

金錢

笑靨

天燭

碧蟬 牽牛

番菊

十姊妹

菜屬

梅

花有白有紅實有圓消梅葱管消梅金定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桃

有緋白二種而白者極少其實之小而先熟者曰御

愛桃曰紅穰離核桃品之佳者曰金桃餅子桃紅葉

桃水蜜桃田桃黑黃曰崑崙桃曰毛桃者品之下也

茅山燕洞有碧桃見古今詩話服術人忌之又不可

與蠶同食

杏

性熱以梅枝接桃樹生者曰杏桃以桃枝接梅者曰

杏梅

李

丹徒金壇出者佳品目亦多顆大而色朱或紫者

相公金沙紫灰善頭兀條黃甘觀音御黃麥熟等

其麥熟最早圓小而美最下者白李出茅山展仙人

遺種見茅山志

櫻桃

禮記月令羞以含桃先薦寢廟菓之重品也先諸菓

熟許慎曰鶯之所含故曰含桃補中益氣令人好顏

色多食令人吐

枇杷

秋蕊冬花春實夏熟味甘核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古

來禽

俗呼花紅亦曰林檎劉稹京口記荆園多林檎

葡萄

有青紫二種形亦有圓銳之異青者名水晶葡萄

石榴

有紅白二種千葉者一名丹若陸機與弟雲書云張

騫使外國得金林安石榴酉陽雜俎云甜者謂之天

漿酸者入藥道家謂三尸酒云三尸得此菓則醉

蓮

唐李德裕有白芙蓉賦序云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

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之後風景甚清  
滌舟淥潭不覺隆暑與佳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  
賦紅葉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蓋金陵  
謂潤州城西淥潭卽放生池也

藕

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節花白者藕肥

菱

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紅者最早爲水紅菱又有  
紫色者有青色者味甘平或云其花晝合宵開隨月  
轉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十五

芡

土人名爲雞頭爾雅翼云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補中  
益精開胃助氣蒸曝作粉食老人食之延年

茨菰

種水田中葉有極狀似鐔箭鐵根似芋而小黃黑色  
下石淋多食發脚氣癱緩損齒令人失顏色

荸薺

爾雅云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拇指黑色味甘寒可食

圖經云服丹石人尤宜此

銀杏

土名白果本草云味甘平主痰動風氣同鰻魚食令  
人軟小兒食之發驚花夜開晝落

栗

核間綴花青黃色實有房陶隱居云相傳有人患脚  
弱往栗樹下食數升便能起行此是補腎之義然宜  
生啖之觀蘇轍老大自多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  
之句當知隱居之言不謬種不一有社栗獨顆栗芋  
栗一種極小土人謂之糠栗亦曰芽栗卽爾雅所謂  
栳栗也

柿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十六

聞見後錄云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  
虫蠹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味甘寒朱果  
也種不一大者曰方柿就樹熟者曰樹頭紅有以火  
燂而熟者曰烘柿以石灰湯燂而熟者曰爐柿小而  
圓者曰火珠欖者曰牛奶柿

橙

黃橙綿橙脆橙可食又一種大徑三寸許理麤而皮  
厚硬者名木橙不堪食

香櫞

亦曰枸櫞氣甚清醜踰年火炒之可治胃氣疾

菓

味甘平多食令人寒熱一種酸棗所謂棘棘類也

梨

味甘酸令人寒中

梧桐子

煮食脆炒食香留三四年不壞鼠亦不耗

槿櫨

本草圖經曰木葉花實酷類木瓜大而黃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為木瓜無此者為槿櫨也又槿櫨注云似櫨子而小圖經曰槿櫨大抵類櫨但膚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七

慢多毛味尤甘今此土所產者不過如桃杏大與木瓜殊不相亂乍食酥滋味之轉甘豈所謂槿櫨者歟

山櫨

土人謂棠棣又名山裡果又名茅櫨子

瓜屬

西瓜

五代史胡嶠隨蕭翰入西夏得其種故名味甘寒療喉痺消暑毒有天生白虎湯之號

甜瓜

有綠有黃有花斑香而小者佳皮黃如金大如鴉子

者名金瓜止渴除煩熱通三焦壅塞夏月不中暑氣

療口臭瘡不可多食落水沉者雙頂雙蒂者皆有毒

不可食

青瓜

皮青長尺餘棘然如角利腸去煩熱解酒毒

冬瓜

生苗蔓下大如斗而長皮厚有毛初生青綠經霜則白如塗粉除小腹水漲止渴益氣耐老熱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

黃瓜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七

原名胡瓜北人避石勒諱稱黃瓜因而不改非月全之王瓜也不益人

絲瓜

嫩可供茹枯則去皮與子以滌器因腹中有絲故名味甜性冷小兒痘初出以近蒂三寸連皮燒存性為末沙糖調服多者可少亦可治男女惡瘡乳疽疔瘡等病用老者連皮筋子全者燒存性研末三錢蜜調服

木瓜

爾雅楸木瓜實如小瓜稟得木之正故入肝利筋骨

以蜜與糖煎之或作糕俱可食

南瓜

一蔓十餘丈實如甜瓜稍扁有稜色紅經霜可採肉色黃本草不載

北瓜

俗呼飯瓜

菜屬

菘菜

以其隆冬不凋有松之操故名北人呼春不老土名白菜正月月中下子謂之看燈菜七八月下種至冬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九

盛謂之冬旺菜冬初分種至春生臺旁復生苗作花夏初取其子壓油謂之油菜

芥

青芥似菘有毛紫芥莖葉紫子芳辛研末可和食

菠稜

劉禹錫云出西域頗陵國頗訛為波土人呼為波菜

苦蕒

詩所謂芑也廣韻江南呼苦蕒吳人呼為苦蕒可敷蛇虫咬處

芹

一名水英三月八日不可食

韭

禮記名豐本一名草鍾乳一名起陽草說文云一種而久故謂之韭除胸中熱下氣令人能食多食傷神

薺

俗名班菜野生味甘氣溫利肝氣和中其實名薺宜子主明目

萋蒿

生水澤中葉似艾青白色

茼蒿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十

葉如艾花如小菊家園多種之安心氣消水飲然動風氣薰人心不可多食

葫荽

土人名芫荽道家五葷之一主消穀通心竅久食令人多忘發口臭小兒禿瘡煎油敷之

薤

俗呼薤子醋食之舊志以為小蒜誤也似韭葉潤多白無實杜子美詩求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是為菜芝通神安魂魄益氣續筋骨解毒骨鯁食之即下有

赤白二種白者補而美

蕨

搜神記曰郟鑿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折一枝食之覺心中淡淡成病後生一小蛇懸之屋前漸乾成蕨蓋此物不可生食也儉歲為粉亦可療飢

葱

有數種有實而秧種者謂之青葱無實而分種者謂之科葱抽莖高二尺許岐生而作花者謂之樓子葱

蒿苳

中抽莖臺高三四尺如筍土人謂之蒿笋

蘿蔔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五

本草名萊菔帶露勿鋤鋤則生虫下氣消穀解麵毒

胡蘿蔔

元時始自外國來葉似茴香根黃味甘香

蒼蓬

土名光菜亦名甜菜莖灰淋汁洗衣白如玉色

莧

有家莧野莧馬齒莧不可與鮑同食

生菜

有二種菜多者謂之盤生極脆嫩不勝烹滷止可食

茹土人用薦春盤

香菜

似薄荷土人採葉以配黃瓜食之香美

薄荷

貓食之即醉大病新瘥人不可食

蒜

張騫使西域時得其種健胃善消穀化肉辟温疫氣生食久食傷肝氣損目

瓠

有圓長二種圓者去瓢為瓢名瓠瓠甘匏苦而此土所產多圓土人呼為壺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五

茄

茄屬土故甘而喜降火一名落蘇

芋

一名土芝一名蹲鴟朱晦庵詩所謂沃野無凶年止得蹲鴟力區種萬葉青深煨奉朝食蓋謂此也其莖可愈蜂螫

草

俗呼菌子生山中有紅如丹砂黑如墨白如雪黃如蠟諸色出茅山者名玉草尤勝楊廷秀詩云空山一雨山溜急漂流桂子松花汁土膏鬆暖都滲入蒸出

草花團戢戢正謂此也味甘滑間有苦者防蛇毒不可輕食若香草生於冬又別一種

山花菜

生巖石間紅瑩可愛味辛爽或云即防風苗

蓼

辛菜土人但以製麪不供蔬茹

甘菊

葉香可茹土人採以薦茶

山藥

本名薯蕷初避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後避宋英宗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五

諱躡改名山藥一名玉延黃庭堅詩云能解飢寒勝

湯餅畧無風味笑躡躡茅山有一種形如手掌名佛

掌薯

菰白

爾雅謂之芻菱結實乃雕胡黑米也莖內間有黑點

即劉子驥詩所謂秋風吹折碧削玉茹芳根應傍鴉

池發中懷洒墨痕也

紫蘇

味辛甘主開胃下食煮汁飲之治蟹毒面背皆紫者

佳

枸杞菜

味苦寒莖葉補氣益精除風明目

馬蘭

舊志誤馬藍生水澤味辛可採為菜茹

黃獨

莖蔓花實絕類山藥葉大而稍圓根加芋而有鬚味

微苦

甘露子

莖葉如薄荷而纖弱根狀如蚕故一各地蚕

龍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五

根如小指大長寸許潔白生脆醋淪作茹

薑

三四月種五六月發芽紅嫩如脂名子薑發生後仍

攢其旁土取出原種名母薑存皮性涼去皮性熱入

藥用此朱晦庵詩云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論

去穢功神明看朝徹

藥屬

芝

太元內傳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二曰參成芝三

曰燕胎芝四曰夜光洞草五曰白莉玉芝真誥良常



山有熒火芝食之心孔明可夜書又有九莖紫菌現  
葛芝見茅山志

石鍾乳

出茅山本草云有茅山乳者其山土石相雜徧生茅  
草以茅津相滋乳色稍黑而滑潤謂之茅山乳性微  
寒

黃精

出茅山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陶隱居云為仙經所貴  
根葉花實皆可餌服

禹餘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五

本草茅山甚有佳者狀如牛黃重重甲錯其佳處乃  
紫色泯泯如麵嚙之無慘然用之宜細研以水淘取  
汁澄之勿令有沙土隱居云茅山鑿地得之極精好  
乃有紫花靡靡服用之

石腦

本草一名石飴餅隱居云亦鍾乳類形如曾青白色  
黑斑易破今茅山有之定錄君受言出方山北穴下  
繁陽子姜伯真昔嘗取服

芍藥

有赤白二種陶隱居云出茅山者最好白而長大又

芍藥譜有茅山冠子紫樓子茅山紅三種  
南燭

清虛真人內傳曰其樹似木而葉似草故號南燭草  
木一名候叔一名南續一名維那木之王吳越間亦  
呼染叔其子如茱萸冬夏長青八九月熟酸美可食  
通志畧云今茅山道士採其嫩葉桑飯謂之烏飯甚  
甘香可以寄遠杜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謂  
食此能變白駐顏故仙經云子服草木之王氣與神  
通子食青燭之津命不復殞並謂此也

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五

茅山蒼木為天下第一亦有白木

何首烏

本草因祖能嗣服之有益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  
山老人遂傳其事李翱因著方錄云

覆盆子

俗名莓子有二種以二麥收時採之因有大小麥之  
名大麥莓尤鮮肥可啖別有一種蝨莓不堪用

旋花

亦名鼓子花俗名纏枝牡丹

蘿摩

俗名婆婆鍼線包本草稱其強陰益精之功而古方多不用今以傳丹毒赤腫蛇蟲毒即消蜘蛛傷治不愈者搗封三二度能爛絲毒即化為膿

石葫萎

俗名鵝不食草亦曰鵝腸草

延胡索

出金壇溪陵澗者佳

芎藭

出茅山者謂之茅芎

積雪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毛

一名地錢草一名連錢草丹陽多

薺芎

本草圖經云根苗都似人參而葉小異根似桔梗而但無心潤州尤多人家收以為果菜或作脯噉味甚

甘美

剪草

本草出潤州

連翹

本草圖經云生澤潤淄兗等州有大翹小翹二種

羊躑躅

本草云出潤州

葛根

掘而蒸之以登俎豆謂之麴葛

劉奇奴

宋高祖劉裕微時居京口伐荻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後至聞杵臼聲覘見童子於榛中搗藥問故荅曰我王為劉奇奴所射合藥救之帝叱之皆散收藥而反遇金瘡傅之良驗奇奴宋高祖小字

王不留行

俗名金盞銀臺亦曰剪金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元

蜈蚣

土人呼為百脚赤頭足者良陶隱居云赤頭足者多出京口於腐爛積草處得之

水蛭

俗呼為馬蝗歲貢二斤多取之河渠中

蒼耳

俗名野茄棵

旋覆花

俗名金錢花

青箱子

土人呼為野雞冠

青木香

卽馬兜鈴根

羊蹄根

卽牛舌根

金銀簾

卽鷲鷲藤

忍冬草

卽金銀花

紫花地丁

鎮江府志

俗名米布袋

蒲公英

俗呼黃花郎草

地篇竹

卽射干

燕青

卽諸葛菜

商陸

俗名樟柳

天南星 金櫻子

二種俱出茅山

桔梗

半夏

射干

茅根

木賊

大薊

小薊

澤蘭

瞿麥

百部

丹參

苦參

沙參

芫花

貫仲

地榆

括蕒

芫胡

荊芥

稀荬

茵陳

虎杖

酸漿

牛膝

漏蘆

藜蘆

烏蛇

蠶蟲

蟬退

斑貓

艾葉

桃仁

百合

山查

杏仁

土瓜

蝮蝥

馬兜鈴

馬鞭草

天門冬

葳靈仙

車前子

兔絲子

地膚子

蛇牀子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辛

地骨皮

地綿草

蓖麻子

天花粉

穀精草

牛蒡子

吳茱萸

龍膽草

馬蹄香

木饅頭

無名異

益母草

五加皮

女真實

郁李仁

佛耳草

桑椹子

旱蓮草

紫背浮萍

草屬

零陵香

備錄之

右諸品本草圖經雖不言道地然皆境內所有故

零陵香

出丹陽之埤城片徒亦有之遠人亦呼為丹陽草卽

古之蘭蕙也鄭漁仲云蘭卽蕙蕙卽薰薰卽零陵香

楚詞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薰草  
故名醫別錄出薰草條近方謂之零陵香故開寶本  
草出零陵香條神農本草經謂之蘭南越志云零陵香  
一名燕草又名薰草生零陵山谷又別錄云薰草一  
名蕙草明薰蕙之為蘭也

大麻

俗名火麻皮可織布

苧

麻屬績其皮為布晉樂志白紵舞紵本吳地所出

鴨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俗名淡竹葉夏開花青碧可愛畫家取汁用之如黛

龍葵

俗呼老鴉眼睛草

藍

葉如麥作畦種之菘藍可為澱蓼藍可染碧又有紅

藍土人謂之紅花可染紅

茜

俗名過山龍亦曰血見愁

萍

土人呼為浮藻小雅呦鹿鳴食野之苹苹乃菁蒿

陸佃指為此萍誤也

蘋

葉浮水面四葉相合中折十字土人呼為田字草亦

曰四葉菜

苻

亦作苻與蓴一類二種葉似馬蹄而圓者蓴也微尖

長者苻也

蓴

俗呼馬蹄草

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有二種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亦曰馬藻聚藻

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連生亦曰水蘊俗名鰓草

又名牛尾蘊

菰

菰曰蓬今謂之茭爾雅曰蓄彫蓬薦黍蓬彫蓬者米

茭也秋結實謂之彫胡米可作飯故曰蓄杜甫詩波

漂菰米沉雲黑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

故曰薦

薦來紅

俗名老少年

芭蕉 紫藤 薜荔 鳳尾 虎耳

萬年青 吉祥草 蘆 荻 荳

棘 苔

竹巖

毛竹

李大澄詩毛木巖深藏羽客柯山日晷更舒長李清

奧詩雲藏毛竹深深洞烟起香爐裊裊風今作茅及

猶者非也

慈竹

任昉述異記南中生子母竹慈竹是也酉陽雜俎慈

集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竹夏雨滴汁入地而生王勃賦如母子之鈎帶似閨

門之梯友

象牙竹

筍味至美而質白如牙故名

筍竹

有早竹晚竹綿竹

斑竹

陳輔之有詠慈雲院斑竹詩注慈雲因此謂之斑竹

院見京口集

筋竹

羅浮山疏曰筋竹堅利南土以為茅筍未竹時堪為

琴絃

紫竹 水竹 候竹 石竹 苦竹

淡竹 燕竹 灰竹 閃竹

鳳尾竹 瀟湘竹

木屬

松

種有三紹聖間通判夏侯元裁松記刻長山白龍王

廟中

栢

集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種有二陳輔之有丹陽朝陽寺栢詩見京口集朝陽

今普寧茅山崇壽觀太元殿前有經臺栢宋未有道

人自咸陽老君說經臺移本植此植樂翠碧非凡木

也見茅山志

檜

唐李衛公手植雙檜於北固山火後不存又京口集

載梅聖俞刀經臣綿檜詩云翠色凌寒豈易衰柔條

堪結更葳蕤松身栢葉能相似勁拔綠何不自持晉

許長史手植左紐檜在茅山玉晨觀都尊師手植雙

檜左紐一株四幹散花而不實右一株二幹不花而

實在金壇清真觀殿前

楸

俗以立秋日採其葉戴之又煎湯洗浴

槐

又有身壅腫枝下垂如蓋者名矮槐

柳

晉志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潤之丹陽舊誌引之誤

也俗名楊柳一種枝弱而下垂者名垂楊一種名西

河柳即檉也

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土人以充薪實曰椽顧况書堂銘曰椽栗裊險後猿

相爭許渾詩霜肥椽栗畱山鼠月冷菰蒲散水禽

楮

土人名構穀樹

石楠

李白詩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志石楠

樹野生二月花開冬葉尤可愛

枳

張祐丹陽新居詩架倚薔薇立籬因枳設編

稷欄

花黃白色未出時剖皮得之狀如魚子東坡所謂太

榭

與檉類實名象斗一種小而叢生土人呼為孛落葉

以之克薪

娑羅

七葉並生一名七葉樹府治內舊有娑羅亭

梓

尚書大傳木實而俯子道也埤雅云梓為木王作室

必以為梁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檀

有黃檀有白檀性堅實詩云爰有樹檀

榆

先生葉後生莢三月落莢如小錢取莢與皮合漬之

即蕪蕒博物志曰食粉榆則眠不欲覺

黃棟

出茅山屑樹皮移焚之可辟濕氣

合歡

即夜合俗名樓樹

蒴藿

卽接骨木俗名遷遷活

枸骨

俗名猫耳刺木皮可煎膏

棠梨

本梨樹所生梨一核有十餘子種之惟一子生梨  
餘皆生杜杜卽棠梨不結實可鑲書板製梳茅山下  
泊宮有棠梨樹大茅君初入山止樹下結廬候二弟  
歷趙宋爲風所拔得泉遂稱茅君丹井古樹之幹徑  
三尺餘修撰蔣超詩綠樹新封古道肥川巒依約報  
春暉棠梨欲覓神仙宅山自空青人自歸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毛

黃楊

水楊

冬青

黃荊

皂莢

烏柏木

榿

朴

棟

桑

柘

樟

桐

杉

楓

椿

樗

畜類

牛

羊

馬

騾

驢

豬

狗

猫

雞

鴨

鵝

羅隱京口送楊子蒙東歸詩云東吳送客樓船後拋  
擲子鵝離京口刀景純懷南徐所居寄二弟詩云京

口子鵝宜薦酒壩頭醇酒可飛觥見京口集

禽類

鶻

土人謂之呀鶻金山之東有石山鶻常棲息其上因  
名鶻山

烏

大嘴性貪而鶻者俗名老鴉有白脰者名白頸鴉反  
哺者爲寒鴉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不祥巨喙善警  
懸烏吟夜又云烏鳥背飛而向啼也

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一

毛

金壇張恪居母喪致白鶻來巢見隱德

桑屬

郭璞云俗謂青雀今名鸚嘴性慧可教

燕

宋志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產丹徒二十七年五月  
甲戌白燕產京口梁馬樞傳樞隱於茅山有白燕一  
雙巢其庭樹馴狎間燕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  
年

鷺

雄曰鷺雌曰鷺蔡邕傳云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

藏殺機也桂萱錄云鷺一名碧繼翁東坡呼爲雪衣兒李昉名曰雲客

鷺

土人謂之黃鷺

雉

俗呼野雞化書云雉不自合信也陸佃云雉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江惟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鷄

竹雞

形如烏鶻土紅色鳴則兩本草竹雞一名山菌子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雉

如小雞無尾鳴音泥滑滑又是一種

鳧

俗呼野鴨吳地記石首冬化爲鳧頭中有石亦名鰲小而好沒水者名鵞鵝

斑鳩

土人呼爲鴝鵒抽于爲巢天將雨卽逐其鴝鵝則呼而反之因以爲晴雨之候

鴝鵒

一名布穀一名獲穀一名郭公俗呼阿公阿婆亦曰摘桑看火亦曰割麥插禾亦曰脫却布袴皆因其鳴

聲可爲農桑之候故也禽經及方言並謂鴝鵒卽鷓勝郭璞云非也

反舌

俗呼爲百舌一名望春一名喚起汲冢周書云芒種之節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韓詩云喚起窓前曙催歸日未西

鴿

梁張僧繇吳人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汗容衣僧繇乃東壁畫一鷹西畫一鴿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皆不敢復來見太平廣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鴿

鸚鵡

土人呼爲八哥以五月五日用蒲酒撚其舌則能語鄭漁仲云鸚鵡爾雅謂之鸚鵡音骨嘲陸佃云一名寒卓一名乾卓禽經云鸚以聲交孕鸚以意交孕鸚以睛交孕鸚以足交孕飛不踰濟水

畫眉

梅聖俞詩山鳥本無名兩眉如粉畫文與可詩百轉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鑠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鴉



爾雅曰鵙鵙郭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鵙按此似鸚鵡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厨檻間亦名鸚鵡張祐丹陽閑居雜興詩落日啼鴉舅空林露寄生

餓鳥  
相傳自海上來嗉中有砂如黍粒大名金剛鑽唐元積和浙西大夫述夢詩云金剛鑽透玉

姑惡

俗亦名苦鴟水鳥類鶯哀鳴終夜不息俗傳婦被姑虐而死化爲此鳥東坡有姑惡詩字書有鴛鴦皆水鳥當是此種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里

鵙鵙

爾雅戴鴛鵙鵙郭璞曰鴛即頭上勝也今亦呼爲戴勝土人名雪姑

練鵙

土人謂之拖白練張祐詩紅蕉心半卷白練尾長垂亦名喜相逢

斲木

爾雅云鴛鳥啄木聞見後錄云啄木巢木穴中人或塞之能以嘴書符其塞自開

盧鷲

江東呼爲蘆虎

桃蟲

即鷓鴣也俗呼黃脰亦曰巧婦張祐丹陽閑居雜興詩懸巢巧婦子拂水剪菱花

鷓

爾雅曰天鷓俗呼告天亦曰

偷倉

似雀而差小籠畜易馴雌雄遞放不失土人相權樹未實者此鳥來巢則是年着花必實驗之果然

白頭翁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二

里

羽毛微綠而頭有白毛故名

金翅

似雀而翅間有黃翎

黃鶻

似鶻而小羽足俱黃

十二紅

翅尾各十二翎翎端各有朱點又有十二黃亦然

梅聖俞有詩

婆餅焦

祥異

祥異之志猶史家之有天官五行也漢董仲舒劉向之徒取皇極庶徵附于五行牽連考驗所以言祥異者甚備而公孫宏之對策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然則人事之相為感召誠有不可誣者與顧陽九百六載於太乙肘後頗詳而亦未嘗不屢遇于舜禹成康之世舜禹得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一

百六之數凡七成康得百六之數凡十一焉漢文帝時一日而山裂者二十九又四年六月大雨雪而鳳皇之出反一見於桓之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此何以故母亦所謂祥異者或杳邈難稽而人事之修救則斷斷乎不可以忽與自有鎮江以來所見祥異歷代都有謹詳于左以備法戒然則召和氣弭災沴盲風怪雨可變而為景星卿雲是誠大人君子所當引為己任者也抑又聞之賢才國家之楨瑞使名賢碩德比肩接踵于郡國之間文章功業彪炳寰宇則其為祥也大矣雖令麒麟鸞

鸞體泉芝草日生郊藪之間亦何足以踰之若夫城狐社鼠作奸犯科以弗利于我郡國是真鬼事禱祀之尤吾郡國無少長咸當其為禘除以避不祥者也被偶然雨雹蝗蠖之類為災猶小亦何不祥之有志祥異

吳黃武二年五月曲阿甘露降

赤烏十一年雲陽黃龍見

晉永嘉五年蠧鼠出延陵

大興三年四月白鹿見南東海丹徒

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二

復起生

昇平二年晉陵等五郡大水稻稼傷饑甚

太和六年晉陵等五郡大水

太和中劉波居京口晝寢屏風外吧咤聲見一狗踰

地而語語畢自去

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京口西浦濤入殺人

太元末王恭鎮京口民間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

一旦去毛衣披拉颯柄又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

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兒欲作亂賴得金刀

作蕃杆黃字頭恭字上也小人恭字下也恭尋起兵

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

元興三年三月己卯丹徒甘露降

宋永初元年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

元嘉十七年八月徐兗青冀四州大水

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產丹徒縣南徐州刺史南樵

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徐兗青冀四州大水

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幸京口有黑氣暴起占有兵明

年魏南寇至瓜步飲馬于江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甘露降東海丹徒又白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進京口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中徐湛之爲丹徒尹夜西門內有氣如練西南

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駛乃消

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懋賢亭雙鵠爲引

衆鳥陪從

孝建間南徐州大風飛屋瓦城門倒覆

大明四年南徐州南兗州大水

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見京城

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鸞見東海丹徒

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甘露降南東海丹徒建國

齊永明八年延陵縣前澤畔獲毫龜二枚

永明九年曲阿縣民黃慶有園圃東南廣袤四丈許

每種菜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嘗有白光皎質屬

天掘深三尺得玉印一文曰長承萬福

中興元年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瀾漫數里

梁天監元年鳳凰集南蘭陵

普通中龍鬪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所經處木

皆折開數十丈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墜延陵人家井中明日

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

中大同元年春曲阿縣建陵障口石辟邪起舞有大

蛇鬪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畧盡是年

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內方畫有狸鬪於欄又有野

鳥如戴者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

太清元年送石辟邪二於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

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未至陵

二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躍車輪陷入地三寸是

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墮地言曰兒是早

疫鬼自是早疫二年

陳紹泰二年二月甘露降京口或至三數升大如奕棋

隋大業十三年有石自江浮入於楊子

唐大足元年七月乙亥楊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開元九年七月丙辰潤州暴風雨伐屋拔木

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自東北湧海濤沒瓜步

貞元二年潤州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

貞元十四年潤州有黑氣如隄自海門山橫亘江中

與北固山相峙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

將旦而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五

永貞元年潤州旱

永貞二年二月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

漿盡入井飲之

元和四年十一月潤州旱

元和七年夏潤州旱甲仗庫災

元和十一年潤常諸州水害稼

寶曆中甘露降北固山時李德裕建寺因以為名

大和七年十月辛酉潤州水害稼

會昌元年江南大水

大中十二年潤州水害稼

光啟元年正月潤州江水赤凡數日

光啟中金山寺西石上有異獸狀如牛無角長可數

十丈色黃而毛引首顧望城中久之復回顧廣陵寺

觀者漸衆方躍入水波濤洶湧如衆車馬聲項乃止

後唐太清二年徐知諤鎮潤州游蒜山連虎皮為大幃

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帳裂盡碎如蝶翅蜀佐

所獻雉頭裘亦失去

晉天福某年潤州市大火

宋端拱元年五月潤州雨雹傷麥

大中祥符三年夏潤州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六

天聖六年七月揚真潤三州江水溢壞廬舍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詔送金山匿藏之是歲大水金山

廬舍飄者數十間

熙寧六年潤州饑

熙寧八年八月江南諸路旱

元豐四年七月潤州大風雨溺居民毀廬舍損田稼

元祐三年潤州丹陽縣麥一本五穗

宣和初蔡祐以醮事至三茅謁陳彥英陳云近山數

月前雷雨空中墜下一小兒十餘歲兩目不開遍體

皆毛其脛逆鼻村人聚觀間忽陰雨四合雷震一聲

遂失所在恐是雷神中物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浙西大帥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為瑞奏之高宗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此外不足瑞也

紹興三年七月淮西鎮江襄陽兩害禾麥

紹興四年鎮江旱

紹興六年七月壬子潤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

紹興七年二月辛丑鎮江府火

紹興十二年二月辛巳鎮江大火燔倉米數萬石芻六萬東民居焚者尤眾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七

紹興十九年鎮江旱

紹興二十七年鎮江大水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沿江海郡縣大風水溢潤州為甚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鎮江火焚軍壘民居

隆興二年蘇湖常秀潤等州大水民艱食

乾道元年二月行都平江鎮江紹興湖常秀州寒敗首種損蠶麥大饑

淳熙二年鎮江旱艱食

淳熙五年鎮江旱

淳熙七年鎮江大旱饑

淳熙八年鎮江旱

淳熙九年潤州旱七月淮甸大蝗真揚諸郡日撲蝗數十車群飛絕江墮鎮江府害稼

淳熙十二年耿秉作守因建炎失印借用觀察使印至是言於朝詔思文院重鑄府印給印之日僚吏祇拜受賀視之府字畫偏識者曰使君必不久於此當移他郡纔一月果徙四明二年之間蓋經張杓張子顏連泄茲土吳瑀兼領亦數月其或召或罷鮮有滿兩歲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八

淳熙十四年鎮江旱

淳熙十六年六月庚寅鎮江大雨水五月入其郭浸軍民壘舍三千餘區

紹熙三年七月壬申鎮江大水害禾麥

紹熙四年五月辛未丙子鎮江府大雨水浸營壘六千餘區

紹熙五年鎮江大旱人食草木

慶元六年鎮江大旱水竭

慶元六年冬潤州乏食

嘉泰二年鎮江大旱又隄自丹陽入武進飛常蔽天

數十里

開禧二年秋潤州大歉

開禧十七年鎮江府饑郡為糜以賑者日千餘人

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

嘉定二年鎮江大旱

嘉定十一年鎮江旱蔬麥皆枯

元至元十五年鎮江民家豕生豚如象形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鎮江饑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鎮江水

元貞元年五月鎮江丹徒金壇等縣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九

大德元年九月鎮江丹徒蝗

延祐三年十一月鎮江饑

至治二年十一月鎮江饑

泰定元年七月乙亥揚楚常潤地震

泰定二年四月鎮江饑

天曆元年八月鎮江水沒民田

至順元年六月鎮江饑

至正五年四月丹徒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示皆

濡成紅色十二月乙丑地震

至正六年鎮江旱

至正七年十一月丹陽地震

至正十一年鎮江旱

至正十五年鎮江旱

明洪武三年丹陽孫宗葵田名千石墟產瑞麥一莖五

穗

洪武五年金壇東門劉鑑堂後產靈芝一本九莖

正統五年丹陽金壇大水

景泰五年丹徒丹陽金壇大水

景泰六年三縣大旱蝗丹陽尤盛

成化五年丹陽金壇大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十

成化八年三縣大水

成化十七年三縣先旱後潦斗米百錢

宏治元年二年三縣大水

宏治六年秋金壇有白鵲巢於西禪寺樹飛鳴上下

群鴉隨之

宏治六年金壇縣北村落間野蚕作繭纍纍綴於桑

柘之枝比屋皆然

宏治十五年丹陽延陵鎮麥一莖兩穗金壇亦多有

之而岳陽村尤盛是年金壇有白龍見於雲表橫亘

數十里

宏治十六年丹陽金壇大旱

宏治十八年九月十三夜子時地震屋盡摧

正德元年二年鎮江大旱河底生塵餓殍塞道

正德五年五月狂風淫雨經月不止廬舍垣墻傾圮

殆盡漂溺不可勝數

正德六年七年鎮江大水

正德十一年金壇大水

正德十五年丹陽金壇大水

正德末年北固山下有群蜂擁降王出游遇鷺鳥攫

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公一清聞之令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僮瘞焉表曰義蜂塚為文以祭

嘉靖二年鎮江三縣春夏大旱處暑後大水斗米百

錢

嘉靖五年六年旱蝗蘆荻篠蕩為之一空幸不食苗

稼

嘉靖十一年鎮江大水

嘉靖十六年四月金壇麥有一莖三穗者有一木一

莖兩穗者其年稔

嘉靖二十二年鎮江大水

嘉靖二十三年大旱至二十五年四月方雨斗麥二

錢

嘉靖三十一年大水

嘉靖三十五年冬丹陽地震次年倭寇至城下

嘉靖三十七年金壇大水

嘉靖三十八年大旱河底生塵

嘉靖四十年大水民居水至半壁粒米無收自後連

水災者六年

隆慶三年七月江湖卒湧平地水高丈餘沿江洲沙

溺死居民不計其數廬舍漂沒殆盡

萬曆五年金壇大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十二

萬曆六年八月內禾生蜚苗皆黃萎秀而不實次年

亦如之

萬曆七年鎮江大水八年尤甚

萬曆九年八月大風拔木飛瓦甘露寺鐵塔折九月

十月地震者六

萬曆十七年大旱斗米二百錢前後三年大疫

萬曆二十一年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牛產麟先

是旺一家每夜有赤光上騰如火麟產後不復見其

狀通體鱗紋色青黑玉頂光潤氤氳若雲氣然口紅

色頰下有鬚項背細鱗具九孔膺以後具六乳二字

排列背腹皆巨鱗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  
近尾處一巨鱗上有紋橫五豎一如王字形尾尾皆細  
鱗尾稍一全鱗累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  
直紋二三見而已甫生聲如洪鐘衆咸指爲怪斃而  
瘞焉越日鄉人殷士望等聞知往啓而濯之傷悼良  
久繪爲圖郡侯王公應麟命瘞于北固山二賢祠左  
作圖說

萬曆二十二年金壇周庄村民湯培田瑞禾一莖九  
穗旣刈復生

萬曆二十四年三縣先旱後大水金壇尤甚父老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三

爲不減嘉靖四十年

萬曆二十五年春朱旺一之族某家牛復產一麟其  
牛卽前產麟者之子也麟狀大如前麟微有毛目赤  
若流丹額有紋如王字近蹄細鱗尤整密餘皆同前  
生數日死亦瘞北固山爲雙麟塚五歲再育麟亦近  
古未有云

萬曆三十三年郡華山裂下視昏黑又天鳴累日聲  
如怒濤

萬曆三十六年大水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

天啓四年五月大水歲大禘六月初五日大寒夜微  
雪十一月初八日大暑人裸體三日

天啓五年大饑人採樗樹皮食之

天啓六年六月初三日暝渡江南秋大旱歲大禘人  
食樹皮

天啓七年大饑有道人取石手捻爲粉作餅示饑者  
人因爭取食之名觀音粉秋大旱生異虫狀如蟬食  
禾根禾盡死

崇禎元年正月望日雷

崇禎三年二月大雨雹三月四月又大雨雹傷麥及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十四

人破屋折樹鳥獸死九月復雷雹

崇禎五年六月天甚寒人多衣綿者是年大旱

崇禎七年四月大雨雹七月蟬冬十一月二十九日

大熱十二月五日大雨雪震雷及雹

崇禎八年春三月雀飛滿天食麥幾盡

崇禎九年正月望日雷二十八日又雷雹是月桃李  
花

崇禎十一年蝗是年大饑

崇禎十二年四月蝗是月每夜聞天有聲如泣

崇禎十三年有人食人之謠上元日民間爲米粉人



食之以應是年旱蝗民多疫果有人相食之事

崇禎十四年春疫甚大旱五月蝗蔽天穀極貴饑殍載道

崇禎十五年蝗

崇禎十七年春民間有羊毛瘟疾多死七月十八日北來鼠數萬御尾渡江次年春丹徒城中民家產一子三頭頭有二角三目二口四臂聲如野獸溺之死國朝順治八年丹陽縣麥秀雙岐

順治九年大旱

順治十六年五月中戌時有黑氣從江北瓜渚飛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五

而來且有聲卑壓郡城一二刻方消盡未幾海寇陷城

順治十八年秋郡南門內民家釜中煮水開釜見有服貴官冠裳人長七八寸坐沸水中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先數日微震一二次是夕震甚山動搖江河之水皆為鼓盪停泊之舟

多覆溺城內外震倒牆屋無筭

康熙九年初夏郡城東鄉見一龍自黃里橋至圩裡首尾共長四五里許復伸至華山約又十餘里鱗甲

閃動中露紅色震傾民房屋數十間

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未時有二龍去地僅十數丈

自西而東若相戰鬪狀所過四瓣山桃莊南渚巷前潘家村戴港埠城諸村鎮震傾房屋數百家震壓男

婦死者數百人傷而未死者尤眾而埠城為甚埠城

大樹拔起從空中紛紛落下有人為龍氣挾去飄五六里墜地竟未傷桃莊河內泊大舟亦挾之而上板木亦從空紛紛落下是年大旱

康熙十一年蝗蔽天夏五月十八日金壇龍起白龍廟拔屋折樹過南店南埕至小墟多傷人所過蘆宿

盡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六

康熙十二年呂城有鳥千百為羣遶林飛鳴不去或怪之遂迹其下獲一大鳥毛羽五色燦爛如鳳凰北

山朱光遠家產一羊僅一角一目隨斃

康熙十六年丹陽縣東七十里林中見異鳥高六七尺舒吭約丈餘啄食雞鳧居民擊斃之沉綠色羽長三尺餘分啖其肉輒病有死者

康熙十七年春霖雨夏秋旱

康熙十八年三縣大旱民屑榆樹皮食

康熙十九年二縣大水沙湖田無禾金壇尤甚民屑樹皮草以食枕籍於道路十二月地震

康熙二十年正月人日龍見呂城時日午晴霽鱗甲  
烟灼色上黃下微紅十二月三縣雨雪中雷電作

康熙二十一年秋七月丹徒霜傷禾

康熙二十二年春霖雨夏無麥冬十二月九日雷電

交作

康熙二十三年春正月八日雷電時雨雹大雪雪後

雷復鳴

溧陽縣

晉義熙五年五月癸巳雨雹

宋熙寧六年大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咸淳六年大旱

宋紹興十九年己巳甘露降

明洪武初嘉竹瑞麥生

洪武二十年大旱六月大雨

二十九年大旱

三十四年地震飛蝗遍野

永樂三年大水

正統八年夏旱秋勞

景泰六年大旱民饑疫

天順元年城中火災公廨民居延燒殆盡

成化四年夏大旱水竭

十七年春夏大旱七月大雨水溢

十九年正月大雪七日樹介

宏治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地震

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地震

正德三年秋大旱

五年七月大水

十四年大水

十五年復大水

嘉靖二年大旱民多飢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七年大旱

十四年旱蝗蔽野

十五年夏雨雹大如斗牛馬多擊死

二十三年大旱自六月至九月不雨

二十四年復大旱

二十八年大水

三十八年大旱

三十九年冬大雪水冰禽鳥多凍死

四十年大水七月地震

四十一年大疫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卯自燕於義城山莊

六

萬曆七年大水

八年復大水

九年大疫

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地震

十六年大旱

十七年復大旱疫

三十六年大水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

四年大水

五年夏日中見星日無光旁有黑子如日者十數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九

崇禎十一年至十四年連歲大旱湖圻見底蝗蔽野

十五年大疫

國朝順治五年大雨雹二麥無秋

六年獲虎於長蕩湖三月鷲巢於田秋冬之交虎偃

晝行

七年大水

八年二月十八日雷雨晝晦行者以火夏大水

康熙三年大水十月彗星見於南自翼軫西行直抵婁

宿經五十餘日歷一十三宿

四年二月彗復見

皇恩大赦

七年大水六月十八日地震

九年大水 知府張際龍行賑勸災以縣令揚待之頓簡心脚之災故不報揚亦終以此被擱去

十一年大水

十五年大水

十六年嘉禾生一叢數百莖一莖五穗高秀種尺許

產於沂橋郝氏田

十七年產瑞麥一莖五歧生於栢枝廟姜氏田詳督

院

十八年大旱知縣裴表泣陳督撫奏 聞後徵秋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十

十九年大水彌望百餘里皆成巨浸知縣裴表泣陳

督撫奏請奉 旨蠲額賦十之三秋糧緩徵一載

二十二年春水泛溢二麥籽粒無收

二十七年地丁輪赦全蠲

三十二年秋勞傷禾歲青

三十七年秋勞傷禾歲青

三十九年地丁輪赦全蠲

四十一年秋大水圩田災

四十六年秋大旱高田災圩田半收

四十七年秋洪水泛濫民房糜蕩四野驚惶水文焉

從前所未有漕米及新舊地丁停徵來春蠲賑平

四十八年春夏疫癘流行入秋乃安雨澤甚少傷不

為災

五十年以前未完地丁 恩例概行蠲免係六十一

年十一月十三日 詔諭

五十二年地丁輪赦全蠲

五十三年夏秋大旱田禾被災地丁每兩蠲一錢六

分六厘

五十五年夏秋大水田禾被災地丁每兩蠲一錢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三

分六厘

六十年秋大旱半月絕流禾稼被災地丁每兩蠲一

錢四分四厘

六十一年秋大旱蝗蝻徧野田禾被災地丁每兩蠲

二錢一厘八毫

雍正元年秋大早有蝗灾傷特甚地丁每兩蠲二錢

二厘五毫

四年秋大旱圩田被災地丁每兩蠲一錢五分六厘

一毫

七年秋疫癘流行歲稔

八年夏秋疫癘行冬底乃安歲稔

十二年夏秋大水圩田被災地丁每兩蠲一錢五分

五厘五毫

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欽奉

恩旨盡免十三年以前未完銀米

乾隆二年秋大水圩田被災蠲免地丁銀七千四百

一十三兩二錢三分零米四十一担九斗九升零

豆一百六十一担二斗七升零更有緩徵銀米普

賑灾民貧生三箇月

三年秋大旱高田被災圩田半收蠲免地漕銀二萬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三

三

五千二百兩八錢八分零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

六担九斗零豆五百一十六担一斗一升零普賑

灾民貧生又加賑極貧共六個月

四年夏蝗撲不為灾

五年四月間雹傷麥詳請借給籽種免息

六年圩田被水補種歉收詳請借給籽種免息

七年九月奉蠲雍正十三年未完地丁銀

八年水滄田一十九萬八千餘畝賑一月蠲銀六千

二十九兩七錢零蠲米豆共一百六十六担二斗

零緩征九千九百三十五担九斗零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一

志以徵實也然實非文無由以顯故文獻莫微自昔所歎文顧不重矣哉鎮江山川奇麗甲於江左諸名勝詩文最足相副至於贈答寄送凡有係世教關風雅者統輯為藝文一則斐然奕然光照千古大要出自名卿鉅公者固多然亦有以布衣窮居之士奮為文詞炳烺傳世者不可得而次也志

藝文

詔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寶曆二年

答華嚴辭東觀令詔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何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說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聘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非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紜

加贈檀憑之散騎常侍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詔

義熙元年

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為國既義敦其情故臨

危授命考諸心跡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贈何無忌侍中空詔 義熙六年

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謀經綸屯昧則重氛戰廓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搆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畧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勵握節殞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於厥懷其贈侍中空本官如故

幸丹徒謁京陵寬恤詔 元嘉四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二

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悉原遣登城三職及大將家隨宜隱卹

幸丹徒謁京陵大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爾瞻塗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恩饗讌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永言慷慨感慰寔深宜率宣仁惠單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

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士陞沒之家老病單弱者普加贍卹

幸丹徒謁京陵大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襟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士風淳一苞總形勝實維各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屢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幸丹徒謁京陵大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三

實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縈縈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於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賜資之

答陶隱居入山詔 天監元年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答徐勉上修五禮詔 普通六年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

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答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浙江道都團

練觀察處置等使李德裕上丹扆六箴詔 寶曆二年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風澄坐嘯春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入之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嘗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茲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四

賜漢故隱士焦光明應公詔 祥符六年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又安元元蒙福四海恬然頗稱隆平之世邇者染疾未瘳忽夢老人入殿自謂東南隱者焦光持丹奉獻夢覺即愈詢之近臣曰光乃漢末高隱遊遊天塹洞隱樵山甘貧樂道昔以三詔不起廉節自持雖萬鍾而難移撫川流以自得觀泌水以陶情不但福祐於國抑且惠及於民封功報典理之所宜凡本山田地差役一槩優免有司春秋祭奠以為水錫之報無負朕意副所願焉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致仕不許詔

蘇頌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御道而遺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於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即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場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褚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陳東有服親一人錢五百貫文詔建炎三年

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

貫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贈陳東朝奉郎秘閣修撰賜田十頃詔紹興四年

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蘇頌行

黃門迺應文籍填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風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澁成章麗而

有則自朝趨領闕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可以發揮祕奧詳核異同俾徵荀勗之才更允潘尼之拜可祕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進邵亢太常丞制王安石行

敕某古者尚賢而輕爵好藝而賤祿所以士樂修其行而爲時用也爾列於東宮之職事二年於此矣羣牧之任開封之選皆能稱職遂佐三司其序爾功進官一等若爾之藝文政事吾豈有愛於爵祿乎哉往懋厥修以需其後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翺遷潤州丹徒縣令制王安石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六

勅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爲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爲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奏舉人姚闕著作佐郎制王安石行

勅某祕書省有著作之官所以待藝文之士爾瞻辭博學而爲吏有聲甄績序材以登茲遷往共職服其亦勉哉可

沈與求知鎮江府制張綱行

朕觀東南形勝之地京口實當上游方茲時巡尤所倚重思得折衝厭難之士以修古方伯連帥之職永作外

寬余顧憂具官某學不守於空言才克施于有政蚤  
膺簡拔亟真清華執法憲臺則排姦擊邪紀綱復振率  
屬銓部則揚清激濁流品自分玉堂推詞翰之工經帳  
罄論思之助以其蓄之有素故能用無不宜久去周行  
殊鬱士論是用起從真館殿此大邦眷惟一路節制之  
權加以萬旅營屯之寄非威重足以鎮浮則人不服非  
惠和足以宣化則下不安往圖厥功奚俟多訓

封吳季子昭德侯制

朕考於傳記知神為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  
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為榮哉今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七 荆三  
陵之名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侯爵往  
諡於廟其寵嘉之

贈李成朝散大夫直秘閣諡忠節制

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  
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鎮江  
府金壇縣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  
壯氣弗就以沒其身隱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  
爽

都督容州諸軍事本管經略使兼侍御史戴叔倫

敦朝奉郎竇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劉宰聖人與曾  
點說漆雕開蓋不及汲于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天  
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政  
之久者相為終始也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標朕  
甚嘉之拔之樂澗丞我奉常愔然一來尚不負國之望  
可依前朝奉郎特受行太常寺丞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詔

追贈陳東秘閣修撰詔 紹興四十年

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負荷美  
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於戲惟爾東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八 荆三

始特有意於良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  
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於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  
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  
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余哀以彰余過使天下後世考古  
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加贈陳東朝請郎詔 乾道六年

年月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陛朝官父母  
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滁州清流王管學事勸  
農營公田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東右父  
擬贈右朝請郎



告詞

楊傑知潤州告詞 蘇轍行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揚楚方飢仰食鄰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違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表

請加贈劉穆之表

晉劉裕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存勳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九

制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養百揆翼新大猷項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聖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即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謙言嘉謀溢於人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跪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屢謙居寮守之

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勢關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為桓彥範謝男授官表

唐吳少微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勅以臣男某為某官臣實多幸偶遭皇運鳴玉以相建土而王大錫崇榮斯亦極矣先臣老母復荷渥恩追亡寵存光被寵愛自妻及弟雙綬六珈闔門振耀惶懼未已今臣子某識惟髻弁服臣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十

表

榮為祿已甚更承天秩將何以堪殊澤荐臨闔門光寵敢不祗奉拜命之休無任悚荷之至

為竇孝誥讓潤州刺史表

李嶠

臣某言伏奉恩制以臣為潤州刺史祇奉寵榮俯仰慚楊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尺澤輕生牛笱淺品行非三德藝乏四科屬雲雨曲成山川廣納遂得差肩冕笏筵羽鴛鴦自兼司天地副象河海空陪九卿之末詎達三禮之源栢梁賦詩徒述鍾磬槐市講藝更慚几杖當日妨官獲罪豈以稱職為功而皇矣高臨霈然降澤乃違棘寺還分竹符入奉千乘之尊出當六

條之寄叨恩竊幸自初泊末夫以下邑樹風是惟政本  
外臺驅傳實總人極薛宜以理劇有才滿歲加投龔遂  
以撥繁無效數月召還歷選前猷實資共理安可使赤  
紱虛忝素冷高詠伏願敦名器之實絕過謬之私更簡  
良才言刈其楚則山谷耆老方懷樹李之觀江湖吏人  
不起伐檀之刺無任悚懼之至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爲崔使君讓潤州表

元結

臣某言復奉今日月制書以臣爲使持節潤州諸軍事  
潤州刺史散官如故前命甫流後恩逾集進退維谷憂  
喜聚門臣某中謝臣才質孤陋藝能鄙薄徒以頗承舊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表二

業遂得歷踐清資國庠司級既非所據六衛陪軒又無  
足抹久欲避賢公府移疾家園不悟冲眷曲臨殊私屬  
委瓠溝東望始拜寵於韓臺竹里南浮遠遷榮於楚澤  
何以仰承皇寄俯緝賦謠伏乞日月迴光雲雨流霈深  
惟鑒察改任良能則朝有至公臣知免戾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昧死上言

爲潤州太守賀敕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聞元氣氤氳生成道達聖王教化恩煦流行  
自昔仁壽之時皆同寬大之典伏見五月二十九日恩  
制昭洗庶獄廓清萬寓億兆欣戴人神叶心臣某中賀

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體元立極至德提運俗  
阜和平之理天垂景福之祥故得年穀大豐五兵不用  
倉廩既實禮義興行此已道合義軒功格天地陛下聖  
德之至勞謙恤隱猶慮淳風未溥維咎或多務寬典刑  
以廣覆載當一陰始生盛陽用事言念肩犯慘酷幽閉  
囹圄降元鞅澆汗之恩贊朱明膏養之氣而使省躬者  
自新有路懷生者得遂其情枯朽重沐陽和雲烟助爲  
喜色元元感戴皆見聖明遇此昌時生靈何幸臣忝述  
職字人不任忭舞欣躍之至

潤州謝上表

宋范仲淹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表三

臣某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  
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  
獎拔置之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  
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  
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  
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譏毀臣聞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  
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爲腹  
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孽積於王室故三  
桓與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

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強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封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寢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總覽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憐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三

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年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苗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常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云云

白芙蓉賦 有序

唐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佳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彿焉

金陵謂潤州城西綠潭即放生池也

朱明文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留其好音迥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溪誠有感於逝節更新得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波上凝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蚌濯漪暫覩其明月復似處子映松遙覩其冰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露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於葭茨散飛鴻於林樾予乃鼓輕柁入澄瀛度柳杞越蘭蘅斐回容與放志遺榮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鴻鶻起鷓鴣揮水珠而濺葉動波文而抗莖傳羽扈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憇川陰暫浮霄外極望漪澗靜無夕靄又如游女解佩於漢曲必妃採蓮於湍瀨舒蘊藻以為席倚邱荷以為蓋發巧策之芬芳感佳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

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  
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蚤蟬悲此歲之過半彼  
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凋兮秋露  
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葛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  
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石淙賦

明李東陽

石淙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  
游寓巴陵卜築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  
於朝出而官於外撰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  
字之間示不忘也余嘗泛太湖渡長江山川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賦二

狀槩於心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  
其所為懷為述短賦至於體物叙事兼比興之  
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聲之應君  
子或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

聳山骨兮崎嶇中潏潏兮水聲初濺涓以汨瀟忽澎湃  
今砢鉤或在遠以疑止恆自昏而微明感天機於一觸  
眾巖為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  
今可擬曷蹄浴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  
淙以為名客從南湖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浪  
千頃青山一螺揖虛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之

既卯既弁來游來歌興懷於某水之邱寄跡於此山之  
阿投風景於毫芒卷孰少而孰多居士不答如茲淙何  
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滴乎平地仰噴從  
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  
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改方泥彼而注茲訝江山之  
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歎曰嘻有是  
哉吾固知石之為石淙之為淙也吾方手撫鏗鞳耳聞  
春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颼以助爽與  
浩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  
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崗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六

賦二

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蹟豈三南之敢  
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為堅淙者吾知其為激匪徒觀物  
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蠲我宿癖滌  
塵垢於七情激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  
無息彼羣分而類聚何物非今太極殆不知石之為淙  
淙之為石也於是二客携酒與琴游於淙上班荆雜坐  
林歌迭唱北南俱失賓主皆忘慨聚散之殊塗顧行藏  
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鄉也

北固山賦

潘一桂

粵若稽天地之奇跡蒐流峙之靈區采登陟之近玩巒

烟霞之靚墟維北固之明雋執宇宙而稱殊爾其欲兩  
儀以俟基泰二嶼而分鼎辰朱方以侑障殿潤浦而專  
屏吐丹嶂於懸霄樹華關於青冥絕倚黨以孤出軌浮  
吹而遙騁干雲霄以秀上負日月而鈔景留屢屢以鞞  
實勢險固而延巨爰自鶴山拓脉龍嶺騫焚業繼族獻  
雲驤翠奔賓立於南抽而右旋從從德德駉駉駉駉如  
邪如廓爲輔爲藩駉駉離奇散而不尊茲山鞏之崔嵬  
靜存乃若岷嶠長波荆揚豐滂百川匯流沃沃蕩蕩颯  
風秋揚桃汛春漲凶瀾暴雪烟瀧駉浪決決既湊滔滔  
斯壯馮夷理轡靈胥乘王茫茫禹功弱不能相茲山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七 賦三

其門遐阡矢界近陌臚分開寶引流溝滕互轄桔槔不  
事瀆源爰臻遺乘滯穗滌場維勤其右則芙蓉貽佩浮  
玉標圖通川互經五上交輸脉絡雄勝膏衍儲胥凌陸  
跨津環塗委紆乃有風鳴濤濤答鑑詢洽海舶江舳楚  
檣越牒隨潮權槩追霞命楫分風共駛交引逆折蛟唇  
並流爭馳競捷簿靈之險千古所懾乃若稽其上巖則  
有梵宇星臚瓊雲構蔓飛梁垂景香臺切漢危亭籀乎  
木末巨門抗乎霞半廓鱗次以旋翼磴緣空而梯棧樓  
絕隣而多景閣懸居而駕岍揭軒廡之窈窕締簷拱之  
璀璨煥金碧而光煜謝濁氣而塵斷於是降覽壑背俯  
循巖陰鮮颺激響斐烟出林怒石昌目空寒殷心爾其  
崑崖築壁負天奇出神明所扶削成屹立競勢交峭若  
駉霜剔奮若相勞鬱若相惕濤文翠蒸水裂斧劈幽洞  
沈寥空騰逢集與俗分氣營魄載載若夫榜懸梁日寺  
紀吳年節遺方竹鏤引青蓮浮圖范鐵天津吐泉風池  
濯月麟塚橫烟贊皇捨宅海岳名類皆茲山之遺事妙  
可得而稱言也若夫登薄躬以升降閱陳跡之所留殘  
地脉於赭衣唾秦政之東游耽斯高之近禍爲山川之  
深仇覽策馬之餘塵尋狼石之舊趾奠漢鼎於談笑寄  
雄心於鞭弭接劍氣於礪魄儼伯跡之未徙懸晉元之

一隅爾予幅以自隘特地險於長江置中原於度外雖  
灑新亭之泣莫軫橫流之慨拾遺音以延賞樂梁武之  
宣游駕翠翳以鱗萃紛象奇而闢幽詠賡和之奇藻蕩  
妍韻於千秋戲青霓之盤姍參畫板之龍象披研山之  
靈阜忻喬流之可仰雖筆墨之欲盡垂典刑而在望嗟  
乎噫哉烟壑長封微音遐逝徙倚高風淒涼伯氣廣武  
與悲牛山結滄傷廢典之倏忽怒波瀾之崎嶇若風雲  
之停草曾不能以須臾諒金石之非固焉榮名之可愉  
凋春秋於哀樂積雲岫之唏噓曷若睨蓬壺以塞裳披  
方丈以濡足極浮觀之杳眇抗危睇以遐矚往白日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十九  
豐暉連榮光於若木存元化之端倪翹鴻濛之軒軸原  
千變於微瞬齊高深於一掬流日月於巉巖畫髮賞於  
茲谷

練湖賦 有序

國朝賀 鑒

距郭西百餘步得大浸曰練湖舊傳爲開氏址  
一名開湖蓋納長山八十四流而瀦之其所產  
歲輒更也湖於陽旣薄厥澤而通漕灌河功且  
甲三郡中郎之所贊揚光祿之所吟詠一與區  
矣唐人李華有湖頌詞義樸述不足觀余旁蒐  
典記約乎本旨題作斯賦其辭曰

燦哉鴻似桐栢協精九小既濬支澤區呈窺逸典而窮  
妙維茲湖之憑靈原夫開公拓跡陽侯尋盟餐苓鮫室  
揮絃鱗城濯丹脰而覲逝神相羊以波征跨羽而適青  
冥者靡得而衡焉爾其爲大也灑灑灑灑混漭遐瀆甄  
洮益漏肩湘昆泗涵阡軸邑平穹汜地石城戴冠鐵甕  
綠珥環麓奔注八十有四元武勺其上流浩蕩渺乎下  
侍廓原隍以若浮隱星辰其倒位晉敏藉以蓄備宋道  
櫻而衆忌彙茂誦之祝淵遂彌漫乎繁利其東北則平  
林蓊鬱紺剎龍嵒硯硯疊視碧眩朱封鳩巢篆亞鶴徑  
苔蒙海童眊象神娃騎龍睽波光之及夕聆鼉音之逢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二十  
逢其南則崇峯巖薛綿綿延延檀欒列幕榭檣杉樾蔚  
乎櫛茂比櫛聯錢仙人之府發真隸懸濡漑漑而衍布  
翁尚首兮欲咽若迺青陽屆令雲物浸嬌眠涉接蘊離  
蔣蓀蘭擢苞發蕾穠郁飄搖烏則鸚鵡鸞鶴鸚鵡鷺鴒  
澆潏濫漑呀吭淵澗迴翔乎蒼葭之濱棲遲乎仙邱之  
陸爰有修褱之朋金谷之客搜宓妃之墜瓊拾藁光之  
翠節擷芳莖兮贈歡迴清筆兮若泣玉山頽兮朱顏醜  
淥水發兮鴈柱歇盼望舒以爲期雖秉燭而逞恤及夫  
蕤賓之辰蓮葍散艷方角倩媛游於西灣承波容裔窈  
窕拭頰垂膩麻而舒袿擾敗紅之壓鬢權香國於遙夜

孰歛漉之靜濶濺纖阿之麗和盪絳救而狎鷁若迺  
收受權鷁尾元象眇睢孰豈颺橋盪歷舩載汨蒼壞  
沉陽琴高望瀾而躑躅耕父憇觀而慄快浹近穴以翻  
濟聊瀆淪其觸蟒訝怒濤之瀾淫詎濟淮之有兩又若  
形龜掩嶂霏雪騶空鏡水暮電鑄珠磨瓊聲黃竹之悲  
唱迷剡溪之孤舸文鯨奮鬣而失道精衛運石而蒙矐  
浙凍霽於枯響滯寒翻於隻鴻攬天水之一素洵口極  
而意忡其誌產也珍藟煜熠不各一端爰有瑯瑯碑磔  
瑛球玕珊金華銀樸紫貝錄丹隋侯絨積太顛薦盤下  
則對高黛堊棲泐埋湍千群荷鋪其耦齊謹蒸黎執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賦七

峙此焉雲閔疆厓繡錯阡陌鱗程條風舉趾膏腴中盈  
堅苞穎粟轉垂莖奄觀銜艾千倉萬簾戶儼八蠶之  
富家登再熟之陳於是朋酒滌場苾芬斯應勾龍既度  
田祖爰並祭黍獻羔鳴琴清磬有壬有林百禮孔訂介  
福穰穰曾孫是慶若迺四達之都商儉駢接狼脫夜興  
夫南董易曳編履紵金雕珂勒翅騰飛橋賄衍鉅億其  
於囊也桃笙象簟蕉葛升越玻璃龍腦犀渠湛盧之屬  
鎡非闕于縱橫充塞咸乘橈而望洋請茲濱其待詠詎  
允濟乎稠賄詠周詩之兩公輸河伯而爲助非巨澤之  
徒雄於時漕輓鼠接早威凝艘連艘通舳舻旋旋長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賦八

今魂請充溢匪專名兮黍與稷翼膏無屯兮灌瀆登魁  
廖河憚兮千橋若駟輸於京兮拊瑟陳樂羞職瓊兮月  
畢應液康吾既兮

北固山賦

湯寅

汨長江而東驚截堆埼以孤稜負崇構而傑起峙矚岬  
而嶙嶸緬張氏之行役云托植於金陵乃其指天目循  
迴龍紆京峴而右刷稱別嶺於鮫宮跨黃鶴而南沿凌  
寶蓋而西雄汲天津之伏流圻海涵之冲瀾迅風切而  
落響旭日起而升紅遡飄飄於紫烟蹴磊砢之高松挺  
萌臺之妮妮沾流泉而灑沫漾颯颯之疎鐘恍四山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三

九

鐘峇顧青嶼而依依遂憑增而造闔屢蓋蓋而何象儼  
白榆之可剗爾乃杖金策側角巾侵蕭瑟之寒曦納亭  
阜之芳春採江蘋而斜渡蹙潏波而渙鱗經吟暖而躡  
躡俄陟硯而無硯始凸悚而踟驚漸地捲而縷曲拂半  
天之胎禽攀九垓之仙躡遠嶂微而迎茜石路欹而銜  
綠樓臺暴而高齋諸峯迥而起伏其前則千雉萬堞綺  
錯鱗次伍兩雲屯翟葆風濤千畝之厘五都之市白地  
統綵珠琲瑤瑤肩摩而田甲輸金拂袖而隱之懷觀隱  
隱鞫鞫澀嘉糾刺大胥之所不能名隸首之所不能記  
芝相繡補麗厥芸堂獻獻乎其于霄視俯嶺而迷方鳴

鐘食鼎洪園玉圃襟卉歲蕤以疏途叢英阿那而分戶  
彫俎馮勺留賓歌舞管瓊禾而詎甘進膳蟪而停箸七  
盤紛而近郁管絃嘒而趨赴延邪蔽郭朱葦碧抽荆杞  
凭原而隆翠溝塍界路而承流橫唐頰之青葱俯月華  
之離鏤其後則多景之樓清暉之閣枝竿峇而交撐結  
磔婉而如托瀾漫轆轤焉神愕曲碧盤根於虛空神  
鷹奮飛而下掠窺望江之危亭並蛾眉而依約吳檣楚  
舶于山之阿前迎後距擊汰揚波集布馱而櫛參職盛  
爵於盤澗元冥蕩日颺颺風多亮朱明之不煥宜披裘  
而婆娑朝暾夕櫛旁睨邪眺詢雲霞而作壁挿曾濤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十

浩浩泗烟生而池颺混太虛而晶滌西則皓肝歛蕤浮  
玉相望棟重欒於波底壓滯滯而為堂東則焦岩蒼茸  
彷彿乎懷襄嵌霧樹於飛滂滂耽矚於中央惚兮悵兮  
卹乎湯湯微曲江之鉅麗控海門之微茫其左則股股  
繹繹坡隨直下隱奔之邱曠曠之野崇岡列而嶺巖平  
林躡而瀟灑道安道跡宋玉誅茅製龍經而泉沸企曳  
尾而心遙承密葉以為幄惟蒼松而為橋杳乎翳蒼畫  
為阡陌下芊蕞以沃若紛堀堞以求索忽巖葉而高綠  
捫剝崑而低迫間堦碑之田疇或沂淪之大澤藏龜龍  
而有人帶修巒之重碧嘉樹列萬籊延倚窻崑傍潄潄



疏虹巨而翼張，破瓜剖而星繁，徽浮圖之崢嶸，見圖汝於東軒，信恢良以儻闊，溯句曲以相經，其右則岷嶺分，派波濤南析，川迤滄隱，霜華風荻，增乎其隅，混乎其室，捷獵馭蔓，亭砢榭，積濟濟，鏘鏘，馳擊斥，閭闔之紛紜，肆營移而相適，歸蒜山之晴雲，停酒甕之勁鬪，走馬之澗，碾乎中開，隔四空而闕跡，巨靈琢其崔嵬，狀摩訶以嵒峴，驚騰睽而徘徊，板葛而驚條，掛雨捫壁而濕霧，縈苦仰，礪礪之若墜，頰窟窅以頻猜，慄猓而屏息，蹙硤碾而成雷，怪石帷舒，乍前乍却，黝然而鑑，輝然而鏗，巖嶙嶙，响躋空，欲落礎，破礎以敷青，壹礪礪而獻，莠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賦十一

狀者不可殫述，出柳溪之遊鯉，懷北軒之暮笛，法序昂而增高，月潭洩而清冽，銳嵩邱之鏗，鑿入江聲而爭急，鹹辛易候，叻斯異態，柝欄滌暑而扇陰，柅裾艷陽而呈，繪丹楓，悽其憐惻，椹栝斂其晚，蕩花餘四時，目饒崎踈，鴟鳴則戒夜而鳴，鷓鴣則葉庇其背，他若六雲紫盈而溢，素蟬蝻霍蕩而吹帶，赤松匿景而垂絲，織阿馳輪而眩采，氣候其易變，欵故更而新，代其下則培塿東走，落景西明，巋層植於石壁，勢縱噴而究升，面翠薛以啓，臚接倒樹以安，亭幽篁觸砌而曼，玉函昔酒露而鋪星，虛洞積香而中窈，風池含藻而波澄，雨華垂青海，岳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五

賦十一

半角而垂鉞，倬芙蓉之初削，羅衆卉而勝生，被蒨峭而猗靡，不根而絳不土而宜，參高綠而先霜，糝卑紅而晚滋，其上則刻剝，言言鬱紆，曲布事存天監，名仍甘露，衍

自呼騰，森漫以天浮，沓涓減而卑趨，設留單施，層眾鯉，鯉鱗鱗，王鮪彈塗，鈞必逮，雙網必盈，躬潛鱗爲之駭，徒天吳爲之歎，獻估客之船，落帆之浦，疊葉聯篙，明滅洲

不彫之樹，拱椽熠其斜，錯枿栴詭其扞，捋麕麇宿月，金輪栖霞，纍石值其基，孺氓攢其背，叢篠被其閤，檻榼杌其隈，煨爛爛而蹇產，傀欄棍其兼，該軼摩仰而遙，製豈

既腴壤之浮，浹况編町於茲，蒨胡炎，焯之鏤，金折江流而爲雨，眠碌礪於雲根，理稷鋤於繁楚，秩秩斯于講武之堂，製宏敞以辟窳，映蘭薄而襟江，希丹浦而存戰式

河魁而制防吉日維戊于戈戚揚於是獲夷鐵杖之倫  
曲踊超距之士徠集洶湧魚服象弭驚帆逸足照夜駉  
耳金鏤飾而濩畧桃花縛而千里乃踰唐陂導坑衡轡  
青檀而弼張奮軒轅之驚霆百金命中貫月穿星璿琴  
具臂錚并擐旗格猛其徒如林足以警海若悸百靈耀  
五兵於設險榮李花而迄今若夫衛公之相車蓋無存  
明皇之像遺真已謾物既往而代非愴靡徵而不尊僧  
絲探微是留殊繪吳生擅場妙麗神會踐狼石之如羊  
夢阡眠於蕭艾悵典午之更非感孫劉而一概九陽屈  
節有鳴倉庚於以修楫于江斯清于京斯依影然華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壬  
載忻載燕鼓瑟吹笙亦有嬈如姣好先施陽文細暖善  
徙其從如雲曳網縞之織袿髻綺紈而夕熏娟眇闔而  
徙倚袍亂費之閭閻媿徐步今耕稼樂莫樂今青春然  
則茲山者綜其所宜而程其所用首藉藉於過江永神  
阜之均重徒觀其山形面勢鬼臬岬嶠修竹良材參差  
構盡足使甯封願神而不返支遁布金而存朴總二善  
以同規陋稚穢之往復至於地非金闕夙標名勝謝元  
鈞鱸以冥志令則凌雲而寄興米顛托病以栖閑客兒  
紛遊而竊詠美令軌於曩賢寔青邱而並競若夫閩風  
層城峨眉積雪香爐恒霍之奇女几天台之別雖名羨

於山經終險巖而遠僻未有聳城闔而邇峙攬曲涯而  
吐納果擇勝而逍遙庶茲土之尤絕

辭

懷延陵季子辭

明楊維禎

延州來扎吾聖人于其禮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  
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為聖人貶札咎  
札不為季歷而效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顧計  
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為知春秋者哉札自諸樊為  
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吁皆庶也壽夢欲越三  
長適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况三伯仲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壬  
無秦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夷昧卒而  
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因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後  
故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  
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為善惡之斷求  
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于  
上也謂名為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著辨使談經  
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用心也辭曰  
惟有吳之開國今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今聿  
荆彝之來從嗟後之人弗率今將自同於啓戎去諸姬  
以日遠今十有四葉而稱王夫何乘之逆德今又鍾之

以順嗣既博物又閱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  
東今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兮德之所以慚類北學  
于周公孔子兮羞不讓夫東鄰過齊晉之大邦兮警貪  
功與好直魯宗卿之岌岌兮憂好善而不擇辨鍾聲于  
戚邸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紆于僑之贈兮蓋驩然若  
神交故授于非其所受兮律千鈞于一髮苟奸國于不  
義兮寧子臧之附節巢既殞乎諸樊兮開薦乎戴吳天  
將啟乎季子兮抑剪喪其夷孤悲上國之使歸兮賴先  
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饈諸而退以待也  
鷓夷載于江中兮游鹿上乎荒宮問七王以何在兮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无 辭

遠菴辭

李夢陽

石淙夫子舊居京口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右史前  
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遠焉愚也竊嘗慕之而未獲遊  
也後夫子提學闡輔愚始得隨鄉邦士樞衣講坐下然  
自恨限于勢分未幾竊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  
如菴中諸子卒業以立于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  
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  
以自棄乃作遠菴辭以志思衷辭曰

莖壁兮桂宇葑棟兮在下水滴滴兮溜渠蘭蕙蕤兮當  
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爲兮閉寂窈芬  
楮兮參差蔽修櫺兮連延錯瓴甍兮委蛇穆空洞兮內  
啟豁廉隅兮外直回庵前通兮嘉樹後植邈莫可援兮  
遐乎可卽匪遠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何有玉佩兮  
奇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采可摘可棟可  
楹兮維菴是學亦帷兮翠憶菴中人兮西游斗暉暉兮  
畫揭嶽嶻嶭兮夕秋予邊鄙兮賤夫悵瞻菴兮弗早幸  
門滿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

辭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五

藝文二

記

金山寺重建水陸堂記

宋曾鞏

慶歷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游之美取羨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岸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一

記

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於今未及也則聞夫山之窮堂與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能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

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余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余之所感者寓焉

淨名齋記

米芾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繞山爲城臨流爲隄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刻雲霞出沒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滌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冷之巖最蔚起筆山之隙岩堯雙筇五州之外嶒嶸千疊黃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二

記

寶勢珠捧於豆長山異氣龍轟於天晨曠垂虹時媚於左長庚織月每華於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羣於西邪而矜留於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障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滙流而赴北既濬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槎葭葦榔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颺舉而連山湧

地祗聽法水怪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  
清籟韻松捲羅密而靈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  
况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  
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塵汨  
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  
籍鑲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  
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宏公以其末句命名  
余居亦莫公之與余同此樂也自筆藏爲圖念老矣無  
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鎮江府月觀記

江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  
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  
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  
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  
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由樓西南循城  
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峩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  
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  
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  
才易民觀瞻於譁笑之頃既府寺間井場集經營悉復  
其初始暇皇于游息之地乃卽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

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類薨圮棟蕪沒  
於蒼烟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覩今  
晨霏夕靄晴嵐烟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驟浪船離  
鴻落鷺畢陳於樽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  
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如是哉或曰是未足言  
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西顧憂方  
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  
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之所從游也其  
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  
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四

記

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寇之未禽欲吞  
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之所積  
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  
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  
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  
牟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  
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本  
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  
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陸游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驂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禳禱昭答如響紹興隆興之間北兵入塞金鼓之聲震於江壖而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歸雖北兵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謹尚書願有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五

記

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齋莊恭致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雲風肅然來饗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於力爲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爲神

羞

重建鎮江郡治記

劉幸

朱方襟帶江浙胛髀吳楚拱淮挹海山川阻深爲南東二都會自乘輿去汴都杭無關塞形勢指江負海爲固而視淮爲邊是邦介其間上蔽京邑下壁天塹爲巨鎮雄壘與建鄴廣陵相連衝多事以來備守堅險揆昔爲益難殆非才具全德量偉者天子不輕以符舁端乎乙未夏五月上御使殿顧二三輔臣疇咨鎮江守臣僉曰惟臣吳淵可上亟俞旣受詔甫戒塗適御卒獻噪舉太守治所洎闔閭邸閣繁廡處一燔之闐開奔潰意叵測公聞叱徒御督舟師布驅易大江若平陸不二日達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六

記

攬轡勇往直前時任黨方奮挺刃恣剽欲或離或伍踣籍衝陌不自意公之粹上也睢盱矚睨第第狼顧公氣壓其兇誠誘其譏不諱聲色人訖安堵於是大加撫馭蒐什伍藥傷憊已責弛征賚泉子棖火地舊壤萬室渠渠凡絲忽可以惠厥州者罔不用其極一日命其下曰民居旣植立矣府寺屬事蒞民之所也灰燼瓦礫無弗若爾何以稱畿輔威何以示大藩尊乃研紵帑瘠縮用節力懋遷羸芟剝心隱市材於素產而驅狡弗敢舞厥直募備於子來而軍昨爭欲與厥勞心營指授克協時制始乎宜詔頒春終乎麗譙儀門營翼儼如廊廡蕭

如屬事雄屹樓榭蟬嫣前後有堂東西有廳軒曰近民  
閣曰高門左揭仁壽之名右標道院之目書塾講室前  
後區別吏舍曹廨次序環植版築剛栗錢石犀壽自下  
而高廉級益峻由左而右砥祀孔廡合所建置咸無闕  
焉郡毀山作郭治所故傳城翼山公因其燬削岬嶠培  
坯墟而寓繡墨焉彪分臚峙井井屬屬職乎內則洞直  
闕嚴而璘瑋遠觀沓其外則翕闕礪礪而錯落雄爽也  
不日而成民大和會屋以程計者凡六百二十五泉粟  
以緡考總一十五萬八千有奇君子曰是役也薄用而  
厚存近舉而遠獲不廢不庠靡輪靡與蓋公以天下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七

居迭往且賢且否或久或速或輕或重其遷徙又不知  
其幾矣迨今思之真如傳舍如蓬廬卒莫能與此土相  
消長撫事感懷可以浩歎今營建於煨燼之餘苟無以  
登載歲月滔滔來者無窮孰知再造權輿自公哉又孰  
知公於此邦值時多艱經畫貽遠若此者哉故特撫厥  
實以詔永永尚後之人繼此必葺嘉熙元年丁酉十月  
上泮書

重修金壇縣治記 劉 宰

上卽位之六年當潤旱迨甚金壇潤之支邑湖水侵其  
南邑故非旱之憂至是水竭歲以大饑邑大夫韓公寔  
來吏馮鷺行以前白曰去年夏民負租若干又前白曰  
去年秋民負租若干一吏唱聲衆口和附皆曰宜以時  
理緩且有咎公頷之顧謂同列曰吾聞議所以予民不  
若寬所以取民且荒政嗣興而催科益急疇曰知務卽  
具爲書白郡及部使者使者適行部及境先以公言驛  
聞其年冬十有一月詔報已中下戶負租錢以緡計九  
千一百四十有九米麥以十計數且半之綿絹有差令  
下之日喜氣溢閭閻驩聲載達道老稚舉手加額曰吾  
今知免於溝壑矣公篤於爲民弗懈益虔潤境土瘠而  
貧爲湖右最大家不能十數以歲入之不厚類寡儲蓄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八

早歲官吏相承欲以勸分多寡見能否往往下戶未拜  
賜而中產已鬻業公慨然曰是將淪胥以敝非政之善  
悉酌民言弗疆所無郡掾有捧檄來者將鴟張以濟其  
私憚公弗果肆是歲也飢而不害民以大和先是水將  
竭猷滄飛埃澤居之民相與卽水之源以稼以耘迄於  
有秋懼壘深文請以什一輸之官公曰毋寧利此將以  
有爲也爰飭斂藏弗以一毫資浪費縣之中門跨以層  
樓榜曰勅書蓋熙寧間所建以崇新制者樓之前對峙  
二亭其後翼以兩廡而北賓次吏舍掖分左右以達於  
蒞事之所稱邑之宜不陋不盈歲久蓋瓦敬傾棟梁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九 記

之勤乎子爲我紀其成弁識邑人之所以德公者公聞  
之曰嘻有是哉夫賦斂煩而吏困於財校舍空而士失  
其養使愁歎未免而絃誦不聞蓋余蚤夜以思欲更張  
之而未能者然亦有其緒矣盍少遲之以觀厥成僕方  
幸公有爲而必成又幸公不以已成者自足也於是乎  
書公名冠卿今官承議郎魏國忠獻王五世孫云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宰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卒  
以位偏爲嫌以涉筆占位爲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  
否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爲崔斯立作記  
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爲人蓋寄懷事  
外而虛言以爲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爲之  
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爲職之宜然其然歟夫食  
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爲官守者戒而  
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  
於是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  
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  
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  
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礪石以繼俾余  
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爲來者則故不辭而爲之



書若名彥相今官承直郎蓋魏王宮隸川郡王七世孫  
真不負丞者云

金壇縣尉題名記

劉宰

令尉秦官至於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職有  
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疑  
其仙去相承以仙名尉尉亦聞風緬想以不事事為高  
余切陋之按漢子真為尉後乃棄官初非不屑其職繼  
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忽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  
為為之願指為仙已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為尉者哉  
金壇尉趙君儒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予為序後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十一

胡君自誠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中  
天子銳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六  
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與事不同  
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在玉牒胡乙丑  
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左嘉元甲戌元日記

鎮江府學後沙田記

劉宰

嘉定丁丑九月甲申鎮江府準轉運司牒復以因勝寺  
妄訴本府舊撥養士田歸之學諸生咸喜如新受賜合  
辭請於教授嘉禾徐君侔惡日訟非學校得已勝非諸  
生能事勉而應幸而集孰主張是可無述乎徐君曰然

雖然魯敬美有言自某言之則賢自它人言之則否我  
校官也言之得無私乎遂相與謀貽書於漫塘叟劉某  
曰願有述某惟春秋重地失得必書矧學藉田以立其  
失其得風教繫焉可無書乎乃質之故府初郡人楊靈  
年與因勝寺互訴隱占沙田之未籍者知府事錢公良  
臣按二家之故覈其贏得一十三頃有奇以屬之學其  
事審故不得爭其義公故不可據歷年三十有五閱校  
官十有二矣是歲也僧徒適有舍訟者內揣楊靈年已  
死諸生非敵外與世家連衡挾貨乃來鑿空起詞事下  
轉運使幕府移郡須文書以證諸生負其直而應之緩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十一

記

幕府激於緩而奪之遽胥失其平知府事澄江邱侯壽  
僑聞之慨然曰彼絃而誦者吾士也耕而穫者吾地也  
士失其養地訟不得直吾於此時佩二千石印可無惡  
乎乃更疏其實上之轉運使轉運使雷川章侯良胙以  
直亮聞於時披郡牘矍然曰僧之誣士之緩幕府之激  
皆余過也徵使君孰開余乃貫士之緩懲僧之誣而歸  
田於學在昔魯僖公修泮宮史克頌之曰明明魯侯克  
明其德蓋非德之明則政且紊遑恤乎泮宮邱侯其不  
愧僖公者與子路聞過則喜章侯其會學子路者與書  
之石不惟昭德之自抑有警也夫教之與養也並行挑

今建兮在城闕今固可諉曰學校之廢今夏屋渠渠食且餘矣可荒於嬉乎夫六經所載孔孟所傳教之道也自小成至於大成教之序也身修家齊而國治天下平教之功也養而教之者上之責也服其教而知所以自養者諸生事也易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某故諸生也故旣以不失所養爲同志賀復以知所自養而不孤所以教之者與同志共相警云爾

延陵季子廟十字碑亭記

劉宰

延陵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祀獨此不廢庶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傳之必有自嘉定己卯春辛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并三山鄭寧來致敬周視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歎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衆力屬鎮之士韋漸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幸嘗觀孟子論邪惡之害曰君子友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

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友三隅者

忠宣堂記

劉宰

建安真侯將漕江東之明年夷攷前人各氏曰惟忠宣范公實獲我心乃爲堂以祠後更命故雙槐堂曰忠宣朝夕游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袁公其文宏雅宜爲祠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塘叟劉某少戇宜述堂之所以名以砭吾叟不佞竊惟國家做古部刺史置轉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委寄特重異時駕四牡而來多巨公有顯迹而忠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百五十餘年其間積用之溷晦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懸豈忠宣之所存與真侯之所思固不可蹟尋歟夫好善惡惡人心公理一失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知其善之所不及則君子勉而進於善疾小人必原其惡之所不至則小人不徃於爲惡君子進於善而小人服小人不徃於爲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家而國所以平康也而季世君子不然其愛同己太深而疾小人已甚愛同己太深則以一人而信其類以其得於彼意其必不失於此言出而和不矯其非事舉而隨不要其弊幸其中而不倚正而非激也則可否則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四

而偏嘗試而誤而君子之道始詘疾小人已甚則屏之去恐不速麗之法恐不重扶摘其隱微不俟其著撥拾其既往不聞其新幸其惡之稔辭之迅也則可否則有疑而甚之者矣疑之則是是否莫辨甚之則曲直有歸而君子之禍教矣忠宣公其知之方其在江東賦壽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我不則稱物其後日規撫率昉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藉以進者而意向稍愆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為過其持平此心真不愧於權衡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五

記

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於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於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檢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叵邦國殄瘁尚忍言之貞侯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為者其升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字不書蓋兒童走卒知而誦之若夫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諸公者事侯他日將有人焉僕老矣

陳修撰祠堂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真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六

記

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已意悔自己與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為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幸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黷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其他賦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

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背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稅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言權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刃公殿帥王宗楚亦以兵會鈇錯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論上旨因得解去蔡楙李稅諷學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七

記

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於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辭謂黃之力居多方被執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爲殮於所携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於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於散地引咎自躬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羣策宏濟艱難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開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爲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六

記

首詳其事於石

希墟張氏義莊記

劉辛

立義莊以贍宗族始於范文正公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  
有親疎祖宗視之則皆其子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  
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買良田數千畝以為  
莊凡羣從之貧者日給之食歲給之衣吉凶給之費忠  
宣公以下復增廩之迄於今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不  
墜嗚呼盛哉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  
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賤我與祖宗亦同是心也同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九

記

心也而不能使之皆貴而無賤富而無貧則夫富貴之  
屬乎我者祖宗非私於我也蓋以我為賢而能知祖宗  
之心愛乎彼者無以異於愛乎我也以我為才而能任  
祖宗之責推其所以愛乎我者而及乎彼也人而知其  
祖宗之心而任夫祖宗之責則凡族之飢而不能自食  
寒而不能自衣冠昏喪祭之不能自舉與凡一人之失  
其所一日之失其養一事之失其宜皆疾痛癢病之切  
於我者藉我之未裕而彼未可以求全然稱力而平施  
之亦足以對越在天而無愧矣不然而曰彼與我服屬  
絕矣彼何有於我分殊矣我何屑於彼寧我之酒池肉

林而不顧彼之啼飢寧我之牆屋文繡倡優纂組而不  
顧彼之無衣寧厚蓄藏以遺雲來以後不知名之子孫  
而不顧彼朝夕之危寧多施予以奉繆妄不足信之縉  
黃而不顧彼骨肉之流離則是歛祖宗之澤以徇一己  
之欲縱一己之私而孤祖宗所以兼愛子孫之責雖欲  
居之安守之勿失難矣而世之人不但孤其責而已也  
且尋斧斤焉其說以貧賤為彼所自取以富貴為已所  
自致其非已所自致者又以為已之私分雖兄弟同氣  
毫髮不得侵或因之以闕於牆闔於室而何有於宗族  
故長者可傲卑者可陵愚者可詐懦者可脇也能者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十

記

役屬不能者可躡藉也貨貴不之周而倍稱之息可得  
也轉徙不之矜而世守之業可併也或又隙起於細微  
彘生於疑似忿懷不釋詈辱隨之間謀交馳牒訐與焉  
訐以人所不知陷以人所不忍使怨讐得以甘心而反  
右助之以為功奴隸得以肆侮而反從吏之以為快自  
視不啻泰山之安而視其族若草菅然芟夷之無日不  
知祖宗憑怒福祚轉移忽傾弗支忽絕弗繼或幸而繼  
其實有足凄斷者而其祖宗之澤未泯則向所謂可傲  
可詐可吝可役屬躡藉者之家始有起而承之者人以  
為盛衰之難常而豈知祖宗權度不爽也哉不然何近

世名門鮮克永世而范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斬也自公作始吳中士大夫多放而為之然必積年而後成惟吾邑張君持甫異是張氏奔葉承弼國之世臣鄉之望族先是大叅文簡公以其所居之地在希墟環而居者皆其族地犬牙相入慮其逼也終身不廣置田宅延賞徧羣從兄亡弟及曰不爾世家猶白屋也故莊雖未立而義概凜然已高出一世其後有以范公事為言者率以從宦未暇比君倦游而歸不謀於人不告於家即捐所置義興良田四百畝別而為之時方春首故歲之租以遠未至君慮事不遑定或沮於異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亟輟殮瘞之餘斷自是月行之親疏以序綱大不遺規畫畧定俾余為記以詔永久余雖不文亦有志此者其何敢辭抑聞事之創始者難成終者易義莊所難君既創而為之矣君之叔父故太府寺丞鎬嘗病其居之僻聞見之隘建學立師以訓其族之子弟各曰申義書院今寺丞雖亡遺規猶在其孫恂恂厚篤方日夜思所以追孝於前文人而君其猶子也續而成之於君顧非甚易矣乎養之以成其身教之以成其德余知張氏之澤繼繼承承未有已也君天資高爽其為善若火始燃若泉始達義莊甫立復為舟以濟涉行道歌舞之余聞其

莊之入為未富所及為未廣又將日益之余未死尚為君大書不一書云君各宗湜持甫字也今官從政郎

遊僊鄉二十一都義役莊記 劉 宰

義役肇自括倉數十年來所在推行名同實異其在吾邑計產入田或計田入租或計租入錢而人心不齊率一二歲輒不承於初余俾入田者立典賣契要歲收租為承業入錢者視田之直歲出貸收息以租若息為役之庸而儲其贏其始若甚難而久甚裕今兩行之然皆未若二十一都之為善都之上五保別自登載今載下保置莊之由始余以祖考俱葬是都視都之長者如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兄幼者如子弟當見役者不勝筆楚公道呻吟其去役者前期百方以求苟免餘則畏懼蹶躄至不敢名其先人之邸舉余竊悲之嘉定癸酉秋余留雲邊先君墳庵有衣冠來者視其謁張姓吳與人粹然儒者也問所以來曰吾家有田於此晦盈三百耕鑿不能周山倍於田樵牧不能禦官有常賦秋而來冬而去高下措撫僅足以輪官且以逋租遠及吾年運而往而去來無已時日夜念此未嘗不疚心疾首也余曰胡為不售曰人憚役雖乞與不屑余聞之益悲靖思歲夏秋募役直不過一二百緡張惟家遠而力不贍故地利有遺若役戶得之合力

以耕而捍樵牧常賦之外辨此非難乃以鬻田之事啓張而以買田給役之利曉衆戶皆驚喜過望市人呂宗格首捐金以倡其姪啓宗琛等和之旬日間得錢二百六十緡以酬張又得八百緡有奇以買地之犬牙相入者越一年早頗窘備直會有以旁都下田求售於余者余命致之莊評其直三百九十五緡有奇質劑已具而田主有訟官沒入之時今右司郎中王君堅實宰吾邑幸是都義役之成以所沒田爲助余謂田雖官給而經始有費不可不酬且已評之直不可虛也衆不嫌余不爲回未幾田之沒於官者皆復惟此以酬直不與衆助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知其慮遠夫田有高下故水旱異宜今旱則下者登水則高者稔又幸得中歲則兩收其利可不謂善歟人之情慮始者周居安者忽凡余所與共此者皆嘗履晦而知其地計晦而知其數而來者徂義役之利忘執役之苦其注意與未可知也是焉可無記乃書其畧而疏義戶姓名於下方又列山與田之號段晦角疆界所至搯於莊之壁使來者知其父祖嘗從事於此不敢替厥承云

洮湖陳氏義莊記

劉 宰

子孫者父祖遺體之所傳也墟墓者父祖遺體之所藏

也夫苟皆其所傳也則夫富貴福澤欲均而畀之者固父祖之心也而不幸有貧者焉則夫推其有餘以贖其不給寧非父祖之所望於同爲子孫者歟夫苟知其爲遺體所藏也則夫善視而謹守之使芻牧不至不獨富且貴者有是心也雖甚貧者亦有之而力有不給則夫推其有餘以爲墟墓無窮之計獨非富者所當自任其責乎吾邑洮湖陳府君蓋兩得之君諱稽古字希榮由曾祖提刑而下及君之兄襄陽帥數世皆以儒起家君能以勤儉自力敝衣菲食有人所不堪者歲晚生計益裕閱宗族之不競憂墟墓之不保一日聚族出手書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良田以爲義莊收其半之入以贍族餘以贍墾事未竟而君卒其子伯晉奉而行之姪孫有澤有仁與承信郎新監常州都商稅務姪孫堦從事郎新池州司理參軍王立文從而紀綱之今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薛公極其嫻黨之尊且重者又從而主張之故數年以來其歛必時其散必公其會計必當姪猶慮事久而晦來者不知府君之心或怠其事而歛有不時牽於私而散有不公徂於爲欺而會計有不當也俾叟爲之記叟常患近世禮教不明民俗日壞固有幸宗族之衰而起兼弁之心羞宗族之貧且賤厭惡鄙薄而斥遠之不啻若路

人者有區分邱壠人自爲守非已分所及雖耕鋤不顯者亦有惑於邪說傾所有以奉緇黃自以爲足以報其先而肉未及寒父祖之墟墓已爲他人有者聞府君之風寧不少愧故叟喜爲之書所撥田以畝計凡一百四十歲收米以石計凡一百二十云

金壇縣重修儒學記

王遂

金壇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許慶元初知縣李君松重建求扁於朱文公求記於葉水心而劉漫塘書之閱時既久寢以圯壞養士之廩因而侵占者有之移用者有之幾於廢鄉校而在城闕矣郡給米百石太守吳侍郎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記

淵慨然念之益以廢莊逸庵之餘以付有司而莫之治也知縣事徐君拱辰聞之曰是不可以余去故意請鄉里所敬者劉應龍張介潘用柔王虎文符應辰爲學職而五人者亦請無續食以費公上乃謀撤縣庠而新之徐君及新舊丞各捐俸有差寓公大家咸竭力以就事時吳公已易鎮當塗賦私錢百萬其季潛以餉事領郡出錢倍之由是衆役並興百廢交舉縣有養濟坊在學之前南出半爲務官廢治半屬富民居君舉而直之大治觀光門外橋平補舊處西存袁侍郎甫所立登俊字南出爲明德坊別求吳公書規模氣象軒豁呈露增東

西廡視舊爲高繪畫從祀闢治四齋前後直舍以居縣官而處學職庫宇庖湢莫不有所神祠吏舍移之門外中爲明倫堂刊袁公所書額其上爲尊經閣吳公復題以揭之後有脩教堂則漫塘所題也東序祠縣令之有德於學者西序祠周程張朱之有教於民者九月入役十有二月而成明年正月聚鄉之長少釋菜行鄉飲酒禮徐君曰向之所患者縣官不治學事而今既或治之矣顧士之來學何爲哉屬遂一言發之遂有父兄在辭不敢而徐君益以請遂對曰學莫大於唐虞三代亦莫盛於孔孟之時唐虞三代身尊而道行孔孟身詘於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記

時而教行於萬世其功一也而千七百載間道之行者日以塞教之明者日以晦洎乎本朝政教彰修始詔郡縣立學於是師友輩出而濂溪周子關洛程張子始發孔孟之傳以上復乎唐虞三代大行之政教而南軒張子武彛朱子益闢周程張氏之秘以遠追乎孔孟之盛則士生是時其爲學也達而易通其於道也開而易明宜非漢唐之時能及而乃拘牽於利欲之私習執於見聞之陋不惑於異端則移於文墨甚者汨於發策決科而爲患得患失之計迄無以收其放而存其良則其退而居其鄉也既無以化民而成俗進而仕於朝也復無



以尊君而善治乃以學校為有司之事課試為士子之業嗟乎古人建學造士付之羣居以相觀者豈若是而已乎今幸因程張朱氏之書所以發明天典民彝者甚厚而今也因胡公安國魏公了翁所請舉諸先生以從祀焉則即文公之書以達乎周程張氏循周程張氏之學以邈乎孔孟磨礪薰炙之久沉浸稷郁之深又將日進於唐虞三代之盛禮義興行人材衆多其退而處也必將有以明善誠身其出而仕也亦必有以致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豈非賢守令所為扶植學校之意哉徐君曰然遂曰是足以記乃不辭而書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毛

記

丹陽館記

陸秀夫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滋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川作中門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為特鉅屋與歲陳廩廩將歷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刑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輟車驛騎之所會也而合於隸人不亦羞當時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修之悉撤其舊而新是闢木甃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剏畧

等而其鉅也加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盡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曉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修是務褒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蕪堂廡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殿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共工於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平占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修其可以弗記公名涓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宜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宜特差充京湖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元

記

重修大成殿記

元俞德鄰

潤有學自始逮今興廢不知其幾也宋太平興國中復建廟學南渡初廢為壘舍紹興丙辰燬於兵火而大成殿之焚撤者過半矣戊午守臣程侯邁經葺之壬戌守臣劉侯子羽增創之越九十餘載嘉熙戊戌吳公潛以闕臣尹釐茲土始議繕修距今又三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鴟鼠巢穴木腐瓦落不足以揭虔妥靈迺至元己丑某謬以迂疎領茲學事至之日齋遯奠謁俯仰顧瞻退而思之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為異端今郡

國不過一孔廟耳而梵宇琳宮葦布天下兵燹後狹百堵之側陋搜環材以究奇邃殿延閣連雲切漢丹雘金碧照爛崔嵬至與太紫儷美者不少也而吾夫子之廟像設黜昧采飾陔剝右平左城將就毀頽吁可慨已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與天地同其履載日月並其照臨王畿辟雍昭祀顯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盥之具粢糗布列彼侯邦廟貌或崇或卑何足爲吾夫子損益然佛老之徒經營締構求所以尊事其師者不懈益勤若此而吾徒乃坐視孔廟推敗毀圯揆之私心安乎否也至如斟酌歲計銖積寸累抑豈無什伯之資以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三

莫而神棲法庭煥然非復舊觀矣是役也爲工若干糜錢若干米若干碩其翻焉暮商弱於才劣於力何能以亢茲任欽惟泚我樂育泮藻露被翼翼孔廟得以完舊而益新歸美報上雖百天保之詩不能模寫萬一某也幸迨曠疎行以善罷去何敢忘因述梗概以告於同志者若夫記其顛末使後之人嗣而葺之固常譔書費幣請於紫陽方侯矣文至勒之堅珉未晚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

佐土木之費玩漏忽欬藐然不加之意是豈學孔氏而尊孔氏者哉某爲此懼僂焉不能終日思樽浮費而一新之歲且荐饑志復弗果徵工儻功卒愆於素歲辛卯僅獲一稔教養外薄有餘贏適際聖天子特頒詔旨申崇儒教許以廩稍之入理廟庭瞻矜佩有司勿問出納某祇帥諸生踰望北闕拜舞稱萬歲壽乃白廡使乃告郡侯乃請於提學司議以克合鳩匠慮材俾正錄直學分董其務凡葺瓦之破礪者完之級輓之錮缺者甃之棟椽桷榱之腐撓朽蠹者一切易之門窓闌檻必整必飾裒以藻繪文以聖朱懸蔭耽耽渥彩曄曄比仲秋釋

記

拙庵記

明宋 濂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娶不華  
 僅禦風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晏坐  
 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庵襲封衍聖  
 公魯國孔侯希學拙庵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  
 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  
 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一

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兔走墮而攫之以鵠也  
 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  
 以祕睜目顧視莫達其肯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  
 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額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  
 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耻余言之拙海  
 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縑未入  
 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奧福  
 來榮煖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  
 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為善人  
 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趣網羅當前吾以為織絲虎豹在



後吾以為犬狸吾識之拙當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  
 大拙其餘癡經繆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  
 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  
 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宵乎無塗  
 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詆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  
 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  
 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合為  
 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熒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  
 其要而舉之爬瘍搔類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  
 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二

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  
 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  
 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  
 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  
 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而為漢  
 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  
 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  
 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至  
 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玉壺軒記

宋 濂

元默攝提格律中變則白月流天牽牛正中商飈襲人  
仙華羽客疑神黃宮忽翛然遐征西至灘縈之山其山  
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玕琪樹  
多瑤草多嬰垣之英赤糝而素莖皆生玉榮其光熊熊  
其氣魄魄其陰有五華之木產實如櫻丹腴而長毫其  
垂屯屯膠膠神麟炎尸之厥容類蚪枳首而六眸其首  
如樞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圖若嘉瓠太瀨流  
晶以雪為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酣觴其中寤而思之  
不知何祥也于是以歸葳蕤之遇乾之離其繇曰至象  
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苞西華流儲超乎元素造物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文

初有玉壺之象焉已而游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  
勃如練起中谷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  
躡履尋之一室敞然宛如神遊所睹者有仙翁年七十  
餘冠綠瑤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逮予往與之  
揖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子所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  
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渺  
綿洞明兩極混合上元大如黍珠含平方圓然猶以迹  
言也况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醇紛羅森有不出是壺  
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虛為質以  
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華羽客瞪然規

愕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邪吾向所見灘  
際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邪幻隱而真始顯邪仙  
翁不荅笑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  
雲先生弟子通元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  
恒推為巨擘云

重修襄忠廟記

章 綸

宋忠州刺史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知楚州魏公勝  
及金徒單克寧戰於淮陽無援死之詔贈保寧軍節度  
使謚忠壯立廟於鎮江府京口鎮錫號襄忠官其二子  
重死節也年代既久廟乃隳本朝正統中郡守郭濟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四

文

重創而歲祭之天順壬午郡守四明姚堂見是廟復壞  
乃捐俸倡募冠帶義民丹徒孫敬助貲葺理經始於是  
年秋八月甲子落成於冬十一月癸巳於是中堂後寢  
前門兩廡齋室庖厨一時盡完復加繪神像重立外門  
而繚以周垣規模氣象煥然可觀將立石為碑走書徵  
余記而銘之以垂永久余按宋史列傳魏公勝字彥威  
淮陽宿遷人也當金人之亂二帝北狩高宗中興孝宗  
嗣位志圖恢復之秋張韓劉岳諸將用兵竭忠報國角  
力恢復之際公生於此時多智勇善騎射召募為弓箭  
手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南侵將籍諸路民為兵

公躍曰此其時也乃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勸糶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諭以忠義遂復海州擒其郡守高文富權知州事自兼都統制而暇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廩犒戰士紀律明肅如宿將益募忠義圖收復遠近響應得兵數千聞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又謀知金兵至遂入沂州巷戰殺其守降其衆三千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攻海州公出兵迎戰于新橋大敗之殺鎮國軍聲益振傳檄山東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被金人圍若首滕棗告急公提兵往救陣於山下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旗卽走又厚遇金謀者及恩惠來歸人自山東河北歸附日衆金遣山東路都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公率衆合李寶軍大破之金又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公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閘堰鏖戰殺數千人拒却其圍城之兵又大戰斬首不可計轉閘門宣贊舍人先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路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後被譏于督府罷其職既而知其誣復之仍遣還海州鎮撫改忠州刺史公在軍未嘗一日懈弛築城浚隍塞隘恒如寇至又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乘載輜重行止禦敵進退俱利上其製于朝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六

遇金人伏發以五百騎圍數重公單騎以大刀馳突四擊陣開復合移時被劄肩刃出圍馬踏步而入若無敵當者若中絕水公默禱而雨作又度金兵必復攻海州乃間出若趨城中金兵果來公出戰皆捷爲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王亮舉兵渡淮分軍攻海州公與沿海制置使李寶帥舟師邀擊于膠西之唐島又獲金兵之在舟中者殺其將鄭家奴等既還爲扞禦固守計金兵又來攻城公開門諭以逆順單騎往逐數拒却之始奏功授閩門祇秩知海州兼山東路都統制招集山東忠義激厲士卒竭力捍禦金兵至望見魏字

詔諸軍遵其式造焉孝宗皇帝隆興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公知楚州時和議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詐稱運糧往泗州自清河口出欲入淮公覘知之身率忠義士拒于清河口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公與之力戰告急于都統制劉寶寶不之救公矢盡謂士卒曰我當死此遂中矢墜馬卒年四十五事聞詔加贈謚立廟祀之又官其二子郊忠州刺史昌承信耶復賜賚之於乎臣子負忠勇之氣報君父之讐不幸失援而罹死難若魏國者人豈以死視之哉將事之如長生焉何也以其負正氣全正理于死生之際雖死

輪不死也如歷代死節之臣翟義死於賊莽下壺死於  
 賊峻顏杲卿死於賊祿山顏真卿死於賊希烈張巡許  
 遠死于賊子奇段秀實死于賊泚岳飛死于賊檜與此  
 魏勝死於金皆為國而罹死難者蓋以君父為天之經  
 地之義民之彛而臣子所當致死以報之者也是以寧  
 死于不幸而其忠憤痛切之心天理民彝之懿足以感  
 動後人使之廟祀竦然起敬凜然如生雖至於千萬世  
 之遠事之如一日者此人心之所以不死者也於乎其  
 烈矣哉銘曰金人猾夏宋室中興忠臣奮勇創義興兵  
 敵王所愾恢復邊城遠近響應赫赫厥聲招降抹難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七  
 之敢膺屢敗厥寇為其背盟戰弗顧身竭力推誠屹為  
 保障長城可名議和中沮猶力戰爭不幸無援死於忠  
 貞綱常正理於此不傾天經地義日月同明贈諡立廟  
 世祀其靈一時之死萬古之生

鎮江府學禮器樂器記

周洪謨

聖朝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皆廟祀孔子其肖像  
 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祭器十簋十豆樂舞六佾今天子  
 特命遼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始用天子禮樂以  
 其制通行天下歷代以來尊崇孔子未有盛於今日者  
 也然諸郡禮器則全而樂器則或未備惟鎮江府學禮

樂器俱完禮器千餘皆純銅為之乃元至正十一年總  
 管李中教授黃鏞所鑄豆二百七十二其蓋數亦如之  
 爵一百三十九奠盤如爵之數簠一百二十其蓋一百  
 一十六簋一百十九其蓋一百十五犧尊六象尊六常  
 尊二龍杓三摺花之瓶大小八彝香之爐大小十六盥  
 洗盆三毛血盤二諸器既完惟遺皆失舊常以豆之蓋  
 代之今知府熊侯佑乃鑄銅為遺二百二十其蓋亦如  
 其數竊惟古者祭器以竹以木以陶若如後世製作凡  
 以竹木者掄掄者易剝陶者易損故代之銅而圖其堅  
 久也予往歲為南監祭酒始謁廟釋菜而見磁爵之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八

在者甚多不勝悚懼遂遣人赴饒州製補之夫以太學  
 奉帝命以行禮者其器尚如此况諸郡縣乎用銅雖非  
 古制而李中輩所鑄歷百三十餘年之久皆無少蝕其  
 視掄陶之剝損者則美惡判矣樂器亦當時所製銅鐘  
 二十一石磬十六琴十瑟四以及笙管祝敔之類靡不  
 畢備熊侯與其僚同知伍侯琇商確以謂前人所製固  
 美恐其久而或忘乃寓書來求予筆諸石以防踈虞且  
 約典守者必嚴出納教授訓導但一秩滿者雖素不可  
 管鑰必白於郡會諸師生審驗之而後去於乎誦遺經  
 以出身者感聖恩如天地且愧不能報稱於區區祭器

倘不能守又何顏入禮殿乎雖然此禮樂之器耳而行  
斯禮必本之敬奏斯樂必本之和故孔子嘗曰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異時承祀之頃  
肅肅雍雍儀節不爽音律克諧仰瞻聖賢之靈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則必來格而款享矣抑禮樂本之心體  
之身者豈但感乎神而已雖達之以道家國天下而無  
不理焉則凡為治者其可不務禮樂之本而推之用乎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吳寬

鎮江為府距江濱海地險且固自國初用武多所資給  
當時恩詔下頽倦倦焉優恤之故其府賦稅薄而田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九

不困百餘年來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叅佐莫  
不慎擇其人敦厚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  
不奢夫不困則其中曰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  
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儒為業而游乎學校  
者蔚然可觀及其出而為四方之士較藝乎場屋之間  
往往有首冠於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  
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加之意蓋府之有學自宋  
歷元在府治之南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崑以其地勢  
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頽壞已甚未有能修  
之者今知府鄭侯傑自大理寺丞來又得前兵部主事

高君鑑等為叅佐好文重士始相協謀以修學事移於  
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天子命以養民財力  
固所當惜然以學校槩視之是不知務者即報使舉行  
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郎曹貴委之貴勤敏  
而公財不妄費功成規制宏美觀者稱嘆於是教授董  
宗道等具修學始末使諸生達冕蕭杲來請文刺石蓋  
學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  
雖有失道之主未有能廢之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  
道明於此也然所以明於此者非明於學校之地明於  
游學校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哉孟子曰君子不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十

京口靳氏祠堂記

李東陽

至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為間四十八周垣為堵四百十經始于宏治乙卯八月

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為間百五十廟自殿廡以下

於百世然後稱乎游於此者此固朝廷崇儒之美意而

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

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為士子望哉故因記學之成而

於百世然後稱乎游於此者此固朝廷崇儒之美意而

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京江靳君克道謂予曰貴之喪先通議府君久矣自入仕籍十有餘年丁母范淑人憂歸先人舊廬已孫于從兄乃構城南隙地以居首營祠堂于正寢之東前復爲堂曰敦叙以爲享饒之地名公著作有及於世德者皆刻於壁之四周又前爲兩廡東貯祭器西爲致齋之所經始於正德丙寅之冬落於丁卯之春凡五閱月而成祭之儀一準文公家祀如不作佛事不用楮錢之類關大義者皆不敢悖而亦有不能盡同者若四世之位以中爲尊蓋用生者之序亦先人之所嘗行者也每朔望行參拜儀餘日洒掃則令子弟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二

予聞而歎曰人子之於親無所於報惟視其所得爲者爲之生則盡養死則盡哀如是而已矣顧養有窮而哀則無窮慎終者止於一時而追遠者及於累世世而傳之雖至於無窮可也聖人恐人之忘其親故制爲祭祀之禮又恐其泛而厭也而爲之節服止乎三年數止於四代儀文器度皆有限而不得過夫然後可以常行而至於無窮古者官師造士而上皆有廟中世以降廟制不修乃有世家廷臣朝廷爲之立廟以愧其心者朱子之作家禮蓋首及之又謂世遠俗異畧爲斟酌以求其可必行顧猶有未成者延及於今非獨此禮之廢而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爲之詩俾祭畢而歌之以爲旅酬之侑云其詩曰我生有身吾親何之我居有廬吾親曷依我食我飲必先醴粢我緇我帛必陳裳衣我有新堂可丞可嘗茅沙于陰薰燎于陽有誠則神豈幽弗明神盍斯來子孫在傍揭揭微君嚴嚴郡幕勤勤舊業先世有作祠堂我我既樸而縷祭田芄芃既播而穫有虔祀事惟愛惟怒源源世澤百世無涸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七

文

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睂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睂山今其墓在郊郭之間曰小我睂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睂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耶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邱之邱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

激石兩崖菰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耶顧卒幽抑不見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徼顯名中外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搢水厓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耶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七

文

瀋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楊元性初冠禮記

靳貴

正德癸酉秋九月二十六日辛卯今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遠庵先生楊公冠其孫元於京師寓第先期卜禮部尚書東川劉公仁仲爲賓東川辭公遣介以書固請東川乃復書如所介至期詣公第禮部員外喬宗本大爲之贊兵部主事于湛瑩中侍公爲擯其諸執事則吾潤孫貢生瑤充焉朝紳大夫來與禮者吏部侍郎敬所蔣敬之東沂王廷采禮部侍郎悔軒李希賢齊巷吳克溫暨尚寶崔少卿世興李司丞繼伯皆盛服看會

貴以門墻義切雖孺子懋仁亦辱召隨侍觀禮其三加諸儀率遵紫陽朱子所定有弗能同者冠裳帶履參用今制蓋備巾襖衫絳靴實今諸生釋菜之所服故於三加用之亦古禮彌尊之意也其祝詞始加日月維授衣卜曰孔吉振振公姓始加元服小子有造敬明爾德以介眉壽錫茲祉福再加曰穀旦於差月維其吉俾爾戩鼓載加爾服淑慎爾止其儀不忒於萬斯年宜其遐福三加曰維茲令辰濟濟多士咸加爾服以燕翼子介爾昭明必恭敬止永觀厥成用錫爾祉醮曰爾酒既旨有饒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受天之祐申錫無疆字冠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家教有素而元他日德器之成就不可量也冠已東川既爲字說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又爲箴場之其辭有云名爾者祖字爾者賓祖名從乾賓字從仁其則不遠慎書爾紳蓋以公之勲德東川之學行願之也故弁記之不敢遺且以見冠之有箴自西涯公始也

鎮江丹徒縣洲田記 唐順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六

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萑蒲鹽蜃鳥獸翎革之項細莫不爲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窒而爭歛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爲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爲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爲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卑智彈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能則警其得者而相與爲私鬪甚者構亡命挺刃稍隱賊公開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結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者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爲

瘡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  
謂之班支郡邑公私進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  
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既蒞郡  
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  
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諭於衆曰吾欲祛兩  
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  
而今擅於下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實旅稟饋之奉  
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  
則孔漏孔漏者啟奸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  
民則歛重歛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敝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七

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  
而蠲其重歛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  
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  
衆謹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  
金練湖田為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  
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  
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  
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  
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靡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  
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畧相均以

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  
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  
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于邑令茅君而  
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  
百九十五歲入租一千九百擔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  
薪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  
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  
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一千  
七百擔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  
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歲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六

羨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飢自癸卯  
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  
十擔有奇其織悉列之碑陰其匾畫出入則計籍其存  
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嘗為序  
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薛應旂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至周  
大備惟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  
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

譽髦比屋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斯其最盛矣  
逮後田卒汗萊青矜挑達狂童游士散在聚區家各殊  
尚人自爲說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憂之設教東魯  
弟子藜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千祿又何怪哉漢元成  
間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遂增學宮弟子不限員數  
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見固  
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乃不能繼曾謂處得其  
道而若是耶維茲鎮江實江東首郡而丹徒爲之附邑  
故各有學而田則未置惟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  
自給迺甫田林侯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十九

天

行民隱具恤置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寬常賦之徵民既  
鼓舞樂利矣乃復因尚寶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  
千二十九畝有奇計歲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  
請諸撫按諸公咸如其議提學御史衡水楊公宜懼其  
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侯因屬記於薛子先之以  
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遂次其  
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恒產而有恒心  
惟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孔孟固當自  
與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教養之法以至  
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固不爲二三子慮矣二

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之於學也猶農人之  
於田也二三子果能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  
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則窮可自養達可兼濟  
而茲田之禪於學也不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  
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穫而弗食  
食而弗肥將不負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真古淡  
切近精實每聽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嶽書院闡明體  
用之學諸郡聞者莫不順然嚮風而况親炙之者其忍  
負侯也哉昔文翁守蜀而諸生比於齊魯安定教蘇湖  
而四方皆知胡公弟子吾茲有望焉矣然侯治行卓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二十

天

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其筭  
鑰出內者亦自當慎乃攸司必無旁落下移之虞也余  
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爲巽峯先生云

季子廟記

茅坤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撰次  
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食於吳之  
采邑也而延陵卽今毘陵去丹徒二百里土之人非其  
故君特廟而食之豈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  
中父老歲時伏臘爭走之以禳年禱福田而廟址舊隸  
鄉大夫吳公所爲別業山之隘類甚公間請有司改廟

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游晏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餘祭之四年又夷昧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昧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閼弑之由是言之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而微存亡攷小大蓋浸浸乎有禮矣弑之事未兆也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一朝奉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兒鉗自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仲子之義以及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諸樊以爲父之遺命蓋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冊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夷昧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夷昧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窮而逃焉闔閼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閼不言國人猶陰拱而議也况闔閼之雄狠其於公子僚鼠畜而大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弑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内外之禦而季子猶位僚胙腹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閼囂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

吳方外困於楚而內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辭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辭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蓋已早諒之矣季子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之去當請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昧之立也必當以闔閭死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篡弑也夷昧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內無所處以授夷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迺欲默然以去嗚呼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過廟而謁者

鎮江府肇置公田記

呂高

江左稱海陸之饒而潤州劣於諸郡其屬邑丹徒隸郡下去九十里爲丹陽皆南北孔道也四方賓客至者往往以餼穀隆殺妄議郡縣才能故仕之至於邦者多爲豐腴以悅其意故事兩縣各設有二班鄉遂以供餽程

郡邑以供燕饗其費盡科諸民歲額七白金有奇然不獨以應賓客也自長貳私衙以及在官府史檮索四出無敢不應上下雖有稽牒而其不敢登牒報者幾倍於額大率日費以數十金計可謂侈靡剝蝕矣郡侯吳峰林公守潤州之明年軫悉其事若切痾瘼求以康裕遂建議曰以潤州稱小慕然當江左門戶苦供億之艱迄今不爲之所家其無蓋葺乎變通盡利是惟在人今兩縣瀕江環湖地多濕澤淤田有以訟相爭勢相侵者搆怨胥利習爲囂頑計其田八千七百八十四畝請按法斷沒立爲官莊歲得租值幾於千金足充賓旅之用月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十四

更者民二人領其事餽程之具爲五等燕饗之具爲八等物有定品價有定數官不得侈飾以事人領事者不得侵尅以虧市通計所費益損歲額之半而陰實過之租金之入有贏羨矣推是例也濱流之地時有洲漲君令都里歲報籍人各爲官莊以時欵貯則可以需一縣不測之用云上其狀臺院監司皆善其策率喪辭喜勸焉遂下其議於縣禿豪右之爭田蠲兩班之科額裁私役之故弊申節用之新條章程肆班羣志攸謀有丹徒丞復以燕饗科諸民公聞之曰是亂紀之首也廼奪其職而去自是兩邑之內無復言支班者耄倪謳歌形諸

道路百年茶瘁蘇於一朝郡人溉公之澤思以銘勒鴻  
休昭鑒來遠迺相率請辭於高鏡諸表石予惟自古大  
人作而有爲於世事有變天下之常而老成持重之輩  
不敢阻之以所不宜政有服天下之強而勢豪頑頓之  
徒不敢傲之以所不化何者其仁有所體而道有所濟  
也茲也世數人無厭之求而以獨萬民無窮之害卽一  
坯可棄之土而以立百年永利之業若公者所謂仁體  
而道濟者非哉雖然兩班之華利在民不利在官夫苟  
在官之不利也則必有以側言亂厥度者昔周公布師  
保之政而君陳代之則曰茲率攸常蕭何立畫一之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而曹參代之則曰守而勿失夫以陳之謨參之烈豈不  
能別出聰明而固襲他人之陳迹哉其心蓋曰政苟出  
於至善而以側言亂厥度焉是自取愆忘者也今公之  
政善矣嗣是而得同德之哲不二心之賢師其法而廣  
其意焉邦其永孚於休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高不  
佞請以爲公頌又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敢述郡人之  
意用以告夫後之侯吾郡者系曰丹徒縣官莊外新洲  
王愈等沒官田三十六頃四十畝裴麟洲達良等沒官  
廬地五頃六十二畝鶴林院田山十頃六十四畝丹陽  
縣官莊練湖東北許揚著等還官田二十頃三十二畝

嘉山寺弁蔣廷祥等沒官田一十四頃八十二畝有奇  
膏壤載闢實成宏基是舉也肇議田政矢謨裕民則巡  
撫都御史松泉夏公巡按監察御史雲川舒公銳意裁  
節丕彰明允則巡撫月吾喻公巡按岐麓周公嘉樂懿  
舉申明詳悉則今巡撫滄源丁公巡按沃洲呂公猷念  
既協詢謀僉同則操江都御史路橋楊公巡江監察御  
史竹墩吳公今貞齋韓公兵備憲使弦齋陳公今鏡峯  
陶公左右襄翼弼贊惟諧則少府水東鄒君郡倅山泉  
趙君東川周君郡理思菴龔君祇奉德意綜理惟虔先  
後一心承休無斁則丹徒令前李君棟今茅君坤丹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令前雷君鳴今胡君健公聽既昭羣策畢協君子曰可  
以觀政矣田圖租目刻之碑陰杜姦袞窺覲之念供億  
諸式詳在別誌中公諱華字廷彬閩之莆田人巽峰其  
別號云  
重建東墟橋記 王泉  
夫金壇縣治西二十里許有溪曰大溪民橋其上曰東  
墟橋因其土名也溪受高驪良常諸山之水東南折以  
入於洮湖水落時廣不過數十武褰裳可涉夏秋霖潦  
暴至則橫奔駛悍戒防嘴隄殆成稽天之浸前人不暇  
永圖惟構木爲徒杠以通往來而掌功役之任者又多

侵牟於其間聚材匪良厥楮弱植以苟目前一遇水溢  
擊岸輒圻侈土水漂流汎如直梗故常傾墜薪蒸輪輓  
多於是由民之病涉也久矣正德戊寅予同年任侯象  
虞來蒞茲邑屬當惡歲百姓天瘡昏札死徙載路侯親  
詣各鄉勸有餘廩活餓殍道經是橋見行者之顛危也  
喟然謂二尹毛君曰此豈非長民者之責乎然歲未登  
未可以勞吾民也既三載五穀穰熟民有蓋藏乃申前  
議民皆樂効其有出水於樊轉石於山百費集於旬日  
乃以某月某日首事斥舊址礎基於淵破崖兩端中作  
雙跌折門爲三以殺水怒中脊穹起周緣爲欄甫三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金壇縣脩學記

于 湛

嘉靖癸丑張君汝玉黃君仲裳王君天與率其弟子若

千人詣予請曰吾庠殿堂齋舍歲久傾圮有司無能脩  
葺者邑大夫和溪荀侯覽而慨曰國之榮昌在人才人  
才育於學校爲國宣勞宜無急於此者乃市材鳩工戒  
日舉事未三月缺者以完傾者以起巧墁者以飾峻整  
輝煥悉還舊觀罇壘蓬豆之屬罔弗脩飾吾屬永有攸  
庇以宏進脩皆侯賜也侯三年政成臺使交上其績聖  
天子嘉之特賜徵召行有期矣願有言記其實予曰子  
則厚矣無乃非侯意乎侯清謹仁厚其爲政也務德而  
緩刑先實而後名嘗拯人於危而不自爲恩脫人於險  
不欲其人知其脩學也顧肯以爲功乎雖然子欲副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之德予則有說焉朝廷建學育才殆將萬區然必建宣  
聖廟者非特極崇以隆報答蓋欲遊處其間者人人誦  
法宣聖他日以宣聖之道共輔人主躋世平康以遠二  
帝三王之盛也顧其登第人官乃盡棄其學而恣行其  
私逆天背道靡所不爲予忝列中外踰四十年所見清  
忠直亮爲時名賢固多其貪橫奸險極天下之財貨窮  
朝廷之官階以塞無厭之欲者巖廊之上不勝指而郡  
國之間尤難盡述也穢毒之積上冲於天下觸於地以  
干神祇之怒前此固有伏法市曹而橫屍郊原者寧非

學政之羞士類之辱而世道之妖異乎諸君年富而才



茂振高第列清華不足奇也讀宜聖之書必信宜聖之道於義理有真見矣而務求實得於已發爲文章亦既能言矣務求窮履其事文高於今行不可不奔於古德脩於家節不可不伸於國其在外也爲良守令爲賢監司在內也爲名公卿爲真宰相出其學於宜聖者樹爲奇勛而沛爲甘澤一洗前時之陋習以昌皇朝之治化老而退休也清風猶振真節彌堅不爲州里災害而爲鄉國之儀刑斯則無愧於先聖之門墻有光於苟侯之造就而諸君德侯之意紆矣僉曰唯唯遂書以爲記侯諱穎字希顏別號和溪西蜀閬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姜寶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既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蓋大畧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既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覈健

十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漑矣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即夫差亦不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資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而又虞里胥者藉飢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册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別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飢戶也凡飢戶之籍於官也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間里間者未遍也於是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

飢者執符以受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賞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飢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予飢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飢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而爲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兌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賞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予嘗謂救荒如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至難濟何其善處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安得不思公予亦安得不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爲盧扁者傳焉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漂沒與山田赤地同又在

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故荒政外不及云

姜鳳阿先生丹陽縣義田記

陸光祖

大宗伯鳳阿姜先生己丑五月入奏最行至真州卽引疾乞骸世共高之天子眷者德賜璽書褒三代加太子少保致仕世共豔之然世之仰其高而豔之不已者不獨是也先生平日哀所羸俸金稍置田於丹陽武進二邑曰寶幸藉國家寵祿差自豐而吾宗有艱饘粥乏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嘗吾忍坐視乎於是割所置田并二子士麟士昌讓出受分產立爲義田二邑各千畝以贍給之其在武進者屬御史大夫僊居吳公爲之記而丹陽則先生父母邑也走書使以屬余光祖固夙知先生懼不文無以闡章盛美然昔人有言劉侯知我勝我自知旣知先生矣敢不諾先生之請嘗謂陳氏二大夫受漢帝賜金口與宗族擊牛烹鮮爲宴樂雖以榮君賜然未嘗置田業以周恤貧困沒身而已爾今先生建祖廟立宗法割膏腴以贍宗族而不私其子若孫總二邑之田多至二千畝有奇匪特區區釜庾之惠使宗族匱乏者祭饗有賴婚嫁

誦讀有資無復若敖氏之餒漆園之貨卽遇凶年稷歲  
免飢寒轉徙之憂合同姓數千指無不食君之祿者先  
生又曰世滴而法易敝是未可久也乃具疏以聞大司  
農覆議上上可之遂下外臺頒布於郡縣凡田之區厓  
每畝數於冊俾世世無墮廢田穀之入也上不缺惟正  
之供下不煩有司徵發之擾其謨謀經畫可垂永利此  
豈惟疏大夫之所未能及其視晏平仲之分祿宗人平  
津侯之祿給故善惠而未徧徧而弗永者殆猶未可同  
日語嗟乎宋相范希文豈得專美於前哉先生蚤擅文  
行名以麟經魁多士官翰林出視閩蜀學造士得人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鎮江府重修學記

王 熊

國家稽古養士非孔子之道弗講廟學徧於天下百餘  
年來文教大興乃至繕完之事所以尊嚴教化之官而  
變其學者之耳目者亦無所不舉鎮江府學創自某年  
修在某年至嘉靖癸亥太守南昌吳公議更新之而未

就四明秦公繼之惠洽人和厥功告成廟學齋廡莫不  
完美先是教授猶未有廡至是亦成教授徐君詣予以  
記請辭弗獲則姑誦所聞以告焉曰昔者武王不云乎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  
作民父母又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是知君有  
父母之道焉有師道焉由父母之道故分之五等邦君  
以至大夫師長皆所以父母乎民也由師之道故自家  
塾黨庠術序以至國學有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  
皆所以師乎民也治世之教上主之而父母君師無二  
道道德之寄在庠序而政理從此出焉此先王所以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也自王教衰而學校之官名存而實廢孔孟之時道德  
之寄不在庠序而在山澤師儒弟子之相得不出於大  
君父母之所聯而出於下之所自爲以扶王教之廢則  
旣一變矣然斯文猶有所寄也自有異說之譁祿利之  
誘人遂以學校果無與於道德政理之實而師之所教  
弟子之所學者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權謀功利之習  
其間有志者則又惟釋老之是歸以爲真足以洗心繕  
性而賢於俗學之汨沒也於是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  
遂廢者無幾嗚呼此豈先王立教立師之本意亦豈聖  
人作君作師作民父母之本意哉故明道程先生建言

於宋則欲悉心推訪天下之士有明於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及薦志好學材良行脩者萃於京師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先生自謂從其言則民風再淳王道可復願其君萬世行之信乎萬世一時也仰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推擇師儒亦何嘗不以所謂德業充備材良行脩者望之歟在人之自待何如耳蓋明道先生所謂正學者以爲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君名邦佐蒲城人丙申廷試貢元 金壇縣重脩學記 王 樵 學校之設我朝爲盛宋有天下三百年至仁宗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皆立學而州邑猶多不能應詔我朝自洪武初孔氏之宮卽徧寰宇雖武衛邊裔論不絕文至今日可謂極盛矣金壇在江南諸邑爲稍僻民風近樸士習近本先年文采或不逮吳下今則材俊之士彬彬輩出矣所憂者固不在文之不足也萬曆癸未邑侯許公暨學諭林君旣新其學自先師廟廡以至登講之堂遐習之舍莫不完美屬樵記之樵惟古者自鄉以至於國莫不有學士之於學猶工之於肆也然學而不致其道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而孔氏以往致道之士何寥寥也自有科舉之學而學者惟利祿之爲志此豈國家設學之初意哉乃學者自失之爾誠使所學在身心而非口耳則雖科舉不足以妨功若其爲人而已則雖傳聞強識不免爲喪志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夫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默而識之者顏子也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曾子也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

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吁是可以知聖門之學矣其他弟子雖有志有淺深要皆所趨不悖於聖人而有致用之實如齊伐魯丹有帥左師樊遲爲右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此見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亦無非學也孔門之後漢人所聞雖淺猶多賢行之士自辭章盛而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老又乘其蔽聰明才辨之士不馳於彼則溺於此知非不高說非不元而守恒不足其於富貴貧賤之際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有如魯子固之所譏者子固以爲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自謹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行多不逮然今雖以文取士而察舉之意亦未嘗不行於其間崇正學迪正道所以丁寧於聖書者非欲察舉於其先邪亦顧人之自待何如爾先輩羅文毅公有言曰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司必程其良而後敢進焉况人才乎夫珍寶之物不負其取負其取者乃詩書禮樂之士吁吾人誠能因斯而有省焉使

他日稱曰金壇多實勝之士自某人始不亦備與是爲記

金壇縣重脩兩關記

王樵

自江而南臨河而爲邑者多跨河爲城因爲水門以通舟下槩以節水隋鑿渠以備巡幸自京口至錢塘八百里後世因爲轉漕之利故得不廢其自丹陽而下十餘里分流入於金壇者卽古荆溪爲本邑運道所出西北受丁角長山諸水合流貫乎城中南通溧陽宜興諸湖映帶於左右三山環列如屏障中間百里平原桑麻彌望而邑城控其要亦一奧區也城建自唐萬歲通天中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以後無考歲久至廢爲平地正德壬申流賊犯江上始築城浚濠建六門兩關嘉靖甲寅倭奴數寇東南甃以甃增壯其樓櫓盜賊之警可以無虞民政所先水旱爲急自聖天子加意於東南利弊專勅水利使者以董其事諸凡有關於運道民患者爲之次第興革靡有遺舉矣萬曆壬午東陽許侯自績溪以賢改任金壇聰明正直事事練達而和易從容務盡下情尤重於用民之力邑中凡三大役令出而歡趨之自倭警以來南北水門雖設而舟楫罕通閘閘之水壅而不泄又金壇地勢一雨經旬則平疇已潦一旱逾月則溝澮盡涸不但爲農

田之患亦爲運道之憂近例以冬底起運正水酒之時以故荆溪歲歲築堰浚淺役無已時貫城之渠復一支繞城而東以會於龍山之下江湖由是以達於岳陽之上資漑引焉自上流多阻而江湖不至則南鄉亦憂早矣許侯之來首浚諸渠次通兩關兩關劉莊襄公所經營素稱壯固然而土石之情聚合衆材相倚爲固歲久不相爲用則必有崩動之虞乃撤而新之虛其上而加崇廣其下三分其深而後築其基上可通車馬下可通舟楫一如丹陽之制經始乙酉之二月農事起而罷南工既畢乃及於北橋事畢而成辱侯見屬爲記樵惟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三

秋常事不書惟關於民力則書之邑城自唐至我朝經數百年自正德之初至嘉靖自嘉靖至今又經數十年始一脩事既非常而許侯之用民又可法皆可書也用備書之以告來者許侯諱宏綱浙之東陽縣人登萬曆庚辰進士

金壇縣保甲鄉約記

王樵

保甲鄉約實古司徒之教法也五家一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間爲族八間爲聯使之相保相愛有異奇衰則相及此卽保法也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道

德行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自州長而下瀾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此卽鄉法也三代而下惟漢此意猶存彼所謂三老嗇夫者得與縣令丞以事相教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蓋其重之如此是以黎民醇厚幾於刑措至我太祖高皇帝致治實遠復成周之盛上自六官下至此間之長無不得其人重其任至親降德音以代面命令布滿天下所謂聖諭六條者是已至之以三老家臨而戶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訓子弟至成祖文皇帝又表章家禮及取藍田呂氏鄉約列於性理成書頒降天下使誦行焉噫二百餘年治平之美豈不有由然與吾金壇爲地最僻爲俗最朴三十年前民有白首不識縣庭者旣而人物日以阜蕃乃故俗漸失識者憂之萬歷五載西川劉侯以治洋有聲九重簡命移治金壇至則以安民厚俗之道莫如保甲鄉約二法爰取近賢之所已試者而損益推行之其詳畧適中其條貫盡善也侯又躬先倡率無間窮鄉下里靡不親臨督視軒車所至民扶老携幼而往聽之爲之感動興起至多矣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侯之家行純備誠意感人蓋在於未言之先故其爲教易成如是也侯且報政於朝因召有期矣父老子弟恐其久而或忘也請予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四

之予則謂之曰不忘在汝之心蓋所謂興起者非自外來也我固有之也尊所聞行所知侯之條約具在也侯之勤民手抄具在也願相與堅守之是在父老子弟而已衆曰諾是爲記

姜氏義學記

王 樵

義田義學其事相因猶古者有井田必有學校而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又莫不有宗法以收族是以人必有所維繫而教養之法得以行焉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子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利益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公卿崛起者止能爲三四十年的計造宅一區及諸所有身後遂族散其家不傳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二先生之言可謂深切夫有宗法則無私財無私財則安有義田之名義田蓋起於宗法之廢而欲通其有無以統理族人則猶有古之遺意也古者閭黨猶相收恤况族人乎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古人之於民出作入息必有教况其家之子弟乎官保大宗伯鳳阿姜公能以宗法統

理族人又置義田以贍不足設義學以教之既請於朝特蒙俞允則程子所謂宗法朝廷所不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者公可謂能行之矣辱不鄙以義學見屬爲記公凡事以身爲教族人所素信而從奚待於不佞之言雖然若因公之倡家家有同公之志者則張子所謂於朝廷大有利益者未必不於今親見之也敬以是應公之命爲義學記

張王廟記

吳之望

潤洞山行宮自漢建武始蓋舉以德庇民禦災捍患則祀之典也厥後或修或起靡得而詳迄於今則歲月滋久漸就榛蕪矣迺神之精神赫赫行天而相與尸而祝之者不以祠敝不舉余嘗一過祠下瞻仰之而愀乎其有感焉人依神神亦依人廟貌若此且蔑以妥神靈而何有於民甚非崇祀事軫元元意也余於是先郡民言之邑令姚江張公公慨然曰吾志也命邑耆唐道桂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練總其事亡何張公遷汶上龐公來其治事如初而郡守王公貳守于公郡倅唐公王公司理張公咸俞可之工始於萬曆壬辰十月泊甲午而後乃畢工祠之前因澗爲池而跨其上橋之北爲石坊玲瓏巧繪爲今日之首創坊左右築垣而丹墀之進列於階而上祠之正門

在焉左右各屋三楹一爲文昌一爲武曲蓋大比輓漕皆得禱而後行武曲祠下爲觀音閣爲施茶蓬後爲衛生祠各三楹正門中入甃石爲甬道爲月臺左爲化紙爐右碑亭中央新構獻殿戶牖軒豁丹青絢采上則正殿舊址而修飾丹堊視昔有加焉殿左右各有小殿新廊左則舊爲瘟司殿新則爲元壇爲和合爲郡邑生祠右則舊爲劉李殿新爲龍王水神爲招財利市爲本鄉善人祠其工鉅而費不貲蓋仍舊者什一而道桂所勸募以從民情者什九自是神之廟貌一新民益得以罄其禱祠之精誠而豁然通其志於神也余聞之神生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聖

文

立壇禮斗功成上昇雖出於一時傳述之口無考信然歷唐宋以來上之褒封崇祀下之血食禱祈千秋一日其必有貫千萬世千萬心不朽之精神在不然祀之舉於鄉或興或廢或香火一時而湮滅後世縷縷不可指記也何獨神之尸祝俎豆若是之久而愈新也哉倘所謂福國庇民者將在茲乎則余之所以無斃於神也者又在宮室崇侈之外矣夫道桂能妥神以跡而我輩能事神以心庶幾乎神之精神孚格而一切水旱盜賊爲吾民患者永永其無逢也斯無負於茲舉云是爲記

張氏賑饑記

劉觀文

今上御極之十六年江南守臣以奇荒告江湖水溢千里洪流而高岸赤壤三時失雨寸草不茁斗米一銀男婦僮仆者日以數百計天子惻然下詔蠲本年本折色錢糧若干特遣省垣臣資帑金散賑又允計臣議開事例以勸好義出粟至三千石者予兩殿中書千石者予署丞及兩司幕官仍令有司旌其門吾邑則紹南張公首應詔爲賑於城西之四區其地距城百里許近三茅之峰素稱山瘠人尤獷野易爲非公請於今日不亟賑且爲盜幸有餘粒當傾度以安此一方不煩公慮也時值仲冬陸運米千石以往費倍於他地而一切薪水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聖

文

役鐘釜杓箸之需又皆手自區畫朝夕拮据如經家事婦女孩穉別置一廠先於男子疾病者爲具醫藥無衣者爲製絮棉凡五閱月至庚寅之夏麥登場而後告止公之倉廩如洗矣計所出不下三千緡公默然不以告人郡邑覈賑數公遜謝曰吾儕自爲桑梓謀敢言功乎令廉知其事歎息曰君自爲德於冥冥不必章服相報也然子路拯溺而不受報夫子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丞以千石聞撫按彙題賑饑姓氏公如例遙授布政司經歷凡諸知交爭爲詩以詠歌其盛余竊惟周禮遺人之職自邦國以及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皆歲有委



積以待用後世遺人失職而歲多薦饑至虛郡國倉廩以賑贖貧困猶且不給漢武時因下令募豪富人相假貸永始中又令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視所給多寡為賜爵差等於是勸民輸粟之事沿為令甲矣夫不懸爵賞以鼓舞天下雖有義舉莫為之倡今張公罄家貲以存活千百人而有德不帝辭榮如遺其植善嚮義豈區區甯名利者所可同日語乎觀文自家君子獲交於公而季弟九劬又為公子壻習見公家世德為最詳公祖父逸江南橋兩先生俱以輕財好施聞於閩里家君述南橋公歲以冬月作糜於門以待飢者甲戌十月有道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聖

以募化至南橋公入將其食餉之出則見題詩壁間置紅旗白金於几而去遍覓之不可得里人傳其異以為積祥今又二十年矣天道福善久而益昌公之二子君羽仲欽俱以高才生為吾鄉領袖三槐志王五桂表實余小子拭目為公券矣公名栢字汝憲別字紹南萬曆庚寅年六月記

根石亭記

龐時雍

漢諸葛孔明與孫仲謀共議破曹瞞計曾據此石後人因名根石唐羅隱宋蘇文忠俱有詩迄今時異勢殊物改而石隨湮沒尋幽吊古者止按空籍而興遐想余令

此覓古蹟得石於北固西隅荒圃積土中其狀如羊者固宛然在也觀其石猶足動忠臣義士誅奸屏邪之思焉於是因白之郡守龍溪王公併陳公碑記移之演武場側建亭置扁曰武侯遺石用以鼓三軍之氣云

樂志園記

張鳳翼

郡城之南有戴氏之圃二一歸之邃庵楊少師造待隱園西崖崆峒諸公俱有詩一歸之戒庵靳少傅歲久不治荒塘數畝老樹欹崎去余家不一牛鳴地余每過之愛其幽曠輒作濠濮間觀矣未首夏靳氏以屬於余余乃誅茅鋤蕪雜藝花木數百章為亭三楹顏之曰心遠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聖

亭外枕水為臺砌以文石覆以朱欄池下蓄五色玳瑁魚數千頭亭右為曲廊十餘間取所藏晉唐以來墨蹟鈞填入石懸壁間署曰翰墨林廊前則為陶真室南北相望碧桃紫竹森蔚塔砌于率兩兒講書處也廊後精舍以奉大士為雪珂庵庵中一几一蒲團一鉢一磬佛書數卷雪浪及吾家道允兩師時居之陶真室傍山為來爽閣池之東新月初升竹樹隱蔽水中荇藻相亂憑閣以望心遠亭咫尺有標渺莫矜想閣外有松一株是數百年物虬枝龍幹覆蓋叢許風起濤鳴冷冷然空山幽澗余製瓊濤亭以賞之松下磐石質理奇古倚廣幾

丈長日手談足以忘世雪浪師爲作長松磐石二銘刻石亭中會許晉安自吳門來許故崎人有巧思善設假山爲余選太湖石之佳者於池中梯巖架壑橫嶺側峰徑渡參差洞穴窈窕層折而上其絕頂爲臺可布席坐十客城外諸山若鴻鶴若磨笄若天福若五洲環回帶擁煙嵐變現每冬雪初晴余與客振衣其間遠近一色池之東做大癡皴法爲峭壁數丈猗猗兀奇鬼搏人上建文昌閣下立一亭與峭壁正相對落成時友人陳從訓曰此冷泉亭看飛來峯者也當名爲飛來亭新浮玉曰此天平山萬笏朝天處也當名爲萬笏亭兩君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巽

難肆出郭五游據石梁攀籐枝而笑曰二君且憩矣未聞李伯時西園圖中有此雅閑余曰請爲二君解名之且懋可乎三人各大笑而起心遠亭之後扉則爲飛翠堂凡五楹頗宏敞南軒北牖喬木陰森深夏不受烈日後爲牡丹臺花時爛若張錦遊人籍茵携酒不禁也堂之左客用孫知微法畫水滿壁驚瀾蹴波中夜有聲出左壁則爲虛和室曲房小構綠蔭垂簷下有盆梅三十本長不盈尺而蒼蘚離奇態不一狀北向而間以短垣則爲桐廬中製地爐堂之右爲余菊圃長廊翼之名曰寄傲軒圃中有海棠數株花時頗妨種菊有議他徙者

余謂美人與高士氣韵正不相妨耳客游吾園者頗有詩余和之共成一冊冠以虬仙曰樂志園彙集藏其板於寄傲軒中客有問余者曰子志存五嶽學在先憂平泉草木之戒午橋松嶺之悲莫不啗爲大惑有異達觀今沾沾一園之樂也將無泉石膏肅乎哉予曰唯唯否否以吾園之泉石不足當弁山愚谷之培塿而謂足膏肅我乎然我見高屐飛樓凌雲凝霧者矣問其主人栖金門遲玉漏垂白不見者豈少哉卽以楊遠庵之曠也林居幾何時銀州命下冒暑西行畫歲綸扉中譏委頓有待而隱豈能隱乎余以天縱之閒借諸酒人詞伯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巽

履相從春朝與朝秋夕與夕核字析疑廣句開險繼以浮白獻杵徵歌度曲不自覺其露晞而星沒也三十年矣手種之樹已合抱而千霄出胎之雛已唳風而展翮天與吾曹以不爭之福也豈偶然哉且子不聞倪雲林之清暉閣顧仲瑛之玉山草堂乎高人韵士原空置一邱一壑間而兵翼倉皇窺身避地寄食黃冠以老又吾郡襟江控海六朝以降北府建鎮金戈鐵馬錯置三山間誰能與伏飛蹶張其晨夕乎今天下承平累葉四裔賓賁扶杖之老不識鼓鞀而廟堂禁疏網濶萬物熙然夜行無辭尉之詞狂吟絕詩案之獄其去雲林仲瑛何

可以道里計是吾儕所際千百年未有之一日也此而不樂誰當樂者若夫函林逆旅過眼雲煙短簿割虎邱別業以造寺子瞻付東坡雪堂於賈耘老兄弟物理應然貪痴何有予身後頗作判斷安能下岷山之泣爲後人笑哉客曰噫嘻子真見道人也謂此園爲莊生逍遙之遊可矣萬歷己酉中秋後一日惺懷居士張鳳翼君羽誤

重建五州山因勝寺碑記

曹廷傑

潤之山自高驪支分金陵湧疊而東爲曹王山爲長山自分牛崗北忽突起轟爲九峯如飛龍是爲五州望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兗

文

給劄律率入其中又甚平曩空曠而揚而真而通而泰四州皆在望而吾潤固又在指顧間故曰五州云山舊有寺曰因勝起晉永熙中擴於齊梁更唐宋俱稱名刹有石橋水陸堂白衣大雄天王殿由殿而陟有嶺若鴟蹲嶺而降有洞洞中晏坐可二十餘人夜時聞猛獸怒嗥洞左有墩曰木棋墩由教院而下可數百步許有卓錫泉泉甚深一曰千尺井井甃萬佛又曰萬佛井山春生蘭蕙每歲春萌蒨葱菁紅翠萬狀翠岩真禪師嘗栖隱於此宋丞相張商英因問機禪師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機禪師隨應之曰門徑橫巖子

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丞相歎異之宋末兵燹頽仍寺僧散殿宇灰燼山魃棲號而千載琳宮一旦銷歇游人徘徊其上往往歎息而去樵夫牧豎時見神嶙戴巨冠來往盤旋卓錫泉下又見關武安王時手大刀環步廢殿左右知是山尋當再興矣萬曆辛亥歲終南僧智公來周覽形勝悟法藏輪迴遂自誓建興是日僧數人見嶺上群白牛乍隱現若卧若起狀智公乃爲披荆棘犯霜霧露坐山頂十八晝夜蛇虺豺虎魑魅悉潛遁夜有物紛紛籍籍于側旦忽地藏像一極莊嚴置地上智公曰異哉神鑿我矣郡人筮某何某劉某曹某捐給地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辛

文

助興建智公芟蕪削阻聚石鳩工不日成精舍三間閣歲元默益廣規模載歲昭陽遂成綺錯廣殿崇臺高廊密室元墀鉛砌華榭壁椽煥然旭然鱗鱗爛爛時當上巳召彼都人冠蓋雲從簪裳霧涌承崖依木扶携叟童緣谷被山馳驅輿馬蓋幸叢林之久頽而再振嘉高僧之宏力而廣慈也予竊聞之智公居終南時精修貝葉令譽播聞時在戊申有詔博延名僧集五臺焚修法戒祝釐聖母是時智公應詔事竣褒異特賜袈裟上繡千佛非常榮遇智公視之平平益由智公操修堅白故願警易副若此也宜刻諸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

曰我教崇山作鎮潤西大江湯湯爰止其涸昔我往矣  
草莽瀰瀰今我登焉金碧輝輝問誰爲此終南智師智  
師來斯神人焉依

京口張氏義田記

王政新

三代之時宗法立而民無私財其有餘不足之數互相  
灌輸而一統於宗子宗子之法廢而族無所聯屬於是  
數傳之後有若途人或身都台司擁膏腴鍾鳴鼎食而  
族人莫得窺其門甚至歲時伏臘吉凶慶吊男女婚葬  
之節不復相問問君子傷之以爲是斷本忘源而以不  
仁不孝訓也尊祖收族以維宗法之窮其惟義田乎吾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至

吳自范希文創始數百年來太倉之王無錫之華宜興  
之徐丹陽之姜相與踵其事節目科條增所未備徐姜  
又俱聞於朝部議免其征徭以風厲天下余友張脩羽  
先生以博學工文章名著一時繼其尊人紹南公之志  
首建宗祠捐腴田千四百畝夏秋之入以千二百石計  
四時薦享外族之貧者計分受廩娶者聘若干嫁者奩  
若干槥者瘞者助喪若干就塾者脩脯筆墨若干鰥寡  
孤獨者倍婦女之守節者倍孝於親友於昆弟者倍稠  
族之餘則及異姓親友甘露禪堂三冬之月日爲糜一  
石以飽飢者其條例詳君自爲記中余讀之作而歎曰

三代禮樂盡在此矣徐姜諸公俱以累葉膺仕俸祿優  
渥爲力猶易當時相詫爲盛舉君以一諸生守先人緒  
業非有陶白什一之術以雄於閭里而毅然割所有而  
不私非所謂仁至義盡者而能之乎聞君之風者鄙可  
敦薄可寬所關世道人心豈淺鮮哉予媿不及錢公輔  
記其事以告天下使知樂施行義古今人未嘗不相及  
也

重脩丹徒縣儒學碑記

國朝張九徵

江南以京口爲關鍵故其山川人物冠冕今古數百年  
來文教翔洽於茲極盛豈徒地靈爲之助乎然其學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至

據壽邱之勝青烏家住住盛稱之乃予嘗論聖人之道  
淑世澤民古昔教化大行之日比屋絃誦孝弟仁讓二  
物六行之典恒脩舉罔缺蓋唐虞之司徒三代之庠序  
學校典教明倫不獨爲子衿升選之階也後世以泮苑  
爲學地鼓篋爲學事學古人官爲學者之始終於風教  
民生何所關際聖人立教之初指其然乎哉慨自沮洳  
者固識師帥之責惰窳玩愒本之撥矣士脩文不脩行  
民失其德有世道人心之慮者爰是亟亟焉以興學爲  
首事丹徒在郡城中其學與郡學相望屬以地勢高廣  
風雨剝蝕聖宮賢廡悉就廢弛臨洮張君來領是邑喟

然興歎爲請之督學張公張公率先倡助集紳士謀焉與諸生之復身免役者而合計之共得若干金以廣文婁東朱君董其事毘陵吳君繼之二君晝夜竭蹶經年而學宮畢新又未病民也初張君以家學成進士有才名下車踰月百廢俱舉遐食之暇力學不倦士民皆以興學誦其功予不佞爲之載筆焉因是進士若民而告之曰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師尼父之所訓也四教之目以是爲歸於以知忠信之愈於聰明才辨也有文不可無行脩行莫過存心子思言至誠子與言充實皆忠信之旨也質而求之言行之間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其浮夸詐慢詭僻不經之私智借天下而相喻以忠信切近精實風醇俗美士與民寧有二與其誘之以功名富貴漸入於矯偽欺蔽甚非所以習聖賢之道報朝廷興學右文之至意則何如學爲忠信之爲安也夫聰察而明悉者學之薄也居業而立誠者學之本也孝弟仁讓三物六行之道皆于忠信乎求之明倫致治之要在斯乎後之君子游聖人之宮以恪守聖人之遺訓當必有興起於中者

游焦山記

王曰高

游金山之二日丁巳凌晨有京口吳襄宗何雍南程千

一毘陵董文友訪予避風館之大士閣上閣與金山東面正相對偕步臨江巷觀僧寮壯丹花方半圻芳豔可喜時觀者如釋不絕一覽而出遂自江岸登舫日已暄赫可畏矣文友出新詩一卷名春望詞乃清明游陽彭山絕句與何程兩子相倡和者余偕賀子天士同爲歎賞過談家洲約十餘里直抵山足至則泊舟洲畔登岸行亂荻中蕙蒨如新竹不數十武及山麓紆迴亂石中乃得平階而東長廊數十楹至人勝坊前坊亦以焦處士名也平臺擴數丈層級臨江入坊爲焦山寺門額吳珉所書山舊名樵山又曰譙山以處士易今名先步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殿後一軒有古鼎相傳爲周景王時物亦無款識可辨壁間有宋眞宗徵處士勅勒於石間有名衲繼起者在東方丈偕同人訪之數語而別出步山右尋磴道而躋之至一閣新搆未成偃仰少憩飲少輒醉與諸子談往昔滄桑事有感於中時作曠達語日向夕步山椒一閣蓋卽所謂松寥宛然碧霄者吸江亭舊址也有楊椒山先生所題絕句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石刻如新旁有數碑記字率磨滅不及辨縱步山址望海天江光煙樹迷離三神山彷彿可接山僧云今已嚴斥挨不復得問津矣聞其東曰海門亦居然桃花流水

別一天地返由山之西循曲磴下及江濱履危石乃能  
 置足訪所為瘞鶴銘已崩摧于江波洪濤中不可得而  
 摸索故名雷轟石雖近有好事者摹鐫一石置前山寺  
 中蓋古今不相及矣坐曉石望江天浩淼真可作避人  
 地但恐習見或視為無奇耶過三詔洞禮處士像得句  
 云三召起車猶不起却爾遺像在人間海門東去杳塵  
 境名姓何緣借此山石壁有坡公書不可復識道旁刻  
 浮玉宇者二夕陽返照乃迴舟徑渡惜未携襪被來雨  
 山中聽江聲候月色也後聞劉子令修名鑑者癸卯秋  
 關所得士讀書山中之佳處亭畔印坡公寄佛印為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佳處雷茅庵之句後人取以名亭是日劉生未之知遂  
 不及晤語宅如寶墨亭海雲樓別峯庵碧桃灣青玉塢  
 鍊丹泉善財石佛印退居與處士之明應殿楊文襄鎮  
 山玉帶皆未及一一尋訪需之重游未卜何時耳雍南  
 十一襄宗三子中道別去文友同天士雷舟中是日縱  
 談古今人物風土之畧語多不載比歸寓星光雜燈火  
 矣

北固山圖記

陳玉璫

北固山圖明布衣沈石田作也山川明秀之狀及亭池  
 臺榭游觀士女悉淹細可愛予少時常携此圖登山而

望四時之景歷歷如畫未嘗不歎工且肖也南徐古用  
 武之地自吳王建都下至宋元當時壯士健馬劍槊相  
 摩幾無有虛日至明天下晏然已久人民樂業而布衣  
 適當最盛時故得怡情翰墨一寫其風俗山川之美越  
 皇清受命南徐獨頓首效順又無爭戰之擾富完休  
 養家給人足按之此圖未相懸絕成亥間海艘突犯邑  
 屋燒燬幾盡所云北固者雖山水依然而其為亭池臺  
 榭及游觀士女杳無復觀余未知前代用武時亦復何  
 如倘以今日視此圖余反咎圖之不肯矣嗟呼豈布衣  
 所及料哉昔周顛宴新亭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之異予嘆山河無異風景已殊一圖而盛衰係之能無  
 感歎

宗忠簡公墓新建享堂記

宗元豫

昔三代盛時宗法行于天下自天子諸侯至于官師適  
 士莫不有廟所以尊祖敬宗收族當時雖千餘年之遠  
 祖數十世之疎族皆有世系可稽昭穆可序婚嫁必告  
 死喪必訃春秋享祀必有合族食饗之禮國有世臣鄉  
 有巨族所以親愛輯睦維持鞏固成磐石之宗歷千歲  
 之久綿綿不墜其以是歟兩漢而後宗法漸廢六朝及  
 唐門閥相尚崔盧王謝為世推重雖以天潢貴胄不以

與抗維時宗法亡而譜系與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班班可考自宋南渡中原喪亂譜系散失迄于近代無論宗法不請即譜系宗祠亦置不問有法古好禮之家祠遠祖合疏族者人爭譁笑之風俗澆漓莫此為甚惟我忠簡公功在社稷事紀國史蓋嘗建節廣陵而葬于潤州故兩地皆有公裔其後子姓益繁多散處他郡而建平之族多至千餘人嗚呼非天報施忠義而本夫昌熾能若是歟往先大父水部府君先父奉政府君嘗有志建祠合族而未果會吾廣陵大宗義六君嘗讀譜慨然追溯本源特渡江展忠簡公墓肅拜祠下晤族屬欲脩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壬

族屬皆曰善遂屬義六子孝昭繕寫勒石

遊茅山記

湯格

金陵地師之中天附之葉爰峙三峯為句曲山言其山形屈曲似勾也原夫天行地勢不能有直遂而無紆迴凡有紆迴靈氣必萃宜其為仙族都居予望三峯而思振翼久矣歲己卯與李子匡五讀書南山時維二月鶯花可人因謀為采真華陽之行齋五日先一日止一村舍去山三十里而憇俟東方將白始啟行馬行不半里遙望前途如山巋然插天而上輿夫力疾逆行似斷行跡及肩輿斜刺而出瞥眼視之乃雲也爾時日尚未升雲氣綠繞黑居中輕藍護之盤旋飛動疑路欲盡而屏開設予未身至其地幾不知雲有真奇古云山以雲名信然再行一二里村堞數點在煙景中不可判別及至村而山煙乃出其後予因念天地之奇朝與暮別夢與醒別廣而言之昔復與今別亦世人苦執現在景色以為固然耳若其更相變易岸為谷谷為陵吾知大地中處猶畫家心想所至隨筆點染都成實在觀率此類也少焉日從背後出與朝霞互映百道齊飛其對面則山顏翠碧如墨障矗立于天端路徑上下崎嶇不比前者之坦而易行矣與人舉步稍緩余反以緩故可以細得

卷之四十六

壬

32284 22

其髣髴則見山石嵯峨臥如虎蹲立如鶴峙高者擎蹠突兀如獅舞如象息不可以一狀也仰視山椒古松軋然如在盆盎中與人相趣予返顧李子此間險峻宜舍輿步行領畧山間諸勝于是攀石磴陟巉巖層折而上蓋數十重而始達茅君之宮焉升殿拜謁已道士數輩迎就館詰朝步天門望溪中谷中雲采采從下方起村落四五若碁置道流指予曰若者某村若者某塢若者某澗某谷予遊視之心神曠逸不復知有塵世事因置所從來處不問間尋曲徑從所謂天心窪者而下棧絕如鳥道人足之前趾與後踵相接行數里方履平地青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九

葱峭蒨極秀朗之觀環望松喬蔚然山轉折而迴抱四圍若屏更不解此外復有人境稍行至喜客泉流觴曲水若蘭亭遺址而此間幽絕固爲勝之時禽亂鳴于枝頭山花雜然于巖際偃坐移時李子曰去此數百武許有華陽洞天茲山神秀皆緣茲得名曷往觀焉迺遷至其處見其高者峩然不可攀陟洞口五六尺許昔人有言其下通岷峩山者或亦大地之幻境乃爾耶時水潦沒其洞門不可入右去數十武名仙人洞洞口較寬可容五六人佛跏坐其中燈火熒然入者就取燭紗籠護之以入深可三四里俄聞風聲聞水波澆潑聲人人凜

標步從此止不知中更云何又烏知山之下非卽水水之旁非卽岷江若昔人所傳也耶吾謂寰中以洞天名者三十有六華陽居其一焉中必有奇絕人區者設玉局憑琳琳圍碁白壁宛然上透天光爲琪花瑤草受雨露滋殖之處而吾與子徒從洞口觀覽見其峩然者山戟然者木茸然者草或青或黃或碧或白者石而已庸詎知仙靈在蒼巖之上不相與笑吾等爲質質未能與挹浮邱拍洪厓者左右哉李子曰誠有是也雖然世人與之爲周旋吾亦與之爲周旋吾亦猶夫世人之見已耳若其瑤臺石室丹竈琳房之秘吾第從一氣傳引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卒

閉目內觀已若身履其地何必爲飛行絕迹不可瞻矚之事耶予曰誠如子言則吾輩竟可邁返不必如前者險險尋幽之切切矣雖然吾輩旣循時人之跡而來則心日間已作如是觀胡可忽前事而不記也於是寂然冥想以求所爲真境者而書前日遊覽之事以爲記

焦山慈航碑記

何 棗

浮屠氏不大異聖賢哉其不異者惟是救死扶傷悲憫羣生有合于聖賢仁愛施濟之旨此亦儒者所樂得而嘉與者也潤焦山浮屠氏所居也僻在金山下流舊稱海門金山當南北渡口間渡者日不知幾千人爰設有



數舟專拯覆溺者名曰慈航利誠溥哉焦山既僻在下  
流又無有間渡者向僅設慈航一金山慈航間拯之不  
得焦山一航當惟風駭浪山崩雷吼時幾焉孤棹與蛟  
蝓龜鬩爭得失一二舟子目定魂搖當必有却而不前  
者矣覆溺者呼號風浪中過茲焦山飄蕩入海飽蛟螭  
鼉鼉之腹已耳浮屠氏孝愉顧而憫焉涕泣哀悼更募  
造一大慈航當惟風駭浪山崩雷吼時懼舟子却而不  
前身操櫂楫出入江濤拯爾覆溺者不令飽蛟螭鼉鼉  
之腹一歲中生者無算死而葬者無算但惟費費繁駁  
不能時時入城市請乞又窮窮焉弗克有繼是懼此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李

其新安人 周鼎記 何 漿  
是鼎也已歷二千餘年矣高一尺三寸二分耳高三寸  
足六寸有一分一尺五寸八分爲腹之徑口之徑一尺  
四寸五分其深也八寸有二分篆銘凡十行其六行行  
九字有四行者行十字字共九十有四焉司勳王西樵  
邑宰鄒西齋相繼譯之知爲周宣王以錫南仲者何其  
歷年之久也凡物以退藏爲可久而以適用爲可貴鼎  
用以薦宗廟享鬼神誠可貴也是鼎獨退藏於深山之  
佛寺不以適用於世爲可貴故能嘗保其可貴者而歷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李

江南鎮江府正堂加三級馬 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肆拾柒年拾壹月初拾日奉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紀錄五次于 憲牌內開照得京口救生船隻置買田畝取息以為工食宿賞之資一案本都院於政月貳拾伍日具摺奏為前事康熙肆拾陸年肆月在揚州茱萸灣地方荷蒙

皇上面諭鎮江江口救生船隻最關緊要今為數不多速應添設等因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天地為心 仁慈育物之至意臣隨檄鎮江府一面催覓民

鎮江府誌

卷之四十六

畜

船分撥兩岸守候一面估計造船工料去後嗣據該府詳稱造船壹隻以及篷縴繩纜等項應需工料銀貳百貳拾餘兩計船陸隻共需銀壹千叁百餘兩每船需水手拾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伍分計水手陸拾名每年約需工食銀壹千捌拾兩又每年油飾修理每船約需貳拾餘兩等情臣查造船等項工料事在一時可以捐備而每年水手工食以及修理之項若無款動支將來勢必廢弛難垂久遠竊查京口有捕漁船共計陸柒拾隻即於其內每日撥船陸隻另泊南北江邊以及談家洲叁處地方遇有覆溺一齊飛行搶救每船日給工食銀壹錢週而復始按日輪流

不過拾日之中輪值一日已無妨其生業每船日給銀壹錢又可資其口食並無擾累既無造船修理之費又免召募水手之煩且救生有船誠為妥便今臣倡捐置買腴田伍百畝當官董理將所出花利除輪納正項錢糧外餘剩銀米按數給發漁船工食以及撈救人口犒賞之用現在勒石江干以昭

聖德以垂永久為此具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等因於康熙肆拾柒年拾月拾肆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等以備行到府奉此所有原奉

鎮江府誌

卷之四十六

畜

本都院發銀置買丹陽縣民田當官董理採租易銀給散救生水手工食宿賞之資詳奉批九條款逐一勒石永遠須至碑者

計開

- 一置買丹陽縣自通濟菴起至司徒廟止天字號共
- 田壹拾壹畝壹分陸厘伍毫地字號共
- 田貳百伍畝陸分叁厘貳毫元字號共
- 田貳百叁拾肆畝柒厘陸毫黃字號共
- 田叁拾畝捌分叁厘伍毫宙字號共
- 田叁陸厘伍毫洪字號共田壹拾壹畝

壹厘柒毫總共田肆百玖拾玖畝柒分玖厘每畝價銀陸兩共給價銀貳千玖百玖拾捌兩柒錢肆分坐落通濟巷十里甸陳巷村黃巷村申村前觀村戴巷村王陵村澗達村瑞崗村蕭崗村

一每畝納夏麥貳斗共該麥玖拾玖石玖斗伍升捌合除完倉麥玖斗伍升貳合柒勺實該麥玖拾玖石伍合叁勺每石易價銀陸錢共銀伍拾玖兩肆錢叁厘壹毫捌絲又應除完地丁漕項銀叁拾柒兩肆錢

鎮江府誌

卷之四十六

三

陸分壹厘叁毫實存麥價銀貳拾壹兩玖錢肆分壹厘捌毫捌絲

一每畝納秋米捌斗共該米叁百玖拾玖石捌斗叁升貳合除完漕米壹拾捌石叁斗柒升肆合柒勺實該米叁百捌拾壹石肆斗伍升柒合叁勺每石易價銀壹兩實存米價銀叁百捌拾壹兩肆錢伍分柒厘叁毫每年通共約存米變價銀肆百叁兩叁錢玖分玖厘壹毫捌絲如遇旱澇米麥價值大有低昂詳明變易

一遇年收大荒米麥勘明詳報定奪  
一需責府照磨官催收米麥俱照部頒制斛收受務收軋圓潔淨好米毋得插和水穀及縱人役額外勒索錫斛淋尖苦累佃民祭出詳先

一所收米麥置房採收准棧責成該照磨小心收管變易價銀收貯府庫

一每月在於渡江民船伍拾壹隻內輪流點撥陸船給票責令坐守南北兩岸并談家州頭遇有行舟遭風將覆隨即飛駕救援

鎮江府誌

卷之四十六

三

一救得漂沒活人壹口卽行呈報驗明註冊犒賞水手銀壹兩

一輪值每船壹隻每月給工食銀叁兩月中賚票赴府具領

一南岸并談家洲肆船責成照磨官巡查北岸貳船責成瓜巡司不時巡察

一值日船戶如敢擅離汛地私行裝載及行舟將覆不急救援待其覆溺始行撈救忘玩從事者或被查出或被首報嚴拿船戶究明柳責巡查官不行覺察嚴加記過

一每月撥船陸隻月給工食銀壹拾捌兩歲共給銀

貳百壹拾陸兩遇開加銀壹拾捌兩

一收租易價貯庫除動給水手工食并犒賞銀兩外

其餘存貯以防天時收成不豐之用其

經管官員如遇陞遷事故即作實在造

冊交代清楚

一南北兩岸并設家洲參處每處設立木小櫃貳隻

置備綿被布衣布褲各貳拾件府發封

條封鎖交與附近僧人看管遇有被難

之人撈救上岸立時換去濕衣更替仍

鎮江府誌

卷之四十六

六

今僧人冬月備辦薑湯俟其本身衣服

晒乾所換衣被仍歸還本櫃收貯造冊

存查

一船隻偶遇風大浪急或一時不能全救漂滿之屍

務令打撈得壹屍賞給銀叁錢如同船

之人誦認者每壹屍給棺價銀壹兩倘

有無同船之人識認者每壹屍給棺價

銀壹兩即令詳書面貌衣服約畧年歲

用木標寫明白豎立淺理以俟親人識

認如一年內無人認領者報明本處官

卽僱人抬埋義塚仍置石一方鐫刻

年貌豎立再酌定銀壹兩亦於租內

支用彙冊報銷

一所置義田立戶普生庄完納錢糧免派一切差徭

一每於歲終所收米麥若干易價若干動給水手

工食等銀若干備造支銷四柱清冊

呈憲核銷

康熙肆拾柒年拾壹月 日立

知鎮江府事馮庭棠涿州人

鎮江府誌

卷之四十六

六

知丹陽縣事楊宏績奉天人

溧陽縣

城皇廟

蔣田用

惟天爲大假象以明惟帝爲尊崇職以理分司揆務宇

人銅壘之班建邦設都首政子男之國非夫公府博敞

城郭完固則無以禦不虞無以崇厥位曾城百雉斯之

謂歟溧陽縣者秦漢舊邑要荒雄鎮達闔走楚均江寢

湖勝靈蓋山之靈服賈梅根之利資貨紛積人俗厚生

矣厥土塗泥及肩邪辟春霖秋潦崩岷是常修役歲勤

人弗堪命夫事窮則變理通則久經遠之方以俟能者

員外丞濮陽吳公名合璿字無點希民之駿也玉英金

翹物莫能比泉澄山時人不窺際謫桓譚於卑位實嘆  
 非辜滯張暢於下寮當申積屈往因前宰久假總攝縣  
 曹分命胥黨廣敷善政觀其溫斷以抑姦愛恕以容困  
 恭敬以攝勇寬正以懷強俾夫從化如流遷善若響雖  
 大機未發養德俟時應物無滯則動不忘故能處磨涅  
 之中無緇磷之損居毗佐之列宜弦歌之政慨茲城宇  
 謀爲遠圖料揀各工准量廣袤事因農隙力會子來鳴  
 杵作睢城之歌節鼓有漁陽之摻自甲達癸崇墉屹然  
 危堞數仞層樓四絕甃以甃甃崩崩龍盤架以飛軒參  
 差鳳舉素壁月照蘋壤霞飛瑩江海之光陰潤山川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卅

氣色明宰梁國喬公名翔字方慶雅度端平清規簡正  
 秋霜禦黯冬日臨人虞叔卿之利器盤錯不避陳伯貞  
 之異政清高獨遠其才足以幹伐其忠足以矯非爰自  
 下車載嘉厥跡迨以爲城壁之設旣以盡善津梁之利  
 尙或未通此縣南壓中江夷康中斷風波不借舟楫無  
 施徒涉莫憑公私稽緩矣宰君恩閱廣利靖勦厥端申  
 命工吳咨其規畫悅能使衆智足成功曾不浹旬茲構  
 更畢浮梁天矯留飲澗之長虹表柱岌亭集遠城之仙  
 鶴影圖七宿上接山河波動九天下臨霄漢雖香車百  
 兩未停流水銀鞍千騎不駐浮雲行旅欣其就安居人

歎其神速大雅遺美實可當之武庫奇功彼宜慙德宰  
 君又於縣南造帳坊及中門樓等倍加精麗不日而成  
 且縣宅茲土近百餘載烹鮮毗贊亦數十人利物不聞  
 於昔時能事頓成於今日不朽之跡其在茲乎丞平昌  
 孟公名希真字欽古主簿天水趙公名嶸字如山叶謀  
 厥利欽奉明規金玉其聲冰壺其操鳳樓枳棘暫屈仇  
 香之才雌伏海隅未展趙溫之歎尉趙郡李公名廷蘭  
 尉宏農楊公名壯尉盧江何公名懷福員外尉南陽葉  
 公名息溫竝一時良佐五色才雄時未大來官聯下位  
 仙童進玉潔白猶傳神母致符福慶不詆河南清貴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卅

有其人都尉高勳克紹前烈凡所興辦各進嘉謀同德  
 比義以成茂績錄事宋石袁訓鄉望邵季良郊元禮趙  
 元緒錢均志等邱壑高年閭閻英楚林野自得刀筆爲  
 娛桑梓之惠旣深山獄之恩無咎咏歌盛德託息下才  
 茂實當示於將來刻石庶傳於不朽詞曰皇王奉天兮  
 建邦國牧人首政兮寄銅墨偉哉吳生兮儀不忒專攝  
 未幾兮休聲塞郡茲城宇兮架浮梁雲軒永構兮鬱相  
 望頽壤素壁兮霞月光盤坳飛棟兮龍鳳驥厥蹟不朽  
 兮德無忘明明宰治兮善爲政刑德具舉兮威恩盛公  
 府是脩兮方發詠層樓廣廈兮茲邑虔錡錡群士兮代

之賢居中行正兮佐烹鮮贊成茂績兮德可甄傳芳示  
德兮千億年

縣令題名記

宋 杜千能

灑陽本秦置縣計版溢二萬戶提封跨三百里久隸建  
康邑去所隸越數舍而遙僻處孤絕四介湖山有狡悍  
之舊俗號難治宋德神靈化漸江表民陶沐之久又得  
端良繼爲之尹摩之以道柔之以正今俗乃恂恂而厚  
家有令子弟趨學序庭訟益稀田萊日闢秀髦之樂善  
者有矣非前後勤教馴變之由然耶千能邈無術者燭  
理多昧蒞官且將再暮遂向安閒之名逃曠謫之咎則  
真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圭

庇前良之德隆矣想見其人視已成事息章厥名以昭  
示後呼訪舊吏第而牒之得自開竇李氏歸朝以後距  
於今爲邑者蓋二十八焉題名於左若曰政之仁鄙操  
之清濁質諸吾民不誣也夫暇置議哉慶歷七年五月  
立石

縣合題名記

宋 陸子通

溧陽之爲邑其建立因革則具於圖籍其土俗政理則  
見於舊記此不游述子適竊怪邑令之闕揭於尙書在  
選者動經年歲莫之顧任咸曰彼浙之陽興號爲最難  
且繁矣然規制尙在小施敏手則可立治故人之憚之

也輕若斯邑之難故當出天下劇邑上而又樊凋匱竭  
綱紀盡弛是烏可復爲子適不度德量力慨然自奮天  
下寧有不可爲之邑於是甘心取人棄已獨克俛首就  
職親黨莫不笑罵之至之日如敗衲壞屋了不可支於  
是嘗歷險阻含忍羞辱持守堅決具足頑頓閱歲有半  
始能害去利存而百度漸以植立於是始有意於續王  
之刻目李撫州而下得四人焉皆有功於是邑者乃叙  
其歲月而刻之子適誠妄庸獲贅名其後夫天下之最  
不才寧更有甚於子適者乎子適且能錯其身如此使  
才而賢者臨之又當力省而功倍則溧陽之俗故醇厚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圭

而邑亦非難治矣釋天下之疑燥此邑之謗請自子通  
始宋嘉定十二年十一月甲子

除妖記

陸子通

天地之間有至正之氣則爲陽剛爲淳厚爲正直爲聰  
明有至邪之氣則爲陰險爲浮薄爲妖妄爲昏愚在昔  
羲畫八卦禹鑄九鼎孔子作春秋繫周易蓋以翊是正  
闢是邪也戴圓履方職自宜然而握禍福之柄於冥冥  
之中者又可以邪而紊夫正耶子適誠庸疎不能趨競  
時好每自念天覆吾地載吾隨波同流見義不爲真妾  
婦之道聞古之人有毀淫祠者有擊蛇妖者有過聖水

者心誠慕之及爲此邑宰條制素而無統民情惑而未  
解子適詳考精索則皆以淫祠之鬼依附假托種類實  
繁爲害孔熾淪入肌髓習熟聞見牢不可破而致然自  
夫白雲魔教之滋也而雄據阡陌豪奪民業銜辛茹苦  
罔所訴理有司一問則群噪醜賄白黑淆亂弱下寔乏  
困於徭徼彼獨偃然自肆寸絲粒粟不入公上群歐邑  
氓或以赴訴則賕吏審證根深蒂固歲月滋久民視之  
若禽獸異類然視法禁如無也自夫厲鬼妖祀之橫也  
而疾疫洊興民多夭折辟去藥餌拒絕姻好惟巫覡之  
爲聽不至斃不已禱祈祝禮未究竟而其人已死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志

有之然且曰齋潔有未至誠敬有未孚嚮咎未加威譴  
是速逝者不可悔生者愈惑之益致力於神趨死如歸  
焉意以延生者之命資死者之福殊狀醜態駭愚惑衆  
土木之祠藻繪於躬鬼之部伍各爲其疾而肖其證尸  
而祝者弗止厲而死者日滋自夫五福殤鬼之暴也而  
民汨其良心易其天性禮遜之質盡忘而乖爭之習成  
俗不吝於死傷而耻其退懦嘗聞闕訟而得其所以益  
民有私憾而不克逞則之神而告焉其法用鷄雁手刃  
而刺之血刃而加諸盪水之上鬼降則刃躍於空乃歎  
其血而之所欲甘心者雉羽寶鏹以飾其怒長歎踰

以輔其氣曰吾得請於神矣及梏而致之獄一問無異  
詞獄成而審之欣然稱不寃及出過通衢長歌有德色  
自謂死爲神之徒民生之不幸殆未有甚於此者此三  
者是陰險浮薄妖忘昏愚之大者也子適曰有我則無  
汝今奉天子命司民人社稷三鬼何爲者亂吾政賊吾  
赤子較之淫祠蛇妖聖水其害彌甚夫妖從人與妖不  
自作魔教之妖人之奉鬼者也厲鬼殤鬼之妖鬼之害  
人者也今之奉鬼其責在人鬼之害人其罪在鬼在人  
者當易其習在鬼者當除其根歲在己卯先疆域之習  
魔教者奪民業則正而歸之不輸賦則均而取之囂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志

之俗革於一旦黨與之衆散於反掌此所謂易其習也  
獸貌鬼質自聖僭王侑食土神峻宇高位者撒而去之  
狼目露肘翹足揮刃呼嘯命侶偃蹇睚眦者碎而空之  
此所謂除其根也自時厥後賦役得其平疾癘不復作  
殺傷者幾絕於是邑之訴獄日以清而嚮者心腹膏肓  
之害一朝都除然後陽剛淳厚正直聰明之氣勃然而  
生矣方子適而欲正是三者人皆爲子適危之子適自  
念身受之於天學稟之於師豈可爲愚鬼屈及其成也  
民皆嘆口合尹愛我使我披雲霧而覩青天阡陌之上  
罔非良民間閭之間化爲樂土子適粗能信其志仕於

斯邑者蓋基於此乃記其顛末庶來者有考焉嘉定十三年記

無倦堂記

宋程迥

桐廬喻君安中宰溧陽之二年榜其廳事之偏曰無倦蓋朝夕治事之所也示勤於政靡有怠忽之意聞其說曰事成於敏而廢於怠然無為安靜者近於隋而民便之躁擾紛綸者近於敏而民病之近似之際不可不察也吾欲敏以成之又俾民知無為安靜以便之去其隋以廢事與夫躁擾紛綸而民病之者是亦有道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美

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故改歲而周天月行十三度有畸故改朔而周天惟天也一日之行已周乎日月之度以歲月致者可謂健矣然四時以之行百物以之生千歲之日至皆可預測何則行其所無事也世俗之所謂健者獎精神於寢淺而規矩不自定故前日之所是所行者今已謂之非而改之矣譬夫醫工用藥迭補迭瀉則元氣涸矣雖身犯至勤以躁擾紛綸而民反病之此吾所不為也迥嘗聞歐陽文忠公對客多談吏事客疑之對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公昔為夷陵令因觀故牘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

是遇事罔敢忽也其後三十餘年出入中外以此自將而蘇東坡亦以吏能自任且謂學於歐陽公夫後生視二公為何如下者不能而不知勉高者以文雅自負不肯俯首下心留意吏治者豈理也哉安中各仲遷玉泉先生之子師友淵源能世其家者其為縣不苟如此故入其境則民安其政造其庭則庶事順妥皆有條而不察此敏之所致而民之所安順者乎安中屬迥為之記迥忝玉泉先王之徒喜其事可傳故次其言贊其所行附以歐蘇之事其視終如始以稱無倦之義云乾道七年三月丙戌之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志

無媿堂記

王允文

有為政之地斯有為政之功地未立而政先焉君子所以不敢知也然則孰為為政之地非是心之謂歟夫人一心高可以對越上帝下可以感通萬物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貫日月蓋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心之功用固如是也施於有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恢恢乎有餘地况一郡一邑之事乎然世之士大夫求政之功者常多求政之地者常少其或志師失律心君不剛則利害得以攝持榮辱得以汨亂流俗得以蕩淫權勢得以挫奪其地既已無足恃者則平時愛人利物之志類為



空言豈復能有美政哉李侯叔逢爲溧陽之明年予如吳中便道過之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禾麻菽粟油油翼翼然閭閻墟落丁黃雅疊皆有歡欣和預之色造其郭則人物殷富有成乎全盛之風市肆恬熙無疾呼急步之警途巷相語稱大夫之賢者如出一辭登其庭牒訴寂然吏胥闕然狴犴廢於榛蕪柎楊卧於塵壘單父武城絃歌雍容氣象恍然在目予行天下多矣未有縣政之脩飾整齊若此者升堂坐定侯舉酒相勞苦因詢其治縣之方侯笑而言曰子特以今之所睹求我爾子所未睹可勝道哉吾之甫至是邦也蝗旱相仍疾癘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作盜寇克斥饑孽填壅不可以一朝居子之所謂闢且治者迺昔之種不入土彌望蕭然啼號損瘠之所子之所謂殷富恬熙者迺昔之闕肆撤市物價翔涌白晝攫攘之區也子之所謂寂然闕然者迺昔之理荒詰盜戴星出入爬梳猶猶以不足者也夫今之爲吏莫難於縣而吾又適丁其至難然吾所易其難者者獨恃此心之無愧耳拊循賑救未嘗不以身親之飢渴寒暑不計也蠲逋負寬期會率以意行之課殿臯免不卹也經以公恕緯以廉勤凡可以植仆僵者不遺餘力屬有天幸值賢制閫之來興除罷行罔不得請綿延葺葺迄用有成

此溧陽之所以尙無恙也予聞其語爲之矍然起敬思昔先達之論循吏以魏貴卿爲第一謂貴卿爲所難而穎川南陽爲所易今迺溧陽見之子旣與侯別後侯之兄連帥公遊客寓泥上一日貽書曰歲旣登成縣且無事學官門觀以次繕葺凡官居之撓敗者亦治新之適有餘材將堂燕寢之後扁曰無愧昔衛武公卓然成德之彥動容周旋盡善盡美逮其末路猶以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形於歌詩以自警勵况後學乎吾取以爲法焉子其爲我記之予謝不敏而請之益堅是時侯爲縣且再替去之日可俟矣而拳拳於無愧如一日其爲政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地何如也推而上之所施者益閎所及者益廣功業之盛其有旣乎堂之未作也無愧在侯之心所以謹其初及堂之旣作也無愧在侯之堂所以善其終力行於心而後發見於堂其與世之違道干譽循名忘實者豈可同日道哉用不敢以淺薄爲辭而具著其顛末如此是役也取用於樽節之贏取時於耕穫之閒堂成而民不知勞至於楹棟之廣狹工費之豐約非侯所以委予者故不書侯名恭原叔逢其字也宋嘉定辛未三月旣望溧陽尉治題名記

劉宰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

也人稱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焉記所由作尉  
秦官也至於今不廢其職禁暴戢姦邑所藉以立也溧  
陽尉治龜石以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柴薇舍人于  
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今尉陳君又以請更端金陵屬  
縣五溧陽尉所統巡徼之隸視他邑獨倍蓰巖谷縈廻  
湖波浩繁平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而遠於府民多負  
氣而喜關竝水迤迤出沒易以爲姦比君至束手屏跡  
其政明其令嚴公且清也君余友各景周字仲思故相  
蕭國陳公其公祖也記成之歲紹定戊子秋九月也

溧陽州新城記

明末 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全

溧陽漢縣也今爲州地居江左要衝城之當新視他州  
爲急丞相吳國公初渡江嘗命將士築之兵事方殷取  
具一時叢石橫擗錮之邱泥其勢善崩濠淺而淤水至  
輒溢民恒患之越七年辛丑丞相重命部使者郭君景  
祥作新城郭君既至召其民謂曰爾聞右民所恃以安  
者城無城曷生可不改圖厥土用剛厥石惟良釘棧爲  
基上綱下隄鍊堊於岡以膠其壘無使壞傷敵以四門  
翼以樓櫓環以埤堦四門之外復設甕城鍛鐵承扉時  
其閫開勿侈勿陋中制乃已初有河貫城中樑木爲關  
宜易以石上架徒杠外浚爾濠令廣且深疏洩宣通濠

東西流漸滙於南與河既合直達無阻以便行舟爾閫  
石民驗爾田賦以出爾庸爾無禱張以惑群聽爾無隋  
窳弗程以煩我有司先功者賞後則及罰若閫右小氓  
朝不謀夕盍寬之俾無有所與爾民何如咸稽首至地  
日如使者言自正月甲子至四月乙未新城成其周圍  
以尺計者九千有奇崇二十有七尺厚三分崇之數而  
居其二凡役民二千餘家工以日計一萬八千池之深  
廣視城之崇而稍殺焉其制一如郭君之經畫無少爽  
者仔來俾予記其成以毋忘相國之賜而多郭君之功  
余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城郭溝池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全

也使城高而池深縱鐵騎如林睥睨而不敢進者在古  
往往有之苟或反是則一夫奮檣疾呼數萬之衆將披  
靡矣豈其人強弱遽爾殊哉險與不險故耳然則設險  
以守其國者何可廢哉或者不達以勞民爲解不知一  
時之勞實永世之逸也雖然城則高矣美矣若夫俾之  
以詩書道之以禮樂漸之以信義使斯民皆效死而弗  
去此則有土有民者當盡其責也相國軫念黎元之意  
其在茲乎是役也贊郭君之謀而宣勞爲多者憲掾趙  
岳總其役凡而集事者州守林公慶也系之以詩曰溧  
水之陽崇墉焯焯誰其親之惟實郭君有美郭君繡衣

持斧欽奉相命克綏厥土綏之伊何莫堅匪城城其莫  
矣群生以寧乃建教條乃糾功序乃登壽俊俾相告語  
取直惟繩畚耒雲興牲牲份份樹榦以禎侯珠侯篋侯  
春侯綏侯制侯究不日而就仰瞻雉堞雉堞如陵俯觀  
河流河流載清我民日噫相國生我冀之衽席脫彼水  
火相國明明使者繩繩威令是承績用以疑績用以疑  
宜傳無歎爰述聲詩勒諸樂石

此文宋集不載或疑之然景濂爲揚鐵崖墓誌云  
鐵崖卒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

爲請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墓焉蓋與之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全

林與景濂同鄉里交好故以記請而景濂應之當  
非假手他氏且文亦古練不苟未容輕議

重修溧陽縣學文廟記

楊士奇

高皇帝正大統之二三年詔嶽鎮海濱封號如古制以山  
川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  
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  
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於令典而定賜  
之初時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命通祀於郡縣又  
命從祀之戾於孔子者罷去之所以揆前哲之大中垂  
永代之鴻範而興天下於道德仁義之化也皇上繼承

大統益本孔子之道以治教天下親幸太學行釋奠禮  
申命有司治曲阜廟以潔祭祀蓋累代以來崇祀先師  
極盛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  
一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湯禹文武之位行是道於上  
孔子明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湯禹文武之位得以行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  
其功而隆其禮後之聖人之心也繇是天下至於海隅  
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况乎首  
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向慕興起爲何如哉溧陽縣  
古爲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國朝初林公慶知州事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全

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益敝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  
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妥明靈承德意於是積俸廩節百  
費謀更新之而訓導陳餘適來議益克協力白之知縣  
李成皆曰此吾職也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  
皆曰此非以圖善吾民乎奈何吾坐視自逸卽皆自言  
願有助也本之餘以其情言於朝從之於是縣尹李成  
以下各助出私帑作大成殿若干楹易故以新工善材  
良高敞宏麗加於舊規又更新夫子四配十哲像踰年  
以成由此而邑長貳學官諸生歲春秋承詔行禮對越  
如在將事秉虔罔或逾越退而考諸前言進行益歎焉

敬修以求無忤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  
邦家之俗所裨益豈細故哉至是來請書其成夫仕而  
受政教之奇克究知本源之意相與殫力一心不費於  
公不勞於衆以底於成功可謂得人而爲民父母之於  
斯舉奮起趨事如已當然又以見人心之趨向而王化  
之被皆可書也是役肇於永樂庚寅明年六月竣事經  
始者本之垂成以家艱去李尹又繼去代李尹者張貞  
代本之者陳全及訓導陳餘皆與有助力始終致其力  
者餘也其耆民之與力者羅彥恭等庸脩書之後之受  
政教之寄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可以觀矣永樂十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金  
年十二月日

新建溧陽社學記

商 翰

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教以灑掃應對  
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教以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教之以小學所以立大學之根本教之  
以大學所以收小學之成功此其人才之盛治道之隆  
有由然已我國家崇儒右文學校之設徧於天下鄉社  
之學卽小學也郡州縣學卽大學也然郡州縣學著在  
令典有司奉行也易鄉社之學家自爲教有司往往視  
爲外務有能以作興爲己責者幾何人哉成化壬辰歲

刑科都給事中白君昂奉命往承應天下車首詢學政  
時溧陽令靳璋提調激勸之餘有志興建社學君子贊  
其決未幾堂構有成齋序秩然迺相與延致儒士周南  
唐鑑分領教事慎擇民間子弟之秀俾從遊其中朝夕  
講求古人立教之意與夫嘉言善行以收其放心養其  
德性庶幾將來小子有造進可以備大學之選退亦不  
失爲子弟之良由而鄉歲增月益殆見百里之外無  
地非學無人不學人才何患於無成風俗何患於不厚  
此令之功實君之功也已而府尹魯君崇志繼至益加  
督勵人皆知所感奮樂於造就絃誦之聲洋溢閭里屬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金  
邑之間將視此爲準蓋有不言而喻者矣君懼久而易  
弛屬令具事狀徵予爲記將刻石以勸是亦維持學政  
之一助也竊惟三代小學教人之法散見於經傳至宋  
儒朱子輯爲成書而後節目詳具綱紀不紊惜乎爲師  
者不知所以教爲子弟者不知所以學於是記誦辭章  
之習勝而致知力行之功長矣何怪乎鄉無善俗世乏  
良材不有以來先正之所慨也夫洪惟聖天子在上躬  
行仁義以教化本使爲師爲弟子者果能仰體聖明之  
心下副有司之意不忽近者小者以馴致乎遠且大者  
則入孝出弟之間萬理咸備其爲風俗治道之補豈淺

漢平庸書此爲記其崩之

貞烈祠記

符觀

周景王二十有三年伍子胥去楚蒙蔽而出昭關夜行  
晝伏至於漸水匍匐首乞餐於溧女女食已而嘆遂  
自沉焉又十八年伍胥以吳兵入郢遷經死所投金報  
之休聲美譽流溢無窮唐天寶中鄭晏來尹是邑始得  
李翰林文勒碑道傍暴白於世爲風俗計也切矣歷歲  
久剝裂無存宋淳化間夏侯戩重刻於城西學右後復  
徙故址陸子通始祀以祠又燹於火遺碑尙存皇明成  
化間熊達乃覆以亭諸君皆相繼宰邑崇節敦化以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矣

不民宏治甲寅秋余出省諸郊卽其荒基悵嘆久之時  
政未洽欲治罔暇又三年建二河橋梁徙郵治塗邊江  
之北往來咸通顧視兩橋趨分中渚爽塏食日貞女祠  
宜居之遂倡衆構祠作象徙至淳化碑於亭夫下見哀  
窮仁心也已而耻饋義心也兩端竝見出於天性非有  
刀鋸之威危迫之禍捐軀就義不辱其親雖母之心亦  
安其貞也若謂示信全人俾圖後功則刺僚之謀鞭平  
之慘其於人也奚益耶二千載後宋運使趙淮二妾從  
淮戍溧陽過難死之不爲賊亂非有感於貞女之風乎  
一貞二烈昭耀古今如玉之瑩徹無瑕劔鋒之凜然不

可犯也已鄉孟氏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里俗至於今不踰戶閭畧無交游闔門之化  
厚矣哉雖然俗久或漓庸無越閑者乎故采貞烈傳併  
刻於祠以風萬世之爲人婦者噫弱女妾且爾况號爲  
大丈夫忍喪節垢行也歎可愧也夫可與也夫

溧陽名宦祠記

符觀

天下自廢封建而置郡縣長貳代更至今亡慮百數其  
間臧否不齊求能盡心牧民據赤報國後世仰慕而不  
忘者無幾也然祀之有無係於有司之崇否未有定制  
豈古者報功之美意哉溧陽漢縣也始自縣令熊君達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全

於戟門之左建鄉賢祠繼者以名宦木主混其中祀禮  
猶闕予始率屬行之復白董學林公於戟門之右建名  
宦祠工甫告就尋奉詔郡縣皆立鄉賢名宦祠報功美  
意曠千古而始備甚盛典也茲邑之建適符其制按志  
名宦若漢之長唐之尉宋之令與判元之州守教授明  
之令與丞皆有功當祀觀其布政優優義重而利不入  
其心以詩自適而竭迎待之力值兵荒而力求免賦率  
義民以擒叛賊化民以誠正俗以禮多有惠政屢立戰  
功善教而士類興善政而賦役平皆功懋澤深被當時  
而流後世耿耿在人耳目而不能忘者也然君子之心

惟修我聯保我民終我譽而無穢青史身後之祠有無  
何計哉報祀之來固天理之不泯人心之不釋焉耳夫  
昆蟲貓虎坊庸一物之微有功於民尙食其報况君子  
之功加於物祀事之報也宜哉祠之成始由分教夏君  
盛揚君敞同志相助終於司教李君良卿至用訖其工  
與夫講堂敞而葺之學門徙而新之城逼學宮而闢之  
科貢伐石以紀之修庖舍移射亭或革或因皆諸君與  
丞簿克相以成功茲以祠事請記辭弗獲遂表往者之  
功以爲來者之勸云宏治十一年春

溧陽縣初置學田記

劉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六

三代之法存者幾希若大行於今而不失古昔之義者  
其惟學校之設乎肆今天下府州縣莫不建學立師體  
國長民者加意於此則爲知務不然卽有他政亦曰毛  
舉君子陋焉應天曰府其屬若溧者八我聖祖啓運於  
斯賢惟封圻首善惠皇多士漸被獨深非他藩服比世  
歷嘉靖百有餘年亦既久矣貢舉及期士起而應者纔  
二三人而已上下望於茲邑者殊爲未慊咸思振新每  
難其術丙申爲紀歷十有五年新昌沃州呂侯適來仁  
聲義色度越流輩百凡張弛克詢克謀居歲餘得斯學  
之故曰士不憂俯仰而能誦法不怠難矣今弟子員有

親喪終制弗克葬者若狄生杲有身逾弱冠弗克昏者  
若葛生脩至與齊民並耕親操井臼而後食者若徐生  
洪儒國邑多故士因以做傷哉貧也若是者吾於教之  
上能無事乎古人爲凡民計者五畝宅之百畝田之下  
至鷄豚亦莫不詳又節其力使既贍而後教之故其道  
易行侯以爲父兄門戶士之俯仰關焉拯敞宜先諸此  
稅賦里甲無法傷民財徭役僱募無法傷民力侯悉均  
之籍旣成乃舉直於民履畝一覈由是兼并以抑善良  
以補累世積蠹一朝廓如士已陰受其賜學之師鈍齋  
孫子輩言於侯曰沃州執此以爲吾學計猶徒薪焦釜  
之下涸自若也幸息有以處之又明年民以宿疇自白  
於侯願入田以貸罪侯如其請以田歸諸學侯乃布告  
上下時則按是而務專學政者午山馮公進侯而告之  
曰子政其善是哉宜託之琬琰俾後事其有規哉吾聞  
有南坦子以側微起是知士之艱矣出入中外多歷年  
所是知養士之艱矣其賢可徵子其徵之歲十二月朔  
書幣竝至麟返幣請辭弗獲安福王侯代呂至書來督  
過曰文何後也吾黨爲令事豈有急於此哉沃州有倣  
吾不克要其成可乎子宜力疾終之此按學馮公意也  
麟起而嘆曰厚哉賢令之於士也廩餼之餘能益以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六

在昔所未有也夫以學校之重樹功於斯者豈曰無人或企望過高而踐履凡近者偽學所由起或訓誥不經而章句無法者深文所由作士風爲之日變呂侯于多士惟率循公式分經論最以行與事示之置田圖裕使之得所既富乃教下學上達意在言表貴德宏敷可謂拳拳士不感激息奮無是理也矧王侯能以呂侯之心爲心下車未幾乃嚴佃徒立欽法凡呂經理未備者益殫厥心民方以召父杜母望之士之蒙此者不知何以圖報古之君子聞人有賜則興辭讓之心苟辭之而已焉則居之者爲誰是不然貧可也有故可也四教優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卒

者可也噫嘻原憲之辭叔世希矣冉求之請當時少之將非今日用財之斷案乎君子於此恒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少有未安卽持遜避一國興讓其風穆如是心推之天下國家何施不可曰文曰道先立乎其本有士如斯亦足以俯蒼今日置田之義

新建文昌閣碑記

明邑令 董允升

我孔子於文昌猶二教之有護法法尊而護法者與之俱尊故隔邈官牆雖高弗顯卑小規制雖親弗靈深之學面城今東南位文昌緣城而闕之若左塹然堦增雉而巽垣拔地棟飛虹而奎次經天功告竣諸吳人士

曰交樞香踵爭相歎豔豔象三才也核宜八風也丹聖流也射棟三千也樞溜迥也去天尺五也遙瞻獨坐樓閣空中密矚四維金湯足下噫大觀哉慈水董子同宣州徐子景陵陳子霍山秦子登焉一登已越等夷村市相望可絃可歌再登極目雲天漾碧羅翠襟晉陵而帶吳會三登霄漢若通近挹金陵王氣噓我文芒或風雨晦明遠近翦鬱潛虬育豹文昌之陰行鼓鑄乎其天日爲麗靈灑洞達翥鳳翔龍文昌之大轉化鈞乎董子起而壯之且曰凡物之大有造者其興也有爲其成也有侯予屬吏金陵幾三稔貢試歲試觀風試當事者悉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卒

校警八邑賢士強半羅之移至深輒試季各標品目示速化月再會一句字必披拔朔望移午始散邑人文丕變錄英彙行於時時諸友數以闕請備陳闕與廢狀往往與人文嚮應語載徵助序中議複城址若干工科若干度材釀資畫制舊無一存凡捐錢三百六十餘金紳衿助二百三十餘金俱司學綜理酌量煩乃苦心晝夜督勤者謝道人眞聚肇自癸亥七月二十四日竣於甲子六月十二日大觀始成此詎非其侯歟不然何前者興興廢廢也蓋常思之城者護也以護吾國四民焉焉以護吾道多士馮焉其心術正學術正治術正文昌亦

以雄其勝與之法今傳後不則古之民賊今之鄉愿非孔子之徒者進罕補於朝廷退無稱於鄉國文昌畢力攻之故曰護法俱尊此閭真不朽也夫吾輩三不朽從太上而全收之譬之閭然一登可矣再登乃暢再登可矣三登乃大暢雖然閭之亢而不危惟城之厚德載物君子學問不厚積不高明事業不實累不光大復進諸友而告之曰願毋忘斯言庶無負斯閭相視同登者欣然皆曰可遂記之

重修文昌閣記

徐一經

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凡所爲高之深之以左右夫斯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奎

者莫不欲網繆而表章焉故月星非日也而敬授無二理璇璣玉衡非天也而在齊無二政夫賢人君子猶乎配日之月與星也庠序學校猶乎測日之幾與衡也而其地之泮垣橋閣則異此璣衡之樞紐耳樞紐廢而幾衡弛璣衡弛而躔度紊雖有羲和安能定時以成歲哉深之邑庠締建已久廟廡闕敝近就摧剝余承乏五載亦旣丹雘飾葺之獨是黌門外逼近崇墉明天啓甲子前令慈水董君允升翔置文昌閣於左隅以壯形勝其說之有關於風水不具論願已屬在聖域則宜興而不宜廢者也迄今不數十年風雨飄搖欹頽特甚醫藥衣

冠之場忽廁一袒裼裸程之夫不必伯夷寧不望望然去之耶鄉先生費古心民部狄陶鄰觀察不忍瞻視之弗肅思合同志而更新之下訪於余余曰凡事之可以義起者君子所不靳矧義以衛道尤聖人之所呵護歟樞紐不廢璣衡漸舉庶幾復見再中之日乎若夫文昌星應六府上將貴相司中司命載周禮禋燎之典所至賞功進士凡在將相薦紳子衿黎庶咸宜祀之而或者謂神爲張亞子宋金陵制使姚希得規建三大神之一褒封文昌司祿帝君則亦賢人君子之流皆與吾道相發明方之群祀百神之禍福炫動愚俗奚啻徑庭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奎

有斯文之責者知其必有同心矣於是兩先生倡之諸好義之賢者和之余亦少有補助焉而拮据晨夕期於速成則守戎楊公耀震爲功尤鉅經始於仲春落成於夏五曾不三月而輪奐畢飛何減昇元延祚諸勝也首層莊嚴帝像一如舊度中層特奉漢唐宋五先生神版如蔡中郎李青蓮陸魯望楊中立朱文公皆曾遊履茲地過化所被文章宗匠尸而祀之用補名宦鄉賢二祀之未備則所謂借光賢人君子以與吾道相發明又寧獨爲黌序之壯觀而已耶縣貳吳君縣尉陳君咸與有力監工佐勞者惟行僧啟泰亦不可泯例得附書其捐



助諸姓氏悉載碑陰云

重修文昌閣新建關帝殿碑記

黃夢麟

漂邑學宮東南枕城爲閣以祀文昌凌高崿嶺上規  
圖以穹窿下矩地而繩直舊矣明季董公允升來令吾  
邑實經始之我朝徐公一經重構崇基期不隳墜以  
故神光曜暉冠蓋雲蔭鄉色殷賑商賈駢坐其明驗也  
閱今五十年高閣岌岌其獨出而椽棟毀墜梁楹彫剝上  
雨旁風無所蓋障神莫莫而扶傾是誰之咎歟東漢劉  
子駿曰夫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非  
所望於士君子也魏何平叔曰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壺

而示厥成旨哉言乎今歲日躔胃維邑侯兼山武公捐  
金倡始少司空彭公棗洲借闔邑大夫士庶同心伙助  
樂輸其財於是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徵工儼功完舊益  
新飛欄翼以軒翥層櫺轡以高驥上出雲霓俯臨煙雨  
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載自  
磴道連倚之東構堂三楹以祀關帝其前卽舊址建  
亭仍名靈雨樹以嘉本繚以周墻傍天矯而橫出互馳  
糾而搏負自春徂冬工告訖功丹刻翬飛輪奐離立旁  
涓吉日揭虔妥靈其時微雨新晴日星臨瞰丹霞播景  
文虹鏡天老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頽斌而咸旻周覽旁

矚縝紛軋芴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巍然炳然信

一邑之壯觀也謹按文昌帝君吳人也其先黃帝之  
子揮始作弓世修其職因氏曰張周初降生於越成王  
時以工矜劑命爲醫師再生於楚宣王時爲夫夫與尹  
吉甫善詩稱張仲孝友是也西晉末爲謝艾仕西涼張  
軌王簿率輕騎破麻秋軍遂往關中與姚萇爲友於南  
宋爲張魏公凌載在史書多著武蹟惟於隋爲文中子  
王通教授河汾間專以備業聞關帝生於河東解梁  
少承皇祖石磐公家訓折節讀書明易傳尤好左氏春  
秋墨潘流傳藝林共寶非特義勇絕倫而已嘗讀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壺

昌實訓六篇及戒士子文二則其掌天曹桂籍每遇大  
比先較德行後定文章教人爲子孝爲臣忠母恃已長  
母攻人短返土古淳僕之風易未流偷薄之俗而宋學  
士孫奭所編關帝聖經十八章開端述志自始迄終  
唯以忠義爲本次洪濛又次氣數卽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微旨也其兩賜章得之  
洪範太朴章衷諸  
孔子之從先進是則兩帝君之垂訓覺世無非羽翼六  
經于城聖道周天之下與學宮並崇廟祀固宜載於  
文昌化書所紀爲神爲龍爲帝子爲士大夫變化神前

凡九十有七其在蜀也當望帝時全蜀亢旱時帝至北門山請於上帝借巴江水曲施雨澤三日乃止又曾爲張戶老之子各亞童時夢治水曹值鄉人禱雨不應帝書夢中事牒河伯俄頃一吏至引帝跨白驢踰劍嶺至巨穴中吏指穴外數石曰禱此卽雨未幾四境霑足此所云曲雨化水曹化也 開帝之濟世利物靈異事多類此固無庸復贊一辭矣夫兩帝君百行兼苞文武並驚神明其位光彼六幽自京師達於州邑遐邇僻壤莫不仰福帝居樽俎旗章粲穆布列而吾邑文閣就圯伏魔之殿不達於城祀典闕焉所幸諸同人經始圖終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癸

免祇悔自今以往高薨崔巍重軒窈窕嬰堞帶涘廟貌常新士君子登降其間皆知敦孝悌立忠貞說禮歌詩聖仁講讓奉帝君之寶訓煥

聖世之文章從此蜚英聲騰茂實濟濟哉可倚而俟也下至田父野老亦得逍遙文雅之囿翔翔禮樂之場致奠展誠占晴暈雨陰陽交和民不夭厲穀果完實家給年豐其五都貨殖以時貿遷水浮陸行唱權轉穀四民同於饒行上下共其雍熙延閣廻環式歌且舞迓神庥之自至虞

萬壽以無疆不亦休乎維時遴匠量功經營密緻則有

狄君畏余弟秉銓而陳君起春馬君曾潘君雲孫彭君陟沈君廷藻潘君望孫史君燾費君本狄君字呂君賓喬馬君遵元史君貽簡費君樹狄君鹿祥彭君鳳余弟卦鶴兆熊兒子恂孺皆朝夕執事與有勞焉其捐金姓氏竝鐫石於左用以上告神靈下質士庶仰邁前賢俯垂來籍夫亦以斯舉爲不謬也迺作歌曰

騰清霄兮閣龍從張公子兮文章宗握斗樞兮妙化工誰克配兮漢關公稜威厲兮國士風霞軒軒兮象帝宮濛泮水兮鏡長虹靈記述兮來梓橦載雲旗兮朝大空乘回鷗兮鷗亭中亭爽塏兮豁群蒙降甘澍兮教我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癸

奠桂酒兮伐鼓鐘嘉祥阜兮交報豐于胥樂兮樂焉窮巨靈趾兮城之東允文允武兮昭神功

東野序

補遺馬一龍

野郊外之地曰東主邑也狄子居焉而建之堂堂野也鄉人稱之曰東野居士名堂也狄邑鉅姓也東野狄之良也故有學士之章焉狄子籍之於鄴請龍序諸首簡龍不獲以大難去歲庚寅冬速龍而告之阻於艱明年與二三子訪狄子於東野之墟將平鄴之命肇發自己與人絡繹而先後刑徭出沒商賈貿易戰錙銖而驚得喪者譁然盈耳也龍曰市囂也其居衆人也二三子賦

粟帛違而去之出諸寅賓之門則有演武之營壘焉有  
長安之驛馬焉有如雲之士女焉鷄犬相聞閭閻旁午  
龍日邑外而郊矣猶有藪焉其居鄙人也二三子賦適  
彼違而又去之則牛羊庶草木蕃蕪夫牧豎歌唵而上  
下龍日適矣農人之所居也二三子賦畢來又違之則  
廣莫乎望之而不可窮也墳垠乎馳之而莫能至也某  
二三子其邁哉其風有莘之風也其象傳巖之象也賢  
人之所居也將及而矚之青山在屋流水橫門花木陰  
森鳶飛魚躍聞宮鐘之聲陟獨樂之境恍乎翠華雲壁  
之鄉龍日堂在斯狄氏其昌乎易曰同人于野吉傳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矣

謀于野則獲狄子之謂也其昌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二  
三子賦有嬌狄子拜曰某不穀何以辱君子之大貺願  
誌諸籍以傳學士之章

溧陽縣

紅香亭記

狄冲

溧陽舊治瀕江中橋之北唐天復中徙今治則井邑俱  
改鞠為墟落惟唐興寺在其東尙巋然獨存寺有菴菴  
亭亭有唐孟公東野詩石載諸邑志舊矣正德辛未秋  
舟過其下因訪之則寺已頽圯甚見方石如礎倚外楹  
間乃此碑也為宋邑令李亘所樹其于海民所書書近  
柳公權筆法道勁可觀剝於風雨有剝缺者矣為歎息  
久之遂載歸將徧謀於好事而有力者擇郭中勝處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矣

亭栽花而置之不以廢吾邑之舊觀也適知山先生治  
館於北城一日與予同在指其中隙地曰予將除此而  
植菴菴碑可亭於是乎不必勞及衆也予欣然應之迄今  
亭成遂奉而歸焉東野詩昌黎具目為之低頭今固不  
可議也而此篇實冲潛有遠趣又非是寒瘦者比集孟  
詩者獨乃不及而志復得收之豈亦以此石之力耶今  
之去孟且將千載前有李令為之碑今知山為之亭無  
其寥寥矣乎知好古者之難得也李令今蹟於前志無  
所見誨民亦未聞有能書名因此碑之存也得以知其  
非俗吏與庸凡子也雖今知山之博雅通顯為吾溧之  
望然舍此則前無所承矣亭之建也豈徒此詩此石之  
幸耶亭名紅香為摘詩中之二言耳

救荒滄記

唐順之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深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  
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饑者猶不給也邑故多  
滄滙水其沙漲滄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  
陂棄為曠土久不可又君既隱民之饑則計之曰古蓋  
有興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  
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  
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  
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廣  
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滿可防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百

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民環堤而芟焉以  
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  
民以半米易麩麥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  
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突  
煙飯餼列舍相接蕭然如處柳落之間日出則畚者擁  
者築者抹者汲者費者壘附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嚙  
嚙而卧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饑饉之時也  
其始因滄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  
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為  
北池而實其東西陸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上更築

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滄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  
堤以捍滄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築之  
以為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功而麥適  
登民謹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為銀若干兩米若  
千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其墾田四百  
餘畝為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  
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滄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  
年沮如鬱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瀾瀆各效其職以宜  
地產荏菹既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綠堤蔭  
池夾植榆柳池中蓄魚蝦蟹蠓羸生不生於於是即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百

地立為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  
千石歲儲之以備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  
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先是君之父給  
事君嘗出粟三千石賑饑撫臣上其事上曰史後行義  
可嘉其加服色而君復繼先人之志故取嘉義二字為  
坊額而更名其滄曰救荒滄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為  
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  
受黨相收州相恤以通其贏乏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  
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滿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  
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

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恤於鄰里必見得于地主廣滿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疎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饑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其乙巳之災流莩遍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括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王者然富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濬野開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爲迂闊也然古之所謂王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已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儼然者以是知君之爲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如此云

靈雨亭記

史繼志

玉沙王侯以各進士試溧陽令二載而邑大治溧之事利者興嘉者祛邑之民梗者馴弱者植政通人和德化流鬯頌單父而歌中牟者由縉紳先生逮閭巷野老雜然如出一口侯固恂恂謙讓未能今年夏五旬不雨苗既槁矣溧故地下病水又水利爲三吳上流勢如傾下旱久則流盡東駛而絕矣原隰高下相懸人力不及求升斗水灌溉之亦不易得諸父老號於侯之前曰溧病於水五載矣魚鼈之民餘生能幾藉有父母撫養休息視我子弟如子念我子弟疾苦如身是父母實生我也而天災流行驕陽爲虐是我民頑僻不率治致天不弔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重貽父母憂奈何侯惻然曰二老起爾民何辜責余不德上千天和乃降譴於予也請以身當之避舍齋戒給壇城南便冠縞衣匍匐且拜誓心於神曰某奉天子命來合此邦此邦之民吾赤子也敢不孳孳求所嘉惠以自結於天庶其鑒之驅茲旱魃倘某奉職無狀天卽速疾我躬母徒苗害我百姓敢以之質諸神時蓋暑氣如燔汗流竟趾我侯撤蓋露禱曝立赤日中不休無何陰雲四合雷雨自東南方來頃刻如注侯曰驟雨易霽母乃不足西北也明日虔禱如初禱畢雨如昨而四集則滿郊霑足矣病者起戚者愉禾黍萬家大陸及菹茹可

無弗有秋已父老復奔走父母之庭舉首稱賀侯曰余實不德何敢微澤於天惟天惠此下民以降甘雨爾三老今歲可穰穰矣於戲仁哉我侯勤而不伐有而不居古循吏疇能過哉於是鄉先生狄公等詣不肖謀曰賢侯罪已而雨雨且足應感捷於影響雨其靈矣賢者長者遜名弗有也如盛美勿彰何相與構亭龍祠之前借衛風人之義扁曰靈雨以神其事以永其傳屬予記之第勿令我侯知也余不佞不敢辭命竊叙我侯之憂民顛天鬼神靈感不爽勒之石上以告我後之邦君大夫當慎所以感之者侯名應麟閩之龍溪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頁

渡濟渡記

湯北京

余家荆溪上瀨江是其上流少時讀伍相國傳見浣紗女子事咤嘆相國丈夫宜爾俠烈女子一孱豈何知世間有名教事豈料千載後有人憑而弔之顧殞身野水殉所不夙識之人是男兒是女子凜凜猶有生氣意其渡處必有表章作志千古者間過瀨水何闕如也深厲淺揭日知幾何丙午冬奉諱東歸揚舲斯地有梁虹垂有宮鞏飛寒裳不涉輿誦載淙日惟我徐侯利涉我土而就知斯誦之淺於知徐侯也徐侯風規澄邁義慨肅上趨賢急仁耻同俗吏好古教化計先風俗作斯梁於

斯地若曰彼都人士亦浣者後浸假而渡有慙昔浣躋梁瞻宇言訛其類縣旌往哲作軌四民彼梁之濟徒枉輿梁耳回風易俗則吾道津梁當今國是靡適舉世滔滔且莫登徐侯於津要且為濟川之楫迴瀾之柱宏濟時艱一邑云乎哉千載後觀斯梁者知徐侯高誼相國比烈瀨江餘瀾波及鄰壤矣樂為之記

彭氏園記

王世懋

元秉既以八月十四日為滄中之遊則謀於次日聯舟而遊二洞玉潭凌晨發舟道經溧陽城下私心念今日中秋節遂無勝地時元秉從兄思善以計部郎居憂城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頁

中余往弔之思善時病初起請為具余辭不可思善謂非敢滯君行色有彭氏園去城五里而近此走善權道也盍姑寓目焉以當中秋之勝集乎余始領之而行是日酷烈如伏抵園以就泊日過午矣肩輿半里許而至曰此園便門也余循之而入數武得一橋又數武得石門一狀如關又如梁制甚樸野過此柏屏蘿徑又十餘武折而得大除山堂時焉堂甚宏麗前鑿方池周以石欄芙渠披紛其後則洞庭奇石積植高下透迤如螺而上略似吾兄弁山之一余以為即奇弗能當弗視也獨池之南皆高岡茂竹長松四五株挺立竹中望皆合抱

一亭踞之正典堂對相去可十餘丈思善坐亭中呼余上余循左除躡級而登岡高不能二丈亭所踞視他所特高因就憇焉俄而元秉偕諸客俱至亭小能容十許人而秋暑方熾然松陰竹色蔽虧蔭映岡前後皆水水氣入亭覺境界俱涼矣思善顧謂侍童以棹來小飲須臾遂請他往余意謂此亭可不負中秋何必就廳事館訂諸史氏咸笑謂君樂此竹樹乎是方始耳余始異之姑逐導者穿竹西行度一橋望其下卽向所入門也嗣是廻環歷亂不可窮詰或入松林或下竹岡毛立碁布盡如真山或樹杪見水劃然遊空或徑窮轉磴條然別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真

構所歷亭館無數都不甚宏鉅閣崖架水點綴清華而已如是者半里許始得畫橋而憇焉橋跨一溪其前澄潭天鏡曠若半頃灌木周遭如罨如畫橋設朱欄碧油幔其上客皆魚貫列坐酒炙亂陳余客姚生者後至呼之聲響相答述道竟不能前以主人導者掖之良久始至時余族孫定鼎攜數童自隨能爲新聲歌數闕浮白無算酒罷復循南岸行見山花媚於道周紫葳煥於木末真令人應接不暇稍折而北更得一潭竟不辨其所自來但觀水際大松十餘株秀色叅天老藤纏之臃腫支離與樹無別蟠若潛虬怒若攫龍掛若飲猿蓋園最

勝處也松間一亭軒敞特異余與諸君坐亭中望隔河荏葦深若無際歎賞久之天忽作雷雨垂垂下思善亟逸予起乃挾雨疾行客皆踉蹌而從更數十武得亭止焉則思善陳設其中亭所臨卽嚮所遊澄潭北面也對望南岡竹樹葱芊煙水下上又別是一境矣羽觴遞進飛雨驟過沈雲卿詩小池殘暑高樹晚涼之句未足喻其快也雨止尋出山路漸就平曠小亭曲砌細草幽花窈與初徑絕久之始得園之正戶出而四望白榆高柳列植周行秔稻菱荷離披掩映前瞻則遠山隱約後盼則松竹拱抱亡論園中所有卽此亦足令人樂而忘返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真

矣時漸昏黃甫辨人色思善復遽入堂登山山多迥廊曲磴迤邐而登絕頂乃一平臺青油鼻之亦是佳境然雅非余好也餘客別踞一峯而坐各觴一二亟趨之下就堂更飲久之出步庭際則微雲漸開規月半出荷氣甚鮮歌聲互答舉觴灑之是真不負中秋矣遂與思善別而登舟大都此園之勝在長松修竹廣陂高嶺以地近山宜松故而主人自其祖進士謙兒時已有茲園園可百許畝且七十餘年祖及孫世增修之則園之松又以年勝卽貴介王孫傾鉅萬賞爲之不能驟致宜余之噴噴於茲園也然園之名不聞天下則以在僻壤而彰

氏子孫亦以僻能久有此園也夫

湯賓尹跋云夏林竹樹翳蔥攬天辟日卽繞樹之藤  
爭雄喬木非數百年物不能予一遊之未屢歸自善  
權假宿信信主人可七十長矣矯健俊異如臂鷹少  
年因悟夫老幼盛衰爭相消息於天壤間惟得道者  
操其常勝可以不朽而人果能奇心區外游思塵表  
久暫主客俱可相忘亦足消人間較量競忌之俗心  
矣

滄嶼園記

湯賓尹

臨川云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其意以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頁

貴爲忙山林爲閒名爭朝利爭市天下之忙人也卽有  
忙地焉以苦之知樂水仁樂山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  
地焉以甘之夫然則閒忙甘苦不相代朝市山林不爲  
用也竄原博遂之鄉佳山川眠就之或發皇其秀以暢  
羣遊或扇鑄其靈以俟孤賞塵跡遠則清淑出固其所  
也城廛市肆之會貨物之所徻藉酒肉之所蕪汚山乎  
敵眉面而不見水乎淤滯蹇濁而不得理靈異之氣儻  
然去之矣吳越皆澤國予恣行其閒檣颿牽拂士女嬉  
遊然一領其水姿滯惡欲肯前年行瀨水循郭地躡履  
市上覺有異已得所顏滄嶼者於楮間詰之則史園也

芳途乍起雲垂煙接有巖翊翊有巖磴磴有石齒齒有

洞沉沉有梁迤迤有徑委委謔房曲榭之製高下量情  
鬆篁綺屨之陳方員稱景奇葩別卉冥鬱乎深冬縹羽  
文鱗鶩翥乎永日斯塵外之上區域中之勝壤已所尤  
異者地形每折處水輒緣之歷歷環洲如浮菡萏箭月  
蕪風隨波偃印如竟日遊吳艇中忘爲陸圃俯仰眺聽  
思澹巖而響夷遠如其身交於竟原博遂之鄉忘其  
爲市廛也自我來斯春廟屬想未能以一語相酬越許  
時滄嶼主人史修之氏詔予記之史爲江左冠族富貴  
豐久自知山先生以來代長斯園四傳而至修之氏緝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頁

故理新耳目之觀彌壯高鴻顯盛之家而世襲林園泉  
石之致亦可謂破忙以卽閒善脫世塗而食有甘境者  
矣吳越水事密邇市郭者惟明聖湖差具須麋然未免  
爲臺輿歌板所涸穢轉趨忙地新安江清淺不任受航  
其任受航而最清澈可鑒者莫我宛溪然謝李賡從之  
後率無繼者豈非忙人多閒人少耶予旣廢始以一舸  
往復其間自茹馨逸使滄嶼主人畢身齒束約於京輦  
危蓋之場亦安能日涉以成趣天下名山勝水快心有  
韻之境終屬之閒曠之人臨川之言不淫矣

逸園記



荆溪王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別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付遊客糜狝其之終非籬落下物於是創滄嶼於溧陽郭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家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依而交骨相眉宇古之煙客也家居下莊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醫拂奧汝穢驅礫徵偉木於家山侈美箭於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割圃以種蔬菰而逸圃遂成其俯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南窺圃有石界道有竹款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啟雙扉花屏菊田緝繡錯綺徑盡得顚芳亭枕古槐老棗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軍

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髮髮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後輦石壘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崔嵬樹樾花款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蹲龍聳甲飛動櫻於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兩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委迤徑靜深處濼梁魚孤山鶴彷彿如在衣帶間每從水閣望赤欄橋宴坐寂照庵出過飲光渡桂叢續紛黃雪冉冉墮芙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鷄犬去人非遠桂竟驕以五色薔薇葳蕤垂帷如十里紫絲步障每當穀雨牡丹時花光

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為陽春堂堂前樛木鬱盤多碧荔青蘿上縈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纓寶網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舫艦顏曰陶家敞戶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恩光牽船岸上住尋沿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天矯蝕霜拒雪構龕以事薄仰梵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古尊宿鬣臺供養肅為群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嶺東隅諫荇可數曰月釣灘從最勝爐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重

圃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芄芄橫石梁巨之日霞標其下即谷口窮岡轉徑芊絲慈蔭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灑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巖岸即是圃門分門直入即居竹堂堂後即凝香寤寤西循修廊達遠志齋庭戶靚潔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後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攬匝睫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行者主人擁斗書拂狡狴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視功名如嚼蠟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

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複洞秘穴非揭水跣行歎  
仄偃樓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日滄嶼栖閣  
閣中巾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疏  
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屢緼攀葛之勞又無俗子  
唐突與魚鳥溷昔者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徂徠自號  
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熒氛甚惡下尺一  
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架聲憂憂摩道上豪傑憤嘆不  
中夜蹶起慨然有鳴劍伊吾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  
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  
修之其何以復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亭

新建如巷靈雨亭記

國朝 馬世俊

鑿城之隅爲龍王堂前爲靈雨亭因亭而有巷遊人但  
問亭所在而巷中僧亦日爲靈雨亭之僧志勝也城河  
穿春雨橋再折入泮池夾亭右而出躍龍關亭去泮池  
最近學宮俯池上東爲城隍廟又東爲太清觀又東爲  
前邑宰諸祠基地踵接皆與亭相對樓臺映帶丹碧熠  
耀以故靈雨亭爲予邑嘉觀舟遊者從秦橋溢聚入關  
水聲濺濺然鳴於關口溪迥岸仄有亭翼然舟泊亭下  
彷彿武陵朝川此舟遊之大概也陸遊者從春雨橋循  
河涯徙倚城麓瞻仰贊宮心目敞爽登文昌閣而下得

徑甚幽門曰借景菴曰如菴卽予所謂因亭而有菴者

此陸遊之大概矣猶記辛巳春平湖金公繩陽宰邑偕  
邑士大夫觴於茲亭慨然歎興賦詩懷古蓋自昔玉沙  
王公載星視事憂民之憂至誠所感靈雨斯降當日亭  
成之後建王公祠三楹邑人且以事公者事佛菴中香  
火不絕已逾百年及金公去而恩金公者如恩王公又  
建金公祠於前其制亦如王公適因明季祠多贅設當  
事者議盡革去而予邑以金公媲美王公如漢王渙卓  
茂二祠獨不忍去時方多棘無可白其事住持僧遂遷  
佛像於金公祠立公位於龕左而邑人且以事佛者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亭

公嗚呼興廢之際亦可感矣亭之本末具載前碑中今  
不縷述而予兄弟從遊唱和於茲亭也最久喜亭之濱  
於河也僧乃爲岸以固之惜亭之卽於囂也僧乃爲垣  
以繚之自躍龍關以至泮池小橋流渠各有位置而僧  
之始終虔事者日時彥其以彥師之誠索記於長安則  
予從弟鼎文嘗從予遊茲亭者予得一記之記成綴  
以歌詩三章其一章歌王公也城雲動兮河水肥亭風  
吹兮亭雨飛民爲水兮公爲雨公不亦兮民安倚其二  
章歌金公也古遺愛兮公繼之惠我民兮雨及時泛膏  
澤兮薦休祉千萬世兮亭在茲其三軍歌此菴之賴雨

公以不朽也鼓鍾奏兮香煙清雨暘若兮公之靈神介  
福兮民胥樂歌弗諼兮遊茲亭康熙三年甲辰閏六月  
望前一日

奏除馬政疏

洪武七年三月二十日溧陽縣臣葛彥敬昧死陳言伏  
觀詔書內一欵民間利病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昔堯  
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投珠於谷抵璧於山漢文帝却  
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各垂史鑑萬古稱賢恭遇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重

下德冠三皇功齊五帝尊為天子統攝王侯臣思大功  
國號已定奈何故元苛政未除每年馬不生駒追償實  
鈔七百貫民被累賸賣產者有之售妻鬻子者有之鄉  
村大小悲哀動地有司坐視不救上聞臣以愚懇冒犯  
天顏抑百姓者國家根本人君者萬民父母百姓近為  
馬鈔追逼顛連無告如赤子墮水火願望父母手援以  
全其生蓋江南寄養官馬田地狹窄稅糧重大無場牧  
放不能以時群蓋故馬不生駒臣不避斧越伏望皇上  
全撫育深仁布造化盛德革除故元煩苛拯救小民殘  
喘云云 奏上高皇帝召入禁庭諭之曰生受你依律

仍賜光祿寺酒飯給路費賞寶鈔二錠遣歸

重修妙如寺大殿記

陳獻策

上辛未歲余奉命剪桐中州馬轍所到嵩山少室之區  
叢林梵室必想息焉以故識其流傳之遠與夫構造之  
勝而信乾竺一宗固是人間世另立一不朽勝場也  
比旋里目擊余里妙如寺正殿法雲煥於翹棟祥靄新  
於聳楹因思傾圯已久何處改觀其視奉鷄園以香火  
遊慈嶺於詞壇者猶屬佞佛套格也耶况今當閭左單  
赤糠覈不充民窮盜起聖天子方厘節用愛人之思凡  
我士庶又何能佐膏然燈添精滿鉢作貝叟之妙風樹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重

空宗之餘構哉茲為唐隆寺故址宋宣和年建明初余  
族重葺新立石柱額曰妙如妙之為言乃衆生美善之  
別名而又衆生精粹之心印也如則如其初心耳心有  
仁義禮智衆生同具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天且刑之  
矣不如仁義禮智之初心則不妙矣心有孝弟忠信衆  
生共稟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則帝且戮之矣不如孝弟  
忠信之初心則不妙矣能如其心而善緣有不駢集於  
方寸福田有不密培於五內者余不信也世嘗人詐風  
敝俗壞借妙如寺以砥之則妙如之重修豈非大乘禪  
宗一助乎况是役不損官庾不煩公檄修葺之功忽已

告成遂於報命之日捉筆記之

重修野山雲泉寺記

陳獻策

環予邑者北多水而南際山南山之秀拔者秦山為最故老相傳以為秦王道中江奏震澤所駐蹕地也秦山之麓小峯岫立山勢蟠繞形家言此為仙佛選勝之場有唐則天后時達禪師卓錫於茲鉢緣大震殿宇巍煥前有古井澄澈雖大旱不竭可食千僧元崇德乙亥里人復施長明燈田有碑石至明初圯毀余族祖洪山公捐資鼎新之虞僧人衣食無源施田三十六畝又構書室數十間為里中讀書之所恐滄桑之有變也索予言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深溪三仙山記

湯泰亨

神仙之說自古而然非杳杳冥冥恍恍惚惚憑虛百出之謂也不過好修之士植本葆真隨分養安全其天年而已而以為蛻化行虛周遊八極者夫誰見之即蛻化云云未有不棄形遺骸同於恒人者何誇乎仙子飛

行使人根根幻想而失各足之真耶且云仙家日月非常方經七日世已千年反不如塵埃度日更長於仙家萬萬也則何貴乎仙家也哉詩不云乎惟見碧流水會無黃石公而宋代之朝貴殷殷向希夷先生而求其黃白飛昇之術欲作天上遊而希夷曉之曰欲往天上將作何事而曠職朝廷君民誰任罪譴類加何仙之有說者謂希夷一睡月餘是昏昏長夜誰為惺惺乎殆皆妄也又考其壽紀不及百年何必神其說以累希夷先生也是則仙家是皆妄乎曰不妄此不必遺舉即如金牛嶺三仙相傳為葛為朱為潘今安歸乎尚言有墓墓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異書考

與常鬼等矣又何仙之足云若余之言仙不然即所謂好修之士是也按深溪之勝山高水秀俗樸人勤日夕從事孝弟力田踐土食毛衣桑佐獵牛羊成群蔬果盈圃松竹交加家給人足不以一日費謬希三公貴雖僻處幽林而百貨通衢竝非絕人逃世作辟穀枯禪所以閑閑泄泄壽考歷年過之者咸曰仙府飲之者咸曰天泉所謂蓬萊瑤島寧或過之凡我居人無忘此樂願言共之故著真仙說以記勝玉吹王生朝夕教學忽經四年今冬言別無以相囑仍拈好修二字以課實學毋得虛談術業同神仙影响以志吾期望諄諄之意

盤白山泰虛觀碑記

陳名夏

盤白山距黃山不數里而兩鍾真人黃鶴南飛而白羽又西舉至今登陟其間者每有翮躍望幸之思可不謂山林之標異者乎其概雖載在縣志中而實未悉其所以異也名夏竊追而論之古瀨通江水源宏道其行也淳泓迢遞凡五歷諸蕩而蓄洩衆流始旋繞城邑而滙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真

歸太湖其山則從伍牙山祖分支直繞縣龍而西逆吞江湖以黃山湖爲呼吸烟波萬狀而靈異孕毓蓋本諸此且隨山之水有日月兩曜爲捍門第二峯石上有仙人跡與黃山飛昇鶴跡彷彿真人飼養一虎不血食稱仁虎云其風洞則深邃不測殆仙風出納之竅歟而蔡中郎讀書臺史貞女砧榻痕皆山中遺勝宜真人之接踵而貞女亦拔異於其地也以故迄唐而李青蓮選勝來遊登北湖亭至瓦屋山徬徨賦詩有如或遇之之意而浣紗一碑悵懷殊甚當時雖有居停鄭尉從遊孟貞耀爲之酬答而絕不聞有一二漁歌樵唱詩仙才鬼作

山中主人何落落也余不恨青蓮不生於今而常恨不生於青蓮入山之日傾倒焉爲之飲主所云丈夫相見且爲樂竟使三月酒樓與春光不再耶昔薛公云我若生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豈其然也開元時山有亭曰會仙不借謫仙而爲三乎自宋改爲泰虛觀而後遂多湮沒問李仙公碑唐許堅放生池尙有存焉者否蔣時中詩云仙人一去不復返長松落雪秋霏霏者此也無他自前明東江一壩阻水橫流上纏陵寢下過民災所固然矣而湖蕩水微山川之秀亦因之一減縱有羽流相尙亦淹抑不振也已既而慈聖李太后頌道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真

於名山而經樓儀衛屹然復振間有就讀其上者得其指要大者元公小者術藝咸足名家而旋處群望者稠密繁昌軫念古觀屢舉今復振頓前模構修增勝而八景載揚聖謨遐暢庶道君之神永垂保護終與佛氏並峙而不替亦青蓮居敬亭山追古謝公所謂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也名夏欣逢盛業遂肅沐而爲之記

冶山寺記

吳穎

由九龍山折而北踰大嶺抵冶山寺寺在山中大木百千章如列隊有拒石勢遊者肅焉寺僧語余曰寺故貞觀舊跡云今所傳雲版得諸田中誠非近制也唐寺數

百年尚存者惟此與唐興寺唐興今各勝因而此則南唐時所云下山嗟乎不可考矣僧又曰山蓋以歐冶獲名春秋時余邑故名瀨渚伍員避楚難匍匐來此蒙史女子筮漿之恩得不死女子貞明執操以死謝之後員從吳王克楚歸過瀨上報以金投之渚中嗟乎方其開關奔走乞食以活豈能一日忘楚哉迨得志於吳而霸心憤發雪父兄之讎不顧其後吁抑何武也乃倦倦於飯漿之女子駐節投金義形於色且車徒倥偬經歷江許至今伍牙名山青維號渚猶有上馬按劍之遺風而歐冶子亦以是時奉吳王命鑄劍鐵冶山中干將莫邪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專

厚自簡練徐乃拭鐔以問盟於中原張國威焉設令員不獲遇女丈夫餓而死卽幸脫於瀨上矣而吳不見用無以發其剛擊卽吳且任之專矣而楚君臣修明國政罔隙可乘則又誰爲歐冶之使者將此山終且隱伏而斷蛟龍割虎豹神物鬱滯飛揚未由豈不重可惜哉乃今冶山踞於群嶺盤曲間雖林麓靜閒爲幽人老僧憩息之地而千古劍光若時與山川雲氣同其震動何況於掩筥之貞義復讐之壯烈乎或曰鐵冶山在邑南八十里石屋山西有歐冶子鐵劍坑焉宋張敦頤云

曉園記

馬世俊

余邑園林之勝在郊外則彭氏夏林爲最在城中則史氏滄嶼爲最夏林古木虬藤多蒼涼之概滄嶼因硯瀆舊址而成東野詩石在其內尤稱平陵古跡焉近復得陳氏曉園其地在縣治之北爲都諫雲韓先生別業週圍約二十餘畝雲韓先生構一閣於其中名曰環碧其閣至今猶存也園中有洪塘寬約十餘畝當園之半其時僅有古木鬱盤亭臺花棚皆未曾有與敬年兄繼雲韓先生志一邱一壑皆自爲位置將園中之塘截分爲二水培土築址構巍堂於其上雲楣畫棟堂甚宏麗顏曰清旭堂其堂之前築石臺周以石欄羣山環列於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而中流一峯更天然可愛面對枕流亭小橋流水洞壑巖巒各擅其長其堂之後逶以朱欄芙蓉紛披其後當盛夏時更清芬襲人其堂之右爲絳雪齋柏屏羅徑灌水周遭又其旁爲遠閣可供遠眺梧陰高百尺而閣臨其上拾級而登邑中之烟火雉堞皆鱗集於前雖滄嶼視瀆之勝亦在望焉又絳雪齋之前爲雲外亭叢桂多至千百株可稱桂林且竹樹翳蔥擡天辟日亦勝觀也其堂之左爲如舫齋屋形如舟兩面皆窻前依山而後臨水玉樹森列更雜名花異卉於其中點綴可愛迤邐而上過環碧閣閣渡登土巖盤旋石磴間皆可立坐巖

下有二洞洞中有迴廊複道更有精舍十數間爲藏書讀書之處顏曰雲多處又曰石書書屋細草幽花畫欄曲砌無不極其盛焉遊人逶迤廊而行屈曲盤桓至遠屋種梅處其多亦至千百株有羅浮亭迤迤內帷蓋可望不可即焉余嘗評邑中園林其已經圯廢者勿論已求之目前夏林以古木山石勝滄嶼以水勝曉園則以亭臺勝然亭臺之勝非徒以誇富麗逞遊觀也與敬築是園爲課子讀書地命其長公硯雨從次兒容受業鍵戶著書不肯復問戶外而戶外來請遊者剝啄之聲不絕與敬且以讀書堅謝之故雖在城市而寂靜如山林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陶靖節所謂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曉園足當之矣余向有七言古詩題贈今復詳其勝而爲之記

玉陽史先生生祠記

林士章 閩人

昔庚桑子得老聃之道居於畏壘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賢人之間而生祠焉所謂鄉先生者其若人之儔與玉陽史先生漢侯裔也居溧陽爲溧陽世家嗜義樂施賙貧恤匱重建明倫堂立學田闢教荒滄散金數萬以靖南倭屢爲天子褒義晉秩所謂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先生有之視之畏壘大穰未可後先溧之士民欲俎豆之舊矣於歲之

壬戌也予伯兄德春來茲署學有言城治一水中分風氣不萃民居靡寧若移南闕於東開通洋河拱挹而東注不惟形勢委蛇而舟楫便安邑之利也伯兄以費廣役煩未可輕動先生聞之遂捐金數百兩輸米數百石以相其事閱五月而成功闔邑騰懽咸爭誦之以爲鄉有先生如此前日俎豆之心至是遂決乃相與構宇設像且欲托諸國史以傳於是司訓尚君文美顧君元定庠士包生思學蔣生來鳳狄生斯東走書徵記於余余嘗薄曹邴氏居邾魯之鄉不能成其德讓至使人化之多棄文學而趨利先生以德義教養其鄉人鄉人懷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祀之如庚桑子然其情與禮蓋有合矣昔人觀河洛而思禹頌思文而思稷今居先生之鄉蒙先生之澤者當以先生之心爲心則尙義風行而赴利者遠矣苟徒以其貌而已吾恐庚桑子之不釋然於老聃者於先生獨能晏然哉先生諱際字恭甫別號玉陽嘉靖壬辰進士官吏部入爲翰林侍書以褒義累晉太僕少卿

狄宗德捐學宮地記

王貫

溧陽卽古之溧陽州也天朝混一海宇撫有萬方始收爲縣賞畿內之地其民淳其俗厚衣冠文物自昔爲盛至我朝爲尤盛士君子發身科目任風憲居方伯掌臬

司者往往有焉金章紫綬後先相望猗歟盛矣學宮在縣治東南明倫堂後雖有講堂逼於民居無尺許隙地竊雖設而莫能啟清晝如夜登斯堂者莫不病焉其堂後地乃邑民李初之業永樂年間售於狄宗德正統九年邑令郭瑀勸其以地讓於學因年月不利而未闢迨景泰二年夏訓導郁復許仕始欲充廣之謀於縣丞栗公敬公遂捐俸爲倡於是主簿祁直崔皓周典史王政太史李奈訓術戴冕藍諸生各以資來助宗德遂以其地捐入之自堂後以深計者五丈以廣計者十丈有奇正閭之際適大尹龍公儀暨予始下車共贊襄以成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事攝隘而爲廣易暗而爲明繚以周垣楹以修竹爲游息之所規模宏敞曼超於昔皆狄氏捐地之所致也龍公囑予記之夫爲政者莫不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聽訟徵輸爲能事至於學校鮮有加意焉者殊不知學校乃育賢之所政治之本風化之原也諸弟子講學於斯念成功之不易尙當篤志於學息紛華功利之心盡切磋磨礪之益擢巍科登膺仕振聲華於當世流惠澤於無窮庶幾不負朝廷教育之恩賢長或作興之意也故樂爲之書俾來者有徵焉大明景泰三年歲在壬申四月初吉知縣龍儀縣丞栗敬立石

六世從祖宗德尙義捐地以廣學官括蒼王公撰文立石垂之不朽時景泰壬申三年也迨崇禎七年甲戌修葺 文廟督工道人蔣如松移於外委之草莽十世懷誠公訟之於官然已爲斷碑殘簡半仆諸地今康熙十七年戊午重建 聖廟公之嫡子姓不忍先人懿行久而湮滅爰仍舊文礪而新之樹諸公門十四世敬謹識

重修察院記 史繼辰

吾邑介在畿南以東爲京兆一鉅邑冠蓋往來匪之故有使院不知窺自何年乃今寤就傾夷幾於有其廢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莫敢舉矣乙未冬南昌奎垣李侯以進士高第來宰茲邑諸凡休養生息靡遺餘力再踰年而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詣院四顧爲之嘆惜者久之尋奏記當道曰職不佞治行後人先務不敢不急邑有使院一區規制淤庫歷年既久填焚棟椽狼籍埋類則無肅客大夫行李之辱者矧畿輔吳會觀風使者歲時行部實式臨之而做壞一至於此干楸觀望謂何按故牘修繕百需率取給贖錢自頃輸佐縣自急檢筮庫厪厪三百五十金不足則請括節縮雇募羨金向所屑越不可究詰者亦可得若干緡庶幾可裨茲役上人慮畧改觀而下無所



若繁費計良便當事者咸報可乃以五月望日庀匠事會郭外民有鬻其居室以供逋賦者侯丞倍其直售之於是基仍舊貫堂凡三棟深廣各數丈構植輪奐言言翼翼可以臨民堂之後爲樓壯麗稱是可以眺遠其它燕堂重門前軒夾廡一切撓者易之圯者築之上漏旁穿者撤而甃甃之院後隙地一山石玲瓏巖巢宋人題識猶存移置之西面上有柏千喬東有竹檀欒數十個則西構一亭向之而甃石爲池其下人謂是舉也無論役不逾時費不及國鼎新華故煥然耳目即亭之內巖巖具瞻澄泓山水植傲不阿竹矜不俗侯之託寄似各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翼

雨之不時而今隸人妣媿視之者其非顛以飾厨傳媚過客明矣邇來吏治惰窳視廨宇若傳郵然解所經意上焉者重費遠嫌慮不忘撥靜約之譽居已於逸而遺後人以勞下焉者菅蒯其民竊 暗以自潤比比也斯果視國如家而明於大壯之旨耶侯孝友篤至於有政大都敦教化裁耗羨止訟禁奸豪猜凜凜彼霜雪四封赤子噢休安集不啻膏雨沐而春風噓其正大剛壯可通乎天地而諸所興除不大聲色又直所謂顯若之觀穆乎神明者易道自身出矣故棘棘焉振廢舉墜功成不日賓至如歸而國家憲臣之體統歸如軒如寧非一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翼

方之大觀不朽之盛事乎自是輜軒四出襄帷問俗首善是先于以宣德意而導湮鬱庇其宇下寧止一世侯之造福溧人遠矣是歲侯業以三載奏窳闕下旦夕且以循良高第徵治行卓絕傳循吏者不能舉其凡區區建置特善政之一班耳奚足爲侯侈哉侯各光祖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協贊其成者邑丞黃君正伴張君應才尉顏君問那職業之暇分董其事者學博施君子蕃法得並書以記經始之勞云

重修戈旗壩碑記

董粵固

溧邑西南多山東北多水其形勢高下懸絕者蓋難尋

丈計也暴雨崇朝則西南山水橫發而東南爲澤國諸  
容水又悉注 壑其西由固城踰五堰而下經昇平三  
塙諸澮至南渡橋直注雙橋至城下繞城之東南出秦  
公橋爲一支其東南銅官諸山之水則由戴埠支析分  
入黃墟白雲諸澮由夏林港折而至葛渚爲一支來水  
遠而合衆流以奔赴尚政閉蓄洩之不得其方則滋爲  
民患前朝賢邑侯徐晉江董慈谿兩公會議明倫堂邑  
之神士里老云須建築戈旗壩壩成與漑田輓漕弭盜  
甚有裨兩賢侯乃詳報上臺上臺遣水利廳相視仍報  
可允詳乃築之壩成八十餘年詳載邑志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夏

本朝順治庚寅夏大水衝決壩遂潰明年辛卯復大水  
乃盡決爲河民罹其患今已三十年矣先是溧侯林水  
心王又典裴蘆院三公議修復各具詳總漕大中丞糧  
儲道憲副江寧府太守食報可會三侯解任去不果行  
及韓侯下車訪民疾苦邑之紳士里老仍合詞云歲苦  
水旱若漕輓苦盜嘯聚若欲去患而興利無如修復戈  
旗壩於是韓侯毅然爲之畚者鍾者樁者築者合力邪  
許歡若子來六日而壩成余因爲之記曰水不歸湖其  
滂也無所受其旱也無所滋東湧湖在宜興百里而遙  
長蕩湖在邑境內二十里而近有壩以截之諸水不趨

東而趨北雖山水橫發不崇朝悉歸長蕩湖其遠近遲  
速之效已可睹矣東湧遠而處窪下其水去而不返長  
蕩近而湖身高旱則水轉入河土人謂之翻湖水康熙  
十七年大旱緣湖水改流漑田者四十里其利民何如  
也漕船行南河則就淺北河則就深冬涸春枯漕船閣  
淺里長鳩工灌河

計其便

漕何如也壩之東西溧陽宜興地界分焉盜之藪也乘  
風揚帆直前無禦有壩以截之其盜船 戈旗村落中  
轉出戈旗人居稠密盜畏不敢逼卽有失事界限昭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夏

而兩縣模糊推托之弊息其弭盜又何如也由此言之  
此壩一修而田畝免旱澇之苦歲運無夫役之勞盜賊  
歛跡而不敢橫不亦有三利也乎韓侯因名爲戈旗三  
益壩邑之人慮久而忘其益之所自來故請余記之先  
朝萬厯晉江徐侯諱籍芳天啟慈谿董侯諱允升其繼  
事申詳修復而不及行者 順治侯官林侯諱文  
輝康熙永嘉王侯諱錫瑄新安函關裴侯諱表其成事  
者紹興韓侯諱先格其屢檄築修者署督糧道事江寧  
府太守福建陳公諱龍巖

重修渡濟橋文昌閣記  
辛亥六月初蒞溧陽任維舟渡濟橋下見高閣三層

王錫珩

矗立於河溪詢之士人知爲舊合晉江徐侍御公所建  
高視遠陟下瞰阡陌距縣治不十里而有千萬里之勢  
焉居者連連行者翩翩城郭所峙詩書之光以出則邑  
所稱文昌閣也吳下冠蓋郵驛之使率由於此無虛日  
容多停楫閣前低徊不忍去蓋六十餘年矣歲久而閣  
勢傾仄幾不可支過者嘆焉及抵任而邑紳士咸以修  
閣請且諗於予曰閣之始建實以刑家言水之來路短  
而去路長也蓋邑之來脉自銀林而定埠而河口而南  
渡而縣治結焉於是城上議以文昌閣砥之所謂吳維  
之勢也邑之漚水自下橋而夏林開而戈旗壩而渡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橋峙焉於是橋上又議以文昌閣砥之所謂控扼之形  
也水自東來者抱我而易竟水自西去者拱我而不留  
夫水爲文章之府閣有卓筆之象設也卓筆低削遂令  
文景陷缺且又朽木撐舉具見戈矛之徵加以積拱階  
爛更占破碎之應是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而補漏斯  
所望于建暨之亟成導揚而弗倦者矣予聞其言而蹶  
然以興又慨然以思也在昔丙午秋高閣甫建侍御徐  
公於其上舉賓興之讌集諸生而詔以文章自是厥後  
科目騰發以至今日說者皆以爲發祥於此閣也蓋都  
人士臨河以望緬懷營度架結之所由豈能無致愾於

其人乎予既得其興造之詳則將斲所以久之俾勿壞而永爲予邑之所賴於是翼欄之歎側者繫址之陀折者塗坂柱亭之罅折者目揣心量靡有漏失凡所爲有資於官有賦於民者比徒料費事事盡心焉而又檄邑尉陳必達襄厥役年週而告成功癸丑重九日橋下鉅姓周氏耆壽秀茂治具祠內樂之要余同年生吳蘭雪費古心暨狄陶鄰諸公追陪閣上雖風急難久坐弗計也念曩昔之風烈成今茲之偉觀予由橋入境未見吏民已仰慕先正之風有踵美繩盛之心將以一閣之聿修推之天下其獲免於玩且怠之弊矣乎故於閣之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然維新也而樂志其盛且合後之合斯邑者過而考焉

關帝廟忠敬社田碑記

宋之繩

余邑人建廟祀帝自郭及鄉以十數惟祀諸郭南報恩寺者規制雄敞甲於諸山歲時展禮祠下陳餽豆設鐘鼓雲集霧逕幾不能容於是分日而享以致厥崇崇之意而忠敬一社蓋助於崇禎癸未里人羅日綱等所肇舉也始諸人欲貲權子母歲徵其息備春秋聖誕三祀祝釐之禮供奉御前長生琉璃燈油香火之費行之十餘年浸慮浮沉爰易田十四畝課租以代焉頃復慮田畝散佚將勒諸貞砥以昭來許因走使長安謁余爲記

余恭維帝廟食久徧海內與勾龍后稷先師並列祀典可謂極盛矣顧勾龍后稷先師之祀格於分不得通行貴賤得祀者惟帝自生民以來報享之隆未有如帝者也夫行於上者議之禮官載在典冊自有經費而不敢之行於下者則發乎人心之彙乘苟非濬夫不涸之源不贏也滋殖日久則有乾沒之虞若夫以田課租所入稍儉矣且豐耗視歲然業書諸版則無可假易而酌乎三年五年之通自可以永賴不匱焉古者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咸取給公田不致悉索做賦之困是以雅詩咏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之春秋記之明其爲制之善也安在後世崇奉明神顧不可師其意歟忠敬社權子母於前而易田畝於後懇懇乎輸誠殫慮爲報享計悠遠之道不以歲歷限也可不謂之明大義懷永圖者哉抑余又稽之古昔晉旌介子而封綿上之田楚人懷三閭而貴玉米之種夫亦以至人浩氣與山川清淵黍稷馨香竝貞久於天壤間雖世宇滄桑而山川黍稷未之有改也則廉頑立懦之風相與爲靡竟焉寧直旌善懷忠寄一時之慨慕已乎余深幸今人所嚮往仰符古人是不能帝祀罔缺而諸人忠敬一念亦流傳啟迪於無窮是可書也故不讓而爲

之記諸姓名暨田畝之數附載碑陰俾後起同志者有所觀焉

重建廣法禪寺碑記

馬世俊

環郭之東南西隅有三大刹東曰廣教南曰報恩皆歷代久遠不廢而其西曰廣法寺寺去邑里許左矚孔衢山門讓居其右前則大石屏風諸峯若冠佩雜陳而立於門晴如幢雨如鬘而寺復有花果竹木之勝茂林清樾與經堂精室繽紛織映誠祇園勝境靈山要區也余少邑居暇日輒往且與諸同學數過會文肄講其中而主僧允西工書善談論煮茗香意相識也歲乙酉江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見進公呻吟床篋余與握手言曰上人之病醫弗能救也救之其惟佛乎自余入長安五載問邑人知進公無恙喜余言有驗今春進公貽書官邸以大殿且新建將勒碑永久索文為記余甚詫之問其經始則不飭竿牘不煩磬鐸而諸方嚮應爭財輻集也問其落成則朱甍霞麗紺宇峰懸而與率天口開耆閭地湧也問其兵廬則金剛低眉藥義護法而寶界廓清樂土示現也余因嘆茲寺自創始以至今其間興廢盛衰之故殆不可究要皆得其人則盛以興不得其人則衰以廢進公獨能於衰廢之後以身肩之不見其有揚鈴持鉢之勞又能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以其道行化糾桓果毅之士使皈誠信捨遊巡相率以避而寺之規模更廓於舊他日余倘策杖過之從長林修竹之下與一二梵人坐白石鳴清磬盤旋香林復挹龍屏諸山之勝而輝煌璀璨甲東南二刹之美即進公今日之功誠不可以不書因諾所請而銘其碑銘曰琳宮千載遺崔嵬蒼崖碧嶺逢週週一朝郊壘憂劫灰鈴言析嚮爭喧厖珠龕黥生塵埃古佛百身一莓苔旁繞甲帳環香臺冷月無人嘶馬悲天魔帝釋同徘徊有大導師乃興衰搗呵風雨役霆雷寧能攫虎受指麾神輪鬼運日千回金梁玉礎煥華懷雲幢霞幔倏巧裁法

輪再轉中天輝如慈航度揚寶椀如青蓮湧敷丹蔘有如渴飲甘露杯又如窮獲龍藏財歷劫樓閣彈指開無量讚嘆諸如來我礪片石同貞圭常與白日無盈虧

楊南城父母去思碑記

吳穎

嘉興楊南城父母治漂之期年潔躬而恕人政平而訟簡凡事之足為斯民病者去之惟恐不盡而事之消有利益於斯民者不啻自其身出也故其善政將書之不勝書也辛亥初春忽以舊歲他所籍發無端延累漂之人不知其事何所始也群而奔訴吳門又群而奔訴白下持糗草牽舟驢或徒步者相屬於途境之不可仍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

知其事何所終也嗚呼道隆則君子安其官正人在位則小民樂得其職偶不幸而中沮邑之不造非以為賢者詬厲也或者謂上下彌縫之際稍自貶損即身安即可登高應致尊顯而君子不為即有所營救勢必有所償而君子又不忍寧留此數十百者為斯民緩須臾之困耳遑問其他於是閭邑之人涕泣不忍別誦讀者在靡序丁者商賈者在市墟田畝之長者耕者在郊原各執其辭以留之乃賢士大夫則見其大矣曰維禮可以已貪維無欲可以正已維養廉可以詔天下斯言夫豈獨為南城勸哉蓋發不及覺名之曰疎緝不如期名之

曰延故同一事而有幸不幸焉名之曰諉而侯坦然其弗問也新令蒞任有期而我輩猶日夕在其聲教之中農而坐堂上暮而入如故也抑何其與牘中字而不相作與迨新合至而侯始放舟行漂之人歎侯之歸不得其名也乃方舟以送之抵荆溪未已也抵梁溪猶未已也抵吳門直至禾中凡五百餘里而後垂涕以返斯時也人猶相疑於形跡之間以遭際為言者烏足量君子哉衆論久而始定君子去而愈思斯亦漂邑數十年所僅有之事矣侯名應標字勝林浙江嘉興人學者稱為南城先生中順治乙未進士戊戌廷試二甲授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

國府推官甚有聲赫丁外艱歸服闋補龍安丁內難尋奉裁官之令補授溧陽縣知縣期而奪我侯以去漂之士民留之不能思之不置於其行也乃屬余文以記之錦階壁上予為推其素孚於士民者并及去漂之由著於篇亦以見後之官予漂者於楊侯之政尙有考也抑將諗所取法焉爾

勝因寺記

吳穎

丙子冬予歸自金陵過舊縣望聖因寺駐馬至其所約去孔道五十步寺之址逶迤阜上開門臨平疇古澹不驚寺僧多力田甚朴質余問之不能口其義余考縣志

唐時故嘗建治此地貞元中孟郊以家貧爲尉餞客唐興寺有觀菴薇詩卽今之勝因也又讀陸龜蒙集自言遊溧陽聞白首書佐顏悉郊之爲人叙其作尉時於投金瀨東八里許循故平陵城得幽遠岑寂之地多大櫟合數十抱葉篠蒙翳如鳩如洞因日乘驢往蔭櫟隱窟坐積水傍吟到日西邊令不佳所爲請假尉代之分其俸郊以窮去嗚呼自唐以來求所爲舊治城郭已不可得大櫟積水又安在哉而唐興寺猶存余又考郊作尉時非壯年矣弋俸迺養可稱曰孝稍勤職業不卽去或轉一官勿論爲臣宜爾要亦人子將母之道也郊豈厭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曩

募修溧陽縣學引 吳 頴  
余弱冠肄遊庠時司教吳郡金維基司訓青陽孫懋述兩先生旣以經明行修作之師更以師嚴道尊立之教於是學官煥然人材輩出俾後之學者有所考而興起也嗣是厥後宣城錢師宏謨創建大魁堂而仰父俯子連茹以進又吳韓治楚杜祝進兩先生咸與推明古人風厲作成之意三十年間堂宇秩然若趨若拱講讀飲射聚觀雍容未幾而士氣情竅師坐黠淡面勢渙散不相統攝文教委諸草莽過者嘆焉永嘉王又典公蒞政之三年百廢俱興事關學政靡不庀治每朔望瞻謁之餘周視咨嗟喟然於學宮之無以宅無先師也諸生進一而請於王公曰今日衰頹之象見於學官豈所崇獎經術廣厲儒行乎科目雖云昌大而豐芑樸棧之風猶有冀焉謹頓首乞一言以爲之倡始予聞之而有高曾規矩之思焉蓋其規模宏敞無改於六十年以前也而入其門殿廡侵圯矣六經之闕久已鞠爲茂草而明倫堂則勢且傾斜大魁堂遺址儼然瓦礫之場矣學宮一區曩以居三先生而有餘今以居一先生而不足則何也燕息無窓榜詩書無几席鐘鼓無扣擊碑冊無莊嚴文章之府經史之藏舉以付諸寒灰安得精強廉辨者一

卷之四十六

專

勝茲任乎諸生引公遊行廢宮榛蕪蕭然敗甃朽垣聲  
拉拉然相與促步以返恒爲心怖及其議修而一錢之  
入多私其妻子矣公所爲嘆息回翔於盛衰消息之際  
也今免葵燕麥漸就芟除行見蘭桂之日茂矣師範維  
新締構伊始更端審思房舍之廣隘幾何齋庖之葺理  
幾何倉庾之積貯幾何卉木之培植幾何胥隸之駐址  
幾何生民長養之功王公蓋發其端矣溧邑之機緣也  
抑亦一邑之懋績也庶幾來者其終有賴乎予固學之  
博士弟子也故爲詳述六十年掌故諭于新先生且以  
爲迎焉嗚呼抑亦可以知世變之大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新建關廟戲樓記

陳時泰

治世之有文武也猶經天之有日月也有功於天則祀  
之唐以前文祀孔子武祀武成王唐以後武遂易祭關  
侯朝廷之祀侯者雖亞於孔子民庶之祀侯者卽一哄  
之市五父之衢莫不肖像而尸祝之且構樓演劇以侑  
食焉侯亦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哉蓋兵者刑也千古之  
用兵者卽自稱仁義之師誰不以說道刑民而侯則辭  
曹拒孫理直氣壯浩然充塞天壤俾季漢之日月亘今  
古而爭光率土之民戴日月者咸知戴侯亦天地之氣  
賦於民心如春之在花水之行川有不期然而然者不

止先王神道設教之所能使然也而或者疑演戲之爲  
褻非敬而遠之之道是又有說焉孔子日以孝弟忠信  
教人者諄諄矣下愚惡人視爲迂遠不切於目前而勿  
之憚釋氏倡爲輪迴報應而盜賊禽獸行者悚惕於地  
獄諸苦楚改業遷善亦或有之然木魚鐘磬未能遍大  
地而說法也金人立國制爲院本傳奇入之人人所好  
鄭衛之聲艷冶之形以深入其耳目而窮鄉僻里之販  
夫炊婦不識史記者皆相噴噴曰五娘糟糠雲長秉燭  
戲樓之設安在不可以興觀羣怨與孔子學詩之訓而  
同功也哉吳人爲侯所欲拯之水火者而吾里妙如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住持僧明如釋子也募吾族受教孔氏者及衆姓親友  
共襄斯舉皆勸世之熱腸也因爲之記其日月於石

重修春雨橋碑記

鍾于序

溧城周四里許自西往東僅一里有奇南北亦一里有  
奇河流貫注由西北而南折而東入泮池而達乎東南  
之水門亦不越一里有奇而屹然中峙關關輻輳稱一  
邑之都會者爲春雨橋云橋之從來遠矣相傳三國時  
已有之前輩宋緝峰有云斷石倚崖遺篆蹟橋成記自  
赤鳥年是倚崖之石所載源流必詳先生固親見之而  
惜乎今已沉淪不可考考之邑志則宋嘉定間重建



矣考之碑之存者則嘉靖二年又重建矣考之里人所  
目觀則崇禎四年重修矣考其名則舊稱春市後以嘉  
定工始時久旱得雨易今各其日中橋者從俗所呼也  
考其制則始以木繼以磚又繼以石繼又蓋以沙石以  
後較前彌高彌堅且彌煥也然由嘉靖以來修葺間行  
更新未有蓋自今甲寅春圯而更新之議起焉雖然難  
言之時維舉廢則鳩財難事重工繁則庀力難或慮費  
糧之莫繼或疑飲散之多私旁觀好事者議論蜂集則  
董成尤難茲者邑侯王公慨然念曰百廢俱興司土者  
之責也茲橋利在通國其曷以難辭於是毅焉捐俸以  
告同列而同列鎮臺王公副鎮張公少尹周公縣尉陳  
公亦皆捐俸方是時邑侯以政通人和已報最晉儀部  
而新任南海何公適至下車之日以茲橋為急務遂協  
力傾助以潰於成然則當事諸公其愛民而濟涉為吾  
深計久遠若此况吾溧之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者  
能不起而從之哉惟吾師費古心先生為邑首倡士大  
夫以下咸各盡其力之所能甚至閭巷擔簦者竭那許  
之資圭黍錙銖靡不趨而奔命焉費且矣爰進匠而咨  
之擇老成而任之度材若何程工若何計時日若何規  
制度若何撒旁市去壅蔽也開火巷便引汲也立華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供憑賦也建元武樓於其東資庇佑也當夫溽暑興工  
質明召役椎鑿之聲不絕於耳牽挽之夫不絕於路二  
三任事者晝則立赤日中指揮匠作夜則會計籌畫久  
而弗懈而迄今乃底於成嗚呼難矣哉異日橋之上車  
如水馬如鱗負擔之徒肩摩踵接而曾不知始事時固  
如此其難也可無計乎余家於橋側有年矣頗悉其顛  
末因樂其觀成冀後人之徵信余言而不自知其言之  
不文也於是為之記

蕃薇碑跋

陳亮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古聖賢過化存神之妙三代以上往往見之召伯棠陰  
邨侯甘雨風人樂咏弗諠也尹瀨水者類有惠政而漢  
校官唐蕃薇尤徵世澤焉茲蕃薇東野所遺愛也紅香  
亭圯幾淪於蔓草寒烟予每過而歎嗟隕涕甲子春小  
阮尚于解杖頭移而樹之齋左贈以詩歌亦庶幾醉白  
寒郊之風有所矜式云

子母山記

陳一周

谷以愚稱泉以慧著榮辱之名人贈之而實山川融  
結之氣有以徵兆之吾邑南有秦山俗稱秦皇車轍經  
絲處也西時伍牙行人廟在焉遞北而石室閭閻使歐  
治子鉞劍所宛延數里子母山近之所以名子母者圖

籍勿彭口碑未及山麓韋村有蔣以蘭偕婦葛媪引泉種竹耕鑿其中乙酉之變家阮曉江及婦彭奉翁都諫避亂其地與蔣葛夫婦未嘗通聲問接殷勤也曉江侍都諫匿山崖徐抵句曲彭同侍婢潛入蔣園蔣初未之知也賊猝至彭投水中葛媪出抱大哭曰此皆親戚決不相倚吾兒何事如此賊嫚罵刀挾媪頸欲攜入舟中葛曰此吾子也彭曰此吾母也子母生死惟同相抱復大哭賊信爲里人方解去嗟乎彭之激烈爛於詩禮自矢宜然以素昧平生之媪一見痛切急智脫入於險有古俠烈風意與授漿女子均胥山瀨水之力所鍾靈而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有者乎嗣後各以子母禮安之里中聞且見者嘖嘖曰其子也潔其母也賢節義如此山光藹然無媿子母之名焉附山居者有僉事謝君令子石攻子母眷屬數十口積薪自焚巍樓上又得其死之正者噫嘻吾溧物產所出幽逸所棲南山爲賢至節義所鍾北之秀異自又與南爭賢也尤所異者今古多奇女子形家云了髻雙峰聳翠理或然歟然則子母雖培塿乎宜與江上青峯榮名天半矣余聞之喜而報之以文

竹巖公祠記

王錫珪

此原任溧陽令家中丞公祠也溧陽令之祠廢與不一

其端矣或格於議裁或奪於年遠而巋然獨存久而弗替者凡四公家中丞公其一也蓋一邑之人情如此抑亦可以知公之大概矣其見於邑志者則云公剛方敏達有治才司道有捍卒擾民狡莫能制公痛抑之不得逞其剪奸翼善類如此民懷其德爲立祠以報云據此則公實有以及於溧之民也其著於家傳者則云公諱諍字子孝先世仕楚占籍鄖之竹山因號竹巖先生以楚諸生舉順天鄉試中嘉靖庚戌進士授溧陽縣知縣公素性嚴重望之儼然神君而敷治則一以葵易出之法尚乎寬事從其簡進士民而爲之謀身家究性命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吾藹藹若父師然而鋤擊彖強則義形於色或以剛折之說進者屹爲不動茹葉飲冰終始如一也凡四載遷御史自是厥後按滇撫黔諸大政其皆準諸此矣在臺端鯁直不避權貴出按滇世守滇者沐氏也鮮克由禮乘公譴置毒肴餼中幾不測公焚香告天輒出惡物如魚者數斗其上事於朝爲申飭沐氏鑄一階尋擢公大理少卿則又以仁恕稱廷尉平晉都御史撫黔黔土司安民虐用其民志萌不諫公議大征而朝廷方事姑息公適告休歸公雅志林泉從無竿牘入公府杜門諫其子孫後先登賢書繩繩家學萬歷初將以遺佚舉而

公不祿矣時辛巳七月距其生年正德戊辰享年七十有餘公於予小子錫瑄爲王大父行少謂吾浙憲副貴陽楊公師孔闕點事甚悉而昆明傅公宗龍泣離政則又談滇績纍纍也蓋皆有聲趾歷歷不朽矣今代置茲土初下車卽肅衣冠謁公而前之專祠兵燹之餘幾莫可考既按志祠并郭西永寧庵中像設不改而縉紳先生及鄉耆老每爲予言公遺澤在人其良瀟美意不勝更僕將二百年服教畏神猶一日也樂社雖移召棠勿剪於是相率負木曳石甃瓦畚上竭其勞更新之以妥以侑用慰吾民趾美振賢不旬日而告成予小子蓋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夏

有堂構之懷焉優乎其如見愾乎其有思也於是置田數十畝爲晨昏燈資以永孝思夫人情愛斯慕之亦久而忘焉爾迺世遠年湮而廟貌如新善乎前令江陵徐公之論曰小民愛戴其上藉尸祝以表畏壘之誠術以誘之威以挾之弗能也則此數椽之地真可以見一邑之人情矣予小子履公桐鄉之地綆短汲深拮据朝夕步武先型有懷靡及惟是飲水茹蕒惴惴隕越以爲前人羞故因士民之請謹勒石專祠中後之君子有能義正仁育振俗扶風心公之心者景行在斯其知所式型哉

書王公祠記後

吳頴

永嘉王竹巖先生於明嘉靖時合吾溧功德在人至今弗替建有祠堂在接官亭側距今百二十餘年又典老年臺其從孫也繼合此地舊祠已毀迺更移建永寧庵中九月之吉設祭迎像予亦在拜謁之列因製一詩以志仰慕猶憶萬曆甲辰予纔五歲於鄉塾中曾拜舊像閱今七十年矣

郭西清菴古槐光烈祖煌煌引翼長百代弗衰周禮樂兆人仍仰孔宮墻童童遠接桑麻頌冠帶相依蘋藻香記得髫年培下拜小橋流水舊祠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夏

重修萬壽寺并捐田惜字碑記

黃夢麟

今上以如來現身廣宣佛法凡名山舊刹飛金湧碧綉耀中天上佑聖歷之綿長下普生靈之利濟毗盧華藏之盛前此所未有也深邑城東有廣教寺其初拾宅于唐更名于宋明正統嘉靖間屢興屢廢我縣定鼎之初行鑿和尙復更新之閱今六十餘年修舉乏人又爲某僧潰壞以致緇流雲散紺宇榛蕪神若天龍勢難呵護然則盛衰循環之數雖佛法亦有不得免者幸遇曉堂和尙承臨濟之傳衣主龍池之法席杖錫飛來剪剔葺荒毅然經始遠近信心施者彙集不數月間凡堂廡齋寮

庖福之所闕則補之圯則易之漫謔黠昧則丹堊之危  
檐重霽煥然改觀隋志云一成一敗謂之一劫每劫必  
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由斯以觀曉堂再造之功豈不  
偉哉夫寺踞城之東隅距闔闔不過數武非有松檀泉  
壑之勝可以處休觀妙也然自唐以來雖遭塵劫不隳  
精藍老檜婆娑香炮弗絕明太僕宋公父子實先後導  
揚之開堂飯僧至今傳爲勝事而曉堂從拈花微笑之  
中以詩文爲鼓次其徒侶日益衆梵鐘魚版衣袂蕭然  
瞻古刹之重新幸宗風之未墜而交恰逢我

皇 上萬壽之年 紫氣西來金輪北拱竊願自今伊始吾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羣

邑之士大夫借父老子弟瞻拜法幢虔心頂禮堯天舜  
日同祝無疆則此寺之易廣教而稱萬壽也固宜向有  
繞寺腴田二十三畝廢于某僧兒子長孺解囊留之捐  
入本寺永作惜字之費寺僧于每月朔担廢字百觔虔  
燒于靈雨亭側惜字爐內斯亦樂善之一余故牽連書  
之勤之貞珉以垂不朽嗚呼倪長史捨宅爲寺而宅猶  
存余捐田入寺而田不廢後之覽者其亦知所感也夫  
晉康熙五十二年

重修坎離宮碑記 沈元煉

邑城東隅多道院其在太清觀之左者爲火星廟明邑

侯晉江徐公更其額曰坎離宮志稱日躔鶉火南方之  
正祀而以坎離名者水火二神蓋竝祀之按易卦坎于  
六子中最貴而離之用事亦最先此天一地二之所由  
分也故水之爲德其星元武其方北其用潤下火之爲  
德其星熒惑其方南其用炎上古聖王之用水也順事  
陰氣和神人無使失性其用火也司燿掌之四時變國  
火以救時疾故水火不爲災而民食其德春秋之世災  
不一書矣漢儒董仲舒劉向輩推本于王事之臧嘉僭  
忒逆從之際天象若景籥焉而未嘗言事神也然考之  
於傳水正曰元冥火正曰祝融世不失職祀爲貴神則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羣

水火之有神昭昭矣是宮主火而以水輔之漢志曰水  
以天一爲火二牡火水妃也火盛水衰則火冷水董子  
曰萬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可知水火必交相濟而  
後成大用是以五行有相生相尅之功大易有既濟未  
濟之卦顯而日月盈昃之運微而化牡對待之交皆是  
物也然則是宮之作非所謂以水濟火者歟宮故湫隘  
徐公板閱其制後卽公祠自萬歷距今將二百載一二  
緇流世供香火其屋無以美觀其門庫卑不稱神居邑  
之西郭商賈駢坵通年以來屢以災告於是新安人士  
某某等懼然以爲廟貌不修神不顧享爰鳩工而鼎新

之更爲高敞其門與躍龍閣對蒼碧成烟深澗如鑑可謂地增其勝矣魯頌闕之首章曰闕宮有恤實實收牧其卒章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魯之新廟以受其祖然且順萬民而降之福如此况于禦災捍患之神乎是官也修其式滉之哉而又益以元天元聖則何說也謹按武靈元炁之化顛頊得之以處元官其神復居坎位坎與水合固宜與掌火之神相爲陟降一官之內靈爽萃焉從此節宣寒暑鼓舞陰陽豈惟水火之患無虞吾知神之昭荅盼蠶行將大錫福于我邦人是則徐公祀之之意也抑聞之火烈則難犯水弱則易玩爲政之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取象于此徐公遺愛在民當日稱爲召父其以坎離名官也夫亦有見于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大旨歟由斯道也可以事神可以治人可記也

胥渚崇聖廟聚奎橋碑記

鄒廷模

平陵縣治迤西過鳳凰橋三里有胥渚村村之西北隅有聚奎橋橋之東爲文武帝君殿閣余視事茲邑稔知胥渚狄氏素稱平陵詩禮世家嘗至其里橋梁廟貌虹飲輦飛雖曰勝地名區而亦係乎其人也橋經始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越五年戊寅告竣橋成建廟迄戊子春仲始克奉帝像以升共事諸人經營盡瘁前後凡十

六年木石瓦甍工役糜金錢凡三千七百七十兩有奇詢其所自乃故文學秋在涓狄從泚狄倬狄士造狄徵涓狄迅狄士述昆季碧齡同硯席時念昔先人欲於某水某邱有所建造而費志以沒因於康熙十二年癸丑相率舉文會捐貲協力生聚歷二十載得創業焉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其諸君子之謂乎余蒞任三年諸君子姓濟濟英多人文蔚起祖宗貽謀之遠子孫世守之恒浸昌浸熾衍慶無窮其所以邀寵靈於帝君者固未有艾也歲時廟享狄氏七子皆以勤勞藏事得祔祭於西廡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重建尊經閣記

史貽直

邑侯吳公任深之七年政成事和歲則大獲乃以書來諭曰邑庠有尊經閣爲藏貯

御製經書及古今圖籍之所閱久頽圯今將理而新之以

告余既偉之而猶疑士之瘠士之貧費之廣而事之不

集也逾年而侯復來告曰已鉤稽前任流抵公項得金

若干紳士樂捐又若干諷吉庀材經始於乾隆六年十

一月落成於七年五月糜金錢九十萬有奇而毀者完

腐者堅漫漶而剝蝕者煥然而有耀焉請記之以垂永

久余乃慨然而嘆曰美哉古之良吏莫不以崇經術敦

教化爲先自儒與吏分而吏之所職者惟刑名錢穀是務至於學校之興替一委之博士官用致齋寮講席鞠爲茂草曾不一問而况藏書之所乎吾侯之來也百廢具修四民樂業嬉焉遊焉忘其爲喚咻而衽席之矣是閣成而絃誦之聲有加膠庠之秀日出侯之功蓋與漢文翁埒顧余尤有不能已於言者攷邑乘儒學之建初在城東南隅形家言莫以爲利余祖太僕公實改鑿河渠俾合青鳥法自是邑中科第鼎盛太僕公則又割附郭膏腴二頃以資給焉余嘗讀少司成馬孟河前記未嘗不歎昔賢之留心教化而吾邑風流文采代有其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寒家自高曾祖考以來清華繼踐有自來也蓋太僕公之澤流孔長矣余認承遺緒忝崇階當

世廟時嘗以左都御史奉

特恩節制兩江私心竊念以爲敬共桑梓莫如崇學校敦教化爲先且可藉以光大我太僕公未竟之志屬余未

久

賜環不果竊又念後必有賢侯留意於此者迄今十有四年而是閣始成是余於學校無能爲役而侯之有造於吾邑者甚大誠不可以不書侯名學濂字遜周江西高安人司其事者明輝狄嵩生監潘望孫史錫嘉王瀛洲

周鳴遠姚芬史淵周旒何得備書

吳侯重建尊經閣記

任蘭枝

郡縣之學官皆有尊經之閣所以崇聖道廣教術隆雅頌之聲興賢良而樂育材也

國家宏儒風表六籍曲阜藏壁之簡河間發屋之象莫不昭正釐其缺逸酒誥無嘆於俄空太常咸列乎博士

皇上嘉與勤勤尤以通今博古爲尙元年三月

詔天下購聚諸經次及群史史堂之膠庠貯在是閣使夫垂深衣紆長帶者朝緡夕細義業滋殖

至意成化方觀人文惟我溧陽廟學斯古於構於作肇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蒲侯閣以勛興繼在明世鄉大夫孟河馬公起而新之爰有重建百餘年於此矣圯乎歲月之久剝乎風雨之深澤宮遙瞻而慨然子矜相顧以增歎乾隆壬戌吳侯治邑旣數載入和政修庠理孔成念教學之爲先思經術之宜振不有更造何表奮興於是謀其縉紳與縣中諸生鳩召工傭計庀財費不勞不匱期年而落成閣凡五楹礎奠舊址浮蕘巖潭簷屨屨翼如騰雲之下垂傑焉鰲背之上負勢取大壯美哉魚輪上以藏麟臺河圖之篇貴竹冊於球璞下以來章甫緹掖之彥盛講論於港中且夫舉前典於旣墜知當務之所先足以上承

詔書蕭奉典訓是懋嘉功而播徽猷也然則導其俊髦皆為鴻生辨白虎之異同登靈臺而抗議紛綸鏗伉彬彬時出侯乎實貽利之予得從邑人後瞻望奕奕比頌於奚斯則陳梗概而勒乎文辭誠不得多讓遂書石使永志焉

創建育嬰堂記

陳大諭

高安吳公治溧之八年繕城垣整倉庫起太白樓復尊經閣政事修明百廢具舉既又患嬰兒之不得其所者謀建堂以育之邑有橄廢淫祠官鬻得直不給捐俸足之鳩工庀材築堂于邑之東南隅有屋若干楹籍淫祠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田若干畝以備乳哺之用既訖事屬記于余夫城垣倉庫特因其舊而新之太白樓尊經閣毀圯雖久遺址未湮獨育嬰之堂前此未有有之自我公始也余嘗聞之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多不養子彪為厲禁數年養子千數嗚呼人雖甚暴戾鮮不愛其子新息之民性豈有殊餓寒窮困迫而出于此也彪弟嚴其禁而不為之所所活誠多矣而顛連無告不克遂其天以致天札者又安知其無公今創建斯堂以滋以息俾貧困者咸得厥所公之澤被生靈可數計哉雖然天下事始每患其難成繼則虞其易廢思古之賢士為民興利計垂久遠轉瞬

之間視為陳迹名存實亡者往往而有使繼起者皆存我公懷保之心則我民且世世獲生全之福豈僅一時之赤子已乎此又我公之所熟慮而思託之記以詔子後也余既承公之屬復慶邑之赤子咸有所倚毗爰濡筆而為之記與後來者有所興起焉乾隆八年九月十有五日

育嬰堂記

宋辰

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聖人裁成輔相功與天地埒至治之世昆蟲草木咸安其生遂其性况呼吸痛癢與我相關者可使離衽席而投水火乎夫天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下大矣普天黎庶皆一家嬰赤也天地生之而委其權於聖人聖人主之而寄其責於司牧饑而哺寒而覆爭也禁之患也防之提攜襁褓於帷席斯足以殫為人父母之責而不辜代天牧民之心且推其意必使子復生子孫復生孫生生不已天有時而窮愛無時而盡然後乃快然其無憾我溧吳公育嬰堂之建此物此志歟公治溧一以保赤之心撫我民丁已苦水勘灾請卹戊午苦旱拈香跪烈日中自辰至午容不少弛天鑒其衷甘露立沛已未庚申蝗不為灾水不至困民第知逢年之樂不知公之督捕督屏幾疲其精偏灾偶胥莫不為民

請命其他剖疑獄以清頌毀淫祠以息妖築圯岸開鑿橋河政靡不舉心靡不盡邏者獲盜且有贓據公毅然釋之旁觀疑沮公勿顧曰此亦赤子也白寃父母責我不爲白如赤子何逾月而真盜獲向之疑沮者又轉而神明公矣數年來歲稔人和百廢具興樂登倉尊經閣縣大堂鼓樓儀門上下水關城垣太白樓與夫孔道橋梁修建不勞民力民且歡忻鼓舞矣而公未已也會

各憲論建育嬰堂公曰是我心也向之濡者有待爾於是勾稽閒項之時爲公用者得若干金庇材飾工相地於躍龍關左廼室廼堂廼門廼廡其計若干楹項不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粟  
則捐俸落成之又籍田之無主歸公者歲收子粒爲將來乳字工食之資噫公之惠我溧者何無既耶乃成功不居以爲

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心 各上憲承

元后仁民之德切孤得遂長俾嬉遊沐浴於和風甘雨中余何力之與有願邑之人不忍忘來告辰日是誠能佐

天子以司牧赤子吾民而撫摩鞠育吾者也不可以不記於是呵凍吮毫叙略如右時乾隆癸亥嘉平之朔

太白樓記

史 燾

辛酉三月邑侯吳公建樓於上水關之上作記及詩以惠余余展閱之題云重建太白樓記余曰此吳公樓也焉得復名之爲太白哉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太白之言固有不朽於天地間者不必以樓傳也且太白之於溧陽也登樓舒嘯對酒歌呼祇以自達其胸臆非有深仁厚澤之留遺也後人乃傳會而建爲酒樓今侯又踵其故址而重建斯樓推其意或欲繼芳躅於前賢哉而不知斯樓之不朽於溧陽者顧不在是也昔召伯之棠羊公之碑非以文章著也蓋其惠愛單敷有足沁人骨髓間者故發爲詩歌對之墮淚雖棠與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粟

有時磨滅而過其下者莫不興起感嘆流連不能去豈特詩酒酣歌吟風弄月徒寄幽人之逸韵已哉今侯於溧邑勸農課桑除強鋤暴振興文教百廢具舉其足令人謳思者媿美兩公矣而其記曰晨炊無缺夜析無訾禾黍之榮枯收獲之豐歉皆欲寓於目而徹於心則侯之留心民瘼而情見乎祠其於立德之旨又何如也至其記之豐瞻詩之俊逸足與太白先後頡頏亦自有其不朽者今卽名之曰吳公樓誰曰不宜後之登斯樓者觀景興懷知所景仰務其遠大以惠吾民則侯之德又不止一時一世已也不揣弁鄙援筆爲之記



重建太白樓記

任端書

太白之名既千古其昔所飲酒之樓亦與千古在其地者得之為光落落然若衆山有岳而傑出也又若太白方醉於此而意凌雲霄如昨日也嗟乎是鳥可使廢哉凡樓以太白飲酒傳為後人所重愛而稱道者三日任城曰洛陽曰宣城宣城之樓唐沈光記之文甚逸足以揚太白其在溧陽者名少聞於時然翼起合署東偏踞郭門瞰流水圖經縣志沿註翔實意其還自夜郎辭參謀往當塗依李陽水渡牛渚至姑孰時經行所醉游也且夫金門玉堂豪賢所欣驚要勢權寵儕人所翹畏然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曩

乃顧叱脫履復將軍而藐之揮毫如雲等椒寢於無有向非芥失洞庭氣排虹蜺颯英麗於清秋堅勁姿於金石亦何以崢嶸殿陛之上卓犖宇宙之表者哉白少喜功名好論王霸既不得志放乎神仙浩長安之酒解金龜而對季真披宮錦之袍乘青翰而浮采石嘯弄海月歌隨天風即謂之騎鯨以游汗漫非斯人宜誰當之昔之談者稱其高蹤勁懷比魯連子然則瓦屋峩峩鎮我邑宇灑江悠悠泉流載清斯樓錯乎其間且與山水而終古矣樓整於康熙己酉歲前邑大夫徐公一經之所營久而址焉荒墟之叢宿莽之合識者相弔疇其更新

今大夫 吳公古之所謂豈樂欄幅之吏也用兩漢儒者治治吾邑人政既成則以為太白有樓使其湮杳卒廢雖有他善惠可書無殊文俗吏且有愧前令尹於是出其歲奉之贏者建而落成屬為之記而遠以書來也夫以大夫之勤於民潔於官如此能不煩衆以獨嘉其事且無簿書期會之急舉廢墜以尙古人可謂賢哉吾聞有德於其土者後當世世祀他日邑之人不欲忘大夫方將與太白俱永者乎

重建太白樓記

會昌 吳湘泉 邁庭

溧陽酒樓在舊城太白賦詩其上後人遂名為太白酒樓唐末城移今治樓之址不知的在何所矣太白奏清平調後遺議放逐足跡幾徧東南凡所遊覽勸咏各郡縣分載遺蹟及詩於志說者止謂足增山川之色不已淺乎今夫風俗淳漓政治得失皆於詩之貞淫正變考之李杜得三百之遺後之學詩者俱奉為正宗余觀溧陽志所載前輩詩及近今各家所作宗派清俊大都源於李者為多然則酒樓一詩亦此地之濫觴也宗其詩則樓不可不復乾隆辛酉為吾弟鶴山治溧之五年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畢

上德意風移俗易政簡民和濬陞修城百廢漸舉縉閣邑志復詢邑中賢士夫得今樓址於水關之上捐金重建

額曰太白樓去其酒字意蓋不但爲太白飲酒留其蹟已也按此樓創於前縣徐一經未滿八十年樓栢柱礙今無有一存此日不訪而再建之後之人將并此樓址而又失之矣徐楚產也溧陽志經其手修據據史傳邑人野志間史以成書博核可觀叙云志創於宋

年其志已無存今徐志板又燬於火吾鶴山深懼焉有志斯役而數十年來事見聞異辭未易採訪費亦繁鉅難驟集乃先舉斯樓而新之公餘與賢士夫登眺賦咏觀其詩之貞淫正變得以自鏡其風俗政治而詒度舊聞又足以備修志稿本則斯樓之復得政體矣樓高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二十尺濶四楹深如城墻之址用磚瓦木灰若干不施丹漆道而望之翼然聳入雲霄登而眺之環巨境山川民物可歷歷數得所因故也既落成走招余於溧水來登其上相與俯仰興懷流連數日夜而後別去臨去固要余再爲記以補其前記之所不及詳而余亦樂鶴山是舉之所關甚鉅也遂暢其詩意以書於後辛酉四月十五日記於內署之清風閣

復除妖記 宋 辰

國有禮制民有常經所以崇正道而黜妖邪也夫妖不自妖妖由人興自井田學校之道廢而放僻邪侈之行

多於是棄人道而尚鬼道紛紛土木煽惑天下之愚民使有用之財力歸於幻妄無知久之而饑寒日甚斯俗之漸民如患風狂雖戶說以正論終不能化民奈何不窮且盜也夫禮者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治天下者使民志定於一而本源以正矣我溧邑宋季民俗頗

惑於妖賢邑宰山陰陸公本神明之德以除之廓清數世矣近日邪說漸起愚民信之牢不可破城中有五猖廟厥狀猙獰奸民借以生事棄產以諂鬼者絡繹不絕邑有前馬村居民最密相傳宋時蕩夜有光居民探測得二木箱中有木雕奇形異狀傀儡備若干陳芮二姓各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分其半每年三月杪科錢迎賽奔走若狂人而鬼矣相沿已久日增月盛宰牲聚飲費甚不貲富者貧而貧者困大害農事民力消耗高安吳公乾隆二年之初蒞溧陽也勤民事正民風卽毀五猖之像爲五賢祠扮鴉演戲之風稍熄逾年歲稔民和利興繁草唯前馬里迎賽之俗終不改公聞之嘆曰是妖也非禮也所以亂民志者也致治之世其鬼不靈今天下熙和樂業

一八當陽幽明畢照何物逞妖以血食一方使農不守

耕女不坐織擾我人民消其耳目我奉

天子命來爲吏宜爲民除害公乃於壬戌春親詣其地昇

其像至縣公堂集里民燬之且論之日賽會迎神所費無益孰若留此費公用爲一鄉築圩隄濬溝池以防旱澇乎斯時民之受惑者豁然悔悟如夢初覺病初解而民志以定民妖以熄當公甫舉事時有以禍福之說尼公者公曰果利於民奚問禍福况黜邪而崇正何禍之有人皆服公之胆識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惡能去邪勿疑如此哉公復慮民之始信而終疑也因賦詩二章論之其一曰傀儡由來自昔傳華光作說賽年年可憐兒女癡歎甚賣却新絲典却鈿其二章曰枯木無靈已化煙民間省得百千錢移將修築隄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防用好聽農歌大有年紀公事與公詩是真能以禮治民可與山陰陸公之除妖後先爭烈矣則復除妖記

邑侯吳公重建廳事記

史貽簡

縣有廳事爲邑侯聽政之所安上全下布教令而宣德化者胥於是乎在敝而弗理則官徂於陋民卽於窳政疲事驟謂邑尙有治乎溧陽自唐末徙今治舊有廳事三楹明天順初燬於火爲長垣李侯重建其前軒三楹則

本朝康熙四年徐侯履常所增置李距今已三百年徐亦八十年中間惟陽穀張侯略事補葺四十年來日漸

傾仄幾於廢矣瑞州吳公鶴山以

今上御極之二年來幸吾邑初視事卽慨然以興舉爲已任顧天灾流行旱澇相繼公焚心蒿目禱雨捕蝗勘灾田賑饑口對藉拊循惟日不足無暇以爲也已而噉者哺癢者起迨於郊以勸課則視其水道之淤者濬之圩之壞者築之隄之庫狹者培廣之經野粗畢猶無暇爲也迺修築城若關以固圍於西北關復太白樓以懷古於東南關創育嬰堂以字孤更建尊經閣以勸學儲材增造樂登倉以便民輸賦上下洽邕郊阪咸理然後詎日庀材撤廳事併前軒而一新之視舊制增高尺許凡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臺

用棟椽檼拱之屬若干礎砌之屬若干甃甃瓦甃之屬又若干做載於癸亥冬十月某日迄歲暮告成又以其莢材修整譙樓及堂右之庫樓暨儀門三楹且設簡房於堂後東偏俾以公至者於此少憩焉是役也會有恩獨雍正十二年灾糧前宰失於流抵公俞士民請詳覈移解工役皆以直受雇無煩民力故工鉅而官不知費人不告勞公之因利興事皆此類也昔滕子京重修岳陽樓特遊觀之所非有關於出政治人之大者而范文正爲之記猶必推本於政通人和要其旨於先憂後樂以視公爲政八年百廢具興亦何一非籌畫於此廳事

中者願必先水道圩隄次城關次倉而徐及之其先後次第間不充足見其用心所在無一不以民生爲汲汲者乎吾邑之人行野而樂隄滄入城而樂城關橫經於學則樂閣之新翰粟於倉則樂廩之便皆所以樂其政通而人和也而况公所日泄之廳事於焉布政令而宣德化者一旦巍巍翼翼既麗且康顧而樂之以終不可誼也固其宜已余向官京師常樂聞公有所興舉今方歸里適見廳事之成也因記之以爲後事之師庶有其舉之莫或廢歟昔乾隆九年歲在甲子正月下浣

溧邑侯吳公遺愛碑記

沈元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大夫吳公既沒溧人哀思之謀所以紀公績者而勒諸石嗟乎公之治溧於今八年矣以誠化民民亦帖然如赤子之依慈母焉抑聞李蓮有言救時須救治厥道維強則誠爲實心而強爲實力也故曰視國之所急而圖之者強視國之所壞而整之者強視國之所重而慎之者強我公其有兼善乎夫童林不可以復斤枯民不可以復涸當公蒞任之初此芸芸者亦幾枯矣已午之歲水旱頻仍時則軫念瘠溝興時扇賜戴星而歷既脫沮如之鄉孰策而書鵠面鳩形之戶溧之荒於歲而不荒於人者皆公之爲也又念年不順成當預修人事濟甯

河以深水道築圍墻以峻隄防方之史起之灌赤函鄭渾之開稻田無以過之嗣是城隍有修以固圍也倉廩畢建以積儲也屬事維新以敷政也而且堤則名蘇橋亦誌蔡樓傳太白應號庾公堂育羣兒咸稱召父夫孰非我公之勤其民者乎至於尊經閣之毀於明百餘年而復興所以光庠序也邑舊誌之不戒於火六十載而重輯所以徵文獻也蓋自荒政而外所爲百廢具興者如此乃若造士而桃李在門也課農而桑豚徧塗也教民以節儉而先之以菲飲食惡衣服也正俗以喪祭而戒之以棺無蓄哀家無梵噀也所尤難者神明足以雪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覆盆如戴埠汎之獲賊解盜一鞠而知其匪真盜在也正氣足以除鬼形如前馬村之賽會有禁一舉而焚其牛鬼蛇神怪怪奇奇之傀儡也他如獄訟無竿贖鞭朴無濫刑回賦不溢絲毫粟米不浮顆粒八年之間奉公繫已蓋美不勝書矣凡此皆視急而圖視壞而整視重而慎以此培虧何虧不長以此起微何微不壯是則所稱爲上凋下者也非下炎上者也然而我公之心力竭矣自吏治之弊簿領爲勞無關肥瘠苞苴是競孰問噢咻而公於病革時聞雨聲猶慮額於二麥此其念念憂民何如也然則公誠一方之保障

聖世之循良乎生爲慈父沒爲神君行當世世沮豆於吾  
溪而吾溪人之頌揚明德相與寄一世之思者在此石  
若其銘心碑口不緣歲久而磨滅者石何有哉石何有  
哉公名學濂字遷周號鶴山江西瑞州高安人

已未春里民呈公救荒記將刻石公辭焉此則於公  
身後勒之貞砥者文雖不工其以是石爲墮淚碑乎  
時邑志鏤板未竟附之卷終志公績也亦哀公之於  
是書終也 元稹并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六

墓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七

藝文四

序

秋夜送閻五還潤州序

唐駱賓王

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  
開筵浮玉竿之樽於時壁彩溼虛漏輕光於雲葉珪陰  
散迎搖碎影於風梧難桂醕蘭缸輕淹留於一夕而青  
山黃鶴將惆悵於九秋請勸四言俱申五際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趙郡李華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  
挺梁國鄆陽忠烈王之後會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  
官縣丞咸有位不尊至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  
尉桂州叅軍秘書正字河南叅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  
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運帥表君爲揚州功曹  
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嵩  
濮因之遷耐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十天下儒  
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叅軍也  
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

君為慢官離局奏請罷職為河南叅軍僚屬多嫉君才  
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  
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英壯  
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  
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  
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  
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  
千寶著論近於王化根源此外皆夔絕無間近日陳拾  
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已  
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二

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也  
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眾求  
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  
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  
序力疾直書云爾

仲秋奉餞蕭郎中使君赴潤州序 劉長卿

皇帝臨軒軒食憂濟在人擇良二千石與之共理民有  
疾苦得以安之吏有侵漁得以去之為風化之本繫黎  
元之命不其難哉故內外闕官自卿大夫以下多責成  
元輔唯剖竹分符之寄決在禁中又以政貴有成化難

數易至於理行超異公論當徵但增秩賜金或移典大  
郡而已由是我蕭公建隼茲地化行五年漢廷羣公方  
待以右職而竟有南徐之命蓋天子憂遠人緩徵拜也  
公才可以濟物德可以化人五行之用備四時之氣足  
不立法而去弊不示禁而止奸寒者有衣饑者有食百  
城萬井若眾草之得陽春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詔  
書既至公乃向闕北拜要月章遂行南徐之人望公如  
歸此邦之人去公如失千騎照路出於東郊男女滿野  
壺漿更奏泣涕以送邀遮以留或攀我車或維我舟臨  
風鳴笳慷慨高秋君子是謂有古人之遺愛矣凡工文  
者得無詩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招隱寺上方送馬典設歸上都序 權德輿

扶風馬諫茂直直方中和之性發於恬曠放言遺詞示  
有餘力知名舊矣故相得甚歡觀覽其卷則警會心府  
三復不倦若霜鴻清唳松雪孤映或諸生所不能至者  
而茂直至之且多持操尤病苟進故調於南宮仕於東  
朝戰勝無悶官閒更適適相遇於南徐俄愴離居官局  
所係言旋上國予乃與一二踈放之客詣精廬上方王  
人又以嚼茗籍芳代夫飛觴舉白元言至論代夫握手  
流涕時物且舉靈臺曠然晴江有楓千里在目茂直深

於詩者衆君子以詩賦之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參軍序

權德輿

今年羣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十數與廉舉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解巾參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掾周衛叔氏簿郊城代耕話別愆時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況爾文敏修潔潔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詞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必自卯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束以紳珮烟霞井田如在目前舉白祭輒離憂加等尚書公以政成事簡鎮安一方幕庭婉婉多我之執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四

爲可知聞然日章嚮吾所謂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年三月醉後序

送焦千之序

宋劉放

放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史亭長門幹街卒遊微膏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遺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

給廩役憊愚無智貪詐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咎僞

膠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

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遊學四方以崇名譽然

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

而察舉之困難矣前午天子裕祭宗廟施慶天下閱太

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

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遊學成名者

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用有司策問以經術之

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二人吾

所素識者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

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

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

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

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子

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教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

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

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

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

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儔至三聘而

後幡然改志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

可誣也吾甚慕之於焦君樂道焉

潤州類集序

會 收

潤州春秋所書朱方也麻氏鑿之因曰丹徒孫氏城之因曰京口晉人渡江僑立州郡至宋齊陳曰東海獨梁曰蘭陵而皆以徐州治之隋一天下始為潤州唐謂建康諸縣屬之故更以丹陽郡名之又以浙江諸州屬之故加以鎮海軍額蓋朱方之重非一日也江山清絕襟吳帶楚芙蓉名樓甘露表寺幽賞麗觀不出城市水嬉則焦盧裴巖相望于西江之中陸走則鶴嶺鹿泉映帶於南郭之外秦潭慶井則暴君辰臣之可鑒戒謝堂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六

潤則賢人端士之可想像其遠若碑書十字泉沸四井則餘光遺烈風動千古青童馬跡紫陽鶴馭則洞天福地事隔人境下至練塘諸湖荆溪簡瀆之類涵清蓄潤浸灌田野或能吏之所建立或隱士之所棲息詩什為之感懷文人為之銘載鈎綿葦布境內不可勝數則東南他州豈能過之國朝逸守未嘗輕授歲在壬戌朝議許公來領州事公至之初歲荒民饑則躬為之發廩歲凶民疫則躬為之發藥大抵以仁蒞政于是人悅氣和雨暘應之比其次年楚登于夏稻登于秋蠶者衍絲績者衍麻訟簡政成乃於暇日佳與賓僚共江山之勝登

高賦咏以侑酒而又多識前人詩章吟諷之以為樂因謂收曰前世之徜徉于斯者不知幾人也其歡悲感發志見於言而磨滅之餘者猶在也可為編次當刻諸牘收乃採於諸家之集始自東漢終於南唐凡得歌詩賦贊五百餘篇釐為十卷名之曰潤州類集竊謂先王之巡守也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季子之歷聘也觀其詩而知其國考其宴享之禮登歌造賦而又可知其人之得失詩之不可廢如此則公今集之意也然前編往載固亦多矣所集止此不能無遺當俟多聞補之異日類集既成公又命收序之輒序其槩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七

送錄事司達魯花赤薩都刺序 元俞希魯

聖朝制天下為路府州縣路又設錄事司以掌其城居之民獄訟錢穀工役簿書期會之務一與州縣等非若古錄事叅軍惟勾稽案牘以糾郡事而已潤雖齒下路然當南北衝要為江浙重地其民具五方之俗達官寓公第宅鱗比而窮閭敗室洞察尤甚故往往號為難理達魯花赤燕山薩都刺君天錫之始至也設格闌閭而制權衡焉俾市物者各得其平天歷己巳歲大侵民嗷嗷饑甚官出粟捐直以糶君慨然曰民命如縷縱斗米三錢錢從何出乃為辭白太府意氣懇激於是盡發倉



原以濟焉既又勸分鉅室餓者食病者藥死者殮流離者轉移以口計者八十餘萬多賴以生民張成等四家俱通官廩府議徙居他所君請於府曰窮民當歎歲餉口之不暇毀其屋而逐之是致之死地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不允適君以送兵仗赴京師北行取白金壺賫緡錢百呼四家與之使各僦屋以還府聞之愧而止又卜媪者鄉里稱悍婦一日詣庭訴厥子君察其非罪謂媪曰母道貴慈今汝妄加罪汝子使汝子當罪汝得無悔耶卽逮其子械送獄媪果叩頭泣請曰兒實無罪幸見宥君再三論遣之媪遂爲慈母而子益孝時郡守有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八

通幣法平穀價修廢補墜凡職之所當舉者知無不爲故三載之間吏不犯民不欺而其旣去也則宜思之者衆矣君丁卯進士也嘗謂選舉得人前代故不論自我朝設科以來蒐羅俊彥濟濟在官廉聲能績烜赫中外然則儒者之效誠有益於國家也觀君所爲如此其去是而登要津據華貫使益展其抱負將必大有可觀者焉其行也郡之父老道其事而屬予書於祖行之帳云

贈丹徒令呂君序

明王禕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爲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爲令耶今之爲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箝民近乎猛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爲令耶予爲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無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行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爲於今世耶抑爲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

鎮江府志

九

取民井田什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爲急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箝之以威以警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從政者所樂爲哉詎於勢故也故曰爲令於今日者亦誠難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從善使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平易之政非醇厚恭敬之士而孰爲之也今在上之人知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十

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爲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尚威智武夫俗吏之所爲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試嘗之以爲之兆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爲僚友於其行屬予爲言書諸簡以贈敬夫子惟敬夫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推論之益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質之其必以爲不佞矣夫

宗忠簡公奏疏序

方孝孺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

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痍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鄰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十一

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旣人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

地可迅掃而平豈有感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于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忘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于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論之使知此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玉雪齋詩序

楊士奇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兔置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旣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可爲世道慨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歎咏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首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若天下無事生民又安

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淪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于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余竊有志斯事而材質凡近徒勞而無成間或一遇能者未嘗不歆豔嚮往之居兩京三十餘年所得公卿大夫之作今大理卿京口虞公蓋其傑然者也近得觀其玉雪齋集古近體詩總若干篇皆思致清遠而典麗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蓉天然奇質神采高潔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交錯左右而天光雲影酬應不暇而皆得夫性情之正虞公蓋偉然上追盛唐諸君子之作矣而論今公卿大夫之作足以鳴國家之盛亦鮮有過于虞公者焉公學博材裕洪武中以儒發身歷事四聖當重熙累洽之世出入中外三十餘年所治皆要職更事之多而精斯其詩之所由昌歟公今以明刑爲上所信任下則四方恃以爲平蓋古臯陶之職也夫明良喜起之賡歌臯陶所以弼成有虞之治者吾何幸尚于公晚歲見之乎輒書於簡首而歸之

太醫何彥澄挽詩序

王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余友彥澄何公在太醫院二十餘年仁宗皇帝最信任之用藥多出御批彥澄進藥輒收奇效由是寵遇日隆京師公卿貴人以至閭閻細民有疾多走其門求治公不擇高下皆爲治之凡其謂可者無不愈其不可者卒皆如其言蓋其心仁其術精故其所施無不效予交彥澄久居相鄰食其德也多矣今益衰病益滋出方恃以爲安而彥澄卒矣嗚呼此子所以傷悼而不已也然豈獨予傷之凡公卿貴人以至閭閻細民莫不傷之也方其病時予亟往視之公自謂不起而予輩之愛之者方幸其速愈也孰知其言之信然耶嗚呼子既衰且病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志

求安復何所持哉況與交又甚久雖欲不傷悼可得邪予嘗謂醫者聖賢之學也必其心仁厚然後能施德及人今之爲醫者衆矣視財利之豐約以輕重其施而於病之可否則後焉或妄爲抑揚以大肆其貪戾甚且知其不可姑爲好言以鈎致其財利若此者皆仁之賊而余友彥澄之所深惡也彥澄既薄官秩不受視富貴如浮雲故其心仁厚而施德于人爲無窮乃或者謂彥澄既已獲夫上矣終未仕以卒彼不爲彥澄者反尊榮而久焉余獨謂彥澄雖未仕而仁惠之施與夫清介之行自足以不朽彼尊榮而久者惡知其不若彥澄哉士大

夫之傷悼不已者皆爲哀挽之詩予故爲序其說使觀者知所擇云

送鎮江府推官鄭璉序

薛 瑄

刑政之大者用之當否民之死生風之哀樂由焉故古今重之必慎擇其人以司其事如今外府之推官一郡之刑獄其員獨其事專刑苟有所不可皆決之於已非若他法官獄有所疑者猶有同官可與共議其當否是其任不亦尤難且重哉歸德鄭希古以貢士問理秋官近有鎮江府推之授其友人趙紳合凡交遊徵辭以祝其行予嘗知希古之爲人純篤寬易今又歷事秋官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志

其于制刑之宜用刑之要講之悉矣以鎮爲東南大府江海之民苟有不得其平者咸于府推乎是直希古之往其可苟乎哉必悉其所習者推之折獄之間而又本之以清修潔白行之以忠厚明決要使怙姦稔惡者無以肆柔良單弱者得以伸則刑清止惡之意流衍于一郡而積樂致和之風可期也吾聞古之治獄平者其後多昌累而爲公卿者有焉若史氏之言可信希古能盡心於獄事其子孫自此昌矣

鎮江府先賢錄序

廖 莊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守

范文正公仲淹秘閣修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三賢蘇州太守四明姚君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謂鎮江古之潤州實東南巨鎮人物豈止此乎退而考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洪先生興祖凡二十人白于巡撫副都御史劉公建祠于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允焉而郡志事實不詳復與同寅通守湘陰劉君文徽考摭傳記訪于故老于是事實頗悉編次成帙名曰先賢事實欲錢梓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其用心也至矣走書來南京因秋官郎中張君恂徵子序之予因閱之其第一卷曰高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焦光宋劉公宰第二卷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六

曰忠節則唐桓公彥範宋宗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三卷曰相業則宋蘇公頌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宋洪公擬王公遂第五卷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曼卿邵公允第六卷曰文學則漢包公咸吳韋公昭唐馬公懷素許先生渾宋焦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范文正公事實不錄者非郡人也先之以像贊申之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及名公碑記弔祭之文皆載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氣以寓理理以主氣苟專乎氣則其人必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必失之柔善理資氣氣助理斯無所失矣若潤

之先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無有偏失故發而爲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煥乎照于當時炳然垂諸後世足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也然非都憲劉公則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貳則事實又豈得而詳乎惟茲先賢事實板行于世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法將天下士覽而取法焉噫君子之于平時養其氣明其理出處得其正始終無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季子之仁義沒而孔子題其墓桓公之復辟除奸宗公之以死殉國陳公之直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尤人之所難也今人取法先賢初若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七

知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爲郡而急于此其所先務有志於先賢者歟若將與之齊驅並駕所至之地相先後而有光也莊亦竊有志焉因序以歸之

韋秋山詩序

楊一清

潤州故多詩人國初顧利賓郭天錫戈仲京俱有名詩壇然未脫元末氣習視虞楊范揭諸作家已不逮況可班諸盛中唐間耶顧自諸君之後名家益寡予成化初僑居鎮江得丁易洞先生隱居教授名能詩根極理致而格固宋元家也宏治間得易洞弟子韋秋山詩名尤著深沉蘊藉成一家言鄉人士從之學詩者甚衆今日

庠較至閭野凡負才藻以聲律相高者皆其徒也秋山學道安貧不求聞達蕭然環堵中屢空弗厭郡邑大夫招致之非其人輒避不見鄉論亦多之稽其行不忝其文顧不壽以歿後二十年有奇矣其所著作多散失不存羽士何守懸嘗從學詩哀其遺藁得若干篇將屬秋山門人台州同知俞君燦刻以傳請予志一言予讀宋詩嘗愛陳后山亦於其行不於其文也后山有壁立萬仞之氣如冒禁送子瞻忍死却緼袍之類皆非世俗所及秋山伉直矯厲庶幾近之今後進之士以才美相雄長習奢街靡以爲常聞秋山之風當稍知改革否則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大

今作者何限板刻遍天下又安用刻是爲哉秋山名椿字大年姓韋氏秋山其號潤之丹徒人

恩壽雙慶詩後序

王守仁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歎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徵詠之而長歌咏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

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不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宏乃德遠乃猷嘻嘻且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尤

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起赤子之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憚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裔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斯太史之序詳矣

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京口三山志序

顧清

山之有志本禹貢山海經周禮職方氏而廣之宋范至能之桂山近代之石鍾皆是也北固金焦為京口三名山其形勢之雄風物之美文人墨客之品題皆足以勝於天下而未有為之志如桂與石鍾者山之僧以是為闕典也稍哀集其事各為一編志於此濫觴矣然統紀未一篇舛舛訛間或失之蕃蕪溺於神怪而遺其大者亦有之平陽史宗道以名進士來為其郡推官聽斷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序

暇覽而興焉乃謀諸郡人張君廷心彙而輯之合為一書曰京口三山志既成不遠數百里走書雲間屬為是正而後遞付之梓人廷心舉于鄉與余為同年史君博雅好古又余所習知也意不可以虛辱而三山者近在吾鄉邑間舟航南北今老矣追維平生非局於程期則累於憂患雖褰篷引領神爽飛越而嚴蘿磴薛之側猶未有一跡焉每披圖按牒未嘗不悵然與懷意奇觀勝賞亦必造物者有以予之而昔人所謂意行所謂臥遊者特巧于自遣而終非其本情也乃今因是編而得以盡窮其勝龍宮塔廟之外至於林谷之杳遠泉石之幽

奇厓鑿水刻之瓌犖譎怪之跡莫不羅列並進舉集於目前而無一隱遯異時肩輿徑造不問主人而所至皆為熟境頭陀元老諸公亦不以予為生客也則二君之惠不既多矣乎乃為畧詮次其後先考訂其疑闕定為若干卷而述其大意以歸之中君名魯張君名萊宗道廷心其字余所從考實者北固山僧存景焦山僧智鉉始來致史君意者余同年友王君國儀終志事者新守羅君遵善也

送申伯溫令丹陽序

何景明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為進士二年補丹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序

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久試志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眾志弗率也職序弗則也事權弗歸曰尸眾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眾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於國都者行於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夫行矣皇郵顧

額如或弗行燕息又安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  
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  
艱子則弗能夫一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  
文武善善而惡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  
知愛有禮智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淫夫  
行人之所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必悅是謂忘利故  
順上獲譽弗爲也逆疆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  
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予曰艱矣丹陽能之何  
子聞之曰予子尚行而誦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  
治備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續刊漫塘文集序

王泉

宋漫塘劉文清公既沒遺文散落我先正實齋先生哀  
輯爲三十六卷并語錄十卷序而藏之未及登梓而理  
宗命取入秘閣以是海內無傳焉正德庚辰余讀禮家  
居既襄事往京口謁謝大學士靳戒菴先生得見斯藁  
喜不自勝乃再拜請歸圖梓行而力不逮求助於縣大  
夫任君象虞僅刻成詩之四卷而止今幸蒙恩綰郡符  
乃克晉俸餘完繡于梓嗚呼公沒三百餘年而遺文始  
出又十年而始傳是惟艱哉惟公之生也不求聞達於  
當時則其沒也豈欲必見知於後世文之傳不傳烏足

爲公道哉顧斯文之寄後人之思有不容泯焉始公因  
親老家貧不能遠出常以不及登朱子之門爲恨其在  
鄉校也從丹陽竇從周湯靜一遊後爲議真法曹則事  
石宗昭其平生相友善則李宏齋胡伯量趙昌父周南  
仲游九言葉水心袁絜齋真西山魏鶴山李道傳昆弟  
故雖未登朱子之門而見道之真體道之篤衛道之力  
蓋有踰於及門受業者文章特其餘事也覽者當自得  
之

丹徒縣州田誌序

茅坤

郡太守巽峰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野之利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既入於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訟鬪卿大夫之  
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委積故時供張宴飲車  
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所由腴民脂理以赴交締之壑  
者悉已罷去司諫荆川先生記行事書而藏之名山矣  
先生復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  
見故爲公移以田之塗滄不分則民有血氣不能無爭  
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贏縮無式則司費者或起  
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  
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  
凡若干卷刻既成其隸邑吏茅坤乃讀而題其端以告



繼今日之有司者曰是法行其費入於公府其出入悉總於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出入故嘗按書者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籍以爲款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紆求以納款澤中復惟上官者之所延頤浚澳河忍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于有司嘔嘔焉詭言搖亂而去之唯恐其不早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況至于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峰先生之所望于有司也子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民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

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競擊鍾鼎食之富當其苦之然而齊人死鹽筴粵人死瓊翠利之所在民共惑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內況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帑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蓋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義者

呂江峰集序

李開先

古有建安七子大歷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力呂江峰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澹唐失之軟弱而失之深晦者陳失之踈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楊德祖書備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集與大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歷詩人各有評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於其間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并周易象旨決錄

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予亦彙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一厚册惟江峰不知其集之多少存亾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頗有次第已託桂陵胡子爲之後序而以前序屬予予方爲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爲之序其概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雖爲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則沉着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三山志序

屠隆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余登三山然後悟天地靈秀瑰異跌宕之觀無盡而六合內外之變幻要渺而莫可究詰者何量也夫茫茫元氣豁衍翕張而出之聚而成象名之曰天聚而成塊名之曰地又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山川之大者是爲江海而江海之中又復有山東方朔神異經所傳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大海中多珍禽異獸靈藥瑤草往往爲高情勝氣者所盤慕又相傳以爲巨鰲戴之橫波乘派世罕得登幾于恍惚汗漫而所謂金焦北固三山者在潤州靈說空澗庶幾大海三山之亞北固峙潤州北頓臨長江沙岸若崩海門若畫業稱南徐巨觀而金

焦兩山則屹然大江中流琳宮金刹蓋其上而鼉鼉蛟虺走其下極煙雲之吞吐洪波之碾擊古今之遊遷朝市之互更人物之銷沉而了莫之易也振衣崇岡濯足長流頽仰之間何其適也美哉斯觀標韻者可以濟勝抱奇者可以宣藻立功者可以扼險知道者可以觀化曠朗之士棲迹清曠島嶼中起洪波四周畫大江而若之纖埃不到自爲一邱與市廛隔絕每當煙銷霞散潮生月出海天萬里一碧無滓灑然樂之超若羽化蜉蝣塵壒如古焦先者流穆乎清風直出六合之外故曰標韻者可以濟勝文人名流登而捫焉覽其幽勝收其巨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麗而吐爲瑤華文采照乎江山而名字留於千古如張處士孫宗正名章秀句至今與此山爭雄故曰抱奇者可以宣藻英雄經畧之才乃心王室憑高眺遠顧瞻形勢澤國設險海門雄踞扼咽喉而守要害則萬夫莫能濟姦人不敢窺而大江南北高枕而臥故曰立功者可以扼險江胡然而流山胡然而峙其翕蕩而不泐也孰爲之宰其浮空而不墜也孰爲之根是天地之至妙也故曰知道者可以觀化而又在東南內地與三神山之遠浮海中恍惚汗漫而不可究詰者異矣其地勝其形奇其本巨其理核故足賞也萬曆辛巳冬日余陪都憲

宋陵呂公登三山公言于督學使者斬水李公李公欣  
然命二博士治三山志而以前序見屬夫天下名山其  
高且巨者無如五嶽其神秀而幽邃者無如三十六洞  
天其奇峭而險絕者無如峨眉武夷今三山高巨不及  
五嶽神秀幽邃不及三十六洞天奇峭險絕不及峨眉  
武夷而空曠有之又兼茲四美庸可無紀乎都憲督學  
兩公咸當代名賢鉅儒一時咸以觀風而來覽物紀勝  
行垂不朽而余得以職事厠名其間則厚幸矣山靈有  
知又寧不愉快此舉也耶

貞錄序

蔣德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予嚮以記事入盱江則聞蓋藩某鄉君許字某千戶子  
八歲殤鄉君幼即誓不再字及笄往舅姑家成服修婦  
道甚謹盱人歌咏之環爲言于當事此奇女宜亟旌而  
鄉君年裁三十許耳比復得丹徒吳公九見之姊姊許  
金沙曹生年十四而生殤即力請于父奔夫喪哭甚哀  
殮已卽還父家跌閉一室斷葷血禮大士誦經五十年  
一日也課二弟以已未戊辰連舉進士與其弟遊者皆  
知有姊呼曰吳貞姊或曰貞姊不女不婦宜呼爲曹貞  
室然室卽婦也陳眉公先生曰在吳稱貞女在曹稱節  
婦宜兼署曰貞節蔣德璟曰以爲姊緣弟名未緣夫名

也以爲婦緣夫名婦其名未婦其實也然則奈何古者  
女子之字也其姓從夫其名從父春秋書紀伯姬鄆季  
姬宋共姬之類皆名以父姓而其姬獨稱謚公羊曰其  
稱謚何賢也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婦義事也蓋以逮于火爲過而夫子賢而特書之至刪  
詩于變風首衛共姜自誓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  
天謂父也言其父母不相信也然而皆以謚顯列女傳  
書楚昭王夫人漸臺事亦曰貞姜易曰女貞不字女言  
貞婦言節夫人也而謚之貞猶以女待人之義格之也  
吳氏姊以夫則曹以婦則吳以不字則貞宜書之曰曹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貞吳以附於共婚共姜貞姜之列難者曰彼二姜一姬  
者則旣字矣吳未字也奈何夫貞則不字之稱也惟不  
字故稱貞字而矢靡他則節之而已矣雖然未盡也貞  
吳非獨能婦也更能爲子世有女而老於父母之膝下  
者哉曹娥饒娥死孝矣未若生孝之愉也更能爲姊魯  
義姑姊抱兒子而棄其子聶政姊欲名其弟而死弟之  
旁皆非比獨辛憲英教其弟做差相似耳而子更爲貞  
吳幸者及其父母二弟皆異人也父母壯其志而成之  
共姜之父母不如二弟能自成名又能名其姊而布之  
憲英之弟不如也令甲節婦年非五十不旌璟祖母吳

太恭人二十一而寡九十六而始旌蓋以先受家君封故雖恨其晚而猶幸其有百歲之壽若貞吳與益鄉君皆以童稚抗志與日月爭光終身處于千百年一再見耳此豈可以常格論者予故並表而出之以見國家風教之盛而并以告采風之臣使早爲之表章以附于春秋特書之義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國朝魏喬介

玉堂鸞坡文章之府也故文章之士必歸焉文而發之于詩文之尤易感人者也是以春秋大夫燕享之際賦詩見志而漢唐以來文人罔不厭飫於茲其光燄之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辛

者一時傾慕奕世傳誦焉乃說者謂詩必窮而後工彼東山幽風諸什行行十九首之作豈盡騷人逸士之所爲耶大約國家值昌大之運光岳氣闢貞元會合則必有英偉魁頓之彥起而申暢之宗方城有云朝廷使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也壯哉言乎余於詞林諸君子雖謬叨同署而東華奔走聆誨之時頗少蓋自癸巳甲午以後諸同人散而官於四方或存或沒唱和之事遂成絕響矣今年夏初張君素存以其所爲詩示我曰公言詩已久必有以益我也余讀未竟而光氣逼人若干將之燭於牛斗并刀之剪夫

秋水也若驟襲之不可羈勒而江河之一瀉千里也則喟然歎曰是其宣揚昌大之運而以文章名世者乎雖然詩之爲教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以不親風雅其學之所自亦往往有傳昔杜子美謂詩是吾家事而實本於祖審言蘇子瞻筆舌妙天下而實本於其父明允今素存曲江風度玉山照人顧循墻僂僕其身弱如不勝衣其言响如不出口蓋本於公選先生之教是其於詩也以秋實蔚爲春華而非僅譬龍繡虎爲世人玷璽之赤幘已也余故述而序之以質諸今之爲詩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壬

顧濂宗道學正宗序

張自烈

往予瀏覽黃卷道統正系圖自伏羲洎王守仁凡二十一人已又獲刻溪周汝登聖學宗傳伏羲逮漢唐宋諸儒合荀泐楊雄凡六十三人元許衡吳澄黃澤凡三人明薛瑄迄羅汝芳凡二十三人它醇疵不具論獨怪周氏方昭闢聖學乃推獎荀楊與孟軻董仲舒並稱若是者豈足垂訓後世哉一日友人濂宗顧先生出所編道學正宗示予其書自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續顏會思孟宋濂溪明道伊川堯夫橫渠龜山六先生考亭朱子殿焉兼博采諸儒圖說語錄多所證據錄其極醇無

疵者著于篇諸邪表偏諛者訓勿進由是以正衛宗以宗翼道源流不紊次第較然予益信宗傳頗謬而因歎是書之爲慮深爲功大也蓋自道學衰微言垂絕迷虛者入佛老剽掇者泥訓詁甚則騁臆見叛聖經如歐陽修疑圖書不足信謂繫辭非聖人作說詳易童子問楊雄以元準易識者譏其僭而司馬光復著潛虛擬太元子竊心非之至於叅稽失實則胡五峰謬以己意增損通書明何塘管見則專指擊通書正蒙皇極經世自兩秩出周張邵諸君子右它若蕭漢中卦序圖田藝衡始天易管志道乾龍義林兆恩心聖直指雖時有發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卒未能折衷大道弊與叛經佛老訓詁等耳況朱子以二程續孟間嘗注太極通書濂學未甚著程伊川推明道得不傳之學于遺經濂溪師授說皆不能無弊甚矣後世著書明道若是其難也今濂宗獨擯排衆喙洞悉指歸發程朱所未盡俾學者曉然識所嚮方益不獨遠邁正系宗傳而已然則予謂是書慮深而功大非阿私所好無疑也嗟乎學者倘由此而進求之道學庶幾不爲百家異說所蔽也哉

贈夏氏節孝序

李 霽

古今惟節孝之理其興感人爲無窮而其食報於後也

必厚以大余嘗執此以相天下百不失一而尤於京口爾範夏公益徵信焉公長嗣隣湘太史以歲丁未舉南宮奏對稱指擢傳臚高第讀中秘書余以是時得從諸元老後讀太史所獻策湛深汪濊學有原本夙爲公輔之偉器及進而詢其梓里始知其出於京口節孝之家而後嘆太史之鴻名駿譽聳然于九天閭闔之間皆由家世之節孝所醞釀而出非偶然也爾範公幼孤母王太夫人嶄然栢舟自誓子夜機杼一燈青熒每當霜月烏啼寒風鳴條之際太夫人未嘗不撫公絮泣勉勵公備切且至也公幼具至性聞太夫教輒徬徨感動不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自己太史長公時舉太夫人之所以教公者教太史以故太史髫年即讀書攻苦期顯各天下體公之所欲報太夫人者報公以報太夫人迄太史列侍從校禮闈太夫人時尚色笑無恙公盤旋膝前依然孺子之慕聞教傍徨感動不能已也仍無異子夜機杼一燈青熒時然則當日之霜月烏啼寒風鳴條此中有鸞坡風沼在焉嘉穀之獲也不獲于獲之日太史獲之日也節孝相成疑結而爲嘉穀也非一日已余故樂爲序以贈焉

兩張太史制義序

熊伯龍

人而能文難矣父子兄弟能文則益難父子兄弟能文

難矣父子兄弟有道而文則尤難古之父子兄弟能文者帝王家莫如曹氏士大夫莫如蘇氏今執塗之人而命之爲曹氏必勃然怒命之爲蘇氏必驟然喜豈賤帝王而貴士大夫哉彼其所以爲父子兄弟者蓋不可同日而語矣余故曰有道而文者爲尤難也乃今讀兩太史制義而論其人可不謂賢乎夫制義非古也然昌黎原毀諸篇已有漸趨入股之勢至於有明遂與氣運相盛衰古人而生今日未必不窮年盡氣於此矣公選張公嘯起

本朝冠冕南國摧陷廓清微言不墜余二十年前之王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充也久之素存先生以辛丑會魁禮存先生以丁未及第第二人先後官太史人不多其遇而多其文眉山一瓣香轉而之南徐焉可謂盛矣乃禮存太史爲余言不肖兄弟甫及毀齒兩版一檠遂與俗絕亦惟是我嚴君之訓詞藝諸錯諸懼其爲一家言無以厭服天下士也余應之曰今世所稱天下之士尚有踰於君家兄弟者乎孟宗之母以大被貽子冀其招貧士之臥聞君子之言亦門以內鮮才子耳使有伯淮仲海之才之美而自幼至長依依硯席含英咀華如其乳湏賞奇不益樂晰疑不益精乎抑余又聞素存之上公車也禮存忘已之

未售而裹糧相從羈旅之勞登朝之喜一如素存所自爲者及禮存危得危失至於再三素存亦忘已之已售而庇其膏火相其估俾夜兩連床墮涕繼血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嘗讀而悲之如兩太史則棠棣可以不作矣近代科舉之法取士則欲其如古人而教士則不必如古人以致南陔白華廢則俱廢孝友廉耻缺則俱缺求其得人如博之中呼又何可望哉吾於兩太史悠然張仲之思依希小雅之作於世道有無窮之幸焉故爲言其有道而文者如此至其文或經余僭爲論定或膾炙人口已十年皆必傳無疑者可以不言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陽彭山春望詞序

湯斌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畫舫籃輿口幸其下而未有知所謂陽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峰危嶽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卽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及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陽彭山春望

詞三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聞見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余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靚冶之區治園亭臺榭極歲時遊覽之娛白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瞻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淒蒼也夫天下幽巖邃壑徒爲樵夫漁子所栖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詞流傳于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詭爲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倭爲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夢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也故余謂仙宮佛窟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陽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文槩序

程康莊

皇清受命二十二載

上方持乾符通肆覲求俊又車書方物大小之國畢至文治已極於是天下文章之士沈辭拂悅各程其材以效伎美風發泉流務極宏侈之觀京江何子雍南程子千一方少年天資雄邁喜論著自周秦漢唐宋以來精深閎博和平淡薄之音名賢所遺莫不探賸兼綜支分而條貫矣然其言既存其論已定凡諸家之所暗記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未嘗放棄於榛莽之間因其所已然粲然備具乃二子者之選斷自明洪武迄康熙丙午幾三百年合其文辭彙爲一書曰文槩其間人止數篇雖有專家之學力誠幅盡不以多及嗟乎二子者之苦心於斯畧丁見矣夫天下之大斯文之衆紛紜駁選必體製既立然後可以辨其工拙是故有詔冊諭告制誥露布記序騷賦題跋書論說解辯議頌贊箴銘祭文行狀碑誄墓誌疏疏傳哀辭之異其體綺靡瀏亮披文相質悽惻溫潤清壯彬蔚精微朗暢平徹閒雅輝燿奇肆之異其辭天地江河日月風雷星辰霜露山阜人物禽魚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蟲獸花實草木樓臺邸第之異其變現蕙蕪揮霍所趨各殊雖有智鑒不可以強而致方其肆力於文也精思傍訊馳騫乎上下之際未始不以爲恢恢乎其若有遇也及其機見既窮岨岨底滯而後歎其途之既廣非一人一事之可以推求而勤一世以竭情於無餘者盡可悔也故理之鬱者往往言不能文言之文矣又或志泥而易亂仲尼曰言之不文不能行遠楊子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孟子皇皇周流不暇著述不以求乎隆隆之譽者以此也今之人知尚八家矣吾知其無有異也然後之致論者以韓柳之才不克爲史永叔和雅時之英

氣削公文深而暗南豐負質峻潔失之寬緩三蘇之文  
沛若有餘微傷於巧彼八家之於文益盛矣而汲汲以  
窮年者非其不及義實相妨又何論其材之下焉者乎  
故二子者之為是選也斷自洪武以明之文未論定也  
迄康熙乙巳從王也盛方始也又體無不備故人各  
以其類也然則二子者之選非徒以是槩天下也乃天  
下之文不盡槩於斯而斯文足以槩之抑將使天下之  
讀是文者推廣其意義嘯嘯涵泳而漬漸以入焉吾安  
知所云槩者不進於古所為耶不然恐天下之人貴遠  
而賤近者陋也貪多而拒少者失也拘其所見而不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汪琬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為言常也類者為鐘印者為鼎  
鐘鼎固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勲而不廢有  
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  
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  
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  
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

爭以博雅相高延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創禮樂亦  
寢慕三代之法物撝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  
數計於是李伯特黃伯思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  
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繪  
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于世今二  
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鑒賞作為詩歌以傳道之不啻  
數百言跡其風流好事其何減于前宋諸君子哉抑予  
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郟六鼎于宋說者曰取  
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  
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三

可謂鼎之不幸也至于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  
子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于窮巖絕壑浮屠氏  
之精舍固不可以郟鼎者相提而語譬諸山林隱遁之  
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  
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  
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臨在

送鎮江別駕程公貳守安慶序

董以寧

安慶據南有上流而鎮江在其下如左右輔然往歲海  
氛不靖入犯鎮江旬日即陷至安慶獨能嬰城誓守事  
平朝廷既擢安慶官僚優予世秩隨命大將軍統率禁



旅駐防於鎮江因以府佐一人理其事而武鄉程先生崑崙以文章之士來居是官人皆以爲機務重大則叅佐之難告密煩典則平反之難文武不相統而兵民雜居則調劑之難大將軍尊嚴先生一文弱吏耳豈盡得行其志於將軍哉乃先生不亢不阿而大將軍惟先生是重引與謀議惟計之是從至今寇息於郊公寢於庭民安於營武之隙雖大將軍威德所致亦先生有以泰佐之而平反之調劑之也是先生於其所難者既不難矣今以賢能稍遷同守安慶安慶無駐防之重貳守無軍政之勞居是官較鎮江爲易先生在鎮江尚以暇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

盡詩文朋友之勝而況爲其易者乎雖然安慶固南省上流之門戶而先生所職又江防也明季回左革三賊山英霍獻賊由蕪黃皆急欲攻陷此地以折江寧之右臂至海寇逆江而上其計亦然今既當殄滅之餘則全盛之勢固萬萬無此過慮而綢繆之計有當動出萬全大將軍之駐防於鎮江者一日未可撤則安慶之江防亦一日不可弛也惟先生勿以爲易而益勉於其職則將來謀最豈必如向者嬰城誓守而始有見才之地與進秩之期哉特鎮江去常州較近寧得時過先生奉教先生亦數過敝廬相與論詩文甚久今遠之難於爲情

故聊做古人臨別之贈言而爲文以送之江上云

丹徒陳生註感應篇序

高龍光

太上者吾不知其爲何如人在道藏爲道家之尊稱無上所著感應篇其能垂教多有合於古聖人之言特加詳發焉耳尚書禹有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有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有言惟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至孔子繫易更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數聖人之言數聖人渾括言之也渾括言之可以離此數聖人之言數聖人渾括言之也渾括言之可以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四

教賢智不可以教愚不肖且古之生人醇朴善多而惡少其間閭里黨塾道鐸官師化導之法甚詳而有則又能勸懲之以賞罰迄後世人心僞薄化導之法徒具奉行之意漸戾爲惡者多爲善者少而賞不足勸罰不足懲深心救世者卽反覆痛切言之猶恐讀者罔知警醒爲大憂耳余惟唐虞授受不過十六字而止至後作謨作訓作誥作誓代愈降而言愈繁孔子生周末設教立說已不啻千萬言於刪書繁易外復爲之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蓋其詳畧實係乎世運所爲亦不得不爾之勢也夫春秋一書以空名定功罪而亂臣賊子莫

不知懼若此太上所著感應篇既為疏列善惡禍福條目尤諄諄懇懇警醒以神鬼較大易神道設教之旨頗有相符契者昔朱大儒真西山先生早序而梓行于世嗣後為之註釋積有百餘家余仰膺特簡出守鎮江郡丹徒諸生陳某以新刻篇卷呈請余言為序余嘉其註証詳切視從前諸本更加精進日於聽政餘暇展閱一過期以清靜寧一與閩郡共相樂善不倦而生人求感求應之心幸毋曰斯固道家言云爾故吾謂太上之說可補功令賞罰所未及而此十卷註証之說又可補太上所未及進而與前古聖人之言互相體驗可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聖

刻輓叅政石公詩文序 張九徵

少叅石公之殉也薦紳先生暨士人哭于堂編戶耆老哭于堂下羸老婦孺及遠方不能奔赴之人巷哭為位哭者相屬也逾時而慟悼不忿為哀輓之詩誄些之文以祭奠自薦紳暨士庶又相屬也已合辭上請崇祠祀公且彙輓誄之詩文為一集付梓既廣公遺愛且風厲有位屬予題數語首簡予卒閱而有感于直道之在人

遭遷謫頌聲寂然未幾并其姓名忘之矣今吾黨之于公也始歎哭之如喪私親逾時則為詩文悼之崇祠祀之久而勿忘嗟乎公豈有私惠于人而人豈有所為而為之也哉無亦公早夜孜孜勤勞撫卹湛恩厚澤浸漬于人者深歟余觀治之始也由內及外卿相得人則岳牧賢岳牧賢則守令循良寓內奏雍熙之績治之成也曰外達內守令賢郡縣自無冤抑岳牧賢則省會漸臻禮讓京師坐致上理內外之任不竝重乎三代而後漢石最盛當時人主以守令為親民之職選擇尤為兢兢若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皆以德化民而龔遂黃霸朱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聖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聖

邑邵信臣輩吏治備載史傳遂致文宣刑措之盛循良之關治亂此其尤較著者也今

天子吏精求治豈讓文宣但患有司不能宣 上恩德于惠小民誠令岳牧守令得如公者數十人布天下則斯民之病其有瘳乎予養痾杜門久謝酬應于公之生也數奉話言于歿也親視含斂今于輓誄之文不辭為序豈惟不念舊府君之遺愛亦見吾鄉直道猶存其所感諷多矣諸耆老詩文亦附薦紳後詞不盡雅馴不欲改竄恐失其思慕之真也

育嬰社序 張九徵

京江育嬰之社舉於癸丑夏君爾範首事余與同人襄之衍廣陵吳門兩郡例也每一嬰月給乳婦銀三錢同社有認一嬰者有倍認三倍認者有數人共認一嬰者丙辰爾範赴道山而余董事兩載戊午則郡中紳士與新安同志分月輪執定會所於月華山之萬歲樓徵費驗乳察與釐奸各有專司頗稱嚴密規模既定遠近樂觀不意午未之秋旱魃相仍人無宿飽遺嬰在道日積月增捐貨所入不足半給蓋廣陵所恃鹽關兩使者及行商大賈吳門則撫軍藩司爲政我郡皆無之獨十數寒士呼號將伯奔馳托鉢耳相顧唏噓莫知爲計適道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聖

三兩總曰發心化一人以至於十人百人總名同善樂施遂成仁里善氣可革兵刑從此旱澇不作時和年豐且將於此舉見其大端也 郡丞吳冉渠先生選詩定論序 程世英 選詩定論十八卷郡丞吳冉渠先生所著歲已酉梓於京口郡齋一卷爲緣起論騷賦之源流更取四子之論詩與散見於諸經者取而爲論選詩之權衡其論大而有本二卷統論古今之詩分爲三際爲詩際表統論六朝之詩爲六朝年表其論精而悉以下十六卷則所論選詩條分而縷續者也其論博而奧行而貫奇渺而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聖 余蓋反復讀之而歎先生之思之微一至於此也學莫微於思才與識則率根於思以出方其思之也朝得一境焉朝而暮倏已易一境焉積朝而暮暮而朝百千其朝暮則又不知凡易百千其境凡得百千其境焉夫此思之倏得而倏易倏易而更倏得百千其境相爲回互曲折亦可云憐淡之至矣夫而後思之所極雖細至絲髮小如沙塵皆可以入而施其刻畫展其馳驟至於以絲髮沙塵之中可以容吾之刻畫馳驟而有餘也則所以磅礴於混茫者在是矣先生選詩定論成所謂磅礴之候也天下讀之者皆知寶異之抑知其思之微一至

於此乎千古以來屈原司馬遷杜甫之徒其所撰著窮功畢力傳之無窮而今爲之推夫當日亦第各極其思以止而潛神於渺遂以盡風雨蛟龍霹靂鬼物戰鬪山海諸恍忽詭異之奇觀夫以屈原司馬遷杜甫諸人所撰著則誠有風雨蛟龍霹靂鬼物戰鬪山海諸恍忽詭異之奇觀而吾謂其潛神於渺遂以有然者則卽所云絲髮沙塵磅礴混茫以先生今日之思併想見數千百載以前能思者之人其思之各不相襲各不畱餘要期於獨盡其致者舉若足而已矣先生定論採經子史之英華旁及象緯音律之學與陰陽水火之說無美不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聖

此讀者所共觀故不多贅第就先生之思之微而才與識率根之以出者聊一竊窺之如此

送黃孝子今光空上人尋師序

賀國璘

叩門來者纒然一僧偃僕憔悴益殺人稱人中報父讐爭友詣獄之黃孝子洪元也余傳孝子不及釋歸以後半孝子曰匹夫犯天子法無生理今之生者豈洪元哉立雉法爲僧稱光空空作苦行行脚今三年矣余向人言人能提斧奔稱人中殺人此其念不可以一轉轉念則退心生事鮮有濟今光空持此不轉念之一念於以人道無難者光空間是言而顧我又別我去將求師

而證道也余曰是莫如從生菴遊生菴者前孝子賀合虛遭家多難流離萬里志不反顧而生道心今已得道光空從之遊宜爲入室弟子也夫前此備極刑陷黑獄蛆蚊攢集人鬼半交百穢外蒸怪病內作孝子此念不轉性光瑩然天下可以入道者孰如光空天下能引光空入道者又孰如生菴哉持此謁生公首肯矣天山賀遜原名國璘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異蹟

題豁坍江疏

王之瑚

巡視西城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王之瑚謹  
題為糧田已坍額賦猶存函請援例軫恤以甦民困以

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恩同天地德邁唐虞蠲租減賦無歲不有尤

特念江南財賦重地頻年

恩詔屢頒固已恩膏普被惠澤均霑近因江浙偶爾荒旱  
隨

特頒諭旨停徵減賦發粟賑饑而猶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異

愛民無已截留數百萬漕米以待賑給蠲免百餘萬積欠

以省催科而更

慮民甚周已被災者得免田賦以絕追呼之擾未被災者

亦免丁銀以寬力役之征仰見

至聖至仁無時無刻不以愛養民生為念臣何敢復有陳

請惟是京口丹徒縣坍江一案所有濱江沙湖田地

已被風濤衝沒原額地丁錢糧小民毫無出產不特

荒歉之年無從辦納即豐熟之歲亦屬包賠臣竊以

為此項坍江田地實屬田去糧存非同有田有糧者  
可比幸逢

恩詔之年民得邀恩蠲免如不遇

恩詔之歲一任敲朴輸納不前查原任江寧撫臣馬祐將

丹徒縣康熙十三年以前坍江田地題請開豁又原

任江寧撫臣洪之傑將丹徒縣康熙二十七年以前

坍沒田地題請開豁查蒙

聖恩俱各准其蠲除在案惟是康熙二十八年以後田地

坍沒復多錢糧包賠日久祇緣從前督撫陞遷去任

以致未蒙題請小民賠累日甚一日若不亟予軫恤

勢必日就流離今除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已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辛

聖恩蠲免外其自康熙二十八年起以至於今所有丹徒

縣逐年陸續坍沒田地實係望水賠糧與從前撫臣

所題事同一例所當仰懇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行今查明項畝確數

特賜蠲除則小民淪肌浹髓生生世世子孫孫永遠戴

德歌功於無盡矣抑臣更有請者查蘆課田地有五

年一丈將陞補坍之例所以雖有坍江而不為民患

今此項沙湖田地未奉清查以致坍者自坍而舊管

不除陞者自陞而新增另報臣請嗣後不獨丹徒一  
邑凡有坍江之各府州縣亦照蘆課現行事例除腹  
丙未經坍卸者不予丈量外其有坍卸至五年之期

同蘆課田地一體丈量將陞補坍禾爲定例庶民累除而

國課亦不患於無抵矣臣從

國計民生起見字稍逾格未敢另繕貼黃伏乞

睿鑒全覽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該部議奏

部議該臣等查得先經監察御史王之瑚條奏疏稱

丹徒縣濱江沙湖田地逐年坍沒應征錢糧俱係民

間包賠仰懇

皇上查明此等田地畝數蠲除抑凡有坍沒田地之州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照蘆田現行事例五年一丈將陞補坍禾爲定例等

因臣部以丹徒縣有無坍沒田地小民等果否包賠

坍沒錢糧之處該督撫等並未具題臣等難以懸議

相應行令該督撫逐一查明保題到日再議續據江

寧巡撫于準會同江西南江西總督邵穆布疏稱丹徒

縣上元縣等十五州縣並太倉鎮海二衛共坍沒田

地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九十畝零應蠲銀一萬五百

八十兩六錢零米麥豆四千八百五十四石八斗零

前項坍沒田畝賦稅仰懇

睿慈自康熙四十四年以後槩予豁免以甦小民積困再

各屬沿江沿海田地消長靡常嗣後應請照蘆課之例五年一丈分別陞除應一并題明統聽部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八

藝文五

書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八

晉劉裕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  
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  
激勵風尚此境人士子姓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  
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  
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道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  
勸誘未至邪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上陶隱居書

梁沈約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  
書絳闕身遊元圃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曖  
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間遠咀嚙  
琦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答謝中書

陶宏景

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  
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暗霧相歇猿鳥亂鳴日夕  
欲流沉鱗競躍實是慾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  
與其奇者

鎮江與胡安定書

宋范仲淹

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念  
入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  
之象患守常經九四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  
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  
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其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  
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  
惟一死生以之

與邵鍊先生書

范仲淹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  
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

鎮江府志

二

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  
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  
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嚴子  
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妙不足傳之後世  
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筆于片石則嚴子之風復  
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  
此恭俟雅命

與李泰伯書

范仲淹

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  
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學  
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爲幸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陽修

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丈內翰凶訃  
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珂  
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  
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耶凡天之賦予  
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  
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  
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  
自念不欲交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  
趨走門下嗚肩詬笑甚者獻譏諛而備使令以卑晚自  
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欲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  
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  
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  
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  
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  
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  
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  
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  
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  
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不宣

與金山佛印書

蘇軾

軾敬人至辱書承體佳勝離揚日怵迫不復知公在  
郡也但畧見焦山耳行承示論知世外人尚劫劫如此  
吾輩何足道耶妙高詩聊應命耳僕不知大顛如何人  
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今日過邵伯埭自此  
入塵土狹猾之鄉矣回望山水間塵塵妙談豈可復得  
惟千萬爲重不具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四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書

孫覲

伏聞制除出殺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爲襟帶而劉懸  
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  
無愧于古人矣

與陳少陽書

趙子崧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  
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群奸誤國坐  
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



而不知耻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迷返子崧適至輔郡蒙王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歃血為盟以勵千眾及成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遂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遙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遜避之意何時而可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王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不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宜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五

答趙延康書

陳東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跼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并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大義不甚解也于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愛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于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遊學校欲令以學官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東謹守嚴訓雖跼潦倒不懈也宣和七年冬幸慈

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寇犯順朝廷難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為諸生親視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于胸中有日矣于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關一吐之觀神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于再三理合誅戮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真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為世幸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寇殄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為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六

危殆金枝玉葉墮落北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呼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親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鑿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棄頂踵為國復耻如東之愚何足以為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又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

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塔堦諸容面陳不宣

通知鎮江傅侍郎

劉宰

竊以季秋之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守國要衝寬上憂顧神天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草茅下土昔歲隨煤稽山適際建臺獲陪下走方朝家頌一禮之書當路上三人之薦萬目盱眙視予奪為榮枯某實何人獲塵奏牘國士之報于今拳拳顧事與志違懶與病會一歸養疾三易歲華中間審聞制闢政成彤庭趨召遂由農扈進長諫垣道之將行某甚為當世喜旋聞進貳春卿出鎮南服道方行于天下惠復歛于一州某又為當世惜其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七

喜其惜事公平當世而不私于一人故不敢修辭以自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某于侍郎有焉鄉郡薦饑民不聊生上心惻然更選良牧鼎來千騎惟動列城矧嘗受知曷勝引領而登門之敬闐然竿牘紆誠亦落眾人後擢髮數罪猶懼有遺然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開府之初羣聽所聳而某以門生故吏飛緘納謁與有事者爭先或侍郎未忘疇昔借之色辭則觀聽所繫或非屏居者所宜故遂巡畏縮以迄于今政令已孚規模已定方敢微姓名于記府仰惟侍郎宗主斯道劑量人物方如斧氏之制木不加櫟杜

以斧斤如單父之觀魚不取陽鰻之迎吸某之不敏尚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某戮有餘也何敢自賁直道致身而不為權勢所屈正色立朝而不為高爵厚祿所餌侍郎之事偉矣建寧之行謂為畫錦之階猶俯焉為此來豈以北府地重年來事力凋弊不欲辭難故耶下車以來已逾賦弛推禁薄征省繫古循良之政略已舉行矣向也旱荒連年道殍相望今家有餘廩禾已登場婦子寧止室家溱溱召和致祥繁誰實為之千里受賜式歌且舞某夙角侍先君筆耕以糊口一第二十年銖積寸累乃得田三頃先人棄世悉舉以授兄弟浙東之歸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八

復買田百畝于是仰以自給雖故歲之旱亦免啼號之患惟是疾日侵學日落志日頹已定交漁樵不復可與縉紳齒有負推挽之初意以是自愧雖然侍郎之門固有尊足者存豈屑計不全足者哉度報政之後即為入覲之計某是時或可同父老送別謝賜于丹陽道中尚遠奈承敢上為世道崇重之祝

答知鎮江趙龍圖書

劉宰

恭惟某官坐嘯之餘振衣塵外神職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巖棲谷飲無恙悉仰二天之覆矯首知歸開府以來日念從吏民後致敬黃堂之下顏因病改不復可對

人以是自沮仁聲與京峴爭高仁澤與江水俱流某雖在下邑無非仰高山挹餘波之日也巧夕無酒搔首無聊而靜治堂中宵分餘瀝整衿拜賜不異淵明九日菊籬得酒之時雖卽草草稟謝而時方酷暑不獲別貢一箋寫衷曲以此自歎未知能察識否抑強扶弱理冤伸枉古之善政今旣許時施行已有緒姦猾已服良善已得其所矣若循行不已却恐滋告訐之風爲無辜之擾願自今稍吝受詞稍省追解已至者速決毋使久留庶幾治最美于古有光某受知之深不勝拳拳願忠之至金壇前月之末亦有旱謠一自使府委官下縣祈求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九

甘雨隨足頗聞上二邑今猶闕雨鄉民於是爲之謠曰幕府隨車雨霽霓獨向金懸知賢太守此地最關心蓋鄉民以舊治之故妄意如此雖未足以知賢太守溥博無私之心然其尤切感德之意不可誣也某輒因奏記代邑人誦此以謝僭越皇恐仰乞台照

上知鎮江趙龍圖書

劉 宰

比者城闈之役適與病會虛下陳蕃之榻莫修孺子之恭歸來悵仰折翅追賜業已還舍無階控辭祇受愧仄日念飭一箋稟謝躊躇未敢伏拜台翰深極戰兢頒示救災條目仰見思溺由已同古阿衡鄉邑旬日來雨不

絕禾之僅熟者多已生耳令下而陰雲解駁詰朝而天雨開晴信知賢使君一念上與天通以和召和厥應如響更與平糴秣之估使無科抑止伐木之令使免憂惶庶凡此飲酒無非飽德之人亦使喬木猶存不廢甘棠之咏某舊厠名仙里絜齋表侍郎薦士籍中聞龍圖于絜齋頗有遊從之雅用敢恃聲氣之同而忘位分之隔敬貢愚言仰祈矜恕

同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劉 宰

某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爲利甚公而恐妨民之私其爲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悉而詢訪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十

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雖至愚極陋其敢自默竊謂爲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爲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役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于江南不下金壇以洩于湖其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開所以不通綱運今使府欲爲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當開自運河口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旣

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  
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饑之民日久不  
散氣息薰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  
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  
開通以爲民旅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閘  
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  
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計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  
論三策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若  
千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甲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官  
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關支盡數支還元料錢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十一

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但  
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乞於二  
者之中詳酌施行

與劉郡守書

明楊一清

居上以寬爲本然必濟之以嚴寬以恤民庶嚴以警吏  
卒寬以植良善嚴以鋤強梗寬嚴相爲用政是以通民  
是以和石則令出于上而開于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  
不被其澤矣

奉遼卷先生書

李夢陽

既見遼遼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搖搖共西伏念天生李

庚本爲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巖壑  
棲寒塵旣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韋窮沙大漠  
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舊民伏威  
涵澤望公之來真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斯所謂事半  
而功倍者也其少旣章句曲荷陶成迂執忤時中歲淪  
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畧然金鼓之音旌旗之色恒  
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間見之素心也委箋名作  
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自奮然命嚴意懇弗敢  
固遜緣節鉞過汴時內人暴病夜警困痺會風又襲之  
逾月始平諸帙定涉秋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十一

步驟來章幸置贈什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  
疾事體定後想勿藥矣伏惟強食節勞爲社稷爲生民  
自愛不宣

奉遼卷先生書

李夢陽

伏念日者途館起侍河舟登別脚躡春野佇望風帆感  
樂今昔衷曲悽惋憶在冲年獲叨鎔範萍蓬飄逐忽焉  
衰暮公逾七袞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人非木  
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册校定者九遺者自訟稟耳愚  
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  
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

畫槩見歸田之作幽渺流行情渙意層變化百出矣原  
之者厚故獨之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  
事鋪之無留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  
高攻意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  
軌步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  
子雲者縷縷之談未及面陳敢附此以聞

奉送卷先生書

李夢陽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南  
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傅卜尹之秋  
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同今欲至張國是定祿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  
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辭給拔  
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  
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  
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  
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  
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壺壺夫日有中昃時有孟  
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宏治宏治不知成  
化豈否忝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  
而未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

義肉骨非覺縷縷至此大作四種五冊勘檢各罪敢絀  
付來使以還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  
映畝之民伏俟太平無任慰幸懼忤之至

答茅丹徒鹿門書

唐順之

兄始至邑而吳峰公有所齟齬僕深疑于兩賢之不相  
厄故音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吳峰而復以上交之說  
為吾兄言之既而同心其濟歡然無間則既免于睽孤  
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猜嫌如兄  
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既脫之孤而復張之孤也若有鬼  
神焉交關其間奈何雖然在吳峰則不免為不能容才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十四

在吾兄則不失為動心忍性之一助也自古上下相順  
則為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心慮危委曲相濟為益  
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石美灸而益之為卦益用  
凶事反勝于益之以十朋之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  
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  
之所能勸阻然願兄更濡恣審處其間勿輕為去就可  
也不得一面談耿耿何極

再復唐司諫書

茅坤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沒矣非得  
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

之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泯泯則生者雖世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紘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美於彼之死不屬棺棺不及其葬爲也某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內大賢厚望之士固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輕於郵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慟而土寢蚊處於其外沒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綰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沒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五

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而爲辭何歎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否耳而何暇釋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燦鐸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意於彼之富貴紘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予有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表且命坤稍爲議評答次其後某慙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再

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畧加商確如別楮教之幸甚

復丹徒邑論唐白野先生書

茅坤

解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詫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焦之下大江之泚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碁局醉則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寔嬉以恣其郎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爲報曰已草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六

與于潤州書

茅坤

潤州者僕少所縮縣印綬吏於其下邑者也而公且擁符而過之南控江流北枕海口古人所稱百二之勝特在襟帶間潮聲山色朝夕掩靄於其堂公對吏民之暇抑嘗携客登北固眺金焦而臨流賦歌其間可乎僕雖衰於今猶寤寐焉頃聞妖僧者萌芽其間公復隨樽而覆之亦偉矣仲兒赴試京師然久違師門茲特抱文而謁郡庭幸公膝席而教之

竊聞大道之世天下為公滅之所在眾論歸焉不必其為已否之所在眾論誦焉不必其為人凡以要諸是而已爾茲者郡中一事公論耿耿顧以地位際隔無由達於上官而事隸門下權衡有機此公道一明之會也是以冒周爰浚恒之愆犯孔門未同之戒齋心仰首向有道者一鳴焉緬惟敝郡侯吳峰林公直躬守道約已裕民持之以冰蘖之操而妻子不易其心養之以剛方之氣而權勢莫撓其守至其真切為民之念痾鰥乃身潤民有父母者五泱歲于茲頃緣追比罪人賊殺而大巡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七

臺院遂以違制激變行令聽叅此則一人供報之詞亦有未悉其故者蓋各犯罪贖雖經遇宥而紙價贖銀保人侵欺則不在所宥之內吳峰剖別未明申詳未允而一槩追比賑濟此則專擅之咎在吳峰有不可得而辭者至於傷殘人命激變地方之說則有未然各犯罪贖雖追比於未申之前隨停止於憲批之後昨來文所列各犯其病故者止積年快手朱賢侵欺保人吳祖遠年書手田疇三人耳未聞有二十餘人也况查李旺張斌張越等俱無其人則吏胥懼威妄報明矣各犯稔惡既重自取滅亡非人所能殘也若曰吳峰行政惠愛於五

年之久而酷虐於一旦則亦非人情矣法者國家所以布信於天下者也律之激變良民蓋謂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也故論刑為極過者追併之日四境安堵未聞有一人倡言於國者安得謂之變耶聖明在御輯寧四隅若以激變具叅未免上厯宸衷駭聞朝宁則吳峰罹不可測之禍是可以為法乎太守置諸吏民之上天子股肱臣也今以二三四犯之故而使其醜顏喪氣不能展布於一郡之上縱不逮禍其損威傷重亦甚矣是可以為體乎倘門下念唇齒相倚之勢存狐兔傷類之情其何以為心耶昨有叅問之說自郡之士大夫以及黎庶不問男女老穉嗷嗷焉群聚而忿之甚有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無變而有變也人情之公可以觀政使吳峰殺一無罪某等豈無鄉里姻戚之義而顧為此不平之狀哉伏望門下以道義扶植公論以忠厚保全善人徵諸民情揆諸國體轉達大巡臺院鼎言挽回開釋倘或事已施行不能中輟亦惟斟酌輕重之間勿為甚詞可也某等閉門謝事不欲有言而復言者則以不可滅之天理不容昧之人心有難以坐視而終默者固非以一人一家之私也統乞台照垂察曲賜裁全降封士民並受其福瀆冒尊嚴無任慚懇延頤之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大

重自取滅亡非人所能殘也若曰吳峰行政惠愛於五

答林巽峰太守書

王 睦

上有仁賢草木知庇某雖愚甚猶非草木類也乃閭歲時不能貢一敬通懇懇拙迂至此良用自慨忽承翰教下詢欣悚增極向鄉人來備述明公芟棠下拳拳問民疾苦萬口懽傳感極而泣上之視下痛癢不相闕久矣何吾民之幸遭我公耶但日月雖明戴盆難照聞謂都邑之民不若彼二邑之痛瘡也茲有說焉不可一二陳訴夫二邑之瘡在市衢鄙邑之瘡在田疇二邑之瘡多四方浮浪寄食之人鄙邑之瘡則終歲勤四體土著之良民也方巡車下臨但見扉宇飭矣街巷潔修矣豪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九

溢市間矣承事左右者皆衣裳楚楚矣不知出色城外數十武田廬荒落之狀老幼悲苦之聲亦嘗徹我公之聞見否乎蓋鄙邑僻隘民且願鄉民見市民則低首忍氣不敢出一言況上此者乎某誠痛之奄奄就斃又嗚咽不能以自鳴外益強而中益乾慈父母熟視之無可憐狀且不若外瘡中腴者之善於呼呌也則亦何由加撫摩哉惟公幸垂察之夫三邑壤相比雞犬相聞何懸異若此此惟賴聰明之照鑒耳某不敢私其家必不敢私其邑為此誕言以上欺也蒙示濟河議將以惠賴吾民者甚厚且久成此真百年利也某又何敢沮大議

拂盛心雖然下問焉而不以告則某之負公猶夫人已與數月之功成百年之利暫勞之將以永殖之者庶之胥悅烏可已然者庶果由衷之言乎抑承事左右者之巧於迎合乎某見向之感頌以來告即唯唯歡承於臺下者而某已面責其不情且謂深負慈父母愛育之至念也嗚呼不能朝夕之時而與此鉅功且大寒矣手足瘡痍無衣無食之孱夫能保無殞死原野者乎且今年春多雨夏秋仍多雨浦港俱漲溢欲濟河先洩水水何洩乎將見其功更十倍往時也今年饑饉異常加朝家督積通橫費無紀死不能支若復以此追呼之迫促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益不可堪我公切愛民之心而承事者不能宣導之使墜不下施而反為擾某不敢不以告也若夫二閩之建不知誰為此議民忍欺敢欺天乎言之至此真可痛哭流涕也嗟嗟民之願願剝察甚矣吏胥之舞弄亦無極矣向明公以復荒白甦邑西之民某嘗贊成之暨其成則邑西未獲分毫之蠲而渠邑無故加數千之耗米矣神出鬼沒不可致詰愚民惟飲痛茹毒而已謂之何哉惟明公垂憐之某鄙甚不善承事人居常學隱然不敢談時事且不免招忌怒今復說於臺下何哉恃知愛不忍不吐露且諒明公容恕之覆蔽之無使重得罪耳



悲臆肆言多涉狂率皇恐皇恐瞻依在邇尚容禡衣請罪也不宜

上郡侯錢公正風俗書

國朝何 棗

風俗者治亂之源也移風易俗者主持治亂之職也上之人有其職當有其事下之人無其職空有其言棗非不思空言無補於其事也空言無補於其事似可以不言既而思空言雖無補於其事未必無補於有其事之

人又不可以不言以可以言而不言其心猶有所不安不可以不言而不言其心愈有所不安心有所不安用是揣揣焉為執事言之以執事固有其職者也且又當有其事者也有其事而不察其事之原與無其事者等執事亦曠觀乎今日之潤其將謂為治耶謂為亂耶謂為亂固不可謂之為亂若遂謂為治又寧可謂之為治耶潤自己亥前風俗已極侈靡棗亦嘗為潤城憂惜無有一可與言者遂不敢以其言進尋遭海氛之禍焚掠後蕩然墟燼矣時 朝廷以帶甲數萬鎮戍茲土斗大一城兵與民錯處其中棗竊更為潤城憂幸執事賁然來臨下車伊始矢志澄清省繁費減訟獄進斯民而勞來之休息之慨然以主持治亂為已事無何而潤城蒸蒸日起棗竊為潤城喜乃比歲以來人情倍趨浮偽攘攘於負者竟相競而為乘矣攘攘於布帛者竟相競而為文繡矣攘攘於菽粟芻蕘者竟相競而為膏粱珍錯矣內置而外張內瘠而外腴風俗之壞莫此為甚管子曰財匱生薄貞山子曰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棗竊恐侈靡之極必致上干天怒而禍患之作將有人力所不能制者愈復為潤城憂今試設一巨室於此其外之櫛牖壁檻墜白鏤丹燦然可觀乃其棟柱節稅之

中則爲蟲鼠所啄蝕已朽剝腐不可支一旦工師過而審度焉將驅去蟲鼠以修鑿其棟柱節枕乎抑仍復加飾其樞牖壁楹乎我知必驅去蟲鼠以修鑿其棟柱節枕無疑矣執事旣慨然以主持治亂爲已事惟反覆貞山子管子之言如工師之審度巨室以驅去其所以啄蝕潤城者著之爲令朝諭而夕糾男無刻鏤踰分之飾女無綺繡淫巧奇鑿之工干令者置以重罰俾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庶風俗可得而移易也夫良牧之治民譬神醫之治病扁鵲有言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中兄治病在毫毛鏡血脈投毒藥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五

請廢儲光義丹陽學從祀書

湯寅

某幼時讀儲光義詩輒歎其清絕唐人自韋應物而外未見其比惟汚祿山僞命其生平有餘憾焉及讀郡乘而光義儼然居鄉賢之列其以光義爲丹陽人不知何自而始獨不知所謂賢者必其人足以師表一時而輝

映乎後世者也雖人之遭遇不一苟事當君父確乎知其能死而不可生是以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咨嗟慨慕而不肖者以勸光義之在唐能文章已耳而祀之學宮因文而廢行棄本而獎末其何以勸藉曰聖人之門不廢文學將自古文學之士得罪名教者亦以爲賢耶光義所著有政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要亦儒者之流夫儒者必無愧于孔子而後可七十子無愧孔子者也鄉賢者無愧七十子而并求無愧孔子者也况丹陽鄉賢首季子季子尤爲孔子之所慕其可得而並耶或曰杜甫爲八哀詩鄭虔亦汚僞命者與張九齡並錄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五

不知詩人用意有不同者汝陽王以其禮賢好士而哀之也王思禮李光弼念其功而哀之也李邕愛其才惜其穢而哀之也張九齡則哀其去位而林甫專相以釀祿山之亂蘇源明嚴武鄭虔則以生平故舊而哀之而虔尤善故更致其惓惓焉詩人致其情君子明其法各不相悖也方祿山之時封刀而召甄濟濟不從國史義之朝廷褒之使以光義爲賢則濟不在義之褒之之例矣伏望門下詳考光義生平廢其從祀庶春秋之微權失之斧鉞而存之學宮况舊史紀事諸書謂光義爲兖州人殷璠丹陽集謂爲潤州延陵人鄉里尚無所據何

定其從祀以其鄉里無據而廢之則闕疑以其汚偽命而去之則教忠惟門下可否之

謝陶隱居齋木煎啟

梁庚肩吾

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鄰巖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啟且移申窮淋瀝之劑故能就爽雲珠爭奇水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洗丹井方覺可捐郡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生為侶諸俗輕施尚曰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圭

難辭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賀鎮江王尚書年啟

宋張綱

歲且更始與物偕昌福生有基惟人所召伏惟某官公才獨步時論同歸輟從清切之班來重藩維之寄長江流惠比屋興議象魏之布始和坐擁春琪之慶晉康之錫蕃庶行膺晝接之榮顧此病衰久於庇賴仰光塵之在宰敘桑梓以猶賒徒有頌言少伸悃悃

賀湯致遠遷侍御史啟

任盡言

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東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

自昔雖稱于雄劇比歲或乖于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實甚公懷名器報微時算食之恩峻立刑誅箝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雜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建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圭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圭

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王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東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依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置中都異招致於妖言啟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懸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歿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贖庶謀故聖王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夫

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  
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卽  
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  
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  
舟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  
無置渠魁况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  
鵬鷲才周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  
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  
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  
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語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壬

褒遷別當修致

題跋書後

金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宋蘇軾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  
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  
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  
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  
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  
用非愚無知則在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

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  
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未流無所不至而佛法  
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  
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  
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謂  
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  
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  
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  
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  
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壬

細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  
偈發明心要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  
都見公于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  
軾亦老于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  
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  
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  
了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  
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九日

跋京口集

熊克

元豐中曾彥和纂潤州集起東漢迄南唐至宋朝則未

暇也乾道壬辰夏太守文昌常伯當塗宋公因命克哀  
開寶以來別爲一集與彥和所次並行且以見宋之文  
風煥山前代于是盡模境內石刻又編閱諸集仍訪前  
賢子孫得詩文六百餘篇釐爲二十卷目之曰京口乾  
道集給錢十五萬屬克刊焉會宋公被旨奏事郡緡不  
繼僅能雕詩集十卷而雜文十卷姑藏之學宮他日好  
事君子羅網轉多銓釋愈精則當悉取而釐正之勒成  
鉅編以垂久遠乃克之志也秋九月十五日郡文學建  
安熊克記

題京口續集

熊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无

京口集既成久之又得二卷遂續于末噫自南唐以上  
諸集具存會彥和之纂潤州集也宜無所遺而克最爲  
淺聞猶能爲補八十餘篇矧近世文集人所未見者尚  
多區區擬拾正恐未得其半他日豈無望于君子乾道  
癸巳閏正月四日建安熊克謹題

仁宗宸翰後題辭

明楊榮

仁宗皇帝昔在春宮禮賢重士推誠用人士之才行端  
謹者雖在韋布亦見優待丹徒何彥澄以明醫侍左右  
學精行飭上深重之持被眷遇仁宗御極屢官之固不  
拜禮之若賓臣至于需藥不待而論多用親札或直授

成方或詳書體候亦間識以圖書而悉若日月稱其字  
彥澄不名蓋慎之也彥澄前後所得積三十一紙自慶  
千載之遇獲至寶之多恒珍襲之鼎湖龍去于今八年  
感慕無已又懼久而或散逸也謹裝潢成册永爲家寶  
少傅楊士奇旣爲題識彥澄復屬臣榮識之臣榮謂世  
有先代聖賢暴蹟者皆知寶受以傳于家況彥澄親荷  
仁廟之知眷遇之厚天語告詔如家人父子然者又豈  
前代聖賢之迹所可擬哉何氏子孫尚當藏之以傳於  
世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王守仁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  
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于廟以輝榮其遭際之  
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禮敬登宏治丙辰進  
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跋數語于其下嗟夫  
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續則三代之下吾見  
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  
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  
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于是乎朝夕  
焉顧譏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  
者也始吾旣如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

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  
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  
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于伊呂之事乎夫  
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  
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  
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  
人其志于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  
爾心某亦嘗謬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為志  
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以忘白坊

跋宋太學生陳少陽建炎第三書刻祝允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記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  
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  
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  
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鑿內豎至輿觀侯戮疑其所言必  
變絕近許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  
言八月壬午用汪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  
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  
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  
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  
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

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于是其死果得  
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  
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  
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

焦山瘞鶴銘跋

王世貞

瘞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  
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  
不失初意可翫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  
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  
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況尤無據黃長齋謂為陶隱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辦此隱居雖近似要  
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  
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若手不隨者恐右軍  
不得爾至于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頭水泐之  
故而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得無作捧心隣女耶取魯  
直書作小推詰渠不能不面赤也

焦山瘞鶴銘跋

王世貞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況或謂即王瓚  
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茗溪漁隱辨  
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榻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

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列葉伯寅常  
從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娑久之不  
及榻時時悵悵昨秋得表尚之本僅十六字加裝潢  
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爲一時冠不幸早夭  
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涓陽之思于朱方之化耶題畢  
二歎

臺山李君川感應篇增註跋 國朝黃 機

余告假歸里舟過雲陽晤臺山李君權然道故隨出所  
刊感應篇增註示予予受而讀之見其証據詳確事理  
金舉言言救世乃讀至積德累功濟人之急拯人之危  
註語而知君在吾浙孳孳敦善不怠者莫非本是篇身

體而力行之也當君之專閫吾浙撫軍恤民未易殫述  
其他如杭城內外多無主暴露之棺君相視十門各買  
地爲義塚三年中約葬六千有奇代台衛諸生完逋賦  
并爲窮民輸稅以至有嬰施藥所全活不可億計此誠  
所云積德累功而濟急拯危者歟子夙耳焦巖名勝從  
京口北郭渡江江之浹有屋三楹制甚寬厥俗往來  
憇息者林林也額曰避風亭按其碑記知爲君所創立  
適有父老二三輩爲子言前此候舟于野率苦夏曝日  
中冬冒雨雪今建茲亭悉免衆苦且述君居家孝友賑  
施諸事余聆茲語知君在潤猶在浙也于感應篇增註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亥

匪第言之實已行之矣夫感應篇載道藏中自宋理宗  
表章行世名卿賢士知崇奉者非一日若君之因言以  
見諸實事豈易得哉世俗以因果報應歸之二氏奇心  
曠達者遂弁其利濟之事而疑之詎知孔門言博施濟  
衆而約其育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然則從古事功學  
問實不出積德累功濟急拯危數語讀茲編者咸願相  
與共身體力行焉于世道人心不大有補歟子故樂爲  
識其篇末而歸之

壑鶴銘跋

程康莊

鶴蛻有銘見于焦山書勢入神宜積久以必傳其華鳴

真逸上皇樵人二人者無時代姓名可攷以爲誤自願  
述翁如聖敘序沙門集右軍字爲之夫述翁非藏名者  
且何從得右軍真蹟而克辦此乎又意其爲陶貞白貞  
白隱于良常以華陽度之當是且華陽在潤州境內焦  
山相去頗近可謂協矣當其往來幽境欲借名山以傳  
姑秘其名字令後人推索得之亦猶郭景純以瓜髮埋  
于石簞山意耳考貞白昔欲上昇頗以名心爲累陸敬  
游以十資當九錫其文輒稱引仙家鶴銘雅屬好事得  
無類是今觀其字結構甚有蘊藉當在虞褚諸公之上  
故是六朝名手其爲貞白益信矣銘石崩于江涯潮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亥

狡蝕其榻本獨唐宋之間爲完卽在歐公時僅得六十  
餘字後此可知藐茲山靈不能禁馮夷見奪惜哉子倅  
茲郡尋近代殘本亦不可得爲之悵然辛丑秋計蓮客  
出玉烟堂帖相賞獲觀此銘從初榻全本做而刻之而  
神情近似余曰歎鶴銘之在今日名存實亡况江間洲  
渚旣絕人烟繼此登焦山而望洪荒在目又誰從山中  
尋此勝蹟且屬烏有耶因捐俸勒石庶幾後世登臨之  
士得共寶之不沒古人之用心云爾

北固山題名

王士正

焦山與崑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登凌



雲亭憇多景樓緬季奴之雄風憶梁帝之勝游吊海嶽  
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邈搔首四顧慷  
慨不能已

生生庵題名

王士正

永豐程公岫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爲山澤游不減王  
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庵于甘露寺春秋  
樓下其風流照映有足多者予以庚子來游去公守潤  
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况了數千百世之  
下乎時順治十七年冬十一月

題京口遊山詩後

程世英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京口遊山詩乃字內賢大夫士遊京口題詠諸名山或  
古詩或今體而武鄉程崑崙先生倅京口時彙梓以行  
者也先生官不過一郡倅非有古者藩鎮刺史之尊其  
祿位氣勢足以招致天下之遊客而天下之客比過京  
口未有不以先生爲歸者乃知好賢愛客出自天性不  
係乎官之崇卑此中感召之故未易爲俗吏道也方先  
生爲倅時正京口兵燹之後初設重鎮倅之職又當贊  
理大將軍軍府宜日無暇刻乃先生顧時時從諸賢大  
夫士游金焦北固八公黃鶴招隱諸山文謙從容流連  
倡荅余與何子雍南每共追陪而毘陵之董子文友鄒

子訂士陽羨之陳子其年以隣郡相近嘗經年住京口  
相酬和賢大夫士之來者亦往往因余輩數人輒不忍  
別去如此者凡六七年往開屠長卿陳木叔諸公令江  
南時所致賓客爲極盛使先生生數十年或二三十年  
之前其氣類所通當不止此然此亦足以傳矣方是時  
吳冉渠先生相繼貳守京口王阮亭李維揚謝獻菴倅  
毘陵吳伯成令梁谿周公標園盧公澹巖李公石臺又  
同時爲監司重臣故凡客至江南者比壤接境館舍相  
望供揮手綢繆極盡主客之好至今未十年諸公或死  
或遷官去或罷謫去今者獨梁谿在耳先生則以歲戊  
申稍遷貳守皖城今左遷刺耀州撫覽前刻回憶曩者  
風流賡荅杳不可復得而余輩數人中文友訂士相繼  
夭歿其年窮而遊四方輒隔二三年不一見然則江山  
文酒之樂不轉盼間離合聚散已惘然動人今昔之感  
如此已癸丑秋日題京口遊山詩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八

三

鎮江府志卷之四十九

藝文六

辨

金陵辨

明林魁

杜牧之詩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祇自愁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洲蓋唐人指京口曰金陵按張氏行役記其露寺在金陵山上李約初至金陵于李錡坐屢讀招隱寺標致杜審權自潤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制曰頃罷機務鎮于金陵駱賓王送闕五還潤州詩序云言迢維桑脩途指金陵之地元稹寄浙西大夫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一

李德裕詩云金陵太守曾相伴如此者不可枚舉蓋嘗時江寧句容俱隸潤州故也

京城辨

林魁

京城說者謂荆王賈居之故名或又以為由孫權所居而然舊志云荆字既不同權未嘗稱尊號奚為名京二說皆非也按京者人力所為高邱也亦有非人力所為者人乃所為公孫瓚所築易京是也非人力所為榮陽京索是也今地名徐陵卽此京非人力所為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卽是京口又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卽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也京

平權曰秣陵有小江二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蓋吳先都京後都建鄴則京口亦謂之京今按孫策兄弟蓄問鼎之志故以秣稱加其居地耳或史傳追稱之詞亦未可知也

建陵辨

林魁

梁武帝父追尊為文皇帝廟號大祖陵曰建陵陵有碑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歐陽公集古錄以此碑為宋文帝神道碑按宋陵號長寧自在蔣山特其入字與宋主廟號俱同公益誤爾二陵見宋齊二書建康實錄甚明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二

蒜山考

明林魁

蒜山在丹徒縣西三里北臨江上無峯嶺山生澤蒜因以為名按晉孫恩浮海奄至丹徒率眾登蒜山劉裕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眾唐劉展叛田神功將三千軍于瓜洲將濟江復將步騎萬餘陳于蒜山又徐知諱常游蒜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帳率僚屬會于下舊志又謂蒜山松林中可卜居蘇子瞻詩蒜山幸有閒田地著此無家一房客觀此則舊寬廣可容萬人宋時猶可居止不知何年淪入於江也

文陸二公辭相考

程敏政

予嘗與編宋元綱目考元勅修宋史稱陸公秀夫爲左丞相文公天祥爲右丞相然黃文獻公陸君實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書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之誤世習稱二公爲相已久憚於驟更惟彭文憲公意合遂奏於御而梓行之

說

改壽邱山爲聖像山說一

國朝談志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諱名之說何昉乎人死則諱之生而諱非古也二名不偏諱偏非古也臨文不諱不獨諱口之稱弁諱筆之諱尤非古也然諱至今日益嚴矣凡爲國諱者死諱生亦諱偏亦諱臨文亦諱奏事犯者罪之闕黜之者爲令從是準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師與君親一而已吾是以有疑於壽邱山之說焉夫邱孔子名也國君命名不以山川壽邱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命名者當避山川則命山者當避聖諱也如曰前此不諱也獨不曰今此皆諱乎夫以大聖人之名顧不得比於后王君公先生大人君親師之謂何其仍之也且世之爲孔子諱者至

矣凡四子書遇其名讀作某字今亦可作壽其山乎不可也或曰當孔子名則某之不當名不某也然則周之前無論矣文武周公皆聖人也周祭文之詩曰克昌厥後書曰予小子發朱子曰季歷又生子昌曰子發立曰周公旦亦皆當名何不聞某之而獨某孔子知必有取爾也蓋以孔子先師也人可不呼君親之名尤不可呼師之名君親一時師萬世故不某文武周公而某孔子也或曰審爾則尊師者莫如子貢有若而一則曰他人之賢者邱陵一則曰泰山之於邱垤今之壽邱亦猶是也何傷乎曰是殆臨文不諱之義也况其爲法筆之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四

非敵面之辭哉或曰今亦安見其敵面乎夫學宮至聖先師之學宮也孔子之靈實式憑之吾黨於此見美焉見牆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殆無時不陟降於此非待明禋膺饗而後式臨之也壽邱非他學宮之山也學宮而依是山見山而巋然在學宮之後於面呼名奚辨焉故壽邱宜更學宮內之壽邱宜急更更之維何曰聖像山昔明之中葉詔天下學宮立木主魯聖像於山今適以彼易此使千億世下登茲山者敬而畏之庶幾生榮死哀之意耶或曰此宋劉裕徵時故宅名曰壽邱蓋取悠久也嗚呼學宮何地而

適以偏安雜霸之名加之豈非童子所羞稱哉吾尤惡其冒不遵也遂著其說俟刊之邑乘願爲定名云

改聖像山說二

談志

予蒞學職初聞山名威然不安著說改之說成有告我者曰子亦知壽邱所以不改名之故乎在明世宗時易像爲王聖像遂葬是山世以冢爲壽穴壽邱之名適與之合故弗改也予聞之益懼然曰信斯言也改尚可緩乎哉前之塑以似孔子也後之葬亦以似孔子也今梵宇遍天下其爲土木形骸何可勝數當其廢壞木者火焚土者水化耳獨至孔子以葬稱之則茲山卽南徐之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五

孔林矣古人有招魂之葬有衣冠之葬况塑像之儼然在焉者乎吾見士夫之葬其親也必爲之發行狀求誌銘狀上必稱諱某而諱不敢自書也則曰某人填諱今天下讀書識字之人莫非孔氏之徒卽莫非孔氏之子也欲書其諱則誰爲填者填尚不可而况羣起而呼之哉準於招魂衣冠之葬茲山實孔子體魄所藏吾黨重所藏比於前美牆胎鬻之義爲益切其不敢當面呼名又何疑焉而改尚可須臾緩耶且名壽邱爲聖像思孔子不見見世之葬是像者如見孔子焉而孔子之名雖隱而彌著也說未竟諸生有議於列者曰蓋如先生言

充類而推將邱姓者不得列學宮封邱沈邱諸邑不得

祖孔子耶予曰不然漢以廟諱改莊姓爲嚴齊以父諱改慶姓爲賀唐以祖諱改虎林爲武林至明以國號改明州爲寧波嘗昭昭在史冊間也夫一朝之君與親至今尚傳不廢獨奈何萬世師之名襲焉不覺哉然或姓之不改則其人不致忘祖父亦猶親親之義不命之改不改也邑之不改則必待大吏請之朝廷從之紆遲而未及舉行也若茲山僅一啟口耳非有統系之難更與乘之判定也何憚而不爲改歟且山之改名者多矣遠不具論卽如茲邑之浮玉易名金山北固易名北顧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六

壽邱固不可名聖像山耶雖然此既其名也若既其實則胸中時有聖人聞呼其名悚焉加惕聞人不善尚如聞父母之名自呼師之名與羣起而呼萬世師之名豈非身爲不善之甚者哉因是而亟改則當思夫改之之義同是人也我之名則被人呼之斥之或指摘之而聖人之名則千百世下不敢或犯亦何脩而至於此學聖人者縱不敢與如聖人其亦免於呼斥而指摘焉可也抑又思夫改之之義口犯聖人之名一旦改焉可也使身犯聖人之矩矱繩墨其亦一旦改焉否也且聖人之名人犯而人改之愈見師道之尊若夫盜跖之名則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母曰吾有其實而不得其名  
幸矣何必更弦易轍之急急乎則今日因不敢犯聖人  
之名而并不敢違聖人之實所云過則弗憚改有如此  
山矣

頌

齊丹徒故宮頌

梁沈約

聖祖神僕堯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既升翻  
畧將騁清澗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關憑深桂嶺葵童  
委關禮樂沈河拯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  
和懸精翼日丹羽巢阿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七

練湖頌

唐李華

大蜡之際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下流而道  
之故曰九川滌源因迤漚而滯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  
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  
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  
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  
菱茨之多龜魚螺螿之產饜飮江淮膏潤數州其旁大  
族強家泄流爲田專利上收畝收倍鍾富極滂衍自丹  
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  
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

斷鳴呼曲能掩者強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沉聲無告永

泰元年大勦西戎西戎既斃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

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月

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常公損爲潤州聲如颺

馳先詔而至吏人畏服男女相賀卽日上無貪刻下無

寃憤公素知截湖潤壤災甚蝻蝥臨事風生指期以復

群謗雷動山震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

察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

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取歸叔父公

乃申戒縣吏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拊從役畚鍤益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八

濟阜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  
規鑄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  
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灑灑如吞吐日月沉沉如韞畜  
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  
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壻均品河渠通流商悅奠價  
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相  
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  
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劉公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  
稅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  
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

向拜手忻戴皇朝人心上感天降膏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姦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其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常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北秉公之成規及丹陽者壽周孝環百姓湯源等并首而請曰兌爲澤兌說也水歸於澤而澤說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啟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礪而刺之王命不揚于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九

華嘗學古見訪爲頌頌曰

望云云兮視冥冥鳥閒魚樂葭莖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常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滄海爲濔清飢者飲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濡采割然昨瞻復皎明追琢刻頌揚茶馨

焦光徵君贊

漢蔡邕

荷歟徵君常此元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必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授察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

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爾學士將何法則

延州來季子贊

宋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十

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于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于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于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足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扎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于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蘇軾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甘露寺陸探微畫獅子贊

蘇軾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幾啼呼顛沛走百鬼嗟呼妙哉古陸子

上清仙伯大洞貞元先生帝景昭贊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元虞集

上清仙伯大洞貞元先生姓帝諱景昭丹陽延陵人吳司空慎十六代孫精究儒術而不肯取科名獨慕神仙之學初度於延陵之尋真觀師事包士榮士榮師崇元觀包法整法整師包方廣方廣師王軌軌之師昇真王法主也惟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至天寶中奉詔侍元靜先生歸茅山勅建紫陽觀居焉大歷初受元靜經錄正傳肅代以來天下喪亂師獨以道為己任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勅書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任世矣來何為喜去何為悲汝等

體之母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贊曰

神馮唐生至靈為寶世塵終揚獨靜以保時或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唐國師希微先生吳法通贊

虞集

唐國師希微先生姓吳諱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來山明元先生度為道士盡授經法踰年明元化形風雨中師大寤解乾符二年遣使受大洞籙遙尊稱為度師賜先生號預知世行有變潛入巖洞不知所往贊曰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與悲深處巖洞流

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陸秀夫像贊

明宋濂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敷如今肯汗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乾元觀募建藏殿疏

明王錫爵

伏以銀題啓秘千函頒自上方石室絨藤九級基于疊十匪藉十方巨力曷成億載偉功蓋聞生天生地強名口道盡言盡意於是有經三轉七飛之典九圖五籥之帝析之則于江一月會之則一月于江逮我明興肇一

元演爲三洞列四輔萃爲七門煉石餐玉之方視諸掌  
上捲蛤化羊之華具在目前誠哉道岸丹梯允矣愛河  
寶筏願九重禁地孰抽金匱之篇萬里遐陬詎展瓊函  
之軸惟茲形標已字人傳句曲名山乃有月出庚方古  
建乾元道觀依隱居之齋室尋觀妙之法壇問希言度  
世數百秋而翩翩羽化李微度行年九十二而灼灼童  
顏我皇上夜占處士之明星回眸南顧朝望眞人之紫  
氣遣使東行靈文結於楓陛貝錦煥自椒庭松桂欣榮  
巖阿改色而檜棟蘭橈未備宏制此黃流瓦缶所以致  
譏也乃有法嗣李教順者執仙契于宿因謝塵情于蚤  
鍊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碑

季子廟碑

晉叢仲堪

君諱札吳王壽夢之少子泰伯十九代孫也封于延陵  
號曰季子周室蘊累仁之基有吳開至德之祚緬元流  
以遠會起靈祥于一朝衆三才之妙致挺斯文而在茲

君惟茲上善體極黃中溫量淵岳爭明日月仁和陽春  
之德志邈秋雲之高凝雪不足擬其繁南金無以喻其  
貞夫老氏同王侯于三大仲尼以名器爲大賢非道無  
以通物非德無以守位吳王知君之賢思托社稷之重  
三昆同誓樽國而至百姓與戴歷數在躬而君極枯人  
役臭腐英華超然高謝遐耕原野輕千乘于鴻毛易犬  
業于脫屣昔泰伯遐舉以違親子臧宵駕以辭國其由  
王業之命有託義嗣之主非已孰能踐圖機而弗扣撫  
歸運而長揖哉自古皆有讓未若君之高者也若乃內  
艱弗與大存宗國會仁而不持導義以忘賢深情遠槩

鍊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高

起名節之外潛功密運無涉世之累茲謂體道忘形與  
人而已愈有矣觀夫麻傳之達幾乎知命領旨悟契殆  
盡神功解劍徐君之墓亮至信于不言指金采薪之士  
表幽人之高情以一幽顯照達徵章榮華不能干哀樂  
不能滯絕塵昭曠之境獨得神明之肆邈矣哉清明高  
遠弗可尚已譬猶乘太虛而升崑崙游青霄而佩日月  
英風凜俗遺德在民雖復世經五代年積千祀而墳隴  
勿剪廟宇常存有晉太原陳郡叢仲堪作守茲土懷清  
塵于舊壤訊遺踪于故老踐靈階以肅感歷松栢而悽  
心緬矣長思慨然永嘆以爲聖賢雖遠神想可通影迹



雖滅風趣不泯使百代之下若見其人者非夫傳旨文

言寄與音味何以致茲乃研厲樹思爲之銘贊曰

百王咸暨羣動資競邈矣上哲含靈獨鏡脫屣塵路超

逆懸徑明殆庶幾達伴知命眇眇秋雲曠敷宵月惟清

惟虛既高既徹亮茲默誠昧彼庸節言發信章功深累

絕情由道屬理以神通况伊有感承乏此邦一瞻靈宇

惆悵墳封乃刊懸石傳想無窮俾彼後生濯君高風

茅山長沙館碑

梁陶宏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有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

搢紱之士飾禮容于闔閭耿介之夫敷旌麾于山齋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圭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

神隆祉德被歌鐘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

茂實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華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

芳

茅山曲林館碑

陶宏景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

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覺比棟各謂知道參差

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跡韻功守茲借

老

崇壽觀碑

元虞集

大茅峯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

天館至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

始中廡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

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

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

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元文楊幽經

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元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

家備脩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恩寶則因器物銘識而

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圭

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

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授言大茅山

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山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

是矣乃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於今代有增益

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

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

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

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歷道壇自製銘其上

壇東爲元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

壇

東

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  
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  
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椽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  
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  
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未  
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  
別號真居二十棄家人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  
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  
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行人朝被璽書賜驛傳  
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卽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七  
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  
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懸會錄二卷又等山志十五  
卷考索極精傳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  
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  
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布濶而有待今張  
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  
四方之士其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  
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關閩扉陽洞關曲穴流泉保靈宅  
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册曲阿受養良有擇

構宮方嚴自王伯清踈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  
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覺白雲映空玉清客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纒壁爾來蕭條世代隔  
石鏡刻文土漫畫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鳥  
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懸系釋玉室金堂萬無數

法華禪林碑

于頴

釋氏以檀波羅蜜爲六度第一義蓋憫人世之汨于利  
欲而思以喜捨破其慳貪謂是可養世道和平之福而  
解人生死之縛也夫利欲之中人深矣里巷編氓競刀  
錐以營旦夕母論已乃至學士大夫亦復攘攘熙熙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六  
管蟻附甚者紛爭角逐骨肉化爲仇讐干戈起于衽席  
其爲世道人心害可勝言哉此釋氏懲貪之說所由來  
也獨是末流漸遠俗習波靡釋氏之貪有甚于里巷編  
氓蠅管蟻附者蓋以不耕不織之身坐饜伊蒲之供窮  
取于法華禪林之爲任持者法華院肇于南禪初止三  
楹僻居道左往來負擔者咸息肩焉厥後稍增數楹地  
不盈畝僧無恒居有東禪僧語上者以默持法華受知  
損庵太史入青蓮社晚節歸老家庵以所存瓶鉢餘貨  
授其徒正智正修曰以是營精藍延淨侶禮誦法華畢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關閩扉陽洞關曲穴流泉保靈宅  
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册曲阿受養良有擇

吾平生願焉爰卜壤南禪誅茅闢土擴其隘而新之凡今所造皆語上瓶鉢遺賞而佐以其徒力耕之餘蓄者也夫今之為釋氏者非托鉢沿門則挈瓶自守誰復出其所有營祠塋像供佛及僧如語上之徒所為者庶幾能證波羅蜜中之第一義者矣工始于順治辛卯成于康熙庚戌其為正殿者三楹禪室五楹左容堂右方丈寮舍庖漏靡不畢具室不廣而精製不靡而肅飾淨侶十餘朝梵暮唄日以畢吾師本願焉耳非敢希伊蒲之供也以視今之豎拂登壇者千百為群坐糜廩困已實為貪而高言戒貪身未離縛而妄擬解縛孰得孰失豈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九

不大相逕庭也乎故于二僧之成是禪林也為之記以志不泯云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國朝蔣 超

介丹陽金壇之交各五十里曰延陵有吳君季子廟云自漢及今廟貌最古民間祈農望歲疾病禱祀遠近至者無虛日君亦惠風甘雨默祐一方野蠶稱穀穹龜大魚充溢於溪田巷陌之間其民樸而多壽豐財力穡而耻末富西戍以來老幼熙娛寂然不見兵革之事君之佑民可謂至矣廟素宏麗亟修亟壞年來梁楠班剝落削級甃不能避燥溼修士吳嘉侯患之安陽吳侯之鎮

適宰於陽捐俸倡首屬嘉侯董其事以君之靈克用有成嘉侯屬子記之欲以修建本未載廟石不可不一至其地孟夏之日乃肅衣冠過舊里西山送青溪溜紫注高岡聳抱若阿若盤沸井流珠於右長橋虹貫於前廟門軒敞巍殿三重崇宮崎嶇傑出雲表仰瞻儀像披袞衣列班劍肅然如生露臺有奉夫子十字碑亭島嵐糾結丹絳耀日修廊蜿然環兩旁者九十餘楹厥後又有讓王樓翼以邑大夫齋宮庖廡周廬無不畢具噫君之靈應與吳侯之勤民嘉侯之好義盡於此矣予獨思當春秋時志與王室者唯吾夫子耳君為文武子孫備知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十

三代禮樂又叙次當立以大聖人輔一賢侯足使東周復興生民被澤瞥然高蹈又處人倫骨月之變此君之大痛亦吾夫子之憂天下之不幸也雖然自君以讓德顯天下煮其教者無智愚貴賤皆知重倫義輕祿位以推梨讓棗為足欽奪芻蕘骨為可耻由其道可以無爭無爭無刑無刑無兵君所造於後世者豈止療疾苦而禦饑凶也哉以此思愛廟食千萬世可也詩曰粵有太伯國以讓延壽夢象賢曰有季存熠熠吳君惟義之航腐鼠嚇鷓鴣彼鴟頑當周之衰君為同姓誅亂定王姬可不亡敵筮濁膠不救俗荒句茅之西延陵之

里佳城鬱葱穹窿厥祀冥靈蕃育豐年大有溪深魚肥  
土敦穀阜栽我素王縞紵遺之赫赫穹碑蛟龍護之公  
孫嘉侯世奉君廟吳侯善刀登良哉暴既惠吾民亦謹  
於神運會適符各滙其源靈堂歲久樂榼漸傾乃命鼎  
新嘉侯董成風斤雨斷神輪鬼營鐵石犀壽夥彩晶瑩  
乃構元屏用表休尚夷清惠和君聖之讓粒我蒸民既  
富且臧孝友睦嫻以配神貺

華陽隱居墓碑

梁蕭 統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已時華陽洞陶先生蠅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宏景  
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  
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遺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  
日交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  
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  
矣哉隱顯變化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  
書息簡流珠罷窳九節麗于中天千和焚于地下仙官  
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圮上  
之術今造元良屢乘浮邱之教握雷符而惻愴思化杖  
而酸辛乃為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  
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懸梨傳宛史書因買船虎車  
照景蛇拂凌煙餘花灼燦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  
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墓誌銘

朝散大夫容州刺史戴公墓誌銘 唐權德輿

維貞元五年夏四月容州刺史經畧使侍御史譙縣男  
戴公至部之三月以疾受代回車既駱六月甲申次于  
清遠峽而薨春秋五十八明年正月庚申返葬於金壇  
玉京原之舊封宜叙世德以識幽窆云公諱叔倫字幼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公本譙國人其先在宋為公族於漢為儒宗東漢則司  
徒涉西晉則有司農逮逮後南渡始居丹徒八葉至宋  
臨湘侯明寶明寶曾孫梁左丞嵩嵩元孫皇德州司士  
好問公之曾王父也王父脩譽父眷用皆自廢天爵不  
顧輿車傳次君之禮文盡通與旨師安道之晦德尤惡  
知名故世風純慶及公而發公早以詞藝振嘉聞中以  
材術商功利終以理行敦教化率履素王之訓周旋君  
子之儒淑聲休問苾芬四暢初振衣於蘭陵蕭茂挺以  
文學政事見稱蕭門文本菁華而長於比興粲為采章  
鏘如新墳鼓鍾于宮累辟大府分命於計相也則為湖

南河南雷後自秘書正字三遷至監察御史曳裾於賢  
王也則爲湖南江西上介由大理司直至高書祠部郎  
中其阜人成化也則東陽一同之人沐旬歲之治撫人  
飢三年之惠容人被踰月之教夔人聞詔而歡承訃而  
哀不及蒙其澤歷官十一而雲安不書所至之邦必刻  
金石始在轉運府也量則於南荆會蜀將楊琳擁徒阻  
命詔書告諭初無革志宵引鑣卒劫脅使臣曰歸我金  
幣可以紓死公山立不撓勇生於仁端其辭氣強於師  
旅暴叛知感乞盟於公黎明率其徒西嚮拜泣指期詣  
闕家臣列狀天子召對而推功於府不伐其勞時談翁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然勇讓具舉其在臨川也清明仁恕多省費方畧蜀郡  
崇儒之化南陽均水之法精力區處民以便安田壤耕  
闢獄行清淨居一年璽書褒異就加金紫未幾而有容  
州之拜且都督府所治列城十三訓戎撫俗之任招徠  
式迨之寄非通方明畧無以成懷蓋皇慈所軫先於柔  
遠方將布愷悌於[發落致風俗於休嘉議者以九伯二  
南可跂而至天則不弔未如之何君直清篤厚博物通  
理有大學之明誠大雅之疏達靜如淵泉動如鏡干不  
錮不磷與令同終始起布衣儒服位視方隅歸全之日  
纔具祭器去國見麾幢之盛返葬備禭之儀列松楸

於舊封展牲羊於新薦哀榮之禮鄉党稱焉初公娶京  
兆常氏永州長史采之女繼室以博陵崔氏殿中侍御  
史敷之女皆淑明柔嘉不幸早世九子曰郅曰加年甫  
及亂哀如成人公仲兄新城長伯倫以子承公歡且有  
遺言不獲讓是思直書銘曰

信都九江文禮章章百代彌光司徒佐漢司農匡晉乃  
熾而昌世無違德時有通塞或行或藏克生容州貴爲  
諸侯其道直方政成中和播爲頌歌化被二邦列爵疏  
土燦爛龜組鸞聲鏘鏘宜享繁祉以媿天子今也則云  
遷葬故里遷山之趾德音不忘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楊州兵曹參軍蕭府君墓誌銘

權德輿

君諱惟明字惟明南蘭陵人曾祖浚皇丹州刺史祖文  
遠皇睦州別駕考重暉皇金州別駕自丹州已降雖位  
不過守佐而皆以行義似續君即別駕府君之元子也  
天寶中舉秀才數以行過乎謙竟不得居甲乙科時苟  
未至雖巧力無所錯其用否不可久後累爲知已所薦  
自明州參軍事至楊州兵曹掾凡四更官皆有理効多  
以名聞薦拜或參從事之列向非亦有餘而用無滯疇  
能及此晚歲病風家于丹陽葆真樂和樽酒自適輕財  
重義推誠于朋友之間不識邊幅以曠達自任初君與

今弟 司封郎中惟則同以儒服遊京師賢士大夫締交慕義者如鵠郎中以通才歷職而君亦累爲名公所薦年位未至相次凋落嗚呼以建中十二年四月某日所疾沉痾終於丹陽私第享年若干以某月日權窆于某所從宜也夫人扶風寶氏婦道柔明子溲泮汝等年未志學藐然無怙芻挽將行哀以求銘銘曰

南齊之後福祚落疎厥生兵曹洵美且仁如何中路翳魄荆榛刻石窮泉永志聲塵

潤州丹陽縣丞盧君墓誌銘

權德輿

君諱峴字某范陽人自元魏已降官婚人物爲天下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十五

甲大畧書于國史詳言在乎家牒今所書三葉自曾王父衛州司馬府君諱宏壽初貞晦不仕公車徵拜生冀州信都主簿府君諱友裕生楊州高郵縣令府君諱相君卽高郵之弟若干子奉前人之業講先師之訓以之克家以之從政直方謙厚甲不可踰筮仕三次不離州縣之職曰亳州蒙城縣主簿楚州寶應縣尉潤州丹陽縣丞寬敬滯事不希名譽故每當廉問薦延之目使臣陟明之舉皆遷延晦避時議多之清行懿名竟用不振以大曆九年七月日寢疾終於官舍享年五十五其妾隴西李氏柔順有婦行嗣子某等訣于著蔡啣恤襄事

以關河不靖未克歸祔遂以某月日權厝於縣之北原焉從宜也予僑居丹陽嘗與君游故粗書事實以備刻石銘曰

生死云云如環斯循于嗟盧君于此歸根

潤州丹陽縣尉李公夫人范陽盧氏墓誌銘

權德輿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北齊黃門侍郎思道之五代孫也曾祖悌皇道高不仕祖綱皇城門郎父侑皇太原縣尉雖仕皆數命以至淪謝而皆餘行懿文有當時之譽明德奕世誕生夫人既笄嬪于李公李公爲烏程丹陽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十六

縣尉夫人居貧守約動必由禮謙敬以睦中外吉蠲以奉蒸嘗甘糲粟服泮中饋式叙和樂嗜嗜有嘉聞而無攸遂一紀于茲矣嘗聞善餘慶謙受益豈前志之謬歟將有必定之數歟既而奄忽遘疾不翌日而大漸以大曆十一年月日没于丹陽之私第享年若干某月日權厝于縣之五里原從宜也生子數人早歲大落今之存者女子三人長者生纔六霜其次差以幼矣雖禮所未及而號不絕聲呱呱然行路爲之惻戚公以爲鼓盆傷神而不中節而鍾情之哀可勝既乎且虞陵谷之變也乃命權氏甥德輿爲之銘曰

去夏屋之渠渠兮卽孤邱之喪喪往不可復兮沉痛如  
何薤露蒿里兮古有哀歌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  
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  
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于予  
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  
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才者且悲君  
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  
徒縣義里鄉檀山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  
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  
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  
翰林爲學士叅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  
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  
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廩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  
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  
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  
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

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于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  
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于是時范文正公與  
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塔  
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帑故紙錢會客  
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  
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  
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  
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于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  
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  
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  
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後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  
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  
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  
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  
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  
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  
於地下也空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  
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

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返子之歸  
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舉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隳  
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今有蘊而無施文章發耀  
今星日交輝雖冥冥以掩恨兮空昭昭其垂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脩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  
居一歲中書凡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  
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九

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  
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  
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血雖不及豐侈  
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絮以完所至  
官舍雖痺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  
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游而  
樂人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  
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  
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確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  
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

孰與欽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

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  
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如  
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  
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  
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  
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  
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  
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九

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不  
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  
然後為安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安石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  
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  
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  
牛首之北後秘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



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堯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誠將作監王簿璿字某縣令次玘瓌玠爲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芘厥

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窵此新宮筮云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終吉銘告無窮

葛興祖墓誌銘

王安石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與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肝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仲伯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脩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

所爲以效于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

十年而卒窮于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

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于仕未嘗苟問人疾苦欲

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

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獎于州縣而服勤如

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

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

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

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

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繁蘊皆有文學繁許州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

臨穎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蘊尚幼也四女子皆未

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憚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于德

又將何求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

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

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

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

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邱縣秘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闕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歐人而甥殺之州將脇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猗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知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五

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其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并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于雅也屬吏常有隙于公

同者因說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于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揚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附以葬者公元配也萬曆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五

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于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今孰勸為瘁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奉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

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上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  
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  
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  
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  
哀天下之士沈于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  
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  
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于相人然諱其術  
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于一時皇  
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于是大學  
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  
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  
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王簿侍其孺早卒又娶其  
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  
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  
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  
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  
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彫弗跋以爲高俯以狎于野仰以游于朝中則  
有實視銘其昭

米元章墓誌銘 蔡 肇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小大  
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  
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者爲  
律命建官養飢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  
學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奉詔  
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名書賜白金  
絹錢甚腴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秘府號宣  
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史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  
預觀籍紳以爲榮遇已而出知常州不遠改勾管洞霄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宮未幾就除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  
賜對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  
扇各二遂擢爲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知淮安軍彌  
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許以某年月日卒於官廨享  
年五十有七遺命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緡不受  
官其子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  
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嗜學公  
生秀穎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輒背誦稍長博  
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畧不喜從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  
其說踴騰世儒不能屈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

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絕懸壘爲工作字道勁更沈着  
雅有晉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亂真其画山水人物自  
成一家尺縑寸楮人以爲玩四方碑榜咨請踵至所著  
詩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己子聖度錄正韻雜說又數  
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  
教戒吏民初爲煩已而安之時亦越法縱含有足多者  
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遇古書名  
畫必極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于都城敗屋僦居  
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玩嘯咏終日所至喜覽山川  
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遇潤愛其江山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七

定居焉作庵城東號海嶽日詠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  
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蜀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  
相與爲忘形交風神蕭散是其一派人也舉止頡頏不  
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躡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  
觀之性好絮置水其傍數額而不悅未嘗與人同器服  
着宇軒然進趨禧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爲米元  
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爲得法其逝作偈語有倫  
父佐左武將軍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  
卒始葬潤州黃鶴山以中散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  
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補秘書

省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邱  
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  
撥發入奉常爲博士三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  
君有賢行五男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  
餘早卒八女子適進士喬襄公偁老南康君教授段拂  
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年六月  
某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豐初謁荆國王文公于金陵  
公以詩文贊見公於人材少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  
而余由是始識公故爲之銘曰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八

生憐野鴉僧家賜棹棄講決習典墳君纒弱冠藝且文  
豪氣激越蕩乾坤劇談四座寂不喧冠巾說製傷朝袂  
浣衣濯帶肌摩駮手攀拉頰送飛雲邈晉千載風流存  
鍾王已往楷法紛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練硯  
句法甫白相弟昆造雄設險驚列昏文成揮掃千兔兎  
蚊蚋着紙尾角壽尺牘藏去珍瑤現一宦航辭諸侯門  
較視試一引手援南宮坐曹席未温世間巧語空織文  
頌淮出守朱兩轄三仕三已無戚欣視身蚊蚋何足論  
思坐海嶽窮朝曛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如暈  
却乘冷風反衆薰西山嶠峻星可捫其陰大江傳東奔

噴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落空置君欲酌中瀝採芳蓀  
生芻舍與宿草根尚書局促駒伏轅追摘往實詔九原  
吾文坐荒失鋤芸爲歌銘詩下招魂巫咸上天誰復聞  
薄暮雷電歸叫關駛雨忽作九河翻

自誌

沈括

翁年三十許時嘗夢至一處登山花木如覆錦山之  
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翳其上夢中樂之將謀居焉  
自爾歲一再夢或三四夢至其處習之如平生之游後  
十餘年翁謫居宣城有道人無外謂京口山川之勝邑  
之人有圖求售者及翁以錢三十緡得之然未知圖何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五

在又後六年翁坐邊議謫廢乃廬于潯陽之鬩斗洞爲  
廬山之游以終身焉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置之  
圃恍然乃夢中所游之地翁歎曰吾緣在是矣于是棄  
潯陽之居築室于京口之隅巨木蒼然水出峽中淙淙  
杳冥繚繞地之一偏者目之曰夢溪溪之上聳然爲邱  
千本之花綠焉者百花堆也覆堆而廬其間者翁之棲  
也其西蔭於花木之間翁之所懋鼓軒也軒之瞰有閣  
俯于阡陌巨木百尋闕其上者花堆之閣也據堆之巔  
築茅以舍者岸老之堂也背堂而俯于夢溪之顏者蒼  
峽之亭也而花堆有竹萬箇環以激波者竹鳥也度竹

而南介途濱河銳而垣者杏背也竹間之可燕者蕭蕭  
堂也蔭竹之南軒于水濱者深齋也封高而締可以眺  
者遠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蕪古木與豕鹿雜處客有至  
者皆頓退而去而翁獨樂焉魚於泉飭於淵俯仰于茂  
木美蔭之間所慕於古人者陶潛白居易李約謂之三  
悅與之酬酢於心目之所寓者琴碁禪墨丹茶吟談酒  
謂之九客四年而翁病涉歲而益羸濱樞木矣豈翁將  
斃於此乎 存中居夢溪八年  
而卒歸葬於地

唐郎中默庵墓誌銘

明唐順之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默庵唐君卒於南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甲

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斂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  
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爲葬具茅君又將  
因邑諸生之請爲之請于上司而祀君于鄉賢祠而以  
書來請銘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爲之生  
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爲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爲循  
吏於銘法宜于是採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爲狀爲  
之叙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默庵家于丹徒之開沙  
祖諱用父諱漢贈南京刑部郎中母嚴氏贈友人年十  
六入郡學爲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  
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

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礪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啟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嶄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攜妻子數千里外獨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聖

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昇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伴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温温不見戚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聖

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謝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佛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石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婿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爲之經紀其家而連子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

凡人爲吏廉者或刻惟君長厚温温悃悃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吟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閭有言近古太邱經紀其家弟子事師傳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譔美太史則宜

溧陽伍員入吳

吳越春秋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壘

伍子胥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管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管飯其盡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近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大丈夫哉

伍員伐楚

吳越春秋

閩問克楚歸子胥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大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倒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來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校官碑

漢石本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壘

溧陽長潘公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口之禱口天口德之純操髻克敏口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奧藝外覽百家衆儒聖抱不測之謀秉高世之介屈私趨公卽仕佐上那位既重孔武超著疾惡義形從風征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奸剽猾寇息善勸履孤竹之廉蹈公儀之察察廉除茲初厲清肅風仁義之風口口口之蹟垂化放乎岐周流愛雙乎口口親賢寶晉進直退隱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吁嗟之冤概無叩囚之結矜孤顧老表孝貞節重義輕利制戶六百省無正鬻不賈自單百姓心歡官

不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屢既來安之復役三年推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構脩學宮宗懿昭德既安目寧于侯用張遵豆用陳發彼有的雅容口開鍾磬縣矣于胥樂焉乃作叙曰翼翼聖慈惠我草蒸貽我潘君來茲溧陽彬文赴武扶弱抑強口刈懷雄流惡顯忠咨疑元老師賢作朋脩學童冠琢質繡章貫天生德有漢將與尙且在昔我君今存卽此龜文遂尹三梁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卑爾熾昌丞沛國銓趙勲字蔓伯左尉河內汲董竝字公房右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時將作吏名從掾位侯祖戶曹掾楊淮主紀史吳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望

超議曹掾李就門下史吳訓議曹掾桓槍門下史吳翔戶曹史賀口門下史時求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一日己酉造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俞仲遠得此碑於回城湖濱移置育舍今移置文廟大門右至順癸酉教授濟陰單禧政云長樂陳長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未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年歲在辛酉造距今九一千一百五十一年番陽洪景伯先生出字爲之釋謂學爲契華爲黎卑爲俾榭爲野賈爲賈剗去其刀賢去其貝于侯與紆侯通尙且謂太公周公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辯者尙有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止斯字九十有六字比之

洪氏作釋文時文皆不可考且如第二行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衆之下是雋字退之下是憲字役之上爲復反之下爲失此之上爲卽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爲闕又如旣安日寧則以爲日梅槍則以爲桓槍豈當時誤於墨本而然耶○王世貞跋云有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右逢童三公敬阮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於集古金石錄而此獨闕如者蓋宋至紹興十一年溧陽尉俞仲遠始出之固城湖濱容舍在歐趙二公後耳結法最爲高古伯仲西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吳

嶽勸進間第多漫漶不可讀番陽洪景伯爲之註釋而闕其二十七字元至順中濟陰單博士禧宦遊其地復考詞義之可通者得十六字因手書景伯釋文而附所補於後吾弟今獲本乃舊搨也而不載單禧所爲跋釋文止載闕字而不載禧所補何也豈此本在禧刻前爲洪景伯書耶景伯書又何以步趨趙吳興也碑今在溧水溧水漢溧陽地更搨一本驗之卽見按此碑恐是元人翻刻真本而別令善趙書者作洪景伯跋耳碑文奇古不待言卽其出處靈異當與陳倉石鼓



竝傳

貞義女碑銘

唐李 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承其各節尤章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詞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深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歲三十弗移天於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虎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之於人何其深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吳

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遁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賢於孝道聶妙殞肆舉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耳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鄆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泄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耶望其溺所愴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

月苦荆水警像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至薄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南朝陳然丹陽李濟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畧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詞曰祭祭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擊漂清源碧流素手縈波潺湲求息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如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耻投金瀨訖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吳

太白斯文遺集關載故世以石本而為異觀寄道殊域競懸屋壁猶珍雜珮昔寘縣之西北四十里子胥投金之浹卑庫翳蒼訪閱攸難卒無庇護以至缺泐明府夏侯戩特以俸金重刊樂石移置新建儒宮之右次櫨非佳政好古旌賢則典麗之言貞義之蹟烏得重光惟永哉是歲甲午皇宋淳化之五年十一月進士董衍序

目色以臆及春風二十花落無言等語非青蓮儂才不易得

書李賀小傳後

唐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且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驢  
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  
文余爲吳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  
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  
金灑灑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陂陀  
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藜篠  
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  
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  
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經驀投金渚  
一往至得塵大櫟隱崑嶽坐於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吳

爾後滾滾去曹務多弛廢令兒踈下急不佳東野之爲  
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  
窮去吾聞滌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  
抉適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稿死不能隱伏  
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  
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潘城寺碑銘

唐劉

驪鄉貢進士

○○○○○○○○○○仙之教流於神州與黃素洞  
實有無相生併儼禮用運三界軸柄天地元關無礙門

敬○○○○○○○○焉能度其邊際矣潘城者沿古  
其名云史氏別業捨爲伽藍靡都銘記莫知年代初剪  
茅樹○○○○○○○○祖師法諱大晉後傳衣鉢  
於謝氏和尚諱法明至睿文明聖皇帝卽位之年乃付  
囑○○○○○○○○朱氏姓也斗數於不二法門得  
曹溪心印有住有行非行絕人我想達生死元怡怡然  
於○○○○○○○○步各山大川無不及焉上人乃了悟  
處世界如虛空遂駐還脫履掛錫棲心見此地執盤薄  
○○○○○○○○晚接南豫還境晚合太虛廖廓翹在目前  
長川皎如月下上人乃心行菩薩發智慧慈以津梁心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辛

方自來刊木獻供繼踵而至因之堂設幄起房廓巖然  
矜立○○○○道口鍾一中其臺也迴穿雲外傍礙鳥飛  
晶然出泉水之標迴矣過群峰之口敬繪迦盧舍耶變  
相悉蓮子成道地藏六起化方毗沙門天王皆削衣鉢  
之餘儂基用塑像則世尊當殿迦葉阿難深沙大神資  
頭盧上迦毗羅謹法神一一端嚴相好後妙諸菩薩衆  
觀音藥師婁至如來聲聞大士摩○○法蘭之迴駕白  
馬獻經華道場香燈繼燭土女駢比儒素憧憧持素梟  
脫上服瞻仰頂禮布法散華鐘磬瞭瞭六時經梵曠目

禪誦爐香合香無取無捨色相皆空戒珠意珠應心而見火宅酒肆隨緣化人言不乖情蹟歸方便上人行維摩詰之行也潛龍口其川父風雷殷殷宅泓窺之間鉢中如在則上人成道之感也甘果茂盛未實離離不染衣花飛亂香風滿室石楠數本蔭藹庭軒白足真僧午齋其下楚雲寒木蕞落江山天地變化有無其間是知道以人宏其斯之謂乎戮力齊志匡持道場構香積厨汲功德水不息晝夜禮念洋洋則眾小師之功也不干朝野高枕雲山翫弄重孫以道安閑雖處火宅心明內鑒慈悲為先永斷愛憎勸善布施念佛敬僧則白衣居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至

士顧矜唐和孫甫趙志顧左顧建顧表顧超唐瑤之行也聰明出格文章冠時陶潛後來武城之才則中由子男隴西李沼之盛德也簪纓蓋於朝野才學富於前賢國之東南聖心是託則廉察大夫河東裴公乾珍也驩偶秋賦不以時名命述口碑言敢虛譽類於貞石以俟代移詞曰達哉土人卓犖修真外無庇言內不染塵引諸途途度苦海津清淨比邱無偏無黨智海極深福田彌廣冰心既堅月秋愈朗導眾以寂寺觀為首迦藍既周功蹟可久刻石為名永永不朽唐中和三年癸卯歲秋七月乙丑朔十五日巳卯立樵夫

丹陽陶貞固書并篆顧男宗實刻字

菱山題名

宋趙桌

咸淳二年九月四日長沙趙桌偕弟潛領客淮安劉弓壽春孫吳會雲安袁道鳴响山邱口艤舟洗壁間季父舊題九年矣酒數行野人以江鮮獻乘興遂涉山椒而眺焉相與亨鮮登酌拊膺懷古包羅宇宙而入神心境融會賓主酣暢殆忘南轅北旆之交馳也

桌奏從子潛葵子滋題乃

壬辰記變

附輟耕錄一則

元孔克齊

至正十二年壬辰春蕪寇徐壽輝遣將項普署等陷饒徽以紅巾為號擄賊又竊其號溢出畧旁郡張三舍者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至

廣德州將子迎而導之所過殘毒秋九月三日犯溧陽州馮清桂不克守城陷議立義兵長圍結鄉兵保障以圖克復時州人王全禮及永成史敬武史制凶父子孛內弟芳莊吳清吳江兄弟皆以貲產謀勇雄於鄉眾推為長吳氏兄弟於州東南之萬畝圩史氏父子於東北之顯惠廟王氏於州南之故縣各距州不一舍立柵結寨聚宗族佃僕鄉鄰數千屯扎成犄角之勢相授兵勢遂振賊恐遁去州得克復未浹月賊勢再張蓋人心思亂應之者多故耳十月二十六日忽蜂飛森至自東南入有內應城再陷教授天台林夢正死之吳江吳清率

義兵追入城大戰於太清觀前亦俱死之賊四出焚掠  
州衆奔避於長塘湖依東北義兵爲捍祈佑顯惠詞是  
夜賊北出崑崙橋忽風雷大作電光中見雲端若有赤  
旗金戈狀義兵復鼓噪聲聞賊懼復奔入城比明適江  
浙行省鎮撫哈密統兵奄至同知保壽督鄉兵以繼之  
斬關而入賊就滅無一人遺者於州南樹見夢正屍保  
壽買棺葬之夫彼人竊賊殘毒旁郡張三舍以州將子  
尊賊不足論矣彼馮清桂者以儒發身而偷生失郡何  
也至使林夢正一儒官守死王全禮一布衣克復吳清  
兄弟效死郡境史敬武父子保捍逆難之衆顯惠神助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垂

順昭應皆宜特書闡揚者張三舍以受顯戮而馮氏子  
尙何顏以生耶嗟乎禍亂之興非一日矣有身都將相  
手握重兵傾天下財而翱翔玩愒者亦獨何哉馮清桂  
亦不足深咎矣聊紀之以待天下之清公論之定也是  
歲十一月二日

陶九成輟耕錄云深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

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深陽獲其魁

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

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合我代先生

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爲國家臣子而爾恐僞耶既

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今日生得林教授者有賞  
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耶先生曰  
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  
也我何爲降再二終不屈縛於樹不解衣冠而殺之

闡幽之文永垂不刊

金淵書院忠義石跋

明 穆 樞

此石遺於北壇草莽中閱歲滋久適縣尹熊君蒞邑事  
訪諸父老謂此石趙府所遺者按志宋有趙葵理宗時  
爲樞密使拜相甫一年卽上表乞居深陽築晚香堂於  
城南以樂其志其子淮江東轉運以忠義著時號南北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垂

二府蓋如父老所云此石奇古可愛君謀諸同寮祁君  
壽余君參李君海劉君鼎遂徙於書院之北軒下廢不  
湮忠義世家之舊物云淮乃葵從子詳人物志忠義石  
今移置雙橋旁

高靜石銘

符 觀

晚香有堂崇斯怪石維高維靜龍錫奎畫興替靡常偃  
然荆棘維時徙立休光猶昔

高靜石舊置鳳凰橋畔以爲大力者載去相傳風濤

沈於揚子矣後人乃移忠義石補之夫物莫壽於金

石功名富貴特石中火耳孔研漢劍且與山川并不

朽而或者範金爲檜惟恐百世後有不識秦氏之姦

者嗚呼金石同一無知彼何不幸而蒙瓦礫之投此復何幸而來袍笏之拜則忠與佞之所波及者然也若夫揚子之水卽忠愍二妾之所沉也石過而沒抑磁鐵龍劍感應自然之理又何怪焉識之石陰以詔來者句曲山人自來政

書貞烈集後

史學

鳳凰橋跨洮瀨二水上雄偉奇秀爲吾溧陽最清勝處也令尹符君建祠於兩橋之間以祀春秋史氏貞義女而以宋忠臣趙淮二妾翠蓮綠雲配豈亦以其同一死事之烈重有關吾溧之風教也歟祠庭幽雅欄檻輝映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善

誠足以妥英靈而起瞻仰矧以溧城爲負屨以三水面爲藩塹以青龍瓦屋諸山爲屏障以風帆沙鳥漁歌牧唱爲目前之景而唐宋以來名公諸作又皆足以發幽潛慰精爽祠之清勝亦云絕矣而符侯之意猶以爲未足仍徙宋令夏侯氏模刻李翰林貞義碑宋高宗御書賜趙丞相高靜石樹之祠前石勒以銘碑覆以亭俾一貞二烈之清風峻節與是碑是石相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是又符侯好古圖舊表異前修風勵後人之深意也若夫符侯政教之善貞烈事行之詳是祠之建置是集之傳刻則具見吾同年陳宗之吏部吾弟吳仲給

事之著述茲不復贅云

陳嵩九公碑

王諍

余自嘉靖丙辰孟夏奉命宰溧越三載邑貢士南溪陳子坤因余政暇持狀登堂再拜而乞言曰吾陳之五世祖嵩九公於洪武十三年上疏奏築東壩上利於國下利於民功德在當時者彰彰矣然而世遠代移久將湮沒雖子孫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請公一言以記之余雖其請按狀公諱天民字國賓別號瀨隱當高皇建極之始年踰弱冠慨然以王事自任身居草莽而憂在廟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善

念蘓松等處朝庭股肱郡賦稅所出甲江南而右荆淮者也地居卑下每秋冬水溢則泛濫無所隄防稼穡多傷生靈告匱國賦日虧公私俱困者十五六乃敬陳忠悃請於上江要地築隄障水以防民患天子可其奏命下有司議有司議格不行公抗疏再上謂有司不達時宜素食推阻乞命臣同有司不限臣以功力容臣相度地勢於宣州溧水交界之境兩山對峙之區固城胡口之下瀨陽江心之上建築東壩使蘇松無漂沒之患鍾山獲朝宗之休倘如有司所論徒費不能成功臣願寸斬以謝欺君之罪家口謫成粵西之南丹天子壯其言

命有司共董其事工力給自有司謀畫出自陳公六月  
卽告成朝廷將賜之官以償其勞公以凡天下之事皆  
臣子當爲之事豈敢望賞固辭不受且曰臣他無所望  
惟願立碑壩左俾臣微名獲刺其尾足矣天子嘉之立  
碑壩上錄其名與事用垂永久厥後公隱居樂善歷涉  
經史老而不倦年九十有九集親鄰賦詩暢飲且勸勉  
以爲善語畢而逝余考公之狀而知公之事究公之事  
而知公之心嘗觀古人之大功德於前者必昌其後君  
子有大過人之行者不沒其善公利澤及人善蓋斯世  
豈小補而可不傳哉凡今之人微功片善莫不嘵嘵自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壬

鳴以求稱振而公無所爲而爲所謂前人爲德而後人  
蒙其休宜乎餘慶無窮而令名益著也夫南溪追崇祖  
功不忘親也脩舉廢典美斯傳也非公之爲於前子孫  
雖賢無以彰其美非南溪之爲於後公德雖崇無以傳  
其盛且也觀公昔者對君之語惟欲垂名不朽今果然  
矣夫豈有負於公之初心也耶

邑庠建尊經閣始末

馬一龍

溧陽儒學明始開國建於城東南隅城水自上流分送  
四面穿城中出者學官居其左水稍返而趨下橋爲挑

及明倫堂北街經里許直衝其背堪輿家曰皆不利也  
吾爲諸生時嘗白於上欲塞下關引其水抱學官通東  
暨城別爲關門折而西向再塞舊關出水趨下橋直河  
口引之又西近南城門以南濟兌軍倉小河深廣通下  
橋而直衝射明倫堂背者移學諭居衙以其地建尊  
經閣當其衝那書院沿邊隙地若今嘉義坊左右夾堵  
之坊前作曲街通行則學官前流合之仄之水後屏擁  
巨鎮可稱形勝矣其後玉陽史太卿倡環溪狄藩黎尙  
寶朱芑泉儀部張次峯疏鑿水道如法玉陽更益附郭  
膏腴之田二頃以贍學需吾欺曰此好禮尙義第一盛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壬

舉也竊有志焉而力不能赴私心埃農力稍資補建尊  
經閣如吾所嘗請白者適學師林春齋顧白江以是爲  
言竟諾之春齋擢官去楚以語接任王紫石明年大獲  
吾食美之粟千斛粟漏貴可五百金田舍翁多收十斛  
之念勃然興起漫購物料相所樹偏隘乃改學諭之衙  
於西而以西齋南地創造西衙一所取堂後基直中文  
廟增置呂經歷舍地南北共一百四尺東西共八十尺  
鳩工盡撤故木墾雜礫築土高地四面四尺爲臺事半圓  
成而吾室馨懸所謂田舍翁者不能審已墨力勇於謀  
始疎於料終其時一峯盧君以解元及第爲邑令與王

君顧君皆有道之士也教之取裁助之經營以能委任  
於葉慕廳者鄉里賢達合學生儒朋從輻湊共成吾志  
魏功煥文其爲闢也獨以發地靈徵人文云爾已哉夫  
闢以尊經建經者方册所載聖人之言而言以傳聖人  
之心者也聖人之心一以貫天地之道者也以之不明  
於天下後世經生誦習餘千百年非無豪傑之興其間  
口耳章句務此取天下長物味天地本然在我者自與  
天地準而至於卑私隘小甘爲暴棄其侮聖人之言亦  
甚矣安望尊所聞求諸心焉不得於心則道不在人其  
在天下賴以存者唯是聖人之言載諸方册之經而已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堯

傳曰不尊弗信弗信弗從恒人之情大抵然爾故建闢  
所以尊經尊經所以尊聖人之言尊其言也以求諸心  
得其心求諸道天地萬物皆備於我矣然經不能起人  
尊聖人闢能起人尊經乎天下固有小假物而大通神  
化之妙者方諸陽燧不滿徑寸懸億萬里取火於日取  
水於月易於吹汲然此日月精氣在天水火之用其功  
在人人見水火易玩也見方諸陽燧竒日月之化精特  
物之靈也玩經者如玩水火以竒方諸陽燧推是心於  
闢則經爲水火之用於天下而聖人之心化精爲猶日  
月耳是故經之所載者道與天地準矣恃此具瞻起其

恭敬奉持之心而天下之道在人庶幾有望哉吾所謂  
建闢之意固以竒心易人玩心也立言君子願賜大手  
筆吐心闢義勒諸堅珉與經闢竝尊用貽來學

遊菱山題壁

馬一龍

山水竒秀皆靈氣口口但顯晦隨時與人口口自李白  
至今千載汨沒塵土大明時復爲菱山主人是以草莽  
間一時傳賞信乎天地中凡物有遇耳

按菱山舊有趙冀國從子桌題名歲久磨滅觀孟河  
止云自李白至今云云則此書在嘉隆前已不顯矣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卒

自來丁未春探梅西園偶遇山下洗滌苔蘚摹得長  
沙趙桌四字因嘆數百年剝蝕之物而忽爲楚人得  
之將無梓里精魂默相感通耶附記以托不朽

伍相國廟碑銘

焦 竑

上御極三十有四年率土依風群靈稟朔古義士忠臣  
孝子貞婦莫不秩於祀典罔時怨恫壘壘乎嚮幽明咸  
熙之世矣溫陵徐侯縉芳來尹溧陽政通人和乃建文  
昌閣廣濟橋井井章章百廢具興已閱圖經稽掌故知  
子胥投金瀨江假道牙嶺皆境內事也而廟貌陵夷久  
廢不立無以勸忠孝備法誠復捐奉庀工次第興建而

伍相之廟適成邑人呂君昌期輩屬余碑之嗟乎時移事改蹟往名留高堂已傾穰下動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况乎義特百夫孝絕千古厚可敦俗忠以激衰如伍公其人者哉公當姦先肆兇父兄并命斯時也憾填胸腹哀纏骨髓非不欲奮曹沫之劍搵秦王之胸念義不戴天身先朝露非算也於是隱忍避蹟間開摯主吳官計合楚氛乃剪前羽後勁俯雲夢而星馳萬弩千艘指方城而席卷揚兵九天之上決勝千里之外遂能躡彼巢窟社稷為墟獲其仇讐怨毒盡雪詎不謂奇男子哉夫其匍匐昭關沈吟瀨渚漁人望風而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奎

鼓楫貞女聞飢而投餐咸感激一言滅口而死此其精誠動乎天地義氣貫於金石故能一說而動闔廬再舉而領鄆郢非偶然也所痛者逢一時事一國而違合異勢成敗相反其合也驅萬乘如轉圜其違也斥壬人如拔山卒至嬰龍鱗而上迕視屬鏹而太息第欲僵尸寓諫抉目觀兵不亦悲乎嗟夫公存而落落者與公歿而炎炎者滅與亡所繫可謂重已或者忘父讐而不復視君過而不爭陰拱以觀坐而自保顧謂公援引非人鞭笞越禮何其謬哉年紀綿邈精爽超忽侯新其墜芙蓉以蘋藻足使姦雄媿心忠義吐氣於王上之風教不為

無助列祖斯存搖筆成詠銘日赴赴伍公三世作忠純厥祖兮雲摩氣英目無堅敵拳且武兮逢時不辰父穢兄劉家運監兮歸誠大都蒙垢忍耻厭荼苦兮有其援之如翼而飛寄心替兮師出桓桓蹈淮以西挫強楚兮窮與與歌厥融爛焉眾爭賂兮功遂讓與有言不信退何所兮堅貞不移誓死以報為代矩兮顧瞻溧陽山廻水滌公所旅兮靈祠巋然毛牲既醜奠厥宇兮金節赤旆來憩來遊紛且舞兮禳祈崇雩尚驅姦兇福下土兮神之聽之我刻樂石播終古兮

方山龍峯菴文昌閣疏 陳名夏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奎

天上戴筐六星兼上將之位詞林染翰三台接司命之宮中山穎脫乎朱衣於越劍騰於紫氣善言元化必有左徵既屬文星寧無右祀是以黨庠術序皆知魁柄作玉書金簡之華學士大夫咸奉梓潼助瑤管瓊函之色我里蔚為劍彩燦矣藜輝奎壁圖書珠聯若木斗牛分野井聚多賢亞子相元禱神能助困張僊夾弓矢盡可宜男考之化書傳為黃帝之子稽之奏雅實係孝友之人運中央而空四鄉枕參首而逆龍角紫五行之秀氣為聖為賢沛萬世之詞章作經作史此邪龍峯之勝彼氏象教之區爰有儒生願祠樞輔憫嘉禾之未出冀芳



草之將生以爲星辰雖遠或以容或以德若有呼而必  
應聲靈異不殊或少微或長庚卽在邇而可知遠排祭  
之瀆乃秩之尊措樓閣於空中糾財伊始昭文章於下  
里集勝當勤凡有子弟公卿之心幸分俎豆衣冠之責  
用陳小疏共勸厥功

大蕩山應心叢林碑

朱 劼

應心院之稱叢林也蓋自萬曆乙巳秋黃山普大師卓  
錫其地始也據舊記菴之權輿闕孫吳歷唐迄我明嘉  
靖間而蕪圯潘道人圓明披草刺棘庀材剏闢守優婆  
塞教謹司魚磬者百餘祀矣普大師之來黃山也實應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壺

余請亡友周叔夜偶偕師至大蕩視其橫亘洮湖南游  
聖塔瑯玕浩亘相與後先錯峙拱揖爲一方風氣所會  
師甚樂之山之道人覺正能嚴遂皈依於師率徒衆雍  
染發宏願爲雲水叢林滴水粒糝一遵百丈清規悉與  
城東禪寺十方院爲吾瀨千年來希有功德云此固普  
師針芥綠熟而正與嚴投誠之勇決良足嘉尚先是菴  
衆藉力耕而食能嚴尤加厲日檀姓膏脂烏可常恃不  
若吾行人血汗之穩實也六時誦誦之暇無老少咸荷  
鋤南畝斥耕獲之贏累圭積黍閱十餘稔門殿臺廡庖  
滷翼然煥然位直高下依山徙石竝中程度至像設之

莊嚴鐘鼓之鏗鉤巍乎稱一方勝觀差哉能嚴之勤苦  
亦至矣遷化已數載法侶善守無改常住初規嚴如普  
大師慈旨在耳也方能嚴之旦夜劬瘁根椽石悉出  
蕪裝銓劉寶坊化城佛說非証視彼沿門持鉢誘勸村  
市徒果已腹者爲何如哉余十餘年諾責於斯文者非  
敢漫置意外徐觀後之嗣法者能否今等志不懈故因  
其請爲題以畢初願焉時崇禎壬午春正月人日

湖菴西禪堂題詞

馬世俊

洮湖爲三郡界枕湖而居者煙火相望地有湖蕩村村  
有菴菴分東西房其西堂住持僧日時哲者法名寂炎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壺

河西王氏子幼喪怙雜髮律身嚴正出於天性晨夕梵  
唄人感其誠時大悲殿頽圯師與一方賢者謀修葺之  
且自出鉢資而圯者復興方欲有事於西禪堂值鼎革  
而止師乃詣吳門元墓剖石和尚受具戒執事兩載以  
母病篤辭歸仍留菴中水潦洧至衆皆散去師獨於課  
誦之暇躬親喇喻以興未竟之願建堂三間顏曰善笑  
前爲客坐以間計者如堂更募香火田若干詎諸檀請  
余識其事且有問於余者曰申酉之亂烽火遍野甲者  
望屋而食居人十逃其九荆棘滿村落而菴中之磬聲  
不輟也及承平後或披雲以耕或帶月以讀或冒風雨

霜露以商以漁而師未嘗行耶向人索一囊米其鳩村  
庀工皆不勞而自至此何以故余曰君不見洮湖之水  
乎當其狂飈頓起怒濤如矢鏃岡岫杳迷帆檣傾折而  
湖之性非有所損及其天日澄霽群峯歷歷水平似鏡  
漁蓑買航皆入圖畫而湖之性非有所益時哲師之居  
此菴也大衆岌岌以避亂而師無所失大衆擾擾以謀  
生而師亦無所求何以異於此湖也歟諸檀請名此菴  
余曰欲名之終無踰於湖者遂爲之題其畧而并書  
施之名於左方

溧陽侯史公神道碑頌

漢左雄撰採猗志補人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奎

山岳降精川澤耀靈猗與史氏世濟其英忠言允塞嘉  
猷有聲從容變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彤庭有犯  
無隱惟忠是聽王室斯賴諸侯以寧內侍帷幄外典專  
城爲政以德察獄以情化洽草偃溪谷風清金相玉質  
不隕厥名處溢不驕居勞不憚視險如夷忘身逐叛駟  
頌美魯青蒲安漢執簡書德姦邪逃竄匪君之忠孰能  
勘亂昔有隆漢烟燧皇家惟帝念功爵命屢加三台五  
開駢馬奉車腰佩兩印綬帶雙網何彼穠矣棠棣之華  
如圭無玷似玉無瑕節之以禮儉而不奢篤生我侯英  
畧備舉有藝有才能文能武孝以奉親忠惟衛主赤眉

始結白波猶海執銳披堅斬馘虜截彼長蛇殲斯猾  
暨策賞廟堂書勳王府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簡在常心  
翻封胙土厥土維何在溧之泝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  
菼揭揭塵鹿麋虞禾秩菽菽原田騰騰俯首川陸魚鹽  
所聚蝗飛火滅暹珠去虎子民輯悅建茲城宇大厦航  
就聽政之所祠堂石殿先靈攸處至春秋分祭祀不徂

鎮江府志

卷之四十九

奎

鎮江府志卷之五十

藝文七

五言古詩

始作鎮軍泰軍經曲阿

晉陶潛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  
來苟冥會宛轡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渺渺  
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  
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  
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曲阿後湖

宋文帝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宵登毘陵路且過雲陽郭平湖曠津濟菰浦迭明蕪和  
風翼歸采夕氛晦山嶠驚瀾翻魚藻頰霞照桑榆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  
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鑿登山椒張組  
眺倒影列筵囑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飛江皋原隰羨  
絲柳墟園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杜維  
繁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返林巢曾是祭舊想  
覽物奏長誼

廬陵王墓下作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  
言懷君子沉痛結中腸道銷結憤懣運開中悲涼神期  
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廷州協  
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  
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  
天狂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以瀝長  
嘆不成章

車駕幸侍遊蒜山作

顏延之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  
險去漠宇襟衛徒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闕固神營圍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二

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燁誕曜應辰明睿思  
故里巡駕市舊堦陟峰騰輦路尋雲抗瑤蕙春江壯風  
濤蘭野茂莢英宣游宏下濟窮遠凝聖情嶽濱有和會  
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雷滯感遺災空食疲廊肆反  
稅事巖耕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

顏延之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山  
祗蹕躋路水若驚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  
允行衛千翼泛飛浮彤雲麗旋蓋祥飈被綵游江南進

荆艷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盼觀青  
崖行淥觀綠疇民靈蹇都野鱗翰登淵邱德禮既普洽  
川岳徧懷柔

應詔觀北湖田收

顏延之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帝  
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塵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  
互流綴湜殼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  
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園精氣陰谷曳寒烟攢素旣森  
蒨積翠亦蔥芊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温渥浹輿隸  
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蓬取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累非纏牽

蒜山被始興王命

鮑照

暮冬霜朔嚴地閉泉不流元武藏木陰丹鳥還養羞勞  
農澤既周役車時亦休高簿符好藉蒨駕及時游鹿苑  
豈淹聯兔園不足留升嶠眺日軌臨迴望滄洲雲生玉  
堂哀風靡銀臺阪石類星懸輿水似烟浮形勝信天  
府珍實麗皇州白日迴清景芳麗洽歡柔參差出寒吹  
颺辰江上謳王德愛文雅飛翰灑鳴球美哉物會昌衣  
道服光猷

從拜陵登京峴

鮑照

孟冬十月交殺盛陰欲終風烈無勁草寒甚有洞松軍  
井水晝結士馬鎖夜重晨登峴山首霜雪凝未通息鞍  
循隴上支劍望雲峰表裏觀地險升降究天容東嶽覆  
如彌瀛海安足窮傷哉良永矣馳光不再中衰賤謝遠  
願疲老還舊邦深德竟何報徒令田陌空

與陸東海譙山述懷

齊江淹

杳杳長役思來使情濃恒忌光氣度藉蕙望春紅青  
莎被海月朱華冒水松輕氣暖長嶽雄虹赫遠峰日暮  
噉嗷谷參差綵雲重永願白沙渚游衍遂相從丹山有  
琴瑟不為憂傷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四

幸京口登北顧

梁武帝

歇駕止行警迴輿整游識清道尋邱壑緩步肆登陟雁  
行上參差羊腸轉相逼匝覽窮天步曬矚盡地域南城  
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  
若搆新洲花似織

侍武帝登北固

簡文帝

春陵佳麗地濟水鳳凰宮况此徐方域川岳邁周禮皇  
情慶歷覽游陟擬崆峒聊驅式道後無勞襄野童霧崖  
開早日晴天歌晚虹去帆入雲裡遙星出海中

循役朱方道路

沈約

分繡出帝京升裝奉皇穆洞野屬滄溟聯邠溯河服日  
映青邱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巖深烟岫復歲嚴  
摧磴草午寒散嶠木榮蔚夕颺卷蹉跎晚雲伏霞志非  
易從旗軀信難牧豈慕涵宮梧方辭兔園竹此心亦何  
言迷踪庶能復

華陽陶先生登樓不下

沈約

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翮不展地仙居多麗謙臥  
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  
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華陽石頌

陶宏景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各三宿麗天秀兩金標地英

和張丞奉詔於江都望京口

隋孫萬壽

回首觀濤處極望滄海涓流波去無垠喬木不勝悲蓬  
萊雖已變池塘尚所思歸飛路窮此悵望情難持吾生  
乃民季疇日佐藩維尚想西園夕猶懷北固時城邑纔  
辨處風烟忽所之跛子未能已顧歎空遲遲

夜到京口入黃河

唐儲光義

河洲多青草朝暮增客愁客愁惜朝暮枉渚暫停舟中  
宵大川靜解纜逐歸流浦淑既清曠汭非阻修登艫  
望落日擊楫悲新秋倘遇乘槎客永言星漢游

鶴林寺崇上人山亭

儲光義

清旦臨香巖山徑紆復直花林開宿霧游目清霄極分  
明窓戶中遠近山川色金沙童子戲香飯諸天食叫呌  
海鷗聲軒軒江燕翼寄言清淨者閭闔徒自陪

游茅山

儲光義

十年別鄉縣西去入皇州此意在觀國不言空遠遊九  
衢平若水利往無輕舟北洛反初路東江還故即春山  
多秀木碧澗盡清流不見子桑扈當從方外求

世業傳儒行行成非不榮其如懷獨善况以聞長生家

近華陽洞早年深此情巾車雲路入理棹瑤溪行天地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六

朝光滿江山春色明王廷有軒冕此日方知輕

泛茅山東溪

儲光義

清晨登仙峰峰遠行未極江海霽初景草木含新色而  
我任天和此時聊動息望鄉白雲裏發棹清谿側松栢  
生深山無心自貞直

舟中別武金壇平一

儲光義

曰子輕岐紫坦率賓混元忽乃異群萃高歌信陵門信  
陵好賓客清夜開華軒月光麗池閣野氣浮林園偶坐  
爛明星歸心潛崩奔漾舟清潭裏慰我離別魂落日下  
西山左右憐無言蕭條風雨散宵霽江湖昏秋荷尚幽

爵尊烏復翩翩紙筆亦何爲究我中心究

宿揚子津寄劉處士

孟浩然

所思在夢寐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烟波愁我心

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吟

宴包二融宅

孟浩然

閒居枕清洛左右接人野門庭無雜賓車轍多長者是

時方盛夏風物自瀟灑五月休沐歸相携竹林下開襟

成歡趣對酌不能罷烟溟棲鳥迷余將歸白社

諸官游鶴林寺

王昌齡

山館人已空青蘿換風雨自從永明世月向龍宮吐豎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七

井長幽泉白雲今如古移影坐松栢錫杖掛窓戶口云

七十餘能教諸有苦回指巖樹花如開道場鼓金色身

壞滅真如性無主僚友共一心清光遣誰取

鶴林寺

蔡母潛

道門隱形勝向背臨層霄松覆山殿冷花藏溪路遙珊

珊寶幡掛焰焰明燈燒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湖少憑

水木興甍忝身心調願謝携手客茲山禪誦饒

江南曲

丁仙芝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問橫塘口船開值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攜船頭昨昨

過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汝未曉已

成粧乘潮去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始下芙蓉

樓言發瑯琊岸急爲打船開惡許傍人見

焦山望松寥山

李白

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駕天作長橋仙

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

李白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

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

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間雲隨舒卷安識身有無抱石恥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八

獻玉沉泉笑採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

冬日泛舟焦山

王贊

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

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

青石稜中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

觀多心目豁暫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登北固望海

吳筠

此山鎮京口迥出滄海湄躋覽何所見茫茫朝夕馳雲

生蓬萊島日出扶桑枝萬里混一色焉能分兩儀願言

策烟駕縹緲尋安期揮手謝人境吾將從此辭

京口懷洛陽舊居兼寄廣陵知己 劉長卿

川澗悲無梁藹然滄波夕天涯一飛鳥日暮南徐客氣  
混京口雲潮吞海門石孤帆候風進夜色帶江白一水  
阻佳期相思空默默那堪歲芳盡更使春夢積故國  
塵飛遠山楚雲隔家人想何在庭草為誰碧惆悵空含  
情滄浪有餘跡嚴陵七里灘携手同所適

送皇甫曾赴上都

劉長卿

帝鄉何處是岐路空垂泣楚客愁暮多川長帶潮急潮  
歸人不歸獨向迴塘立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宿侯尊師草堂簡同游李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陵

九 劉長卿

石門媚烟景句曲盤江甸南向佳氣濃數峰遙隱見漸  
臨華陽口微路人葱蒨七曜懸洞門五雲抱仙殿銀函  
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千載空桃花秦人深不見東溪喜  
相遇貞白知會而青鳥來去間紅霞朝夕變一從換仙  
骨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開晏幽人即長往  
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為縣

初發楊子寄元大校書

韋應物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烟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  
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公迴安得住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 韋應物

東洛何蕭條相思邈遐路策駕復誰游入門無與晤還  
因送歸客達此緘中素屢喚心所歡豈得顏如故所歡  
不可睽嚴霜晨發凄如彼萬里行孤妾守空閨臨觴一  
長嘆素欲何時諧

晚渡楊子江却寄江南親友

權德輿

返照滿寒流輕舟任搖漾支願見千里烟景非一狀遠  
岫有無中片帆風水上天青去鳥滅浦迴寒沙漲樹晚  
疊秋嵐江空翻宿浪胸中千萬慮對此一清曠回首碧  
雲深佳人不可望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十 兩野

戴叔倫

治田長山下引流壇溪曲東山有遺堊南野起新築家  
世素業儒子孫鄙食祿披雲朝出耕帶月夜歸讀身勤  
竟忘疲團團欣在目野芳綠可採泉美清可掬茂樹延  
晚涼早田候秋熟茶烹松火紅酒吸荷杯綠解佩臨清  
池撫景看修竹此懷誰所同此樂君所獨

京口遇舊識兼送往隴州

姚係

蟬鳴一何急日暮秋風樹即此不勝悲隴陰人更去相  
逢與相失共是亡羊路

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喜徑松成陰悵然懷古

偶題臨江亭并浙東元相公所和依本韻

劉禹錫

一辭温室樹幾見五昌柳荀謝年何少常平望已久種  
松夾石道紆組臨沙阜目覽帝王州心存股肱守葉動  
驚綵翰波澄見赭首晉宋齊梁都干山萬江口烟散隋  
宮山濤來海門吼風俗太伯餘衣冠永嘉後江長天作  
限山固壤無朽自古稱佳麗非賢誰奄有八元邦祚盛  
萬石門風厚天柱揭東溟文星照北斗高亭一騁望舉  
酒共為壽因賦永懷詩遠寄同心友禁中晨夜直江左  
東西偶筆手握兵符儒腰盤貴綬頒條風有自立事言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十一

書臨江亭上

李德裕

無苟農野聞讓耕軍人不使酒用材當構厦知道寧窺  
歸誰謂青雲高鵬飛終背負

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  
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

杜秋娘詩 有序

杜牧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  
籍之入宮有寵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  
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

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

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京口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

漢即山鑄後庭千雙眉秋待玉竿醉與唱金縷衣漢既

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壩岸綠楊垂聯裾見

天子吟吟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

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堦露新重

閒捻紫簫吹蕩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

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飽咸池昇日慶銅雀

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謀得皇子壯髮綠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十一

縷綾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襟金盤犀鎮

帷長楊射熊羆武帳美啞呀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難奇

斬斬整冠佩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書神秀射朝輝一

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

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

舊吏更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

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尺素

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歎歎自古皆一貫變

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

逐鴟毳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



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  
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關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  
射鈞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  
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箠中屍給喪  
懸張鞏廊廟冠義危理昭七葉貴何妨我肉支蘇武却  
生返鄧通終死飢王張旣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  
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  
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  
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思歸桃花庵

顧况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十三

朝與佳人期碧樹坐紅萼暮與佳人期飛雨灑青閣佳  
人宵何許中夜心寂寞始憶花正開復驚葉初落行騎  
飛泉鹿臥聽雙海鶴嘉願有所從安得處其薄

遇默師憶潤州舊游

羅隱

自吾識默師倏忽綿歲時平生負才氣不肯輕披緇歌  
敲玉唾壺俊擊珊瑚枝石羊妙喜街甘露平泉碑捫苔  
想豪傑剝薛看文詞歸來北固山水檻光參差

送邵興宗之官丹陽

宋司馬光

赤日裂后土萬家如洪爐君行何事役似爲貧所驅塵  
埃稍去眼雲景日蕭疎扁舟乘長風倏忽徧三吳六年

羈旅倦一室誰掃除慎勿忘回首浩蕩江山娛

化城閣集句

王安石

層空憑風迥兩岸聞鐘聲鑿翠開戶牖構雲有高營化  
城若雲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奔茫茫與天平大江  
盤嵌根回波自成浪却畧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  
中山杳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回向惜我不得  
往側坐渺難望登茲翻百憂意欲剗叠嶂忽憶年少時  
孤興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妙高臺寄佛印

蘇軾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十四

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  
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窓几嶮嶮玉  
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敢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  
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甘露訪古有懷

蘇軾

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未闌但有相携人何必素所歡我  
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  
山爲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  
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狼石臥庭  
下穹窿如伏虯緬懷臥龍公挾策事雕鑽一談收劄子

再說走曹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  
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  
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火化人霓衣掛  
冰統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設破版陸生畫青猊戲盤  
剛上有二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  
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栢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  
撐雲峰裂根入石窟蟠薤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  
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列方其盛  
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游誰空搏况彼妄庸  
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武嘆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不待雍門彈

游鶴林招隱

蘇軾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脩竹深林聞杜鵑睡  
起柳花墮目炫山櫻然西窓有病客危坐看香烟  
行歌白雲嶺坐咏脩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澗  
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次子瞻甘露韻

蘇轍

去國日已遠涉江歲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留清歡遷  
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涉甘露乘高棄征鞍超然  
脫閭闔穿雲無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寬潮來聲

洶洶望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船冉冉移檣竿水怪時出  
沒羣嬉類猴獼幽陰自生火青榮復誰鑽石頭古天險  
憑恃分權瞞疑城曜遠目來騎驚新觀聚散定王業成  
毀猶月圍金山百圍石岌岌隨濤瀾猶疑漢官廷屹立  
承露盤在波恣吞噬萬古嗟獨完疑眸厭澁滌遶屋行  
盤跚此寺歷今古遺跡皆龍鸞孔明所坐石牀癡非人  
刊經霜草短積雨青苔寒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干  
坡陀故鑊在甲錯蒼龍蟠衛公秉節制佛骨埋金棺長  
松看百尺畫像畱三歎新詩語何麗傳讀紙遂刊嗟我  
本漁翁江湖心所安方爲籠中閉仰羨天際博游觀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六

不與賦詠嗟獨難俸祿藉升斗藜鹽嗜酸醎何時扁舟  
去不埃官長彈

游金山

秦觀

江流會揚子洶洶東南驚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  
鐘食萬指金鑊棲千柱夜庭游月波曉顧搏山霧天清  
猿鶴哀風暗魚龍怒雲物橫今古波濤閱晨暮三州氣  
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間此勝知誰聚念昔琴瑟  
虛登臨輒忘去汲新試鬪月飯素羹芋妙興入芳藤  
真境在芒屨別來星暑換寤寐經從處忽蒙珠壁投了  
與雲巒遇幽光迥肺肝爽氣森庭戶區中多滯念方外

饒奇趣奇與山阿人冷然行復御

游金山

曾肇

候潮動鳴舫出沒縱方舟舉箔見茲山巋然峙中流  
沫堂山烟霧縹緲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尋游  
徒履上層閣披襟當九秋地勢已瀟灑風颺更颺  
颺遠滄浪來旁臨滄海浮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  
久聞神龍伏况觀鷺鳥投行緣石徑盡却倚巖房幽  
頗諧雲林思頓豁塵土憂昏鐘滿江路歸榜尚夷猶

招隱寺

曾肇

一徑人松下兩峰橫寺前攀援絳蘿磴飛步蒼崖巖  
昔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七

人此嘉遯手弄半絃絃想當林間月獨瀉山中泉  
此樂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亦本蕭散至此更怡然  
偏憐最幽處流水鳴澗澗

鶴林寺

梅堯臣

松竹暗山門颺颺給清吹傳聞宋高祖舊宅為茲寺  
地以黑龍升經因白馬至何必問興亡山川應可記

金山寺

蘇舜欽

孤峰湧滄江突兀臺殿積驚波四面起日夜走躡  
蹊陰空瀟風雲陽崖產金碧離披萬年樹根抱太古  
石修廊轉峻閣窈窕壓山脊寶像浮海來珠纓冷  
光滴扣關見

龍颺揚首意自得又有翠羽禽羣飛喜賓客口銜紺  
落

花近我若相識開軒心曠絕上下無異色氣象特清  
壯所覽輒快適余心本高灑誤為塵土隔不知人間  
世有此物外跡落日將發舟低回空自惜

登北固山

王存

晚登北固頂俛視南徐城廢壘何茫茫山川迥縱橫  
千載競誰有六朝空戰爭豪氣不可問古墳人正耕

游焦山

王存

連山擁滄江峭絕視茲鮮由來一氣結殊不儂眾  
蠟林深鳥聲悅境靜人自遠方吾抱幽介對此萬慮  
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六

過丹陽舊居

王存

漂泊經故園繫舟欵柴扉破屋他人居昔鄰今或非  
父老迎我飲祝我晝錦衣我謝父老言朴拙非所祈  
一官走塵土實迫寒與饑去鄉未幾載頗覺儔侶稀  
人事已可嗟况當白首歸泚泚練塘水綠楊蔭漁磯  
有田尚可耕誓將父老依

金山

朱熹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迴薄潮平烟浪多  
孤嶼屹中流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游驚蕩磨  
極目青冥茫回瞻碧嗟我老不復車馬跡唯聞榜人  
歌我願辭

世紛茲焉老漁叢會有滄浪子鳴船夜相過

遊金山

鮮于侁

蓬萊三神山橫絕巨鰲背鰲傾海水動一峰失所在飛  
來大江中盤礴幾千載化為金仙居龍象錯朱貝夙昔  
愛山水江湖不暫忘君前或剖竹鞞繫古維揚隱然絕  
勝地且且運相望不憶二君子招携一葦航高攀躡雲  
梯澗視激瀆漲潮來隱天地萬里捲白浪波清霄漢淨  
澄徹迷下上更深月正中山影杳無象蛟鼉四面穴形  
勢三洲壯融結既難窮丹青殊莫狀蘇侯韻高遠邵子  
雅趣尚奇觀極無邊幽尋端未放浮生閱流水清晨造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十九

北固樓

米芾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棲烟回首望北固雲藏淨名天呼  
童連具輿凭高覽山川隱見豈不好開霽景固全須更  
江風流湛湛清露圓歸途知有伴華月上丹淵

湖上有作

陳輔

平湖共天遠浸月坐寒光乘流遡荃壁棹舟尋葯房佳  
人折輕荷隨風來珍香顧盼但微笑眉宇何清揚日暮  
共携手遙指烟中湘

宿焦山方丈

汪藻

明發理烟艇歡言濟遙岑盤澗沸風雨稍辨鐘磬音行  
並疎柳迎客多幽禽扶輿上犖犖始見江湖深臺殿  
明海色嵌空憶龍吟修廊延客步妙香慰人心遐眺未  
云極千巖忽秋陰茲游信奇絕况接支道林夜語不知  
且虛窓對橫參蒼崖有奇字霜乾約重尋

春日焦山觀瘞鶴銘

吳琚

昔愛山樵書今踏山樵路江邊春事動梅柳皆可賦犖  
犖石徑微白浪灑衣履臨淵魚龍驚捫崖猿鳥懼古刻  
難細讀斷缺蒼蘚護歲月豈易考書法但增慕摩挲發  
三歎欲去還小在習氣未掃除齒髮恨遲暮華亭鶴自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二十

喜客泉

元吳全節

客游華陽天山徑肩竹輿首登大茅頂天市神仙居回  
觀喜客泉稽首孫仙姑方池鑑止水湛湛涵太虛仙居  
驅驪龍為吐萬斛珠滾滾出石底拍手相歡呼有情感  
無情此理妙鼓桴泉喜客亦喜主人當何如我願斟一  
勺萬物同沾濡歌詩謝山靈臨風重躊躇

焦山方丈

薩都刺

江風入霜林寒葉下疎雨蕭蕭復蕭蕭可聽不可數山  
僧爾何奇呼童掃行路到處覓秋聲肩輿下山去

寄朱舜咨王伯循了即休用舜咨雨過江色淨五

字

薩都刺

木落淮南秋蘭橈泊瓜渚把酒三人同江亭看飛雨雨

過江色淨妙景發天趣歷歷江南山一一青可數

大江湧金山隱若青蓮座山下有龍宮見水不可唾江

山萬古同日月片帆過把酒妙高臺狂歌醉相和

飄飄鶴林僧布襪青鞋雙長江飛錫渡海磬魚龍撞遠

來作傷別楚雨鳴秋瑟振錫獨歸去天花飛滿江

微茫楊子橋細雨濕秋色小艇載吳姬遙遙語相接風

起布帆高一往不再得夜宿廣陵城吹簫望明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霜高木葉秋江清水花淨離懷江水深楚雨晚天靚按

拍聽歌聲點筋行酒令白露滿衣裳迺野垂斗柄

送戴叔顧回陵陽分題得夢溪園 顧 觀

榮邱俯平原廢沼淡半映如何樵牧地蕭條近城闕沈

侯玉堂仙昔秉宣城節神棲遂霞想高情寄烟月君今

宛陵來臨眺愛幽絕懷哉甘棠詠歸與仰前哲

登京峴山弔宗忠簡公墓 明王 禱

艤舟大江口矯首京峴山山色近目眩洩雲護層巒吾

鄉忠簡公邱隴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鼎紛播遷建炎

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任社稷百戰心力殫神州將

全壁抗疏請剷鑿大誼表日月衷言披膽肝誰歟獨何

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惟留忠誠節

宇宙垂不刊遺墳托茲土孰敢樵牧于客途有程期無

由拜荆管遺武幸可蹈英風杳難攀天昏白日落凄然

灑清涕

京口紀行

胡 翰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衝

運已朔易曜靈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乾霜露少慘慘

沙塵飛軋軋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衆

鳥翔天未孤帆杏川流與岡勢合沓自迴抱人生大塊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間孰能出其表勉為辛苦行益見顏色稿人言野多虎

前驅善相保顧非千金軀祇欲仗穹昊共子陳此情歸

來臥蓬島

金山

姚廣孝

春草綠漫漫長江豁平路金山鎮中流萬古為砥柱獨

立天地間日月長迴互

榮公還金山

楊循吉

十年不出山一游即千里問師何處來固亦偶然爾人

言人間好自愛巖谷重紅塵日撲面洗眼無清水孤身

本何將一鉢了生理來既無所牽去亦誰能止昨聞檀

越帶風帆欲南指別我從此近飄飄白雲履我觀世間  
人孰不爲身使雅師乃不然來往由自已歸及枕祀熟  
憶我青林底

歸至京口舟中感興

楊一清

繫舟蔭高樹掛席揚天風夕照變岩峩白雲行水中塵  
慮忽以忘豁然心境融緬懷十年前何事不匆匆倚杖  
看牛斗銀河麗層空扶桑豈無路清淺元相通睇髮吾  
所願至人苦難逢

微風動蘋花落日照野堂鄉心信歸帆溪草亦自芳江  
南水竹居待我幾星霜昨歸不出戶今歸不下堂平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性倔強與世違低昂柳榆豈足異真樂吾未央月明楊  
柳疎露下芙蓉涼聞道嗟已晚眷言惜流光

金山寺

楊一清

爲學如爲山且欲躋其巔望道如望洋誰能涉其淵振  
衣妙高臺濯纓中冷泉茲行良有得不在山水間知音  
苦遠絕俛仰復何言

宿金山聽潮閣

儲 燿

朝游歡未極暮想還自營上方鐘磬落虛室冷然清起  
視夜何其片月東南生青山如改故隱隱攢高城蛟龍  
寒尚鬣波浪誰與爭乃知羣動息夕景涵空明欸爾紫

霞想緝貽滄洲情籌燈閉石閣細聽江湖聲

雨晴渡京口

王廷相

鼓柁凌渺江江色淨如澱宿雨乍澄霽浮虹尚隱見金  
焦嶼中流氣候紛可辨長夏鬱草卉靈霞變昏且不染  
九隅塵顏壯三山觀平生滄海心茲游亦堪羨吾道豈  
匏繫世故多龍戰伯鸞會稽隱亭伯遼東窳傷哉丹陽  
遂妻其廣陵散時命古有然適性勿三歎

送張六還京口

李夢陽

雲黃風色歇送子逾脩野風吹江樹波水清且緊歸  
舟本自驚况值東流穩金山會當聚別暫情可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登焦山作

王 寵

農山興孔志疆臺試荆游憑高易以愾樂勝令人憂掛  
席源湍險振衣陟浮邱威紆隱百壘澎泮經四周江形  
統成帶海氣膺爲樓天吳几下舞若木窓中抽遶窮島  
彘界近覽東南陬羨英冒芳甸春色藹神州凱風嘯晨  
鶉青陽喧浴鷗雲類魚鱗集湖湧桃花流隱淪旣已逝  
偃佺亦空求恨恨千古心忽忽百歲邁願垂任公釣聊  
謝張衡愁

謝張衡愁

渡江望金山

王 寵

甯船沂洪濤掛席展奇巒頗懷濟川人復羨臨濠樂茲

山絕地勝江海秀磅礴突起無莫延中流自澆滑太華  
巨靈孽龍門神禹鑿嶮峭由代工位置非天作仰干斗  
牛精俯枕川藪絡中虛醺靈潤外觀表封畧樓宇盡塞  
騰嵐翠紛沃若潮音雜鐘梵人語怒蛟鱷陽侯戲其涯  
五采忽乘躡趨捷慕飛狻凌厲憐孤鶴余本水鄉士風  
負滄洲諾一邱可棲遲萬事甘零落

詠丹陽料絲燈

薛 蕙

淮南玉爲盃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  
微狀蟬翼連娟伴網絲烟空不礙視霧弱未勝持碧水  
點葱鬱彩石染葳蕤霞疊有無色雲攢滌淺姿婪蘭發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宿象山下劉權家簡湖上人

郭 第

我宿象山下薛門湖一灣爲尋焦隱君太山今又還田  
家恐漂麥擾擾趨林間白髮一老翁倚樹遙相扳把臂  
一問之頗覺開心顏呼兒摘韭花携筐弄潺湲粉蝶不  
妨雨亂飛繞雙鬟土壁積簷溜苔蘚成斑斑濁酒無勸  
酬滿飲歌南山心將平等觀身已離塵寰忽懷古祠下  
老僧應閉關明日渡江去茲雲相對閒

焦山訪郭道人次父不值

王世貞

愛彼江上山息此塵中執故人今何許令我發遐想云

胡焦居士亦復舍山往鳥雀漸以駢菜蔬漸以長人生  
貴適我所嚮何必廣慨焉發長謠茲意存草莽

丹陽湖

陳叔紹

積水涵太虛一望何瀟瀟風濤漾輕靄霞光映文綺暹  
山鳥外橫孤棹沙邊艤漁家夜語聲深在蘆花裡

答姜仲文

湯顯祖

白日不可常孤雲亦何媚萋芳淡游子流泊世所棄事  
去息交久書來喜君至愛日生寒姿停雲起高翺經營  
二三月颯還豈遑避驚看就長揖道故如失志相聞善  
爲樂相見乃憔悴爲文寧自傷情多或爲累感君珍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意承暉不能淚在沼魚何樂先秋葉難翠長歌聊復聲  
短袖時一戲今日眼中人何年心上事

招隱山樓看月

張祥鸞

長嘯翠微半山月忽東上松際露清光攬之不盈掌惟  
友兩三人開窓坐閒敞宿鳥赴幽期飛泉逝清響有酒  
旨且馨有月皓以朗長吟招隱詩臨風寄遐想公子歸  
去來山中瑤草長

江上晚眺懷諸友

鄔健卿

川原何窮窺曠望極幽深黃花媚芳徑絳葉翻空林晴  
霞散朝彩寒烟凝夕陰覽物發長嘆懷人勞寸心胡爲  
金蘭契不寄瑤華音徘徊江上望惟見玉山岑

焦山同客分樹字

潘一桂

元氣無定形通波忽幽曠風雨靜不淫耳目接閒素采  
真陟重崖黃葉映高步珠林翠微曉瑤草星壇暮營魄  
得孤永浮氣寂然去扳蘿而詠思理存結遐慕從容載  
仙磬橫桃湖寒渡我心如白雲北挂江間樹

過金山

汪膺

疾風驅孤帆颯息千里至晨興望京口清思雜餘霖金  
山如飛仙烟鬢動蒼翠明月緩兩瓊芙蓉緝幽幃獨立  
洗滌外片片雲光墜秋色澹其間不粧自妍媚一水曳  
輕裾羣峯浮墮珥奇徑逼靈響空江禱神異俯仰寧有  
窮溟濛倘可企如採玉女懷凡得幾瓊瓊

妙高臺夜坐懷無可

國朝施閏章

日落水烟起茫茫連岸白褰裳陟高臺涼月皎秋夕古  
人不我待露氣沾瑤席招隱龍眠叟遠引就禪寂桂嶺  
舊擔簦匡廬復飛錫游咏與之俱屢折登山屐勸我學  
無生危言同拯溺心跡未能并出處尚狼藉解帶思同

游天未久離析人生無老少皆爲天地客東望海門深  
南聯江雲碧巖壑留清暉浩歌傷往昔

同韓如石夕飲松寥閣

晚步松寥山還坐松寥閣澄江澹人情心魂澁寂寞斜  
陽林水聲時向窓中落韓公餐霞流幽居妙樓託偕我  
春山游清嘯時間作回首金馬門烟雲供一噓愛此夕  
山幽復就桐下酌桐葉碧未齊新榮已堪樂苔石亦清  
映青天復寥廓酒酣邀我吟負手起盤礴明發將告離  
前期難預度願言賦酒悲別來慰離索南望地肺山仙  
館奇幽壑何時招吾子同跨華陽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壬

招隱寺

王士正

筍輿越黃鶴連岡帶平楚歷歷南朝松風吹落寒雨遂  
造戴公山風氣何清古山門映殘照雙泉咽寒嶼玉藥  
不復見空亭閉荒塢戴公昔通隱風流照岩戶漱泉彈  
名琴東巡動人主清風一銷歇初地畱空宇金碧漸凋  
殘林壑自清率蕭條黃葉落寂歷幽禽語迴澗起涼吹  
經堂罷齋鼓緬想刻中人蒼茫久延佇

至林臯和尚塔院觀林公泉

王士正

祖堂白雲裏岩堯俯林樾昔人不可見巖桂花猶發惟  
有林公泉涓涓涿涿明月



題京口魯子猶書

金鎮

弱冠就翰墨清鑒愧名理書苑自林立往往蹈俗軌魯  
若妙揮運含毫有深旨貽我尺素箋咄哉佳山水烟深  
樹轉明嶺斷雲欲起氣韻既超逸風骨遒難擬臨池君  
擅場縱橫任驅使再詠瑤華什三絕信爾爾巖阿正瞻  
髮江渚方洗耳丹青祇一班詎足盡君子欲濟川無梁  
拳芳徒徒倚

焦山

汪耀麟

夙負懶拙性人事厭城郭偶來山水間心跡契寥廓秋  
氣佳有餘林木遠參錯取徑躡岡巒面壁勢如削巨石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經雷轟奮怒空中落下有華陽碑至今傳瘞鶴上尋牽  
然廬古洞秋陰薄三詔不肯出清風久寂寞神異感宋  
主夢中獻靈藥身後非好名聊以表林壑

杖策履絕頂上有吸江亭亭虛敞四面下闔江水屋父  
陽入深樹照見椒山銘拂袖去苔薜筆墨光榮榮先生  
直諫久遺跡畱芳馨題詩亦偶然忠義誠可經

山行勢逼窄微經綠林端別峯隱精舍下臨海濤寬樹  
深日不見修竹千萬竿長根走石畔密葉秋未乾老僧  
久枯寂客至出門看携我望海門綠水生波瀾沙長網

罟絕水清魚亦安人生城市中勞勞良足嘆

送素存省覲旋里七之一

張鵬

故山渺無際歸思日漫漫遊子盼庭間延首白雲端鼓  
櫂下津門孤帆零露溥萋萋秋草綠蕭蕭霜葉丹夜半  
憶孤鴻平野落聲寒京華十三載深嗟滯一官江清鯉  
魚肥今得奉盤飧晨興御板輿菽水良亦歡我欲循南  
陔中心多苦酸

鶴林晚歸憇桃花塢山莊

魯超

春日天氣佳晴光媚川谷溪迴泉脉通壑轉雲容簇牧  
子倚茅簷高僧閉竹屋移時山色暝獨向花源宿

寄題八公洞

張玉裁

蒼崖四圍合古寺中峯鑿徑窄飛鳥穿石陰虬龍攫躡  
躡恣野游一步一盤錯言尋最佳境修竹蔭幽壑倦臥  
當夕陽微風暗相薄別來經十載烟靄應如昨惆悵復  
春深無人自花落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露中由玉山避風館至香山寺 邵祇謨

東風連夕吹江岸生曉霧水光接空濛疑與神靈遇辨  
色入招提重陰濕石路微聞鐘磬聲層房初圭步翠峯  
時中流蒼茫失雲樹一氣成虛無橫檻愕長顧棧架虹  
勢危地逼龍腥怖飛欒騁暹飄到眼遂驚注行子怯波  
瀾山色變蒼素何當晴旭開次第洗昏霧

茅山芮道士山樓懷蔣修撰虎臣 施閏章

山房瀨流泉高閣相迴屬春寒冰未消林下苔已綠微  
月出東峰蠶颺響喬木此中有石牀故人常獨宿

登萬歲樓同鄒程郵賦

陳玉璣

結構何岩堯茲樓美無度山勢迴翔江流遠奔赴曠  
望澹秋暉深情移日暮芳樹暎參差好鳥鳴無數已歌  
行邁詩復作登樓賦非子雲霄姿孰愜滄洲趣酌酒思  
王恭千秋等朝露所以達觀人勿使浮名誤

京口感懷兼答雍南千一

宋曹

我為遠行客輶軻多悲辛誰能借我游京江有故人中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心共徘徊酬唱窮宵晨浩歌正漫漫携手何相親馳情  
各有贈眷言愛德隣還望望故鄉慰我誠殷勤葉落秋  
復深寄世如颺塵

八公洞夜宿

宗元鼎

鐘罷日停午尋勝過山蹊相隔雖一嶺塗術正逶迤青  
葱芳樹蚤愁絕杜鵑啼春光既明媚鳥喚况參差輕烟  
影臺榭窈窕半山破前行覺路塞仙境道原迷牧童來  
指示始得近疎籬重橋穿石砌曲澗瀉清漪精舍凡八  
扉環抱徑多琦繞而盡修竹高臥足忘疲久聞關道論  
前峯已半規頃之樵歌寂春月滿前溪逍遙步柴門長

川任所之萬山一何靜兩人對此時憶昔淮南跡歲月  
幾遷移洞口不復在山風還若斯塵世呼翯羽何能及  
永垂安得解五難榮名與昔齊今夕一何歡守數皆前  
期人生百歲間俄頃豈自持且申相對意明發又丹梯

從避風館登玉山望大江南北

宗元鼎

覽勝渡江游豈為風雨輾徒旅既休息即可步林樾石  
滑苔路艱况乃臨崩缺迴廊瞰江水依山何委折側徑  
阻前路橋梁度所絕俯視大江流淼淼無寧歇南人識  
水性舟楫往來悅漁父駕風帆凌波任超越北望渺難  
際新蘆繞岸發南眺皆異山雲烟屢飄忽憑吊易深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撫覽經賢哲愁切春蘭晚傷心羞採擷將窮山水蹟飄  
然謝緇涅

田龍潭曉行潤州道中

劉梁嵩

天際飄遠鴻京塵帶餘音腸迴倦歸客歲月恣銷沉長  
取策短轡為力苦不任戒晨整薄裝宿露猶在林遠鷄  
鳴荒落初景升朝暾縱目一以眺始覺羅嘔嶽左顧江  
水長右抱岩足陰迢迢下坂側面面橫峯臨望嶺有餘  
思企石感息心積勞翼已疲惕歷懷轉深安得結山阿  
聯髮散華襟

京口護集賦得江風山月

姜廷樞

暮景江山麗風散素月明清  
暝蔽廣除爽氣溢中亭現  
風群木動昭昭天漢橫  
霧揚薄霧暉暉映列星獨鶴  
飛不止棲鳥驚且鳴  
暮蟬寂無響早露倏已盈  
目分纖毫影耳悲萬籟  
聲憑欄颺潮汐當軒飄數  
螢幸協素心侶握手歡笑  
迎值茲芳景善靡知離思  
營空懷良夜永見聽游子  
情

蓮花洞

汪懋麟

探奇訪古洞玲瓏若天關  
絕碧凌雲端下垂幾千尺  
紫竹生虛崖青梧覆山脊  
一峯當洞門儼然神仙宅  
洞口雲氣生冉冉上几席  
層巒三面墜摩挲古苔碧  
前有老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梅叢花時散芳澤旁有丹  
桂林幽香自朝夕道人山  
中歸汲泉供游客君隱是  
何代蒼蒼已頭白自言此  
境幽終年少人跡印壑本  
自佳惜哉處荒僻山川需  
人傳湮沒良足惜安得謝  
與柳高文顯泉石

送蔣帖慎前輩歸金壇四之二

張玉書

雪花如箭鏃夜半薄庭樹  
送遠悲別離起坐聽鷄曙  
朔風吹前綬欲挽不得任  
囊書五車餘半肩擔徹絮  
致身三十年粗糲支朝暮  
不爲稻梁謀褰裳一何遽  
人生各有志肉食那知故  
大壑縱游鱗高天戢孤羽  
川原莽迥互揮手自茲去

歸興恣游歷棲息何峯巔  
朝踏華陽雲暮飲中冷泉  
心跡久寂寞曲象譚枯禪  
勿謂散髮易風雨山中寒  
勿謂躡躡易荆棘生道間  
古來樵牧叟憂患恒相關  
東方大隱客游戲萬乘前

過茅山藏真觀舊址

湯格

行行上金陵采真山之阿  
樹密封山足雲深駐鳥歌  
昔從上界遊今日道傍過  
立望天門正怪石鬱嵯峨  
深入覺途盡稍開徑路多  
琪枝雜翠蔭磻戶綠丹柯  
花草皆異色宵然靈關和  
竊訝非凡境殷勤問役軻  
僕夫前致詞仙室殊坡陀  
藏真卽此地遺趾儼森羅  
中存太古心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雲烟相盪摩豐碑樹前朝  
龍螭永不磨瞻此不忍去  
寄想入雲窩

游焦山同王北山給諫文友雍南千一諸子

賀宿

仲春天氣好青山景猶昔  
我友五六人曉起整游屐  
放艇入焦山共尋處士跡  
三詔洞常存瘞鶴銘雷蹟  
上登吸江亭下探霹靂石  
遙望金鰲峯相對若咫尺  
快飲松寥巔俯見海門汝  
江流日浩浩極目天水碧  
中有青玉塢竹徑更幽僻  
何年謝塵囂蒼茫此卜宅

宗子癸渡江來招游南山

何絮

南山自秀拔靜息何冲漠秋氣蕩寒江空漾滋回薄分  
派繞諸峯今古歸大壑清風發音響萬籟皆寂寞俯仰  
羣鷲悸眇眇爲落魄幽人涉江來入山采藜藿招朋共  
著書千載資開鑿真冥景飛鴻誰離離和鳴鶴山頭望江  
色虛庭夜生白垂首顧塵埃吐棄盡糠粕

寄印晚馨

何 棗

壽印夕澄齋雲歸日西沉近山多蒼靄遠峯含餘陰連  
障叠指點青翠杳森森落霞楓葉映斜曛嵐氣深久痲  
積霏苦一爲開煩襟哀鴻戀舊侶述鳥慕古林含情尚  
有愛何能離賞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畫

黃鶴山重脣筮江上侍御

孫應先

雅志慕印整服食引長年鬢髮雖已素顏色一何妍我  
聞茅君洞其上多神仙乘風吸沆瀣噓氣霏雲烟君住  
第幾峯翛然古洞天

秋日同王季守遊竹林精舍

冷士 唱

秋林曉光霽早起事幽尋沿路帶叢薄不覺山已深隔  
壑望雲林遙聞空磬音石門隱松谷荒寺莊幽陰既經  
秋竹潭復憩霜樹林風泉響空壁水石助清吟與子縱  
談笑畢景窮登臨

奉寄白沙五母舅

何 棗

契濶忽九月曠馭何迅速嗟我羈塵器碌碌坐幽谷東  
望長相思烟霞登山麓跪捧一尺書情懷益簡牘懸之  
短壁間珠玉照茅屋登高徒竚望孤月射雙日悠悠無  
限心要期烹落菊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畫

冬夜宿鶴林寺聽又嶠彈琴

王 待

月出萬松杪窅然蒼山陰天清黃葉下素影橫空林孤

雲簷際宿衆星潭下深冷冷磐石間坐對鳴瑤琴昨日  
滿君詩如聞此夜音知君懷古調不獨三人欽寥寥霜  
壑寒幽響空人心明發各江海夢在此山岑

同賀相玉登北固山

王待

霜落山漸空峯高木逾瘦亭午出郭門五里見遙岫丹  
碧錯雲表楓枯隱結構危徑一綫懸盤轉出山後絕壁  
萬仞削白雲飛左右怒石排半空巖齧向人仆攀藤上  
峭藉息足承簷雷孤樓瞰大江衆山羅戶牖仰眺鴻濛  
闕俯聽風雷闕佳游昔已屐雲物驚非舊亭亭烟際松  
忽見西陽逗黃葉染清霜飛飛滿衣袖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孟

溧陽縣 五言古詩

遊北海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李白

朝遊北海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遊  
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逸然不可攀長吁  
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女振窮溧水灣清光了  
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峯兀棲猛虎遺蹟翳九  
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  
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名若懷霜壯士猶未達十  
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戲贈鄭陽晏

李白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  
風北牕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贈溧陽少府廣平宋陟

李白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為高唐賦嘗  
聞綠水濱忽此相逢遇灑掃青天開豁然披雲霧歲蕤  
紫鳳鳥巢在崑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濱去早懷經  
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  
義貴欲呈丹素何時清中原相期廓天步

溧陽秋霽

孟郊

晚雨曉猶在蕭寥激前堦星星滿衰髮耿耿人秋懷舊  
識半零落前心驟相垂飽泉亦恐醉楊官肅如齋上客  
處華地下察宅枯摧叩高占生物齟齬固難諧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孟

同溧陽宰送孫秀才

孟郊

廢瑟難為絃南風難為歌幽幽拙病中忽忽浮憂多清  
韻始獻侶雅言相與和訟開每往招祖送奈若何牽若  
強為贈邦邑光峩峩

溧陽唐興寺觀菩薩花同諸公餞陳明府

孟郊

忽驚紅琉璃千艷萬艷開佛火不燒物淨香空徘徊花  
下印文字林間詠觴杯羣官餞宰官此地車馬來

射鴨堂

孟郊

短蓑不怕雨白露相爭飛短鬢畫菰蒲鬪作豪橫歸笑  
伊水健兒浪戰無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  
子芳桂性春濃冬更繁小入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  
冬水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迎母瀨上

孟郊採符志補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  
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織婦辭

孟郊採符志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七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  
力日日疲不息惚下機如何織紉素自着纈纓衣官家  
榜村路更索栽桑樹

酬裴十四

皇甫冉

淮海各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元髮何須變舊  
園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鄰鷄莫遽唱共惜良夜燕

幽棲觀

許堅見方技

仙翁上昇去丹竈連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  
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泛靈槎他時冲碧落

史貞義女詠

宋崔敦詩已人

生平愛遊覽維舟瀨江濤再拜謁貞女清風灑煩襟貞  
女不可作盡然傷我心荒涼古祠下落日滄波深穹碑  
當道周剝落莓苔侵留此萬古名不與形俱沉

碎地山山亭野步

汪藻

今日幸無丙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濤汲  
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畝  
戲鳧鷺新蒲映浮沈我本漁樵侶對此借初心風物豈  
不好悲來難自任戰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  
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螻螳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  
茲遊豈啞歎消憂賴濁醪太息誰能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八

楚平王廟在固城

周邦彥

姦臣亂國紀伍奢思結纓殺賢恐遺種巢卵同時傾健  
雛脫身去口血流吳庭達士見幾微楚郊憂苦兵十年  
軍入郢勢如波捲萍賢亡國嬰難王死屍受刑將渠七  
世廟先壞百里城子胥雖損江素車駕長鯨驚濤寄怒  
餘遺廟羅千楹王祠何其微破屋風冷冷蟄虫陷香案  
飢鼠懸燈檠淫俗敬魑魅何人顧威靈臣寃不替王况  
乃鋤王坐報應若不直吾將問冥冥

太白酒樓

元周子固

神龍不可羈竟脫萬乘屣舊事寄金鑿遺蹟委荒市凭

闌意無限風月空自美不見騎驍人吟情渺何許

寒光亭

周子固

簷影流不去天光蕪波碧開軒足清致遠山映佳夕輕  
風入座隅水紋浮枕席魚鳥喜相親灑然脫塵跡

史氏宜樂堂

明程敏政

藹魏故侯宅渺在江北涯中有君子堂長少樂且宜樂  
我鼓琴瑟宜爾鳴壎篪東京去千載盛德存者誰雲仍  
號戚里俎豆傳豐碑永懷堂中人墓草今離離有偉民  
部郎才名動軒墀文獻昭可徵肯堂復遺規坐令數椽  
屋煥此百年基王道自家始薄俗誰能持閭閻繡與勃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令我心不怡丹靑葦華久簾幙春陽遲為諸棠棟篇遠  
業恒相期

貞義女祠

王朝佐

瀨水何泱泱攜筐向水傍低頭事漂洗不惜涇羅裳晨  
出未暮歸老母在高堂三句不願適焉知繡鴛鴦道途  
困丈夫行乞良可傷一飯婦女仁况有殘壺漿終焉感  
禮義出詞何慷慨貞潔恐無知清流見肝腸悲哉伍子  
胥百金何足償惟有鴟夷心可與增輝光

貞義女祠

汝泰

三十貞不字脉脉處中閨擊磬紉母勞中門匪輕窺一

堂堂偉丈夫乞食分在筮自顧大開殿而為姑息沮

甘心棄阿母慷慨入清冷聞說溧陽水時流嗚咽聲

丈夫視偏師假道出瀨側貞魂不可招投金竟何益

史侯祠

李孟賜

漢家重外戚諸史多稱傑伏劍就青蒲忠聲猶烈烈一  
門將與侯榮遇誰堪堪堪彼美溧陽公心恒鑒前轍治民  
尚寬簡勲庸獨揭揭惠愛在人心綿綿未盡絕岳山高  
以峩洮水清且澈廟祠建其間似亦由天設盼舊有  
靈蒸嘗今塵缺麗牲壯雄文千年照碑碣

三節堂

史經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四

世道日以降士氣已不振求之女類中有見伊誰人溧  
陽有史氏建武開國臣英風傳後裔千年如一新粵惟  
善貞女亂世禍逼身霜刃不斷玉抱子入水津刳股愈  
母疾有處士以辰縣官聞動色其勸典斯遵討賊戰以  
歿忠勇冠三軍卓哉此原傑可以節緝紳忠孝及守義  
事殊理則均故名以三節建堂洮湖濱湖濱有祖廟碑  
載左雄文鼻祖宏功德此豈無其因爰徵東晉呈下家  
何艱辛一門爭以死事急難具陳未若從容時道在各  
自伸廟此山水際觴豆祀秋春山山青嶸嶸下映湖水  
沓萬古同常在誰敢有異論

宿彭西崖園中

馬一龍 邑人

北風凌夜堂霜葉下庭樹相對不成言月白人何處  
樓五更鐘鷄聲天欲曙少年今白頭春光杳然去安得  
建安子尊前一歡聚

與文源朱二深陽道上

金大輿

路岐若奔峭村舍多蕭索遠水明石渠疎雨散林薄  
唧棲鳥喧澹澹油雲幙頽陽即主人野飯開山酌窮途  
賴所歡言笑解寂寞丈夫江海心何事勞羈縛弭棹息  
遠遊長歌耕負郭

滄嶼

鄒迪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主人耐翳寂探化非一旨甲第在郊原菟裘在城市  
市亦郊原觸處絕塵滓竟流鑿地深立石去天咫流亦  
可洗耳石亦可礪齒東野垂高篇元暉有遺址千秋不  
可問兩賢在於此禽魚濠濮間篁篠渭川浹孤嶼浮螺  
青連岡削玉紫發嶠舒綺殼激澗出宮徵鼻觀生餘香  
卽物是蘭芷名聞兼名園東南擅其美

逸圃

鄒迪光

卸甲藍田下結勝當檀藥締構盡人工天巧亦以奸林  
脂積自寫巖乳瀑不乾松誇本根原竹傲宗支繁品花  
無下乘選木有奇幹諸邱合一妙獨壑坐衆觀遥青蕩

心胸近翠呈眉端已多窮窳窟別灑清冷湍柵成鹿自  
匹解緝鷗以歡傍牀聽語鶴隔簾窺舞鸞王人善諧俗  
牧子習衣冠樵戶非不力門外多雕鞍花王仍舊秩鳥  
印有新官枕戈良已足枕石尤爲安

宋獻孺如園清瑤閣成

虞 許 邑人

青青百個松中有一高閣飛甍無瓊題塗暨謝丹堊返  
照埤垠銜歸雲梁棟落主人獨臥遊塵蹟鮮躡躅松風  
淒以清瑤響林之薄入琴欵山水吹劍神千鎖秦簫臺  
上鸞喬笙月下鶴近聆祛幽蘊遠聽盪喧愕茲非楊子  
亭解嘲可無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同虞喜哉坐謝公池上

張一如

積水滿寒壑戴石爲之厓已足闕人物新故相互推甘  
戴何須臾此地得再來豈爲途阻修兼以時參差來却  
偶然事往實平生懷屈指數華盛彈指歸塵埃劍首猶  
一咲吹萬徒悠哉話寄水石間水流石亦哀千秋去鴻  
影百物春花芟况以雲烟客飄飄在天涯良友照情素  
興思復當偕

過友人湖蕩田舍

邢 昉

五載隔君廬依依辨林木帆帶雙溪烟舟行石塘曲扣  
戶寂無人荆扉日日關髻山雨初暗長蕩水如環雨多



林氣濕薄霽間清畫開扉指稻田伏几看禾秀聞君時  
抱積旦夕爲養殮舊穀幾時斷中男昨歲婚雖復少饒  
粥新詩每逾帙舒卷自悠悠孤雲澹無蹟

雙橋舟中別友

邢昉

欵欵園田留漢漢新秋夜夜露濕莎鷄流連語初罷解  
纜一揮手惆悵月明下峰迴林木重猶似見君舍少壯  
各飢寒殘年操把稔塗田歲不登豈遂薄躬稼

遊屏山

黃詢

遠山如見招出郭攜良友疊步過溪橋碧掛村村柳山  
色一聲分雙屏開左右雜坐芳草茵領略風光久清談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望

半帶禪子佛在我口耳目得曠如天地皆吾有

送彭月同歸溧陽

李蔚

彭子何方來衣帶秦川土一卷出囊中津津爲乃祖記  
之者吾師其言何覩縷乃知南洲公循良升豆俎白水  
古彭衙厥地祭三輔馮翼屏西京拱衛稱左股彭公作  
令時吏治猶近古悃愾宜偏人耕鑿田疇伍吠犬足生  
幾千村夜開戶卽今百年餘來暮歌如親畏壘得庚桑  
尸祝專祠宇伏臘潔明禋絃歌雜鐘鼓四世有間孫過  
庭思政譜問關數千程先型尋舊部父老懽然迎謂我  
見明府崇祀與世碑遺愛歷可數道故若家人倒屣徧

環堵揮涕眺山川感慨生仰俯吾觀昔循吏龔黃及卓  
魯或生享榮名或沒延世祐天心晰報施德復如張睎  
古人勉爲善奏效羞市賈彭子凌雲質一時嗟鍛羽小  
屈會大伸蓬累何足憚公侯世必復達人克繩武三代  
直道存書此勸乳虎

過北寺半亭

陳周

我來城北遊石徑延綠草爲貪卽壑幽杖策遂流潦步  
步及招提穿林更窮討小構出數椽疎籬互環抱短竹  
竟兒孫嘉樹能壽考衣履清風輕身疑逼瑤島迴畔遠  
峯在爽色山山好坐久得靜生情緣忽如掃寂無鐘磬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望

聲因悟閒爲寶

石屋山

沈濤

金精已飛去石屋留空山雲煙滿目中霸氣寂以開寒  
林交悲風孤兔相往還想見古烈士慷慨臨吳關吳關  
轉茫茫迴顧升長嶺屹立亘千載形勢頻改觀高岑宿  
牛斗幽壑棲雙九嗟峨蘊靈異誰能共追攀我思憐以  
紆陟巖興長嘆神物合變化隱約光芒寒

遊青山

姚政位

十年慕幽壑今始入青山萊擁仙人窟昔生棋子班泉  
聲鳴石洞風籟發松關鳥啄時軒輕雲封自往還日長  
遊思永林靜客心閒遙指歸來處勞勞深樹間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聖

優曇芥記遊

馬繩元

鬱鬱峯巒間一徑入幽曲回視下界松但見翻濤綠新  
月貼山額烟霧迨如束徑盡遂成芥岑寂棲霞局  
登山山益高望湖湖漸濶浮光如白虹遠勢壓林未歷  
歷湖上山雙浩翠可掬咽風單袂寒延佇欲擁褐

沈孝姑廟

馬世俊

孝德根所性勿庸人事迫不忍母尸養終養矢死骨蕭  
蕭風悲鳴魂棲母墓宅展廟聘庭柯青青松與柏人欽  
史女貞我懷沈姑烈同為井中水炳燿千春汝

賦得朝遊北湖亭

王則兒

馬世俊

朝遊北湖亭波長不可渡何人一畝宮樓遲共晨暮浩  
淼接烟嵐迷離辨雲樹帆影入青天蘆聲雜群鷺近夜  
聽鳴榔漁歌相散聚嘗懷細帙書瀟瀟送風雨大隱半  
城市閒吟見幽素知君湖上心迴我天涯步

夏林古藤同杜說斯分體作

馬世俊

偶來同問圓遂得展良晤名花盛顏色奇探不暇顧蒼  
藤高百尺緣崖攬老樹躋攀有餘興款橋倩竹渡虬蟠  
忽下垂天矯翻空翥日月似乍暝風雨還深護行來勢  
欲翔坐久倏生悟古者定窮搜羅薛欣所遇鑿徑疏溪  
流漸見林塘路歲月知幾何杖屨尚如故獨喜凌霄岑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聖

石屋古劍

魏麟徵

空山留古雲鬱鬱龍文光誰令殿冶子成此百鍊剛爪  
髮投洪爐紫霧攢飛芒結為雙芙蓉秋水亟清霜不得  
君子佩風塵寧自藏

題屏山寺

黃如瑾

溪山列翠屏紺閣起宏敞覺花墜檻明忍草綠堦長絳  
帳緬師承藏息饒奇賞余年十四從馬甸彈指十二年  
近市何擾攘勵志思靜業斯夕發遐想竭來更掃除冥  
情時一往樹影橫參差山光轉駘蕩澗泉清且冽淪茗

滌塵埃選勝非侯佛下帷聊息壤七滿表慈衷夜聽金石響

遊芝山

王日曾

芝山本神奇闐然若隱士昔聞梅仙居千秋誰繼起我來振其巖縹緲雲峯裏懸磬立怒猿旁搜極象美翹首赤松遊委懷黃石履如何供採樵晨夕忘所以牧豎箱筭斜豈亦解妙理應結南陽廬踏來謝履齒山璽惡穿鑿幽人樂徙倚允無車馬喧長見烟霞紫

石屋古劍

馬宥

野望多奇峯峯形平似屋屋角雙青插遠空屋中冷燄何潛伏憶昔閩閩真英豪偶來望氣一凭高石骨嶙峋勢欲裂光芒萬丈不敢鞘咄咄大呼毆治子齊金楚鐵稱觀止幾年銀鍊幾年成壯心豈惜截髮指剛發兩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爭道形炎烟赫赫聲錚錚英銘玉曜秋水蓮花特份雪花明盤繞灘頭忽飛去蛟龍變化雲雷驚嗚呼千將鏃鏢孰彷彿雌雄未許拘神物閩閩已遊劍亦往青山不改當年狂歌醉佩倚長天藏鋒且自安吾拙

裴廬院邑侯過屏山僧寺守歲

馬容

一年忙未了高僧久入定宦遊如昨日再歷山中勝袈裟禪滅騁從松風十里聽此地有傳燈萬感一聲磬蕭蕭

歲且除似有年光剝願與高僧守本來能自認

金瀨弔古

任端書

水竹森蔽鬱蕪蔣紛葳蒨野僻人少過景清心獨會一向投金瀨翻思溧陽尉

南屏古樹

任端書

黛色張屏風嵐光疊晴嶽唐年紺相留古樹虬枝變滿地生綠陰坐來成獨戀

青龍洞壑

任端書

蒼蒼鎖崖扉礪碎爭厓擁寥寥出斤斧造物遺搏弄何當鞭垂龍遠入華陽洞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雙环帆影

任端書

烟鬚翠亭亭雙立洸水上宛如大小孤彭蠡遙相望夜帆何處歸林外風燈颯

夏林古藤

任端書

藤身無歲年屈若蒼蛇蟠青天落風雨白日吹陰寒我欲此陶暑挂衣層林端

銅官飛澗

任端書

銅官碧玉流漾漾分燕尾脩竹水聲中岳人湍影裏漱石可忘年琮琤聽不已

大石龍洞

任端書

湫潭披金沙濕蟄凝罔尸蘿懸隔溪月春暗平池杳龍  
子夜歸來沉沉起雲霧

芝山怪石

任端書

岩洞三十六鬼斧勞雕鑿鯨鯨立巖巖中有玲瓏天嘗  
恐忽飛去驚起壺中仙

巧石仙踪

任端書

宛宛青瓊瑤峻峻琢山骨心與澄潭空與值秋風發謫  
仙招不歸徒拘雲間月

三塔寒光

任端書

水之散漫而為衆流所聚者俗名曰滄溟有數滄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吳

三塔其一也昔宋周必大吳郡錄云舟過溧陽行

七十里至三塔院院在水中元豐時劉誼作記三

塔者僧伽過江造塔至此為第三耳有寒光亭可

眺望今塔無存院亦無存亭亦無存惟蒼茫一片

水耳讀必大錄可為三塔留一古蹟按各題下俱

雜見于志中故不盡載

滄水秋茫茫清晨獨暇眺塔影沉花支陂聲亂沙鳥悠  
然寄蕭曠散賞知多少

方山石馬

任端書

寺與塵世隔但聞鐘磬聲杳杳洞門古澄澄泉竇清白

石間自卧倚徒秋風明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七言古詩

洞宮秋色

唐陸龜蒙

月午山空桂花落華陽道士雲衣薄石壇香散步虛遲  
杉露泠泠滴樓鶴

遊金山寺

宋蘇軾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  
試發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脫尋歸楫  
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波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  
飛焰然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  
有田不歸如江水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蘇軾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探薪汲水僧兩三雲靈浪逐人跡絕時有沙戶所春蠶  
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慚同游盡返决獨往  
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  
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  
只有彌勒為同龕困眠得就紙帳煖飽食未厭山蔬甘  
山林饑餓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  
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留茅菴  
多景樓聽琵琶 蘇軾

多景樓上彈神曲欲斷哀絃再三促江妃出聽霧雨愁  
白波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

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

次子瞻金山

蘇轍

長江欲盡瀾無邊金山當中唯一石湖平風靜日浮海  
縹緲樓臺轉金碧瓜州初見石頭城城下波濤與海平  
中流轉枕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恐未足  
復將江水遶山麓四無隣家群動息鐘聲鏗鐘答山谷  
鳥鳶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  
游人上下奪巖幽老僧心定神不定送往迎來何時竟  
朝游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不待游人盡歸去  
恐公未識山中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宿金山

秦觀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  
十月未寒如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歷盡參差到平地  
萬里風來拂骨清却憶人間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  
相對老人如稿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  
下山却向中冷望番憶當時在屏障老母思兒且欲歸  
回首雲峯已天上

冬日遊甘露

蔡肇

漕河膠舟水流咽水關著鍊行者歇大江伏槎臥長劍  
萬頃濕銀寒不結蓬萊請仙亦避寒海門冥冥凍欲折

朔風吹晚鴈叫空蓬巷松杉崖石裂道人丈室最高處  
地爐蒲團穩坐熱我來乘間不問道一卷相對無言說

送潤州裴如晦

劉放

柳陰深碧黃鸝語川水平堤鷗鳥舞送君臨流眼蹙明  
愛此虛涼少塵土何况連檣一月行吳山楚水相逢迎  
稻花吹雨香不絕蘆葉搖風聲正清北固樓臺似圖書  
廣陵欲渡聞潮生縹壺盈前京口酒紅旆相隨北府兵  
少年投粟常為樂晚歲甘棠空涕零望君鴻飛不可攀  
白頭方出玉門關獨向天涯共明月猶應夢裏借千山  
隆興甲申歲閏月游焦山  
韓元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四

荒村日晴雪猶積繫船焦公山下石江翻斷崖石破碎

荃鶴千年有遺跡瘦藤百級躋上方浮玉南北江中央  
檣竿如林出烟浦酒船遠與帆低昂老鴨盤風舞江面  
殺氣淮南望中見神龍只作水底眠為洗乾坤起雷電  
觀音巖前竹十尋大士不死知此心醉歸更喚殷七七  
剝種好花開鶴林

題多景樓

劉過

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  
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開來游木葉漸脫人間秋  
關河風景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

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魄豫章游滕王閣中  
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然時人不省爲謫仙一  
朝放逐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  
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  
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柰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  
與此樓長突兀

從金山過北固

金黨懷英

我從渡淮涉高郵北風連日吹行舟維揚地西闔夜色  
星月隱見邊城樓暗光破曉射瓜步照見玉宇開瓊州  
馮彘收威浪妥帖容我一到金山頭金山勝槩冠吳楚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萬礎盤峙江中流平生夢寐不到處乃以王事從私游  
鍾山雨花落眼底海門鶴岩波際浮烟開林闔望不極  
但見遠色明輕鷗風烟渺滂異吾土行役有程難久留  
一杯未舉帆影轉已看浙樹飛旗旒

清明借曹克明登北固樓

元薩都刺

江南三月萬花柳北固山頭一回首東風吹遍楊子江  
灑灑江波瀉春酒况乃又是清明天併從一飲三百錢  
英雄一去幾千載當年飲者今何在陌上家家別紙錢  
孫劉高塚何人拜

題江鄉秋晚圖

薩都刺

沙頭潮下秋水枯雲山落日雲模糊草堂遠近路長驅  
蕭蕭行李行人孤蹇驢渡橋歸思急村南村北天秋色  
何者相呼鷄犬聲山前山後烟樹立江風水面吹殘莎  
打魚小艇如飛梭何人盪漿立船尾釣者船頭腰半駝  
卜李將軍不可作粉黛流傳愁剝落石門守者尤可奇  
拄杖敲門索新跋京口綠髮參軍郎見君此肅心卽降  
攜家更欲上船去買魚煮酒楊子江

練湖

盧琦

練湖七月涼雨過白水蕩蕩芙蓉紅芙蓉紅盡早霜下  
鴛鴦飛去何匆匆茜裙女兒弄虛碧鳴榔聲斷無消息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清波小藻出銀魚落日銀山秋欲滴望湖接山雲茫茫  
鳥飛不盡青天蒼丹陽使者坐白日小吏開甕春酒香  
倚闌半醉風吹醒萬頃湖光落天影挂冠何日隱江南  
短褐綸竿上漁艇

北固

顧觀

大江來從巴蜀西海門潮頭銀屋齊千巖萬壑雲烟低  
如此江山最佳處層宮樓閣蜚晴霧懸崖結構層霄路  
青楓蘭若成何年一龕燈火餘香烟藤花絕頂羅諸天  
中郎揮毫兼二妙流越遺音在清廟何人能合蘇門嘯  
匣裏龍阿光射虹爲爾寂寞嗟楊雄憑高欲御冷然風

題金山圖

明劉基

峴山導江入海長金山却在江中央下有地軸連扶桑  
上有鳥道通九陽白波繞之如雪霜杳然浮空或低昂  
但見危樓峻閣造斗牛似蓬萊之鏘鏘撞金伐革殷朝  
夕丹雘翠葩相焜煌巖崖洞谷蛟龍堂斑斕錦紋頽頽  
張罍麟窈窕變窟涼虎蹄豹跡萬古不可到海若夜出  
烟雲鄉摩尼之珠明月光目連持來自西方謂能驅遣  
毒沴消災殃轉惡為善回妖祥嗟我欲往不能翔畫中  
忽見心飛揚涉水有鬪野有狼武陵桃花今渺茫浩歌  
一曲增慨慷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七

南山篇壽丹陽孫隱翁

王廷相

鍾山東嶠龍鳳飛三茅句曲連紫微古來靈秘號仙府  
金壇玉洞生陰暉中有入兮耽元修構屑阿兮臨長流  
日月倒掛崔嵬壁鳳麟時下滄浪洲擬遊兮壺淑暢  
志意兮延佇沐薰裾兮蕙風對沾筵兮花雨拾瑶草兮  
瓊葩弄素月兮彩霞掃石床兮鳴琴沂清江兮泛星槎  
心不染兮塵寰夢不到兮天關嗟古昔兮豪英逸伊誰  
今可班杜陵老兮悲遠道陶令歸來酒錢少鹿門力耕  
妻孥貧會稽避時顏枯槁翁之樂兮無極與南山兮爭  
色顏桃花兮不老心流水兮可把千金散盡周窮厄五

芝生成養心魄避秦綺皓稱遺仙遁越鵬葵傲邦伯嗟  
余流落風塵晚賢隱高風意何限長江未掛丹陽帆聊  
逐浮雲望吳嶽

三山春晏圖歌

何景明

自有三山鎮京口形勢跨絕東南山江吞海吐互變見  
參天峙地何噴噴憑風倒影萬樓閣動搖縹緲虛無間  
色開島上金銀闕氣接天中龍虎關我從唐翁畫圖見  
大夫指點三山宴仙人驟鸞倏來往烟鬟霧佩流雲霞  
江桃千春一放花海桑亘古終難變開圖為寫長生詞  
却訝丹青山水奇白浪閃灼金芙蓉青天靜拭青琉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七

蓬萊下用六齋戴緜嶺遙將雙鳳騎地靈生人本非偶  
禱尼降嶽理亦有大夫家住三山口綵衣歸來奉翁母  
願言壽比三山久

題京口山水圖

李夢陽

青山逶迤如北固山下彷彿京口樹茅屋花蹊三月暮  
萋萋舊草春游路一從畫師掃烟墨客堂日夜流江色  
江色依微帶甕城游子歸魂逗南北

蜂塚

徐問

本注其王忍斃羣蜂相擁籍爭死焉鎮江跋二  
守義其事于金山作蜂塚



羣峰勢方屯王峰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  
秋陽烈推軀扶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  
不重義奉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念乃至爾吁嗟萬靈  
不如此金山山高山江水寒孤塚蒼茫為誰起

中菴詩為丹徒郭封君作

張時微

延陵鎮上子真居種柳栽花遶屋廬生來不識王侯貴  
高臥長披黃石書朝看北固雲夕眺江門月手攀青蔭  
蘿林鳥齊出沒龍目湖西招隱山桂子松花飛玉泉碧  
草丹霞深歲月黃童白叟相周旋擊石磬調朱絃荷衣  
雜佩舞仙仙鍾鼎玉帛豈吾意愧爾紛紛爭後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九

焦山送顧益卿觀察蒼洱李茂卿胡原荆陸無從

郭汝翼顧世叔分賦得長句

王叔承

青山一點江心懸大江千尺浮杯邊故人忽作萬里別  
青蘋綠酒醉焦仙夕陽醉踏辰州船片帆西指丹砂天  
滇南使者壯心激春濤迸斷桃花烟烟光拖練月橫壁  
江上離筵雨新滌出網鮪魚白亂飛入座櫻桃紅欲滴  
平生磊塊澆不行行哉又弄平蠻傲世人忌才逾恨瞿  
肝腸謾向風塵瀝憶昨無端中萋菲嶺續閩勳消蕙苒  
同游頗及王先生荔子編成武彘耻塌來贏得夜郎王  
六月投荒數千里關惡無天峽無地人食生蟲示生卉

椒漿欲灑碧鸚神蘭旌直蕩羅施鬼聞道羅施瘴漸薄

點蒼山下春長着十九峯垂十八溪洱海流雲雜飛瀑

窈窕仙粧畫不成玉屏寶鏡青綉幕人長靚草語鸚鵡

斗大丹花翻孔雀鸚鵡翬嚮穴中蕪茯苓琥珀塔前藥

翠微開府亦神君揮手百蠻開禮樂獠女能歌焚童舞

象墜紛紛足編戶男兒有官皆可名乾坤何處非吾土

君不見當時諸葛碑又不見今日黔寧廟微外千秋香

火生要津豈必餘光耀妖星突帝虫尤顛神羊飽餌蒼

蛟涎雷霆雨露竟誰宰白日不午天無權酒徒無賴薄

堯舜騷歌惱破首蒲牋問君西游歸何年茫然醉色留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六十

眼前吳江風作葡萄川願貽寶劍龍鱗鮮爐中五色旗

池鐵匣中三尺蒼山雪報警報恩總微節為人浪染芙

蓉血

焦山

魏學禮

焦君得道幾千載此山猶挂焦君名飛濤萬里渺無際  
遙望奇絕疑蓬瀛凌雲孤石挺然在摧撼不動長崢嶸  
朱楹倚殿若闔苑白石照映何精瑩石欄臨江江水澗  
月明匹練參差橫憶昨仙人乘鶴馭丹成一朝上天去  
石牀鱸鼎浸寒雲萬壑花香大江曙谷變陵移樵徑深  
不識當時煉丹處瘞鶴空傳筆法奇華陽妙刻今何之

水落欲榻半行字若滅若沒安從施因思俯仰皆陳迹  
徒倚斜陽掃苔石且與江山作主人他年來訪神仙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全

三山行送胡年丈守南徐

王世懋

君不見海門東開大江走雪齧霜吞巨靈吼奔流繞出  
南徐州鐵甕回看大如斗誰令此地為雄鎮天遣三  
縮其口我昔挂帆揚子渡三山岸嶮爭雄據疑是秦皇  
驅片石孽作金焦兩天柱正看北固臨江岸旁睨兩山  
如指顧奇峯陡嶂相望開丹樓如霞綺色來長松百尺  
蓋金利一一倒挿江流迴恍如蠶身欲浮動定是鼎足  
支傾摧吁嗟三山麗何極地主今歸釣鰲客潘侯去矣  
胡侯來五馬都餘舊驄色至今霜氣臨江寒突兀平添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全

冬日送湛公還焦山

釋法杲

故人不見幾番積語臨西風故人難為別欲別忍看  
江口月人生會合難再期可惜花殘月輪缺晴日滿江  
江鳥啼楚天目極無端倪咫尺江雲亂眉睫片帆已下  
江之西君歸山中閉山閣我于城頭望邸壑天風蕭蕭  
木葉丹萬古閒雲宛如昨噫吁嘻山中樂

金山行

屠 隆

大江滔滔流日夕控壓乾坤畫南北潮湧千帆瓜步青  
 雲連萬樹揚州白何來小山一點浮虛空翻江截浪開  
 琳宮細路半壁生海月高窓四面來天風塵氛杳然夏  
 無暑靈境不與人世通岸圻沙崩大石走深潭龍起電  
 雷吼洪波欲捲孤峯去黑霧黯霍亦何有須臾天朗青  
 黛出歷歷松杉抱寒溜老僧禪房都不肩藤花倒垂烟  
 霧冥挂衲猶畏鶴巢冷洗鉢似嫌漁浦腥日暮疎鐘度  
 空水談經說法龍女聽呼嗟乎長安紅塵高十丈吾已  
 拂衣游澹蕩埋憂地下寄愁天上好携鷄犬在此山與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李三

到乘船踏高浪

焦山送龍司李

鄔佐卿

四月江南逗浪寒江雲漠漠江花殘千林嫩竹鶯聲老  
 惆悵新安四百灘狂瀾日夜向東走烟水茫茫莫回首  
 轉眼滄桑不足論惟有文章常不朽湖聲西去遶金陵  
 晉宋梁陳自代典故宮寂寞多禾黍留得南朝幾寺僧  
 世情反覆殊難保奔走風塵令人老况復聚散等浮雲  
 空將離別縈懷抱滿天風雨暗長門烟霧蒼茫白日昏  
 無鹽嫫母翻成寵西子南威不被恩聞道潯陽湖不到  
 布帆遙指荆門道武陵桃實止可食秦人尚有燒丹竈

良時未必棄相如狗監猶能薦子虛湖頭蘭蕙江頭月  
 高臥文園且著書

珍珠泉

陳永年

泉在招隱西麓平疇中澄泓一曲吐脉千珠游  
 涇莫竭可繼江上中冷也

咫尺蛟宮一練開杖驅清淺到蓬萊軍持揮灑花千片  
 仙掌浮沉露幾杯白虹渴飲蒼烟底水壺玉纒扶雲起  
 明月明珠競走盤不愁淚盡蛟人死

和陳從訓詠珍珠泉

茅 濤

萬山迴合地效靈雲根迸出石眼青自航幽寂瀉不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李四

石底濺沫同繁星傳言舊是鮫人宅不知何代何人闢  
 逢人時復泣成珠苔衣猶帶鮫綉色憐君賦得驚人句  
 豺虎駭躍山鬼怖不因名筆凌烟霄安得名泉垂竹素

乙酉五月五日游金山觀競渡

王 衡

自我兒時游金山登高但畏江風寒十五年來復過此  
 始知水大難為觀水流非怪自洋子海門浪出剽如矢  
 瓜洲檣樹綠于蒲蓬腳無根任風使風來闖浪一時高  
 千巖萬竇聲嘈嘈石廊蝌蚪勿噴雨東西沙影侵山稍  
 我歡飲酒不知數况值江頭船競渡落索朱符坐櫓工  
 鷄黍賽神神無怒此時寺杪亦鳴鐘夜濤吞吐雲蓬蓬

江豚跳梁老鼉出恍惚京口桅燈紅勸君暫聽津吏語  
日落烟青且歸去

登多景樓

釋無方

大山千丈青岩堯長江萬古鋪瓊瑤銀河倒影落天塹  
海門日日來春潮偉哉孫劉輩壯志摩雲霄只今英雄  
遺草木秋霜肅殺寒不凋朱闌仄上橫斗杓烟巒直下  
明金焦黃鶴山空杜鵑老鴛鴦渚冷芙蓉嬌人間笑傲  
輪漁樵猶將興廢論前朝萬歲嶺千秋橋月中尚有人  
吹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李遜

長蕩湖

李遜

洮湖之山削寒玉洮湖之水漲晴綠平生浪跡湖海游  
好山好水吟不足水光蕩漾涵空瀟山色倒侵芙蓉青  
老龍夜蟄喚不醒紫氣睥睨如雲蒸西風吹雁南來早  
菰米初香荻花老一行界破秋天痕有似瀟湘風景好  
鄒家結茅俯蓮荷倚欄吹徹玉參差望美人兮渺何許  
為君更和秋風詞

海門歌

國朝王士正

峽峩東下江水長遠縱井絡來吳鄉奔濤萬里始一曲  
古之天塹維朱方北界中原壯南紀魚龍日月相迴翔  
中流一鳥號浮玉登高眺遠何茫茫長空飛鳥去不盡  
江海一氣同青蒼山外兩峯遠奇絕雙闕屹立天中央  
左江右海辨雲氣如為八裔分紀疆江流到此一縛束  
早潮晚汐無披猖燭龍曉日出雲海山光照耀連扶桑  
年來海戍未停罷峩峩大艦來汪洋胡豆洲前起烽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李遜  
徒兒浦上披襦褌古聞京口兵可用季奴一去天蒼涼  
我願此山障江海七閩百粵為隄防作歌大醉臥巖石  
起看江月流清光

丹徒歌吊宋武帝

王士正

曲阿之北京口東寄奴王者真英雄新洲伐荻斬龍子  
大業遂建丹徒宮桓家小兒亂天紀投袂勤王夜中起  
樗蒲百萬皆人豪龍行虎步非凡理從茲大運屬彭城  
中原趙魏掃經營硤口千軍五龍湖藍田一戰二級平  
南北推移幾千載太息雄圖竟何在宿麥寒原少昔人  
神鴉社鼓成空塞王氣銷殘帝宅荒悠悠江水不勝長

忠臣徒嘆哀開府天命還歸蕭建康

焦山行別劉長康兼寄古樵

張玉裁

焦山拳石孤雲根雙峯聳峙撐海門江流橫截怒濤立  
滌蒼欲並蛟龍吞金削芙蓉別天地樓觀參差隱蒼翠  
枯木堂前花雨飛寶蓮閣外江雲墜就中說法稱樵公  
妙諦直徹曹洞宗慧眼劉郎解說得愛山日日留山中  
題詩絕壁驚棲鵲楊石斷崖起盤龍頓使山靈慰寂寞  
不教山月淪江空頃來指點爲予說朝嵐夕汝真奇絕  
此時落葉遍秋江隔崖蘆花吹似雪我亦山中舊結廬  
別峯前劣行紆徐勞勞南北不記歲蟪蛄滿戶蠹滿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六

看君衝雪又歸去東望滄溟紅日曙漫勞海外說三山  
北固金焦渺何處桃花春水漲天台劉郎此去何時回  
故山風月應有主不待移文歸去來

客中憶北固家園寄鄆沂公徐皎玉家延估

陳檀禧

沂公五十城市在刺刺城市無歡趣掉頭時作五七言  
拍手江樓多景處皎玉圖山歸未歸此時北固亂鶯飛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六

佳句倡酬鳴鶴嶺河魚釣自鳳凰磯我昨寄聲與延估  
潯陽湖口人血溢盡沙猿鶴君知否十萬同時甘斧蹟  
勞勞西望涕滂沱只合歸來掩薜蘿別有人從回馬過  
婆娑吊影傷如何嗟乎夢越江之泚天涯落魄仍邗水  
麻衫破帽口噤嚅翩翩笑殺佳公子

程崑崙招同諸子集黃鶴山下

鄒祇謨

程侯愛客意有餘布衣滿座誰能如偶逢暇日便折柬  
一時風雅何其都賤子當年承結納亦作諸侯老賓客  
幾回欲看廣陵濤相逢且在南徐展龕山焦穫兩詩人  
盛名往往窮其身更有陽羨驚座客此髯才調真絕群

京江談生稱逸老何程才格殊矯矯楚才辛叟千里來  
眼中之人紛集好城南花事幾村同黃鶴山外饒春風  
疎籬小苑迴叢碧斗室雕闌護落紅使君行厨半珍品  
銀餅紫椀交雲錦暫辭公府尚書期來作吾徒文字飲  
百盃千鍾還細傾談諧竟日多縱橫莫論一石始一醉  
但覺歌呼心膽輕千年此樂不常有平山曾酌王郎酒  
紅橋園寫冶春詞飛觴落紙成回首今朝重見華筵開  
池亭瀟灑足銜杯人生聚散每飄忽夕陽滿徑移蒼苔  
別後情懷寧有極江山賓王長相憶咫尺金焦借半帆  
待公置酒何時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七

焦山周鼎歌

湯格

蒼姬明德高百代五嶽呈瑞牧貢金聖人無欲不封殖  
鑄作彝鼎傳銘箴銘書典與逼大誥百億孫子迓神歆  
世遠代古神不滅研光寶色氤氳深碧如蒼筤出禹穴  
赤如勾漏丹砂侵丹碧錯雜不可判疑是萇宏之血染  
青林周德將衰入泗水漢武出之祠汾陰至今轉徙至  
焦麓大寶作鎮留高岑足知凡界少福臨一出一沒多  
升沉或言真偽宵莫辨遙遙時代力不任我答決非漢  
後物即從爾時指近今亦是二千年上器五色斑駁殊  
足珠不信惟看鼎鉉文雕鏤縮築堪研尋我今作歌碧

崖上摩挲珍惜如瓊琳

海門

張玉書

雪濤萬里聲東奔江門屈注輸海門怒蛟觸浪互噴激  
白龍抱石爭吐吞蒼茫江海同一色鳥飛無際隨風翻  
早潮暮汐浸坤軸日出月沒搖天根昔人臨江嘆浩汗  
千羣武騎空雲屯海門劃開江欲盡決皆極望驚心魂  
太息孫盧駕樓艦青燐慘澹白晝昏寄奴英雄恨已矣  
蒜山一擊誰堪論不聞無忌仗節死徒令枯骨埋沉冤  
北府新營樹壁壘西風落日吹旌旛護軍潭口芻蕘急  
夢溪橋頭鼓角繁可憐鐵甕堂與地今作門戶增屏藩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三

安得長鯨斷歷雙峯底永無烽火驚江村

古鼎

張玉書

海風吹雲捲枯木星斗離離光夜燭虛堂古鼎蛟螭蟠  
精焚鬱律駭心目瘳淨踞地二尺餘百孔雙夔銘在腹  
甲戌紀日不紀年召史受冊錫鞶服蝌蚪省識七十八  
剝蝕痲肌難卒讀齊鍾宋絲那足擬已爵丁卣差比獨  
器款未入宣和圖奇文遺載金石錄當時收藏好古家  
青詞相國恣貪贖一朝搜取渡江水江濤晝黑神鬼哭  
寶物耻為饕餮用過眼須臾覆公餗此鼎復溯江流回  
棲託僧寮氣肅穆春風霽日映珠璣秋雨澄波對松菊

吁嗟鈴山已蕪蓼山枯椒山石峙焦山麓年年古鼎歷  
驚濤江峯千載無傾覆

京口競渡歌

何黎

辰氣吞斜日黑雲壓白波且莫吹簷管聽我競渡歌歌  
聲高響遏飛雲江河簫鼓逐紛紜輕揚楚些三山落急  
促吳謳十里聞吳謳楚些共迢迢蘭橈桂楫任道遙千  
隊采鸞翻日暗五色游龍挾浪驕吳綾花蓋艷越錦畫  
欄鮮透迤開綉障錯落捲珠簾珠簾繡障裝金屋怪鳥  
奇花剪綺穀龍女手中一珠來馬卿座上雙娥簇西冷  
少婦逐青驄南極老人騎白鹿官監划船扮採蓮金甲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將軍花箭箠可知水戲競繁華一時工巧空杆軸朱樓  
次第開畫舫蟬聯續柳岸繫花鷁葭渚懸牙纛列綺共  
炊金羅珍擬饌玉饌玉炊金粉黛嫺輕靴窄袖嬌如花  
明窗兩耳垂雙髻絲螺點映遠山斜窈窕燕姬簪艾虎  
清揚趙女撥琵琶琵琶撥動盪飛觴往來觸目盡琳瑯  
伊京曲雜十番鼓引出翩翩游冶郎牙籌高狃呼盧帽  
金爐細燭伴邪香石榴花泛首蒲酒笑傲妖童醉欲狂  
盤游十日難回首羽書報進圖山口一夕傳呼撤管絃  
連宵號令嚴刁斗樂極倏生憂鉦聲逼上游海嶠風角  
勁江嶺馬蹄柔江嶺一望起黃氛萬艘樓船兩岸分城

頭忽樹虛循幟江上徒坑趙括軍浮王烽高舊京震石  
頭城下五花陣合戰盧循棄甲逃朱方一炬成灰燼可  
憐昔日錦城空徒見今宵鬼火紅土室飄搖悲夜雨單  
衣蕭索悵秋風十萬魚鱗軍營集軍營鱗集軍需急何  
地不愁牧馬嘶何人不抱寒蟬泣威威橫吹草木驚流  
離亂竄弓刀鳴呂嘉銀印思邀賞馬援銅柱欲標名傷  
心多負田文息攘臂愁逢北府兵何來捨地呼天日不  
盡徵歌買笑情才看虎帳烽烟息又聽龍舟鼓吹聲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憶昔行贈郡廣文沈敬輿先生 程世英

憶昔先生偕計吏正當宇內稱平治鶴禁瑤函二酉書  
鷄林玉笈千金字此時科第斲神仙此日文章氣赫然  
翱翔霄漢生雙翼咳吐珠璣落九天賦逢楊意驚人主  
才薦吳公正少年一時繡虎雕龍士姓字金門日月懸  
文壇藝苑崇聲譽各士風流甚飛翥人望交將八顧推  
黨魁更有三君著三君八顧望嶙峋意氣縱橫誰復倫  
大兒文舉頻呼孔小弟慈明直冠荀聲華燦燦騰飛電

輪蹄絡繹人爭羨五陵豪俠舊知名四姓交游新識面  
朱屏青邸簇于雲銀幘朱袍紛似霞綺席間拈青鳳毛  
追從那復分鄉縣就中江左更繁華錦纜丹輪白鼻駒  
地連桃葉諸王里人近雲間二陸家吳儂跌宕詞賦  
珉瑁新函斷腸句天生錦繡好才華總了南朝花月數  
先生當此意飛揚領袖吳江翰墨場書緘銀玉湘東管  
才軼驪黃冀北良烏衣玉樹家風舊髻年早列賢書右  
璧車市上喜遨遊九疊月中驚邂逅早擅無雙國士名  
行看第一賢良奏誰期荆棘槍銅駝鳴昔華綺付薜蘿  
南皮謙飲秋風冷東第絲絃夕照過應劉洞謝風騷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可憐過眼如飛彈先生儼蹇一瓊寒韜光鍛羽常三嘆  
我謂先生且勿傷風塵歸時魯靈光更沙猿鶴消沉盡  
無恙南徐舊講堂講堂畫靜琴樽古何必腰邊繫華組  
經義雷同細說青清言斐然閒揮塵一任諸公列八駟  
侍從喧闐爭負弩賤子江東落魄身文章憔悴及茲辰  
道逢絳灌無顏色家傍烽烟最苦辛輕衫寶馬誰家子  
珠履金貂何處人若輩相當青眼少痛飲讀騷愁渺渺  
時時問字過懸亭披帷靜對同清曉五百生徒待虎皮  
時情最許幾人知聊將激管哀絃曲寫入酸風細雨詞

王燈歌 有序

湯 寅

邑人潘鳳工畫從楊文襄遊於內家見琉璃屏  
因悟爲絲燈工巧新麗自古所無近變態極矣  
而王五最有名始於燈上作參差切凸狀山水  
人物一一精妙周宜與當國極稱賞贈遺甚厚  
呼爲王燈今王五且老而今昔升沉之感殊可  
惋歎聊爲長句以識其事云

東風欲溢梅花酒月色初懸前門柳武皇宴坐號昇平  
鳳吐龍銜夜合笙是時楊公集賢院画工潘生最深卷  
上苑星橋吹女夷驂驪處處相追隨琉璃屏風內家見  
踏歌方烁燈前面蟠螭動鯨那可稱潘生巧變作絲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五

迴看青玉忽無色便銘金羊未足矜一時雅譽齋子滿  
練塘十里珠簾捲鏤脂映玉參差紅粧成七寶仍玲瓏  
潘生去後絕無偶二百年來失好手邇來何人遠擅場  
高名海內傳王郎爲贈杜家一匹絹溺作亭臺帖雙燕  
人物還師願長康韋偃老樹尤蒼涼銅絲作骨隨十指  
巴陵之山巴東水不用春風用剪刀誰家花草芽春條  
更纖舞鼎明淡院擬作桃源擬西苑人間物態總尋常  
九微光裡分明見只此夜遊吾已足画堂莫惜催紅燭  
茱萸慢子垂蓮花漫使情人教碧玉空與相國雅嗜奇  
五夜吹簫金屈卮無限銀花總堪擲獨許王郎稱上客



自爲公作灞橋圖灞橋驢背酒家胡生韻絕勝摩詰  
此中真可安茅舍相國携見坐上賓此公巧藝應有神  
當今鮑謝殊可作此燈十萬那可索滿堂詞客皆絕倒  
一時悵望孫宏閣誰道芸暉事惘然王郎塵埃老最憐  
苦心經營猶未暇無復豪門舊聲價世事反覆難重陳  
賁賤得失何足嗔王郎王郎藝絕倫此是披香殿裏春  
溧陽縣 七言古詩

酒樓歌

唐李 白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  
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爲樂椎牛擣鼓會衆賓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夫

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長蕩湖

長蕩湖一斛水中半斛魚大魚如柳葉小魚如針鋒濁  
水誰能辨真龍

遊下山寺淨土院

許 堅

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高  
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  
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倩脉脉

貞義女咏

宋 秦 梓 秦 檜

史氏之女生寒門白壁粲粲貞義存上無所天漂爲業

春風三十報母恩斬奢妾向白日昏子胥脫身間道奔  
遠來困窮乞於此漂母進食哀王孫子胥還吳雪髻恥  
貞女可憐身已死一飯之德古必償遺以百金投瀨汜  
謫仙高才起幽沈奕奕穹碑照江水有客停舟臨古祠  
涼颼動水興遐思蕉黃荔丹幾千古君蒿悽愴若見之  
更憐扶目人已去姑蘇臺上草萋萋

貞女歌

楊邦 父 邑 令

溧山兮蒼蒼瀨水兮湯湯中有貞女飲冰茹霜於焉擊  
漂維瀨之陽遭壯士兮苦絕糧賑窮不惜傾壺漿所處  
既以義安能計存亡幡然捐珮入不測下遊九土從英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七

皇耿幽光兮貫白日凜正氣兮摩穹蒼嗚呼世無李太  
白此女終弗揚遺風奕奕山高水長可以敦薄俗激忠  
良千古萬古誰頌頌

大石山龍洞

元 蔣 時 中

大石山頭兀磐石下有靈物阻深宅弄月躍泉光  
墨池飛雲沛甘澤瘦藤倒掛古洞前僊壇秋靜明翠烟  
龍兮冬卧春乃起素鱗聞雷飛上天

貞義女祠

蔣 時 中

幼年會讀貞女碑坐想瀨水清漣漪試來江東弔李白  
瓣香敬謁貞女祠平生不數子胥子鞭平進諸何至此

有金投顧竟何爲當時豈爲將軍死

黃山觀

蔣時中

黃鶴山中黃鶴觀黃鶴仙人此修煉功成羽化歸丹邱  
環珮珊珊度遙漢昔聞有鳥名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  
仙人一去不復返長松落雪秋霏霏

趙王廟

蔣時中

蓼蓼社日楓林鼓旌旗飄拂神鴉舞池藕無花岸草荒  
只有斜陽自今古古城西風吹袷衣下馬一訪真王祠  
斷碑有字不可讀漢家舊事無人知

送張少府朝覲

明王恭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去

閩州少府家何處夢裏青山深陽樹訟庭無事獨哦松  
走馬金陵看花去青繩御路接青天五陵俠少黃金鞭  
紅橋青幔多買醉少府囊中無酒錢朝回道過鄉山口  
春風又發秦淮柳漂水橋邊二校文相逢爲問平安否

題水天清意軒

胡儼

澄江一碧天浸水星河盡在水壺裏白蘋微颺鯉魚風  
兩岸蘆花吹不起軒牕臨水敞玲瓏月到天心夜正中  
幽人燕坐群動息一襟爽氣超鴻濛湘靈鼓瑟衆仙下  
老蛟出舞馮夷宮此時清意誰能會安樂窩中人未睡  
却憐龍斷走紅塵終日昏昏長似醉幽人已去乘白雲

清意猶能傳子孫繡衣驄馬心如鐵索我題詩揚世芬

岳山曉雲歌

袁正邑人

大坤濕氣蒸從龍油然勃然連蒼穹曙牕注望東岳峰  
須臾不見青芙蓉初疑博山噴出紫烟縷又疑蜃精海  
底推起龍王宮東西模糊總一色上下變幻知幾重既  
非芒碭山中隱劉季又非陽臺神女遥相通養文元豹  
隱丹壑失巢老鶴迷青松忽見千株萬株老枯檜化作  
千丈萬丈蒼精龍斷岸滴翠時灑灑落花細雨春濛濛  
金烏欲上海水赤神光盪射生青紅狂飈捲地忽吹散  
依然繡出金屏風奇奇怪渺無際且將浩興收拾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去

心胸

趙丞相城南遺址歌

袁正

君不聞宋祚昌將軍賜第耕溧陽又不見宋祚危將軍  
力竭難扶持黥黥風塵塞天地夜半江東將星墜英雄  
不作二姓臣一掣青蛇化鯨去惟遺別墅瀨江湄斜陽  
慘慘風悽悽洗馬池乾秋草綠斬人石在荒臺歎金甲  
沈江流水黑寶劍墮地蒼龍飛至今英雄猶烈烈地老  
天荒不磨滅一尊無處尊忠魂空向江頭酬秋月

史貞義女

顧璘

將軍鐵騎中宵奔水濱邂逅求壺殮全身報讐將軍義

一飯傾心特爲易魯中少婦拒秋胡我生見母未見夫  
古稱授受猶嫌疑有心今遣將軍知眼前性命等翻手  
馬上何勞更開口紅顏瞋目沈江流黃金却笑將軍投  
河橋香火鎮風俗烈女有靈心始足

趙氏二烈

顧璘

千金買妾不許心此語自誰傳至今長沙老將買雙妾  
玉顏臨危爲君滅百年箕箒多深思可憐君死妾固存  
戲下健兒漫豪貴人情豈獨憐珠翠由來節義在感激  
夫婦君臣祇如一君不見諫讓吞炭死不辭爲報當年  
國士知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全

三節堂

邵寶

史家三節誰其先生者一人元季年義與亂賊不共天  
引刀未了終沈淵一人刳股親痲痊根救本如歸全  
一人南征沒陣前血戰垂盡氣浩然三人不同同日賢  
有祠可祀傳可傳我今復製三節篇請爲歌之慰九泉  
四哀歌和符侯宋楊邦乂趙淮錢應史學邑人  
卓哉楊尹與趙使遇難後先同死義高風烈烈悚毛髮  
錢士林師死相繼千年大節昭日月一片忠肝揭天地  
無慙自古慷慨身能令未死姦邪懼我生茲土旣後時  
夙夜獨悲古人志只今九京如可興執鞭願作門下士

東門歌有序

萬元吉

予觀元季而知忠義在人天性然矣昔王師所指元  
旆西馳一時預難諸臣以身殉義墜崖而死有若級  
納錫藥死縊死刃死有若王可仰河失不花李宗可  
閻室同死有若福壽李黼余闕李秉昭朱春桑哥失  
里嗜義如飴高皇卽位以來屢諭廷臣曰古先忠臣  
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其在於元何獨  
不然自是御史福壽右丞余闕總管李黼令有司肖  
像祠之及元主告祖又詔御史劉炳槩嘗仕元者不  
得稱賀其示厲厲之意微矣先是蒙古僕氏丁紅巾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全

之亂檄守南昌東門城陷誓不辱孥妻孥十一人同  
日以殉視福壽輩豈非得氣之先者耶高皇幸茲土  
者再矣登樓賦詩築臺問俗使者老告以列荒往事  
立祠肖像當不後元季諸臣惜捨攘之秋未遑也今  
廣陵少文李先生理吾郡明在哲之幽踪訪夕佳之  
新額方知椽楠間實傑公之靈式憑之製木主祠以  
少牢意至渥也其於風教之旨更相元契予惟危素  
黃礙相約殉元黃礙死之素悖盟偷活究之含山幽  
抑徒令萬古淒涼耳高皇再定南昌而曰非骨肉重  
臣莫能治之遂以中外諸軍付之文正淫縱不法至

欲拔歸士誠嗚呼雖有子弟安知其不為虎甚矣死  
生之難也予不意元季忠義籍籍有如此

東門粉榆風瑟瑟黃雲蔽野吹筆策紅巾殺氣渡江來  
旌旗漫漫障天日藩臣束手倚東門僕公慷慨負憂恤  
師老糧盡城勢危予為民望守專一超距馳訴陳白雲  
道士肝腸憤殷動攜妻孥子赴智井長虹錦浪互續紛  
道士經營構棺槨募工挑土築大墳妻死夫兮子死父  
弟死兄兮臣死君咄嗟白雲踐盟約五倫千古并芳芬  
翰林死後餘樓屋折向城頭弄絲竹年年燕雀闌夕佳  
不知主人誰氏族廣陵使君理南昌擊節忠魂稽往錄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全

撫膺太息對青天木主少半奉尸祝身後浮名直幾何  
屍骸不須用衣木羽容攜手淚痕斑原將一死綏後福  
蒿目城上三百年一旦朽骨生白肉怒如春水漲漳江  
烈如西山暴夏昃皎如皓月映秋波慘如酸風號冬哭  
憶昔觀祭築名城不知兵火幾縱橫屈指當年死事者  
英烈如今數有明德勝迎城中流矢大舍張子死援兵  
君臣草昧無攸屬如何節義競請纓淮甸真人掃雲霧  
囊裏履聲逢直道金陵御史起祠堂像塑巍巍風聲樹  
余闕李輔亦專祠秉昭宗可二人稱天下以此惜身各  
湯鏡沸沸無憂懼松陽早有東門歌褒善久下隆興路

松陽今有東門歌鷄鳴風雨慰朝暮

重九前五日同陳周暨令弟晉觀梅花於曉江九

山園

徐範

高秋九月天氣清山川雲日相鮮明間過我友接談笑  
梅花忽傳開新英驚喜相將看花去隣園窈窕穿松筠  
傍榭臨池倚怪石橫斜一株良蕤蕤素葩燦燦間綠葉  
恍如青碧錯落懸繁星拂面乍無時乍有虛心忽忽聞  
幽馨蜂蝶環窺莫敢逼烏雀飛鳴花四側將無怪此特  
異常我亦疑之固不識柔柔枝枝致可憐蕤蕤花韻  
非一疎密低昂各自佳依違掩映猶相恤曉天帶露吐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全

清妍夜月當風立蕭瑟不在孤山同歲寒却在此地分  
秋色輒欲題詩一贈卿慙慙苦吟轉不成借問看花何  
太早無言含笑若有情豈是久交林處士幡然遠慕陶  
先生違時故向登高候結歡先與黃花親吾聞人傑物  
亦靈想見梅花園主人主人不是多奇拔梅花何處無  
園亭我友賞我花知已則我豈敢云爾矣相看撫掌共  
忘歸林烟野霽參差起徘徊欲去還遲遲日暮留連未  
能已安得花前信宿眠魂夢相通叩所以

老樹

陳周

城北老樹何朝生危柯曲榦紛支撐霜侵雪剝不改色

興亡飽閱歲時成，扶疎欲與霄漢通。浮雲掩映殊歎傾，  
春風夜月守其朴。艷陽不與凡卉爭，燕雀側塞未敢近。  
鵬飛鶴徙雲英英，幾更甲第滄桑外。幾樵勿敢耽柴荆，  
天然野性薄桃李。養就森森皇國楨，丁丁許許輪神京。  
一朝大匠屈斧斤，榱楹稅馮卑其名。惟有老樹經綸別，  
絲翠萬綠蔭人行。老樹老樹結根久，坐卧其下一相叩。  
歲寒已信甘爲友，詩人肯入佳題否。

青龍洞

國朝馬世俊

駢峯巖起枕荒塗，石齒稜稜相撐扶。老樹交糺少根株，  
耕山得徑問樵蘇。躡履攀緣慎躊躇，壁上黑影龍蛇趨。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八十四

何年霹靂破其邪，雷斧空存洗雲膚。黝然引我入闔閭，  
朝走鹿麋夕鮀鼉。暗窺崢嶸魄魄拘，再臨坎宮恐喪軀。  
突似虎項憑高隅，幻如魚腦失水枯。古劍俄久待人屠，  
怪形竦峙各睢盱。頭上濤聲走江湖，屏寒照火自成菴。  
岸絕四面路通壺，鬼兵僊窳陰叫呼。傍壑飛來燕子雛，  
依稀可撲仍急遁。玉溜鏘憂響紫紆，前挺戈戟後笙竽。  
枰棋雕樓奪般輸，下置牀相與龍爐。半隙斜穿達天樞，  
絲斷不斷猜神蛛。窮搜險索足力劬，二三快意千憂虞。  
倏忽呀豁達九衢，百客坐對酌醴醕。洞內有松炬欲冷  
速認途恍惚，可辨復模糊。出門飄飄氣俱望，中烟霞。

萬熊殊遠浸浥峯，疑覆孟洮光。澗澗正練鋪，蓬萊靈嶠  
果有無奇數。衡華秀荆巫，千年此山埋。榛蕪買之不用，  
幾貫蚨便欲移去。計空愚坐饑，拾栗當瓊珠。驅車呼僕  
過槍榆，行曠西墜啼亂鳥。

遊九龍山

馬繩元

山中陰陰時欲雨，黑雲狂飛風正怒。松濤一湧千萬重，  
奔泉衝奪遊人路。重岡四合如層城，峯峯相接還相顧。  
岑寂僧寮無俗塵，蔽門翠竹不知數。山僧曰：日間虎嘯  
荷鋤晚出了，無懼客來悚慄不久留。亦復徘徊戀烟樹。

寒光亭對月

潘如儼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八十五

今宵皓月總如此，獨有湖上金波萬頃光。熊熊湖波微  
灑常如此，獨有亭畔倒浸廣。寒桂魄臨蛟宮，乾坤一碧  
淨無滓。草亭翼然將飛翮，不知明月幾圓缺。蓬萊清淺  
湖波同，當時三塔不可見。遠山飄渺瀟洲東，寒潮捲盡  
興亡事。獨留皓月凌虛空，月安知作亭者誰遊人閱盡  
烟浪中。三月春遊過湖蕩，桃花浪煖吹吟蓬。春風彈指  
又秋暮，月華湖水寒光通。寒山兮翠黛，寒木兮丹楓。寒  
烟兮渺渺，寒流兮淒淒。寒火兮蕭寺，寒鐘兮遠風。霜空  
一聲叫寒鴈，若垣幾處號寒虫。青蓮詩成望瓦屋，紅香  
句冷推芳叢。月白風清此良夜，騎鯨射鴨應相逢。千秋

詩卷兩人在我歌君和誇最工湖回日落風露寒丹崖  
蕭傲臨蒼穹清吟沁人毛髮冷上帝照見憐詩窮姮娥  
收拾寒光去春回湖上日華奕奕玻璃紅

遊舊縣宿唐興寺懷古

朱啟燮

右縣行行一徑微烟深秋色來松扉鉢池水靜空靈沼  
經臺日夕餘清輝尋幽轉過北湖亭漫漫湖雲十里青  
爲吊樂宮還俯井井上徘徊水中影摩徧古柏與蒼松  
殘碑三尺留遺踪聞說當年謝家築一箭何人石穿落  
千年行樂八哀歌今古滄桑忽如昨閒與山僧對燈火  
開懷於我頻分割說殘六代古人風碧月妻清映疎柳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

八十六

鎮江府志卷之五十一

藝文八

五言律詩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

唐駱賓王

共尋招隱寺初識戴顓家還依舊泉壑應改昔雲霞綠  
竹寒天笋紅蕙臘月花金繩倘畱客爲繫日光斜

酬李丹徒見贈之作

宋之問

鎮吳稱粵里試劇仰通才近邑人披霧遙聞境震雷一  
朝逢解榻累月共銜杯連騎登山盡浮舟望海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北固山下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湖平兩岸潤風正一帆懸海  
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甘露寺望江

曹松

香門接巨壘畫角間清鐘北固一何峭西僧多此逢天  
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旦暮燃燈外潮頭振蜃龍

寒夜江口泊舟

儲光羲

寒潮信未起出浦纜孤舟一夜苦風浪自然增旅愁吳  
山遲海月楚火照江流欲有知音者異鄉難可求

臨江亭五詠

儲光羲

晉家南作帝京鎮北為關江水中分地城樓下帶山金陵事已往青葢理無遺落日空亭上愁看龍尾彎

山橫小苑前路盡大江邊此地興王業無如宋主賢潮

生建業水風散廣陵烟直望清波裏祇言別有天

城頭落暮暉城外搗秋衣江水青雲挹蘆花白雪飛南

州王氣疾東國海風微借問商歌客年年何處歸

古木肅寒禽層城帶夕陰梁園多綠柳楚岸盡楓林山

際空為險江流常自淡平生何以恨天地本無心

京山千里過孤憤望中來江勢將天合城門向水開落

霞明楚岸夕露濕吳臺去去無相識陳皇安在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二

題招隱寺絢公房 恭母潛

開士度人久空巖花霧淡徒知燕坐處不見有為心蘭

若門對壑田家路隔林還言澄法性歸去比黃金

送儲十二還莊城 恭母潛

西板河絲繞青林問子家天寒噪野雀日晚度城鴉寂

歷道傍樹曠隴原上霞茲情不可說長恨隱淪除

渡楊子江 丁仙芝

柱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

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浙歷度秋聲

碧洞別墅喜皇甫侍郎相訪 劉長卿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來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野

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為憐多病何人到白雲

曲阿對月別岑况徐說 劉長卿

金陵已蕪沒函谷復烟塵猶見南朝月還隨上國人白

雲心自遠滄海意相親何事須成別汀洲欲暮春

夏日再登北固 竇常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露蚤開晚簇江燕語危檣山

址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眺人事幾消亾

甘露寺 周絲

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

濤侵砌檻山雨洒窓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

潤州南郊畱別 皇甫冉

榮迴楓葉岸畱滯木蘭櫂吳岫新經雨江天正落潮故

人勞見愛行子自無聊君問前程事孤雲入剡遙

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 皇甫冉

延陵初罷講建鄴去隨緣翻譯推多學壇場最少年沈

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烟徧禮南朝寺焚香古像前

送陸潛夫延陵尋友 皇甫冉

登山自補履訪友不齋糧坐歇青松晚行吟白日長人

烟隔水見草氣人林香誰作招尋侶清齋宿紫陽

鶴林寺

皇甫冉

古寺傳燈久，層城閉閣閒。香花同法侶，旌旆入溪山。寒磬虛空裏，孤雲起滅間。謝公憶高臥，徒望欲忘還。

春夜皇甫冉宅對酒

張繼

流落時相見，悲懽共此情。與因樽酒合，愁爲故人輕。亂影花侵席，斜暉月過城。那知橫吹笛，江外作邊聲。

江上田家

包何

近海川原薄，人家本自稀。黍苗期臘酒，霜葉是寒衣。市井誰相識，漁樵夜始歸。不須騎馬問，恐畏狎鷗飛。

宿華陽洞寄袁稱

李端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四

花洞晚陰陰，仙壇隔杏林。漱泉春谷冷，擣藥夜窓深。石上開山酒，松間對玉琴。戴家溪北住，雪夜去相尋。

泊揚子津

盧綸

山影南徐暮，千帆入古津。魚驚出浦火，月照渡江人。清鏡悲雙鬢，滄波寄一身。空憐芳草色，長接故園春。

春遊茅山酬杜評事見寄

權德輿

喜得賞心處，春山豈計程。連溪芳草合，半嶺白雲晴。絕澗飲水碧，仙壇挹灑清。懷君在人境，不共此時情。

登潤州芙蓉樓

崔峒

上古人何在，東流水不歸。往來潮有信，朝暮事成非。烟

樹臨沙靜，雲帆入海稀。郡樓多逸興，良牧謝元暉。

秋晚送丹徒許明府赴上國寄江南故人

崔峒

秋暮之彭澤，籬花遠近逢。君書前日至，別後此時重。寒夜江邊月，晴天海上峯。還知南地客，招引住新豐。

送元旻還丹陽舊業

耶士元

已知成傲吏，復見改朝衣。應向丹陽郭，秋山獨掩扉。草堂連古寺，江日動晴暉。一別滄洲遠，蘭橈幾歲歸。

罷郡姑蘇北歸揚子津

劉禹錫

幾度歸南國，今朝賦北征。歸心渡江勇，病體得秋輕。海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招隱寺

劉禹錫

隱士遺塵在，高僧精舍開。地形臨渚斷，江勢觸山迴。楚野花多思，南禽聲倒哀。殷勤最高頂，閒卽望鄉來。

金山寺

李翺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剝得月，地少不生塵。石室堪容膝，雲堂可憇身。我來登眺處，能有幾間人。

京口懷古

戴叔倫

大江橫萬里，古渡渺千秋。浩浩波聲險，蒼蒼天色愁。三方歸漢鼎，一水限吳洲。羈國今何在，清泉長自流。



京口送皇甫司馬副端

戴叔倫

潮水忽復至 雲帆儼欲飛 故園雙闕下 左宦十年歸 晚景臨華髮 涼風吹繡衣 淹留更一醉 老去莫相違

宿城南盛本道懷皇甫冉

戴叔倫

暑夜宿南城 懷人夢不成 高樓邀落月 疊鼓送殘更 隔浦雲林近 滿川風露清 東府不可見 矯首若為情

江干

戴叔倫

江干望不極 樓閣影繽紛 水氣多為雨 人烟遠是雲 子生何處落 客路轉辛勤 楊柳牽愁思 和春上翠裙

金山寺

張祐

一宿金山寺 微茫水國分 僧歸夜船月 龍出曉堂雲 樹影中流見 鐘聲兩岸聞 因悲在城市 終日醉醺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六

甘露寺

張祐

千重構橫險 高步出塵埃 日光先到江 山勢盡來冷 雲歸水石清 露滴樓臺况 是東溟上 平生意一開

招隱寺

張祐

千年戴顓宅 佛廟此崇脩 古寺人名在 清泉鹿跡幽 竹光寒閉院 山影夜藏樓 未得高僧旨 烟霞空野遊

送顧况歸茅山

韋夏卿

聖代為遷客 虛皇作近臣 法尊稱大洞 學淺忝初真 鸞

鳳文章麗 烟霞翰墨 新羨君歸 句曲白鵝 是三神

咏玉蕊花

李德裕

玉蕊天中樹 金閨昔共窺 落英間舞雪 密葉乍低帷 舊賞烟霄遠 新歡歲月移 今來想顏色 還似憶瓊枝

夾山月夜對櫻桃花懷伊川別墅

李德裕

皎日照芳樹 鮮葩含素輝 愁人惜春夜 達曙想巖扉 風靜陰滿砌 露濃香入衣 恨無金谷妓 為我奏思歸

寄華陽孫鍊師

李德裕

何地最脩然 華陽第八天 松風清有露 蘿月靜無烟 仁警嵇壇鶴 時嘶玉樹蟬 欲馳千里思 惟戀鳳門泉

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七

金山寺

孫勛

山戴江心寺 魚龍是四隣 樓臺懸倒影 鐘磬隔層塵 過櫓妨僧定 驚湍濺佛身 誰言題咏處 流響更無人

遊甘露寺

孫勛

寒暄皆有景 孤絕盡難形 地拱千尋險 天垂四面青 畫燈籠雁塔 夜磬徹漁汀 最愛僧房好 波光滿戶庭

送無夢道人先歸甘露寺

許渾

飄飄隨晚浪 杯影入鷗羣 岸凍千船雪 巖陰一寺雲 夜燈江北見 寒磬浦西聞 鶴嶺烟霞在 歸期不羨君

夜歸丁卯橋村舍

許渾

月涼風靜夜歸客自巖前橋響犬遙吠庭空人散眠紫  
蒲低水檻紅葉半江船自有還家計南湖二項田

送僧歸金山寺

許渾

老歸江上寺不忘舊師恩駐錫逢山色停杯見浪痕秋  
江吞楚驛曉月上荆門為訪題詩處莠苔幾字在

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

許渾

受樹滿津亭津亭墮淚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  
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驗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李嘉裕

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松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八

竹間僧老雲烟晚日和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

送許侍御歸潤州

李珣

冢山近石頭遂意在東浮祖席離烏府歸帆轉層樓陰  
霞出海散落日向潮流別有為霖日孤雲未自由

秋日望金山

馬戴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回首橫孤島歸僧度水雲夕  
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爐香帶月焚

金山寺

杜荀鶴

僧愛無塵地江心島上居按船求化慣登陸赴齋疎戴  
土春栽樹拋生日飯魚入雲蕭帝寺畢竟欲何如

遊茅山

杜荀鶴

步步入仙門仙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石  
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

重寄金山寺僧

方干

風濤匝山寺磬韻遠漁船此處別師久遠懷無信傳月  
華妨靜獨鳥語苔幽禪已見如來理灰心應不燃

遊鶴林寺

方干

得路到浚寺幽虛曾識名蘚濃陰初古烟起暮香生曙  
月落松翠石泉流梵聲聞僧說真理煩惱自然輕

江行

司空圖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九  
地澗分吳塞風高映楚天廻塘春盡雨方霽夜淡船行  
紀添新夢羈愁甚往年何時京洛路馬上見人烟

初程風信好廻望失津樓日帶潮聲晚烟含楚色秋成  
旗當遠客鳥樹轉驚鷗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頭

金山寺

韓垂

金山一峯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挿影浮雲間雷  
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常躋攀

北固亭東望寄默師

羅隱

高亭暮色中往事更誰同水漫矜天澗山陰到此窮病  
隣京口酒老怯海門風唯有言堪解何由見遠公

贈別皇甫曾

僧靈一

幽人從遠岳過客愛春山高駕能相送孤遊且未還紫  
苔封井石綠竹映柴關若到雲峯外齋心去住間

頭陀巖

范仲淹

空半簇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 破潮帶海聲來烟  
景諸隣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去白日上蓬萊

晚遊金山

梅堯臣

吳客獨來後楚櫂帶夕暉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巢  
鶻寧窺物馴鷗自作羣老僧忘歲月坐石看江雲

舟中值雨裴刁二君見過

梅堯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十

江上淪婁妻天形接野低岸痕生舊水馬跡踏春泥風  
急催衣重山昏卷幔迷誰驚二客論不媿巨源妻

甘露寺

歐陽脩

曾非遠城郭寂爾隔霧氛尚有南朝樹能留北固雲川  
瀉觀海若霜磬入江濱衛國丹青在孤堂綠桂薰

焦仙嶺

釋了元

後漢道將淪先生此煉真不爲人主用甘作玉皇臣禮  
斗壇猶在燒丹井尚新秋風松上鶴還是白雲身

藏春塲爲刁景純學士

司馬光

藏春在何許鬱鬱萬松林水日門闌靜東風花草淡主

公今素髮野服遂初心時與鄉人醉高歌散百金

郡齋暮歸

張耒

牛羊夕已下寂寂掩重扉水鷓鳴城堞飛螢上戰衣夜  
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甘露望月

晁端友

北固山頭寺風烟昔縱觀臥亭秋石狠環舍海濤寒越  
舶樓前聚江楓戶外丹最宜清夜月虛闌憶盤桓

甘露寺

米芾

邑改重重構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畫失獸遺耽神  
護衛公塔天雷米老庵栢梁終厭勝會副越人譚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望海樓

沈括

雨聲林外盡秋色望中添落日挂疎柳遠江橫暮簷好  
風疑有意隨葉故爭簾爲問樓中客胡爲盡日淹

鶴林寺

岳珂

秋枕竹鳴屋盡基松掩關雨晴猶濕徑雲薄不藏山未  
洗中原恨難消永日閒西風動征思空媿髮毛斑

鶴林寺

馮多祖

春郊躬勸相稅駕擬禪關院古凌藏竹堂虛靜對山日  
曠農父醉雲伴老曾閒暇日還携茗同來淪虎斑

金山

李燾

金山何處好四顧不相連窓迥前無地波澄下有天堂  
雷三楚客門泊五湖船暝色關詩思江籠兩岸烟

金山

張拭

萬頃洪濤裏巍然閱古今雲烟三島接花木四時淡亂  
石維舟住西風倚檻吟朝宗知不斷凄切此時心

亂後入城

張綱

禾復錢塘郡先收鐵甕城妖星隨月落殺氣逐參橫已  
築鯨鯢觀重新鼓角聲大江應好在流恨幾時平  
賦隨寬詔免恩陔大江浮人少餘新市城荒剩古邱瘞  
夷誰共理宵旰獨深憂莫上西樓望黃雲滿眼愁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鶴林寺

陸秀夫

歲月未可盡朝昏屢不眠窓前多古木牀上半殘編放  
猿飲溪水助僧耕種田寺門久斷掃分食愧農賢

登北固山

元薩都刺

北固招提寺春風拄杖過亂苔封狼石老樹帶烟蘿地  
險星河近天低雨露多澄江淨如練佛閣倚山阿

用韻寄龍江

薩都刺

之子金山去梅天霧氣沉海風吹浪急江雨入樓濼火  
盡無茶味更長過燭心明朝有晴色應是寄新吟

春日遊北固

薩都刺

甕城春寂寂石磴草斑斑倚杖高低月登樓遠近山六  
朝詩句裏三國酒杯間自笑黃塵客來消半日閒

夏日遊鶴林寺

薩都刺

病餘乘野興來叩了公房竹筍迸出地花枝垂過墻雨  
聲鳴客枕雲氣暗僧堂歸路馬蹄滑風吹滿面涼

病中寄了上人

薩都刺

鶴林四月路佳景集芳辰花落石橋水鳥啼庭樹春吟  
歸山似畫醉臥草如茵衲子清遊處何妨問病人

再登焦山

祝子權

旅泊驚雙鬢舊遊今十年雲山故特色江月幾回圓寥  
落嗟如許登時何惘然淮南數行樹愁眼亂風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渡揚子江

王偁

四月驚濤白扁舟發大江不因臨絕險那使壯心降天  
際羣峯失幾頭白鳥雙勝遊殊未已聊爾駐行幢

丙戌歲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鎮江

明劉基

瘦馬懷空歷征衣怯路塵那堪遠遊子復送欲歸人月  
滿西津夜花明北固春論文應有日話別可悲辛

送謝恭

劉基

涼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搖落豈堪別踟躕空復情帆

過京口渡砧響石頭城爲客歸宜早高堂白髮生

甘露寺

高啓

勝地江山壯名林歲月遙刺藏京口樹鐘送海門潮月

黑龍光發天清蜃氣銷何當尋狼石閒坐話前朝

過戴居士宅

高啓

江邊戴顓宅地好愜幽尋高樹藏平屋新篁補舊林鳥

成畱客語雲作護花陰不負滄洲約重來論風心

多景樓

陳建

獨倚關千久涼風滿客衣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鷹

影橫秋色蟬聲送夕暉蕪城纔咫尺樓堞望中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十四

登多景樓

釋宗泐

水際一峯出飛樓倚次瀟烟雲連北土風物見南朝山

勢臨淮盡江聲入海消偶來登眺客凭檻與偏饒

金山寺

釋仁公

神禹開天塹中流碣石存蓬萊分左股瀧瀨失孤根驛

騎催官渡風帆拂寺門襄城燈火近鐘鼓報黃昏

登多景樓

姚廣孝

欲上唐朝寺先登北固山天涯青嶂遠樹杪白雲間烟

碧兼潮響風帆趁鳥還只因多景致過客自開顏

茅山

李東陽

丹閣烟霄外登臨萬象分棧排曲阿樹窓觀深陽雲種

木耕巖石尋芝採玉文遙因不死訣來此叩茅君

題米南宮真蹟卷贈邃庵先生 李東陽

地坼山根斷天空海氣開乾坤此勝槩冠佩幾重來揮

灑餘篇翰風流寄酒杯爲渠連夜夢飛繞妙高臺

金山 楊一清

長憶波心寺能清塵外心乾坤自高下魚鳥任浮沉徑

轉層樓險雲滾古洞陰道人吹鐵笛如和老龍吟

歷險仍攀閣窮高更指臺一身銀漢上四望鏡波開吳

楚地形伏江淮秋氣來暮潮益滾滾風葉下崔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京口楊相國園贈五嶽山人

李夢陽

遠客乘秋至名園水竹分林寒湖易雨池靜合偏雲臥

疴思知已逢君愜素聞蕭蕭綠雲裏誰解有論文

己丑八月京口逢五嶽山人

李夢陽

夜雨清池館晨光散石林一舟相過日千里獨來心樹

擁江聲斷潮生山氣陰異時懷舊意應比未逢淡

楊遠菴待隱園

王守仁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

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綠竹春波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綠徑滑雲石向人危平

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丹陽 王廷相

南國自多趣况臨江島潯迎舟一雁起隔浦片雲沉逸  
謝在山水逢人無古今不緣臨海作誰識謝公心

登金山 周詩

絕島中流出蓮宮匝沓菴谷雲通北固津樹隔維揚海  
色潮看近江聲夜聽長獨憐臨眺者千古逝湯湯

焦山訪郭山人因東馮汝思 王世貞

半落故人盡迢遙鄉路分偶逢南郭子云有大馮君草  
色南徐雨鐘聲北固雲還應未相見翻勝復離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七

望焦山 王世貞  
石關東漢起雲含北固青山分氣槩風雨走精靈處  
士輕龍詔仙巖秘鶴銘由來元圃路少許俗人經

荆侍御邀登北固 王世貞

京口昔名鎮茲遊良壯哉六朝天北顧萬里水西來湖  
歷金鰲小雲低鐵甕開亦知饒感慨吾豈大夫才

送張職方謫判鎮江 王世貞

郡閣逢楊子公餘試一臨江山百戰色南北異時心敵  
恐驚天塹誰當任陸沉艱難根本地相贈淚沾襟

長至前一夕丹徒道中 王世貞

積朔疑無際微陽始漸臨漏偏今夜永寒自客途深劍  
佩仙曹夢衣裳稚子心那堪更飄泊擁被獨愁吟

金山 唐鵬

閉戶北鄰近追君烟雨分谷音聞遠曙島色濕輕雲歷  
閣參差出鯨濤日夜聞仙舟那可挽愁絕不成醺

金山次唐韻 方豪

再宿金山寺空堂坐夜分照窓見新月入洞破晴雲水  
冷龜猶伏春初鳥未聞平生愛山水無酒亦成醺

丹陽曉發 祝允明

京邑到來熟曉行如赴家月明人度水星散樹驚鴉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七

影依依店茶聲遠遠車蕭騷兩秋髮無處定生涯

泊丹陽 皇甫汈

日暮丹陽郭維舟旅思違蟬隨江柳斷螢帶野烟飛練  
水乘秋滿吳閩人望微寧知垂翼鳥猶畏七人機

贈丹陽谷明府 栗應宏

焦山吾憶久燕市歲年餘昨聽丹陽今春從白社居避  
人鳧鳥度當戶竹林虛但有清狂客時時過鹿車

焦山 汪道昆

初地徵書在中流法界開江山猶古廟花柳自春臺渡  
口潮聲上墻頭海色來清齋分首荷極目望蓬萊

水晶庵

汪道昆

孤舟仍未去五夜更誰同把臂江天上觀身水月中尼珠分色界佛土入虛空已悟無生法來朝謝遠公

甘露寺

王 楚

捫蘿臨絕頂寂靜已忘形水影無邊白山光不斷青猿啼松外嶂鷺宿柳邊汀老衲降龍處幽然一小庭

甘露知名久經過一扣鐘空門愁獨步老衲喜相逢海澗天連水林寒月在峯何當因結足持鉢夜降龍

簡桂丹徒

殷雲霄

多病東甌客空江獨問津飄零屈壯志汨沒共時人滄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大

海風雲氣他鄉草木春江山憐地主高興欲相親

金山

殷雲霄

垂竿波浩蕩采秀石嗟哦又引風帆去其如幽意何海鯨狂嘯雨山鬼笑披蘿驛路重回首蒼雲向晚多

金山

邱 濬

峴江萬里下梵剎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潮聲雜鐘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

京口晚眺

周 用

地拆東嶠日山懸北固樓百年雙旅鬢萬里一孤舟水白魚龍國霜黃草樹秋江湖從此遠應有廟堂憂

送同年黃巖盧令尹教授鎮江 周 用

君恩皆負荷吾道足儀型百里誰三載諸生且六經山鄉標頌石江水帶文星何必憐行色寒瓊似舊青

焦山

王 鑿

還將雙鬢白來看一峯青江海交流處乾坤着此亭山形雄虎勢雨氣挾龍腥尚記燒丹井難尋塵鶴銘

甘露寺

王 鑿

頗憶登臨勝拏舟復此過巖劉傷斷龍梁刻認餘波海霧晴虛蜃江風夜吼鼉孫劉何處問狼石臥荒坡

題金山寺與僧惠傑

唐順之

何處尋龍藏停棹聽梵音中流一塔影遠樹萬家陰僧定潮來去月明江淺淡試將空水相堪比慧公心

丹陽別王道思

唐順之

久已廢蓬迎蕭然世外情因君訪茅屋相送到江城遠岫雪中綠寒流水下行可堪此時別獨送返柴荆

金山寺

董漢陽

孤絕江心寺烟霞接渺茫浪花浮石磴帆影落僧牀金碧輝天界歌鐘起下方月明朝落後倚檻聽鳴榔

贈金山智公

施 漸

四顧水皆繞所居幽出塵齋鐘不到岸漁火自來隣心

共寒潭徹經翻貝葉新住山知有道一叩了無音

泊京口望金山寺

陳鶴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綠空結梵樓疎  
燈明水底落日挂潮頭向晚禪鐘起風吹到客舟

金山晚眺

陳鶴

獨泛剡中棹遠尋江上山魚龍晴出海星月夜臨閑散  
跡憐雲往羈心羨鳥還無能習禪性來伴野僧閒

甘露寺

顧元慶

絕壁倚江濱千峯帶夕曛斷岡餘王氣古錢隱雷文滄  
海風烟接高城鼓角聞上方蕭索盡一塔出塵氛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手

謁陳少陽先生祠

楊應詔

長劍俯巖阿危樓覆晚波獨來問吊古傷感復如何社  
稷誰九鼎乾坤失兩河向來憂切疏忠憤見君多

訪一如上人不值

鄔憲

萬國秋容好擔簦陟翠微鐘殘衆鳥下帆落幾人歸石  
氣滋花徑江雲閉竹扉偶然同小朗相對共忘機

多景樓故址

陳朝用

昔年歌舞地乘輿一相過鼓吹于今杳江山依舊多野  
花生敗砌巖樹長新柯惟有當時月更波上葶蘆

登甘露寺

陳瀾

殿出青天外臺依北斗邊荒烟低海樹斷嶺亘江田潮  
湧晴沙沒雲空古塔懸曠懷殊莫寫登眺獨泠然

春霽登北固

鄔佐卿

不厭登臨數杯前霽色寬烏啼林漸午花落地纔乾海  
日隨潮白春山過雨寒禪扉閑自掩清磬遶江干

冬日登北固山

鄔佐卿

百折江聲遠雙林樹色荒凍雲封雉堞絕嶂見僧房疎  
磬遲寒雁遙帆下夕陽無生應可學何處問支那

丁卯橋尋許渾故宅

鄔佐卿

流水城南路幽哉刺史橋芙蓉秋對雨楊柳晚通潮高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手

韻誰能繼斯人不可招門前有樵徑落日草蕭蕭

重遊招隱寺

鄔佐卿

城南搖落後一徑入林幽山合聊容寺松淡獨影樓葉  
飛千澗噴雲起萬峯秋叢桂年年待風塵已白頭

郭次甫焦山雲烟閣訪王承父

鄔佐卿

江上逢漁父山中有客星爲尋高士隱來聽梵王經簷  
挂寒流白窓容疊嶂青相看俱皓首能不念漂零

丹陽道中

黃元

五陵爲客久儒服滿塵埃望闕無知已還鄉愧不才山  
陰殘雨度河廣斷雲開歸去多朋舊春城共酒杯



劉潤州邀遊甘露

王野

曲阿偏雨露北固繞烟霞碧石臨江險青山背郭斜六  
朝空燕麥三月自鶯花回首俱愁思孤雲萬里家

秋分日金山同友人賦

聞人詮

山閣坐涼月高秋此日分澄江四面合靜續隔林聞波  
遠犯晴雪攀危邀漸雲喜能陪二仲不飲自成醺

金山

王寅

江漢千流合淮吳兩岸分此中開法界孤秀絕人羣龍  
井浮仙液珠樓度海雲五遊歸結社先勒隱君文

發京口作

顧廷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潮來歸興發落日下江門客棹青山郭漁家綠水村蟬  
聲喧薄暮樹色暗高原坐對涼颺起聯捐秋暑煩

金山寺

王叔昇

騁望臨高閣無邊景色新洪濤翻日月紺宇出風塵形  
勝連三島人烟絕四隣坐來忘去住何必問迷津

金山

陳頌正

萬派空濛地中流古寺分塔移京口月巖宿廣陵雲楚  
塞天邊見吳歌浪裏聞登臺秋已晚對酒不成醺

陽彭山晚眺兼懷姚伯子得同字

蔣瀾

陟嶺雲霄近憑虛海岳空翠將凋岸柳丹欲染山楓一

水秋烟外三山夕照中相思對明月千里故人同

焦山尋郭道人不遇

高爐

烟水三江潤雲山五嶽高我來尋郭璞君去訪盧敖露  
濕青藜杖風吹白苧袍幾時歸種樹重與看秋濤

遊茅山

曹大章

曲徑通元閣輕車破紫芬忽疑身近日翻訝足生雲野  
色松陰合烟光鶴影分石臺閒可坐瀟灑洞仙羣

春晴泛舟登龍山

張祥蒔

一春今日好與客泛新晴野水綠于染青山近若迎岩  
花嬌送酒谷鳥巧呼名歸路漁村晚林扉敞月明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雨後登華陽洞山樓

張祥蒔

步隨流水去窈窕再經邱樹密疑無路峯迴忽有樓飛  
花對酒落啼鳥坐枝幽最喜無人識閒雲共去留

送太虛上人還金山

李言恭

薜荔披山鬼魚龍引客旌帆檣京口渡燈火廣陵城鐘  
斷月初上門開潮正生爾能超彼岸我益媿浮名

鶴林寺

唐文獻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潯林  
寒泉滴細花噴石房濃青壁須爾姓他年好共尋

鶴林寺

申時行

纓棹遊鴻渚扶筇到鶴林花宮雲外迴竹院雨中浚習  
靜堪移日高眠且息陰支公千載後無復九臯音

過鶴林

劉觀文

因懷馬素蹟引杖出江城日影穿林冷風聲到竹清片  
雲閒自散斷字續無情倦掩柴扉晚歸來有月明

鶴林得浚字

楊文炯

叢林饒秀竹蒼翠鬱浚禪榻留雲臥僧房許鶴尋衆  
峯青玉遶四壁紫藤侵瓦坐真蕭寂悠然隔世音

鶴林寺訪履中上人

劉汝弼

出郭探奇勝清言喜共君山迴谿路合徑轉石梁分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畫

舊紅街雨松篁翠攪雲嗒然机已息相伴鶴成羣

夏日過鶴林寺古竹院

彭宗孟

古寺荒涼後相過問昔時野花依席笑山鳥喜人窺竹  
逕非唐院苔封尚宋碑逢僧殊愛客坐語夕陽遲

蔣墅晚發

袁中道

宿雨塵塵滅新秋漸漸涼月寒于畝濕樹暗幾家藏近  
岫隨烟沒良苗帶水香櫓柔渾不住夢裏過丹陽

焦山大陸無從

王輝登

舍宅高人去樓巖野衲來旛垂江鶴下帳寂曉猿哀貝  
葉皆新貯桃花是舊栽不知焦處士仙駕幾能迴

飲朝陽庵

陳永年

獨領春山約平分佛日閒竹行青玉塲花坐碧桃灣近  
海氣成市連雲僧閉關鳥啼如勸酒不肯放人還

送長世安世二子讀書焦山

陳永年

鶴邱鹿不到子去下帷初練影春臨帖潮聲夜讀書兩  
峯青玉案雙樹綠雲居愛日悲親老分陰事拈拈

宿焦山

張觀宸

掃榻尋幽地凭闌眺遠洲一龕松火夜半壁海天秋懸  
木侵雲影飛濤響石頭覺來塵思冷不必問禪脩

登甘露寺贈彬上人

茅溱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畫

高臺臨絕巖時見白毫光甘露何年降琅函此地藏天  
龍雲雨色山鬼薜蘿香一任韶華改碑心已盡忘

焦山

茅溱

鷲嶺三江匯蛟宮六月寒烟霞迷洞壑竹樹雜梅檀攬  
勝懷高士憑虛得大觀風塵吾已倦從此學投竿

雪中渡焦山

靳觀光

犯雪沙逾滑乘舟下淺灘望來千地白渡盡一江寒浪  
捲水花亂風摧玉樹殘不知征馬起還向冷雲看

訪郭次甫同醉烟雲閣

靳觀元

高樓塵跡迥小隱客心安筆硯濤聲潤衣裳竹色寒入

雲炊玉粒分露醉金盤笑指山中歷梅花十月殘

遊金山

周維京

天塹中流倦瀛洲鳥道標晴開雲裏岫寒湧日邊湖  
堯辛通虛曠禪關鎖寂寥冷冷人境外羽客坐吹簫

金山步周維京韻

孔承罷

神禹緣何事江心雷石標亭亭亘今古而面湧風湖岸  
遠人烟隔山孤秋氣寥王喬本仙史來此數吹簫

涉江知水險陟嶼見山靈今古疑浮王孤高似落星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來連海白潮滿接天青問道神僧在降龍為說經

寄題劉思正焦山讀書廬

靳觀明

誰起幽棲與能同隱者心結廬臨大壑開徑過長林几

靜山雲滿簾疎海月澹掩關何所得鐘磬助清吟

雪浪坐禪甘露有寄

錢元

獨領空山約隨緣且結禪壁間閒曰拂舌底者亦通秋

月瞻孤相疎桐寄晚烟故園頻入夢將與竟真言

北固山訪汪真長

章詔

竹林幽事愜夏日訪真長不觀花間展猶聞座十香琴

書淹客久峰蝶過鄰忙直欲連僧榻然燈咏海棠

別峯庵

章詔

竹密疑無路雲開忽到門轉看諸院小獨見一峯尊  
海月夜中白巖花天上繁誰知布金外更有給孤園

宿焦山一公山閣

章詔

亂竹烟霏合孤峯夜宿寒待來湖上月照出水中山欲  
就閒房老因悲久客還長吟君不厭江海共潺湲

遊茅山

張明弼

仙跡滿三山猶憐人獨頑鋤芝甘受謫扣洞恨長關丹  
水三陽路玉砂九壘灣何時結茅屋坐待白雲還

遊金山

葛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拳石柱江天僧廬亦渺然潮分南北渡山護往來船海  
氣朝含雨嵐光夜抹烟中冷不可汲誰與品南泉

北固和韻

國朝龔鼎孳

雲廊環寺古石徑蹴空懸萬井寒吹霧千峯淡寫天岷  
峩秋浪盡吳楚夕陽連鼓角臨江怒樓船憶往年

鶴林杜鵬樓

龔鼎孳

武帝草猶綠空堂迥不關日斜何代寺松冷一樓山往  
事隨花盡浮生讓竹閒登臨寬戰伐旅鬢未應斑

金梅耶讀書金山著有梵嚴子石葉諸集沒之前  
夕蕊蕩夢梅耶來為寺神肖貌祀之

周亮工

誰謂梵巖子遠乘白鶴飛魂搖殘月與骨冷斷雲依古  
貌憑僧拜高文任世譏金山新有夢顏色尚依稀

京口懷古

沈荃

潤州形勝地落日一登臨山到南徐斷江迴北固滂巖  
關屯虎旅絕壁聽龍吟招隱讀書處蒼茫不可尋

京口集何庸夫白雪齋

法若真

輕舟載畫史開閣燕逍遙斗轉壬寅柄書傳丁卯橋高  
齋懸白雪新竹拂青霄吾道南來久江深春雨潮

望江巖

高得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天

嶙峋千丈壁遙對大江開飄影隨雲沒濤聲拍岸迴巖  
花紅入酒堤柳碧于苔寒氣侵衣袂天風萬里來

金山寺

施閏章

水國東連海中流烏嶼青風帆爭落日佛火亂寒星洞  
壑通雲漢魚龍上杳冥忽聞喧鼓角愁絕不堪聽

春日登甘露寺

蔣超

山寺蜃雲開江光放紫回斷虹埋閣道倒景薄崇臺古  
戍烟初息野芳春欲來新晴繞檻處孤客且停哀

邀友會宿茅山探紅葉

蔣超

結伴入山去雲巖一徑升竹香麝褪後草暖鹿眠曾踞

石疑松化呼童誤鶴應怪來楓未赭霜雪飽能勝

如石遊遊八公洞二首

王士禛

櫻桃花似雪遙映夕陽幽向背春山路蕭疎蠟展遊潭  
邊逢鹿跡竹杪見僧樓一道泉聲細隨人幾曲流

遂就池邊酌壺觴破蘚斑老梅香覆席斜照遠衝山人  
影竹中亂鶴聲松際閒無能戀餘賞惆悵曳筇還

北固懷潘江如江如家在山下

顧夢游

暝色俯蒼然波光接遠天清霜初染樹新月忽平弦有  
客秋為別懷人夜可憐望中樓隱處高柳出墟烟

江如雨過北固樓

顧夢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天

雨勢截江過山風滿竹扉此時逢客到望處當僧歸豁  
達涼生間空濛翠撲衣高林兼絕頂暑氣向來微

金壇南窰訪息庵

邢昉

青山雨始歇微徑入幽棲井曰長林畔野橋流水西半  
田初放酒茅屋迴聞鷄一別陶彭澤經年手重携

宿金山寺

孫自式

獨尋江上寺落日半帆通身世風塵外乾坤澤國中濤  
聲侵夢永塔影入雲空兩岸晨鐘發沙邊起宿鴻

北固

吳洪

信宿千秋渚一登萬歲樓星辰仍北極江水自東流秋

色浮瓜步斜陽照石頭淒然傷往事因憶及孫劉

遊焦山

杜濬

試吾斑竹杖又復上焦山樹色向來古江聲如此開年  
侵先感慨睡足始躋攀不用僧雛引幽蹊自往還

江干客舍

孫允恭

酒樓歌向暮客舍一樽遲山色僧歸處江聲月到時  
烟侵磴石夜火接旌旗惆悵啼鶯路春風入夢思

八公岩看梅

韓豫

竹雨今春霽松聲古壑哀薜蘿林僧靜掩菽日客初來境  
寂堪樓鶴山寒獨問梅此中城郭遠懷抱楚時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

登甘露多景樓

王錫珩

大江流不極迴帶有金焦匹練臨吳會寒砧入楚濤雲  
歸村樹暗月上海天遙咫尺通霄漢何人教弄簫

集北固懷汪舟次

吳綺

棹爲看山倚登臨憶往年樓臺百戰後江海一樽前醉  
眼橫天濶離心向日懸有懷春不極又上木蘭船

蔡瞻民邀同諸子遊金山寺

王巖

不着看山展于今三十春嚴城非舊蹟勝侶少前人江  
繞吳宮曲鶯啼晉苑頻憑高登塔頂低視衆星辰

米氏墓

談允謙

既未存封樹何知米氏墳土人俱未識志乘僅傳聞花  
塲吹紅雨松山響白雲南宮爲令子不草墓前文

焦山訪禪友

笮重光

步屣出城東江邊訪遠公舟橫沙脚斷潮洗石頭空樹  
密疑無寺雲歸不礙風獨憐塵外客來往此山中

招隱洞

朱一昆

人稱招隱地我隱不須招違俗慚迂澗尋山愛寂寥鹿  
馴眠洞月松古捲江潮他日移家住生涯是野樵

遊入公洞次王西樵韻

鄒祇謨

維摩當日境洞壑意偏幽地作談經苑人堪載酒遊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

平通碧澗徑小接紅樓爲有松聲急真成飛瀑流

同友登京口避風館高閣望江

陳玉璣

袞袞登樓輿披襟坐上頭果知天地大不盡古今愁孤  
塔衝烟立諸峯拍浪浮憑闌一長嘯江月夜橫秋

登北固山樓

陳玉璣

匹馬凭孤嶂危城控上游魚龍一夜靜吳楚萬家浮獨  
客來江閣層雲結海樓茫茫沙島外千里暮烟愁

宿茅山花樓樓為先曾祖遺築 曹鍾浩

寄宿清虛府喧闐夜不扁醮壇香作霧石路火為星歌

吹殊前管逍遙想昔庭翻疑紛上界仙驛本無停

龍山脩真觀野望 馮益煊

秋色空山滿龍蟠鎮地形脩真依片石叅偈問閒亭雲

共爐烟碧波分天氣青塵心幾欲盡聊借梵鐘聽

送張素存太史省覲還丹徒 陳廷敬

暫解西清直南旋涼漸侵遊非司馬倦典似季鷹濠山

寺繡書處江魚視饌心君親恩並重相送一沉吟

蘇公竹院 蔣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

昔人種竹後今日尙成園猶有此君在知為何代孫風

聲夜未靜雨氣曉猶昏新箴驚雷出山僧好護存

贈侯公言總戎 張玉裁

幕府傍江開將軍擁節來蘆脚秋水瀾笳吹暮雲哀點

筆親書檄看山醉倚臺洗兵成密筭烟雨護莓苔

多景樓送錢馭少 張玉裁

故山頻入夢小築乞歸休知已別初聚高朋倦復游河

流天外伏山色望中收遙識陳蕃榻清言破旅愁

潤州早發 毛姓

東楚驚秋暝南徐趁早程星飛京峴口水落潤州城海

日連雲起江烟拂浪生經行高唱遠徒有謝公情

自呂城至丹陽縣途中 毛姓

仄阜高行緯低沙曲上舟曾魚交插篠踏水自翻謳藉

岸通橋店紅竿隱寺樓涼風吹濁浪京峴已清秋

萬壽寺訪友 何金蘭

層層山抱寺曲曲水當門數折松楸路幾家薜荔垣寒

烟迷遠浦落日冷荒原獨有幽人住相携倒一尊

玉山晚眺 陳世章

何處最清曠茲山可壑停飛雲出海白宿鳥帶烟青隔

岸漁懸網綠江石列屏浩然幽興發斜月碧泠泠

芙蓉樓 劉鏞

北固多兵壘烽烟接海門城高雲集晚江濶雨來昏野

色芙蓉渡秋聲楓樹村昔人送別處今日尙銷魂

甘露寺 徐緘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三

萬壽寺訪友 何金蘭

層層山抱寺曲曲水當門數折松楸路幾家薜荔垣寒

烟迷遠浦落日冷荒原獨有幽人住相携倒一尊

玉山晚眺 陳世章

何處最清曠茲山可壑停飛雲出海白宿鳥帶烟青隔

岸漁懸網綠江石列屏浩然幽興發斜月碧泠泠

絕頂寺仍開孫劉安在哉關干憑鐵甕鐘鼓接蓬萊雁  
破吳雲去江吞蜀雪來旌旗從此渡直到海東迴

潤州

嚴繩孫

歷歷南徐路風塵有變更檣烏今夜夢簷燕隔年情鼓  
角臨江戍烟花向日城自慚無事者浪跡幾回行

登金山

秦松齡

曉入金山寺春風散客愁遠灘洲近霧別鳥石成樓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潤兼山湧天長接地流壁開碑薛在拂拭記曾遊

憶山詩四之二

張玉書

此地蒼烟滿藤蘿尙可攀無梁歎江水落木想秋山苔  
磴侵衣濕漁歌棹月還空畱高隱跡雲覆洞門間

百折霜楓路危樓縱目賒江青秋雨後山紫夕陽斜岸

樹搖帆影漁燈亂水涯遙憐鐘磬寂隱隱聽吹笳

伯兄假歸賦別六之四

張玉書

同作倦遊客高天一雁歸停雲幾搔首別路重牽衣放  
檝蘆初白看山葉漸飛江沱箕帚在落日掃漁磯

中路河流險長淮極望孤蛟龍虺白晝風雨暗全吳烟

火千村斷金錢十道輸江梗饒牛熟努力急官租

預約探奇勝江湖瀚海潮赤城雙闕迥珠浦七星遙道

路誰知已安閒媿野樵家山無限好舊築冷松寥

北固連營盡西津萬木秋將軍今罷戰詞客共登樓王

謝空華屋齊梁寢廢邱遙憐江外笛漁唱出新洲

京口贈程崑崙明府

陳允衡

領郡近江山衙齋圖書間登臨時有賦聽訟獨能閑減  
俸沽名酒餐霞駐妙顏河汾文字在馬隊亦斑斕

焦山

高龍光

峭壁驚雙眼明霞照客顏身旋青玉塢花滿碧桃灣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岸潮聲急凌晨霧氣環百年游幾許相掖更躋攀

甘露寺

梅磊

一到幽棲地身心相與閒閉門收竹色選石坐苔斑茶  
味中冷水僧房北固山磬聲深夜寂殘月帶潮還

鶴林寺

王士祜

緬邈尋邱壑殷勤訪鶴林蕭然古竹院朝日翠微深奇

石媚幽賞清皂流至今米顛復千載高望寄長吟

晚過北固山

楊滋夔

日暮耽游興悠然着屐過雲沉山色遠風急樹聲多古  
寺來鐘磬高城掛薜蘿壯心猶未已徒自羨烟波

登北固山

孫枝蔚

幾年思北固不忍倦南游遙對千帆影能空六代愁人行江島路樹帶海雲秋望裏山皆好全將爽氣收

登九華僧樓

趙琦

石磴穿雲谷危樓面大江水光寒宿霧山色媚虛窓莫訝經年別重看宿鳥雙晚來幽賞處淡月映花幢

舟次京口

陳維崧

連夜篷窓宿彌深旅客情泊船愁日暮解纜及秋晴潮打東城路風高北府兵蕭然何限意燈火隔江生

奉贈郡侯高紫虹公祖二首

潘之彪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鐵甕稱雄鎮爲霖仗德星看雲過北固飲水汲中冷蒲綠新棠舍花明舊柳廳寇君欣更借餘照及殘齡

景倩清吟地知君乳哺深臣心揚子水宦橐趙公琴署靜山雲入樓高海月臨試看迤邐處蔽芾已成陰

京口

崔華

京口千帆集江天一望遙人烟沙市沒樓閣海雲飄瓜步連春雨蕪城隔暮潮何人夜吹笛風月坐蕭蕭

丹徒竹林寺

邱象隨

十里江城外山開古竹林厨通一澗遠寺俯萬松深石乳清僧骨花潭靜客心隔岩荒草合招隱念知音

金山曉望

十承吉

孤峯分巨浪秋色望中明水自朝宗急山從戍壘平時雲連海氣旭日射江城極目烟波外蒼茫動客情

送子發弟之京口兼寄雍南千一

宗觀

渡江歡送汝京峴有程何得意千秋業論文除夕多椒花親佛火車騎隔烟蘿久斷紅塵路無須魂夢過

北固遠眺

談志

南徐三月後北固大江邊雨脚收將盡潮頭落未全野田平綠水村樹帶輕烟不盡鷗鳥與沙汀向遠天

江上咏芙蓉花

張玉禾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灼灼輕臨水風前綴玉裳蕭疎秋共老寥落夜何傷露氣寒清夢蟾光隱薄枚涉江人莫折雷爾傲佐霜

坐北固山徑

宗元謙

巨石何年開微菴一徑分下臨千仞壑高人幾層雲地僻人踪絕山空鶴唳聞遙知城市客羨我坐氤氳

京口阻風尋鶴林寺

程謙

數折遠江聲林開天地清聞鐘知有寺携酒聽無鷺雨霽衆山碧門開一水橫夕陽看欲盡步步感浮生

江上賦得鐘聲兩岸聞

張仕可

山鐘何處起清響一江分破夢頻殷枕衝風半入雲無



心逐歸身有意感離羣夜靜灑歌歇烟中裏鼻聞  
舟過金山欲登不得  
卓天寅

歸心憑急棹咫尺辨鴻濛碧浸千江日烟雷萬古風石  
奇偏插水樹遠欲浮空抱鼓聲何在蕭條異代功  
渡揚子津  
冷士嶠

二月輕舟去京江兩岸春水吞青嶂驛山斷綠楊津芳  
草天涯客征帆海上人往來成碌碌烟艇愧垂綸  
夏日訪友人金山寺  
冷士嶠

水澗金山寺迢遞一棹過石樓容暑少江館集風多晏  
坐忘深晝塵心淨漾波不知川已夕僧寮雜漁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張恕可

到此自幽杳牛羊尚未還忽看飛鳥亂不使澗雲閒衰  
草醉秋兩勞人戀晚山山空萬籟靜月色滿禪關  
九華山  
何萊

爲愛名藍勝披榛入九華昔年傳獸窟何日屬僧家古  
木盤幽徑層樓挂晚霞上方風雨過容易落山花  
五州山  
何萊

五州何崔峩披戶白雲過俯聽枝頭鳥臥看江上波潭  
空移月近松老閣僧多我欲幽棲此羨裝入薜蘿  
同董文友孫介夫吳西崖宿焦山 程世英

去岸剛三里離塵似萬重恰當秋夜月其上最高峯路  
折層層石星垂面面松探奇應不寐天海發晨鐘  
飲多景樓  
程世英

江山佳絕處高會足流連吳楚共殘照金焦分晚烟雲  
陰寒木未海色落樽前只惜軍聲近吹笳愴暮天  
訪友丁卯橋  
程世英

丹砂知已熟遠避市廛器道守庚申日家居丁卯橋開  
門青嶂近策杖白雲遙吾欲詢真語相過趁早潮  
松窳山房限韻分賦  
王待

江急濺濺白峯高兀兀青竹聲清午夢梧色冷空庭雲  
畫山容斷風驅水氣腥憑闌一迴眺斜日網疎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王待

卒聞飛雨響聲在半山中回眺碧天際始知松樹風宿  
雲歸海暮烟棹入江空向夕漁歌起悠然與不窮  
竹林寺  
何如琴

最愛幽棲地城南古竹林到門蘊徑小入寺翠雲深泉  
滴疑山雨花香悟梵音有僧能款客淪茗話無生  
妙高臺遠眺  
何如琴

村迥山路峻更上妙高臺檻外寒濤湧窓前宿霧開遠  
青江路迥旭日海門來一望分吳楚悠然與不同

同董文友孫介夫吳西崖宿焦山 程世英

溧陽縣 五言律詩

貞義女咏

宋 劉岑 流寓

貞女已云遠芳名聞至今煙波瀨江上松柏古祠深暮  
色留殘照悲風動遠林謫仙文不死讀罷淚霑襟

贈山山前巡檢司都巡舍人陳英 朱熹

右寮依山麓頽垣近水滸有兵耕綠野無盜弄潢池歲  
稔村村樂官閒事事宜我來無所憚聊遣一聯詩

貞女廟

宋 元

貞女浣紗日行人去國悲生前深母愧身後謫仙詞白  
月沈魂在黃金報德遲如何孟少府到此不題詩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早

大圩山

明 虞謙

夏日湖心寺危欄面面通一山都見水萬竹盡舍風石  
竈茶煙碧螺杯酒暈紅勝遊樓舊集歸棹夕陽中

龍興寺

史 徐

石徑二三里浮屠十二重雲深不見路風遠只聞鐘禪  
院秋歸雁靈湫夜卧龍我來尋惠遠數遍半巖松

莫春坐大石山道室

強 銳 邑人

權學脚踏坐微聞妙道香石厨燒榭葉山楹送檣楫人  
老花新舊杯邊話短長枯禪如佛相冷眼笑人忙

過舊縣

馬一龍

前朝城郭地一望草芊芊古樹巢雲鳥礎碑入墓田樵  
歌三徑月金食幾家煙問俗尋鄉老猶能說古先

大石山

彭九齡 邑人

藤蘿更欲攀攜杖入西山古洞龍常鬣寒林鳥獨還秋  
光黃菊瘦夜雨紫苔班階月歸來晚微風吹酒顏

歸得園柳浪堤

徐 渭

夾岸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遠堤流長  
堤假青蔭水鳥悅芳柔試於垂縷處一繫木蘭舟

夜宿夏林

張納陛

為林能待月有竹便干雲半就溪前水都深石上文寒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早

夏林宴集

彭充秀 邑人

南園中江縣東山安石家曉窗長對竹春酒正宜花柳  
靜鶯啼穩溪迴燕去斜管絃休競作吾樂在無華

大元居觀孟東野斷碣

彭若星 邑人

詩碣昔何仆蓄薇今復開對茲憶司諫懷古幾非何淑  
氣吞花徑秋光落酒杯莫辭今日醉又待後人來

過古縣

虞 許

殘毀成甌脫堪驚過客魂流移譚廢井土著說荒村漫  
渤漣牛馬街衙走犬豚寒煙與殘照此地自朝昏

晚步白馬橋懷陳白室

虞五

長夏宜蕭散淡橋成獨行樹陰濃畫閣勢壓層城

上良苗細月當新水橫思君停筆後芳氣滿茶鐺

泰清觀樓雨東李長公

耶坊

東風過曉煙日日雨如綿俱斷城深屐獨看樓角天

春三月破焚火一桃然君飲無魚爵偏愁乏酒錢

秋夜過靈雨亭

國朝馬世俊

靜夜扣僧扉關頭人語稀磬聲兼葉下茗火帶螢飛

曲窺燈小亭寒過雨微石橋歸路近攜手共依依

冶山寺

秋敬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望

雄刹依巖結名從歐冶來梵天唐相古龍象列峯開

鶴依時至行雲宿棟回沉思三十載魂夢到徂徠

題曉園

湯泰亨

夫子傳經地儲書石屋存梅開疑立雪荷捲任移樽

早飛南溟予慙賦北門不辭車笠好日夕破苔痕

靈雨亭同杜曉斯陳與真伯璣納涼 馬伯繩

僧屋大於掌澄觀景亦宜納涼人漸集選坐樹長隨河

俠受風細城偏得月遲相逢各姓在寥廓共天涯

送陳二遊歸溧陽

杜濬

先人司鐸地奇士喜逢君老愛堯夫學詩從靖節問一

年依好友歸路望春雲獻歲朝重觀鑑鉤論我文

城西晚眺

陳邁

嚴影瀉歸雲斜陽淹樹色沾村解杖頭過市歌街側橋

鎖紫霞新波迴黛煙寒啼鶯送晚風嗙嘖聲如織

龍潭山居

陳抃若

我欲買山隱山空雲路長耕耘隨短菊風雨滌修篁虎

變生元霧蟬清叫夕陽披襟泉石外不敢夢君王

其二

茅接雲深處春煙入望斜添厨飛瀑水護壁引籬花世

事真無策吾生信有涯漁樵矜一諾燈火共隣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望

同無然家伯過野山寺次韻

陳申

爲副看山眼時乘露未零遠泉忘步遠見竹引人深旋

慶魚音復殊傷蜉蝣篆侵誠如鐘磬寂豈不意言清

秋山晚眺

陳申

涼風吹宿雨野望更幽然林影全拖地波光直接天漁

舟翻浪雪酒旆曳村煙極日情無限長歌秋水篇

李太白酒樓

吳穎

臨風懷太白氣象上高樓四壁山皆響雙橋水合流雲

飛一鳥過菊澹數杯浮正值楓林好紅光城上頭

西寺老梅

吳穎

寺園見疎梅春風吹未開客知今歲盛僧記故人栽  
細含香燄枝高長繡苔西山多雪意着展肯重來

過燕山

吳環

山下望山遠應知山幾重出雲群石色過雨半林容  
度吾分杖烟飄誰聽鐘荒荒樵徑白高士寄孤踪

偶過秦寺

吳嘉稷

城南一寺古紅葉落秋田佛殿大門瑣僧房小徑穿  
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吳嘉

巢風墜木馬矢晚生煙疇昔論文地荒涼殘碣邊

初夏過大雲寺

吳大臨

入山剛數里沿路有經聲鐘鼓禪心靜川原佛慧生  
青猶說虎四月始聽鶯生客驚相問誰知學耦耕

薔薇碑

陳時泰

時遷冬春歲逾桑海紅香鞠為茂草佛火之石  
風雨踏刺不可句矣余傷薇芾棠陰幾成磨滅

因節杖頭片片收得將裁飾隙地種薇引架以

蔭殘碑哲人懿範潔我神志嚮往維殷也或拘

者紛疑則此帶聞人坡公為我解嘲焉

仿昔唐猶盛何分半俸符鶯花一以賞放達豈為迂婦  
寺朝中見干戈塞上虛無如詩酒外租豆在三吳

陳伯璣過郊園次韻

采之綽

空天浮赤日梧竹覆高涼安穩枝三匝逢迎水一方  
詩生靜氣和墨散幽香有月還期賦君才倍謝莊

郊行

費達

行野得佳趣秋聲在樹間人多豐歲樂天與逸翁問  
望初霜白楓迎夕照股田家足新釀擬日更看山

獨秀山

黃詢

殘山兵火後此際復何求聊借黃庭集可當赤壁遊  
雲依片石觀水上層樓更起扁舟與相期赴大涪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吳

勝因寺

董正域

時移多舊跡寺古憶先賢環翠亭無址薔薇句獨傳  
草叢神策枯藤長樹烟北湖如可望太白自年年

謝公池次方位伯韻有懷陳相國 董佩弦

碧水泓秋色長河帶遠空樓達松關徑冷落桂亭風  
業遙相憶名園竟已窮至今猶說謝池影月明中

遊冶山寺

黃元晉

偶乘春興至携杖叩柴扉不憚披荒徑渾忘入翠微  
年壇站在舊寺鼓鐘希寂處聞幽響空山瀑布飛

儲友 身山宿 于日曾

曉來同著屐日暮倦攀蘿徑轉山花接林深野鳥歌結  
盧青嶂合聽磬白雲多老衲閑房靜安禪意若何

歸得園 謝天選

全移米芾石疊作謝家山樹竹半皆老臺亭秋正閒琴  
原盤石碣牽舫出花灣日暮烟雲裏翻翻一鳥還

舟經崑崙橋 彭桂

苦久別此地到來稀水煖魚苗長林陰燕子飛乍  
維橋畔艇對掩竹間扉日日看漁父持竿上釣磯

西寺 宋世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吳

雨淨香塵道雲生妬月華傳燈分佛火酌酒問鄰家短  
句初裁律虛寮靜掩紗無人通夜問索笑倚梅花

宿錫華山寺 史振繩

空山發清磬欲曙靄還迷草淺迎霜薄峯高上日遲古  
牆藤覆瓦曲徑竹編籬隔鳩聞人語山農上市時

巧石浜 狄世泰

造物如有意呈奇此一邱負嶠驚踞虎尊壑訝潛虬苔  
右題難覓荷新香欽流故人携手別相約桂花秋

別瓦屋諸友 吳繼華

遊子悲聞關八年瓦屋山屋山顏不改遊子鬢何斑乘

柳館行色飛鴻送客還流泉如惜別臨去聲潺湲

九日同潘荔齋登文昌閣後至步韻 黃兆熊  
尺五丹梯路雲山列幾層門開雙鑰故人值九秋登薄  
霧難藏豹風高待試鷹何期塵俗累後至莫生憎

柳館行色飛鴻送客還流泉如惜別臨去聲潺湲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吳

鎮江府志卷之五十二

藝文九

七言律詩

登萬歲樓

唐孟浩然

萬歲樓頭望故鄉，獨含鄉思更茫茫。  
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猿啼欲斷腸。  
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  
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八行。

萬歲樓

王昌齡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  
年年喜見山常在，日日悲看水獨流。  
猿猱何曾離暮嶺，鷓鴣空自泛寒洲。  
誰堪登望雲烟裏，向晚愁愁發旅愁。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登萬歲樓

一作皇甫冉

劉長卿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遙山合翠微。  
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  
丹陽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  
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和顏使君登潤州城樓

劉長卿

山城迢遞敵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  
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  
江天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蔣州。  
王粲曾為南郡客，別來無處更消愁。

招憶寺送閻判官還江州

皇甫冉

離別那逢秋氣悲，東林更作上方期。  
共知客路浮雲外，暫愛僧房墜葉時。  
長江九派人歸少，寒嶺千重雁度遲。  
借問潯陽在何處，每看潮落一相思。

丹陽東去新亭記

皇甫冉

姑蘇東望海林間，幾度裁書信未還。  
常在府中持白簡，豈知天半有青山。  
人歸極浦寒沙廣，雁下平蕪秋野閒。  
舊日新亭更攜手，他鄉風景亦相關。

秋日東郊作

皇甫冉

閒看秋水心無事，坐對寒松手自栽。  
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  
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冒雨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南徐別業早春有懷

武元衡

生涯擾擾竟何成，自愛淡居隱姓名。  
遠雁臨空翻夕照，殘雲帶雨過春城。  
花枝入戶猶含潤，泉水浸階乍有聲。  
虛度年華不相見，離鄉懷土并關情。

早秋京口贈張侍御

嚴維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  
吳地征徭非舊日，秣陵凋弊不宜秋。  
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  
祇有同時驄馬客，偏題尺牘問窮愁。

送皇甫曾赴工部

嚴維

東游久與故人違西去荒涼舊微秋草不生三徑處  
行人獨向五陵歸離心日遠如流水回首長川共落暉  
楚客豈勞傷此別滄江欲暮白沾衣

鎮江別總領吳道夫侍郎

戴叔倫

落魄江湖四十年白頭方辦買山錢老妻懸望占烏鵲  
愚子催歸若杜鵑濟世功名付豪傑野人事業在林泉  
難禁別後相思意或有封書寄雁邊

秋夜登潤州慈和寺上方

張祐

清夜浮埃歇井廊塔輪金照露華鮮人行中路月生海  
鶴語上方星滿天樓影半連淡岸水鐘聲寒徹遠林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僧房閉盡下山去一半夢魂離世緣

潤州

李德裕

勾吳城東千里秋放歌會作昔年游青苔寺裏無馬跡  
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遠可憐東晉最風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寄題甘露寺北軒 一作軒

李德裕

會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  
縹緲疑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烟籠隋苑暮鐘聲  
他年會著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將到金陵登北固亭

李紳

龍形江影隔雲淡虎勢山光入浪沉潮楚海風驅萬里  
日浮天壑洞千尋眾峰作限橫空碧一柱中維徹底金  
還叱幟師看五兩莫令辜負濟川心

憶萬歲樓望金山

李紳

樓高雉堞千師壘峰拔驚波萬壑攢山絕地維消虎據  
水浮天險尚龍盤蜃墟雲拱飛江鳥鰲噴仙巖隔海關  
長對碧波臨古渡幾經風月與悲歡

送郭秀才歸金陵

周賀

夏後客堂黃葉多又懷家國起悲歌酒前欲別語難盡  
雲際相思心若何鳥下獨山秋寺磬人隨大舸晚江波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四

南徐舊業幾時到門掩殘陽臥薜蘿

鶴林寺中秋翫月

許渾

待月中林月正圓廣庭無樹草無烟中秋雲盡出滄海  
半夜露寒當碧天輪彩漸移金殿外鏡光猶掛玉樓前  
莫辭達曙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

春日思舊游寄南徐從事劉三復

許渾

風暖曲江花半開忽思京口共銜杯湘潭雲盡暮山出  
巴蜀雪消春水來懷玉尚悲楚塞捧金猶羨築燕臺  
薊門高處極歸思雁北飛雙燕迴

竹林寺別友人

許渾

騷人吟罷起鄉愁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謝城傷共折  
蟬鳴蕭寺喜同游前山月落松杉晚淡夜風清枕簟秋  
來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思悠悠

過北固有懷

許渾

雲蔽長安路更賒獨隨漁艇老天涯青山盡日尋黃絹  
滄海經年夢絳紗雪嶺有期心自壯報恩無處髮先華  
東堂舊侶勤書劍同出膺門是一家

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

許渾

楚水西來天際流感時傷別思悠悠一樽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迴碧樹秋日落遠波驚宿雁風吹輕浪起眠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五

嵩陽親友誰相念潘岳閑居欲白頭

重游練湖懷舊

許渾

西風沙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鵬鳥賦成人已沒  
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  
日暮長隄更回首一聲鄰笛舊山川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

許渾

心憶蓮池秉燭游葉殘花敗尚維舟烟開翠扇清風晚  
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初去月難留  
空懷遠道無持贈醉倚闌干盡日愁

京口閒寄京洛友人

許渾

吳門烟月昔同游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  
浮沉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樓

送王總下第歸丹陽

許渾

春樓心斷楚江湄繫馬春風酒一卮汴水月明東下疾  
練塘花發北來遲青蕪定沒安貧處黃葉應催獻賦詩  
憑寄家書爲回報舊居還有故人知

秋晚招隱寺茶宴送內弟闍伯均歸江州

李嘉祐

萬畦新稻傍山村數里澗松到寺門幸有香茶留穉子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六

不堪秋草送王孫烟塵怨別惟愁隔井邑蕭條誰忍論  
莫怪臨歧獨垂淚魏舒偏念外家恩

晚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祐

杜牧

暖雲如粉草如茵獨步長隄不見人一嶺桃花紅錦點  
半溪山水綠羅新高枝百舌猶欺鳥帶葉梨花獨送春  
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

宿金山寺

劉滄

一點青山翠色危雲巖不掩與星期海門烟樹潮歸後  
江面山樓月照時獨鶴唳空秋露下高僧入定夜猿知  
蕭疎水木清鐘梵瀨氣寒光動石池



贈茅山高拾遺

李商隱

諫獵歸來綺里歌大茅峰影薄秋波山齋留客掃紅葉  
野逕送僧披綠莎長覆舊園基勢盡偏添新品藥名多  
雲中黃鶴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

懷華陽潤卿博士

皮日休

冥心唯事白英君不問人間爵與勳林下醉眠仙鹿見  
洞中閒話隱芝聞石林臥苦渾無蘚藤匣開希恐有雲  
記得玉皇新詔樣青瓊版上綠為文

酬茅山廣文南陽博士

陸龜蒙

壺中行坐可攜天何況林間息萬絲組綬任垂三品石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七

珮環從落四公泉丹臺已運陰陽火碧簡須雕次第仙  
想得雷平春色動五芝烟甲又芋眠

甘露寺

鄭谷

石門蘿徑與天鄰雨檜風篁遠近聞飲澗鹿喧雙派水  
上樓僧踏一梯雲孤烟薄暮關城沒遠色初晴渭曲分  
長欲燃香來此宿北林猿鶴舊同羣

題狼石

羅隱

紫髯桑蓋此沉吟狼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  
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  
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臥蹄岑

甘露寺火後

羅隱

六朝勝事已塵埃猶有閒人悵望來只道鬼神能護物  
不知龍象自成灰犀燃水府渾非怪燕入吳宮未是災  
遠誠平泉故侯否一生踪跡此樓臺

寄處默師

羅隱

甘露捲簾看雨脚樟亭倚柱望潮頭十年顧我醉中過  
兩地與師方外游久隔兵戈長寄夢近無書信更堪憂  
香爐烟靄虎溪月終棹鐵船尋惠休

鶴林寺

釋常欽

閉身政爾厭紛華邂逅還陪小坐茶千古意存溪院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八

一枝春到背巖花昔人奉天台鉢老我猶乘海上槎  
欲問向來賓主話可堪塵滿舊袈裟

過丹陽

吳融

雲陽縣郭半郊坳風物蕭條萬古情山帶梁朝陵路斷  
水連劉尹宅基平桂枝自折思前代藻鑑難逢耻後生  
遺事滿懷兼滿目不堪孤棹倚荒城

移丹陽郡先游茅山作

宋范仲淹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後  
收心奉道五旬初因尋靈藥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  
不用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仙居

送潤州通判屯田

歐陽修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  
况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濶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  
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空逐驛筒來

寄題藏春塢

歐陽修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林邱遂解纓欲識青春藏向此  
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石上生  
謾謂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甘露寺

歐陽修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孤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九

春漏欲遲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

危闌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蘇軾

白首歸來種萬松時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  
春在先生杖履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熟爛滴階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題寶墨亭

此亭為藏墨翁筆作

蘇軾

山陰不見換鸞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瀟灑謫仙來作郡  
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鈞跡尚新  
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歸呈景純

蘇軾

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雙竹老  
戴公山下野桃香巖頭足練兼天淨泉底珍珠蹴客忙  
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

題鶴林神女

蘇軾

上苑天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清賞  
閒對宮花讖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洎好紉幽佩與沉湘  
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山返帝鄉

酬許郡公借隱居蒜山

蘇軾

鹿苑漁機畫不如石林秋氣共蕭疎任移竹榻雲猶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

可到松窗月自虛蛺蝶人天身外夢芙蓉星斗閣中書

酒泉鐘鼓還江左青壁丹崖借隱居

甫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王安石

漂零曾落此江邊憶與詩翁賦浩然鄉國去身猶萬里  
驛亭分手已三年北城紅出高枝靚南浦青回老樹圓  
還似昔時風露好只疑談笑在君前

丹陽道中有感

王安石

數百年來王氣銷難將往事問漁樵花方秦地皆蕪沒  
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城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扶春驕  
豪華祗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輓葛興祖

王安石

憶隨青彥附青雲，塲屋聲名看出羣。  
孫寶暮年猶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  
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  
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王安石

大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  
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  
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  
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大學士

王安石

蘇山東渡得林邱，邂逅籃輿亦少留。  
今日更知萊氏隱，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一

暮年長憶武陵游，欲管垣屋隨穿刷。  
尚歎塵沙隔獻酬，遙約勾吳亭下路。  
春風溪澗駐五湖舟。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

王安石

澗水橫斜石路澗，水源窮處有叢林。  
青鴛幾世辭蘭谷，黃鶴當年瑞卯金。  
敗壁數峰連粉黑，蘭烟一蕙起檀沉。  
十年親友半零落，回首舊游成古今。

金山

曾鞏

城外岑堯鷲嶺宮，駕虛排險出青紅。  
林光巧轉滄波上，海色遙涵白日東。  
夜靜神龍聽咒食，秋涼蒼鶴起搏風。  
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迴廊頭盼中。

多景樓呈某使君

米芾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  
兩州城郭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  
海近雲濤驚夜夢，天低月露溼秋衣。  
使君豈負清時樂，長倒金尊盡醉歸。

和孫少述潤州望海樓

米芾

雲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  
三峽江聲流筆下，六朝山影落樽前。  
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烟。  
忽憶賞心何處在，春風秋月兩茫然。

花山寺

沈括

經旬飄雨喜新晴，病馬新晴取次行。  
老態只應隨日至，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一

春心無意與花爭，山川滿目浮烟合。  
樓閣侵天暮靄橫，嗟我有身無處用。  
強攜尊酒入崢嶸。

登北固樓

沈括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雨滿亭臺。  
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心盡處回。  
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  
心隨潮水漫漫去，流遍烟村半日來。

立春日焦山留宿

蔡肇

歲為茲山一再登，渡頭飛閣獨相凭。  
雲生江海交流處，人在松蘿最上層。  
殘雪既能留野客，春風先與報山僧。  
憑誰邀上東巖宿，更約花時命杖藤。

練湖春霽

譚知柔

春入池塘綠漲初蒲根水暖戲鷗鳧雜花開處自淡淺  
細雨濛空如有無風外鐘聲聞遠寺柳間帆影出平湖  
冥搜竟日就佳句不負宗生來畫圖

金山寺

翁逢龍

波濤湧處浮雙塔塔影高低樹影邊山下雖無歸寺路  
門前却有過淮船石峰隔水難尋水井脉通泉易得泉  
聞說老龍歸洞口幾番驚起定僧禪

華陽道院石亭

趙世延

秀石巉巖泓水清雲松雪竹護危亭一壺天地開仙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一

百里風烟簇畫屏華表柱頭人易換槐安國裏夢初醒  
何當借我東偏屋靜拚巖屏學煉形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感作

李綱

平昔從無半面交危言幾辨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  
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園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賦大招

金山寺

蘇紳

九派分流湧化城登臨潛覺骨毛清僧依玉鑑光中住  
人踏金鼇背上行鍾阜雲開春雨霽海門雷吼夜潮生  
因思絕頂高秋夜四面雲濤浸月明

漫塘晚望

劉宰

霽色催雲作晚霞小橋却立岸烏紗雨餘蓼花新抽葉  
秋早菰蒲未着花燈影微茫行客艇鐘聲縹緲梵王家  
沉吟索句輸公等我欲臨流理釣槎

登北固山有懷

梁棟

思歸不覺歲華侵倦撫旌旗感慨淡舊日家鄉今日客  
一年時序百年心城疑亂後俱非鐵山以時貧盡願金  
雨過何堪尋戰壘沙中遺戟綠沉沉

燕口洞

田霖

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四

女弟回時洞已扃雲葉尚如披素練泉聲長似誦黃庭  
碧桃花發萼蒲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登金山

元文宗

巍然塊石數株松盡日游觀有客從自是擎天真柱石  
不同平地小山峰東連舟楫西津渡南望樓臺北固鐘  
我欲倚闌吹鐵笛恐驚潭底久潛龍

焦山寺

林景熙

山裏中流水作林寶蓮鼈背翠沉沉半空但覺烟嵐合  
三面不知風浪淡仙井浴丹開曉日海門浮玉澹秋陰  
洞深瑤草無人采瘞鶴殘碑浸碧潯

送長溪長老回金山

虞集

長溪送到長江上，幸子於今返故山。豈永獻花天女下，夜淡持鉢海龍還。諸天聽法蒼茫際，萬佛垂光紫翠間。幾欲題詩酬勝槩，磨崖常恐雨苔斑。

焦山次韻

俞希魯

山姓猶存跡，豈非神丹往往有。餘輝海門浴日霞，光動佛屋凝烟霧。氣微半夜誦經龍，出聽千年瘞塚鶴。來歸馬頭塵土淡，如海羨殺雲堂老衲衣。

次朱知事韻

俞希魯

滔滔南紀接東溟，天遣茲山鎮百靈。一榻烟雲空外影，四軒風浪靜中聲。祈蠶沙戶無來艇，瘞鶴山樵有刻銘。慚愧蝸牛盧下客，蒲團趺坐閱晴陰。

登多景樓懷古

薩都刺

笑拍闌干起白鷗，長江不盡古今愁。六朝人物空流水，三國江山獨倚樓。禿髮涼風吹木葉，高城落日下簾鉤。海門不啻興亡事，只送春潮打石頭。

東風吹樹散晴嵐，獨上層樓酒半酣。拍岸潮聲來海外，滿江山色過淮南。當時霸王三分國，此日吳禪老一龕。唯有樓前舊時柳，年年三月色如藍。

京口夜坐

薩都刺

鐵甕城頭刻漏遲，涼霜如雪撲簾飛。雁聲墮地夢迴枕，月色滿城人搗衣。塞北將軍猶索戰，江南游子苦思歸。呼鷹腰箭從圍獵，苜蓿秋深馬正肥。

過練湖

薩都刺

獨倚牙樁數客程，殘年風景促鄉情。寒天半夜無人語，明月滿船聞雁聲。湖上好山如有約，烟中野樹不知名。來朝烏鵲橋頭路，應有人家出戶迎。

宴丹陽道院題壁

楊廉夫

因過南州處士家，青山列館是烟霞。臺西客去星連閣，橋上仙歸鶴問瓜。御史撰文霜凜列，僉亭寫竹玉交加。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夫

焦山懷古

郭昇

砥柱中流障北溟，海門對峙兩峰青。鶴歸幽竇元烟冷，龍捲長江樹石腥。為爾欲招蓮社侶，嗟予久負草堂靈。坡翁綸老知何處，西日荒寒照野亭。

京口歸至丹陽逢侯生大醉

明袁凱

白下西風吹夜涼，五湖秋草著微霜。千家砧杵初凌亂，獨客心情正渺茫。歸去定應殘臘盡，飄零猶幸此身強。丹陽郭裏盈尊酒，且為侯生發醉狂。

程仲庸游京口留金山寺

唐仲實

我正無心嬾似雲那看奔走汚緇塵飛花岸柳偏留客  
吹浪江豚忽拜人玉帶暫拋煩轉語楞伽曾寫悟前身  
異時好說金山寺小小漁舟喚渡頻

金山

釋梵琦

半江湧出金山寺一簇樓臺兩岸船月轉中宵為白晝  
水吞平地作青天塔鈴自觸微風語灘石長磨細浪圓  
龍化老人來聽法手持珠獻不論錢

金山寺

釋曇噩

崢嶸兩岸市廛開愛靜人尋此處來水底有天行日月  
山中無地着塵埃塔擎燈影明雲杪船載鐘聲出浪堆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七

自信平生有仙骨好風吹上妙高臺

京口覽古

姚廣孝

譙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  
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  
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丹徒何彥澄皆春堂

楊士奇

百畝藥畦春浩蕩濟人渾是太和心泉香橘畔蘇耽井  
花滿雲邊董奉林靈劑不須酬白璧丹砂自可致黃金  
南徐城下滄江水會比君家世澤深

九月至今華山懷舊

虞謙

九月人間已授衣江南風物更芳菲霜晴柏子如花白  
歲久松苓似玉肥釣艇謾隨秋水去歸鴻遙逐暮雲飛  
南來奉使逾三載想見山中故舊稀

寄懷柘溪書館

虞謙

家住三茅碧澗東懷人清思月明中白花落地翻松雪  
翠羽鳴窗響竹風長晝不知書夢遠好春休放酒杯空  
閒居詩句人爭寫用盡鸞箋與筆工

金山

沈固

鐘鼓晨昏出梵林金山寺擁碧波心塔凌霄漢蒼蒼近  
樓倚松筠紫翠淡片水飛鳧無客到孤峰絕壑有僧臨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六

缸塵一點應難著時有松風亂法音

何彥澄慈濟堂詩

王驥

青囊秘術有家傳鐵甕移居上九天春雨杏林追董奉  
秋風橘井慕蘇仙壺中大藥誰能識肘後神工子獨賢  
珍重華堂慈濟扁龍文封滿紫雲辭

題丹徒何彥澄慈濟堂

秦王

家世刀圭事業殊堂堂成慈濟冠南徐讀書應待金門詔  
醫國時聞玉殿呼丹鼎夜煖看火伏藥畦春暖帶烟鋤  
客星此際膺天眷喜見龍文耀舊廬

寄林鎮江

邵寶

詩興時來案牘邊故山風物自年年緣分一水橋南北  
青擁羣峰屋後前淡月半牕空有夢好風兩腋竟何緣  
祇應獨上金山寺吟俯滄江萬里天

宿金山寺

張靈

窗中一抹海門焦珠貝魚龍共此宵枕得善財叅後石  
洗來天漢轉時潮神游會解靈妃珮耳靜能傳少女簫  
况是梵王宮闕裏蓮花葉上暫逍遙

金山寺

丁敏

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何年此寄踪淮海西來二百里

大江中湧一孤峰濤聲夜恐巢枝鳥雲氣朝隨出洞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九

幾度欲登帆去疾蒼茫遙聽隔烟鐘

上妙高臺

鄭善夫

雲海溟溟望不迴鯨波東蹴巨靈開中天樓閣虛無裏  
南國風烟江漢來世短動經多事日愁長况上望京臺  
白門金鼓維揚卒落日空傳黃竹哀

游金山寺

李東陽

楚纜吳橋萬里還夢魂長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  
江到中流各有山鵲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  
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為蒼生暫解顏

長向名山憶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踪潮聲夜落江心寺

雲氣朝浮海上峰元圃樓臺通日月石壇風雨護蛟龍  
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

金山曉鐘送陳巨源父南歸

何喬新

浮玉山前駐曉舟鯨音隱隱吼林邱驚回幽壑潛蛟夢  
喚醒孤舟倦客愁遠逐角聲聞鐵甕清兼漁唱落滄洲  
分明夜半楓橋泊月色江聲滿目秋

過楊子江

王鏊

燕南倦客江東去一見澄江眼為開紅日遠疑從地起  
青山近欲傷人來中流擊楫空懷志南國持衡獨愧才  
漸覺故鄉風物近十年一到思悠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十

金山

王鏊

石徑盤迂阻復通重重樓閣半浮空一林蒼翠瀟湘雨  
萬頃青黃粳稗風鈴語上方嵐氣溼詩成斷壁蘚痕封  
未畱玉帶空歸去慚愧山僧問長公

重游焦山

楊一清

洞口孤雲面面生百年身世坐來清一般月色金山寺  
十里烟光鐵甕城江閣雨餘秋水潤海門風定暮潮平  
青衫潦倒虛名在耻向沙鷗問舊盟

游甘露寺

楊一清

北固山頭甘露寺亂藤溪竹幾多年江南江北兩岸景

城外城中萬井烟霜露不凋棲鶴樹風波徒羨打魚船  
向來山水畱題處此是人間第一禪

重游甘露寺

楊一清

已辦登臨罷遠游倦知吾土故多幽渡江形勝諸山小  
到海風烟一目收晴影抱樓僧寺午寒聲飛雨釣巖秋  
滄波滾滾何時定贏得丹心伴白頭

與屠大理元勳夜游焦山

楊一清

帆影參差月在窗杳聞人語隔清江山淡地僻僧歸晚  
木落天空鳥去雙興盡冰絃還綵筆坐銷銀燭更青缸  
平明再著登臨屐梯遍層雲氣未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聞胡孝思獨游焦山

楊一清

聞君獨往探名勝直上諸天最上梯老病無緣陪盛賞  
山靈應喜得新題磯頭石刻苔全沒洞口桃花路已迷  
落日長江望歸鷁潮聲猶在海門西

焦山

楊一清

八年不到焦山寺今日重來一老翁新渚忽生波島外  
舊題多在薜蘿中閒雲野鶴心俱寂流水桃花事或同  
記取吸江亭上飲嘯歌休放酒杯空

鴻鶴山莊

楊一清

鴻鶴真真事已遙清溪曲曲下通潮鏡中白髮誰能變

江上青山可待招興到登臨隨短屐客來傾倒醉長瓢  
郡城相望無多路也得幽居遠市朝

登金山

楊一清

坐上青蒼接淼漫樓臺面面枕高寒八牕帆影隨潮過  
兩岸人家隔水看地有江山成偉觀天將砥柱障狂瀾  
塵心到此消應盡更欲凌雲漱碧湍

畱雲亭上立多時古木滄波動遠思南北界分還此水  
孫張題後豈無詩風高鵲嶺驚秋早江轉龍門到海遲  
三十年餘塵夢裏每因登眺歎吾衰

焦山

王守仁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倚雲東望曉溟溟演繹縹緲諸峰數點萍漂泊轉慚成竊祿  
幽棲終擬抱殘經巖花入暖新凝紫壁樹懸江欲墮青  
春水特淡埋鶴地又隨斜日下山亭

登金山

丁元吉

纔覺塵襟爽氣浮便登浮玉坐中流孤帆遠入江雲影  
一笛橫吹海國秋詞客可能憐我老山靈端不解人愁  
六朝往事那須問獨愛滄浪有白鷗

過丹陽陳少陽祠

陸澹

郵籤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  
東風元不管興亡誰無一死寧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



當日上書多輟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丹陽孫思和東游每當山水勝處輒繪為圖冬夕

過儼山示我光福一段賦此 陸 澹

看君畫裏汎扁舟今夕披圖數勝游水面青峰七十二

山腰黃橘幾千頭帆開遠影江湖濶天接中流日月浮

試問虎溪橋外水為誰烟浪下蘇州

題畫為遂菴先生 文徵明

秋風新製芰荷衣玉帶金魚舊夢非自占白黃開別墅

更教香靄護松扉故應南嶽嘲雖獻且喜東山願不違

一笑晴窗吟列岫風流誰似謝元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圭

丹陽道中次王直夫韻 文徵明

句曲東來草樹秋車音隔隴思悠悠西風黃土汚人面

落日青山觸馬頭息影道傍分茂蔭濯纓橋下得清流

平生笑殺朱翁子辛苦剛酬妾婦羞

登金山 王 豫

一山能障百川流樓閣虛涵景最幽聽法老龍時出水

聞經臞鶴夜歸楸峰頭雲去天無盡海口潮來地欲浮

莫訝躋攀無限險巍巍雄傑冠南州

金山寺 閔 嶸

天廻島嶼抱精籃舍利光中一鑑涵寶地法輪標海若

金陵鐵甕莫江南懷珠夜聽蛟人泣持偈朝看鹿女參  
自笑周顒元佞佛曇華貝葉滿松龕

奉寄遂菴相公 李夢陽

徵書北闕朝朝下不見東山起謝安黃閣兩朝心自赤

蒼生四海淚會乾雲霄桃李猶門徑歲月絲綸只釣竿

舟楫願公長好在風江日夜有波瀾

題大忠祠 丁 璣

諸老丹心元落日樓船王氣逐秋風生如賣國榮猶辱

死得成仁敗亦功蹈海名高齊義士運籌人泣陸宣公

崖山一片淒涼月誰遣啼鵲入故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圭

江亭話別 韋 椿

馬首黃埃十丈飛獨憐孺樹照秋暉風前元鳥能知社

江上芙蓉好製衣伊洛羣公餘韻在乾坤青眼故人稀

多應此後庭闈夢長繞溪南舊板扉

雪後登壽邱山次劉生希戴韻 韋 椿

短裘高屐共清游雪後憑危送遠眸史局遺踪成獨慨

墓田淡刻為誰留寒鴉野水丹陽郭薄日孤烟北固樓

還愛晴川千頃碧是非終不到閒鷗

和陶公輔金山見寄 韋 椿

天影波光面面開龍門白晝起晴雷岷峨一派流不盡

建業千峰勢欲來絕唱總輸承吉詠清時誰效子山哀  
詰朝我欲來同醉挹取長江入酒杯

宿金山

喬宇

秋風江上踏金鰲坐待冰輪影漸高烟霧島中雙貝闕  
乾坤壺裏一鴻毛景逢勝地時堪惜詩到名山語自豪  
便欲尋仙東海去蓬萊清淺不容舫

金山

喬宇

丹梯百仞手可攀重重樓閣參差間龍宮下映海底日  
鰲背迴浮雲外山遙天千里影漠漠洪濤萬古聲潺湲  
壯游南北此第一安用跨鶴超人寰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焦山

唐寅

鹿裘高士帝王師井竈猶存舊隱基日轉露臺明夜漱  
湖隨齋磬韻江濤天從西北開天塹地到東南缺地維  
翹首三山何處所却看身世使人悲

游金山

唐寅

孤嶼峻嶒插水心亂流攜酒試登臨人間道路江南北  
地上風波世古今春日客途悲白髮給孤兵燹廢黃金  
闌黎肯借翻經榻烟雨來聽龍夜吟

重陽前二日雨憶甘露舊游

郭紳

昔年共上盤龍磴此日誰登戲馬臺四野雲霞連地起

三山風雨洗天來曇花曉落疑輕霰法鼓宵鳴應薄雷  
淨境未參祇樹會空齋獨對菊花杯

江上贈郭第歐大任

李攀龍

元年飛雪度維揚此日秋風復故鄉總為郭君紆綵纜  
况逢歐冶說干將回看京口孤城轉坐擁江流萬里長  
以爾相從諸子後新知得似丈人狂

登妙高臺

吳國倫

春波浮玉起帆前興發披衣到絕顛江合萬流奔赴海  
山蟠一柱上撐天靈官俯瞰蛟龍臥石閣危憑象馬懸  
騁望不知鄉國遠鏡中吳楚接風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飲中冷泉

吳國倫

峭壁當江截海潮芙蓉千葉鎖僧寮峰巒飛動疑三島  
殿閣崢嶸自六朝仙梵杳從空翠落亂帆飛挂野雲飄  
擲壺自汲中冷水一畝居然萬慮消

北固山亭

吳國倫

爽氣朝來北固多上方雲日擁嵯峨逢君忽起登高興  
愛客偏能載酒過甘露林開梁殿闕妙香臺俯漢山河  
中宵秉燭穿巖徑歷亂羣星點薜蘿

登金山

王世貞

山秋木葉翠將收憩棹扶攜到上頭天柱中懸南北影

海門西拒古今流層雲錫響空王座落月珠明帝女游  
便欲休餐旬日住千帆風色使人愁

重登金山作

王世貞

蒼藤絕嫩鎖丹寮忽有鐘聲到沈寥萬葉對分天塹色  
千穉爭上海門潮雲低雁鷺行時斷日落龍龜臥轉驕  
屈指舊游君莫哂十年吾豈愧漁樵

送姜大宗伯廷善考績北上

王世貞

津人伐鼓榆人謳為送仙槎犯女牛報政遠追師尚父  
賜車差次富民侯朱顏色奪宮袍曉華髮神凌海鶴秋  
倘遇君王問綿葛可能聊為漢廷留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毛

秋日諸君餞焦山

徐中行

破浪扁舟興轉饒憑虛杯酒坐烟霄秋陰曉散千帆雨  
海色晴連萬里潮半壁樓臺藏窈窕中天日月避岧峩  
青山况有焦君宅白社他年可待招

送羅山甫還潤州

梁有譽

羅含長笑出燕都負笈空藏五岳圖搔首風塵悲燕雀  
浪游詩卷滿江湖人憐玉樹秋陰遠家對金陵海月孤  
為問戴顓棲隱處烟霞還似昔年無

擬登焦山會風浪不果

張佳允

孤峰東插海門青眼底烟波動杳冥不為雄風翻巨浪

好將片席破滄溟江天虛擬磨崖賦石壁誰探瘞鶴銘  
自是勝游難並得豈因詞客如山靈

游金山

張佳允

青擁芙蓉夾岸浮躋攀更上最高樓波分島嶼鯨人室  
風散帆檣估客舟遠近日銜滄海色東南天豁大江流  
舉觴萬頃真堪羨氣蓋勾吳百二州

赴丹陽廣福寺與翁

皇甫湜

古寺碑題西晉年澄湖如練倚窓前兼雲自覆金光殿  
荒草猶埋玉乳泉楓葉染霜秋後色雨花和梵夜中禪  
亦知闕水同觀世不奈潮聲送客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天

送王侍御重游焦山

呂高

鼓柁頻看寶地游澗杯何事數淹留龍宮水月栖禪定  
鶯嶺鶯花散客愁江樹近依香殿合海雲常護法堂流  
從今我亦靈邱隱三詔何須到潤州

秋日江上漫興

呂高

秋風江上思依依濁酒蒼苔坐不歸傷水芙蓉秋自好  
向陽鴻雁夜渡居孤槎落日停滄海三殿祥雲接紫微  
漫採蓴鱸酬昔願暫隨鷗鳥息塵機

焦山別張上舍

呂高

秦淮苦憶相逢地景色新亭坐落暉風雨幾回芳草綠

江山重啓白雲扉  
攀花鳥道同披屐  
對酒龍門又拂衣  
悵望珠林回首處  
江鴻飛盡海雲飛

登望海樓

呂高

獨上高樓望海天  
烟波何處接神仙  
桑山吞吐雲霞結  
屢閣虛無日月懸  
白雉不傳洲島貢  
浮槎欲上斗牛邊  
漢皇秦帝俱黃土  
元圃丹邱夢杳然

寄潤州范太守兼問陶別駕

茅坤

鐵甕城齊北斗高  
城中太守亦人豪  
花迎露冕春行縣  
月滿江樓夜聽濤  
官廨薜蘿供寂寞  
訟庭琴鶴屬風騷  
能邀別駕陶元亮  
共向名山載濁醪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无

遊招隱寺

郭佐卿

凌虛高閣萬松閒  
落日餘暉映碧灣  
孤鶴自隨黃葉舞  
老僧常伴白雲閒  
泉通仙鹿今何在  
洞裏神龍去不還  
與隱欲招招未得  
青山無主水潺湲

郭次甫雲烟閣

郭佐卿

縹緲烟雲護索居  
石牀丹竈近何如  
濁醪自採松花釀  
好句還牽柿葉書  
亦有衣裳裁薜荔  
設將踪跡混樵漁  
讀殘秋水渾無事  
高枕寒江夜月虛

金山

孔承寵

孤嶽浮空勢若懸  
東風兩岸柳如烟  
憑高雲影杯中卷

何處鶯聲醉裏傳  
綠水無邊連北極  
青山不盡入南天  
一尊春色願長滿  
日向金鰲頂上眠

金山除夕

孔承寵

爲避塵囂住此山  
此山獨立水雲間  
風濤面而何常定  
心事年年只等閒  
今夕尊前送寒去  
來朝江上待春還  
吾身已成孤鶴歲  
月推遷總不關

雲陽道中

徐璘

雲陽郭外曉氤氳  
飛輦連翩正逐羣  
天際楚山春易靄  
雲中江樹曙難分  
鄉心更值風花暮  
旅跡頻驚陌草薰  
欲向隴頭聊駐馬  
啼鶯淡處不堪聞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手

晚集中岸上人蘭若

屠隆

寂寂禪房歲月淡  
一尊聊具醉東林  
濤生滄海飛晴雪  
樹掛崩崖落晚陰  
老去漫題招隱賦  
酒中何礙坐禪心  
山僧莫訝頭先白  
人世風波總陸沉

目斷吳山沙岸窮  
忽然水上出孤峰  
隔江晴見維揚樹  
絕浦風迴建業鐘  
日照牙旗明島嶼  
天空疊鼓觸魚龍  
捫崖手拄蒼藤杖  
石澗寒潮上古松

于中甫餽餉邊便歸金壇

湯顯祖

雲陽仙吏玉菁葱  
泛酒蒸桃不再同  
少府金錢行餉北  
長城旌吹護歸東  
秋山馬色河流外  
古戍蟬聲木葉中

日近前門邊埃遠幾人長劍在空明

北固山亭秋望

張祥鸞

孤雲縹緲赴江天白石江亭樹杪懸一道澄波開斷壁  
千秋黃葉下寒烟鵬盤寥廓秋風急山缺西南落日圓  
萬里中原勞北顧蕭梁陳跡酒杯前

焦山看雨

張祥鸞

秋風江上采芙蓉浮玉山高紫翠重亭吸濤聲天萬里  
窗含海氣雨千峰拂簷帆過飄清磬隔水雲歸涇曉鐘  
一臥山中高士榻十年回首愧塵容

青山重到十年遲曲磴盤雲赴杖藜海月元知秋半好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江峰翻愛雨中奇紺園四浸濤聲合翠壁孤懸石勢危  
最是徵君高隱處瑤花瑤草共襟期

焦山訪郭五游

張祥鸞

浮玉峰前訪隱淪丹崖青壁總嶙峋定從郭璞傳詩格  
疑與焦光作後身五嶽烟霞青竹杖三山花鳥白綸巾  
知子亦是悠悠者樽酒拾尋月色新

載酒天荒秋泛

張祥鸞

高筵已醉菊花天更洗殘樽上酒船斷雁一聲秋似水  
遠山百疊樹如烟青蘋風颯寒吹鬢白苧歌清緩叩舷  
謔語醉中渾不記疎狂應仗主人憐

天荒湖新築

鄧 楨

千頃波濤萬卷書主人今覺世情疎濯纓渡口雲生處  
著屐溪頭月上初隔浦帆檣看歷亂繞門鷗鷺轉躊躇  
漁歌細聽知何許并與秋聲夜到廬

北固山江望

邱 柳

偶來結束成登眺獨立蒼茫散暮愁地入秦淮千嶂出  
天分南北一江流潮隨返照衝長島鳥入淡雲是故邱  
自信久無蕉鹿夢浮名應愧釣魚舟

送閔壽卿讀書金山寺

李言恭

日月中流坐講堂大江雲氣滿奚囊叩門不借青藜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展卷頻分舍利光樹影夢回京口月鐘聲客渡廣陵霜  
懸知作賦憑高處多少帆檣下夕陽

吸江亭

周 詩

盤紆青磴倚青窠中鳥危拳最上層一水金山爭砥柱  
幾人雷火辨殘銘江間豚吹風濤壯樹杪龍過海氣腥  
聞道妙高曾不似月明雲表下諸靈

送君杓游金焦

焦 竑

雙崖出水勢堪凭才子乘春快一登檻外烟巒低北固  
望中雲樹接金陵風迴兩岸聞人語雨過千帆亂佛燈  
好為吾家尋舊隱洞門蘿薜翠層層

再送盧黃巖教授鎮江

周用

作縣頻年物論同載書明日到江東人間山水惟楊子  
海內文章是謝公白首論心懷舊雨青霄垂翼候長風  
不勞更問吹竽者應是先生瑟未工

雪後登金山

黃綰

橫江紫黛隱漣漪正是龍宮雪霽時虛閣捲雲天上見  
孤帆掣海月中遲坐忘擊磬紆清聽望入乘槎快遠思  
去去風塵消宿業釣竿暫寄莫相疑

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

朱日藩

禁垣西畔夕郎家匹馬巖扉翫物華白下池臺賦鐘鼓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青春章奏入烟花隱憂獨抱籌邊策長嘯唯看泛海槎  
落日三山懷謝眺隔江紅樹散餘霞

自金山放舟登焦山

王寅

霞服雲冠一舸輕金山東下晚潮平攀蘿且躡焦君洞  
倚樹問吹子晉笙天上五雲明殿閣人間雙闕接蓬瀛  
十年彈缺風塵路萬里徒懸海嶽情

月夜偕徐學士登妙高臺

張袞

風烟漠漠素秋開紫氣真從北極來驚島十年流轉壑  
龍宮淡月升臺依微樹色迷江浦隱約山光入酒杯  
此日登臨徐學士莫教魚鳥漫相猜

秋日偕友人集北固山房分賦

陳永年

蠟屐裁成老桂叢翠微城北翠微宮黃花命酒留秋色  
綠字分題借遠峰鴻雁一天星斗逼芙蓉雙嶼水雲通  
不知珠玉為陵谷清淺移來賦草中

白鷺洲橫鷺嶺斜漢臣高步似乘槎吟邊落葉秋成雨

筆底飛香字有花入手淡杯浮日月到江寒硯洗雲霞  
蓬萊何苦褰裳去城滿青山謝朓家

登妙高臺上紫霞樓

陳永年

系霞憑藉閣嵯峨屢結香臺拾級過大壑雲濤行處合  
元霄星斗摘來多窗飛楚月臨天鏡石繡珠衣遍女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玉振妙高寥廓久海潮音不散清歌

九華山

靳觀明

崔嵬臺殿俯江流絕巘新晴木葉秋石壁半分岐路遠  
楓林遙隔禁城幽潮歸大壑風初滿露起青山翠欲浮  
杖屨不知鍾磬暮閒情多為白雲留

歲暮焦山寄懷龔應圖

靳觀明

年窮避俗欲離家寒色蕭蕭噪暮鴉夢裏故人何處遠  
月明江雁幾行斜每從林下尋僧偈不向塵中近市譁  
寂寞空山蒼樹雪可無芳信到梅花

金山

王叔承

龍宅龍宮紫氣驕壯游南北倚清霄蜀江萬里來春水  
吳嶼千尋帶早潮夾岸帆檣楊子渡隔天雲樹廣陵橋  
臨流無限風塵思濁酒淋漓倒影搖

酬郭次甫賦七懷詩見及

王叔承

楚歌縹緲下蘭皋雲白江清灑酒醪夢爾三山京口月  
懷子七發廣陵濤焦先洞裏開虛榻郭璞墳前繫短舸  
檢點五游滄海遍碧天無際客星高

濟上贈曹侍御出守潤城

吳中行

風采霜稜滿漢京只今三十已專城郡齋高倚青山色  
臺史長懸白簡聲正怪汲生辭省闈却逢嚴助厭承明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五

片帆共爾江南去不合同傳抗疏名

銅符新館鐵城雄百隊千旌引畫熊到郡乍看迎竹馬  
過淮猶說避花驄自慚引去虛推轂見妬從來爲入宮  
雙劍偶逢河濟上莫教風雨暗芙蓉

秋日招隱寺

莊有威

山郭嵐烟畫未消幽林何處葉蕭蕭暗通石竇珠泉冷  
回抱江天鷲嶺遙松下談經來野鹿尊前說劍起鳴鷗  
讀書臺上各千古我欲尋盟不待招

登焦山

徐一禎

誰遣靈峰鎮海門金鼇相望一江分苔封鶴塚千年骨

坐擁僧房半榻雲尚擬東林修淨果可無奇術問焦君  
朝來爽氣知何似拄笏應慚未策勳

遊鶴林寺

婁堅

晨出朱方尋竹院遠林淡翠近紅酣回頭喜揖平生友  
轉語難逢老宿叅風物在人重九後登臨絕勝大江南  
日斜更蹈城西路除却閒游總不堪

京口過楊文襄故第

錢明相

鐵甕城邊甲第雄門庭蕭瑟相公風御書題後樓常鎖  
法輦過來宅尚空徑老孤松巢野鶴臺留片石蔭疎桐  
徘徊佇望當年事花馬誰終築塞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同賦因過竹院逢僧話

龐時雍

平原招飲啓雲扃同調追隨集草亭已識暮雲開覺路  
誰知明月上疎櫺看山拾翠心俱遠入寺逢僧眼共青  
况是招提支遁在謾舒長舌演真經

送張公選吏部視學中州

梁清標

中原擁節更談經  
雒下生徒識典型  
自昔君家占劍氣  
于今吏部是文星  
襄帷二室秋山碧  
校藝孤燈乙夜青  
行矣進賢猶主爵  
風流莫漫悵飄零

輓張禮存太史

梁清標

射策高名邁等倫  
早年痾落每沾巾  
王恭鶴筆如僊侶  
衛玠羊車號瑩人  
淚盡江雲南雁急  
阡埋秋草北邙新  
何緣才子多無命  
遺稿還應動紫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和秋岳留贈篋江上侍御

龔鼎孳

江城幾日偃弓刀  
共說埋輪使者勞  
葦屋心憐霄漢細  
栢臺地仗雪霜高  
豈因勁翮愁孤隼  
漸有清流出怒濤  
到愛玉珂頻把手  
鬢毛蕭颯感征袍

金山寺

佟彭年

八年南國漫持籌  
且酌中冷試茗甌  
江左由來艱物力  
轉輪安得似泉流  
一官脫葉同傳舍  
此日閒情比浴鷗  
月落江波揮袖去  
只留片石與山頭

登金山釣鰲亭漫賦

張縉彥

靈圖特峙小山橫  
石角崢嶸未可名  
木棧高懸天柱起  
晴江俯瞰海雲平  
乍聞半夜魚龍浴  
不盡空天霹靂聲  
誰是釣鰲江上客  
風塵歷落轉傷情

送張公選銓部視學中州

李蔚

含香清譽冠金華  
振鐸新聲出絳紗  
緘嶺聞笙遙對月  
梁園授簡正飛花  
曾驅暑雨王程急  
尚憶湖山旅髮斜  
荔子榕陰無限意  
祇今閩海識星槎

登北固望焦山

史大成

北固山前翠不窮  
焦山鬱鬱海門東  
林間梵宇秋雲掩  
天際扶桑曉日紅  
京口萬家驚草木  
長江兩岸夾艤艚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三

登臨近作防邊地  
蒞鶴何人問水中

送張素存太史省覲還丹徒

史大成

雙辭金馬逐征鴻  
舟向南行夾岸楓  
忽過十年寒首蒼  
未忘三徑老梧桐  
帆移北固浮雲白  
湖滿長江落日紅  
漫說家園秋色好  
上林春曉已東風

九日招隱寺和韻

張九徵

白露團團溼紫芝  
一聲鴻雁起秋思  
六朝烟雨昭明寺  
九日天風杜老詩  
短髮自驚霜漸滿  
衰顏強借酒相持  
與君舊有三茅約  
採木蒸梨共一巵

鶴林寺

張九徵



昨歲逢僧話竹樓重來驚見雪盈頭杜鵑花老人天夢  
黃鶴山空禾黍秋壁破字隨風雨去珠還像借鬼神留  
夕陽莫漫催歸騎京月松風好夜遊

謁陳少陽祠

張九徵

宋代園陵秋草邊夕陽遺址尚依然松杉剝落英靈在  
父老悲吟諫疏傳彈指已成厓海月傷心莫話靖康年  
宗公祠墓還相望兩地忠魂泣杜鵑

已亥馭少移居丹陽四首之一

張九徵

脩然一榻比青邱臥起三年只小樓山色愁看霜葉曉

蕭聲空度風城秋武陵避世何知漢荆土依人不為劉

鎮江府志

早

最喜一星占處士丹陽郭是古南州

曉渡揚子

沈 荃

曙色初開揚子渡片帆遙掛海門西橫江曉霧千峰失  
隔岸寒雲萬堞齊短棹蒼茫漁浦外長天縹緲雁行低  
中流倚棹頻回首吳楚山川極望迷

萬歲樓程崑崙別駕招飲

王士禛

千尋江閣引諸峰夕景登臨策短筇叅佐風流如謝朓  
樓臺瀟灑憶王恭三年夢裏西津雨五夜燈前北固鐘  
明日芒鞋別君去城中遙望白雲重

焦山次韻

周宸濂

層層青靄望中生絕島應知夢寐清路接藤蘿瞻海岳  
雲開烟樹見山城振衣飛閣千尋立泛棹空江萬頃平  
此口同人聊信宿敢言隱士締新盟

送張公選吏部視學中州

顧大申

先皇歷試選曹稀崔亮除書出紫微啓事每看呈舊錄  
人朝爭擬賜新衣不教弱底揮鞭去却憶花間竝馬歸  
此日離情無近遠十年心事共斜暉

鯨波曾動海門西勁節洵知狎鼓聲會府姓名瞻繡柱  
絳帷風度映金泥月明緱嶺三花出馬到中峰二室低  
回首不嫌丹闕迥鳳池玉樹紫雲齊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早

登金山

王士正

三山縹緲望如何有客褰裳俯逝波絕頂高秋盤鶴鶴  
大江白日走鼉鼉冷冷鐘梵雲間出歷歷帆檣檻外過  
京口由來開府地不堪東望尚干戈

辛卯北固送春

顧夢游

歲歲留春春不住今年別處是天涯窗邊黃鳥清江樹  
樓外青山古佛家南浦蘼蕪烟似夢東風楊柳雪爲花  
老僧對此還惆悵况是愁人坐日斜

壬辰北固送春

顧夢游

留春不住奈春何樓上愁人愁緒多九十日逢晴色少

兩三年是客途過淒烟林黯類啼鳥欲雪江寒獨釣篔  
擁絮當窗一杯酒和風和雨耐清波

新秋集甘露晦公房

顧夢游

道人住處暑全收客到添衣木末樓江上數峰遙隔雨  
山中六月早驚秋屢更物候還飄泊久聚朋情重去留  
蓮社但能長置酒豈因蕭瑟問扁舟

金山

程康莊

寂寂澄江淺復淡帝鄉遙動白雲心神仙有術能浮玉  
老衲無言識藏金潮過蓬壺通夜息風分吳楚散秋陰  
巖然怪石憑虛峙南北帆檣自古今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望

焦山

程康莊

一山浮翠落城隍清磬聲聞兩岸開樹抄人家經雨出  
海門魚浪逐風來雲公講法還留石焦子辭徵不起臺  
極目江天千古思塵勞慚說佩刀才

甘露寺

程康莊

山樓高擁白雲平萬壑千峰面而生絕壁幾人堪試馬  
雙柑若個解啼鶯窗寒夜月迷秋色石古松濤起梵聲  
羨得鱸魚垂釣叟曾來沽酒向江城

甘露

朱一是

古寺臨江望渺茫摧殘殿角挂斜陽波翻塔影金山動

門合城陰鐵甕藏楚國雲峯雄入戶吳宮圖書老迴廊  
年年此地聞征戰古戟沉埋春草長

焦山大楊石淙先生韻

王錫珩

浪逐輕帆盪暈生凭高遠眺海門清寒光近接雲千樹  
夜色遙分月半城名勝地居吳會僻中流潮帶楚江平  
尋幽欲問前賢跡好踐當年水石盟

玩江樓

王錫珩

結構嵯峨俯碧岑雄風高閣一披襟宸游北顧開名勝  
天聖東吳自古今萬里關河來霽色千重雲樹護城陰  
最宜夕照江光湧倒映樓臺入遠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望

登萬歲樓

曾琬

仙人鶴筆昔年游今日空登萬歲樓兩晉衣冠殘碣在  
三吳烟草大江流風吹楊柳迷臺榭雲捲春帆入斗牛  
莫向梅花吊陵谷金焦點點下蘆洲

登北固山

陳之遼

危磴侵雲策杖遊琳宮積翠擁岩巖烟開鐵甕生殘照

風起金山急暮潮飲馬幾回虛割據臥龍從古混漁樵  
六朝佳麗依稀在花月春江響玉簫

渡江至京口作

金鎮

伐鼓臨江放擢行江雲黯黯欲相迎樓臺樹壓山平出  
蘆荻風迴潮漸生落日西津同作客新年北府又增兵  
匡時無計聊舒嘯鷗鷺全能減宦情

瓜洲大觀樓望京口同王貽上作 杜 浹

大觀樓外俯崔嵬江靜魚龍晝寂寥北固鐘聲寒出寺  
南徐草色綠隨潮天臨平渚疑虛敞人倚危欄欲動搖  
歎息伊婁河上柳六朝烟雨至今朝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登

登金山浮屠遇雨

高龍光

浮屠突兀絕塵埃面面朱門手自開四顧水雲連岸合  
半空江雨截天來山根浪急聲如沸樹頂風多勢若摧  
欲渡蒼茫舟楫晚登臨此際轉徘徊

南山看梅因登九華

楊滋蔓

乘春跣蹠訪梅花把臂同游到九華地迥風清塵自遠  
山深樹古鳥偏譁江雲縹緲搖青嶂僧舍重重鎖赤霞  
但得公餘長過此不須谷口問胡麻

登金山悟影樓

孫汝謀

空江一棹恣奇游選勝高登悟影樓縹緲雲連瓜渚樹

蒼茫烟暗白門舟濤聲遠溯通三峽山色晴搖見五洲  
醉倚危欄看日暮蕭蕭蘆荻正溪秋

多景樓送吳蘭次赴任湖州

孫枝蔚

出城送客同躋攀萬里烟雲杳靄問天下江山如此少  
古來冠蓋幾人閒潮頭日午添帆影樓角風微散酒顏  
五馬臨行重回首故知魚鳥最相關

金山

王子京

孤峰特聳障中流高下僧居半是樓蒼巖晚潮開巨浪  
鷗隨春舫度前洲江分南北天成壑山擁波濤地欲浮  
極目海門窮勝槩恍疑身世一虛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登

焦山

王子京

江擁諸峰插漢青蛟龍噴薄水猶腥山棲隱士從焦姓  
鶴瘞淡崖有晉銘風急片帆迴鷺渚夜分微火落漁汀  
浮雲斷處天疑斷浪跡年來總似萍

初冬日陪大將軍江樓大閱

陳文達

舳艫千隊競中流棨戟威宣江上樓指顧成功推使相  
折衝勝算羨通侯火旗夜燭羣峰曉水劍寒生大壑秋  
雪意滿空濤拂座尚衣忻賜紫貂裘

九華攜茅山茶試獸窟泉

談允謙

遙天極望盡澄波樓倚層巒挂薛蘿江瀉玉龍鱗甲少

山蟠翠兕攫拏多僧從獸窟擔泉水客試茅峰寄茗柯  
桑芋若曾來嘯詠品題應最此雲阿

萬壽寺

在汝山下宗簡公墓  
陸丞相故居皆相近

談允謙

烟寺蕭然不近城僧勤禪誦又勤耕  
遙聽焦山鶴夜鳴陸相門前新海漲  
宗丞墓上占松聲  
稻花香引江村路一杖吾何憚遠行

會庭問潤州枉顧草堂賦贈

鄧漢儀

偏是窮途重友生柴門握手淚縱橫  
一時仕隱分天地  
千載存亡只弟兄宅巷久歸狐兔窟  
江山猶戀鼓鼙聲  
與君試話封侯事慷慨悲風萬里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聖

登多景樓懷古

鄒祇謨

飛帆歷歷北浮鷗烟樹遙遙動客愁  
三月鶯花供着屐  
六朝詩賦想登樓蒼茫飛鳥過金刹  
縹緲垂楊望玉鈞  
盡日凭闌看落照還能歌嘯碧峰頭

初夏游焦山

鄒祇謨

丹梯直上迥能攀綠樹陰陰繞碧巖  
棧近迴三詔洞  
烽烟偏隔五州山雲淡鳥語離邊過  
風落藤花石上斑  
應笑西津塵土客幾人竹院對僧閒

飲張湘曉吏部鶴林別業

笄重光

讀書曾愛杜鵑樓霜葉紅時坐未休  
別後烟霞常入夢

重來松菊正逢秋欲尋老衲精籃改話到青山白髮羞  
好是結茅鄰仲蔚不教城市隔林邱

登金山龍王廟同大風江上

潘陸

春風一放金山櫂古廟門開酒甕香  
瓜步遠烟含柳色  
秣陵殘照動波光杏花自發前朝樹  
蘋藻還祠異代王  
惆悵夜潮看月上幾時重宿覺公房

登金山海岳樓次壁間韻

吳洪

偶上金山海岳樓沿江風景動人愁  
羣峰帶雨橫吳甸  
亂草拖烟徧楚洲六代繁華何處是  
三山縹緲信難求  
古今祇有枚生賦不覺濤聲又報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吳

京口曉渡與德如望江

黃永

千帆斜挂曉風寒江月蒼茫亦大觀  
萬頃玻璃堆白雪  
中流樓閣湧青巒魚龍夜伏恬波浪  
鴻雁晨飛鍛羽翰  
為怪桃根衣更薄莫教雙袖倚闌干

烟雨渡京口

秦松齡

天涯極望盡空濛水濶潮平識禹功  
千樹遠迷烏榜外  
一江長亘白雲中魚龍着雨還吹浪  
樓殿依山不畏風  
南去北來春色繞浪游何計慰飄蓬

寄友人黃鶴山樓

張玉裁

竹籬莎徑憶追從擬買青山學種松  
花發杜鵑人獨遠

夢尋黃鶴路千重  
侵衣露冷三春樹  
踏月僧歸午夜鐘  
最是東南賓從盛  
天涯會得幾回逢

寄潤州守

張玉裁

江城烟雨足犁鋤  
五馬東來按部初  
曉日放衙青嶂合  
春郊露冕碧油徐  
幾年鷗鷺沙月一  
路貔貅急羽書  
戰後尚餘殘壘在  
煩君到處問樵漁

亂後晚登萬歲樓

夏元

却攜樽酒坐層樓  
江上風烟苦未收  
擊鼓聲中連建業  
旌旗影裏望揚州  
三更畫角千山月  
一夜清霜萬樹秋  
北府帆檣新下瀨  
疎燈不復認漁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是

登丹陽城霞閣時北上見阻

周紳

繫馬還登河上樓  
萬家低亞白蘋洲  
一江波浪連孤枕  
五嶺風烟入四愁  
夜雨不堪頻作客  
寒花况是近悲秋  
薊門舊侶多豪邁  
相憶題詩金殿頭

金山

魏際瑞

大江東下海門寬  
萬里奔流激箭湍  
不信山從水面去  
却忘身在畫中看  
龍窩燈火千株動  
蜃氣樓臺一點寒  
誰道風波難屢涉  
風波危處却平安

京口九日何雍南程千一邀登栖碧亭分得推字

杜濬

異鄉屢值重陽節  
同學邀登百尺臺  
四面青山簷外見  
一行白雁雨中來  
難將戎馬酬烟景  
忍負霜螿送酒杯  
欲插茱萸但隨意  
莫因衰髻謬相推

金山

張玉書

江天閣外夜潮生  
玉鑑堂前片月明  
孤石倒翻龍臥影  
中流忽送雁歸聲  
蘆洲風急漁燈暗  
瓜步霜高畫角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吳

焦山

張玉書

繫纜幽尋竹徑紆  
巖花初落暮啼烏  
僧歸枯木聞清磬  
人入雲聲倚畫圖  
午夜星垂江閣動  
雙峰月吐海門孤  
摩娑三詔祠邊石  
寂寞荒苔映綠蒲

北固

張玉書

古檜祠堂久寂寥  
淨名遺築倚山椒  
檻前碑版留三國  
樹杪江流咽六朝  
草覆大堤春試馬  
雨餘多景暮歸樵  
可堪萬井炊烟裏  
鶯鶯軍聲響麗譙

送張禮存太史還丹徒

嚴我斯

高槐晴日晚參差會憶河橋聯步時一自還家盧橘美  
何人不賦白華詩帆收北固秋潮遠夢入西堂花草垂  
近日天章多筆札知君定勿戀葦絲

江上贈何雍南程千一兼懷同學諸子

董以寧

吾愛何程迥絕倫雄懷共對大江濱文章論定誰千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完

天地中間此數人秋話高齋忘病去結交末路覺情真

天涯更與憐同調日日山頭遠望頻

飲鎮江軍府

毛 姓

新叅北府建門旗歲暮留賓傍海涯戲下稱觴通臂將

帳中舞劍銳頭兒金盤虎爪擊來緩玉甕駝酥點去遲

羨汝江南初下日提戈還念舊毛錐

竹林寺

汪懋麟

潤州到處皆幽絕最愛城南古竹林無數亂山藏寺小

後多籬徑入門淡老松千尺響天籟疎磬一聲來梵音

勝地殷勤數回過翻憐身世久浮沉

送張素存太史省覲還京口

汪懋麟

裴公絲竹正蕭閒海嶽門當水一灣秋信初傳鴻雁到  
雲帆忽趁菊花還帖尋塵鶴江邊石酒載磨笄郭外山  
瓊瑣未容林壑臥春來接翼五雲間

舟次京口

吳兆騫

高樓城堞倚天開瓜步鐘聲隔岸迴皎月臨江珠樹遠  
春星橫海暮潮來南徐士馬推雄略北府旌旗繞鳳臺  
回首桓公高宴處短簫清夜倍堪哀

夜泊京口

邵長蘅

驚濤一片大江明估客帆檣鐵甕城暮雨瓜州人北去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辛 秋風瓠子雁南征潮聲夜落甬窟鏡吹晨喧鷓鴣營

見說年來頻賦闕樓船新駐下江兵

登丹陽望湖亭

黃九河

蠟屐登臨破曉烟望湖亭子時湖邊千年風雨誰家宅  
百頃菰蒲幾處船鴻雁不來餘稻粒城闕欲斷見山嶺  
坐溪獨耐秋衣薄爲愛波光未忍旋

過京口

黃 雲

重鎮南徐作楚關江清草綠水潺湲隔風鼓吹烟中觴  
映日樓臺雲外山往事憶來歸蝶夢故園荒盡隔黃灣  
蹉跎三十餘年後霜鬢頽憐過此間

金山

湯 裕

長風吹浪渡遙岑四望空明幻碧金水助亂雲封柱足  
星懸裂石到天心洲高南北分江國地巨東南鎮海濤  
尚有仙槎通歲使山靈專待謁華簪

游竹林寺

何金蘭

淡林曲曲冷斜陽小憩溪橋暗度香梅借山僧借竹隱  
松圍古寺倩雲藏到門鳥雀喧游屐屐繞座爐烟靜講堂  
石塔孤懸低木末更餘幽興與躑躅岡

遊竹林寺至潮音菴

何 黎

日暮招遊過竹林盤迴曲磴問潮音雲飛嶺外溪烟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至

風到松間晚磬沉老我窮愁驚鶴唳誰人秋思入蟲吟  
空庭片刻逢僧話此際應知靜者心

焦山和宋射陵韻四之一

何 黎

石磴嶙峋好共攀幾人高眺俯塵寰經秋月色垂江冷  
鐘日濤聲咽石阴下榻有雲封竹塢愛禪無夢出花關  
名山况復逢知己莫爲蕭條便易還

題陳少陽祠

湯 寅

痛哭烟塵結未消已聞艮嶽草蕭蕭豈知玉輦終三竺  
尚訝丹陽是六朝柳葉湖濱低有廟鷓鴣聲急去無橋  
一倉燈火花如雪莫問西冷渡口潮

重五江上

湯 寅

錦纜江頭那可尋風迴白鶴倦登臨佳辰未厭羈遊晚  
蒼草仍開離亂心蘆荻遠浴瓜步兩樓臺涼入蒜山陰  
五絲應續蒼黔命何事悲笳夜夜吟

春日北固山漫興

程世英

海色陰寒又早潮春城十里綠楊條可堪風雨偏三月  
無恙江山開六朝漁艇浮來當白浪鶯聲遠處入紅橋  
石羊往蹟休回首千古興亡濁酒消

春仲同方爾止孫豹人鄒訐士陳其年諸子飲南

山分韻兼送其年次日渡江

程世英

春晴芳路趁高低一片藤蘿屐齒齊不惜幾灣穿翠岫  
莫教二月負黃鸝酒旗處處桃花徑山閣家家燕子泥  
來日廣陵風景麗玉簫又逐畫樓西

同友人避風館晚眺

何如琴

晴郊選勝樂同羣緩步江頭睇夕曛旅雁數行沙外起  
漁歌一闋荻中間金山翠透迤迤合吳楚清光縹緲分  
出定枯僧魚磬歇紛紛黃葉下秋雲

溫綸堂偶成

黃承茂

旅食京華十載淹剖符京口百憂添途衝俗競旂民雜  
地瘠差繁早滂兼客請絕交多闕賸吏思求退少差蕪

惟圖清景情相得 山月江風不我嫌

中西歲交

黃承茂

臘尾春頭兩未分 山城占歲望江雲  
屠蘇四座欣先酌 爆竹千門愛遠聞  
新政莫如仍舊賞 賞心焉用尙虛文  
等芳緩問金焦渡 準擬青郊勸課勤

恭奉先教授帶溪公崇祀名宦

黃承茂

祀典重輝歲履端 百年公論萬人歡  
位居師範陶鋒易 時際狂瀾砥柱難  
共仰潤庠新俎豆 方知闕里舊衣冠  
曾孫退食無餘味 恐負當年首着盤

九日遊焦山

梅 蕓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五

雅慕徵君漢室終 兼挾遼鶴水雲中  
山憑樹色全身隱 潮吞鍾聲四面通  
晚渡僧歸衣有月 登高客散帽無風  
郡齋留得黃花酒 爲勞攀躋七十翁

除夕溫綸堂卽席呈黃松或使君

梅 蕓

圍鉢張宴感萍踪 喜近鄉關一水從  
去歲南池傾臘酒 今宵北固候晨鍾  
閒聞共道無苛政 賓主何妨有瘦容  
歷盡冰霜回暖翠 江梅聊伴大夫松

溧陽縣 七言律詩

泰虛觀

周 絳

骨化黃金鶴化胎 仙翁輕舉出塵埃  
石幢雲鎖水常在 玉馬星馳煉未回  
綠葦晚煙梅雨發 朱藤餘萼翠風開  
丹泉長活芙蓉死 會買張山卜築來

經溧陽

汪 藻

平生始到溧陽邑 東野到遊今幾年  
嵐光捲樹出孤日 雨氣入山鳴百泉  
稻畦初袂秀色滿 藤蔓半旂幽芳懸  
武陵商嶺今若爾 倚仗欲土心茫然

寄溧陽周丞文璞周寄詩卷殊可喜 陸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五

滿握珠璣何自來 晴窓初喜拆書開  
信哉天下有奇作 久矣名家多異材  
隔澗餘年如許進 超騰他日若爲陪  
山陰道上霜天近 安得相從賦早梅

寒光亭

張孝祥

亭依三塔占清幽 松竹環除翠欲流  
曉色晴開千嶂月 波光冷浸一天秋  
瓊瑤影裏詩僧屋 雲錦香中釣客舟  
風送不知何處笛 雁聲驚起荻花洲

附 三塔阻風二詞 西江月

張孝祥

問訊湖邊春色重 來又是三年春風  
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  
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



亭下水如天驚起沙鷗一片

風定灘聲未已雨來蓬底先知岸邊楊柳最憐伊記  
得船兒曾繫湖霧平吞白塔茅簷自有青旗三杯  
春酒醉如泥天色寒呵且睡

溧陽市

仇遠

萬家大縣舊留都一派中江入太湖縮項魚肥人膾玉  
長腰米貴客量珠府分南北寒蕪合橋直東西夜市無  
却是旗亭浮豔美杖頭能費幾青蚨

洮湖

嚴瑄

遠水長天入望餘有人當檻岸烏紗入風不動飛孤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垂

萬頃無垠浴落霞漁父垂綸秋練淨商人倚棹夕陽斜  
直疑身在水壺裏孺子歌殘興未涯

史侯廟

嚴瑄

窈窕楓林石徑斜古碑文字起龍蛇一方祭祀傳荆俗  
千古衣冠出漢家春雨落花霑鬼蝶夕陽高樹噪神鴉  
我侯因錫斯民福時駕鸞輪躡紫霞

石門山作

倪府倅

春雲醉日不成霞沙上刺桐三兩花白馬錦韉香漢客  
綠陰茅屋野人家浮生有酒且同醉公事勞人何用嗟  
願覺三農了征稅藝麻蓳麥足生涯

久飲江總詞章好更喜倪寬經術存落日大堤曾並轡  
春風別墅共開尊郡齋白晝時分席野寺黃昏未掩門  
自愧簿書無暇日憑君與起舊詩魂

趙氏二烈

劉麟瑞

石頭城昔號金湯岌岌孤墉戰馬場西日突圍逃溧水  
南冠荷校說維揚血凝漢節誇男子身寄秦淮藉女郎  
千載一門忠與烈仰天哭向水雲鄉

賜長史王可貞歸溧陽二首

魯王

在昔居京始十三精思未解極研覃緝熙顧我年猶少  
啓迺惟卿任最堪且載小車歸闕里莫因叢桂憶淮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美

吾兒尙欲煩調護啖蔗何如設醴甘

二十年前事已乖南京翹首渺天涯望中每憶辭彤邸  
夢裏時還到玉堦念汝思家心最切揮毫落紙語尤佳  
言歸便擬重來早北棹終當慰我懷

楮巢爲正固先生賦

王綬

林下蕭然人似鶴剡藤蒙密作幽棲高眠可當梅花帳  
深掩難容燕子泥牕牖透明雲影薄屋梁生白月痕低  
新詩不用裁成卷客到時教就壁題

看經寺

繆周民

馬蹄踏破石苔斑爲訪招提紫翠間燕尾溪分斜轉澗

羊腸路遠曲通山空花燮墜蒲團軟貝葉晴翻竹戶閒  
怪底老僧茶易熟鵲聲先我報柴關

大浮山

廖樛

湖心湧出大浮峯一朵青蓮落鏡中老樹夾雲秋喚鶴  
懸崖墮石夜驚龍波濤遠接天邊盡日月潛行地底空  
心想神關阻登眺隔川遙聽夕陽鐘

青龍山

陳鉞

蓬萊山下蔚藍天細草春幽小洞偏日月半林窺鶴舞  
閒雲一片護龍眠霑衣香濕碧桃露碎玉聲飛石磻泉  
此地不知誰是主煙霞長日伴神仙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垂

史侯廟

吳寬

曾獻忠謀佐中興至今封邑奉如生綠周圖阜無牛豎  
陰落長松有麗牲上帝乃令司禍福下民疑若接容聲  
雲孫不是遼華胄只為流傳請系清

同前

靳貴

迴首雲臺幾劫煙故侯祠宇獨歸然長廊月轉歸飛鶴  
古樹風清急莫蟬功及生民嚴二祀事銘鐘鼎越千年  
雲仍况是能繩武奕奕聲光照後先

貞義女祠

熊達

遠謁荒祠古道旁相逢野老話興亡貞心豈望千年報

壯士能教一飯忘擊漂高風猶耿烈爭雄霸業已荒涼  
留題未盡登臨興回首江頭易夕陽

送史主事歸溧陽

李東陽

一年分省近江鄉不似親庭隔太行咫尺家書傳溧許  
東西軍食仰淮揚天恩早下金華誥士論原歸粉署郎  
春晚送君頻注目落花隨掉楚天長

史侯廟

翟瑄

往事雲臺不可論溧陽遺澤至今存春風碧草荒阡路  
落日青山古廟門早潦一方猶血食衣冠百世有雲孫  
洮湖橋外清明雨多少遊人欲斷魂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垂

山前寺題壁

蔣琪

乘閒特地訪招提踏破青青草一蹊澗水流香花亂落  
溪藤絡翠鳥銜啼竹間淪茗燒新筍壁上揮塵認舊題  
老衲盤桓清話久歸時不覺夕陽西

史侯廟

符觀

下車會謁故侯祠門掩輕陰近水涯賊晚功勳聞舊邑  
前朝文字卧殘碑幾年古木枯回翠終歲羞蘋薦及時  
並駕雲臺多寂寞獨公餘慶在孫枝

秋省過洮湖

符觀

洮湖風急片帆開此境曾聞范蠡來雲雁向誰堪問信

沙鷗見我自相猜兩峰青插洪濤裏層殿紅依峭石隈  
滿眼風光留不得絆人王事急相催

史侯廟

羅玘

冰漸火熅幾多時况有枯葩木槿枝萬物未容能自壽  
何人不死是常期乾坤此老真男子血食千年尙小兒  
我友雲仍携卷至青天白髮笑題詩

屏風山寺

狄冲

日下疎林樹影寒風前黃葉走成團延山抱戶圓如玦  
小徑登堂折似盤僧厭客來長閉關我無事判只憑闌  
三生縱有香仍在却少傍行指與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弄

古殿雲深露雨尖閒庭無徑草如苔村岷見佛唯腰折  
老衲翻經只口占瓦縫枯松衙未脫壁根乾蘚落猶黏  
平生感慨多詩思吟到南山鎖日淹

優曇芥

狄冲

早春山氣尙蕭騷曲蹬躋攀半日勞風引落梅棲短髮  
石欹斜竹拂寬袍歌聲暗送雲連山飲興相牽水滿洮  
儘可忘歸留未得夕陽逶迤在林皋

月夜飲彭楚東池上

張銳

明月壺觴非宿期頻來還自欲留遲平橋露下衣裳濕  
深夜風寒鼓角悲近水螢光難自定誰家粘簪更相隨

獨憐北舍鳴機婦四壁無燈擘翠眉

登浮山

張銳

酒船柔櫓過山遲煙水寒深醉不知閣外鐘聲將及暮  
竹邊僧話不多時故人題壁塵猶在破屋棲禪世可悲  
到此莫教興感慨湖中風景畫中詩

金山寄彭少白

馬從謙

雲滿江樓月滿山不堪回首望南關愁牽海上孤舟別  
怕見天邊倦鳥還風景忽驚花信後春情猶在柳陰間  
九龍峰外高人宅煙樹蒼茫不可攀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卒

避暑李弟九山園中

陳邁

椽構衙茅礪水西疎簾風揭流花堤凉生虬樹梧陰遠  
清影修枝柳葉低滿徑菜香容未老數聲蟬韻夢如迷  
門無觸熱間來客啜茗看殘雲一溪

柬王用拙

繆希亮

西山掩映村居近南郭連延徑路斜乘興不妨頓看竹  
結盟還喜共尋花主人健否能嘗酒童子歸來試煮茶

已促南園理高屐便於今雨過君家

重遊芟山

彭謙

三徑初成謝草萊群崖如舊向江開巖花自發春常在  
山鳥無聲雨欲來此日樓臺遮綠樹當年題咏盡蒼苔  
得逢佳節須行樂莫待蕭蕭兩鬢催

題史考功園亭

皇甫汈

名園十畝與城鄰日夕風煙逐眺新山學翠屏開作畫  
水從金谷瀉成春憑軒不斷啼花鳥閉戶應逢看竹人  
見說元暉池尚在知君前是謝家身

遊芟山

馬一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空

青山千里盡樓臺萬竹山房雙徑閉春月看花紅藥亂  
故人送酒白衣來神僊第宅無煙火太史文章半草萊  
野老未曾通姓氏相逢謂我謫僊才

九日與南村諸老登玉華山

馬一龍

九月九日九老會野蔬野飯野人家遠來何處白衣酒  
同醉此時黃菊花歲到雪霜見松栢春如桃李自繁華  
可憐頭上烏紗帽不比風流晉孟嘉

玉華山築八角亭

馬一龍

尋得蟠龍堰上湖天留此地與狂夫山圍四面如城郭  
水遶孤亭在畫圖未剪春羅花自發欲酌美酒鳥先呼

祇緣野老閒來往猶帶紅塵到碧蕪

春過歸來園

彭九齡

春來兩月未開門聞說晴和始出村老病何心惜花柳  
園丁喜事具蔬樽落梅引淚悲鄰笛芳草無詩入夢魂  
虛翠亭前添悵望去年嘉會幾人存

雨過溧陽野泊

施漸

野水悠悠歲易闌客舟行處亂峯攢山中一雨諸溪滿  
湖上孤村獨夜寒世事已將樗共朽浮名猶是馬求醫  
莫因旅食空彈鋏今日侯門少問殫

九龍山

彭若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空

九龍山中風日清九龍山前湖水盈下移蒼松四時色  
長留白雲千古情優游歲月老將至坐歎林泉意未成  
安石何曾果忘世恐將虛望繫蒼生

同方佑之遊沙漲滄

楊謙

溪上輕風吹釣絲綠陰委地勝花時間身合與漁樵侶  
遞躋偏於耕鑿宜野鶴對人詩息逸鄰翁許客酒杯遲  
陶然不覺成深醉鳥喚提壺更勸誰

洪湖

狄斯彬

山峰松石瞰長湖萬頃煙光似有無鳥去遠山隨樹沒  
漁依古棗向人酷片帆風駛驚濤湧斜日僧歸斷浦呼

如在畫圖行未了扁舟垂已入平蕪

泓口菴斷橋

狄斯彬

古木陰陰集暮鴉一泓涓涓斷橋斜僧歸覓渡呼舟急  
客訝逢人問路差遠隔煙村一二里平分野色雨三家  
海東馳石成虛誕漢漢莎堤喜築沙

重陽後一日登青龍山

狄斯彬

陵岡未盡商飈飲曉霽相期逐馬來沙苑已看飛馬落  
鶴林重見杜鵑開遠帆先送滕王閣舊事猶聞戲馬臺  
陶令高情猶不減深秋肯負菊花杯

與楊文谷遊看經寺坐僧東山房

朱純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壹

一榻雲房別有天交遊已在十年前關西畫錦還夫子  
海上春衣屬大顛梅雨潭清龍聽法松壇月冷虎依禪  
遙憐來往風塵客翹望孤峯數點煙

東溪港

朱純元

十二街頭蹟已賒草堂低占白鷗沙武陵此去無多路  
瀟水西來第幾家野岸綠蕪飛燕子汀洲紅雨落桃花  
滄浪不洗塵埃耳只許虞郎泊釣槎

過屏風山懷狄春溪

史京

佳人曾此托幽棲度竹穿花日幾躋夾道陰交堪駐馬  
上方雲合遠聞鷄詩存破壁山猶重水洗荒蹊路更西

認取當年遊息所手栽松栢與簷齊

野老相招

史繼志

相過井里總相親野叟逢迎意氣真風月世間閒是主  
漁樵家處便為隣美君詩酒青山老愧我車塵白髮新  
相送柴門天忽暮一痕沙月掛晴旻

如園卽事

宋臣熙

老去空懷壯佩籬四方無志藝蔬畦擁書認字脾嫌耗  
咬菜逢根齒怯觀棋著適情忘勝負杖攜信步任東西  
酒酣岸幘臨風嘯鷺起棲林鳥亂啼

春日菱山酬史仁里

彭若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壹

亭背山陰松竹隈巖扉晶晶薜蘿開湘簾語燕特俱下  
江樹流鶯春又來斷壑飛梁全學棧殘文餽薛平成碑  
多君重話當年事淚染東風變草萊

春盡日遊山山優曇二菴

陳獻可

相攜遠步向招提不憚逶迤涉徑蹊一勺沁脾清澗溜  
數聲破寂野禽啼滄洲滿壁何年畫山寺籠紗舊日題  
此際來遊春欲盡猶忻春日未沉西

錢仲翔山中來至東門

虞許

青門紫氣忽蒸霞門外初停泛漢槎攜有龍孫春半筍  
袖來雀舌雨前茶塗微猶帶衣裙濕白雪多饒髻髮餘

安得歲星常在此年年同食故侯瓜

登盤白山

錢自勉

孤峰高潔出塵埃試拂春衣坐石苔  
眺遠恩隨雙鳥度應時心逐百花開  
野芳散地難將去樹色臨湖欲過來  
怪得山中多伴侶鹿群呼趣不相猜

過優曇禪院

釋行鑒

為訪優曇遺蹟承碑殘零落雜莓苔  
三春臘雪猶多積二月梅花尙未開  
紺殿雖經新匠斧老松還是昔人栽  
祖師面目依然在在了分明不用猜

久病掩關如園答友

宋 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室

一特今古轉眉問園林漫說敦真賞  
翰墨聊為展戲間病裏深愁何處寄  
籃輿強上看秋山

過宋如園載石堂

謝天選

鼇簪天琢玉嶙峋拂拭風塵見舊紋  
秀色一堂雙嶽雨寒光千里九江雲  
曾浮輕棹陪公紀更得新銘書右軍  
他日定成佳話柄我先池上領餘芬

滄輿園吾家元暉舊宅今為知山別墅

謝天選

樓臺側畔松筠古蘿屏中間篆籀新  
池水至今猶姓謝園名自昔已隨人地  
開白社何妨市座列青山可富賓

硯濱橋邊問春草一牀詩夢夜來頻

夜宿洮湖大坏山寺

謝天選

霜白蒹葭秋奈何湖平金斗熨寒波  
更深佛屋鐘鳴後月滿空山僧定多  
鄰舍祗憑漁火集遊人偶放酒船過  
向平婚嫁初完日來結脚跌半席莎

曉起東東寺僧

社祝進

生身原是病維摩偶逐紅塵隊  
裏過叢桂乍看招處士雙林忽傍學  
頭陀衝門蒿草間能長火宅蓮花香  
較多祇憾買山猶未得尋僧空望白雲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室

過伯兄雲韓曉雨有酌

陳名夏

北阮從來酒債多况鄰南阮屢相過  
花爭日暖飛紅雨魚樂春和戲白波  
架上圖書分隸篆匣中風雨走妖魔

開水散髮湘簾下猶夢霜鏡映玉珂

湖蕩巷步腐鐵上人韻

馬世俊

昔年烽火避湖西禾黍悲風滿故畦重訪鷄林留舊榻  
爲探虎蹟渡前溪一村月破千村黑近樹雲迴遠樹齊  
悟足心空無所繫笠瓢何事索人題

憇雲巷

鐘龍期

曲磴踈篁一徑開數聲清磬出香堇林間亂石從高下  
山外浮雲自去來古澗細流魚不擾小桃初艷鳥相猜  
春深地僻無車馬寂寂禪關鎖綠苔

費民部古心拾飲園亭盪舟荷池至清音閣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李

鐘龍期

虛亭邀客共衝杯翠簾朱榴映綠醅幾曲鶯聲消午夢  
一欄荷氣淨浮埃風移畫舫過橋去石迸流雲出樹來  
試問今時軒冕客故園曾有幾人回

鐘山巷詠古

黃懋德

武陵遺事亦微茫血食留餘瀨水陽古井人間竊聖水  
荒巷物外起祥光不勞車馬當塗謁喜見衣冠野老粧  
多少名山舊臺樹斜陽一半總蒼蒼

宿屏風山

狄敬

山樹陰森夜色寒琉璃靜對一蒲團境空大地三千界

路隔塵區十八盤如喜客來後擲菓欲聽經語鳥棲闌  
風流誰似陶彭澤蓮社常將醉眼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交

送溧陽林令罷官還閩

徐範

紅亭綠樹瀨江涯把酒殷勤贈別離得失由來同塞馬  
行藏何用問著龜應知竟夢于今穩且免身名以後危  
過去西湖如訪勝孤山第一好棲遲

林下偶登

呂昌期

一望蒼茫烟景低携尊重過野谿西風敲翠竹瓊瑤碎  
露泥繁花綺繡齊白日偶聞新解組青山應笑舊留題  
柴門寂寂無車馬只有空林鳥亂啼

春日同史學師陳少尉泛舟小山卽事

陳宏

遠境春光翠欲流曉風吹散十年愁聞來水馬親齏石

也傍泉廬佐酒籌座有康成經可賃侶同貞雅興堪酬  
憑高眺望思千縷滿貯奚囊任冥搜

小山巧石浜感賦

吳穎

春風無復舊亭臺祇有春花幾樹開偶向樵夫問路去  
始知老子入山來石邊磨字籠蒼荔溪上題詩掃綠萊  
太白遺文猶未沒江城千載嘆雄才

史侯廟詠古

吳穎

廣莫長塘一古邱侯王於此託樓遊試看冢上青青樹  
無限湖光滾滾流百代精靈松嶺寂千年華表鶴聲幽  
我來憑吊多生感不見長安閱幾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堯

秋日登文昌閣

吳穎

戢然一閣時河濱城上際崢嶸又更新正聽秋聲傳燕雀  
應知夜氣識金銀雲霞四壁惟侵佩風雨重陽乍整巾  
懷古情深渾漫興幾層遺堞對嘉賓

道勝堂舊題

吳穎

昔劉季高先生寓溧建有道勝堂蓋用司馬相  
公贈其祖考叔札中道勝名立語也今堂不可  
考矣余存其意重揭此額以志寓賢

村山先生劉侍郎溧陽會建道勝堂念祖端公具高節  
懷賢司馬尊遺章寓公當日同山岳舊額千秋如珪璋

我今尚友追眞跡實此二字曷敢忘

題盤白山秦虛觀

元周子固補入

聞說江南盤白山異哉仙境在人間千年樓閣空中起  
一片湖山畫裏看煮藥爐邊雲氣濕步虛壇土雨聲寒  
來朝捧詔朝金闕好借雙溪一鶴還

趙氏雙烈

史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辛

鼙鼓聲中失將星二姬徹骨痛家傾臨危有計思同溺  
全節無慚竟舍生若使纖塵汚粉面何由椽筆著芳名  
至今瓜步濤聲夜疑是雙魂怨未平

投金瀨

史紳

古跡曾聞大禹開溧陽東下幾筵迴伍員報德投金去  
貞女損生抱石來夾岸情楊黃鳥樹連天芳艸白沙堆  
太平老我無餘事擬向江頭築釣臺

史貞義女祠

繆榜

戰國清風起浣紗飛鳥擲免幾年華各留天地碑無恙  
骨洗江流玉不瑕華表月明歸夜鶴荒祠日落吊昏鴉



竭來幾度尋遺跡踏碎平堤十里沙

詠冶山寺唐雲板

謝天選

字跡猶存墨氣深上方時借片雲陰不貪新識前王制  
幸得重聞千載心錦納僧貧無宋繡空山寺古有唐音  
遙知鏡冶經年久樓塔何人更布金

上興埠客店

黃詢

一簇烟林接水涯門前開看利名譁蹇驢尚識留京路  
旅店何停處土車无屋數峯看未足中山千日醉難賒  
風塵誤引人空老燈照鳴鷄起暗嗟

警山

雙峯如警句曲志稱警山

魏麟徵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主

幾年車馬去江關登眺偏思故里山豈是巨靈分一掌  
宛如神女列雙鬟松篁不礙遙空色苔蘚長留怪石斑  
欲向高峯最高頂更添茅屋白雲間

大坏山

屹立洪湖中一名浮山

魏麟徵

山水鍾情早乞休一尊盡醉此山頭湖平兩岸秋光寂  
鳥度孤城暮靄收萬里寒江歸病客數枝衰柳贈行舟  
伯陽自有長生藥不為尋芝更欲留

泛舟治山

馬宥

漁歌唱罷琵琶音連翻訝峯頭地忽平入戶不知山在水  
閑籬遙望浪兼天征鴻點點雲中渡小艇飄飄鏡裏旋

西指湖巷如彼岸乘風狎鷺憶髫年

雪夜放舟自胥渚歸

史騏生

念載真成行脚僧黑貂塵垢帽簷冰盤胸腸爛應盈斗  
蛻足趺重不計層欸乃一聲湖上曉模糊幾點雪中燈  
石帆山畔春江闊回首雲烟是秣陵

菱山懷古

彭謙

警鬱菱山瀨水湄橫江釀酒憶當時人心久逐紅塵馬  
世事俱忘別墅棋斷壁百尋遺幾字寒流千載壑雙姬  
惟留白日忠魂在擬向峯頭構小祠

九月十五日重遊菱山

彭若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主

江皋松竹蔭平葦結伴重登暮景開林外夕陽隨鳥盡  
座中山色向人來數行殘碣餘苔蘚三徑秋聲變草萊  
令促羽鷗溪月白狂歌欲賦愧非才

菱山別墅

彭正源

鐵馬驚風驟短檐西窓斜月一鈞織雲依弱草間侵履  
鳥避深羅誤入簾野服可裁增有荔湖蕙堪煮豉無鹽  
年來歷盡風塵苦到此應將各姓潛

渡濟橋

任文煒

瀨水荆溪此各方橋南橋北鎮滄茫豐碑遠帶烟霜古  
高閣平分橋袖香歸路夕陽看故里回舟旭日悵他鄉

晚年正欲娛霜雲何事頓頓過石梁

過屏山懷馬甸臣先生

任蘭枝

雙峯屏列枕斜陽一徑松風夾澗長路近竹林難見寺  
雲封石塔欲生京飯依有客供僧飯私淑何人問講堂  
杖履當年陪行跡絲垂書帶草痕香

懷古

趙異

舊日琴臺不可尋偷傳遺事此珠林花間客散懷仙尉  
湖北亭空想醉吟碑字漸隨苔徑沒禪燈時映竹溪深  
百年殘屐三秋雨到此彌傷弔古心

小山

陳掖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二

七

小江山影入漁江天到神鏡石骨靈濃淡水雲平嶺截  
浮沉烟鳥榜船停濤迴楚園三湘白秀領吳天半壁青  
記得小時隨步上崖崖披讀古人銘

上巳登文昌閣

狄雲鼎

高閣風來拂面迎白雲溪畔草還生山連吳越春前碧  
水接溪湖雨後清虛檻朝雲窺玉座上方金碧散孤城  
文章自惜關天意直北遙看是帝京

過方山訪隱君宋君守

彭會洪

環山屈曲綠溪斜石戶雲封小隱家蒲葦一翁舟作屋  
楓林幾樹葉為花香來野菊開荒徑喧定寒荒宿淺沙

半畝欲從君卜宅釣煙樵雪足生涯

秋日曉過西峯草堂

陳世超

雲烟踏破曉街青詩思來披半野亭門掃當風重落葉  
案攤隔夜欲批經城頭數尺山如兩屋裏千枝菊作屏  
料理秋容殊不費艸堂真似在郊垌

重修文昌閣

馬會

問臨雉堞聳雲端泮水滌洄月影寒極目江山迷畫檻  
滿天星斗燭文壇當窓雲氣侵人濕隔岸鐘聲落日殘  
舊址重新頓眺望城頭鼓角夜漫漫

過宋南莊莊中

明教論張垣 闕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七

村林下馬訪高隱一笑相留盡日歡齋出溪鱗銀入筋  
炊來籩笋玉明盤窓前芝草清芬藹石上松陰空翠寒  
記得晦翁詩句好一川風月要人看

射鴨堂懷古

宋煥

天寶詩人臥草萊江干吏隱野堂開曾經醉白題詩處  
又見寒郊射鴨來樹色凄迷唐邑樹江光縹緲漢書臺  
眼前風雨如飛鳥幾見催科此溯洄

火星殿同明徹和尚談般若經 邑宰嚴師會

寺近城隅寥未安鳥啼猶自怯春寒雨僧奈坐茶烟沸  
一室談經天地寬已學君苗焚筆視那同小阮賦悲歡

經年熟讀金剛咒滿眼婆娑帶笑看

延秀坊門晚步

史夔

汎南秋水穀紋波兩版荆扉隱薜蘿十里青山離郭遠  
一村紅雨閉門多家人庖餼供蝦菜遊子衣裳戀菱荷  
生計若營田二頃肯將金帶換魚箋

遊狄向濤太史甲園

史夔

詩卷長懷數畝宮不知身入畫圖中窓收離墨千峯雪  
門對葦溪一遠風雀柴分供香稻粒鴨城間挽竹枝弓  
茅堂背郭綠江路二頃兼營課秫功

夏日文昌閣納涼

黃夔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層欄拾級抗衰容顏謝清遊喜再逢朱棋浮雲煙細細  
碧窓街日影重重涼颺乍拂亭邊樹爽氣遙分檻外峯  
只合避炎來此地茗爐葵扇任踈慵

雙瞻 帝座起氤氳光贊尼山道不分原說將軍非好  
武可知博士本論文壁池水暖魚龍隊綺閣風高鷺雀  
群願乞神麻靈雨降千村禾黍好犁雲

遊九龍山寺

馬容

松濤數里聽潺湲修竹成林僧閉關偶遇梨園新白髮  
恰來初地買青山人生塊壘應澆盡佛說風塵不換閒  
為問當年誰卓錫空中彷彿欲飛還

東裴蘆院明府

王日曾

秋雁殷勤尺素書殘燈挑盡獨躊躇村墟幾度形成鶴  
澤竭難教夢有魚父母撫循真不忝蒼旻仁愛待何如  
關情桑梓空垂淚哀得江南賦轉虛

過甲園

黃容

別有烟霞不礙遊心閒地僻雨悠悠穿花好鳥驚紅雨  
遊影游魚破碧流蘿幄陰森全翳日麥橙色老半如秋  
池亭零落知多少燕子還將故壘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五

鎮江府志卷之五十三

藝文十

五言排律

酬李丹徒見贈之作

唐宋之間

鎮吳稱粵里 試劇仰通才 近邑人披霧 遙聞境震雷 一朝逢解榻 累月共銜杯 連騎登山盡 浮舟望海迴 以余慚拙宦 期子遇良媒 贈曲南鳧斷 征途北鴈催 更憐江上月 還入鏡中開

送盧少府赴延陵

李頎

問君從宦所 何日府中趨 遙指金陵縣 青山天一隅 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一

人懷寸祿小 吏獻新圖北 固波濤險 南天風俗殊 春江運橘柚 晚景媚菰蒲 漠漠光生渚 亭亭雲過湖 灘沙映村火 水霧斂 倚橋回首東門路 鄉書不可無

寄江南鶴林寺石水上人

顧况

山川重復出 心地間相逢 忽憶秋月如 聞古寺鐘 湖平南北岸 雪抱兩三峯 空力超香象 真言攝毒龍 風中何處鶴 石上幾年松 為報煙霞道人間 共不容

蒜山津觀發軍

許渾

羽檄徵兵急 轅門選將雄 疆圉復破竹 貔虎極飛蓬 定緊猖狂寇 何煩嬰鍊翁 更揀黃石畧 重振黑山公 別馬

嘶管柳驚烏散 井桐低星連 寶劍殘日 讓瑠弓浪曉 戈鏃裏山 晴鼓角中 甲開魚照水 旌颯虎挐風 去想金河 遠行聞玉塞 空漢庭 應有問師律 在元戎

靈應祠

明滕毅

吳船何汗漫 周道正逶迤 雪涌蝦蟆 暮陪花深石馬 祠焚蘭瞻玉座 折羽動金支 靈降雲如綵 巫歌月在帷 林高懸薜荔 洲近被江離 小駟娛今夕 前驅恐後期 假傳惟好語 行邁藉蕃禧 願沛霑民澤 微涓敢自私

金山紀遊

范備

勝島半生夢 萍踪今日游 芙蓉天外出 灑灑鏡中浮 掩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二

萬千山樹蒼 浩幾葉舟日 臨江閣曉月 破海門秋塔影 懸靈鷲 鐘聲起暮陽 坐來絕塵想 恍覺在丹邱

賦得白兔山送費司業歸鎮江

李東陽

郡入丹陽境 山因白兔名 乾坤開葬地 神鬼護儲精 月窟奔仍返 雲根卧始驚 塵埃辭穢滓 星斗避光晶 牛下陶公兆 蛇歸寶母筮 茲言聞故老 異代得真評 吾子山川秀 今時雨露榮 賜歸看畫錦 憶別向春明 吊古尋才約 題書付管城 驛亭南望久 江海夜含情

金山

黃省曾

圓嶠長江裏 攀游拂斗槎 潮吹香殿草 泉閱寶林霞 四

集帆棹色中盤日月華龍宮開法藏齋界出蓮花鴨海  
紅樓復沿濤紫磴斜不須三島問究爾入仙家

鶴林寺夾竹桃花

鄔佐卿

古剎標名勝花開淑景宜如何天上樹偏傍歲寒枝竹  
認慈雲護桃含法雨滋仙葩依勁節直幹擁嬌姿不是  
元都種空將嶸谷疑雙林春正好無奈鶴歸遲

登金焦憶黃美中

徐顯卿

水國重游夕嗟非共賞時徘徊兩峯勝益起九原悲草  
沒談經石松餘掛劍枝青山新隕涕白雪舊題詩壯志  
風雲在才名蘿薜垂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

與仰山侍御三華郡守登金山

張袞

析木當躔次維舟在水涯林深偏僻篠谷暗轉嶮岬鳳  
閣依鵬漢龍宮俯馬沙却疑龜戴岳真有鹿銜花呼食  
江鼉出吹螺樹鳥遮西方身毒國紺宇梵王家雲白三  
茅露煙生萬象除繡衣能坐石皂蓋喜棲霞解帶圍巖  
竹浮杯學海槎所期在經濟暫爾聽楞伽老我頭俱雪  
前山色似鴉向來謝簪組長此憶袈裟草碧虹泉細藤  
垂珠葢斜側身一懷古塵劫總堪嗟涸跡終多累清魂  
愧有瑕體中懷百寶空界有三車去任渾無定行歲計  
其嘉來朝嘆鴻翼雲裡憶京華

金山

方問孝

去國訪蓬瀛登舟問客卿因過元亮館遂結遠公盟竹  
徑家童掃松關老衲迎天低揚子邑江遠法王城霧樹  
遙禪影風潮雜梵聲瓦盤供美芋玉椀藉香杭海鶴聽  
經玉沙禽下榻行青山知有象白髮悟無生避俗君能  
隱論文我自驚世途猶短劍詞賦豈長庚心為談懸靜  
才憐得句清雲來孤島變日落數峯明傲骨徒然梗狂  
言敢負名拂衣辭上界返棹復南征覺路雙林迥迷川  
片席輕何時還抵掌一聽晚鐘鳴

太虛上人早侍禁中尋投方外傳燈寶地任錫金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四

山藏經出內府之頒紫衣拜慈宮之賜謂予求

贈爰有茲詠

申時行

挿貂辭鳳輦披衲向龍宮梵剎煙波上禪樓水月中翻  
經依佛日演法振宗風心逐雲鴻遠身將野鶴同行游  
窮勝覽入定悟真空拯溺慈航設扶危覺路通藏甯金  
地重恩拜紫衣崇何用尋廬岳茲山得遠公

潤州橋懷古

國朝毛 牲

落日南徐晚秋風北固遙連岡橫繞溟海漲通潮鐵  
甕鈴三楚金陵界六朝江關吳后壘軍府晉時標謝眺  
吟清句桓伊弄洞簫窈其河右子俯仰潤州橋

朝真大茅峯敬賦三十二韻

湯格

獻歲仙源近朝真上岌峩九霄宮壯麗三鶴舞婆娑會  
 是迎芝蓋時當唱踏莎夾鍾通律氣合朔金絨阿子半  
 陽初發春中景漸和星冠切斗極寶籙附雲羅舞蹈丹  
 忱狶披宣綠字稊稍聞天樂響疑綴月燈眠昏曉鄰霄  
 異煙霞向曙多行遊數刻坂迤邐下山坡四面通瑤圃  
 前峯帶絳河龍蹲回曲水虎踞護神窩半壁風生穴長  
 松日避柯中虛天界澗徑窄地情頗象已真成字懸崖  
 亦似螺迴沿險道盡稍進背山俄列聖雲中駕諸天象  
 外軻開宮法侶盛叶羽闈仙哦九錫尊司命雙鈇仗逐  
 真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

麗左關迂勝跡綿麓接芳適玉局移天柱金臺映月波  
 洞天雷鶴守紫茵倩螢過採藥資方術傳書療俗疴還  
 須升碧落一徑望靈綱樹密知緣路山迴認有蘿千層  
 俱咋巧百折任盤陀地僻天心見神幽仙夢訛斷雲低  
 處密落照影中醅壽隼來天仗吹笙合帳歌琳臺光的  
 樂曲縮咏倚那特簡金泥冊仍宣玉篆科何當朝玉關  
 風動聽仙珂

五言絕句

竹林寺

唐李嶠

早起出城市尋僧到竹林始知竹林幽僧樓雲自深

同武平一員外遊湖

儲光羲

竹吹雷歌扇蓮香入舞衣前溪多曲淑乘興莫先歸

甘露渡

孟浩然

北固臨江口羸山對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送元說還丹陽

韓翃

過江秋色在詩典與歸心客路隨楓岸家人掃橘林

送元說還丹陽

郎士元

已知成傲吏復見解朝衣應向丹陽郭秋山獨掩扉

道林寺

戴叔倫

焦山路不遠俗侶到常稀及此煙霞暮相看復欲歸

北固樓

宋李公異

北固橫江盡東南第一州六朝都在望回首倦登樓

花山魏公園

李公異

當年花草徑滿目舊林亭無復東山妓空門苔蘚春

入茅山

湯志道

攀蘿緣絕壑野鹿場邊去鳥銜山果來落在鹿眠處

羅姑洞

元趙孟頫

蒼桐渺天末聞有綠毛仙却過華陽路人間九百年

淨談過訪

明頓 麟

山僧叩我門秀發金山骨相見了無言空庭踏秋月

郭山人神

王世貞

一衲長掛身寒暑了不涉肯學沈湘人秋江緝秋葉

鋤

王世貞

里埋芝畝鐵作青蛇文復伴遠遊去山山鋤白雲

題郭次甫神

王世懋

竹卧三生盡乾坤一衲寬可知焦處士露坐不知寒

寄開之金山寺

屠 隆

水氣結明霞星光映浦沙山僧無一事洗鉢掛藤花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七

焦山雲煙閣望焦弱侯二首

鄒伯愚

入徑蒼煙深巖棲白雲穩却有三詔人千年還舊隱

高閣倚秋雲滿江殘月路遠啓時一鳴悠然不知處

瘞鶴銘

汪宗尼

瘞鶴千古銘蒼苔迷徑石彷彿龍蛇文乃禱龜龜跡

枯木堂贈雪浪

談自新

枯木堂中樹雪冰花正飛此中自開落曾不待春歸

金山

陳仁錫

江風吹短夢忽墮天邊影何處老龍吟覺來蓑笠冷

金山

白 珩

載酒來游晚尋詩得句曾留人江上月待渡水邊僧

招隱寺

郭佐卿

把酒面芙蓉片石坐盤礴飛泉半空來寒聲千澗落

竹葉響西風踈林間茆屋雲深斷雁鴻日暮歸樵牧

舉步山下去殘照引歸路雨後小溪平樞衣一僧渡

臺荒草自深磴曲疑無路不聞鳥雀聲知是讀書處

北岡山尋禮上人不遇

郭佐卿

春光在楊柳新青蒨茅屋隔江僧未歸東風吹水綠

春潮上海門大江杯可渡山頭一片雲飛墮江頭樹

入山心自靜芳草又逢春寺外幾株樹黃鸝啼向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八

招隱寺

宜繼良

蘿薜山門古松花野殿春黃昏猿嘯籟白晝鼠窺人

挂月島

秦鍾元

白雲埋大壑寒流響夜泉更喜西江島月挂山蒼然

狼石

葛 麟

季廣常疑虎初平可叱羊誰強與誰弱頑辭自蒼涼

元符宮題壁

國朝施閏章

雲際覆瑤宮白晝塵紛絕恰對大茅峯晴餘半峯雪

林公泉

王士禛

林公得泉處竹滴僧厨通聞說秋巖雨傳聲滿寺中

和三詔洞壁上韻

王士祿

千林無靜柯，颯沓似山雨。相對寂無言，濤聲亂人語。

由棧道巖至觀音閣看落照

王士祿

斜棧破山碧，相携坐翠微。夕陽共江影，歷亂上人衣。

夜泊潤州

父丹生

昨朝發毘陵，今夜宿京口。片月照高城，寒鷗上衰柳。

吸江亭觀落照

王士正

返照入長江，江流自平遠。坐眺愛青山，白雲獨歸晚。

尋壑鶴銘

王士正

我思華陽人，古字傳壑鶴。披薜下崩岩，天寒水方落。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九一

焦山送崑崙還郡

王士正

山堂依法鼓，江月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鷄鳴哨帆去。

三詔洞

凌元齋

抱琴橫膝，彈林木散餘響。採薇供朝炊，白雲來石上。

郭公墓

汪耀麟

浩浩澄江底，磷磷孤嶼根。此中堪委骨，不是誤兒孫。

五州山

何黎

懸巖響新竹，崖下繞飛瀑。一夜山風吹，聲聲落茅屋。

溧陽縣 五言絕句

看經寺

唐徐浩

祖德道場下，往來三十秋。白頭方問法，朗月特相留。

銅官山

李 白

我愛銅官樂，十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夏林宜山堂聞歌

國朝陳名夏

赤日不知暑，千章夏木清。宜山堂上客，莫作艷歌行。

泰安寺

陳名夏

突有臨江勢，橫波問稻田。誰能如倦鳥，息羽寺門前。

二賢祠

在聖因寺有太白東野遺象

陳 周

常時踈放客，豈不受廷評。一日文章在，千秋廟貌生。

淨香庭

甲國諸勝

狄 億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九二

薔薇亦可人，浮光淨如拭。阿誰愁骨衣，立在花屏側。

杏花春雨林亭

王 原

林深春似海，作計邀春住。連宵聞雨聲，怕踏亭間路。

珂月野

海鹽 查嗣秉

皓月自來往，空亭如冷驛。應邀撇笛翁，少謝鳴珂客。

響秦樓

揚州 顧圖河

振衣出林表，屬耳得虛籟。牛蟻兩無聞，高情寄天外。

適適龕

顧圖河

藜藿不知苦，湯畫不知勞。吾求適所適，莫誤嶺為高。

海棠塢

廣東 梁佩蘭



過雨可曾點當花着地問欲留香燕睡喚醒海棠來

珂月郵

周起渭

溪澗有聲詩月白無人境清光解趁人獨照吟詩影

初日芙蓉亭

湖州 吳隆元

朝暎映水紅明鏡臨嬌面猶嫌紺葉遮吟詩為却扇

杏花春雨林亭

魏 坤

一林紅杏花幾點酣春雨亭中有幽人靜聽默無語

高靜閣

俞化鵬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九三

高品惟所置物亦如其人世情變幻多此獨常守真

花梁

蘇州 張尚愛

休移採麥船不濺拾翠襪但防連竿嬾曉露青苔滑

花梁

唐孫華

臨水弄新粧天桃如少女橋外立千株並在花深處

柳柴

山東 王士正

陶令歸去來門前五株柳婀娜春風時為君小垂手

和吳邑侯湖蕩寺韻

潘如儼

雪靜湖光遠風生竹逕幽妙香空色相開處即清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九四

七言絕句

芙蓉樓送辛漸

唐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丹陽城南秋海陰，丹陽城北楚雲深。高樓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登北固

李白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送碧山。

焦山懷古

李建勛

不嗟白髮曾游此，不歎征帆無了期。盡日憑闌誰會我，只愁不見韓垂詩。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十

北固山晚眺

皇甫舟

悵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限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

楊子津

盧仝

風捲魚龍暗楚關，白波沉却海門山。鵬騰鯨倒且快性，地坼天開總是閒。

晚泊潤州聞角

劉禹錫

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蘆笳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春晚遊鶴林寺

劉禹錫

野寺尋春花已遲，背巖惟有兩三枝。明朝携酒猶堪賞，爲報春風且莫吹。

望金山寺

鮑溶

一朵蓬萊在世間，梵王宮闕翠雲間。近南秋水更清淺，聞道游人未忍還。

同金壇令武平一游湖

儲光羲

朝來仙閣聽絃歌，暝入花亭見綺羅。池邊命酒憐風月，浦口迴船惜芰荷。

藤隴竹影蔽簾扉，澹蕩荷風飄舞衣。舟尋綠水宵將半，月隱青林人未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十一

花潭竹嶼俯幽蹊，回棹浮空入夜溪。菱荷覆水船難進，歌舞留人月易低。

題茅山華陽洞

儲光羲

華陽洞口片雲飛，細雨濛濛欲濕衣。玉簫遍滿仙壇上，應是茅家兄弟歸。

贈殷亮

戴叔倫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人住，來往風塵共白頭。

過珥濱單老

戴叔倫

毫末成圓海變田，單家依舊住溪邊。比來已向人間老，

今日相遇却少年

贈鶴林上人

戴叔倫

日日澗邊尋茯苓巖扉常掩鳳山青  
歸來挂衲高林下  
白剪芭蕉寫佛經

望金山

賈 庠

一點青螺碧浪中全依水府與天通  
晴江萬里飛雲盡  
驚背參差日氣紅

勸林寺

張 祐

古寺名僧多異時道情虛遣俗情悲  
千年鶴在帝朝變  
來去舊山人不知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十一

甯潤州後亭海榴

李嘉祐

江上年年小雪遲年光獨報海榴知  
寂寂山城風日暖  
謝公含笑向南枝

送友人歸丹陽

王 建

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  
知道君家當瀑布  
菖蒲潭在草堂前

登北固有感

高 蟾

澤國路岐當面苦江城砧杵入心寒  
不知白髮誰醫得  
爲問無情歲月看

掩裏桃花

顧 况

掩裏桃花逢女冠林間杏葉落仙壇  
老人方授上清籙  
夜聽步虛山月寒

茅山道中

趙 暇

溪樹重重水亂流馬嘶殘雨晚程秋  
門前便是仙山路  
目斷寒雲不得滯

金陵渡

杜 牧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祇自愁  
潮落夜江斜月裏  
兩三星火是瓜州

登北固

李 涉

海繞重山江抱城隋家宮院此分明  
居人不學三吳恨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却笑關山又戰爭

題鶴林寺僧室

李 涉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閒

過招隱寺

李 涉

每憶中秋訪惠持今來正遇早春時  
自從休去無心事  
惟向高僧說便知

兩崖古樹千般色一井寒泉數丈  
木欲問前朝戴居士  
野煙秋草是邱陵

送常參軍

嚴 維

丹陽郭裡送行舟一別心知兩地秋日晚江南望江北  
寒鴉飛盡水悠悠

題金山寺石堂

李羣玉

白波四面照樓臺日夜潮聲遶寺回千葉紅蓮高會處  
幾曾龍女獻珠來

金山僧房

羅隱

率然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三百州武士每登須破膽  
母勞平地戰貔貅

游茅山

宋滕宗諒

句曲山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方當選子知非日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古

已過茅君得道年

登北固樓

范仲淹

北固高樓海氣寒使君應此凭闌干春山雨後青無數  
借與淮南仔細看

贈茅山張道者

范仲淹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祇應金簡名猶在  
得見仙巖種玉人

題金山

王安石

北極南極泊四垂其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丈滄溟底  
除却蛟龍世不知

寄蔡天啟

王安石

杖藜綠塹復穿橋誰與高秋共寂寥佇立東岡一搔首  
冷雲衰草暮迢迢

夜登金山

沈括

樓臺兩岸水相連江北江南鏡裏天蘆管玉簫齊送夜  
一聲飛斷月如煙

送蔡門長官赴任丹徒

趙抃

柳深鶯老暮春天恭侍慈親解畫船舉首丹徒民萬戶  
共迎和氣作豐年

鶴林寺

曾鞏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古  
昔人春盡強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閒何似一樽乘馬去  
醉中騎馬月中還

金山夢中作

蘇軾

江東賈客木棉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半夜潮來風又急  
卧吹簫管到揚州

戲金山佛印

蘇軾

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後  
不知辛苦為誰甜

解玉帶鎮山門

蘇軾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衲舊衣

此帶聞人如傳舍傳留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  
乞與伴狂老萬回

約束坡金山

徐元用

點淡灘頭一艇橫夕陽西下大江平與君不負生平約  
同上金鰲背上行

詠丹陽玉乳泉

張耒

巖松偃蓋不知年寂寂秋燈寶供前清激一深傳萬古  
空山長伴白衣仙

金山晚眺

米芾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六

挿空樓殿壓滄溟笑語風生伴暑清誰爲決雲開皎月  
練飛雪捲看潮生

三詔洞

釋了元

疇昔先生此掩關紫泥三到石房間若教便逐蒲輪起  
安得清風鎮海山

鑽丹石

釋了元

鑽石忘勞四十年刀圭纔得便升天如今豈是無靈藥  
只恐來人志不堅

碧桃灣

釋了元

碧桃枝上鍊蓬萊當日仙翁手自栽方朔不宜容易採

三千年始見花開

青玉塢

釋了元

萬本瓊珂葉葉風冒寒凌雪轉青葱莫受四海無時雨  
多養龍孫在此中

瘞鶴銘

釋了元

朱方瘞鶴右軍奇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巖下  
等閒雷雨恐飛馳

金山晚眺

秦觀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  
只應燈火是魚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七

贈金山牛石上人

秦觀

萬里長江萬里天踈鐘半夜落漁船老來羨却禪關客  
一枕江聲抱月眠

宿甘露僧舍

曾公亮

枕中雲氣千峯近牀底松聲萬壑哀要看銀山拍天浪  
開窓放入大江來

茅山清真觀

陳堯佐

平野蕭條古觀空森森寒樹冷煙重城中塵事知多少  
誰解逍遙訪赤松

贈金山寺僧

蔡襄

壽梁詩版暗流塵水石魚龍萬句新誰識高僧最深意  
慈航長濟過江人

與士繇游金山翼日分袂 陳東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州渡口波聲遠  
後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州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為離人好  
不為離人數往還

南洞即事 張綱

紫綬金章入十三衰殘不稱舊官衙煩君寫作歸田老  
野服翛然坐碧巖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王莖

清明日游鶴林 王莖  
蒿目黃塵擾擾間出門偶到鶴林山仙花僧竹俱陳迹  
白日青天祇自閒

雨中登北固 釋仲殊

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芳草  
春在淡濛細雨中

飲中冷泉 文天祥

揚子江心第一泉南金來北鑄文淵男兒斬却樓蘭首  
閑品茶經拜羽仙

鶴林寺 文天祥

展齒俱無登盡山卧游多病遠公關相思南國故人少  
蒲寺蕭蕭落葉斑

金山 金元好問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鬟常着一峯煙雨裏  
苦才多思是金山

浮玉 元趙孟頫

玉壺流水清且閒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過盡暮天碧  
惟見白雲時往還

晚過金山 虞集

雲連山樹樹連村數筆元暉水墨痕吟苦不知身入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九

更添白鳥破煙昏 寄鶴林即休翁 薩都刺

淨地應無屐齒痕舊游歷歷眼中存秋深南國行人少  
落葉蕭蕭滿寺門

北窓終日對竹坐老却參軍不入城秋徑山風多落葉  
隔林疑是馬蹄聲

普寧寺夜 薩都刺

燈火僧房住寂寥小涼天氣入青袍夜深獨倚西廊柱  
藥杵一聲山月高

宿經山 薩都刺

山中酒熟蟹螯肥正是東林月上時痛飲不知過夜半  
滿山風露下松枝

金山

俞希魯

突兀浮金出浪花江淮一覽浩無涯誰依玉鑑光中住  
知是法成禪老家

宿焦山上方

郭昇

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裏晚鐘鳴爐煙已斷燈花落  
喚起山僧看月明

登金山寺寄甘露湛源長老

明姚廣孝

三度來登多景樓妙高臺上始能游長江如練山如畫

獨倚闌干笑白頭

舟次丹陽驛

高啟

沽酒來尋水驛門隣船燈火語黃昏今朝始覺離鄉遠  
身在丹陽郭外村

望丹陽郭經楊子橋二首

鏞炳

楊子橋邊楊柳新青帘斜照送人行來日揚州看花去  
祗憐不似舊時春

暖風晴日丹陽郭處處東風是舊游記得杏花寒食候

紫簫紅袖宿江樓

鮑何彦澄太常

陳循

擗道先朝早受知銅龍時啟其脚危客星搖落秋雲冷  
悵別靈車淚欲垂

京口江上

李東陽

月明初滿妙高臺江上潮頭半夜來恨不海門三日住  
北風吹雨看崔嵬

江上逢鄭南溟

李夢陽

揚子灣頭紅蓼秋水邊樓閣樹邊舟一日長風破萬里  
為君三醉過瓜州

送鞏丞之金壇因訊養和

何景明

鞏丞若問金壇宰為見風流御史才到日琴堂定無事

松簷竹檻對江開

登金山

陳鶴

瓜州霜落雁初飛鐵甕城寒樹漸稀南國興亡在何處  
金山殘月夜潮歸

鶴林寺

王鏊

鶴林自是前朝寺落日荒郊有一僧安得道人般七七  
杜鵑花似舊時能

丹陽孫思和訪余詩以送之

王鏊

曾訪南徐孟子灣七峯高處恣躋攀何當再約孫明復  
徧覽長江兩岸山

焦山期會荆川子

楊繼盛

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  
瞬息神游萬古間

春日泛舟滄江別墅

趙祥

嘉定橋通綠水橋渚蒲江柳晚蕭蕭蓮舟載月時來往  
萬斛閒愁一醉消

百花洲上百花開一日移舟一度來我自無心愛山水  
莫教鷗鳥漫相猜

游茅山宿陳鍊師卧雲山房

徐階

劍履曾看侍玉皇謫居猶得傍華陽春深洞口無他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

一枕閒雲午夢長

金山送宗子相

徐中行

妙高峰上試登臨月色潮聲盡古今詞客豈須愁病肺  
中冷泉水更清心

贈鎮江何雱樵

王世貞

君名有讓漢淳于能使人間癘疾蘇不知京口觀濤日  
曾見黃龍浴水無

江上

王世貞

金陵望中山林煙鐵甃城頭浪拍天居人盡說風波惡  
江口何時不放船

渡江

呂高

樓船早下金門客鳳節遙歸鐵甃城屹屹海樓重拭目  
婁婁江草故含情

送王比部元美使南

宗臣

大江中斷是金山山上瑤華尔獨攀明月天高秋萬里  
何人不作弄珠還

潘方伯留宿碧桃花下

郭第

桃花一夜為君開共躡焦山禮斗臺世外青春君見否  
嶺雲東去是蓬萊

竹院

郭佐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

萬竿修竹翠雲昏疎影清香映佛燈落日閉門秋自掩  
欲將興廢問山僧

米公祠

郭佐卿

竹色松陰覆古祠幾聲疎磬出林遲不知拜石耽書日  
何似空門護法時

馬祖師塔

郭佐卿

浮圖舊跡半成塵雨歇郊原墓草新秋色滿山千樹月  
只今誰是坐禪人

十三松

郭佐卿

亭亭松樹十三株傲雪凌霜歲月徂鸞尾鳳麟今不見



白雲無主暮山孤

金山同王元美

郭佐卿

挂席樓船水氣熏千峯不斷草如雲大江波浪龜鼉走  
先報山靈候使君

千樹陰陰照鵲冠一尊山色對憑闌火雲倒射江濤沸  
雪擁青螺白日寒

北固閒眺

郭佐卿

羣峯縹緲帶孤城樓閣參差落照明春色未回官渡柳  
海門東去白雲生

焦山絕頂同郭次甫凭江閣晚眺適兩書齋通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十四

因傳籌卽其聲斷處進酒賦抵催觴鼓節

郭佐卿

雲樹蒼茫一水通峯頭長嘯海天空酒籌不借花枝送  
人醉禽聲斷續中

前題

郭第

鳥聲節拍通相催借向空江送酒杯宛轉嬌音人已醉  
不須龍女唱歌來

前題

王叔承

隔枝幽鳥響笙簧一斷清音一舉觴絕勝花邊催羯鼓  
亂峯煙月半斜陽

金山江天閣

王叔承

揚子橋橫落日明瓜州天白晚潮生海雲忽到金山寺  
江氣遙吞鐵甕城

鳥外漁歌斷水煙隔波喚過打魚船鱗魚出網鮮猶活  
笑擲船頭三百錢

天塹悠悠爾奈何大江南北自滄波壯懷莫遣神龍笑  
千古斜陽釣艇多

奉題孺孝釣雪

屠隆

江妃羅襪步珊珊才子貂裘夜不寒手撚梅花詩已就  
暗香殘月滿漁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十五

焦山懷無從

汪道從

舉頭依舊蕪城月屈指何人草賦才片片江雲飛欲盡  
春潮不渡廣陵來

寓金山

孔承寵

江寒木落孤嶼寂古殿殘燈照石壁中有幽人尚未眠  
朔風吹雨空階滴

江天閣聽李善甫吹笛

孔承寵

玉笛秋清弄晚濤一聲風斷碧雲高莫教吹落關山月  
孤閣寒江夜寂寥

書甘露習隱居

焦竑

溶溶漾漾白鷗飛  
綠野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來人自老  
夕陽常送釣船歸

金山題雲谷上人山房

高攀龍

浮雲終日不還山  
吾亦孤峯翠靄間  
坐看大江流日夜  
心如沙際一鷗閒

焦山

高攀龍

片石岩堯倚碧空  
振衣吾欲御長風  
海波晴起千山動  
日對扶桑萬樹紅

冬夜宿太虛禪師紫衣閣却贈

章詔

寒江萬里撼波濤  
滿目峨眉雪未消  
獨有中官賜衣處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二十六

一樓春色紫雲高

晚過鶴林寺讀履公新春諸作

錢懸

路上逢僧日已斜  
旋抽松葉煮新茶  
禪心自是寒巖木  
忽到春來更發花

過張祜故居

周紀

夜雨裁詩向草堂  
春風石筍滿林香  
而今寥落橫塘路  
那有新詞解斷腸

北山卽事

孫有孝

柳色青青入禁煙  
玉簪驕馬亂松邊  
無情歲月誰惆悵  
游冶春風又一年

焦山

國朝王曰高

吸江一望俯岩堯  
目斷東南萬里潮  
若得此中長避世  
願從丹竈割松燒

北固寄舍弟貽上

王士祿

其知兄弟如皇甫  
秋水寒松愛此中  
北固鱸魚四十九  
何時期爾釣綸同

鶴林口占

王士祿

寺門曉日引孤筇  
黃鶴幽棲憶戴顒  
客到不知風物改  
逢人猶問十三松

雲聲庵

王士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

曲徑穿雲江水晴  
妙音歷歷最分明  
此中消息憑君會  
道是雲聲是水聲

晚望金山

蔣超

江煙日暮正高秋  
雪壁銀巒據上頭  
老衲不知風勢惡  
自提燈火入鐘樓

誰駕鼉鼉入海來  
石幢高峙碧雲隈  
藤蘿月掛微陰處  
知有蛟龍護講臺

同韓如石下君勅游招隱

張九徵

竝策郊行心已閒  
城南猶剩六朝山  
攜將竹杖沿溪聽  
僧在飛泉第幾灣

們石攀蘿泉上亭廣陵雙塔望中青戴頤已老黃鸝寂  
誰訪城南處士星

九華山

張九徵

殿碧參差映舳艫空山秋老冷平蕪憑誰細與青蓮論  
得似池陽九子無

八公洞

張九徵

竹塢僧龕傍水灣八公丹竈寄人間雲中鷄犬歸何處  
猶向城南賦小山

飲鴻鶴山下

鄒祇謨

鴻鶴山前春草肥杜鵑樓外早鶯飛行人不飲成何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無數楊花惹袷衣

東冷泉

鄒祇謨

雀舌徐看蟹眼煎松風相對意悠然東冷却比中冷易  
柔亭還編第幾泉

題杜鵑樓

鄒祇謨

瑒花安得稱瓊樹躑躅如何比杜鵑待乞花神重謫墮  
江南江北兩嫣然

杜鵑樓

王士正

十三松已化龍蚪藥鉢名花去幾秋天竺數莖紅似染  
蕭條猶映杜鵑樓

金山題壁

王士正

淨業庵前竹數圍妙高臺畔落霞飛閒身迴憶三生事  
曾乞雲山舊衲衣

北固贈袁重其

王 揆

北固山頭破浪時忽逢僧院若相期歸裝携得詩千卷  
壓重江帆去影遲

遙望金山寺

朱一是

江上金山山上寺寺中山色照江清十年重識江行路  
山半旌旗又一城

游焦山

孫枝蔚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  
尚欲西歸太華眠

潤州訪何雍南程千一以河塞未得

方 文

閒訪詞人丁卯橋秋來夜月不通潮酒家但有停車樹  
無復春流繫畫橈

焦山阻雨宿野航上人容聽閣

劉梁嵩

西風不送渡歸船隱士空山信有綠薄暮枕樓聽急雨  
綠陰深處響飛泉

金山城成

談允謙

金鰲樓閣戍旗紅鼓角聲高向晚風僧道隔江爲出世  
誰知今復在城中

游招隱

張玉裁

石徑穿雲一磴攀小橋橫度碧溪灣山深鎮日無行跡  
似有幽人畫掩關

竹林寺

張玉裁

千盤石磴鮮花鮮絕澗泉流樹杪穿行到春山山盡處  
亂雲都繞杖藜前

潤州讀方爾止丙午詩卷

陳維崧

春雨春陰又幾朝他鄉寒食總無聊把君丙午詩三卷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手

吟過城南丁卯橋

鶴林寺

陳維崧

多年古寺不曾修破院沉吟似舊游十畝櫻桃數竿竹  
日斜僧語杜鵑樓

金山

陳泰徵

萬里岷江赴海門江心積翠湧朝昏天隨塔影浮瓜渚  
日射波光到石根

陽彭山春望記十之三

董以寧

遍訪桃花徑幾迴楊彭山下一株開招呼共向壚頭飲  
已有輕紅墮酒杯

北固臨江簇一巒參差樓觀着極寒山中不見山容好  
圖畫偏宜此處看

羣峯三面送遙青十萬人家列畫屏遙指牙旗黃閃處  
一鞭飛電出芳坳

金山訊閻百詩迴文

潘陸

波澄向暮欲浮杯片斤霞晴山鳥迴多病未如相憶苦  
和風海月上高臺

憶家園春筍

張玉書

竹圃山僧曉荷鋤紫苞香細煮青蔬殷勤乞紫春泥寄  
千里衝霜恐不如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主

憶櫻桃

張玉書

十年供奉殿東廊薦寢新櫻未許嘗夢想江城春熟早  
青絲提遍野人筐

憶江鱖

張玉書

箭鏃霜鱗五月肥長竿猶繫舊漁磯鸞啼江上煩傳語  
未到秋風人欲歸

憶塘菱

張玉書

密葉朝舒浸綠波佳人纖手擘紅羅可憐丁卯橋邊路  
幾聽橫塘連袂歌

過鎮海將軍營

張玉書

六燕雙旌隱畫屏月明霜白路人稀燕歸不識將軍壘  
猶認烏衣舊宅飛

鎮江城下作

毛 玘

每渡吳關增客愁江山無恙古徐州萬歲樓前雲乍合  
千秋橋下水爭流

秋日北固山下作

湯豹處

石徑西風落木飄野亭流水午生潮高懷自其秋光淨  
閒看青山過板橋

望九華峯

魯 澗

愁看日影空江下未許攀援過九華遙望澄香樓漸遠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三章

一林寒葉打啼鴉

五州山贈慈舟上人

下士宏

泛海慈舟破衲衣翠巖山畔片雲飛庭前舊種雙珠樹  
般若香生天語微

登焦山絕頂因過別峯庵

汪耀麟

窓開四面禮瞿曇任足虛空道了黎日暮登臨情不極  
流連還過別峯庵

張光祿祠

賀 璩

洒洒煙蘿出短牆露荷風葉半池香一龕丹碧朱衣暗  
落盡椶櫚花自黃

江上送客之廣陵

湯 寅

浦菁漸長雨痕消隔岸鐘聲送客潮此地不須愁夜月  
有笙歌處是紅橋

程崑崙明府招同諸子游山口占

程世英

寒食蘆蕪雨後山雙旌也逐布衣間使君真有林密興  
黃鳥聲中路往還

邗水輕煙隔晚潮綠楊樓閣正吹簫遙知此際王貽上  
也向紅橋繫畫桡

溧陽縣 七言絕句

謝公洗墨池

朱盧多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園柳鳴禽春色深江山可待謝公吟研池香墨今餘幾  
欲與君家寫四箴

山亭山頂白龍穴

蔡 肇

南山蓼蓼天作鼓號召諸龍蓋行雨惟有禿角最先到  
潑墨雲中雷鱗舞

固城

杜 氏

戰血淋漓灑固城子胥當日復陵平千年雪恨應無憾  
何用濤聲作怨聲

淨土禪寺

呂法司 佚名

許老衆僊竟不還好詩長在碧蘿間唐人錯寫雲泉寺

只合題為小蔣山

校官碑

曾極

風摧雨剝校官碑集古先生竟不知回首光和千載刻  
未容古縣獨稱奇

山山

蔣堂邑人

山亭深處枕清溪萬水回環盡翠微梅萼破吞知臘近  
柳梢含綠認春歸

三世三忠堂為趙丞相作

元仇遠

謝砌諸郎入寄奴機雲忘祖亦忘吳一門一品而今有  
三世三忠自古無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

山山

仇遠

岳姥峰高翠倚天洮湖春水綠無邊不知楊柳蒹葭外  
何處泊君書畫船

獨秀山

嚴瑄

一峰秀色聳晴空登嶂層巒望不窮萬仞劃開天半碧  
五更先見日初紅

貞女祠

嚴瑄

殘碑拂拭認前朝萬古貞魂不可招惆悵灑江東去水  
野煙汀樹共蕭蕭

題孟東野平度圖

趙孟頫

騎驢渺渺入荒城積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劾去  
也勝塵土負平生

史侯廟

明楊士奇

水色山光明棟宇溧陽獨有故侯祠猶聞邑里懷遺愛  
况是雲仍切孝思

千載祠堂修薦謁四時宗族會杯盤建寧太守家園樂  
寫向丹山碧水間

旅寓京城有懷家園

元邑人

親栽梓樹傍園牆試問年來幾許長早晚承恩歸故里  
觀書要坐綠陰涼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三

家園布穀莫教荒祖業艱難不可忘我近希年息衣帛  
丁寧兒子好栽桑

春和晝侍奉天門喜動龍顏笑語溫說與故鄉前馬里  
聖恩曾問蒞者孫

大浮山

楊恒

湖上新秋宿雨過青天劍影懸秋波分明一段蓬壺景  
白玉盤中擁翠螺

同前

芮幾

昨宵海上失蓬萊愁殺羣僊望不回飛入洮湖飛不去  
青蓮擁出浪花堆

趙王廟

馬性魯

荒涼古廟瀕江濱名托東平事未真遺澤已隨流水去  
東風猶有紙灰塵

寒光亭

劉致和

三塔湖邊草樹秋寒光亭下水空流行人欲問當年事  
明月清風一白鷗

黃山觀

陳宗泰

翠微精舍有神僊黃鶴時來聽講元一自僊人騎鶴去  
桃花流水似當年

趙王廟

陳宗泰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幽沈古廟不知春磨洗殘碑認未真却是牧童識端的  
何人道是漢忠臣

楊氏東園

史後

此石疑從句曲分尚堪遊客倚微醺當年醒酒人何在  
落日平泉起白雲

捲屋松濤入夜流草亭如近海門秋道人雲卧忽驚起  
風雨滿空奔萬牛

千樹桃花障晚霞武陵春色屬君家洞門煙景依稀是  
却恐漁人感歲華

史侯祠

汪諧

古廟相依古墓傍千章老樹拂雲長漢陵寂寞無人問  
簫鼓年年獨豆觴

題書

強鏡

瀕江昨夜一尺雨清曉開門春水生霧濕小橋人不見  
隔簾風送賣魚聲

史氏歸得園諸詠

芸窗

文徵明

萬卷香芸手校讐半竿晴日綺疏幽靜閣架上時時落  
未許蟲吞一字鈎

滄浪亭

顧青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一曲滄浪滑似苔小亭如斗面波開三人愛聽春禽坐  
不為漁郎秦笛來

石牀

祝允明

八尺胡牀用石裁不裝七寶亦悠悠  
故睡寒難熱遊僊夢  
多少塵心向此灰

羅浮嶺

杜政

疎林摸月影亭亭詩落西湖思入冥  
二十四橋霜滿地  
瘦筇斜曳酒初醒

藥園

周卿

盡將藥籠中間種種向叮咛  
雜桂薑好是溪頭過夜雨

一渠春洗茯苓香

泊長蕩

朱多炆

蒹葭一望暮蒼蒼長蕩湖頭塵水長怪道今朝楓葉盡  
夜來七十二橋霜

溧陽洞山

湯顯祖

瓦屋如雲春作花華陽絳氣屬青蛇中開百尺僊人掌  
搖漾金光落紫霞

王小环去溧陽

湯顯祖

陽羨山光春氣流平陵東望曲壇幽即知金碧明湖上  
細雨能開大小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

貞女祠

彭九齡

春風十里浣紗溪下馬看碑日已西壯士紅顏俱泯滅  
空堂只見杜鵑啼

舟過春雨橋

宋臣熙

城心跨水一梁懸水落舟膠篙不前斷石倚崖遺篆蹟  
橋城記自赤烏年

重至廣明菴贈雲弁上人

錢自期

二十年前曾此遊眼前屋岫一時周而今倚杖聞雙履  
惟得禪師雲滿頭

長蕩湖舟中

費達

浩淼湖光漾碧天輕帆斜曳荻舟前長空千頃歸雲晚  
都是坏山一抹烟

梅花詩寄南陳二遊

周廷英

遲遲春晝掩衡門花影橫溪別有村十載已無堪折寄  
六特惟此共寒溫

又

攜得水心坐夕陽都將冷艷焙衣裳名白紫壑吾徒事  
東閣何勞數舉觴

西園春晚

彭璐

梅花開盡杏初開一夜和風帶露催曉起却忘昨夜約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四

友人今日看花來

其二

永寧庵內磬方鳴百舌聲聲報曉晴修竹千竿迎日色  
籬邊尚未有行人

春山卽事

呂昌期

綠嫩紅深二月時鳥聲催和賞春詩山中不少烟霞趣  
只恐山人未必知

登獨秀山

呂紹謙

一邱一壑任高低山徑紆迴路轉迷即是武陵溪上峇  
何須更覓武陵溪



浣紗女

陳周

楚域吳疆似轉輪每逢鶯柳羨陽春多情惟有寒江月  
夜夜清流弔一人

太白酒樓

陳抃若

野店山橋盡野烟興亡何處問蒼天春風吹暖名花夢  
不受千秋醒者傳

其二

又是風和二月天桃生脂粉柳生烟寒江不厭青蓮醉  
詩卷長留對影篇

蔡中郎讀書臺

陳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望

曲曲清溪映白沙望中幾樹舊桃花世情不到花開處

雞犬桑麻三兩家

其二

踞石巖巖壓山谷中有老儒住爾獨不知甲子過義熙  
日抱殘經友麋鹿

其三

一拳宛在水中央萬頃湖波浸渺茫往跡至今惟石戶  
樵人指點說中郎

石屋幽棲

鍾鼎

柴扉無客畫長關石壁藤蘿手自攀鷄犬不聞啼鳥歇

一泓寒水自潺湲

採得丹砂種石田青山屋下即壺天一聲老鶴叫雲外  
知是煮茶生白煙

夏林感舊

陳珏

方塘春雨漲葡萄古木揀雲百尺高最憶宜山堂上宿  
五更欹枕聽松濤

曾同狂客瑞金杯獨自侵晨踏碧苔行過板橋清露滑  
徧穿三徑育殘梅

南山道中

王日會

路入春山採藥家偏疑毛女駐雲車千峯亂點眉間黛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望

一瓣斜飛臉上花

晚過青龍洞

王日會

一路採幽落日催空林歸鳥尚徘徊纔從芝嶺雲中下  
還向龍潭洞口來

溧陽縣 六言詩

芝山

王日會

鼓枕方窮春水攀蘿直達雲巒空山三十六洞行來極  
盡奇觀

雲外飄來羽客林端高倚詩任不聞孫登鸞嘯却識張

公劍鋒

方山

王日曾

竹色盡搖青嶂松濤響擁白雲峯頂飛來龍噴巖間夜語天聞

坐對擲山巨石驚聽兇顛奔泉雲裡數峯丹壁溪外孤村白烟

溧陽縣 五言排律

貞義女咏

宋趙葵流寓

白首辭廓廟投開瀨水隈因觀貞女傳深仰蒲僊才擊漂名猶在沈淵事可哀清覓招不得偷俗挽教回直筆遺青史荒磯鎖綠苔憑將一杯酒澆向浪花堆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聖

東寺訪源公

國朝馬世俊

為訪幽棲侶先經古佛堂栢陰迴晚照菊藥抱寒霜寶氣晴生殿香風暗轉廊點茶供法語握麈掃匡牀磬鐸聞朝喧幡幢引夕涼疏渠過北郭落葉淨中唐已覺塵心冷翻令別緒長前溪驚虎嘯世路迴羊腸回首雲封樹歸來月滿牆所評山水事何處問津梁

賦得溧陽酒樓三月春

閩秀秋氏玉川

流鶯百舌爭啼曉瀨江三月春光好憶古尋今事已非夕陽到處眠芳草酒樓昔日問何如花柳尋春應醉倒祇今春夜月還留照盡人間興廢愁空有闌前城下水

不關人事自長流

投金潏弔古

前名

三十春風與母依壘原為浣紗携當年白壁沉江址豈望黃金逐浪低難渡灘頭花自落伍牙山畔鳥空啼月寒華表人何處一片垂楊拂墓齊

石屋山尋歐冶舊蹟

前名

古木蒼蒼碧水流猶傳名劍響千秋藏將玉匣驚風雨化去神光射斗牛術點蛟龍留楚澤氣吞泉石壓吳邱祇今歐冶歸何處十里春深杜宇愁

送夫子南還掃墓并序

孝子潘盛氏桐城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聖

辛未八月江風清勁鴻翔萬里之天山月明壁桂吐三秋之景余夫子掃墓瀨陽報親恩於同極論文吳會素知已於名流此真孝子之深情才人之壯志乃胸羅萬卷囊之一錢氣欲凌雲家徒立壁既無以生交游之寵復不能忘內顧之憂雖行且止將往復留然而徒步擔簞纔是通儒之行短衣提甕始成賢媛之名君誠有鮑宣之高風妾亦勉少君之清襟消魂黯黯豈敢為兒女之悲贈別諄諄乃以助丈夫之氣爰疏短引用當驪歌雖不必如寶酒妻織錦之詞實

欲效秦羊婦斷機之意

蘆花江上雨初晴  
帆挂朝霞一片明  
含露柳枝從北折  
凌風雁陣向南征  
遠傳故國書千帙  
淨掃先堂酒幾傾  
何日扁舟隨瀨渚  
蘋蘩采得絮柔盛  
十載蛟臺慣苦辛  
為無柔骨俗生頭  
濟人金散翻招怨  
經世書多轉受貧  
志欲冲霄成健翮  
才能破浪惜修鱗  
丈夫知己應非偶  
切勿輕干額要津

詩餘

甘露寺法堂試賜茶

滿庭芳

宋米芾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四

雅燕飛觴清譚揮坐使君高會  
羣賢密雲雙鳳初破鏡  
金團窻外爐煙自動開瓶試一品  
香泉輕淘起香生玉  
塵雪澆紫駝剛  
嬌姿夕美盼雙擎  
翠袖穩步紅蓮座  
中容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  
畫燭花驪弄月影當軒  
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登北固 前鄉子

辛棄疾

何處望神州  
滿眼風煙北固樓  
千古興亡多少事  
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  
坐斷東南戰未休  
天下英雄誰敵手  
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北固懷古 永遇樂

辛棄疾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禪封狼居胥意氣  
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多景樓 水調歌頭

陸游

江左論形勝最數南徐州  
連山如畫佳處縹緲着危樓  
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  
千里耀戈甲萬竈宿貔貅  
露霑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  
不見高陽登覽磨滅游  
人無數遺恨難收  
蘇子瞻千載名與漢江流

北固 祝英臺

岳珂

甕城高盤徑近十里  
筍輿穩欲駕還休  
風雨苦無準古來多少英雄  
平沙遺恨又總被長江流盡  
倩誰問甚衣帶中分吾家自哇吟  
落日潮頭漫寫鐫鏤憤斷腸煙樹揚州興亡休論  
正愁盡河山雙鬢澹煙橫層霧欲勝柴分雄  
占明月鳴榔風急怒濤颭關河無限清  
愁不堪臨鑑正雙巽秋風塵染漫登覽極目萬里沙場  
事業頻看劍古往今來南北限天塹倚荒

誰弄新聲重城正掩歷歷數西州更點

多景樓 念奴嬌

陳亮

危樓還望歎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  
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  
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學英雄  
涕憑却江山管不到河洛沉淪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  
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游金山寺和大江東去詞 念奴嬌 明夏言

砥柱乾坤鎮長江萬古中流獨立橫過驚濤排浪直負  
擎天巨力吞吐煙雲奔騰日月壯觀東南壁三山海上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四十七

孤根不與同植 蛟宮貝闕玲瓏海色浮空日抱龍鬣  
出人世光陰如一瞬惟有滄波不息吞海亭前江天閣

上月送飛鴻翼振衣長笑墨花醉灑巖石  
北固山步壁間韻 唐多令 王泉

斜日到滄洲長江天際流偶來閒徒倚危樓懷抱近來  
殊激烈胸貯海氣橫秋談笑取旄頭世人曾識否這  
雙箭不着閒愁五尺焦桐三尺劍任到處是佳游

八月十四夜北固望揚州 唐多令 王泉

黃葉下蕭蕭西風捲暮靄况中秋只隔今宵明月揚州  
空在望迷鶴背斷纏腰何處聽吹簫碧天鸞影杳記

當年曾醉藍橋一吸瓊漿煙水渺荒雨約負雲招

復聞渡江泊京口用孫夫人閨情韻 風中柳

國朝龔鼎孳

天半峯青遮定玉帷花惱捧珠并依然碧草過江心事  
罵飛鴻難告問東風可曾知道兩點金焦看過淺頻  
微笑送粉絲春潮漸杳黃昏纔慣信羅衣寬蚤又禁得  
杜鵑聲老

江行望金山 浪淘沙 宋琬

誰削玉嶙峋千尺雲根蛟龍漢護海西門金碧樓臺青  
黛樹小李將軍雁影落紛紛浪起江豚鐘聲兩岸客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四十八

邊關登陟不如遙望好倒景斜曛

寄程鹿菴 山花子 王士正

黃鶴山前黃鶴鳴杜鵑樓外杜鵑聲記得戴顓招隱地  
共經行北固雲煙春望遠南徐風雨暮潮生一片澄

江如練影接蕪城

楊子江上作 水龍吟 王士正

岷峨萬里滔滔荆吳九派來南紀潯陽東下稜陵西望  
吳頭楚尾鐵甕風高海門雁斷角聲初起嘆從來多少  
英雄割據都付與東流矣盡道長江天堦暗銷沉幾  
番戰壘師兒年少奇奴老手正堪相匹北府風流子有

孫權甥如無忌到而今洗馬臨江愁絕一天煙水

望焦山 雙紅豆

程康莊

上金山望焦山潮没平沙擁翠髮蘆洲斷一灣 白雲

還白鷗還兩岸人家煙水間西風片舸怪

金山秋夕 南柯子

程康莊

暮天晴暮潮平一片紅霞水底明漁舟入浦輕 涼吹

生夕露清嘹唳長空早雁聲寒衣催未成

招隱野菊 西江月

程康莊

今日酒清花瘦欲語無言時候恨重不禁秋虧殺菊花

獨秀迤迤迤迤也得玉盤長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四九

金山觀競渡

賀新郎

陳維崧

一鼓魚龍急看滔滔妙高臺下鏡吹沸溢彷彿雲旗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

翠蓋貝闕鱗堂齊葦料此際百靈都集十萬黃頭皆笑

鬢挽湘纍今日誰先及有人在江潭泣 吳兒拖尾飄

紅褶但迴颿水雲颺處翻身竟人掉向龍門爭鬪捷江

水駭時欲立惹商婦銀箏聲灑一雲悲歡纔過眼漸日

斜桂檝紛收拾山如睡黛還濕

聞西樵方爲京口三山之游却寄

漁家傲

陳維崧

晴日南徐風景異蒲帆飽起春濤駛一片江山千古事

同兒戲伯符志業何曾遂 月下租船人咏史使君大

有凌雲氣滿目茫茫愁對此橫笛裏妙高臺上吹新水

京口渡江用辛稼軒韻 永遇樂

陳維崧

如此江山幾人還記舊爭雄處北府軍兵南徐壁壘浪  
捲前朝去驚帆蕪水崩濤颭雪不為愁人少任嘆永嘉  
流人無數神傷只有衛虎臨風太息髯奴獅子年少  
功名指顧北拒曹丕南連劉備霸業開東路而今何在  
一江燈火隱隱揚州更鼓吾老矣不知京口酒堪飲否

南徐春暮程崑崙別駕招飲南郊外園亭同方爾

止孫豹人談長益鄒程邛何雍南程千一賦風流子

陳維崧

來時寒食近且近耳詎料竟殘春正僕本多愁何妨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

達官如不醉遮莫傷神見此際酒旗斜喚客榆葉弱絮  
人燕子風前是何言語柳條煙裏別樣腰身名園行  
樂處追歡笑何限寶馬香輪况遇風流刺史瀟灑遺民  
奈東望蔣州春潮拍拍北來瓜渚暮雨紛紛還怕當歌  
對酒忽又沾巾

北固晚眺 鵬萬天

錢陸燾

楊柳蕭條水拍天漁舟落網就人煙野田一半連魚尾  
估客逢迎換蛋船南郭璞北焦先西風罕到葉紅邊  
莫將日暮登臨恨去聽伊家十四絃

京口阻風 一枝花

周珂

萬里長空白千樹斜陽碧看洪濤捲起堆銀積我欲掛  
輕帆乘風破潮汶水怒蛟龍立無計渡江來天水蔚藍  
同色波湧白口崦嵫匿聽西風蘆荻又蕭蕭漏暮秋  
消息落照鑲金山上孤雲直遙望揚子驛城郭依稀  
吟不到江南江北

潤城汎舟 惜餘春慢

湯寅

潮擁吳檣雲含楚岸是處珠簾鶯度綿手分明簪峯約  
峇搖蕩荷花來去記得橫塘見時綾文扇小玉顏微露  
算恹恹又在臙脂橋畔阿儂情緒因甚却閒說英雄  
顛狂老子更道江山北顧柳牽陰過燕蹴香飛風起白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

蘋愁渡脆管哀絲近也爭似秋娘斷腸佳句儘今宵百  
罰深杯拚宿鴛鴦睡處

焦山懷古 鶯啼序

賀國燾

河相如招同姜我英家瞻度唯一游焦山即席  
限賦示何雍南程千一索和

突兀中流柱橫被焦生雄據君王其奈布衣何三詔催  
人不去畱得雙峯凌萬里瘞將一鶴同千古只斷崖孤  
嶼撐住驚濤跋扈玉勒糝糊石碑剝蝕雷劈痕如鋸  
尚依然周鼎班爛閱盡滄桑無數拱金陵獅象猶存跨  
鐵甕魚龍何處到如今冷落江天淒涼雲樹水田漠

漢又見梵宇深深一逕烟霞路忘却此身今在江心浪  
濤間住更上危巒重鷲巨浸回頭不覺身如霧望海門  
隱隱樓船聚悲笳戰鼓憑渠牧馬揮戈開煞扁舟漁父  
二三狂客千百芳樽莫把興亡訴但問草鋪曲徑花  
護前蹊應掠遙天蝶窺新圃江網魚鮮僧索茶熟我來  
正值三春暮却萍踪又問斜陽渡去時長揖山靈應笑  
茫茫半生真誤

焦山

姜文燦

濟勝寧無具桂楫中流堪溯懸崖千仞任躋攀人在碧  
雲深處木末倒懸孤利穩波心遙注羣山附看鞅塵落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十五

帽那禁此風跋扈 綠玉離花天雞映日恍入崑崙圃  
又何須金闕銀扉遙向滄洲問渡掠垂楊三五香鷺浴  
晴波一雙屬玉儘虛談吮血肥瓊磨牙馬御 鶴何時  
瘞更問洞何人隱鼎是何年鑄消得人問海市風烟江  
聲戰鼓劉宋南徐蕭梁北固興亡莫向斜陽訴但記取  
高人白雲塢我字揮塵那禁搔首青天攜得謝公詩句  
房開帝女峯挿芙蓉隱隱疎鐘度奚似峨嵋高踞華  
子宵登青蓮摩詰風標如許客散孤亭人歸書舫牙檣  
徐擁輕陽去便醉餘回首江天暮他時蠟屐重游奇語  
山靈爲余呵護

焦山

賀寬

日夜東流去直接海門烟霧一拳特立障狂瀾休信斷  
崖孤嶼鐘嶺龍盤從左折石頭虎踞還西顧有蹲獅調  
象鎮定金陵門戶 周鼎摩安梁碑捫讀應是山靈護  
算只有高士焦生不問三分歷數紫髯翁江表如斯亦  
帝子京華何處想當年據石孫劉隔江甘露 武功勝  
額又見楊子殘碑意氣凌千古臺殿巍峩羅列松篁深  
嚴梵宇曲徑迴廊蕭條聞寂此時不信江心住更平濤  
漠漠明飛鷺遲余問渡時看茶熟香清只道桃蹊梅塢  
攬衣歷級攀葛緣崖遙指松寮樹俯見洪濤吞吐兀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五十四

特無朋激漩盤渦分波齊注火烈旌旗風檣疊樓船  
嘶尾連瓜步早迴帆遇瀟陵呵怒果然海外三山隨風  
上下茫茫難遇 先是千一玉從以余輩未登此山代爲  
可望不可即疑 聯句嘲之有向來兩金焦兀突江心中  
是蓬萊宮等語

鎮江府志卷之五十四

遺事

遺聞軼事凡有關郡邑可以資聞見備參攷者悉錄於左建章千門不廢竹頭木屑一鳥之羣一狐之白採割而蒼萃之爛如也志遺事

齊慶封奔吳吳勾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吳王濞與條侯戰大敗士卒多餓死乃畔散于是吳王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走丹徒

襄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章懷太子註云潤州曲陽山有神溪水然考方志京口境內無此山水名

漢時有金牛出於山東馳到曲阿界村人柵斷其道謂其地爲柵口牛皆奔聚因曰犇牛又萬策湖中有銅牛人逐之人士掘之走至此柵今柵口及堰皆以此名二說稍異

孫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登

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卒融等故鄉部曲來降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孫策之始得王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

劉繇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表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借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振武將軍衆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二

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孫策渡江轉關所向皆捷因討劉繇于曲阿繇同郡太史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韓當宋謙黃蓋輩慈便前關正與慈對策刺慈馬慈亦得策兜鞬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尋解散慈策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與卿共之輿地志云神亭在延陵縣西三十里卽吳長沙王策遇太史慈處也



吳韋昭有伐烏林曲古今樂錄云伐烏林者言魏武既破荆州欲來爭鋒孫權命周瑜逆擊之于烏林而破走也熊克論曰操之東下仲謀自吳徙居于京乃遣瑜逆擊破之居四年始遷秣陵而置督于京然則是役雖獲捷于赤壁實決機于丹徒故陸龜蒙笄山詩云周郎計策清宵定曹氏樓船白晝灰

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也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宏谷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

魯肅臨淮東城人也見表術不足與立事乃携老弱將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輕依少年百餘人南就周瑜瑜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亾還葬東城葬畢還曲阿瑜徙肅母到吳因薦肅才於權

孫休徙會稽孫亮廢孫繼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留一日二夜遂發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入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

謝元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爲止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手釣得四十九枚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曰琅邪王伯與終當爲情死

荀令則嘗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使人有凌雲之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刁協之孫達富而縱橫固者爲京口之蠹達之誅也其子彌亾命率數十人入京口城太尉司馬陸仲元擊斬之劉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表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輿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四

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固自濯濯

支州阮嗣晉永和出都至南徐州西浦泊舟見一青

衣女子朗籌弓射之即軒雲而去朗尋被害

荀羨爲徐州刺史假節殷浩以羨有能名故居以重任

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鄧艾廟在京口港口止有一草屋晉安北軍司馬恬病

夢老翁曰我鄧公廟壞君爲治之後訪之易以瓦

桓温云北府酒可飲謝元度與親舊書稱京口酒美與

地志京口出酒號曰京清

庾希宇始彥亮從子爲徐州刺史以罪免與故青州刺

史武沈子遵聚于海濱畧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與曲阿人宏戎發諸縣兵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執希斬于建康市郗愔字方回鑿子褚裒鎮京口以愔爲長史累遷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桓溫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借居之而愔暗于事機遣愔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溫得牋大喜轉愔爲會稽太守桓修字承祖冲子元興中以撫軍將軍鎮丹徒從弟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篡位劉裕舉義斬修以狗

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爲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諸葛長民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旣又領淮南太守監太尉騎縱貪鄙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見劉毅被誅懼禍及謂所親曰昔年驅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欲謀亂謂劉穆之曰人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弟黎民素輕狡好利固勸長民因劉裕未還可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

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

顧颺舉義軍應王舒討蘇峻舒假颺監晉陵軍颺遇賊將張健等戰敗坐免舒更以顧衆督護監軍

王允之舒子也爲督護蘇峻將韓晃南走允之追躡于長蕩湖大破之

褚裒鎮京口引李充爲叅軍以家貧求外出除却令劉襲爲劉牢之叅軍牢之降桓元復議據江北以拒元襲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年反

可馬郎中今復欲反桓君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繼死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六

劉道憐裕弟元熙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素無才能舉止多鄙蕃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爲空

指掌圖曰潤州鳩茲按左傳杜預注鳩茲在蕪湖縣東前漢蕪湖屬丹陽郡指掌據故山言也

鮑照從過舊宮詩云東秦邦北門非親誰克居舊宮蓋武帝微時所築後爲宮所謂丹徒宮也文帝以後數幸焉初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非宗室近戚不得

居之故邱希逸詩亦曰實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照詩以京口爲東秦者取漢書東西秦之義

宋武帝有丁督護歌熊克論曰督護名旣武帝起兵用

為府內直督護嘗伏于幔下仗杖殺諸葛長民蓋壯士也帝與京口其後北征所向輒克故用此以名其曲亦猶沛中猛士之歌乎繼之者惟李白一篇亦但言雲陽事蓋此聲起于京口也

刁宏為相修司馬劉裕起義克京城宏率文武佐吏未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于尋陽我等被密詔誅逆黨耳宏等信之而退

劉粹家在京口為州從事從劉裕克京城恭建武軍事盧循逼京口裕次子義隆時年四歲裕使粹奉之鎮京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七

隆安六年盧循乘虛襲建康劉裕北伐方議鎮下邳得詔引兵還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命領軍將軍劉遵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連亘江濱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

戴頤春携雙相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  
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稽季野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稽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遠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齊世祖即位遣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入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寬厚故得朝野歡心

丹陽宣騫母年八十浴於後湖化為鼯騫兄弟昇歸閉戶守之掘堂作坎貯水其中鼯在坎遊戲迎頓外墜數日後何戶少開輒去入遠潭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八

古今樂錄曰華山畿者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女子悅之因感心疾而死及葬車載從華山度比至女門牛不肖前女出而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遂入棺乃合葬焉號神女塚自此有華山畿之曲

齊表彖字偉才彖從子初以微言忤世祖免官役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

梁簡文帝為晉安王刺南徐劉遵為州治中甚見賓禮大同元年卒王為皇太子深悼惜之令曰吾昔忝朱方

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鵝舟乍動朱鷺徐鳴未  
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避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聚  
忠賢推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到蓋早聰慧官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  
口登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

貞陽既受偽位仍授王僧辨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

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為南徐州刺史與諸將議因自

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

典籤一官彈制諸王操生殺之柄其權最重梁湯道愨

以諂事南康王績用事長史每裁抑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九

隋麥鐵杖始與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性疎誕不

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盜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

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劫盜且還及時仍執

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每且見其

常在不之信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

時募以百金求人送詔書於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

齋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惜其勇健釋之

隋平陳後江東反楊素遣麥鐵杖覘賊為賊所擒縛行

至虔亭術者恐食哀其解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  
殺術者皆盡素大奇之

隋煬帝幸江都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

吐萬緒率眾至揚子津元進至茅浦將渡江緒勒兵擊

走緒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柱之賊解

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

出戰陳未整緒以騎突之賊眾遂潰赴江水死者數萬

隋賀若弼伐陳兵渡京口京口人密啟告急而陳後主

叔寶正飲酒初不知省高頻至猶見京口啟在床下尚

未開封也

開元十四年金壇丞王甲以充綱領二稅在京于左藏

庫輸納忽有使者傳王令召丞甲倉卒隨行出城十餘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十

里至一府舍聞故常侍希逸語聲甲雅善希逸因使者

通刺謁之談吐間方知為地府也有頃傳王陞座崔令

人口傳王曰此丞係崔親故計未合死事畢願速遣還

王命引入甲詢王追已之由乃為前丞受賊攀害前丞

着枷坐庭木下王曰既不相關胡矣引人也丞言受罪

辛苦權為停息計耳王釋甲出門別希逸希逸曰卿還

為我傳示崔翰為官第一莫作枉人事久後必自折之

毫髮不爽每月朔望宜送清水一瓶置佛殿上當獲大

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言畢送出  
還庫所翰希逸子也

秦系作山房在茅山石墨池上穴石為硯注至德經系  
工詩權德輿云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  
難老益壯

貞元初王瓊為丹陽令三年蹇厄不得上致乃賣百錢  
詣茅山求奏章以問吉凶道士葉虛中年九十餘為瓊  
奏焉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未書其  
尾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  
墮果暴死

唐地理志伊婁河開元二十七年潤州刺史齊澹所開  
按澹傳云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敗溺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七

徒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  
錢數十萬唐書音訓京口在潤州城東北甘露寺側瓜  
步在今真州西六十里距揚州一百二十里宋文帝饋  
百牢于魏處也按今揚州西南二十里有瓜洲土人云  
其洲為瓜步也伊婁渠今無其名疑今瓜洲北至揚子  
運渠是其地當時瓜洲遙隸潤州故澹得以改置李白  
有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渡江詩云齊公作新河萬  
古流不絕豈功利生人天壤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  
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吳關倚北固天險自  
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洲

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為對岸而瓜洲  
乃江中一舟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與李頎  
詩云鷓鴣山頭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為自大歷  
後潮汝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  
尚三十里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也

詩話云金山留題甚多而佳句甚少亦以地勝難稱也  
惟張祐為古今絕唱青瑣集謂孫魴結宇孤峰上安禪  
巨浪間可以相亞然移之南康落星永嘉江心亦可而  
揚曙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又譏  
為莊宅牙人語惟王介甫天末海門橫北固望中沙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七

似西典始為中的又孫魴天多地少過櫓驚濤二聯誠  
亦可喜魴高自許負其末云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  
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  
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  
矣穎士以眾中未敢詢訪俟及岸將啟請而二子忽遽  
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瞻而已明年穎  
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邑吏擒獲發塚盜共五人  
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  
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叢事邑長即令先窮二

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者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髮鬢斑白僵臥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

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辭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辭乃為祭古戰場文燻汗之如故物置于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七

蕭穎士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為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為僕者為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困辱也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情至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

韓滉廉問浙西強悍自負陰蓄不軌商人李順舟泊京口夜深漂船不知所止及旦止一山下風波稍定李上岸見有鳥徑行五六里一人烏巾岸憤古服異常引之登山其上宮闕巍峩臺閣靚麗李望之遙拜有人自簾

中奉一函出為我寄金陵韓公質者引之出門李問曰此為何處恐韓公詰問何人致書荅曰此東海廣桑山也宜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于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

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綱致書喻之將別復謂李曰語舟中人令安坐勿顧船外否必覆舟李如其言舟行如飛頃之達京口舊所既而投書韓公發函視之皆科斗文博訪莫識因拘繫李順為妖妄一客隴眉古服自稱能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客捧書于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書夏禹蝌蚪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韓驚異以殊禮遇之客出莫知所之因厚遣李順恭默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七

謹以臣節終焉

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因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曰此南零者矣軍士大駭踞曰齋自南零舟蕩覆水懼其鈔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其敢隱焉又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中冷水可與汲一盃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汎舟

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于江中歸京獻之李飲後歎曰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矣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許渾夢登山有官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飲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座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千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子姓名于人問座上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于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鍾東九尺掘必得焉敕州求之如其言而得

道土范可休夏月獨遊甘露寺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旁入肩幘相拂范素好潔衣新心不悅俄牽一黃狗駕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顧日光如電范始知懼久而山下人至曰山上霹靂取龍知之乎范固不聞也

甘露寺一僧道行孤高李賈皇廉問日嘗與之遊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日所奉竹杖無恙否對日已規圓而漆之

矣公嗟惋彌日

杜牧之杜秋娘詩京口水清滑生女白如脂云云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于景陵穆宗卽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王王被罪廢秋賜歸故鄉子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按泰和三年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貞觀院安置兼加存恤時李德裕被召至宿州奉詔乃撤留後李瞻行之後二年漳王以罪廢又二年王播自浙西還朝誣德裕嘗賂仲陽結託漳王德裕坐貶仲陽蓋所謂秋娘也但據牧之序則漳王廢後秋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六

放歸矣

李德裕詩地接三茅嶺川迎伍子濤兼用錢塘事誤也舊志謂枚乘七發已有廣陵觀濤之語廣陵與京口相對此圖經失著也今按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曲江疑卽錢塘錢塘江形曲謂之浙江廣陵曲江猶曰揚州浙江耳恐亦未可認爲京口也

樂錄云望江南曲始自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妓撰亦曰夢江南所謂江南多指京口又丁仙芝有江南曲云未曉已成粧乘潮去汎汎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始下芙蓉樓言發琅邪岸急爲打船開惡許有人見言邵

陵王者大同中以其嘗鎮京口然則江南指京口其來久矣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于錡座上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謂約曰嘗聞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遠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沈鹿跑泉音樂比山雞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有山林之致不好俗談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將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七

以隨逐月夜汎江登山擊鐵彈琴猿必嘯和傾壺達夕醉而後已又于焦山得一石號寶峰後載歸洛中李約為李錡節度幕僚與判官盧坦屢諫錡不悅皆去之

唐若山刺潤州好方術鑪鼎使用府庫官錢市藥遂遇異人授鍊形法與賓僚同遊金山自中流隱去有遺表留郡中凡案問明皇省表異之命優恤其家又召其弟若水與內臣齋詔尋訪未得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魚市中見若山鬻魚于肆晚其吏延入陋巷中華第哀其久貧以鐵二十挺化為金遺之

相國李紳嘗習業于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于遠方抵暮忽暴雨至避巨巖下見一道士艤舟石上一童擁檝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至此耶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雜舟于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乃携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光皎然其舟凌空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衆仙于是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秉節鉞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六

唐敬宗時杜景光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往潤州迎之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李德裕論奏息元誕謠不情文宗即位逐之

唐王璠刺潤州子遐休後誅死初璠作潤州外渚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術家謂璠祖名峯峯生礎礎生璠璠生遐休蓋其應云

唐王灣題北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張燕公居相府手題于政事堂每示能文家令為楷式

戴叔倫于饒州東湖下居三十年刺史馬戴慕其詩為築堤湖上時往訪之有宅為薦福寺



陽平路隋爲潤州叅軍李錡欲因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市不以爲屈

姜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識明皇于藩邸遂委心焉中

宗時貶潤州長史明皇即位自潤州召拜殿中少監

張璠事鎮海節度使高駢爲衙將王仙芝敗璠黨過江

帝以駢嘗治鄆威化大行仙芝黨多鄆人故授駢鎮海

節度駢遣璠與梁繼分兵窮討降其驍將畢師鐸數十

人賊走嶺表

企山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霧有近之多病或斃大歷

八年釋靈坦往居之毒遂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九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至

祐曰僕爲解元宜矣疑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詩

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

聲隔岸聞疑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常如白

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疑果獲選

泰和八年齊休爲浙西團練副使卒於潤州官舍三更

後將小殮忽大聲曰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

齊休曰娘子聞鬼語驚悸耶妻曰非畏悸但不分與君

遂隔幽冥孤懷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誠俟明教休

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遺重在人倫今其尸骸

具在足寬懷抱家事不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爲兒女悲

泣使某幽冥更憂妻孥也良久語絕卽各營辦喪事方

且又聞呼聲曰適到張清家造得草屋三間其夕張清

夢休至謂我昨日已令買塋三畝可速交關布置一一

分明請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凡僕

婢有私竊者無不摘發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時築治潤州城隍至鶴林門於古

塚中得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貌如生鉛粉衣服

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生時嘗服

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卽命改葬具車輿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十

聲樂以送輿僚屬登城望之有紫雲覆轎車上行數里

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

啓棺則空矣

文德元年十一月孫儒自廣陵渡江取常州以其將劉

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攻潤州成及遂取潤州成及

越錢氏守將也

大順元年二月楊行密遣將馬敬言帥兵五千乘虛入

據潤州敬言同安仁義劉威屯兵於潤秋八月孫儒來

攻潤州遣將隋蘇常安仁義等焚潤州廬舍而遁儒遣

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月春正孫儒舉兵濟江自潤州轉戰而南吳將田頴安仁義屢爲所敗二月楊行密將張訓取常州是特別將又取潤州

秋七月楊行密表安仁義守潤州八月以爲潤州刺史後又以田頴爲潤州團練使

天復三年秋八月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舉兵反吳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遣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復益兵出戰溫奮擊大破之已而命茂章移兵會擊田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李

冬十月復遣王茂章引兵攻潤州時行密乞師於兩浙越王錢鏐命方永珍帥兵屯潤州

吳王收浙右之明年夏六月月瑩無雲長江如畫甘露有僧持課俄數人自西軒上江亭坐定命列設菓取酌僧思中夜必爲幽靈於窗隙伺之東向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次東向者曰今日恣江南遊皆不乏風流矣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風流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戎服者曰各述曩時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誦可乎衆曰可戎服者執杯而言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賦書可惜西川水不救轍中

魚次至縫掖舉杯而飲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南向云功遂俾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次至朱衣高吟曰握裏龍蛇紙上鸞遂巡千幅不爲難顧雲已老羅隱耄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鐘鳴僧戶軋然而啟忽散去

王茂章爲潤州刺史楊行密登城望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毀第李昇封齊王楊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昇二年四月遷溥於潤州丹陽官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官使以嚴兵守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王

王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有一人中之猶死輿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

吳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後溫徙鎮金陵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

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誥

爲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自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

安仁義沙沱叛將也奔淮南楊行密屬以騎兵與田頰禽孫儒有功表爲潤州刺史王茂章攻潤州仁義見殺李德誠初事安仁義唐天祐二年吳遣王茂章穴地取潤州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德誠曰汝可以委命矣乃抵弓矢就縛德誠守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開徐温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及王茂章攻拔潤州殺安仁義遂爲潤州團練使

李建勳南平王德誠之子德誠徙鎮江州猶不自安乃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遣建勳入謁徐温温見之笑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

劉浩刁賴爲潤州衙將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薛朗爲帥領杭州錢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于樟亭寶病卒遣稜等進攻潤州劉浩走執朗剖其心以祭寶使阮結守潤州

南唐盧絳徵時往還潤壁病店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

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曰子病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差數夕又夢前白衣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子坡後入金陵上書陳京口至潤壁要害之地宜立柵屯戍累官至潤州節度使後以殺歙州刺史龔慎儀姪款求報季父之仇命斬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適當極法

延陵鎮昌國寺十八應真係唐人舊塑內有降龍尊者寺僧夜夢其龍語之曰今夕天龍來與吾戰可助鼓三通僧驚寤忽聞烈風四起雷轟電掣越明始安起視泥龍爪鬚淋漓遍體萍藻寺側陷一深地僧懼遂以本釘鎮壓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宋開寶八年丁德裕經畧常潤恃勢黷貨不恤士卒爲錢鏐所奏

王琪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

嘉祐間歐陽文忠公舟泊采石夜聞呼聲曰去來舟尾有應之者曰叅政宿此不得擅離齋料幸爲我帶來公

念舟尾無人其聲必出之鬼五鼓又聞岸上馳驟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且行且走答云道場不清淨俱無所得至者已降之罰矣公異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告之寺僧寺僧曰半月前都城錢邦寧詣寺建設齋醮其妻乳臥即于壇前跌折一足腥風滅燭時皆駭異公溯其日即宿采石夜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遺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載麥舟付之單騎至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雷

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楊湖陰居金陵丹陽陳輔每清明上塚即過湖陰之居清談終日率以為常元豐間頻歲訪之不遇乃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會稱於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

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啟天啟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蔡天啟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成天啟揮毫立就擬授節度使制云鳴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卸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齒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嘗之蔡天啟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鬃一躍而上不用啣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啟所謂蔡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雷

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才許天啟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啟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楊次公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公作河豚羹飲之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公笑曰此贖本耳迨其行送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公曰公言無乃過歟次公笑曰

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

米元章好奇葬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獨知之米一日與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于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禱之竟不敢止相

元祐初蘇軾疏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朱服不孝因疏乞外官宰相除服直龍圖閣知潤州服因人言反獲美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囑臺諫習用此術久矣成例不可不察

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素行貪穢身任潤州太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守倡女共政私其部內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內數致忿爭安禮修身治家如此其能正百官理萬民乎安禮乞去

蘇丞相頌藏書數萬卷秘閣所傳居多頌自維揚拜中太乙官使歸鄉里葉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遂為葉氏藏書之祖

東坡歸自僂耳舟次京口蘇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略云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通英閣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交厲高躡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明

日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治平元年毘陵日暍天大聲如雷震者三星隕宜典詩氏闔入地三尺餘後得拳石色如鐵鄭守仲取以遺金山寺

治平間蔡卞寓居京口子幼自言原係丹陽王家子訪之果然其妻孥尚在見之相與如昔時八九歲漸忘前事矣

東坡雜紀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眾曰適來醉漢向甚處去眾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叉手而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郡守讌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坐呈高坡東坡為作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噴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水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于句端也

王介衢州人居丹徒舉制科累官秘閣校理與王安石遊甚歡然未嘗降意相下初安石累召不起後受學士之命介以詩寄之有云草廬三顧動春色蕙帳一空生曉寒蓋諷之也

陳升之治第于潤宅成已疾惟肩輿登西樓而已

歌者袁綯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

碧無際江流傾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

歌其水調歌頭曰月明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

起舞

王觀以論胡宗愈出守潤州會鞏言寄腹心于大臣寄

耳目于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觀論執政即去之

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觀直龍圖閣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為書

樓扁公庫送銀二百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无

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以紅

羅百疋賞之

南徐刁氏子字鱗遊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驕

驅任走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木東

流後十載果卒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言文章風成

古人有之然亦天所忌也

蘇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衣褐通

謂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既見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

世之所好氣母以成令某持丹度公袖中出小合藥黃

色而膏融養直以置佛室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

下而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之即蘇紹興十七年

歲旦與人約別異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

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洪興祖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果徙

知饒州

孫阜姚從道蘇預張英周鼎蔣可久楊烈皆元符中上

書言事時預名者千餘人其後蔡京分等定罪潤士有

此七人

卒稼軒守南徐多病謝客每燕必令侍伎歌其所作特

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无

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

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既而又作

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

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

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

能飯否使伎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使摘其疵字客或

指一二辭弗契其意又弗答揮羽四視不止

劉秘字彥修宜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累官戶部兵部尚

書論不當編置元祐黨人罷知斬州徙潤州

呂祖謙曰久客江湖不見偉人昨至金山見滕元發乘

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朴滑稽尤甚嘗遇蔡君謨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句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嘉定己巳邑早飛蝗蔽天而下時太常丞劉宰家居草書一函命其僕至城北鍾秀樹見兩黃衣客即跪進之至橋果見衣黃者啟書閱竟語僕曰我借路不借糧也蝗果不為災自後有蝗必向漫塘祠祭之康熙八年蝗大至知縣廉萬寧以少牢祀蝗隨去是年有秋

紹興丙子郡守某欲私其鄉之士俾冒郡籍以試來者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數十郡人援貢舉制爭不勝則期以試日過焉守知其謀親以兵衛擁入之郡人不勝忿群起講張兵衛前却守愧且怒因誣以犯上發卒大搜儒冠者輒執之至執者七人金壇錢弼其一也弼謂同列曰今日之事為之者閩郡人也雖然閩郡之人既免矣而吾七人者以不幸執倘因吾七人者而遂究其餘則彼禍不已多乎蓋相與自執其咎守欲竟黨與燬煉百計七人以身任不及其他會言者直其冤守以是去七人遂得末減嘉定郡守史彌堅重建金山龍王廟記云夏旱禱雨膚寸之雲起于祠旁次日午焦山外濃雲如墨冷風掠人

如冰雪兩龍現水波逆立有聲上與龍接疾雷震電大風隨至歲大豐

洪邁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叅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邊懼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遠欲遣邁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近怖人心動搖不可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金人追至楊子橋而去天長陷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聽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張選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乘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

大觀中葛繁為鎮江太守有一官于京師舖中見靴一隻是其父殉葬物也詩之舖翁云適有官人携來修補少頃則至矣至果其父拜之不顧徑取靴乘馬而去奔隨一二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但學鎮江太守葛繁則終身庶無瑕類其子謂繁因詢何以為幽冥所重繁對曰予生平無他長唯事至則擇其利人者行之四十二年來未嘗少輟又問何

以爲利人事繫指坐間地踏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蹶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隨遇而行上自公卿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中云

淳熙九年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造克敵弓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穿重甲最爲利器

韓蕲王至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往金山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山寺僧疑爲鬼神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龜鼈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後果建節

靖康亂後楊子江中遺棄物最多鎮江漁戶于西津沙際有得北珠一囊者

宋末賊掠潤州城門不啟者十七日民餓死且半時有費篋者出粟施粥活人甚衆鄉人曰皆篋所祐也遂名其里曰篋祐以志其德後乃譌篋爲黃也

開樂先生陳伯修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所殿宇巍然中有冠服而正坐者如天帝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俄命陞殿慰藉久之曰卿平生奏疏可悉錄以呈覽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

搜取焚滅矣帝曰擇能記者錄之卽有仙官導公至簾

下幕中設几案筆硯上置一青冊公沉吟仙官曰不

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則前日所草章疏具在也公卽

捧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

丞昱至前引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顛熱如火謂

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

人何往公告以夢子謂夢與帝面此爲吉兆內詔將臨

大人何疑公曰不然豐相之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

也俄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曰適尊公有狀可挂

冠正康強何乃爾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

命事不可妄易日置酒別家衆親戚迨夜欵逆不止諸

子至則已跌坐而終矣七日忽有僧來言曰昔在瓜洲

夢一官人朱衣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不濡或

指云陳殿院也故欲瞻其遺像時名公多有挽章以紀

其事

建炎之亂暴失府印自後施用唯以觀察使印代之而

附小帖于旁曰借用淳熙十二年耿直之秉作守請于

朝詔文思院重鑄府印而給印之日僚吏望闕祇拜且

受賀觀之府宇畫偏識者曰使君必不久于此當移他



郡纔一月果徙四明二年之間蓋德常經張定叟杓張  
幾仲子頌連蒞茲士吳居甬琚兼領亦數月其或召或  
罷又頗多鮮有滿兩歲者

洪起畏朝奉郎咸淳九年知鎮江軍府事元兵至棄城  
而逃

宋文山先生信國文公指南錄其自序曰予自吳門被  
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臬  
子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  
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  
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  
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  
高亭山距修門三千里是日元將卽引董叅政以兵屯  
椎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  
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  
使輟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于吳左丞相  
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  
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元將前  
後失信元將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  
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侄愈不放

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指使代予位于是北兵入  
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子  
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  
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所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  
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遣館伴逼予同往  
予被逼脇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  
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發處等州予俟問  
還軍若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  
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日走真州朔日守苗  
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與復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苗賈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  
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  
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  
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  
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  
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  
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乎  
子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  
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  
乖一夫困頓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闕二王

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濟登舟沂金山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問者謝村幾

去至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真州杜架閣與余云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子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辨七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架閣亦請以死自効于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

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斫案判生死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遊於市遇有言本朝而

感憤追思者即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無不願自

効以無舟遂輟前後毋慮十數其不謀泄真幸耳 一

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春

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

尚十里偶得一老校馬引問道出三數巷即荒涼野走

至江岸路頗近若使不知問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

之理 烟火連堯鐵甕關要尋問道走江干何人肯爲

將軍地北府老兵思漢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

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歎而止是

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爲北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

銀千兩其人云吾爲宋救得一丞相迴建大功業何以

錢爲但求批帖爲他日趨承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

廉車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經營十日苦無舟慘慘椎心淚血流漁父疑爲神物遭

相逢揚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即謀船不可

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喜甚是午催過瓜洲賈餘

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于是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托故以來日同吳丞相渡江幸而北不見疑駭迫稍緩

是夕遂逃若非得此一給從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死

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

非給比成宵遁哭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即

踏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顏情甚狎是夜逃者十二

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陣走恐出門太冗則事易

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于是遣三人先就老兵家何過

門同遁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鄰發

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閣亟呼老兵出來直至吾前藏之

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酒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

云事至與之遂至二更引路而行是舉垂成幾為老兵  
老嫗所誤全得杜架閣機警故狙詐之將作敏者又隨  
作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  
危若使阿婆真一吼日生隨後悔何遲 出門難 北  
始款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子為遁  
計宿府治一夕即托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疑子遂  
于河近得沈頤家坐臥初北分遣諸酋監諸宰執從子  
者曰王千戶狼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子在沈頤  
家彼亦同臥席前後是夜子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  
者何其寢熟啟門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 羅刹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覲巷禁夜不得往來  
先是有一酋忽入沈頤家子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  
夜禁問官勾當如何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聞  
之即隨劉百戶出強與之好已而約為兄弟拉之飲于  
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  
後方可出怕禁夜耳庵送爾燈庵送小番隨着不妨事  
杜遂約後一夕果如約子變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訶  
問杜至人家漸盡處即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  
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遁 不時狗鋪

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有人只道  
是官行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馬攔  
路子等至隘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得脫 袖携  
匕首學卸枚橫度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  
鼾睡正如雷 候船難 子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  
子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  
奈何子携匕首不忍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  
蓑裳涉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為賀  
待船三五立江千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  
至江流變作汨羅看 上江難 子既登舟意泝流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延亘數十里鳴榔喝  
更氣談甚盛吾船不得已皆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問  
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云是何船梢答以河鮑船巡  
者大呼云及船及船者北以是名反側好細之稱巡者  
欲經船前適潮退攔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  
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挾長川風伏孤蓬棹向前七里  
江邊驚一喝天教潮退聞巡船 得風難 子方為七  
里巡船所驚忽哨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船梢立船頭拜  
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即得順風送  
上 空中哨響到孤蓬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

正直中流半夜一忱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

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尚隔真州二十餘里  
深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有哨騎在淮岸一時憂迫不  
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公岸拽纜然心  
急而力不逮既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脫虎口之難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追者至  
人人搖槳渡滄浪 上岸難 真州濠與江通然潮長  
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遂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  
四平如掌一無關防幸而及城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盼  
盼回首惟恐有追騎之猝至及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早

馬正到五里頭時三月朔云 岸行五里入真州城外  
荒涼鬼也愁忽聽路人嗟嘆說昨朝哨馬到江頭 入  
城難 既至真州城下同者群至告以文丞相在鎮江  
走脫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苗守迎見  
語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任清適堂然後  
從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  
見信其關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于胸中閉門不  
受天地茫茫何所歸嚆危哉 輕身飄泊入鑿江太守  
欣然爲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真  
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歎靡所不有各

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靡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

夜京口得脫首尾迨四十日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  
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親天日至此 四十義娥  
落虎狼今朝騎馬入虞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  
是故鄉 子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  
橋上人看殺久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  
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  
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並緣北船販私  
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早

去我獨倉皇夜走淮 子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  
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沂烟波明  
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雲可奈何 子逝之明日北人  
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子逝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  
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  
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子在真州城內賈余慶在瓜洲  
皆淮境也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遊諸君  
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  
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略北人之驅去皆俯首從之  
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誅歸全趙  
壁東南那個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苗守再成爲  
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  
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  
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  
天必將復故疆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於此非在天之  
靈所爲乎 皇王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  
迎鑾呈瑞字爲言藝祖有靈無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于是數月矣問予京  
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皆來俱憤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聖

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性不敢進  
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待合從得丞相來通兩淮  
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  
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約夏老以兵出江  
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之此則以通泰軍義打灣頭  
以高郵淮安寶應軍義打楊子橋以揚州大軍向瓜洲  
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擣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  
相收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卽  
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  
智者不能爲之謀此策既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

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北帥可生致也予喜不  
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卽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  
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  
已作朱渙姜才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  
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來  
李不自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  
之子既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  
幾不枘鑿乎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  
道兩淮兵定出相公同作歌盟人 揚州兵了約廬州  
某向瓜州某鸞洲直下南徐侯自管皇親刺史統千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聖

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  
決只看元戎進退間 錄須至此者以公脫京口之本意在此也  
至元十九年仲冬郡城大雪有道人貧甚迫暮詣真武  
道院求宿時羽衆雲集無可容者因宿于厨舍明且莫  
知所往惟一盆覆地啟視之畫二口字及一團于地團  
中有足跡有詩云會得青蛇元妙識破師門孔竅價  
值萬兩黃金識破一文不要人以爲呂純陽也盛伯真  
刻像于石  
高麗李子淵入元朝登甘露寺愛江山勝致及還與從  
行三老六涉寒暑擇形勝與京口相近者凡樓閣池臺

一做潤州

明太祖取鎮江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城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明太祖擒偽吳戴院判時幸拱真菴僧無二獻詩其日移蹕北固山鳳凰池論以守誠守法守業之訓暮泊江岸金山僧法誠朝見亦應制獻詩曰賊寇臨京口王師出海邊四方喧動地萬姓獨瞻天笳鼓驚樓雁旌旗耀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星

戰船生擒五千士齊唱凱歌旋皆喜齊之

嘉定顧光遠元末為掾京口明太祖下江南京口首納款光遠有力焉從入金陵命監大軍倉支納

南京都御史閻邱蒞事之初有誣鎮江民周志廉至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問閻益疑竟杖殺之已而鎮江郡丞盧仁謁閻曰汝何故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閻復曰立隸旁者廉也是日間即昏仆地自是廉常在目坐守其死乃已

正統間大水巡撫周文襄公忱令置石于邑南九里廟前水涯使後人驗水以勘災後仆水中今蔣家渡北百

步詩尚存其一名文襄水寸

正統中丹陽大疫令某夢迎詔開讀止一語曰獨赦將宗海醒而異之令值朔旦往謁文廟語之教諭高瓊璉夜亦有是夢素與宗海善駭其相符令人視之果汗而蘇矣

丹陽吉棠少時父令負販睦仲德途遇之勸令就學曰家貧須麥粥養父仲德曰麥粥吾家有之携歸與子睦同學後為御史過仲德家家惟一椅讓棠坐自坐木白棠辭不敢因並坐檻上仍出麥粥啖之時仲德子睦已列刑坦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星

戴仲綸絲材于屋舟先生之葬題其主執筆向墳呼屋舟末歸者三然後著筆或見而疑云古無是也仲綸曰喪禮始死則生者登屋執其衣北向招呼云某人復者三然後捲衣下屋以之覆尸上據此則與其魂之復也况既葬題主之時正欲魂之歸主也故吾類推而增于此所謂以義起者也

徐文貞登第一峰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幾墮屐下退飲佛殿觀人皮鼓蓋以沂東所戮海寇王良皮覆之也

武化中僧雪堂于金山開藏熊郡守給糧供之一日疾

終熊坐署中見雪堂竟入私室頃之報生子命吏往金山探之是時沐浴入滅矣

王陽明年十一隨父龍山公遊京師過金山龍山公與

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

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客大驚異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

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還見山小

月更濶

禮部尚書席書疏曰生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

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于是楊一清入閣辦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聖

或惡楊文襄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王文恪

公荃曰楊公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

明武宗幸楊文襄一清第宴于茂社堂御製詩十二章

神童出身詩曰文英天賜本神童錦繡才華滿腹中一

紀之年先拔萃當為太宰建奇功總制三邊詩曰三邊

之地多才幹施謀用智平邦患發行軍令甚威嚴會鎮

不敢犯平定寧夏詩曰寶麟背逆違天命自惹火

殃行不靖赤膽忠心報帝王平安一鎮蒼生幸內閣學

士詩曰有德有行超群志忽然恩命門庭至經天緯地

筆絲綸武英殿內大學士致仕還鄉詩曰時光疾箭催

人老先後恩榮世間少雖然私第保餘年每日心懸侍

天表保障城池詩曰宸濠反叛苦生靈急急心忪豈暫

停財賦之地賴保障護守江南第一城出粟安民詩曰

美意丹衷實可誇愚頑逃竄鬧喧譁自調米粟千石

為國安民忘却家鑾輿幸第詩曰喜遇班師得勝回昂

昂威武世為魁幸逢龍虎風雲會賢宰從今第宅輝冥

終微樂詩曰車駕親臨茂社堂聖書高挂耀龍章昇平

宴罷明良會盛事流傳萬載香攔門勸酒詩曰攔門勸

酒乞詩留敬意殷勤捧巨甌聊展胸襟光爾後用垂千

古永無休出第進鐘詩曰勸飲醺醺出相門勞卿再四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聖

勸金樽南征已定旋師旅去暴除殘第一人上馬留題

詩曰正德英名已播傳南征北勦敢當先平生威武安

天下永鎮江山萬萬年

楊文襄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余誠書生

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

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提防有事常如無事時

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

野戰為能耶

楊文襄公居首揆以才受主知然不能如張文忠字敬

之浚世宗所密問張月以十數自是張楊有間詔張暫

歸俟用而桂公葦亦削保傳以免張歸自天津世宗又念之卽詔行人召復相張張入而文襄爲霍公輟所論逐矣

楊文襄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七歲能屬文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中進士爲中書舍人交海內名士從學者日衆後同縣新閣老貴太原喬太守宇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于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皆顯名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吳

楊文襄論列多中近侍錢寧卿之遂與優人臧賢密造不根之言嗾罷黜生員朱大周具奏矯詔下吏部朝廷竟不問公得謝政歸後寧誅大周發戍廣西

張桂同以議禮進後不合給事中陸燾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令張暫歸自省革桂散官致仕尋忽降敕諭宣暴二臣過惡桂先行次一日張行行後上問文襄曰嚮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宜未可遽變且嚮妻亾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于是嚮淺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燾之奏疑公所授而霍輟之疏入矣

楊文襄被霍文敏劾其乞罷疏有云方臣被召入京嚮等俱爲詹事衆皆嫉之不與往來臣以其議禮之精持論之正獨敬服之並無猜疑恐入閣等擢吏部臣嘗贊以成之及同事之久每見其志驕氣橫常直言規之婉詞諷之論事之際時有異同旋卽歡好未嘗有忿嫉見于詞色又云臣于嚮愛其淹貫之學嘉其剛厲之氣近見言多過激竊嘗惜之每欲引而納諸中正和平之地不意其懷忿至此

霍文敏初亦無憾于文襄因武定侯郭勛與公有隙乃以危言聳文敏謂文襄淡惡議禮之臣指張桂及霍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吳

比霍論公後而張主之力霍又解于張者至再久之霍以內艱南歸過京口爲文莫公于祠文有中遭讒變遂難兩全之歎

北固有蜂甚巨冠色赤烏撲之墮地群蜂數萬結聚不去一二日皆死楊文襄取而瘞之作義峰塚記

楊文襄公薨之日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颭颭空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旗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意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薨矣妙福楊文襄一清方外友也武宗幸公第一清引妙福



朝武宗曰福僧命爲三山都綱修建諸刹并本山大殿  
方丈建水晶菴文襄解玉帶鎮山

丹陽蔣教論從教性慙直有市井子驟富以金線結爲  
履見而惡之給曰吾欲做其式既進履卽令童子擲諸  
水曰小人敢爾者借

駐金卿太史在館中負才情狎侮儕輩時翰長姓蔡同  
館有見桃作華者爲對云苑內桃初放太史應聲云堂  
上萊先生蔡默然知其侮也

李侍御鳳翔按江南四郡一日蒞事鎮江往觀焦山因  
問山所由名或以焦光對遂造禮祠下見褒然褒冕者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辛  
則焦光像也謂所從郡守以下曰光處士也崇而祀之  
可袞冕不可高潔沉靜付形自然生且弗廬弗食弗衣

而袞冕被焉華質弗倫爭先生之志卽命易以野服伐  
石紀事

郭五遊居焦山與陳從訓永年友善冬日大雪五遊與  
一僧立山巖望大江中有孤舟自金山冒雪鼓棹而下

五遊曰是必靈峰山人來矣僧疑未答頃舟泊果靈峰  
戴酒相訪也僧笑曰較王子猷興致不爲更高耶

呂江峰高提學山東高以文章名而鄉試錄文舊多出  
提學手萊御史經不用于二千里外求唐荆川賴之文

高以一册寄章邱李開先日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  
人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爲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一

余光也又與趙文華書亦具此意嚴分宜當時爲宗伯  
憾葉御史舊會彈劾遂假此報復摘其辭誣以訛訕上

聞世宗大怒械御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誦  
有差而葉御史竟死于杖臺中移憾于高大計中傷之  
遂罷歸

李開先爲呂江峰高傳言高識見高邁議論英發已作  
直欲追配古人他人作鮮有當其意者同時一士大夫

詩文方負時名高以爲終當墮落俗套由李傳觀之則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至  
試錄之獄名心黨禍有一發而難制者可爲三歎

金壇于憲任嘉興縣丞視邑篆以省荒遇雨避僧舍見  
一軒不覆瓦雨亦不及名曰過雨軒異之詢所由則術

者以秘書埋其下誠守者曰非長吏來勿泄強索得之  
謂能呼風鞭電聞于臺使者時鄧懋卿視浙鹽取獻世

廟遂大幸方伯銜其不已授將中之因解官歸  
陳瑄丹陽呂城人能於馬上運鐵又數百人叢刺之莫

能近明嘉靖間倭寇江南大府令十鄉民絕橋梁白守  
而募能斬倭者每一倭首賞錢萬瑄應募出其徒數十

人從乘白驃迎倭數戰皆捷驃上載倭首纍纍也尋歸

需渡呂城而剛斷則肘下扶驢一躍運渡以爲常然每戰則令其徒載數人隨之而珣性貪每敵首專其功其徒無與者倭法臨陣左手持刃挺而前右手亦纜數寸人不虞其右也近則舒之長五六尺削鐵如肉是日倭悉衆殊死戰而利刃斷珣又旁枝珣器展轉失勢呼其徒易又不應顧後無繼者度倭衆盛不可敵轉而逸至呂城剛腰被懸七倭首將上功仍厥驢欲躍倭逼之倉卒墜於河倭競前殺之

賀觀察邦泰幼時其父鑄蓮亭水中令讀書而撤其地觀察戲以一木支岸徑行往來甚熟後令莆田率民兵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至

擊倭馬逸反馳倭所倭逼之前臨大河廣踰丈橋毀獨一木渡觀察棄其騎趨過而撤之追者驚以爲神

明鎮江衛世職中亦多卓卓可傳者如指揮使中則程鍾著愚菴集程翺有幹禦才人服其能陳一慈以平倭功歲加祿米四十八石時寇攻嘉定城甚急而不下者皆一慈捍禦之力至今嘉定人猶德之詳瑤泉申少師序中如指揮同知中則樊邦勇戮力陣亡指揮僉事則陳岳生喜讀書有將畧沈宗玉王世臣有禦倭功皆克光前績不忝世祿者也

萬曆丙午金陵鄉試考官韓萬象得丹陽荆本澄卷極

賞之呈之王司業已入毅矣忽欲易以他卷韓公爭之力王司兩平之即公堂姪香露禱如甲乙射覆法本澄遂不得售得儒者金沙諫垣王都也都未微闢之先夢登文昌閣青衣二人抑之不得前良久見一美丈夫有怒容歷階而下青衣者不復攔路遂循級而升後都于韓署中晤荆宛然夢中所見也

萬曆甲辰馮曾楷爲開封府推官以公廉著郡有一公府相傳爲龍圖包孝肅所封職郡守至必加封無敢啟者曾楷始蒞任過之必欲啟視左右不能止開局論中有碑記書云若要此門開須待小馮來自是遇詞訟疑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至

難事必坐其中鞠焉一日失庫銀一錠疑其吏盜之將加刑忽有馬自外人作人言曰盜銀者馬夫也即訊具服時有小龍圖之號

鶴林有一行人無姓氏不知從何來萬曆初年可五六十歲見人微笑作顛語問之則不復言掉臂而去常臥甕下執甕汲水禮佛念佛食殘飯補破衣捫發問則撫掌大笑暗其形若垢即之無穢氣日日浴池中冬月大小便後必往池邊敲水洗滌數次乃止雲間陳眉公異其人一日舉手摘野菜一把與陳曰毅了又問其年答曰有何年歲眉公謂寺僧曰此必異人也後莫知所終

金山多有異人至但人未能辨之孔承寵初任藏殿書補殘經一僧至問曰汝書經費自何出孔曰自辦僧袖出丹砂數兩此養成熟砂三分可成一兩語畢即去時有僧楚山者素好此術偶見問之求少許試爲之孔平口極惡此術置砂于佛座今僧自取去因是僧每自炫其能點化也有大理卿某聞僧名聘去欲得其訣惡其秘不肯授遂閉之一室餓而死

華尚寶鈺家居有富人子殺人祈尚寶問于當道券千金嚴却之明日而倍其券又明日再倍其券尚寶曰吾宜與若計券哉若罪故無生理吾分亦無間理其人不與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善

得已拜泣而去郡邑試諸生鄉大夫各爲其所親致先容尚寶獨無所謁或私于尚寶之戚僞署尚寶贖以進尚寶廉得之不自非是但語署贖者毋納諸生金于是皆服尚寶清介不失長者

華尚寶鈺逮詔獄從一蒼頭潘仁詣關受杖潘仁見尚寶血肉狼藉慟欲絕哭呼朝門外朝士皆爲感動

華尚寶鈺易簣之日神明淵微能自刻死期嘗言吾前生曾修淨土于某寺爲苦行頭陀荆州之役有如昨夢云

天啟丁卯冬江南大饑有道士過嘉山指道旁石曰此

觀音粉也碎之和以麥屑或糯粉可作餅充饑語畢道士忽不見衆如言取之果可食明年麥熟即堅不可食矣

崇禎丁丑冬丹陽蔣墅有傭奴刈稻黍中得金粟一粒可分許衆傳觀以爲異明年戊寅粟價如金

崇禎庚辰練湖出黑土可以代薪其用法燃煤民取以賣錢酒肆賣醬家用之尤多蓋菱荇根腐爛所成故名菱封土

姜工部紹書博雅好古尊人孝廉景尼多蓄書畫彝鼎其寶晉齋淳化帖真本皆入神品孝廉至雲間過董尚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善

書思白急倒屣迎之語人曰此寶晉齋主人也

崇禎間教諭高應虛用堪輿家言云遷改縣學大門向東首數武科第富倍于昔自乙酉迄今果元魁接踵堪輿故溧陽人年七十餘日行二百里疾走如飛今忘其

姓氏門之廣表朝對悉其所手定

崇禎十七年甲申六月史閣部可法督師駐揚州調總兵官于永綬張天祿劉肇基陳可立四鎮兵赴軍前時

稱小四鎮四鎮將以家口寄居鎮江城持監軍萬元吉書與推官李曰池萬李皆江右人也時城中堅不納

適于兵又與調防浙兵日相角而守土者不善爲調解

于兵于廿六晚射殺浙將李大開縱火焚燒西城外數  
千家攻銀山浙營殺傷甚眾督師馳飛檄召永綬等赴  
軍前將罪之以靖南侯黃得功爲之請僅削永綬職三  
鎮許立功以償明年 本朝大兵至揚張復謀南渡未  
得遂降肇基敗自死西山下

乙酉高興平傑死歸德部下兵潰奔江南四月十五日  
水師總兵鄭鴻逵與戰江上十六日午時又大戰斬獲  
甚衆十八日張總鎮兵又將奔渡鄭以火攻之

國朝順治三年十一月甘露寺有一婦人死于楊公祠  
內僧啟其戶見壁上炭書字數行云妾赤城弱質也姓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衡小字琴娘于歸三月忽遭難端匝地鼓聲擁之北上  
悲門外卽是天涯慟生離更難死別歷吳渡淮欲死無  
所幸而琵琶擊碎得脫虎口潛逃破面毀形蒙垢廢跡  
晝乞窮途夜伏青草吞聲背泣生恐人知托流水之飄  
花以來京口偶登北固江山滿目不覺涕泣如狂憶昔  
爹媽空勞魂夢良人天遠存歿何知一時顧影自憐則  
花容盡毀于風塵衣衫全屬于泥塗矣此夕此心如焚  
如刺回首雁峰何年得到惟思遊魂帶血夜化啼鵲又  
恐不解南歸家鄉信遠因爲短吟數絕泣書壁間倘得  
仁慈德士傳其言于妾家亦足以達孤親云爾夢裏回

家拜阿娘相逢泣訴淚千行窗前綠樹依然在那得看  
來不斷腸衣片鞋封半委泥千辛萬苦有誰知幾回俯  
處低頭看獨自傷心獨自啼目斷天台旅雁長青山綠  
水香茫茫不知憔悴中途死魂夢何時返故鄉

金壇朱莊村湯俊伯性至孝順治九年其大父諸生懋  
昭年九十忽遭疾俊伯周視甚謹不愈乃具呈告神願  
以身代忽一日見青衣人持郡城隍檄與語遂遊去其  
家大驚爲刑牲祀神求救踰時始甦乃言曰吾去時從  
北關外買舟以行見天氣晦冥如在濃霧中行不數里  
見一人紅冠綵衣在岸上行索命甚急問之則其家所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五

殺雞祀神也忽懸壇趙元帥從北來正與紅冠者相值  
與言曰湯乃孝孫不得以無禮相加且殺汝本爲祀神  
非爲口腹安得仇之探懷中鏹一與之紅冠者卽退舟  
行至丹陽三義閣見旁岸築高臺延名僧講經于其上  
觀者萬人僧曰世人以世尊有幼食牛乳之事遂謂乳  
非葷物殊不知世尊所食乃天神將瓊漿變化而成也  
今皆托爲素饌矣矣不移時至府城隍廟神威儀甚盛  
如王者居上覆蓋益殿高聳不能見神惟聞神語云此  
呈大佳不知果汝自作否令左右侍官持下與觀之惟  
見硃紅圈滿紙上神言汝祖仁厚但命數盡此不能延

耳俄傳後殿太公欲一識其面隨入俯伏亦望見有淡蓋歎異久之令回邑仍取道至家而醒

康熙士子有神降于溧陽民家曰吾金壇葛子堅也今年旱蝗為虐帝命我驅之我能使不犯禾一莖民初且信且疑之已而蝗大至瀾漫林莽間民始大懼裂楮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民爭出雞酒祀之蝗乃去葛名維屏以進士為蘭陽令丙午秋闈為受卷官愛惜諸生試卷不肖輕貼出為監臨所詬詈憤恨自經死其驅蝗事丹陽賀寬有記

蔣修撰超生數歲嘗夢身是一僧草屋一間後有流泉環繞自伸一足入泉濯之其上高山無數康熙壬子冬以京畿督學解任舟至雜揚違家僅二百里不歸為書致親知竟溯湘漢往蜀之峨眉山行至伏虎寺徘徊不忍去癸丑正月移書蜀中當道云二十一日即承別諸公但以伏虎大殿完滿功德相懇至廿一日書偈一首曰儻然元鶴自相親老納無端墮孽塵枉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惟願祝能仁書畢擲筆而逝翌日有胡生之父忽遇之山頭頻呼蔣先生修撰曰我非蔣先生乃此山寂通和尚也人乃謂修撰為寂通後

身云

溧陽縣

殷確曲阿人為王恭參軍恭起兵敗走確具船載恭匿長塘湖湖浦尉收付京師斬於倪塘桓元上表理恭贈確散騎侍郎湖浦尉可補官制

竟陵王蕭子良墾田表云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紫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過古塘非惟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遺五官殷滿口籤劉僧爰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井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

十四頃修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塘過即今圩塗

何承天本傳云時丹陽溧陽丁况等久喪而不葺承天議可勿問也

李大夫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頗有前知往問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陽尉李曰某朝列之內亦有親故所望一官實不止此良久曰勝則不可某亦未審將一書於楚州白鶴觀張尊師當知矣李往見張張甚古異問田子云何曰宣州溧陽尉張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甚貴聲華烜赫無介意於此也後

到京授溧陽尉李大驚異以為張道士之言不中數  
日勒破銓注改館陶主簿乃知田張相為發明也後  
兩人皆不知所之見太平廣記

昔有更丁於長塘湖中見一青衣少婦初方懼俄沒波  
中化為獺衣即荷葉抑以湖多魚乃有獺以毆之耳  
見十道四蕃志按博物云吳王夜行食鱸有葉於中  
流化為魚名吳王鱸餘今長塘湖之王餘魚也小者  
寸餘曰銀魚大者尺許曰鮓魚  
一名鱸殘魚鱸作鱸鱸可愛

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蠱毒承相韓滉為浙江觀察  
欲絕其源未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  
九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溫泉而  
愈乃捨女妝奩造浮圖於泉之右延竹林藥僧主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卒  
滉因求其方刊石於二縣之市以流布焉唐末喪亂  
石不復存而溫湯之寺不改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

以溫湯為各誌所自也原方用五月初燒皮生用二  
錢大戰生用二錢三物為末以米泔洗為丸加棗核  
形人中蠱者食前用米泔下一丸坐淨室中忌婦人  
幸服猶犬見崇尊問住持僧  
智淳得之於府帥曾氏云

顏魯公帖有送彭城劉太冲叙併及其仲氏太真唐史  
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天寶上第文集  
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塘神市人月有  
祭禱必應溧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度讓蔣演書見

元巳未宣城  
戴頌頌帖跋

南唐後主時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徧不遇其  
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溧

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歿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  
者凡八人李氏訖忘不需褒贈其事僅見吳唐拾遺  
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  
於李煜傳庶足以慰斯人於泉下見容齋續筆按歐  
陽文忠公撰許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卒  
雄之死事其烈已傳李氏或疑其武心故喪贈未及  
雄其國遂亡弗暇理此耳如遂之為雄謀也甚切是  
者而况雄乎夫為人所殺而後生於國惡無道其姓氏  
史作張雄豈行間紀載失實耶狀中云止雄於溧  
水蓋其時溧陽方從治今址厥地或初隸溧水也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垂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  
有一絕云獨憐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尚書蕭改  
憾作幸字公出視藜曰誰改吾詩左右以蕭對楚材  
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憾  
太平何也公曰蕭一字之師也見戴氏

西寺有殿供觀音夙著靈異侍郎劉岑為記宋建炎中  
車駕渡江尚書郎吳若時為頓遞所幹辦官兼營繕

行官欲亟成毀僧道之慮以給用既折門樓廊廡將  
及是殿大士慈相示變出舍利如汗珠斧之不散縣  
宰及吳皆驚異殿遂獲存見聞

建炎初有婦人題溧陽郵亭壁云妾邠陽人也女工之

外從事詩書不幸嚴霜下墜泰山其類飄泊一身所

適非偶薰蕕同器情何以堪昨浮家洞庭怒帆一張

良人倏為鬼錄吁臣不事二君女不事二夫其奈何

哉偶攜稚來登客亭感時傷心遂成小絕知我者其

天乎詩云故里蕭條一望間此身飄泊歎空還感時

有憾無人說愁歛雙娥對暮山見符志按官亭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奎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同

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

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

有可為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

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君家素溫為

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為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

張定叟權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至皆呼使前問

之及乙則曰其實未嘗殺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

俾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為甲所

殺也平口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

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圖而吏賄故免不得直張以  
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從乙一縣大驚甲既論死  
官吏皆坐失入 抵罪而張竟不悞甚矣獄之難明  
也見批燈集異

宋溧陽斗子坐盜米估籍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

權花押如一劍狀蓋鍾離翁仙筆也

錢問禮字子立乾道中為溧陽主簿官舍內時有所睹

婢妾擾擾不寧訛於占筮云有伏尸在堂側因掘地

尺許果得髑髏并碎骨實諸匣侯夜將付漏澤園是

日黃昏主園僧見一皂衣婦人自外入疑其盜也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奎

童行燭火尋訪少頃薄廳人持骨匣至始悟適所見

蓋此鬼云見異聞總錄

溧陽豪名吳璋以財橫鄉曲親疎皆憚之每坐堂上無

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入其弟十九郎因窺隙見

金紫人面堂立後有服朱綠者數人少長儼然驚異

之疾走入門乃無所睹私喜為家慶未幾璋以不法

為邑丞龔釜所治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黜徙袁州家

產皆籍沒劉侍郎岑僑寓於溧買其宅居因為請袁

守免其弟歸遂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

壁隙窺之金紫朱綠恍然曩日所見始以語人見符志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勿子佛護病痰喘醫

不能治不乳凡五晝夜輯禱於觀音其妻夜夢一神

人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曰兒必

活矣此大士垂憫也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

枚煎湯灌之兒喘立止再進睡定明早取胡桃皮

入藥卽不效仍用前法治之乃廖蓋人參定喘帶皮

胡桃欬肺也見夷堅志

葉適三堡塢狀摘語云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

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

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存見葉水心本集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壘

胡崇以進士授句容主簿制置使吳潛用爲閩幕妾行

經界法於溧陽不履畝而人無所欺焉見句容志

趙南仲丞相賜第溧陽音避音水亭有詩云水亭四面

朱蘭遶猿猴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裏

微蓬萊鳥身眠七尺白飯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句

旣成忽睡去時有侍婢梅姐杏姐戲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尙在紅塵道南仲見而存之頗得風人

之旨也當時第中有洗馬池斬人臺袁正詩洗馬池

乾秋草綠斬人石在荒臺歌又有虎園養四虎園近

火藥庫焙藥遺火衆炮忽發地震屋傾四虎悉驚人

以爲異見符志見王禪登虎苑

宋西郊野叟庚溪詩話云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

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掉扁舟

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梁珍惡食詩自好田園

若無多生理但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

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要非汨沒

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彭卬山名壽之五歲解大書通勁有政能爲五七言詩

八歲以神童徵元成宗大德己亥召見賦詩稱旨授

文學待詔出入殿省六年賜歸省親溺於河其應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壘

詩有云金貂帽煖風無力銀鼠裘溫雪有姿僊人坐

處翔丹鳳王母來時下翠禽皆警句也芸憲雜錄誤

作承樂時人茲據彭氏家乘改正

徐文英洪武中由歲貢爲御史一中貴應大辟從家請

其父至京爲居間徐方侍朝僕報父至知必以中貴

故俟彈章上始歸萬見父云無及也次早以百錢及

草履二兩送父歸送之數十里因失朝時法甚嚴逮

徐至以實對追其父驗之百錢尙在腰間草履一在

足一在衣帶太祖嗟敬之見徐袍兩肩破因命宮人

繡窮御史二字於上時人榮之見姚旅露書按徐公賢聲卓犖記載遺之



鄉里不罕有知其姓氏者萬應中始入鄉賢祠聞人  
獻初為作歌祠有銅錢一百給里道之養後蒲履兩  
孫以德待耶所賞云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未時大內火起帝從鬼門遁去  
從者二十二帝知金川失守乃與史仲彬遊之捕

江曰族忠孝可居夜分尼痛難行微明覓舟至彬家  
同載八人程濟業希賢枵應能午景元馮灌宋和徐

皆散走期以月終再晤取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  
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

軒時帝已薙髮故稱師云見史仲彬致身錄

楊伯玉漢登進士退求教職自桐廬論轉杭州府教授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奕

啟迪士類有知人鑒時有役於公者年穉而秀楊異

之命除其役教育如己子後其人登第顯宦造廬致

謝而楊已卒悲奠宿墓樹碑而去子遜字以謙由貢

元初選編建興化莆田縣教諭陞江西豐城縣知縣

秩滿隱居不仕篤志好學諱伯玉之遺風也

李道菴名重嘗授溧陽史氏歲俸八十金史憐先生

貧私為之置子錢感暮進之李但授如約餘揮之弗

顧後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副使歸老後仍授經於

溧陽高淳間以貧無以自給也見客坐

陳獻策未第時與族叔句字開儒者同受業於董寅谷

先生門宿常州烈帝廟各夢鬼卒嚴拿惡犯問之曰  
屠牛戶也驚悟相約有戒殺之舉獻策獲第立碑懸  
前禁殺耕牛自壬戌至甲申歲輸皮稅銀六十兩自  
鼎革後此課始息

陳相字洪山謹厚人也四十猶家貧勤事生產積貲十  
數萬終老無子自己之靈泉妙如報恩以至禹門天  
台寺院俱有施助歲饑邑之四境及廣德宜興之民  
無不受其賑濟迄今各寺猶供養其神像焉

馬孟河一龍請告家居傲古香山耆英之義舉山林八  
節會其地以上元觀燈於城市以花朝賞花於歸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空

周以上已修禊於方丈山以端午觀競渡於盤龍堰

以七夕乞巧於獨秀山以中秋泛月於救荒塘以重

九登高於玉女潭以長至踏雪於大浮山其主則太

僕史玉陽除歸德救荒玉女之主也鍾少尹應宸陳

元祿爽楊北沙一鳳介之少叅狄還溪斯彬城市主

也主十五夜彭鴻臚若思主十四彭序班若年主十

六憲副馬梅莊震章獨秀之主也呂別駕克介之鴻

臚史鳳橋隆為大坏主孟河自為方丈玉華二山主

屆期或專主或聯主或再三主因地與時惟其暢悅

焉又有耆社之主以孟冬朔為鄉飲之日訪里中年

七十以上共二十有四人請各陳五十年前所記一事而自為之跋曰吾少不記五十年事記中所開諸公喻我矣今昔殊時吾三犯焉居廣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時俗之趨鄙哉龍也噫觀此可以深世道淳漓之感矣

詳馬孟河本集

深陽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據之已而有娠生一鯉養盆中數日益長乃放之瀕江村人刈草斷其尾魚即奮躍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女家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魚輒至墓前云陳太學邁母程氏隨都諫獻策在京邸都諫方會議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交

案於內府薄暮未歸有婦稱鄰嫗求謂聞者不能禁直入榻前泣告曰妾奉聖夫人客氏也待罪掖庭歷有年所先公何有於妾議者將及焉妾聞卿家大人直聲竒節知夫人亦良苦敬以黃金百鎰為夫人壽願大人憐而赦之程謂曰夫人休矣妾以鄙陋之質雖備不設奴和引帛猶自愧非分安用此黃金為且大廷國是向見女子曉曉夫人謂殿陛中真無一丈夫耶聲色俱厲詰且都諫言於朝遂逮客氏

賀觀君名潔六七歲時能屬文一夕納涼父日夜坐看螢飛觀君即應曰曉眠聞燕語及笄歸生史事理

家之暇唯好吟咏著愁人集一卷其即事詩曰細雨燈前句斜陽花下厄曉霽詩曰掠蕊蜂鬚膩穿花蝶翅香贈鄰媛詩曰紅豆調鸚鵡青綾繡鳳凰初夏詩曰團扇乍拈題欲遍湘簾將捲倦還休秋晚詩曰遶徑寒虫吟落葉貼天征雁襯殘霞病中偶感詩曰金鈎斜掛鴛鴦帶鈿合開收翡翠冠警句如此孰謂深無才媛乎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交

南鄉有宋姓者治圃為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兒掌當腕截斷鋤口尚有血痕宋駭異持歸以為不祥家漸零替俗傳為祟不知此物霏雪錄所云肉芝也食之延年洪武初山陰人曾掘得之宋以疑而不振亦當時無識者解之耳  
奉安里繆姓者育女有色及笄未字忽有少年自稱吳中巨姓避難寓深求婚於繆且厚其聘資繆利之許焉月餘設筵遂里間獨遣一施姓人因銜之乃同館師詣詢其故登避不見施益疑焉因覩女面有妖氣叩其往來故道繆氏言每過大棟樹下輒隱不見樹去繆半里許施往覘之見老幹怪枝權竒可異心知其妖也命丁錕之隨錕隨殿書符以厲應手而斷斬為水車其妖遂息

俱見鎮志

萬歷初溧陽史秀才之偏居龍墩家有牝鷄能笑亦能作小兒語鷄窻之說為有據矣

吳優傳略云平陵人牛即者姓吳氏其巧笑捷給或過

晉陵瞿玉而端重有度不如致牛於晉陵或多黜牛

致玉於平陵亦多黜玉然兩人可伯仲不應王奴也

而平陵人之不知玉當其耄又與晚近人為伍和不

屬矣牛之習平陵而見稱固易也平陵李侯寵牛時

進之方嚴通督牛於劇中諱曰事不平者三或問云

何曰臥中嚼人者躍蚤耳而或以撲麀鱸掘田膝不

責鱸也乃故擊地里通糧非衆戶通耶而專較里頭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牛

夫且撲非其任乎候覺之深為齿刑此殆賢於陞楯

之呼矣牛弟子楊忠似牛或曰過之此亦壯當其衰

耳未必智巧加焉見張文石雲聲閣集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賬簿尋至簷溜下大

兩水中取而禱之紙復不濕凡得利於前而名猶存

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見雷青日札

壬辰進士為蘭陽令康熙丙午秋闈為受卷官愛惜諸生試卷不肯輕貼為監臨所誚嘗憤恨自經死江鎮志

乾隆八年四月永東鄉史虜臣田內鋤得物如嬰兒堂

人不敢取蓋即霏雪錄所云肉芝

康熙四十八年大水有二龍闖于新昌風雨拔木振屋

一牛繫大樹皆騰空而上浮行十餘里牛乃墮尚無

恙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圭

鎮江府志卷之五十五

河工疏稿

署理江寧巡撫事務鎮海將軍何壽題為欽奉

上諭事切照欽奉

硃筆

上諭諭兩江總督查爾納署江寧巡撫何天培河道總督齊蘇勒總漕張大有等京口一帶運河為南北咽喉歷年以來用丹徒丹陽兩縣百姓挑浚淤淺工役物料俱出之民間以杭嘉湖蘇松常六郡共濟之漕河而偏累兩邑民力難支民財易竭朕深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加軫念爾等當確估每年催夫挑浚之費悉心籌畫或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帶司其事于河帑內開銷再浙省蘇松向有協濟之例或令六郡共勸工費以濟運道確議奏聞副朕愛恤黎元至意如此等事皆爾地方當行事宜因循推諉置之不理而待朕之諭實為爾等愧之地方民生凡如此等事宜皆當留心者也可其勉之莫負朕之委任又聞得此一帶年年挑浚集土兩岸堆集如山一經山水易于攤下此等處亦當斟酌者也特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遠照軫念運道民生之至意臣接奉

上諭即經移會總督臣查爾納總漕臣張春總河臣齊蘇勒訂定於本年十月十四日公會勘得自鎮江府京口至常州府武進縣奔牛地方一帶河道計程一百六十里皆藉江潮以濟舟行而收蓄湖水則惟閘座是賴昔人於潮來之時啟閘進水潮退之時閉閘蓄水所以空重糧船過行無悞誠良法也今查江口起至奔牛地方止其河身正閘則有京口閘老人閘張官渡閘凌口閘呂城閘奔牛閘其通江橫閘則有小閘丹徒閘越河閘再丹陽西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練湖週圍三十餘里臨河又有滾水壩四座以上閘壩因年久傾廢有閘形尚存而不能蓄水者有僅存基址而遺石數塊者是潮之進也固任其進而潮之退也亦任其退一遇天旱水涸之年糧船勢必不能通行守土之官恐罹懼漕之咎不得不多派人夫設法挑浚土人不諳做法不計土方又當工緊時迫之際畚插混施遂致以一費百每年小浚約費夫工銀五六千兩五年大挑約費夫工銀六七萬兩勞民傷財誠如聖明洞鑒于運道民生毫無益處臣等細勘京口河身

正開閘牆駭裂相應拆修張官渡開凌口開呂城  
 閘僅存舊基相應重建其通江小閘底牆湮廢相  
 應折建丹徒橫閘底牆滲漏亦應小修越河一處  
 開廢河淤相應重建開浚其河身淺處自京口至  
 丹徒鎮二十里又黃泥壩至張官渡十里又七里  
 廟至尹公橋十里又七里橋至凌口十三里又凌  
 口至呂城二十里其間淺深不一自應挑浚一律  
 深通至練湖臨河滾水壩四座亦宜修葺既可灌  
 溉民田兼可借水濟運其丹陽縣七里橋係金壇  
 糧船受兌之處應將支河挑長四百丈令其寬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深通使糧船入內屯集庶運河不致擁塞有碍往  
 來船隻如此將淺處挑浚又循古制復建閘座依  
 時啟閉使江湖有蓄無洩不惟有裨漕運亦且省  
 費工速可資永久但目今回空糧船絡繹不絕而  
 重運又轉瞬卽至一時難以猝辦爲今之計莫如  
 循照舊日建閘之處先築草壩以蓄水勢使回空  
 糧船得以無悞預備物料俟明年重運糧船過畢  
 卽乘隙興工僨竣庶爲兩便至河身淺處逐段各  
 有丈尺委用若得其人挑挖若得其法自必事半  
 功倍不比從前之徒勞民力也其丹徒一帶河道

地處山礪並無坍卸惟鎮江近城之處所有積土  
 現在設法攤平至此番所挖之土令督工之官因  
 地制宜或近或遠務必安置得所斷不使堆集河  
 岸復行坍卸更宜嚴禁臨河居民不許拋棄灰土  
 瓦礫致滋淤塞再查江口東岸水府廟等處直受  
 頂衝西岸觀音庵迤上正當剋溜急應鑲埽保護  
 並江口以下逐段淺處建築草壩均應及時挑挖  
 修築其修復閘壩工料等項應交與江正道王璣  
 淮揚道傅澤洪等詳確估計俟核定之日請動地  
 丁錢糧興修至閘壩工程告竣之後每年歲修所  
 費無多似應仍令丹徒丹陽二縣撥夫修理並着  
 杭嘉湖蘇松常等府勻酌協助可也事關運道民  
 生要務臣等先經繕摺具  
 奏今奉  
 旨具本來奏欽此相應恭疏  
 題覆臣謹會同總督臣查爾蘇總漕臣張春總河臣齊  
 麟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四

工部爲欽奉

上諭事都水司案呈工科抄出署理江寧巡撫事務鎮海將軍何喬題前事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十二月十五日奉

有該部議奏這本並貼黃內江常鎮道官衙遺落常字不合着飭行欽此遵于本月十六日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署理江寧巡撫事務鎮海將軍何等疏稱自京口至武進縣一帶河道皆賴江湖昔人建開蓄水所以糧船過行無悞今京口各閘滾水壩座年久傾廢一遇天旱水涸之年糧船勢必不能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道行不得不多派人夫設法挑浚勞民傷財毫無益處臣等細勘京口河身正開閘墻隙裂相應拆修張官渡閘凌口閘呂城閘僅存舊基相應重建其通江小閘底墻湮廢相應折建丹徒橫閘底墻滲漏亦應小修越河一處開廢河淤相應重建開浚其河身淺處自應挑浚至練湖臨河滾水壩四座亦宜修葺丹陽縣七里橋係金壇糧船受兌之處應將支河挑長四百丈令其寬廣深通但目今回空糧船絡繹不絕而重運又轉瞬卽至莫如循照舊日建閘之處先築草壩以蓄水勢俟明年重

運糧船過畢卽乘隙興工攢竣正江近城之處所有積土現在設法攤平此番所挖之土務必安置

得所不使堆集河岸復行坍塌再江口東岸水府廟西岸觀音庵應鑲埽保護並江口以下均應及時批挖修築其修復閘壩工料等項詳確估計俟核定之日請動地丁錢糧興修至壩閘工竣之後每年歲修所費無多自應仍令丹徒丹陽二縣撥夫修理並着杭嘉湖蘇松常等郡酌協助臣謹會同總督臣查爾蘇總漕臣張齊總河臣齊壽合詞具題前來查京口等處該署撫等既稱公同細勘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六

應循照舊制建閘修壩以蓄水勢等語應合該撫遴委賢員乘重運糧船過畢之時將應建應修處所卽行興工務令閘壩堅固啟閉得時有益運道仍將所需工料銀兩據實確估具題其河道應挑應浚之處乘時挑浚所挖之土不得堆集兩岸以致坍塌復行淤塞至每年歲修該署撫等既稱所費無多等語應如所題仍令丹徒丹陽撥夫修理並着杭嘉湖蘇松常等府協助但不許藉端料派累民如有此等情弊該撫等卽行指名題奏可也雍正三年二月三十日題三月初二日奉

有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

查照施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七

坍田疏稿

戶部為糧田已坍等事江南清吏司案呈戶科抄出原署江撫何壽題前事雍正三年二月三十日題三月二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于本月二十三日抄出到院該臣等查得原署理江寧巡撫事務鎮海將軍何壽以丹徒縣濱江坍沒民屯田地先經勘明具題請部覆以請蠲田地皆係沙潮膏腴而新漲陸科田地盡屬泥灘水影行令親臨確勘據實造冊保題等因經臣會同總督臣查爾親詣原報坍沒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八

田地各區畝公同會勘實因原報坍江田地係屬額內舊址悉係上則糧田其新漲田地先由水影縱轉泥灘迨至成阜方墾成田逐漸墜增是以請蠲錢糧與陸科之銀米多寡不同今原報坍沒民屯田地一百八十一頃二十二畝八分七厘零應蠲銀一千六百二十二兩八錢二分零米麥一千九百七十七石五斗三升零所當仰懇聖慈將坍田本折錢糧除康熙五十年以前已奉恩蠲外自康熙五十一年起按數豁除以甦坍民積困等因會同總督臣查爾合詞保題前來查丹徒縣

濱江坍沒民屯田地共一百八十一頃二十二畝  
八分七厘零應蠲銀一千六百二十二兩八錢二  
分零米麥一千九百七十七石五斗三升零其新  
漲泥灘水影田地共一百四十六頃八十九畝六  
分零共應科銀一百八十二兩三錢四分零米麥  
一百八十四石八斗九升零先經臣部行令該撫  
親臨確勘將原報坍沒田地有無藉端冒請蠲免  
其新漲田地果否泥灘水影之處據實造冊保  
題去後今該撫既稱會同督臣查覈親身逐一會勘原

報坍沒田地實係坍沉其親漲者委皆泥灘水影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九

取具冊結合詞保 題仰懇

聖慈將坍沒田地應蠲銀米麥石按數豁免以甦坍民  
積困等語應如該撫等所請將前項坍沒田地應  
蠲銀米麥石按數准其豁免其已漲出田地應徵  
銀米麥石嚴飭該縣據實增科毋致隱匿仍行令  
該撫不時查勘嗣後再有漲出田地即行陞科造  
冊報部可也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 題本月十  
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移咨前去遵照本部  
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十



原疏稿附

戶部為糧田已坍額賦猶存亟請援例以甦民困  
以廣

皇仁事江南清吏司案呈戶科抄出御史王孟題前事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十二月初五日

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遵于本月初六日抄出到部該臣等

查得監察御史革職留任王之瑚條奏疏稱京口

丹徒縣濱江沙潮田地已被風濤衝沒原額地丁

錢糧小民毫無出產不特荒歉之年無從辦納即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十二

豐熟之年亦屬包賠此項濱江田地幸逢

恩詔之年民得邀恩蠲免如不遇

恩詔之歲一任蘇朴輸納不前查原任江寧巡撫馬洪

將丹徒縣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坍沒田地題請開

豁登業

聖恩俱各准其蠲除二十八年以後丹徒縣逐年陸續

坍沒田地實係望水賠糧仰懇

皇上查明頃畝確數蠲除抑臣更有請者蘆課田地有

五年一丈將陞補坍之例今此項沙潮田地因米

奉清查以致坍者不除嗣後凡有坍江之州縣照

蘆課現行事例有坍卸至五年之期同蘆課田地

一體丈量將陞補坍承為定例等語查丹徒縣濱

江田地御史雖稱逐年陸續坍沒望水賠糧仰懇

查明蠲除嗣後有坍江之州縣照蘆課現行事例

五年一丈將陞補坍等語但丹徒縣有無坍沒田

地小民等果否以坍沒田地包賠錢糧之處該督

撫等並未具題臣部難以懸議相應行令該撫逐

一查明保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四十七年正月

二十二日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抄部送司相應移咨前去查照本部覆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十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丹徒丹陽河工免役碑記

鎮海將軍署江寧巡撫都院何公奉

上諭移咨總督兩江部院查公總漕部院張公總河部

院齊公以雍正二年十月甲申會于京口是年八

月

上念京口為杭嘉湖蘇松常六郡運河入江之道而挑

浚偏累丹徒丹陽兩邑百姓故有是命明日四院

舟由江口西開出南開次丹徒鎮登橫間造水利

廳持水平測潮淺深分遣屬吏閱沿河廢開故址

越兩日至丹陽周視練湖然後反次京口議應修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圭

之開有三日江口西開曰利涉橋小開曰丹徒鎮

橫開重建謂四曰張官渡曰凌口曰呂城曰越河

開浚則起江口至丹徒鎮二十里黃泥瀾至張官

渡十里七里廟至尹公橋十里七里橋至凌口十

三里又至呂城二十里皆舊阻淺處也江口之西

為觀音樓東為水府廟並建草壩以拒江流修築

丹陽四瀾以蓄練湖之水所需工料遵

諭旨動用國帑歲修仍責徒陽二邑而以六郡協濟之

議既定繕摺以聞

上諭具疏來疏奏下部核覆如所議明年三月報可於

是兩邑民莫不忭叫喜悅先是運河自江口至武

進之奔牛百六十里江湖出入常淤塞為漕患有

司無以塞責率派諸民間五年大浚用人夫十餘

萬水車千餘部費白金六七萬兩歲小浚亦五六

千兩民貧者至鬻子女以應至是聞

詔旨免役男婦提携老幼畢至望

闕呼萬歲歡聲四達以其狀陳于今巡撫張公請題建

萬壽碑亭會蘇松蠲免浮糧有

旨詔免謝恩事遂寢兩邑之民以詠為丹徒今恭荷

殊恩又先備位詞臣宜有文辭以揚盛德不敢以淺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十四

為解爰指陳事實宣布 皇仁昭示無極辭曰

皇皇

帝祐愷澤覃敷輓漕東南萬民其蘇緬彼京口洪潮所

底或漲而淤或壅而圯自徒及陽百六十里既築

既浚民亦勞止嘉詔自天眷此南土爾徒爾陽厥

民殊苦申命大僚載歷河澚相度土宜指陳旁午

帝曰俞哉謨謀允臧亮工熙載視民如傷在易之益民

說無疆飲和食德如煦春陽金焦之南練湖之北

大化滂流感恩行力如彼山河高深不測億萬斯

年永載

德

丹徒縣蠲免坍江田賦記

今天子即位改元

詔免江南省逋賦數百萬明年沿江水災

詔是年漕米緩輸其半減地丁銀十之三又明年部臣

按

聖祖朝奏銷籍內載丹徒縣坍江田地一百八十一頃二

十二畝八分七厘六毫故侍御王公之瑚於康熙

四十六年奏請豁免至是鎮海將軍署江蘇巡撫

何公覆奏如前下部議如所請有

旨依議于是歲免銀一千六百二十二兩八錢二分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厘未麥一千九百七十七石五斗三升二合始五

十一年至雍正三年共免舊逋銀二萬二千七百

一十七兩八錢八分米麥二萬七千六百八十五

石四斗二升自是歲除其額徵之數編于令是邑

濱江田地常受洪潮衝沒民無以償其賦相率逃

△

聖祖惻然憫之

詔免二十八年以前逋賦及有侍御王公之請復允所

奏載在部籍其後部臣行查數四格于制撫兩臺

遷延不報至今

上二年復下部檄于是署巡撫何公會同總督部院查

公親詣江濱具疏聞于

上故降令

旨初

聖祖巡幸江南者六稔民為重賦累甚窮苦屢下赦免之

詔故江南民較他省受恩特多今

上御極方新嘉與大臣議赦議減歲下

詔旨多者免數百萬少亦數萬江南財賦浩繁之區損

國帑以益民生不獨見

聖恩之有加無已益以彰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六

先帝之盛德於弗替也已

旨既下沿江耆老野夫衛軍屯卒懽呼踴躍填街塞郭

北向叩頭謝至于涕洟念無以仰答

聖恩且事屬創典宜有以示後人咸來告丹徒令馮詠

請為記故記之如此

皇恩賑災記

雍正二年秋七月大水沿江災余視丹徒所屬自  
大沙小沙抵滁山關而下百數十里田廬漂溺居  
民率露處于堦隄廢埠之上號哭聲遍江濱于是  
白其事於巡撫檄令有司察視所災田畝之數沿  
江沙洲田地其額徵有二曰沙田屬戶部曰洲田  
屬工部是邑戶屬被災田地自十一區至十七區  
計七百九頃六十八畝二分六厘六毫工屬各洲  
二百五十五頃八十五畝七分二厘一毫是歲沿  
海及江被災者數十州縣浙江江寧兩巡撫各具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七

疏以聞

天子惻然憫恤下

詔賑災緩徵減賦平糶賑粥凡救災之法悉備徒邑是  
是年漕米得緩輸四千七百六十七石免地丁銀  
以千數又奉

諭發河南江西湖廣江北所積米麥運至災所平其價  
予民糴故徒邑得受河南米麥凡三千石又分瀆  
江之南北各設煮賑自十一月至明年三月人受  
米日二合切小半之計壯老廢疾食米一百六十  
九萬五百七十五人幼小四十萬一千九百九十

四人總給米為粥三千七百九十石今

上愛養元元薄海內外無不休息又安而東南之民沐  
聖恩尤渥偶一被災

天子為之賑恤委曲纖悉無所不至非常之澤從古所  
未有也余方令丹徒推布

上恩人人知得更生者皆  
上所賜咸思紀

恩以誌不忘故為之記云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六

丹徒縣開墾荒田記

縣為區十有七區各有都自一區至十曰山區十一至十五曰沙區在城坊廂附於十六七區惟十一區之中山區半焉沙區多洲田有坊江之患其豪猾又數數爭蘆洲相鬪殺為民害山區民醉地瘠連年苦旱蝗貧民逋官賦累累相率逃亡以故一區之三都四區之十八九都十一區之二十二都十七區之十五都荒田至二千九百三十七畝先是田荒戶存賦無所出縣官按戶征賦無以應則逃之他所官見逋賦日增列籍白於院司得緩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十九

徵由是豪猾奸胥之田竄入荒籍者甚夥徒民遂稱此為亂墓坑云余甫視縣事察荒田之最多者曰劉巷曰薛村於是名劉巷荒戶問其由且令開墾余曰是田荒已久莫知戶所由來舊傳五十餘戶今僅存四五戶耳官索逋賦急惟我四五戶是問逃且不可得詢之薛村民亦然余特宣示我皇上愛民如傷邊遠海外之民尚且招入版圖江南百姓受

恩尤深况新奉

詔旨盡蠲康熙五十年以前舊欠

皇上憐民之困如此其至爾民忍自外乎

聖世哉即日單騎履所荒畝相開墾之宜指授方法捐俸錢蓋造房舍給耒耜與牛種且告以始五十一年至今

上二年逋欠銀米縣官寧受叅劾不向爾荒民間也于是荒戶皆叩頭願墾榜示各區莫不歡呼樂從是冬乃責冊書取向之欺隱荒冊中者勸其罪悉令歸戶明年自春徂夏劉巷先後報墾者四十餘戶他所稱是計墾田一千七百六十三畝咸以招懇自余始因從余姓改所墾為馮公庄立馮公戶著鎮江府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二十

於冊恐將來豪猾奸胥之仍竄其中也願有記于是乎記

丹徒縣義學記

雍正二年詠蒞丹徒之秋七月始與教諭王君謀立義學擇學宮東偏為舍館宋范文正讀書處也博士弟子劉子浣初立為齋長邑諸生以經義來質者日十數輩今且期年駸駸乎士知以通經學古為務教養成矣於是邑中之士願有記遂為之記曰三代作人之制莫盛於周見於詩書禮者可考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教之權操於上也詩棫樸之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菁莪之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教之逮下者然也周禮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於中和凡民八歲入小學在閭有閭胥進於族有族師由族而黨有黨正由黨而州有州長由州而鄉有鄉老卿大夫並以大比之法校比其德行道藝上之司徒然後升之司馬教之者如此其備也當是時文武成康道洽政治禮樂興而刑罰措人才之成風俗之美于斯為盛有由然已及周之季師道不立於上以孔子之聖僅得聚列國之英教諸泗水自是化導之權不由朝廷賢智之士家自為師相延千數百年人才風俗之不能復古者以此今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天子御極方新詔郡縣教職盡以科目出身者充之入

學生員俱令就教學宮菁莪之樂且有儀棫樸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無以踰此當

朝廷右文之日人心莫不嚮學有司果能循古者閭

族州黨諸制使世之人皆知上之所以教我者如

此其脩有不踴躍鼓舞自進於善者哉遂歷道學

之興衰與遭時之盛成教之易而并誌詠之慶幸

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丹徒縣義倉記

丹徒鎮有以麩糶為業者歲輸錢數十萬入官始得安其業不則且禁且罰司道府縣之隸胥往往漁獵其利鎮民苦之余來令丹徒按之

本朝律令麩糶不在禁例而諸上官示禁之檄頒下乃召業麩糶者令歲輸粟六百石貯於鎮西倉又勸其好義者輸粟八百石總為粟千四百石為義倉由府道請於藩司更請於制撫兩臺咸許之於是麩糶之禁始踈丹徒土瘠民貧中戶無數畝之產水旱蝗蝻叠見民歲遭官帑數萬兩鎮西倉粒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米無存惟是鎮水泉甘冽宜於麩糶一邑之生產在是而官與吏胥從而攫之不思公其利以濟貧民是則官斯土者之責矣舉義倉之逾月適沿江有海嘯之災

天子軫念災黎特詔發米三千石為粥以賑饑者分江之南北為兩粥廠日活民以萬數沿江地袤延一百餘里饑民如鳥獸散於是有以得米為便請者格于令不得行余憐其狀力請于藩司得盡發所積義倉粟濟賑粥所不及之民莫不忭呼慶更生蓋善政之行隨舉隨效余之舉義倉纔逾月耳

災民即賴以存活况行之數年數十年之久其裨益又當何如余固嘉業麩糶者之好義而又恐後之有司或借以厲之也爰勒其姓名於石而為之記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京口驛皇華驛記

皇華驛京口迎送之賓館也余以雍正二年閏四月丙戌視丹徒縣事明日京口驛火燬馬厰壞廳存者數楹而已是時三月不雨民間所飲水石市錢十飛蝗蔽天日余方禱雨捕蝗他務未遑也越五日天大雨蝗乃滅境內以安於是召驛卒治廳事燬者構之壞者新之墻垣廬舍悉復其舊京口當四方之衝北浮瓜州達於江都又北至於儀真南至於句容東至於丹陽西至於上元衝命之使臣上司之伴使奉官書至者輶車驛騎無虛日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接之繁無踰茲驛者

國家太平久江海晏然無事

天子聖明無遠弗燭屢詔諭大吏毋令使者騷擾館驛

京口雖衝繁尚得從容迎送不致于誦者實

聖朝德威之所致也昔陳使客舍于隸人單襄公知其

以晉崇大諸侯之館文公以是霸館舍之興廢所

關為不小矣余作令茲邑四方賓客之所交也是

聽之修其亦為政之權輿也夫

丹徒縣育嬰堂記

佛有以福田善果之說惑人者其徒率以救生活死為因果自縉紳士夫富商大賈下至茅簷之老農隘巷之女婦莫不信以為然施施衍衍樂從而不倦鎮江之育嬰堂

國初以善士倡首於今七八十年僅存而幾廢時有某者括民錢助之或且益以贖罪之金好事者持簿乞於民且告以某之福田善果能為佛弟子余謂不然佛之為教不過竊吾儒一端之仁堅持報應之說以煽惑人心而已古者先王之政春養孤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子秋養耆老仁心之流露澤及一方而不見德道

濟天下而不計功張橫渠有曰疲癯殘疾俾獨鰥

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故曰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鎮江民貧俗好訟貧而攫取其錢則虎奸

訟而頰罰其金則亦瀕於死如前所云于嬰兒則

活之于貧民則死之尚得為仁乎哉康誥曰如保

赤子又曰殺越人于貨二者兼行之吾未之聞邑

諸生有以育嬰堂請者余領之不欲效前所為會

勘獄得廢銅佛二片重五百餘斤計值白金六十

兩於是白於今太守魏公以其半給育嬰堂不足



更市署內什物得值三十兩並以給之仁人之愛物隨分處當無所爲而爲之何有於福田善果之攘攘哉余不知佛弟子之所謂因果又安在也今病且休矣用是告教諭王君焜爲刻諸石以示後之君子

大沙義塚記

自象山渡江掠焦山而東爲大沙四面距江其地墳衍其土塗泥其民遷徙無常所無高阜之田可以葬埋率葬之江澣不數年間坍入江流子孫至不能識其墓雍正二年秋七月十七日風雨暴作江潮湧高十餘丈崩轟震蕩凡兩晝夜决隄防漂田廬無算余踏驗水灾所在磷磷白骨愴然不忍視亟出錢給洲民瘞之明年正月命徐子榮丁士驥市沙田稍高處爲義塚于是曹氏有地十七畝願減值之半輸入官好義者二十人各歛錢若干

瘞未葬之骨以百數舊傳沙頭至官沙長四十里許補惠中興等洲廣袤二十里今計東西長不踰二十里南北廣止數里按籍稽之昔日所稱焦山圍者洲民指在江心距今沙洲數里矣然則洲民墳墓之坍塌者不知其幾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下形勢之變遷豈獨大沙爲然哉周禮墓大夫掌墓之地域令民族葬今無其職而余爲守土官固不宜令大沙之民無域以葬徐子榮丁士驥等二十人聞風好義若此亦一鄉之善士也故書其名於碑陰而并誌其事俾永久弗替云

修鎮江府學明倫堂記

廟事孔子非古也學則自三代至今皆然古者設家塾于鄉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漢故謂為門塾上老庶老坐其中以教人與學四時釋菜奠幣事先聖先師以教人識禮於時祀典行於學使人不忘所先各識所以興賢與能之由來即所以教之云爾唐以來學中始設孔子廟于其側立堂今所存明倫堂是已近世春秋祭菜之禮如古之所為及堂中上老庶老虛無其人徒襲乎報饗之虛文至失古所以設立學官之義宜乎教化之不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而風俗日以廢壞今

上即位改元尊禮高年

詔所在有司歲賚年七十以上者絹米有差

特頒

諭廣訓令民入學就教官學習鼓勵學宮之意無以異

于古也然則有司之奉行與教官之勸懲其必有

道矣二年余來令丹徒于鎮江為屬邑念佐

上勸學至意莫先於郡會張君榮源以進士充教授宜

效古之為以興學校明年張君白監司太守用罰

錢新夫子廟獨明倫堂壞不治余為捐俸錢佐之

旬月落成余益喜士之修行習藝者得羣聚而處

焉張君既為之師將率郡內德行道藝之士而勸

之戒之然後歲時祭祀告成禮于夫子之廟教化

行于郡而風俗進于古則所以仰承

上意者夫豈微哉余故喜張君之能興學因道復古之

法及望乎教之有成者使刻諸石以傳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修丹徒縣學記

嘉定王君焜為丹徒縣學教諭且十年於時年七十九矣將以年老引退諸生固留之王君亦自以嘗治邑之學宮懼後人之不克守也不果去師道之廢久矣

本朝設縣學教官例以舉人歲貢為之後有以納粟納駝馬草料充貢生者往往濫廁其間諸生以是輕之自為博士弟子白首不一謁其師鄙其無以為教而耻為之徒無怪其然今

天子新即位以興學為先下詔教官毋用捐納出身其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已任者今年滿改授他職于是教官一途非科目不得與焉王君以名孝廉得教諭于十年前固已先倡師道于茲邑諸生咸樂親其教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非耶初學宮廢壞不理王君至始謀修葺俸故薄持身儉嗇非衣惡食歲得餘錢以治舊者新之圯者易之一木一石必親督理諸生感其義莫不相勵而趨事積十年之久自夫子廟啓聖王廟至于兩廡又至于講藝之堂名宦鄉賢之祠既完以固而未嘗白于有司丐於鄉老以益其財以是知有道之士篤于任事如此值

天子銳意興學崇尚科目王君既有道而篤于任事其

教化之潛入人心者且久以此佐

聖明右文之治為不愧矣古者年七十致仕於鄉始得

教其鄉之子弟號為父師少師君雖老宜為諸生

師是尚可去歟金谿馮詠為之記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京口東西砲臺記

京口為江南重鎮三面距江帶海負山通淮泗控吳楚連百越天下之險無踰此者

世祖

十三年海寇之變江左州縣為之騷動始命漢軍都統伯石公掛鎮海將軍印統八旗兵屯北固山下其後復命都統劉公以甲二千分駐城西南民房自是朝廷非重臣不令在此職令

上元年念將軍何公素為兵民倚賴特名

陸見會江寧巡撫難其人命公署理而以駙馬李公署鎮海將軍李公至鎮治軍有法屢飭八旗兵毋得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五

欺凌百姓兵民大和明年余奉

命令丹徒公閱江口舊砲臺距江稍遠且鎮城舊砲尙

多移檄下縣宜更置處所余視沿江要害渡江自

金山者先避風臺自焦山者先東馬頭于是西於

避風臺前置砲六位東于東馬頭置十二位築垣

建柵旬日兩砲臺成李公喜易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書曰事事乃其有脩有脩無患當此江海清

晏昔時戰爭之地人民恬熙農桑畜牧六七十

官無文武之異籍罕兵民之殊樂利均平洩洩然

太平無事而李公仍不忘砲臺之建于易書所垂

不既然歟余為守土官實經理斯臺故嘉其成而誌其事時雍正二年十一月某日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五

尹公祠記

宋尹和靖先生祀於丹徒之祠有二其一建城南鶴林寺西偏有司歲以春秋循例祀享牲醴饌帛各有差古所謂鄉先生祭於社是已一在大沙為二十四世孫世際所建且置田六十三畝以供祭古者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即所謂家廟也初傳先生祀邑學之東曰清風祠旋廢有司於城南濂溪先生祠之寢堂置主祀焉邑誌遂載先生配享濂溪其實非也是邑專祀之祠曰先賢閔子曰濂溪周子曰二程子曰文正范公曰忠簡宗公曰忠烈陸公曰文襄楊公曰唐郭二公與先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思之篤均可記焉世際偕族人請余為文勒二石分立城南大沙祠中故著余所關於祀典者識之俾是邑之人得以考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重修金壇縣尊經閣記

先王之道明而後教興教興而後人才出古者治  
化隆盛自天子下逮王公卿士以及里巷之編氓  
莫不以聖賢之學整躬率物正人心維風俗其所  
以教之者有由然也三代教人之道自國而鄉遊  
之于家塾黨庠術序之地正之於詩書禮樂之業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屬之樂正誦弦  
則詔之太師禮則詔以在瞽宗書則詔以在上庠  
初入學祭菜肄宵雅之三使大胥擊鼓發篋遜業  
以成其學故其為教易從而其為人才亦易成秦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

漢以下先王之道熄教益繁而人才益少孔子所  
傳易書詩禮春秋後人名之曰經自建學以來未  
嘗不立之學宮顧學士大夫之學之者止藉以  
弋聲譽而取青紫其亦非傳經之意矣今  
上即位之明年癸卯改元又明年親幸太學尊大司成  
為老更

命講經義太學諸生環而聽者數千人

詔發帑金賞賚有差三代以上之典禮僅見于今士子

遭逢斯盛何其幸也是年

上復念教化宜廣州牧縣令多用詞臣充之于是余以

翰林庶吉士得奉

命知丹徒縣事甫一載復攝金壇象會教諭盧君訓導  
張君方與邑諸生修學宮之尊經閣余樂見是閣  
之成值今

天子道明教興之日而益喜金壇之人才必有通今學  
古以聖賢之學為學者豈區區科第之盛已哉孔  
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是亦余之志也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三九

丹徒縣續鄉賢志

鎮江府三屬之先賢祀于郡學六十有六人分三祀周吳季子札以下至唐許公渾凡九十六人為中祀宋王公存至元堵公簡凡二十八人為東祀前明郭公任至周公泰峙凡二十一人為西祀丹徒之與祀典者三十有四皆臚載舊志可得而考者國朝已祀鄉賢十一人博士官將請入祀者有三懼後人之莫考作續鄉賢志

蔣公拱宸前明癸酉舉人甲戌進士由知縣有循良聲名入為御史立朝風采嚴峻事在名臣傳中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罕

本朝始入崇祀

張公九徵順治乙酉鄉試第一人丁亥成進士授行人司歷陞按察司僉事視學河南廉明公正為一時學政最以疾引退置義田修學宮撰郡志嫻睦任郵善不勝書以子文貞公貴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崇祀

曾公重光順治壬辰進士由刑部郎中擢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江西士民至今傳其敏幹居鄉丁海寇犯城設計恢復為功甚鉅好施與鄉民德之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崇祀

四十六年七月崇祀

蔣公寅順治乙未進士由知縣歷陞太僕寺卿敷歷中外所至皆有惠政居鄉好行善事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崇祀

何公淙任永平府撫寧縣知縣一時稱循良最以年老引退同居百口孝義傳鄉里間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崇祀

錢公邦達任河南開封府河陰縣知縣守官廉正家居樂施與鄉坊賴存活者甚夥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崇祀

王公之瑚康熙壬子舉人壬辰進士由臨武縣知縣以廉能著陞禮部部曹改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康熙四十六年特疏請豁坊糧邑民賴之五十六年十一月崇祀

韓公豫順治乙酉舉人已丑進士由知縣歷任山東壽張山西猗氏並有廉能聲擢吏部文選司力除銓獎一時稱之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崇祀

何公應仕康熙壬辰以明經廷對擢第一授推官乙未改知浙江温州府永嘉縣知縣時浙中多寇公設法備禦民多賴之居家樂為善有仁人長者之譽康熙某年崇祀

縣時浙中多寇公設法備禦民多賴之居家樂為善有仁人長者之譽康熙某年崇祀

善有仁人長者之譽康熙某年崇祀

善有仁人長者之譽康熙某年崇祀

善有仁人長者之譽康熙某年崇祀

善有仁人長者之譽康熙某年崇祀

何公金蘭康熙己酉鄉舉庚戌成進士由中書改授

桐鄉縣知縣陞戶科掌印給事中中外頌廉明焉

康熙某年崇祀

張公仕可康熙壬子舉人丙辰進士歷陞湖廣衡永

柳道爛于吏治所至服其清肅家居修葺郡縣學

宮購南城郭外印山為宮牆屏障士子至今誦之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崇祀

張公鵬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由中書舍人歷陞

吏部左侍郎立朝抗疏言事譽諤有古大臣風提

督順天學政巡撫東省治行時推第一具疏免蚡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聖

江田糧尤為有裨徒邑云雍正三年九月請入崇

祀

張公玉裁康熙丁未

廷對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文譽噪一時年少及第慨

然以天下為己任年三十五以疾予告終于家不

得竟其志雍正三年請入崇祀不果

張公玉書由順治辛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官

至文華殿大學士忝贊密勿廉靜勤謹朝望彌隆

某年扈從

聖祖駕避暑薨于熱河

聖祖為之哀悼

賜祭墓謚曰文貞雍正三年知縣馮詠行牒郡縣兩學

請入崇祀不果

論曰丹徒張氏之父子兄弟文章政事譽望遍朝

野國初封學士公以鄉舉第一人開制義風氣

之先諸子並以文學至顯官得聲譽為不愧科名

文貞公佐

聖祖為太平宰相歷有年所蒙且十年不得崇祀鄉賢典

禮之缺有司不無責焉攷邑志名臣傳有夏公沅

翰林之有聲者亦不與崇祀之早晚有幸有不幸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聖

不能無望于後人云



丹徒縣續隱逸志

少聞冷秋江與余鄉魏冰叔友善誠高隱士及聞其集中陳克彛傳知其師亦隱士也術者毛志道以六壬經緯請敘述其祖亦以術隱作續隱逸志陳九昌字應期晚號克彛為明諸生乘其業習天文地志兵法尤精風角占驗明季亂占必奇中晚以君平業隱於市年八十三卒手校秘書幾千卷所居樓災燬焉

冷士涓字又媚秋江其號性孤潔疎達弱冠乘諸生服屏居江游肆力於古學家貧不事生產益厭聲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勢年八十餘無子著江冷閣詩古文若干卷行世毛一駒字子千漢儒毛萇後宋龍圖閣待制毛公友領鎮江軍卜居千秋橋有齋曰歸與載在郡志一駒其十九世孫也少習經史尤精數學初海寇入鎮聞一駒名欲招之時一駒已隱茅山白雲觀不就寅卯間籙逆之亂賊帥爭延一駒避匿莫知所在逮後相國金公之俊冢宰王公永吉欲薦於朝托疾弗起卒茅山中子翥字際生傳其術都統蔡公毓茂鎮京口翥以術占無不奇中與總河陳公鵬年交益密公常命善繪者寫溪山同友圖焉

丹徒縣續節孝志

鎮江郡志孝義列女舊分為二卷縣學教諭王焜及邑諸生錄舊志未載者若干人作續節孝志法治朝字公亮明季父為江陰縣土賊所殺治朝百計求其遺骸歸復理于官戮賊首十一人事母孝母病封左股以進尋愈弟治鼎染疫頭項腫潰欲人面作枕治朝以而承之由是得愈雍正二年郡縣諸生請旌其虛弟治齊字公安父被殺時年甫十三隨其兄走江陰求父骸及仇雪每言及輒咬破其舌喋血哭不已以不及手刃羣賊為恨生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子不令赴試江陰以父會殺此地也初出繼叔後叔生子盡以家產異之為人剛直鄉中事無大小咸取決焉康熙三十八年邑令王旌之曰孝友為政朱化麒事母吳至孝母病醫藥罔效禱諸神到左股肉煮湯暗進母食病遂痊縣令張公嘉其事賜純孝格天扁額以旌之徐氏季應春妻年二十一應春死徐足不履庭戶六十年親族罕識其面事舅姑以孝聞訓二子莖成立年八十卒雍正元年奉

恩詔請 旌

張氏郡廩生郭宏妻宏亡時張年二十三生子嶺方二齡翁老姑病張事之曲盡孝敬值明季兵火流離備歷艱苦年五十三卒媳張氏卽其姪女嶺妻也年二十四守節貧甚資紡績爲活撫其四歲孤世杰成立老而十指不能勝著世杰復早亡又督諸孫力學孫炎補邑學生康熙壬寅歲督學使者張公旌其廬曰兩世貞節雍正元年並奉

旨請 旌

張氏嚴有亮妻請生張星耀女也年十九歸有亮四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男七

載亮公生子舒甫一歲家故貧守節不可殄延名師課子卒爲名諸生先張歿復撫孤孫年八十二卒守節六十年雍正元年奉

恩詔請 旌

汪氏徽州人年十七適丹徒閔本憲爲妻本憲死汪年二十四同其側室蕪氏撫姪士謹爲子守節三十一年卒年五十四雍正元年奉

恩詔請 旌

王氏監生法遵猷妻也年十八歸遵猷甫兩月而遵猷卒事舅姑盡婦道撫其侄重錫爲子教養備至

雍正二年奉

特恩賜帑建坊及後建祠致祭

顧氏凌士聖妻也年二十四守節事翁姑孝敬教子成立入泮食餘先是鄉里嘉其節欲請旌顧曰不幸守志分內事何以名爲至雍正二年始請 旌焉

吳氏馮嘉兆妻十八歲適嘉兆二十七寡孝事舅姑育三子並成名諸孫亦卓然成立雍正二年 請 旌

高氏姜之澍妻也澍亡時年二十五無子止一女翁姑早歿奉事惟憂年祖姑備極孝敬祖姑卒喪葬合禮養某嗣夫後教養如已出守節三十四年至五十八歲卒雍正二年 請旌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哭天

尤氏增廣生員章正期妻也正期亡時長子甫弱齡次子遺腹奉孀姑孝誠不怠教育二子並成立年八十九守節六十一年雍正二年 旌焉

張氏余之桂妻年十八歸之桂二十七歲寡或誘其改適張力拒之一子甫三歲教養成立能文有聲譽年五十七歲守節三十一年於雍正二年 請 旌

旌

錢氏張士桂妻年二十適士桂二十八桂亡撫一齡  
遺孤鷺恩勤備至鷺長効力河工授景州州判守  
節三十六年前總河于公旌其門曰節全慈孝雍  
正二年請旌

顧氏李康國妻于歸時年十六越三載夫亡背遺腹  
子孝養孀姑遺遺孤長補第子員餼于庠成歲進  
士孫男俱入泮守節四十七年亦于雍正二年  
請旌

韓氏張宗銘妻十八歲適宗銘銘歿時韓二十三歲  
初有孤子未幾殤韓欲從死者數四卒為夫立嗣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罕九

教之成人雍正二年 請旌韓年七十矣  
李氏女許字朱世慶慶客亾于外李過門守孝為夫  
立後常齋居斗室家人罕見其面夫亾時年十八  
守節三十二年雍正二年 請旌

邱氏女年八歲許字諸生龔雄未娶而雄死邱至雄  
家守孝後奉姑同依父母家父或勸之嫁邱以死  
自誓卒不敢奪其志父歿後邱與繼母李孀姑蕭  
相依為命賢孝著于里黨雍正二年里民公舉  
請旌

孔氏吳承隆妻年二十二承隆死遺腹生子撫之成

立守節四十七年於雍正三年 請旌

楊氏郡庠生丁赤妻也嫁六年赤亾勸之改適不從  
事繼姑孝前明鼎革時負孤子珮逃居鄉中珮以  
醫名孫于疆邑學生有文譽曾孫煥丁酉孝廉守  
節三十年年五十八卒

吳氏法公倫妻公倫死僅遺三女終身茹素守節五  
十五年年八十一卒

丁氏蕭棟妻歸一載棟亾事舅姑盡婦道三十年撫  
孤子成立年六十二卒

周氏廩生周約女也許字錢之炎未娶之炎死家僅  
存二齡小姑周聞計欲至夫家承孝父母不許絕  
粒三日卒聽其易服過門撫棺大慟死半日復甦  
立姪以坤為嗣居常依母家力女紅積費嫁其小  
姑殯舅姑及夫三柩以時祭祀其節操誠篤如此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罕

張氏郡庠生劉坦妻也二十一歲適坦三載坦亾張  
力絨指事舅姑孝撫某子為坦後守節四十五年  
年六十九歲邑令夏旌以冰雪清操

張氏顧其詹妻年二十一歸顧四載夫歿繼姪為嗣  
姑患乳當瀝暑腐臭人莫能近張侍奉不間姑卒  
哀毀盡禮夫弟元臣甫四齡張力女紅撫之元臣

年二十聘王氏女未娶元臣又公王聞張節孝素著以處子過門剪髮誓死守節張曰吾叔得此貞女死不朽矣聞郡稱為二難郡人夏太史旌其門曰懷清待築

劉氏法遵古妻也歸遵古六載生二女時年二十六遵古病劇問劉曰女能嫁二女乎劉曰必不負遵古卒或勸之改適劉曰我已許夫嫁二女矣及二女既嫁劉一夕大哭嘔血死年四十有六

張氏馮子貞妻也嫁時年十九甫三月子貞遊粵十數年音問不通有勸其改適者張不從撫姪鼎為子如已出教養成立補府學生鼎早亡續繼姪吉

邑學生子貞卒不歸氏守節不改年八十五卒邑宰王旌之曰真苦貞節

張氏丁于理妻于理卒張撫二子守節三十年年五十四卒于理弟于田妻亦張氏二十一歲適于田數載于田復亡張撫二子一女亦守節二十六年一門雙節鄉里稱之

劉氏石崑壁妻崑壁死撫某為嗣貧甚紡績養姑姑卒依其弟劉金聲守節二十五年年五十四卒太僕卿戴公旌其門曰苦節風世

朱氏殷寧妻年二十二寧歿遺孤甫四歲奉事翁姑有賢孝聲課子嚴謹有方雍正三年諸生數十人具事實白諸縣請表其節

莊氏生員林觀國妻也年十八適觀國甫四年寡翁姑並衰年子纔及週莊上養翁姑下育遺孤克盡婦道守節三十五年雍正三年邑諸生以狀請表揚之

張氏施宏任妻贈學士張公九徵女也年十八歸施未及二年宏任歿誓死守志族人憐之撫族子為己子名維城家故貧教育備極艱苦己而維城補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壬

第子員未幾亦歿僅遺兩孫女張育之如初張諸第兄並登朝為顯官未嘗有所援繫壽八十苦節六十年不求表揚鄉里咸嘆息焉

秦氏江德秀妻年十七歸德秀甫十年值海寇之變德秀死焉僅存三月遺腹六閱月生男名之浚秦矢志撫孤延師教訓得補庠生感母節作腹孤吟三十首遍丐當事以顯揚之前邑令王旌之曰矢栢九熊太守談曰貞護孝篤學院張曰荻影霜清

王氏田之漣妻于歸時年十九三年夫歿遺孤方在襁褓教養成立補邑第子員康熙六十年諸生白

其狀于學院鄭公旌其門曰巾幗完人

臧氏劉昌祚繼妻也年十九歸昌祚前妻子甫九齡撫之如已出事翁姑曲盡孝養三十而寡所生子一與前妻子教養成立並得補庠生守節五十餘年

張氏乙酉舉人張機女貢生馮為榕繼室前妻吳子志熙張撫育無異所生其姑韓年七十餘風疾臥床張亦抱疾猶強起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卒至疾劇不起臨終以不得奉姑為憾一時稱其賢孝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俞氏介賔邑庠生俞枚妹也適茅之銓八載銓早世氏誓撫孤無二志家貧以織紵供舅姑甘旨兩尊人歿拮据治喪殯葬悉中禮教諸孤成立卒年八二守貞五十五年氏女茅氏適顧惟曠早寡苦節二十八載歿未葬雍正甲辰縣諸生白其事轉而旌之母女並題獎焉

張氏女名梓貧家女也父兄業履女治縫紉已許字有人矣有支某者矚其色託言縫裳數欲犯之女拒不從會女晒履屨聞某竊之去挾以求私女告諸父母父母畏某不敢言某憾其拒已出履于眾

揚言女與已通履固女所贈也親族咸疑之女無以白自縊死郡太守陳公為女白其冤縛某置之法莖女于城西三里剛之原士大夫為作詩文紀其事

莊氏王鰲妻也適鰲年二十二甫四載寡一子在襁褓事姑及祖姑盡婦道未幾祖姑亡莊與姑紡績成家撫子長成姑年七十有六莊亦五十歲矣守節三十一年

鄔氏女鄔天如女也許字孫枝傑未嫁孫病將終吳俗病危娶新婦過門名為見喜于是鄔往視疾返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三日枝傑逝鄔請歸服喪父母不許鄔以死誓卒聽歸孫執喪禮甚哀篤撫夫兄子為後教養兼至守節二十年矣

錢氏李齊芳妻年十九寡嫁芳纔二載有遺腹芳亡後百日生子源撫養成立備嘗艱苦守節三十餘年

孫氏郡庠生張士謙妻也年二十嫁越六載謙亡其父母悼孫無子勸之嫁孫力拒之且曰有小叔在他日生子不可繼吾夫後乎是時叔尚未生子也越七年叔舉子名塤遂立為嗣守節三十一年

王氏郭承恩妻二十歲適承恩甫六載承恩亡撫三

歲孤子自甘貧困年七旬猶攻紡績不改其節

畢氏可通女許字團鴻進未嫁鴻進死畢甫十六歲

過門執喪禮事舅姑如父母撫姪為子娶媳生孫

數年嗣子及媳與孫相繼夭歿畢益無依死年五

十七守節四十餘年康熙壬寅督學使者旌其門

曰女貞婦節

莊氏王允恭妻也生一子一女允恭卒莊年二十九

貧無所依居母家備緘縷教子嫁女苦節三十四

年年六十三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張氏生員蕭懋典妻侍御鳴美媳也年十六嫁舉一

子名東長甫二齡懋典卒撫育之教養備至補邑

庠生早歿復育其孫苦節五十二年卒年七十一

吳氏管昌祚妻年二十歸昌祚生一女五載而昌祚

歿氏撫幼女繼姪為子祖姑及翁姑相繼歿喪葬

悉以禮守節三十五年六十歲卒

盛氏年十八適諸生丁維光踰年丁歿生一女事舅

姑孝守節三十年年五十一

吳氏鄒宣孔妻年二十一歸宣孔八年而寡繼姪持

為嗣甘貧守節三十九年太僕卿戴旌其門

楊氏楊華女張士正妻也年十九適士正四載而寡

有丈夫子二長應斗甫三歲次應壁生纔數月教

養成人已而應壁早歿其妻王氏與姑共矢苦節

楊五十四歲卒守節三十一年王今六十七歲守

節四十一年楊長子應斗為太學生已故孫思敏

邑庠生述其事云

陳氏縣學生員張鼎臣妻也十八歲歸張數載夫亡

立姪中為子守節三十餘年

楊氏孫育高妻二十四歲守節六十八歲卒

李氏大理卿諱宗孔孫女順治庚子孝廉諱鑰女翰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林院庶吉士改授兵部車駕司主事諱同聲之妹

巡按御史笄諱重光媳太學生諱玉麟妻也年十

八適玉麟八年而寡事舅姑盡婦道生子三長早

逝課其二子曰慈曰晉修先後補博士弟子苦節

四十餘年前學院楊公檄行鎮江府給扁旌獎曰

節並秋霜

朱氏女父澄源許字丹陽陳樹槐未嫁樹槐死女聞

計入室自縊母驚覺救甦絕粒七日父母勸之食

疑其志終不可奪晝夜伺守女欲縊不得間於是

手畫大士像供奉言笑自若家人伺守漸疎踰一

年聞樹槐旣墓乃服原聘衣自縊死越六日殮顏

色如生檢箚中原聘他物盡燬焉是為康熙六十

一年九月十八日也雍正元年奉 恩詔請旌

王氏郡庠生王廷擢女李克恕妻也年十九歸克恕

二十二而寡孝事翁姑撫孤子明試教養勤勞四

十餘年矣族里咸欽其苦節

吳氏王元盛妻年二十三歲于歸五載元盛卒遺孤

士宏方五齡撫育成立年六十六歲矣前署邑令

王旌曰堅志派芳太守陳旌曰栢舟自矢江常鎮

道魏旌曰女中丈夫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論曰余撰次丹徒節孝志姑就邑諸生所錄得

孝義之士三人婦女守節四十有九人志既成

有宜生晉修自陳母節於太守魏公命補錄朱

生敘述其族烈女事甚可嘉邑民李明試王士

宏踵門涕泣願表母節合前錄共五十三人矣

邑地遼闊荒江虛市老死苦節而名不彰者此

外尙多主持風教其可忽乎哉

京口救生會敘

救生會京口善士十五人勸邑中輸錢以救涉江覆舟

者肇自康熙四十二年積白金若干於京口觀音閣為

會值江上大風舟覆令小船咸出江爭救救活一人給

白金一兩資其行李而送之死者置棺殮焉葬之於牌

灣義塚人莫不義其舉踰五年募義者益眾積金益多

始購昭關晏公廟之舊址建堂三楹新晏公像祀焉堂

後構樓祀文昌神于時又廣救生之意貧無以葬者施

之棺字紙之廢者收而火之擇公正者為會首以稽金

錢之出入每月朔稽救生施棺之數望日計字紙所收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多寡價值善士之卒者立其位於樓西偏祀之其立法

之善如此余來令丹徒常于大風時親督救生紅船出

江心以防舟覆顧紅船為數無多眾小船周遭防護一

年以來無有溺死者賴救生會之力居多云前明袁了

凡先生自敘行功過格積功多始獲福儒家非之謂孝

順父母與螺蚌放生同功近於二世之學余謂儒者之

與二氏同一不忍人之心計功過則為二氏存實心則

為儒者善士旣存心救生行之久而不倦於以溥德澤

而廣聖化其功不為小矣余故序列其名於左蔣元蘊

朱用戴蔣尙忠張邁先林崧袁鈺吳國紀左聃毛鯤錢

于宣何如椽毛翁朱之避蔣元進趙宏誼是爲善七十  
有五人

張念劬先生名宦錄序

世有不良之吏無難治之民民苦吏恣睢齷齪不勝其  
嫉怨相與睚眦之誹議之或且訐告干犯以侮吏爲之  
吏者率號民爲難治良吏則不然民聞一事善輒私相  
傳播旬月得以安枕終身傳之此民之常情予嘗謂吏  
須民民不負吏於丹徒張念劬先生之吏連城益信初  
先生以丙戌名進士宰連城民故不以俗吏相期甫下  
車苦旱先生禱之果雨民咸稱爲隨車雨云居無何聞  
除適賦矣聞革陋弊矣又聞縛豪民某某平反某某事  
罷民意所不便而行其便者以丁酉九月任事逮明年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卒

戊戌四月罷職未及一暮而民心歛服先生性廉潔剛  
介用是忤州守怒然以疾去民間先生引疾奔走號叫  
請留視事不果羣相與爲木主書先生官號奉祀於學  
宮之名宦祠列上其治行請諸上官格於例不之許而  
民願力請不已先生既去民沿途具酒菓焚香叩頭達  
於江西瑞金數百里哭送不肯捨去是年八月先生以  
疾卒南昌途次連城民走相哭奠者百數十人且來告  
上官允所請矣考西漢循良黃次公治潁川先後凡八  
年龔少卿治渤海亦數年而後政成先生治連城纔半  
年何感民神速若此豈先生之才有倍於次公少卿者



歎抑連城之民醇於穎川渤海歎或近世民之苦吏者  
久故相感爲較易歎此可知民不負吏固若此其有符  
券也先生嗣子錦雯錦標手名宦錄請序予固夙仰先  
生治行且書此以告世之爲吏者

徽國文公世澤彙纂序

徽國朱文公生北宋之季道學紛紜獨能闡發六經俾  
古先聖賢之理燦然明于天下其爲聖道功臣千古一  
人而已徽國所著傳註語類文集無不與聖賢相符契  
而其功之最鉅者莫如標學庸於論孟之列禮經一書  
教人者無不備先儒猶疑有游夏弟子及秦漢儒者附  
會改竄語惟大學中庸粹然聖賢之理非曲臺諸篇可  
比大學始自修身以齊家中庸自明善誠身而後順親  
交友獲上其教人者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予嘗謂徽國  
之有功聖學不一而有宋諸儒所不能及者端在乎此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奎

本朝聖道昌明尊崇益至我

祖躋其位于十哲之次蓋以世有孔子當在游夏之上然  
則徽國之澤豈區區世其子孫已哉丹徒之裔孫章子  
業岐黃而祖徽國錄其實錄世家像記家訓格言學規  
世系名曰世澤彙稿以此教其子孫世守之已耳而不  
知徽國之澤當在天下萬世凡爲學者莫不世守之非  
僅一家之書也章予既老所錄不盡純粹其意蓋未可  
量矣大學之脩身齊家中庸之明善誠身循是求之子  
聖道實有裨焉考世系居潤城者爲徽國季子建安開

國侯右公之裔章子蓋其後云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空

丹徒毛氏宗譜序

毛氏系出漢博士毛萇世所稱小毛公者譜載父諱亨傳萇詩學即大毛公是已後世傳詩者稱毛詩博士述為毛氏始祖至宋有諱漸者登元豐進士克經筵講官入史館其子友任鎮江軍府隨子任居鎮江千秋橋子孫家焉鎮江毛氏因以漸為始遷祖江南大族率肇遷於宋其時宋得江南北尚多未平大姓率多南徙宋儒又盛傳宗法樂邇其先人以為榮凡姓必牽連帝王聖賢之後故譜之作必有所自始云按毛氏稱博士萇後譜即載萇為亨子考註疏魯國毛亨作訓詁傳授趙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矣

國毛萇未嘗有父子之稱譜或因世稱毛公者別為大小遂附會為父子云爾明解文毅公淡於譜學其叙余鄉龍城毛氏第自南唐尚書毛讓始不敢遠稽博士以傳疑也若龍城有所謂毛孝子仁毛拔萃應佺毛神童君卿三衢則有開禧狀元靖康忠臣紹興臺諫廬陵則有至正臺諫內翰並載于龍城譜中文毅之為序畧于前而詳于後如此余不知毛氏之所傳亨為萇父者或別有所考龍城三衢廬陵諸族其于丹徒毛氏或同為一派亦不得而濶考矣名賢之澤其後必昌余見毛氏子孫彬彬郁郁將有起而昌大者其為博士後無疑故

書其譜而序之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藝

毛氏六壬經緯序

丹徒毛氏以數學名於鄉薦紳士大夫咸欽其術有毛生者持六壬經緯來謁請為序其書六卷曰濟法曰神煞曰格局曰斷占曰類相曰定式條分縷晰皆其祖父所傳秘不示人者余儒家也儒者言數始河圖洛書大易之卦象尚書之洪範並言數而理即寓焉春秋左氏傳所載龜筮之占其理頗微眇非有所授受不得其解漢以後各自為家如九流一十一家傳其術者各有師授莫得而浚考近世所傳獨六壬占多奇中攷前代如常陽經金鑿密記亦有所授受大都自隱其名弗令人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藝

通曉術家務秘其傳以矜奇闕云爾丹徒毛氏擅是術三世矣毛生欲以是書傳諸人其意蓋以數者天地自然之理趨吉避凶亦儒家之道所宜通曉毛生其不囿於術者歟生祖一駒父翥並以術名生名志道號鐵鑿子世居丹徒千秋橋畔云

唐節婦詩序

詩有六義其首為風詩序曰風以勸之教以化之也古者太史采列國之風陳于天子以辨貞淫竊疑當時君公大夫士庶莫不有詩若鄭衛諸國何以傳女子者十之七八且不傳其貞而著其淫豈風之義主諷美而風之不若刺而教之耶二南本王化之盛周南則有關雎葛覃卷耳樛木采芣斯桃夭芣苢漢廣汝墳召南則有鵲巢采芣草蟲采蘋行露標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麇何彼穠矣其詩皆言女子之化豈文王周公召公之化不行于丈夫而專行于女子耶抑齊家莫先于婦女婦女貞而王者之風益著耶古人作詩未有不關風教者故婦女之貞詩不可廢也京江毛一駒妻唐氏其節已載諸郡志四方才人學士更為詩若干篇以紀其貞太史曰是可采為風矣婦人以從夫為義幸則為關雎鵲巢為正風之首不幸則為柏舟為變風之首皆所謂風以勸之教以化之也云爾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余子詩文集序

余子京子初不知名教論王君手其詩文一帙請為序且曰此子自號布衣詩文嘗見許於冷子秋江秋江丹徒高隱有文者王君為博士弟子師以道最人少所可士子之齷齪者輒叱之不齒於其徒余子以布衣齒於王君知其詩文與行大類秋江也世所稱名下士常自錄其詩文走京師持刺謁諸老先生門下執弟子禮惟謹美通聲譽諸老先生時或獎借之以比有名於時予不知余子之詩文其視名下士何如而名下士之為詩文得聲譽者其同於余子與否也顧余子自號布衣不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五

沾沾求名前之見許于秋江茲復稱于王君也固宐於是乎序之

金壇五葉馮氏宗譜序

馮氏之籍江南者始於隋兵部尚書慈明公分派於南唐尚書延魯丞相延巳兩公繁衍於延魯公子僕佩儀价仇五公於是江南諸馮始盛予族舊譜自漢車騎都尉唐公至詠六十七世歷歷可紀獨至宋五公而後遷徙不常族各誌其祖支派既繁或有不可考者大率皆南唐尚書丞相後也初舊譜載延魯公兄弟四自尚書丞相兩派外尚有延惠公為醴泉祖延慈公為績溪祖若休寧江夏都昌浮梁皆祖丞相餘則祖尚書並世系之可考者余族始遷祖錄公號三居士為信州提刑尚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主

後人記近而畧遠姑逸之耶詠方補刻郡志爰序五葉宗譜以補前志之闕云雍正四年丙午仲春南唐戶部尚書延魯公二十三世孫詞原詠謹撰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主

鎮海將軍何公講堂記

京口環江帶海控吳楚扼閩越稱東南重鎮

國初既平海氛始設漢軍都統帶甲二千駐城西南

隅號鎮海將軍自是軍民參錯雜沓益號難治非

有文武才不在此職

聖祖之五十三年甲午以廣東副都統何公領將軍移

鎮其地公之先世為大帥有軍功得世襲職及公

至鎮嚴明和易校閱皆有條法首飭軍民之不靖

者所轄地以大治五十六年丁酉公鎮京口四年

矣公日坐北固山下之演武廳校閱馬步旗軍比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七三

東南諸鎮為雄而公操練益勤廳故壞無以蔽風

雨乃於山之南治園曰南園有亭曰依山亭暇則

唵哦周孔書教其軍士之好文者鎮屬士民往往

環而聽之又四年辛丑士民將校謀于園西偏為

公立講堂得時時聽公講說堂成四方賓客之遊

北固山者莫不登何公講堂云初

上在潛邸稔公有文武才癸卯改元即

詔公署江蘇巡撫江蘇松常鎮淮揚徐七府一州之文

武吏士咸賀得聽命于幕下民間害與利得罷行  
之用是政和民安獨京口軍士以不得如前聽講

說為憾公亦不怠京口屢疏乞還鎮

上以京口軍民之安公也復歸之鎮軍民喜公復來登

講堂者日益眾以是知公果不愧古將帥也江漢

之詩曰來旬來宣又曰欠其文德洽此四國常武

之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古之將帥未有不宣揚文教以成武功者公

既受

兩朝知遇之隆又值江海清晏之日得以校閱餘閑

與軍民講說周孔然則公為元老有踰于古名虎

南仲者雖其器識過人亦遭逢太平之所致其可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七四

幸也已公署巡撫時詠令丹徒為屬吏及還鎮也

丹徒隸鎮江屬邑中尤密適於時軍民走相告屬

為記詠雖罷官去不復與聞政事竊喜追紀公之

盛勸諸石以垂無窮

續鎮江府志後序

皇帝臨御天下二年海寓又安仁恩洋溢尤復眷茲南土  
獨賦免役有加無已

特念鎮江之屬邑丹徒丹陽運河為民累特甚於是發  
帑金七萬兩派官修築以甦民困是年丹徒沿江

水災復

詔發粟賑濟已又赦丹沒田賦民之沐

上恩者周叠無已咸感以泣謂從古所未有詠適奉

命令丹徒親見民之感思不諱懼無以宣

上德意凡有所為罷其不便而行其便者藉以布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七五

皇仁于萬一而秩序卑微時有所難為會北平魏公亦

以是年冬來守鎮江公寬平廉靜吏民浹和丹徒

既隸郡城於屬邑為尤親故前所欲為皆罷行之

民以大和明年秋歲以病去因念

上恩遍區內而丹徒於一二年中煦育涵濡於

聖德者如此其至不可以不誌既而公以郡志五十四

卷多殘缺屬詠補刻三萬五千餘字復完其舊又

以今

上加恩於茲土悉誌所緣起公與詠所酌而為之者作

文若干首為一卷附於後俾後之人知詠之今此

擬書有餘月既恭逢

聖天子膏澤汪濊之時又樂賢太守之相與以有成鳴

呼何其幸哉雍正四年丙午季春月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原任江南鎮江府知丹

徒縣事馮詠謹序

鎮江府志

卷之五十五

七六